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一七一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EB26/09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一七一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7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一七一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尊拙堂文集十二卷附錄一卷(二)

〔明〕丁元薦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順治十七年丁世濬刻本

..... 一

容臺文集九卷詩集四卷別集四卷

〔明〕董其昌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三年董庭刻本

..... 二三六

尊拙堂文集十二卷附錄一

卷(二)

〔明〕丁元薦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順治十七年丁世濬

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尊拙堂文

集十二卷》提要

尊拙堂文集卷之五

故鄣丁元薦

詩

烈婦行

何烈婦者吾友何稚孝之冢婦夫死于殤婦
以身殉焉丁子聞而悲之爲倣古辭孔雀南
飛作烈婦行

烈婦出誰家清源舊稱王阿翁弋陽令閨訓有阿娘
尊拙堂文集 詩 五之一

生女掌中珠婉孌多容光六歲教字畫八歲通文章
出言占句偶秀慧自成行十歲學刺繡五綵雙鴛鴦
十三自修潔不作脂粉妝十五擇于歸門楣兩相當
阿舅抗直節海內推大儒阿郎鬱抱奇昂昂千里駒
入門不逮姑秉家事勤劬當厨調甘毳問翁意所須
賓從時相過盤饌皆豐腴阿郎好詩書朝夕相淬磨
上思繩祖父下以豐堂基阿郎感婦意奮激事窮研
六經廿一史卷卷親丹鉛落筆成文章雲霞交新鮮

三年赴省試省試名不前有闕不能飛壯志空飛
新婦更相厲所志在千秋紆朱冠進賢寧以恣風流
所愧德不崇得失隨沉浮阿翁怒罵兒兒將何所求
世路惡魂瑋夜光無暗投暗投復暗投坎珂時運遑
嚴霜凋玉樹根幹忽崩摧比翼逢矰弋明鏡成離虧
呼天天黯慘呼地地崩頽呼舅舅欲絕撫兒兒先啼
豈意一朝變戕此百歲期昔爲琴與瑟今作參與辰
昔爲蘭與茝今作灰與塵中流折櫓楫遠駕摧車輪

尊拙堂文集

詩

五之二

此身卽未亡辛楚將誰陳誓當從九原不負泉下人
秋雨何凄凄秋風何蕭蕭阿舅含涕言逝者不可招
死生固有數緯繯無可逃願婦撫孤孫前途尚迢遙
珍重襁中兒存亡命所繇長跪領舅言撫兒淚百行
兒存身與存兒亡身與亡豈知天不祐襁中兒復殤
夫死固當死兒死復何望升堂告阿舅婦生爲兒存
兒今復凋折婦死更何言阿舅曲譬解新婦寬憂煩
吾命厄不辰喪子復及孫婦能勵冰雪生死寧異論

新婦再拜言婦志已如此偷生雖且夕浸尋亦就死
死或有遲速死則等死爾何如今日死生死心俱安
孫氣方斷絕兒肉亦未寒死者無顧慮生胡事留連
千秋與萬歲寧在頃刻延阿舅聞婦言汝志誠不易
汝身雖塵土汝名鐫金石婦復拜舅去婦今不再見
毋以子婦故悲傷廢餐膳婦靈如有知佐舅日安健
兒祭所有主兒女所有托悠悠冥漠中此心無牽縛
作書呼阿兄阿兄驚且愕汝母日哭汝哭汝命太薄

尊拙堂文集

詩

五之三

汝今復自絕汝母心膽落妹復謝兄言人貴得所終
人生一世間秋飈吹孤蓬生死有定數名節無終窮
失節愧父母歸全有餘榮寄言謝阿母兒志不可移
六歲教詩書十歲刺繡時吳綾剪雙鳳玉環垂朱絲
箱篋盈珠翠件件相分攜殷勤勸姆訓婉順無勃谿
兒幸不墜教爲婦十四年辛苦遵母意禮義不少習
阿舅不督過妯娌無間言兒今命屯厄中道失所天
子命復不長涉海茫無邊一死萬事畢欣暢如登僊

願母弗念兒痛刺傷心肝阿兄聞妹言有齒不得啓
妹意如堅石妹言本義理但痛手足解淚落連珠子
妯娌共悲泣婢媵爭牽挽人命不復得躊躇計早晚
無以一時氣長往不復返白楊棲悲風燐火照窮坂
願子再顧慮努力加餐飯新婦舉手謝姆輩意甚善
蘭消香不滅海枯石自現拜謝入閨中開篋理統素
裁緣作余殮剪帛爲髻履篋中餘布衣取以分侍人
汝輩多事我與我同苦辛絲縷不足貴留之識殷勤

尊拙堂文集

詩

五之四

定期在今夕含笑入冥冥命婢理蔬食舉枕加一餐
舉手潔衣服整襟出堂前百拜辭阿舅再拜辭阿兄
尊卑共離別欽歎愈從容入門闔雙扉投繯告長終
親戚啓門看悲呼震玄穹婦志如盤石盤石永不移
婦心如真金百煉不消靡阿舅頓足哭新婦烈丈夫
殺身以成仁貞女名不虛親間競來吊掩袂皆傷悲
條哉何家婦一死獨流光郁烈生委灰貞操凌秋霜
遠近盡傳嘆烈婦重綱常夫婦多燕婉燕婉兒女情

風波一飄颻誰復顧身名羅敷秦家女使君車莫停
蘭芝投清池委命秋葉輕古書載烈士今復承光輝
黃河水有竭太行山有顏貞聲並日月千秋自巍巍
作歌告女史因以勗中閨嗟婦志若此丈夫將何爲

山中感懷

夙志栖巖阿遂初十年許清湍遶前楹梅花環北渚
獨往我輩偏尚友古人侶撫卷發長嘯攬鏡時却走
稽韻琴有託陶情醉非酒此意還告誰試扣獨寤者

尊拙堂文集

詩

五之五

其二

世網紛糾纏宇宙總大冶飛鷗卷秋蘆晨光弄野馬
厭離轉覺煩念滅還自起夜半夢乍醒兀焉獨趺坐
守此作靜因跬步失故我顧眄跡已陳回頭猶恐後
先民多苦心喟然者誰子

春莫同馬惟任憩黃公澗

亭亭山下松茫茫原上夜春風行欲盡我游轉迂僻
顏垣野榛莽流泉韻叢石古木餘清陰春申渺遺跡

相顧發長嘯且任謝公屐

荏平騎馬中令墓

文皇信英主中令命世才
父醉新豐市朝登御史臺
片言驥卿相遇合良奇
哉功名委塵土雄風生草萊
我來爵君墓千載有餘哀

贈陳郡侯加秩再守吳興

吳興故澤國凋瘵不可支
岵虎難爲柙防川決其維
使君霹靂手太阿凜自持
清霜厲商飈陽和先霰雪

尊拙堂文集

詩

五之六

一掃窟兔寒再怒城狐絕
窮檐益春曦公庭嚴夏日
三載鬢雙皤百瘁肱九折
司功奏乃最建節西北隅
天子獨踟躕湖人競嘻吁
上書願借寇使君仍守吳
鴈繡增新秩懸魚是舊符
使君念高堂小人戀衆母
太君謝使君勉旃毋以某
膝下吾有兒荅荅者誰子
使君聽受教堅此爲母壽
姑蘇夙名况廣陵後稱王
久任十年餘循吏千載光
敢爲使君誦樂只歌未央

前五君咏

許司馬孟中

大道無町畦春風饒雨露
溫溫德之隅藹藹衆所注
委蛇陳太丘汪洋黃叔度
金玉更追琢孝友自天賦
下學本真修曲士希超悟
夫子多苦心河津有正路
沈司馬純父

浮雲翳白日鬼火號陰風
之子排天門隻手驅豐隆
九死甘如飴萬里遠從戎
賜環頻予告白首抗孤忠
名高李元禮氣凌陳孟公
雄心千古上清韻五湖東

尊拙堂文集

詩

五之七

王司空師古

泰山一片石崢嶸挿天表
先生陟其巔振衣獨矯矯
手提雙龍劍晶光耀日月
本來常希微自言無一物
偶現宰官身忽蹈東海去
紫氣宵難尋清風滿宙宇

趙少宰汝師

虞山挺孤秀絢若赤城霞
其下有昆湖映帶日夕佳
美人浣秋水素心託清華
自言絕代姿相思道路賒
耿耿昭陽夢寂寂芙蓉花
蛾螭千古恨薄命徒自嗟

馮司成開之

先生烟霞姿性不耐邊幅汪度千頃波逸韻九霄鶴
絳帳羅譽髦青眼半白屋平生秉微尚世人多爲目
選勝天竺巔小構孤山麓久矣蛻塵滓而寧託絲竹
葢棺之餘貲清風自謾謾

冬日風雨過釣臺

荏苒二十年三度嚴灘上塌來風雨寒小艇宿烟莽
崢嶸望釣臺咫尺隔霄壤跌坐靜焚香冷然發遐想

尊拙堂文集

詩

五之八

咄咄羊裘翁萬乘不能枉桐江一縷絲客星至今朗
漢鼎還幾更千秋振孤響

琬兒冒雪南遊賦此壯之

上元始迎春殘臘留餘晷之子忽南征嚴裝急如矢
左手佩長鉞右手執鞭再朔風驕嘶馬歲寒知烈士
策杖百尺水瓢笠千岩雨拍掌大叫奇壯遊還自喜

其二

慷慨懷舊都出門尋故人濁酒爲君醉片言聊自陳

十二讀父書十五游帝京金臺寒易水駿骨埋燕塵
渡江艱餘勇攬轡長苦辛悵望秣陵山大道多荆榛
向誰倩長矢努力及茲辰

賦贈玉涵內兄曲塘新構

忻湖古名跡桑田留餘靚塌來誰卜隱數椽結清境
堂上雙白髮門前幾文杏浮雲日夕開徙倚蒼弁嶺

壽李文源翁

僊李奕葉毓靈根川雲嶽秀凝清門偉人家學相淵
源突兀浩氣撐乾坤高秋勁翮凌鵬鷗將雛含圖瑞

尊拙堂文集

詩

五之九

至尊桐川振鐸暫舉比橋門觀聽如雲屯翁評廷尉
子御史水稜霜鐵戰人齒拙守冷曹三尺法吏隱陪
京半歸里喬雲紫霓相滅沒顛倒黑白問誰是一麾
出守衆所佇三徑猶存帶可稅南阜先生百世師關
西夫子楊伯起翁也篋塤兩相應岷峨夾岸峙南紀
蛟龍隱文魚戢鱗菰蔬滌徑蘭爲薪趨庭綵衣自輝
映解脫簪冕從緇巾憶昨闕下再通謁一別十年意

轉新廬山插天青不極武陵何處桃花津七十老翁
髮如銀夢寐昔昔見精神冰雪肝腸金玉姿大年難
與論秋春挽槍掃天蔽白日連陽狂猥交吹指我翁
憂國如憂身忍使豸繡長娛親律中太簇當降辰芳
草含華柳絮塵斗酒錯省賓樂陳何以祝翁翁所欣
疎劍掃蕪沈青旻狼星貫鎬泰階平天神六膳調和
炎蓼母俛頸不敢腔父子報國酬風盟還丹大藥億
萬齡五千妙言重注經斟酌彭蠡傾壽觥

尊拙堂文集

詩

五之十

孟修丈七十初度賦贈

世上山人盡塵市適性風疎我愛子閑馴雛鶴摩青
霄徧植名花供淨几九峰游屐六尺筇一葉浮家五
湖水世業脩脩生計拙薄田數畝半種秫座客常滿
酒不空肝膽平生晚猶熱臨池揮酒肘生風高枕長
吟時捧腹日居月諸倏古稀蘭蓀交映紛成列兩鬢
霜華自壯年不緣愁緒久幡然世態滄桑幾夢幻幻
出寒烜最可憐老人開眼但微笑坐對浮雲日往還

昔子六十我爲壽古木寒鴉朔風吼子方矍鑠我亦
豪慷慨在呼傾五斗轉盼十年我忽老問子枕中索
鴻寶素心一片是羲皇從此百年貧亦好

玉山道中卽景

一灘一灘復一灘幾夜湍聲入夢寒轟雷砰礪水底
石怒作驚濤雪花白昔年九鯉湖上聽千峰絕頂臥
郵亭今年忽走玉山道恍惚停橈聞海澳平生奇癖
在山水一片素心今老矣

尊拙堂文集

詩

五之十一

贈劉刺史貽哲赴謫嶺南兼寄閩中同好

上黨太守何磊磊匹馬單車赴南海金昌假道好事
賒帝城回首浮雲變白眼虬鬚老舍人挂瓢西來五
湖濱故人相勞騶平生仰天拍手失風塵憶昔與君
游長安片語相知入肺肝燕昭墓前駿骨朽荆軻市
上幾杯酒少年意氣蒼旻外扣關請劍太亡賴飄蓬
不逐逝水波翻覆奕棋可奈何買傳長沙歌楚些內
史淮陽那高臥東西南北總君恩陸沉寧須金馬門

君去羅浮春正好名山處處堪潦倒君不見東坡居士香山老

移竹

楚楚數竿竹孌孌半庭陰卷石亦硯礪清霜乍蕭森
結趺不在多寄懷良獨滾一卷自高枕窓外有鳴禽

秋日聞廣寧園急懷仲父參軍老淚汎瀾情見

乎詞

大父鍾情處滇南萬里歸叔生於滇請纓生事拙仗劍壯

尊拙堂文集

詩

五之十二

心違客夢關河杳家書塞雁稀日歸腸欲斷何計突

重圍

其二

十三弃嚴父二十寄青衿感慨薊門道淹留言署心
叔隨先大夫寶坻人自憐倦飛易悔不蚤抽簪極目榆關路

荒原白骨濱

其三

乘勝妖氛熾孤懸我勢危臨戎紛請餉虛伍強登陣

罵賊惟存舌報韓獨有錐誓留一腔血厲鬼也男兒

其四

三韓久弃置豺虎紛如豚骨肉不相顧游魂逐誰家
憑陵多殺氣悽惻動悲笳兩地相思淚西風落日斜

其五

債帥不可問忠肝久沉淪空懷郭汾陽安得雷萬春
國事還堪慟書生追顧身彼蒼應悔禍即報儻非真

贈韓求仲

尊拙堂文集

詩

五之十三

平生怯杯酒五斗爲誰傾拔劍作胡舞擊筑翻微聲
兩旁和歌者四顧俱狂生丈夫一片氣千古欲橫行

解嘲

平生一片氣百折未灰心薄宦寧株守遭時肯陸沉
祇緣迂癖甚果是畏途淺羅雀成高卧被襍自苦吟

結夏城山李用父見訪分得四支

忽訝空山屐相看有故知解衣貪就竹趺坐愛臨池
老衲開鍾磬鳴蟬佐酒卮片雲來驟雨不是爲催詩

山居寫興

面面青山曲曲谿幽人小隱洞庭西瀾天春水瀑如
練遶屋梅花雪滿畦七尺短筇閑白髮四鄰鼓吹囀
黃鸝栖遲十載忘機事側耳遠陽不忍提

壽游肩生

使君心事澹梅花訟簡庭閑午散衙坐照時懸畫溪
月清芬只飲洞山茶棠陰蔽芾楚雲合鳧影翩翩魏
闕遐昨夜歲星連漢宿何須勾漏覓丹砂

尊拙堂文集

詩

五之十四

贈韓求仲北上應試

出門裘馬少年場九十春風客路長燕市酒人呼不
起上林飛絮逐誰忙雕蟲自許千秋業劍氣猶寒二
月霜此去不須尋得意知君獻賦有長楊

壽范太蒙尊翁七十

八月開新爽三山倚碧空杯浮漢露白綵映曉雲紅
壽者容如月真人氣似虹文章宗左馬心事自鴻濛
短鬢殘魚蠹經笥老澤官慶雲暮月化澍雨四郊豐

汗血誇神駿飛鳧託遠蓬歸來賦陶令啓事有山公
鴻寶淮南秘鳴盟海上翁九重來紫誥七十尚丹衷
敦睦崇先哲交游見古風楸枰花影弄玉液蔗漿融
髓石顏仍渥陽春賦轉工清輝彌宇宙紫氣藹崆峒

述夢

有引

壬戌八月二十七日也夢中慷慨浩歌數闕
苦不成聲而覺幅巾禪衣股枕鐵杖後倚一

絕壁左枕一大石西茫茫大海一望不盡

尊拙堂文集

詩

五之十五

千古英雄一腔熱血三年化爲碧微子去箕子奴比
干死向東風寫不盡許多悲咽

其二

千古英雄一腔熱血三年化爲碧睢陽齒常山舌司
農笏向東風寫不盡許多悲咽

自題小像

野性幽栖與每偏青山合杳水潺湲獨開雙眼風塵
外信是多生丘壑緣

非仕非隱非俠非儒赤脚獨立掉臂狂呼一片熱腸
傲然鬚眉世晉女慧竊謬自許曰愚愚愚

自哂

浮慕汲內史之慙敢云寧武子之愚老猶倔強當途
之所應憎不達時宜見女猶然見咄死但求免於高
廟鐵杖生惟可以告山中心知

賦

鴻飛賦 有小序

尊拙堂文集

詩賦

五之十六

元薦以辛亥春小草典屬國百日許會與諸
言事者左兩乞骸不得候命八十餘日予告
歲莫解纜寒飈薄帷易水放歌懷人入夢顧
邁軸之未冷嗟稟性以難轍石火電光浮榮
能幾天游泥蟠自處謂何作鴻飛賦其辭曰

有鳥高飛一舉千里匪戒心於矰弋恣凌情於雲水
奮勁翮以孤騫摩屑霄而颺起託逍遙以爲游兮吸
沆瀣以爲漿既天矯以軒翥兮實長鳴而飄颻排天

門今日月入泱泱兮煙雨朝刷羽兮扶桑夕引領兮
縣圃浸假而息誰使而怒逝九萬以一瞬豈尋丈之
可攸若迺上林春曉洞庭秋半留清影於太液振高
蹤於天漢又或草腓塞積獵罷長楊關山涼月野水
寒塘倏見倏沒載翔載翺破鴻濛兮歷大荒督下土
兮忽回顧紛羽族兮忻有託嗷嗷導予以世趣豈巢
幕之可久兮直爲此汗漫也儻余行之信適兮奚爲
乎眷眷也亂曰已焉哉鳳久不至鵬亦南徙泛泛安
所群栖栖復何止矢獨往以相羊兮搏扶搖而直上
塊三山而戛九州兮愬寥廓而蛻塵埃吾率吾天機
而行而踟躕者愴悵相向又烏知夫宇宙之不可量
也

尊拙堂文集

賦

五之十七

碑記

重修儒學碑記

記修學者何示重且難也奚重乎以先師故重曷爲乎難之時難也夫官牆俎豆之於道也其虛者也而愛禮者存名於羊法不得土其而屑越家有子弟廣其塾而新之寧靳銖兩然網密於束濕而力詘於舉羸勢不得咄嗟而辦若劉使君之茲舉難之難者也難故彌重使君以甲午春令長興席未暖廟謁先師尊拙堂文集 碑記 五之十八

顧其傾圯狀嘆曰有土者責也亟議所以新之已計曰民飢未可動也歲稔矣曰積逋未蠲姑待諸博士先生及青衿弟子日請焉不得已而問公帑如洗矣當事者之催科日以急枵腹者之逋負日以甚使君且以近例籌緡而監司稍有舉動輒責成下邑民譁然見謂厲使君逡巡心計蒿目者歲餘一日驟然曰嗟乎必待蠲逋而盈帑也堂上之草漚矣謂先師何劑量盈縮得二百緩簡才者董之三月而落成傾者

起廢者立若殿若坐若門屏若左右廡若閣若祠若號舍庖廡一旦改觀而塗丹雘博士青衿相率踴躍以侯所以嘉惠庠序之意謂不佞宜紀其事不佞謁博士先生進諸青衿而殿言曰多士知使君所以嘉惠庠序之意乎哉匪直崇虛飾於官牆競靡麗於耳目已也不佞束髮以來學三廢矣始飾於顧長洲再興於黎丹稜迄今爲三大都十年一新顧所爲慨愾日趨日壞頽闕而不可修者人心云爾不佞不敢仰尊拙堂文集 碑記 五之十九

述古初俯稱成弘猶及紀嘉隆間事諸少年布袍敝履蹢躅步於市自得也卽屢空亦不以告人逢長者輒偃僂前揖長者哀然寬博南向子弟育之蓋彬彬多讓焉凡課試悉漸見長至昵者卽並席不相問脫草而就斧削下氣受之兩相韋茲也他幸進者卽貴介衆醜之望望去矣廩餼必以序非序爭者寧以身後邑大夫相知不輕造門造門者舍掌故家言及剝膚外不齒也老師腐儒白首六經百家註疏咸朗朗

成誦其於司馬氏之史源洛關閩諸書若布帛而菽
粟焉幸而售不氣盈不售不色沮也巖穴之彥差達
交榮顯之夫重故知老矣猶時時口某師某友云此
種種耳目睹記間要亦叔季事爾于今竟何如哉屈
指轉盼迥若異代則人心之壞也雖然烏知夫今之
不咄昔也而又烏知夫後之不憶今也長此安窮矣
水之東也不可以一葦障世之下也不可以庸人茅
靡其間諸生勉矣當末流之衝而思豪傑之興希先
尊拙堂文集 碑記 五之二十

民之程于道喪之日憂憂乎難哉夫先師之道日重
於天下萬世者以士重焉故也斯劉使君所以嘉惠
庠序之意也劉使君名一臨淮陽人已丑進士博士
唐繼賢雲間人鄉進士劉暨檇李人董炳峨嶧人歲
貢士

長興縣重修尊經閣碑記

天命斯文於尼父刪詩述書定禮修春秋贊易作十
翼七十子之徒闡繹光大之以開群蒙爲萬世祖迺

其自命曰庸德庸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若
斯兢兢也後世材類之士無能企游夏後塵意直趨
無始而上之弁髦一切曰夫夫拘儒也而雄語河上
漆園而後楊朱墨翟韓公子蘭陵令齊顯相縱橫長
短名法逮竺乾諸書影煽蠅附幾倍蓰六籍又何敢
也蓋行之本病不足而標有餘言之本病有餘見謂
不足而侈之至今濫觴極矣丁子曰夫經統聖真苞
萬類豈虛也哉有具常者存性也爲吾性傳神以導
尊拙堂文集 碑記 五之二一

天下萬世若揭日月而樹之幟曰文行如是止矣驟
而味之澹然徐習之循循乎不見可喜可怪而沒齒
莫殫累劫靡竟何也嗟乎乃其所以經也性學不明
儒者內偷而外託以自解行之偷也而異端大雅之
偷也而諸子百家本不足也二祖受命從櫛風沐雨
中首學校廣厲青衿諸不習五經四書者不入賢科
已命儒臣纂修諸經大全頒賜郡國士士屏氣束身
其中罔踰尺寸法令一而王始尊經義一而道始尊

二祖之垂憲至渙且遠也或曰漢之於經也支於章
句宋之於經也支於理尊經經晦弊久矣踵而甚之
與曰吾師不云乎下學而上達夫上之不離乎下也
達之不離乎學也一貫者也學而未達有之猶然閑
以內也爲迂爲執爲支離賢於無忌憚者也不見漢
晉之季乎黨錮諸君子標榜節義賈禍至慘昭烈張
空峒而揚旣燼之灰豪傑馳集一門爭殉則其餘聲
也彼名求之而實收之功不啻倍當塗高逞盜竊之
尊拙堂文集 碑記 五之二二

智典午尤而安焉風靡波蕩一掃名教而晉亡於揮
塵清譚之下矣漢宋之流弊遠勝魏晉之盛時蓋世
未有不經而可爲國者文與行一也遐哉聖謨其慮
不浚且遠耶吾邑自己卯後尊經閣日圯至午未幾
廢經始於金使君又數年而熊侯落成士登斯閣若
千載一時侯簡其雋日課焉暇則相與闡明河津之
學夫河津世所迂爲庸德庸言者也姚江泰州之說
熾而此脉漸以斬使君真慨焉有意乎其爲尊經之

微意抑又滋遠也夫

長興縣城樓重建漢壯繆侯關聖祠碑記

游使君祠漢壯繆侯于城南樓禱者雲集乙卯夏李
生士麟踞而請曰麟落魄二十年茲且爲背一之戰
其儻不終顛顛神其許我卜吉李生喜躍再拜曰必
有以報也比秋果獲雋於戲侯之靈燁燁都城闔久
矣頃歲肅清魔孽多奇伐上特勅所司加徽稱及冕
服甚都士麟歌鹿鳴歸捐十金爲侯新城樓之塑像
尊拙堂文集 碑記 五之二三

如制父老曰女牆隘不足以受神議于故祠前加三
楹力誦未能也麟竭蹶從事請于攝篆莫侯捐若干
緡鄉人義助若干緡祠成眎肯加宏敞士麟請紀于
余細人之言曰吳侯仇方也其肯廟食丁子曰嘻侯
致命茲土必饗李生曰何日若不記侯對張文遠之
言乎矢七尺心許昭烈恨不得一當以報樊城之難
義畢矣獲死所矣侯必不以一亭侯印易蒙遜之刃
明甚其廟食茲土志也昔余從祖解州公巡徵塞垣

猝遇敵與人鳥鼠散恍惚有偉丈夫紫髯而身蔽之
赤光滿前敵驤去公歸廟侯於河之濱從父叅軍公
威異夢於侯甲午秋捷廟祠者再宅若朱演若五降
麓各有侯祠及余耳目覩記不可枚舉優孟子謬爲
赳赳以彷彿侯忠憤觀者心知其戲也相顧攘臂噉
指不自知所以村嫗牧豎夜半暗室中齒侯姓名愴
惻如震雷駭電世蓋有不懼三尺而獨於侯焉心折
此豈知術要約哉傳曰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壹則

尊拙堂文集

碑記

五之二四

精爽不散直則生氣亘宇宙如新嗟乎孫曹所雄據
轉盼已幻而侯獨持一念耿耿皎焉與日月齊光天
故信其氣於異代變化而昌熾之以爲萬世殉忠者
勸李生所爲尸祝其眇者也予特表侯大節而系以
楚詞二闕令巫陽歌以侑之

受帝命兮峨峨驂翼德兮麾孟起神之來兮風雨吼

髯兮怒張氣吞吳兮攬八荒決浮雲兮掃機槍

右迎神曲

鞭赤驥兮如虎西帳望兮心獨苦抱長恨兮終古回

繼今東皇勅百靈今耀三光食澤國今紛樂康

右送神曲

安吉州學田碑記

萬曆癸巳春曲河于公以儀部郎左遷安吉倅州人
士手額曰于公近臣也不留書省而參吾州於倅輕
州則重矣臺使者臬監若曰于郎諍臣也不難抗顏
禁闥而折腰外廷知其無遷客之心也夫雖然毋以
簿書濶之假以他檄歸于公遽巡護曰主臣不佞其
敢薄倅且內外等爾無之而不可畢吾志也而烏知

尊拙堂文集

碑記

五之二五

倅之不重郎也今年丁酉公幾再考矣而賜環之命
未下州人士爲于公不平于公于也居恒自詫倅
亡狀待罪且久陛下不遐棄臣令坐而糜廩義之所
不敢出也辭五斗而不受是以五斗慙也倅請捐祿
學官鬻田以餼寒士學使者以下高其誼報可二十
五年七月得順安之青松里田焉畝九十有三價若
千金越三載崑阿歲歌雲漢王刺史曰虛于公之惠
不可追前價而更置之坐邵墓之墟殺前額十之三

厥壤上中錯澹水畝有三地一畝廬而耕之歲可以
稔經紀其役者諸生章內舍也課其入得粢若干鍾
可佐寒士二十家以其十五之一輸縣官租稅擇人
而任時息其羨二十年積田可倍州人士誦曰仁矣
乎公於吾州不啻人輔人翼也公卽高臥里中猶世
世蒞吾州也不佞某曰唯唯否否昔原思以宰辭祿
夫子弗是也而簞瓢則亟稱回謂其終不以負郭易

結駟之餘艷也有待而興爲凡民濡首於斗粟非上

尊拙堂文集

碑記

五之二六

士公不屑憲之小廉獨不以上士愛其青衿耶客曰
噫甚矣于公之望州人士渥也士之病莫憐於寡廉
鮮耻寡廉鮮耻者欲奢而力不繼也欲奢而力不繼
勢不得不俛仰於人故先王造士必曲就夫中人以
下之情身畫而家策之于以養其氣而陰奪其俛仰
之私然後廉耻重士重廉耻故能以不爲有爲推公
之意設誠致行則下士可中中士可上甚矣公之望
州人士渥也州人士曰信不佞某復舊目前曰公洵

仁矣獨計異日者胥吏不漁獵乎里正不蠹賊乎委
諸博士及一二老宿亡以空文塞責乎亡其虎據而
蠶食者乎貧者必服服必貧乎甚且乾沒於經界之
莽錯而攘臂於鼯鼠之相牙是誨爭也法以人興以
人傲天子旦暮召于公矣調劑衡量而覈成事請需
後令于公驟然曰噫嘻子之迂計也夫吾盡吾心焉
爾不佞縷書之以告後事者

長興縣新建若溪書院田碑記

尊拙堂文集

碑記

五之二七

若溪書院者豫章熊侯課士之所也暇則會縉紳賢
豪於斯曰兌之麗澤諸生爲政我求懿德四方維則
勉與鄉先生爲政碑者何重始也重之者難之也嗟
乎世之司牧有慮及人情風俗者乎亟學術者乎茲
舉也空谷足音哉若溪者何志地也廳三楹曰澤堂
堂後有閣曰松風巖巒環堵水木清華荒丘蔚爲人
文奇遶乎閣東荆浮屠掖以僧寮東南與文昌閣北
與金蓮橋相峙從青島家說也南曰水雲居士大夫

社會焉又東曰薦春臺以貢茶故名西祠劉清惠公
麟又西祠周貞女又碑孤婺之不盡旌且祠者制備
矣或曰學有宗獨無祀與祀典詳學官矣廣則泛專
則私吾惡夫門戶之日以岐寧闕如也諸祠何居曰
吾風焉何風乎曰虛而實者名也提耳而木鐸之曰
首陽修千駟栢舟芬冕綬見謂迂也而弗信一旦瞻
官墻喟焉愾且思也不知其所以勃發也微乎微乎
機若桴鼓矣雖然懼弗恒也制沃產若干畝所以興
尊拙堂文集 碑記 五之二八

禮維教繫是焉賴田安取辦曰取諸倉庾之羨曷爲
乎羨糧無橫索也盡去諸曰虞夫後之不時羨姑損
半焉其贏者田而歸之書院甚矣侯之苦心也歲入
筮若干鄉先生籍之邑大夫課士及四方賢者不時
會廩焉清惠公蒸嘗公也鄉先生社會私而公也其
饋有經不上聞者嫌於名且胥史易奸也不廣賑卹
故有學田可清也邑人士相與感奮曰使君前後所
經始計千餘金而民不知費吾儕獨無心乎里陵令

孫公一俊捐田若干畝中書舍人丁元薦車弟捐田
若干畝市義者踵至矣侯曰是役也不佞竊爲諸耆
紳文學規永永期無替有孚用來其道光大是在賢
者乎是在賢者乎元薦再拜稽首曰使君嘉惠敝邑
甚厚二三子敢不仔肩終始大德田地畝數及租糧
經費詳碑陰

復長興縣龍脉碑記

長城枕山面溪去城北三里許有峰雄峙曰鷄籠蓋
尊拙堂文集 碑記 五之二九

自龍池以北冠子而南鳳蕭鬱翺起伏百狀至白石
而峽於茲嶺形若負屨風氣完固此一邑之所萃靈
也穴其土五色而堅四方游食者賴其山井之型土
而陶焉歲得子錢數十倍久之土著者生心集諸亡
賴爲三窟急則陰有所市而陽有所駕勢日橫而不
可制幾四十年矣燔炙之極其焰燦天坑壑浸淫至
二百餘尺識者過而喟焉而無厭者方且指斥堪輿
家以爲悠繆不足信獨不睹人身乎蠶茧之雖毫毛

之炬害至渺也左手炙其背右手扼其吭而刺之卽有責育三日斃矣寧渠起郭景純氏然後較然於利害得失哉蓋吾邑自穆廟迄今邑大夫有去而爲御史給事銓部郎者乎有三歲不挂吏議者乎鄉縉紳有躋八座晉九列者乎歲時亢時溢恒有年乎民有不疾癘者乎丁酉之秋士不歌鹿鳴一簿死焉一丞又死焉餘不良去而鬱攸歲再爲虐而百雉以內若埽矣陽亢而極則災陰洩而無復留則萬靈靡託此

尊拙堂文集

碑記

五之三十一

不可易之數也前雷州理陳君浚曲靖太守顧君嗣衍毘陵令孫君一俊國子博士臧君懋循直指使者朱君鳳翔中書舍人予不佞元薦孝廉孫君弘緒金君德王君繼賢諸生若李庭丁易東姚光宙李元芳數百輩攘臂列狀於當事者時司理謝公攝篆焉慨然嘆曰奈何以一夫一家之利貽一邑之害不可其亟去之法其豪者諸不逞烏獸散公曰未也不官其地孽不除不償之直人將藉口請於兩臺使者暨諸

監報曰可亡何公以大計去而別駕查君代矣豪首聞捷役且再與公堅前議一朝悉薙之顧時訓莫能爭靡更遑巡議價而遷書至矣旁睨者曰是且已乎公奮然曰不可一邑之蠹扼腕者數十年更我兩人而始一快垂刈而縱之曰以待後之人後來者復云然長此安窮矣委曲衡劑得罰鍰七十金計額而人償之直署曰自某至某如干畝其悉聽於官私樵採者法自某至某如干畝第聽若樵採緣而生事者法

尊拙堂文集

碑記

五之三十一

刊石垂禁甚晰而悉公蓋停十日車而始竣事城中爲之語曰北山熅瀚如雲驅我火宅謝使君北山下今可柘回我春陽查別駕別駕名兆胤南昌寧州人司理名肇湖閩長樂人

湖州府重建潮音橋碑記

梁谿陳侯刺吳興之朞月貞憲輓度丕振彰輝郡人士比侯於京兆渤海而侯亦自信云吾家脉郡子字三老良子弟巨細平險設誠行之一切前却與塗飾

肩曉者太守不能潮音橋踞慈感寺之陽砥前山巖浪諸水關南一孔道也乙巳秋橋圯侯慨然議新之攷廢興所繇距世廟丁酉七十年爾浮寄礪柯於蛟官矣而波濤噴之而風雨蝕之幸無速毀庸可幾乎侯曰圖永者捐細廼捐俸若干緡僚屬以下捐俸若干緡士民暨商賈之市義者若干緡曰辦矣雖然匪人弗肩廉比丘某董之司出納於質庫鳩工聚材畚鍤雲集十月而落成廣昔五之一高三之一而宏壯

尊拙堂文集

碑記

五之三二

改觀矣懋者曰美哉洋洋乎比丘曰固也太上爲腹不爲目故善建不拔內史氏曰辨哉進乎政矣諸大夫文學請勒諸貞珉以諗來者而系以詞詞曰若之廣浚且駛梁者誰曰太守潮音歷劫永不毀太守功德如此水

重修吳興郡侯陳公筠塘生祠碑記

梁溪陳侯生祠建於萬曆己酉去今不二十年重修何以故丁子曰此平旦良心結爲口碑青史不能涸

誰誅不能奪孝子慈孫不能溢豪有力不能亂其百一者也今之爲司牧者何人不祠何祠不去思其碑哉碑於二十年後者人情好惡之端百千狀二十年而是非始大定也鄭人不云乎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已又歌曰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後之誦者卽鄉所欲殺者也至夫子而定其評曰惠是聖人不能有加於與人也湖之於侯其猶鄭之於公孫僑乎予揭其大政如千微去思之實云一日培善類見善若渴侯至

尊拙堂文集

碑記

五之三三

性也物色旣真鍾情倍切如清蔣司寇賜塋頓復舊膝力爲貧生斌吐氣荆陳簡肅專祠躬詣瞻禮更於裔孫潔清青眼獨親洗黃小孫冤獄委曲解網免其故主可學一家牽累每科秋試常禮外於各貧生資送幾費百金齒年濟貧厚賑外更念往來煩苦另給舟資至獎拔之勤倦月課之諄切其淺者也修士感奮無賴爰足七邑清議一時凜凜一日拯大災萬曆丁亥吳興水災以湖嘯止數日爾米價踊貴一斗幾

二銖戊申水過丁亥十六而米價不滿一金何以故
一歲前侯語余曰我積穀滿二百斛矣時往豫備倉
核其數司計者不費一文甫遇災侯一片血誠對衆
及當路輒流涕被面至日夕規畫目不交睫食不下
咽號召諸巨室各領當道牒至米稔地方收米前後
數十萬石其值請借藩司釐司者什五令有力者捐
貲廣糴彼固自爲生計不待驅迫也其餘細搜庫儲
凡可資糴者多方經營數月米麇集而大家積米希
尊拙堂文集 碑記 五之三

什一利者幾失望多減價就糴而餓殍生矣庚申米
價較戊申忽倍感時者不能不追思侯云一日清崔
符侯取諸武弁賞罰明信法在必行賊曹捕役亦然
歲荒侯召千百夫長各分信地失事者不貸又多方
廉訪稽其情者野水孤村各有守備大小偷無所睥
睨凡偷兒夙有名者一犯卽囹圄之令各就村落覓
渠魁報名登籍失事後鱗次收捕不杖而日給米一
升膳之至豐歲始釋德清有劫米者數人各分四斗

侯私計曰恕之則犯者衆加法則太苛陽論死私捐
當路請歲登末減寬猛皆有淺心不草草也水初至
時羣不逞紛起噪呼剽掠侯分捕七邑各杖殺一人
以示桴鼓晏如侯之才誠默攝之也侯去後盜賊充
斥至葉明生攘臂而一方鼎沸矣一日整頓綱湖俗
烝淫視爲故常有一僕私其主母三分其資以千金
賂族宦者箝其口侯蒞任三日僕借竿牘巧來控訴
侯立杖殺之尸於市者七日奸宄重足其他如周爵
尊拙堂文集 碑記 五之三

紀勝皆相繼杖市曹數日立死又如宋員者吳宋兩
家僕也借李官勢殺二主人傾其三萬金之資毆吳
族主母折肋骨十七遭誅三十年矣侯列狀按使者
麗磔度死桐川楊鳳其同黨也亦正法度死潘氏世
僕藐主人式微輒思叛去時職方未第也侯以三尺
辟之諸逆生心者相顧縮舌上帝無漏網侯真天吏
哉一日誅元惡勢豪最有名者施敏已卯秋以私鹽
拒捕與羅二守大戰長水矢及於羅貫其耳敏倖脫

而羅去官仗一大老力也其他興滅詞訟凌轅單赤
不可屈指晚年錄弄其姊子蕩家頑命侯以計擒之
心力幾殫士夫稱寬如蠅皆以兄弟刺密交者也敏
庾死呼冤者一時稱快巨室一僕乘主勢方張橫行
無忌黨與跨州連邑流毒三百里內恣肆五十年目
中已無中丞按使者相繼得罪去徵侯霹靂手幾吞
舟矣其他三窟之狡負囑之雄侯不顧一官多方芟
薙入覲時豪捐二百金奪其卓異去後二十年家食
尊拙堂文集 碑記 五之三六

實爲讐口積毀然公道久而漸白者天理人心不容
抹殺也一日振孤寒近來試士竿牘公行賁綠者變
幻百出懷挾者如蛾如鬼侯揭數行堂上以文爲憑
如限而止余一日謁侯侯語及輒涕洟駭問故侯曰
寒士一試不得意舉家旁皇如老農失歲弟蓋親受
此苦者故不覺沾襟也余默解其意不敢一字輕賈
諸衣冠請謁者頓減十八侯又曰凡同事閱卷者袖
中各有破承於是諸弊盡革浮梁陳學使與侯同心

案出諸老宿皆青衿每叅謁相顧曰吾輩白首落魄
視郡試如九閻今日幸進梁溪力也潸然出涕侯去
後公道十不存一至壬子孤寒憤激大噪數百人昇
侯像直而郡堂羅拜之一時失聲諸生且哭且晉聲
聞戶內當事者因駕罪一重囚更覆二三無辜者塞
泉口事起倉卒卽富囚何能號召數百生且安得一
副急淚哉一日端士趨故事鄉先生有喪非九列以
上郡侯不輕吊也吳養晦先生之變侯忽飛棹而往
尊拙堂文集 碑記 五之三七

吳故以鄉科守沔陽落魄歸老家無餘貲歲時亦不
至郡赴鄉飲執古道與侯講禮少年掩口侯入門青
蒿滿庭頽垣敗壁清風可以想見吊畢侯呼禮生焚
香謁甘泉處士墓四拜而去維風砭俗意淡遠矣郡
後有一貧生死其妻計無復之因自縊侯率僚屬躬
往哭之贈以數金獄中出一淫婦重杖烈婦門外三
十年來共姜夏姬莫辨矣有味乎侯之此舉也一日
修仁梁郡中潮音橋西關外橫塘橋南關外驛西橋

餘不龍塘橋傾圯久渡者不便衆謂力誦舉廳空襲
何所措手侯曰值茲凶歲正其時也百計營構且不
爲目水口翔文昌閣層樓傑峙巍然具瞻鼎甲彪炳
偉哉侯之功乎公又修東塘五十里代以鉅石渡者
稱便不費民一銖也一日平市價侯留心民隱百相
詢也凡貿易之所衡量僧馭爲政侯手較斛以鐵釘
之一置庫一付市長不中度者必法銀不足色者必
法農賈一時稱快侯去而市棍疎金私一縉紳以爲

尊拙堂文集

碑記

五之三

侯之法瑣無常也而制遂變至救荒時圩埂當洪流
衝者悉給米倍修所及無幾一片爲地方至意纖悉
備矣一日清單僻有以烏盆事告者侯不理明日復
來告侯扶之五署其尾曰語怪不准且收其人舖之
陰加意詢訪一日出吊沈中丞其家治具相候侯忽
至告者家鎖其詞中人犯而去蓋一淫婦與諸奸共
構而殺其嫡子告者嫡密友也感異夢一怪鳥日夜
啼聲甚哀故出告諸奸幸侯不理快飲不意卒然至

也一訊盡得其情獨屍無所物色捐五十金爲購適
有漁戶於湖濱拾屍五片來獻合之首先又碎體十
七遂成獄繼侯者百計罪原告以爲侯好奇多孟浪
近讀張按君獻詞天地鬼神實鑒臨之鼠輩安可逃
也一日盡下情山中有徐爵者以白狼解積逋幾二
十年至嚮產以償姻家希盡奪其產以包攬告郡侯
方切齒此輩爵論徒業申道矣或曰爵舊家實正解
以樽蒲破貲非包也侯再三研審盡得其實能使君

尊拙堂文集

碑記

五之三

曰徐之寃白矣罪已申道不可改也先生幸勿齒及
偶會侯侯殊自悔僕曰大父母已白爵寃留其卧樓
足矣鬼薪城且所甘心也侯正色曰僕前已悞當直
告當路自訟安可復罪爵竟釋之侯果斷英敏衆呼
神君未嘗以成心自用有過卽與衆改之曾不少諱
古人哉古人哉人望以爲范孟博中牟其故我也實
得司牧之體云

金父母去思碑記

皇帝御極二十有七年辰在巳亥秋九月斬水金侯
玉節以戊戌進士令長城再期年威燁介壤澤流黔
庶直指使者將疏於朝適侯以憂去道路咨嗟如失
怙恃父老子弟跪而請於元薦曰此口碑也子志之
曰未也又數月門下士臧爾燭李良翰等數十曹復
請焉曰未也壬寅秋八月曲靖太守顧嗣衍武昌令
王繼賢太學生姚紹憲丁敬止姚光宙庠生錢龍起
華秉忠曹司薦陳羽年丁應嗣顧承芳等暨前父老
尊拙堂文集 碑記 五之四十
子弟將諸大夫命幣而庭造焉曰侯之去也及瓜矣
論定矣以辱吾子元薦謝曰不佞之知侯不在諸大
夫後也所以遠巡者思以阿私辱侯也諸大夫曰何
也曰俗之敝也直道之衰也邑父母以擢去則思要
津則思行復事於茲土則思不然其驅也甚者思而
碑焉尋有所諱而仆此諸大夫辱也薦不佞敢以清
議辱諸大夫幸諸大夫博咨焉以自堅也諸大夫避
席曰信哉子之言也侯之去也不以擢而以憂其思

也田畯牧豎什百於巨室巷議者矢於當局而身事
者也衍等所以博咨焉以自堅也元薦踴躍受命又
數月親筆札之役按長城介具區蒼弁民獨蹙不雅
馴俗健圖喜訟狡儉其間大吏未按部徒跣叩關
稱冤不平者無虛月夙遭陳牘藪聚山積胥吏因緣
奸利不可方物吏未蒞邑耳其名愀然色變侯語人
曰士患不自立洵自立矣匪遇盤錯庸果表樹乎明
州李何公士晉侯同年也具以語薦及下車英姿爽
尊拙堂文集 碑記 五之四一
朗鋒穎迅發首銳意素牘滑肘腋晨坐堂皇折大小
獄以數十曲直片語立辨遇事臆舉斧斷霆擊無所
忌人人稱快侯亦沾沾喜至以讀文嘗侯侯已霍然
解故嚴而不苛焉礦稅繁興使者虎而冠魚肉我赤
子或說侯稍委蛇以一官孤注無益也侯曰不然辟
之良醫中貴人宜從治左右羽翼宜正治若乃蟻附
狐假妄開利端者孽實由我於是陰誦首事者假他
故重繩之奸猾膽落礦尋罷稅徐就侯孽盡民以安

枕於時遠邇上下聲稱赫然暇則課諸生拔其尤者
優以國士禮遇覓絕恒調貧不能婚者捐俸代之聘
其所嘉惠諸文學其渥然未嘗以煦煦詞色博長厚
名政在獨行其意不避嫌怨亡何歲編審侯進父老
子弟詢狀咸叩頭流涕曰民困甚矣士大夫世席寵
靈以追於寬政吾儕小人歲歲代之役也又况子姓
姻婭以其餘波焉竊而神叢耶窮則必變唯子大夫
亟圖之侯曰如積習何羣譁曰君其問諸令甲侯歔
尊拙堂文集 碑記 五之四二

焉歎息良久起拍案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盡覆轍
諸巨室產畝籍而戶析之優免各有差曰眎會典寧
倍浮也大都上者千畝有奇而役次五六百畝次三
四百畝又次二百餘畝縉紳以下遞殺之如安吉故
事加盈縮焉里有畫一之則邑罕吞舟之豪分定力
鉤衆任費省囊所株累破家鬻子不能償者計五錢
可辦令下寒戶焚香手額懽聲播數百里其纖悉未
盡者侯方虛心調劑莫立不刊之典而天若中尼之

歸烏之難尋作矣嗟夫事激於已甚亂迫於無聊平
居軒輊貴賤隔於霄淵一旦奮呼如水橫決勢又不
得不過爲矯正至二邑縉紳不及齒長城素封而人
始服侯先識其所以覆露諸巨室而貽之安功甚鉅
元薦切奉教於先大夫世祿之家遇重役輒瓦解此
無異故膏梁而肩以耳目未嘗之事則仆不若及其
身漸習之爲愈也彼口實於堂廉不日皮之不存毛
安傳乎悠悠畏途任事者希侯釋褐幾何時銳焉犯
尊拙堂文集 碑記 五之四三

難爲鎖尾請命甦與更始語云天道好還安知易世
而降俛首蒙庇者非卽今攘臂側目者之子若孫耶
某慙不文具述諸大夫老子弟之言勒之貞珉而
系以詞曰嗶嗶之口不可旣也明明在上亦可畏也
善宦巧睇不如拙銳也法亦何常以救敝也於此兩
露於彼則颺人百其情各以我故父乎母乎寧異趣
也含哺吮咻不如去而解脩也

鄧父母去思碑記

長與介山水所擅數澤利不及陽羨厥壤上下錯三
之一於歸鳥也俗矜氣好鬪鮮風儲庚辰以來騷於
清丈之役丁亥秋馮夷爲癘漂田廬萬計明年疫又
明年旱枵腹之衆如燬上命使者賑江南假道邑西
偏後靡鋪啜供張百里監司以下大小疲命上所發
帑金半入使者裝半飽胥吏未受賑稿矣故長興害
最酷積逋倍他縣大吏督過主者莫誰何鞭笞日益
峻而奸狡乘之百相蠱也天子所以停徵蠲賦閔念

尊拙堂文集

碑記

五之四四

元元至意幾成怨府令他徙選人難其繼采聲者縮
足咋舌云民無良天平徵鄧侯幾不白矣侯名炳楚
監利人庚辰進士又十年而令長興凡三仕云甫下
車民菜色未甦督逋之使旁午後穆然徵計蠹在併
徵而羨取併徵者吏易爲奸急之而彌緩羨取將毋
不足而子息之民何罪下敎一切更始新賦不得恩
夙通踰期者法衡量准計曹私錙銖者法糧戶役毋
千里胥里胥毋干編氓驚鷄犬者法令下如流水咸

稱貸樂輸莫忍後者會郡考成日夜促逋賦侯重失
信通融調劑頻仰多苦心辛亥至丁亥徵可十餘萬
巧匿者出不意捕致之朝輸夕解無苛誅終侯任鮮
以橫徵敗者侯亦坐廢格月餼數報罷矣俗喜構株
連無已時侯廉其弊曰若不見道上累累者耶而鵲
蚌自苦爲非重辟勿問鞠庭中者片言折之若神明
然又多所矜恕曰吾不忍竟法也近例以罰鍰積粟
往往虛報充歲額守者鬻產莫償侯謂備荒本良法

尊拙堂文集

碑記

五之四四

而階之厲乎寧空廩辛卯入覲行李如洗老胥舉故
事爲侯計卽羨緡贖鎗亡染指者獨不能借資嗟引
充公費乎侯謝之買小艇送其夫人歸夫人至泣下
侯弗顧攜兩蒼頭北去人謂侯去且留環聞無繇借
寇也而以落落寡援不調歸再報政矣杜門坐嘯與
民休息居恒茹蔬敝裘卽寒素不能甘其舍人告病
屢請去百餘年間縣公稱廉者黃晉江光昇張平和
佐治顧長洲其志以侯方之苦節矣而雅度弘綽舉

大錫細中卽井井不爽尺寸見人過輒揜覆不堪者
廓然茹之馭僚幕躬先以正不嚴而威故皆廉謹奉
法刑清事簡縉紳干請幾虛終以清簡故鮮赫赫聲
部使者皮相侯曰長與誠廉吏何至卧治乃爾里中
好事亦以不竟所長爲侯憾往侯在上海常熟英聲
蜚播太阿之劍一再試而歛鐔易神君爲乳保寧渠
前後殊軌時有宜不宜爾癸巳冬侯入爲民部尚書
郎民若士相與聚族尸祝之甚於令時驕子呱呱慈
尊拙堂文集 碑記 五之四六

母之懷挽臂牽裾常若不盡其情一旦去襁褓習甘
苦繾綣繫戀固不自知其靡極也丁某曰往范司成
盛時黃直指以門下士接吳興邦君大夫筐篚履舄
滿戶外而獨不識長興公司成爲余言長興輒次且
侯將去長興旁邑競哆搏擊陰謂所知曰主臣三折
肱不能與少年爭銳鈍願異日稅駕謂何吾往矣諸
君子識之五月菁山難作嗟乎卽侯卓行遠識長興
其嚆矢爾假令作帝耳目其所發舒何啻百里操世

柄者使溫良豈弟之士三試牛刀十年積薪時趣固
在彼不在此雖然太史循吏傳具在侯不朽矣爰次
始末勒之貞珉辭曰漢廷最嚴唐史稱拙豈乏能吏
所貴良牧於惟我侯洵美且佶穆矣清風煥若冬日
我有秕政惟侯是去弛徭省刑卧病而事我有啼兒
惟侯是孺解其煩苛霈然雨露噉彼族庖月更刀折
侯有吳鉤三年不務與其雷迅無寧弩持悶悶而已
曾不見奇譬之飲醕而多餘味溫溫德人葆我元氣
尊拙堂文集 碑記 五之四七

侯乎侯乎我父我母孔懷甘棠樂只君子

鄭博士禮教遺思碑記

鄭孔肩先生標赤幟稅林領袖諸青衿有年矣數奇
以貢分教長興與孔肩共事者臨安玉峰先後不必
同調先生委蛇其間承乏攝篆不期月官牆內外條
改觀諸生意指易嚮何其捷也丁子曰鄭先生浚於
禮者也故善因善因故以禮範俗耳目不驚諸生曰
何丁子曰若不見鄉飲酒及大祭乎哉鄉者幾以利

市故養老之禮輕鄭先生爲政輒舉孝子爲介孝子固謝曰某勉力事二人六十餘年矣非爲名高也裏足誓不赴先生曰孝子可以不赴吾不可以不舉而鄉飲酒禮重凡祭必董以懸愿士物不精膳不登於俎而儀物備齋宿廢數椽鞠爲蕪圃久矣先生毅然新舊觀石使君躬齋宿焉鵲鳴而祭百執事儼有恪而祭典重若乃安啓聖以安先師飭武備於文事咄嗟而學制大備詳具余碑記中修廢舉隆其浸者

尊拙堂文集

碑記

五之四八

也按使者將行部先生舉獨行者一二人以示風而德行重故曰先生淡於禮者也舉比之暇時呼一奚奴獨汎晝晝溪嘯咏竟日詩云傾酒一壺茶數盞山窮又見幾重灣乘興順流過峴首歷菁山一帆抵明聖湖訝曰此吾家几案物也飛棹而返居恒語余青瑣一席地如蛛遊網不能越尺寸吾聊以免俗云爾未幾平樂命下諸生復問余曰先生何以治平樂孔肩亦趨巡謝不敏固問余曰主臣何以治平樂丁子

曰先生固已試之矣何試乎曰先生初至有文會已復倡仁會予固知孔肩所望於諸生不斤斤掌故家言也學道愛人始基之矣會再舉旋中止予又徵會先生意天下事爲之自我者心也其不在我者時與機也假令不遇石使君修學之舉未必卽竣事然而先生之議百世不易也廣文法不踰青衿及二三役先生不稍假借志不盡行者稍稍具學誌中法行卽委曲安之必使獲所中間操縱銳鈍能使人就吾圉

尊拙堂文集

碑記

五之四九

而不知能使吾之意曲喻於末俗轉移更化如有成算故曰先生淡於禮者亦善因者也舉此以往於平樂乎何有先生瀕行諸生依依不忍舍願醵金祖帳東門外先生固辭曰何以永去思先生大笑曰昔嵇主人奚豎而妄災石丁子曰不然禮之弁髦於世久矣請借貝珉存像羊云

長興縣新刻貞節碑記

熊使君祠周烈女創典也問語丁子曰孤嫠寸丹耿

耿與腐草枯楊同漫漶者寧少哉先生好譚節義請
廣之于泫然涕洟曰傷哉婦之難爲節也而今之
尤難爲節也王跡熄世教寢微寒餒迫於前毀譽憾
於左右中材不自堅况孤嫠乎甚矣今之難爲節也
節至沒齒無間言苦心不可以告人者什九而况聞
之有司采之觀風使者微天子寵靈乎雖然其不得
聞於有司者抑又什一也攷邑乘及父老所稱述拔
其尤者八人焉碑之以告世之爲士大夫者章氏李

尊拙堂文集

碑記

五之五十

榮妻也年二十八榮死無子子族子噫苦矣元俗厯
穢兵燹匪茹章耕桑衣食其力高帝興以節婦賜棹
模嗚呼幸哉壽百三歲倪氏臧僕子妻也年二十五
其夫死子福齡遺腹爾苦矢志靡他父戍西安欲攜
往嫁之曰若將誰依耶倪不從勉奉舅姑教福齡成
立孀居三十年里中嘖嘖曰此真未亡人矣永樂十
四年旌姚氏邑諸生孫應福妻二十三福死嗣兄弟
之子夭折者屢矣姚憑几慟曰妾不天其以寸心爲

蒸嘗乎力作奉姑姑歿茹素終身足不踰閭世廟三
十五年旌費氏錢塘妻年十七塘死無子舅姑欲奪
其志費慟哭失聲昏眩成疾遭水火厄瀕死者數矣
志操彌堅與姚同賜棹楔李氏商綸妻歸三年綸死
無子績紡事二等人忘其勞斂也舅姑死綸兄弟離
析李兀立烟消波蕩中前後七十二年終日扇戶端
坐與里中婦女譚多古節烈及起家拮据鄉黨嚴事
之比于閭祭酒卒萬曆改元四月朔壽九十一家式

尊拙堂文集

碑記

五之五一

徵事久幾湮沒悲夫龍氏李大元妻也十六歸大元
不數月大元省父南安幕客死龍聞訃欲殉家人佯
慰之曰悞爾耶固無恙也未幾舅氏書至迺爲位哭
如禮父博士訓老無子龍故爲好語安之自度俯仰
內外必不可一日生仰天嘆曰嗟乎生之不辰安知
夜臺非白日乎遣侍女歸寧與妯娌款洽竟日夜半
紉衣裳經死詰旦數行在几別父母及嗣姪啓也淚
痕漬紙讀者嗚咽不能竟萬曆二十年旌周氏姚光

裕聘室也未并聞姚生死號慟不欲生父母解之曰
若識郎面乎誰依而守也女頽仆首捨地曰女論義
不論情百計覓死父母度無可誰何卜期以歸親黨
白衣冠送之哭聲震野女怡然就道爲文祭姚生詞
甚哀高塘渡屬父母罕睹其面斗室中奉兩木主一
祀亡姑一姚生也蔬食十餘年食必祭甲午秋出其
纊紕之積厚奠姚生唐興山歸請立嗣曰吾事畢矣
一慟嘔血不藥死萬曆二十八年旌黃氏從祖別駕

尊拙堂文集

碑記

五之五二

公良策妾也十四侍巾櫛產一子天別駕客死景東
太守慕其姿請娶焉黃後劍厲聲曰有知見逼請以
頸血澣矣太守咋舌去攜二三奚奴奉主母扶觀萬
里外子敬止嚴事之如母又十餘歲卒以年差長例
不及旌雖然抑可以媿人臣之白首二心者矣贊曰
千尺之桐挺生孤岡下臨溪谿上摩穹蒼霜霰爲春
傲彼衆芳吁嗟女上矯矯剛腸義齊嬰杵志軼杞姜
金石可泐素心難忘使君建祠浮屠之旁來諗士女

瞻拜宮牆此不二法爲衆生坊而心所安卽名西方
式者額泚感者盡傷是念胡從厥性孔良生死事小
大者倫常我勒貞珉爰告冠裳

周氏宗祠義田碑記

周氏之有宗祠自叅軍文政始也義田者何衆盛而
外所以廣其德於宗人也叅軍之言曰吾宗自義興
徙湖城再徙沙塘支流蔓衍百餘人爾義不可以秦
越萃渙合離在厥祠乎歲癸未捐腴田頃之半息五

尊拙堂文集

碑記

五之五三

年而拓地焉創祠五楹祀孝侯以下有差蒸嘗具矣
梁於祠之左以利涉卜壤東山爲周氏義塚生死差
備矣雖然鞭之長不及馬腹腴田九十畝有奇厥壤
上上歲入倍他額身以後子若孫其無私焉前後計
畝一項有半歲之不虞吉凶之不豫戒舉宗而委命
於斯猶吾饗也異日者子若孫爲政其或隕志於我
而改圖焉我宗人抑或逞而求多法不可久鳴之官
而聽於宗長嚴會計慎出納申約束斤斤如也歲入

稍羸復息而田之侈矣不可以役役必做請於官每
頃歲輸二金公帑籍而聚之積十年可以代役矣茲
舉也本計千金有奇丁子曰此不足見參軍也若不
親戊巳之災乎參軍傾囷以賑榔千金且再矣使者
上其伐於朝賜坊如制參軍辭不受也歲所施帷帳
衣被甚渥此何足見參軍若廼經制詳委折肱於公
私上下盡一焉以蕲懌志於其子若孫以徵福於宗
人思淑哉厥有苦心乎郡太守梁谿陳公邑侯豫章

尊拙堂文集

碑記

五之五四

熊公高其誼予棹機介鄉飲酒禮巾其議於監司暨
三臺使者報可參軍復創義倉義學各數楹歲且蜡
矣冒風雪督舂鍾甚劬或曰公憊乎曰老人不卽填
溝壑幸及吾日落成焉死且瞑事竣請記於予予子
曰無近名與參軍盛然曰慳也政所乞一言以辱貞
珉者令子若孫知我苦心以永終貺於我宗人世事
守此無替政何敢望名予子曰天下事顧義謂何爾
假令名而義不猶愈於錙銖而攫實利者哉又况乎

捐利以市義乎參軍之志可風也系之銘銘曰於惟
參軍起家拮据乃堂乃構乃苗乃畲先君之思爰念
我祖貽厥艱哉筭路藍縷有儼對越孔新祠宇惟士
無田不敢以祭奠奠宗人我施靡繼相彼廬原於湖
之濱我祖式臨小子敢私惟我宗老規之管之式克
衡之亦既成只亦既盈只乃蒸乃嘗乃薦馨香旅酬
踰踰燕喜洋洋載漆載漉載訓載育奄有域詩書

尊拙堂文集

碑記

五之五五

孝侯神保聿戶惟仁弘孝惟義廣慈枝之庇矣本實
培滋咄彼錢痴阿堵遺誰參軍苦心用諗來茲

卷之五終

尊拙堂文集卷之六

傳

故鄣丁元薦長補甫著

三太宰傳

傳三太宰者何子悲夫太宰之以空名寄也平湖
餘姚一時接武而太宰始卽真難之也以假者何曰
彼一時也江陵才驚而悍巨瑯保臞之挾少主今天
下臺省廩窳林過太宰以下類首受願指天下以爲

尊拙堂文集

傳

六之一

固然江陵敗言事者毛舉諸大臣長短上心疑故示
不測于誅賞是明以事權還吏部而海豐不受也潦
倒盡失故步以去矯矯商丘宋公天故促其期以啟
三先生三先生攬八頓之轡策振積衰之士氣白日
震霆不色驚虎豹九關不內阻衆口交許不前却苦
心哉卽釜鬻十九然風波震撼中令士大夫銳焉持
清議與天子宰相抗而世局一變三先生力也然則
太宰必與執政左與曰否否公旦相與居太宰未有

不和衷者也惟衷乃和書不云乎無偏無黨衷之謂
也是以君子論其世

陸莊簡公諱光祖浙之平湖人字與純嘉靖丁未進
士初令潯潯巖邑也甫下車省瘠里五之一亡何廓
其郭城之簡練士伍荏苒之窟一空邑有盧生枏夙
負才以得罪前令久論死枏故人謝榛走長安白枏
枉狀十餘年無敢任者公立出之御史故難公曰若
不知枏富耶公正色曰獄果當也陳仲子無生理不

尊拙堂文集

傳

六之二

者石尉何避焉御史改容謝已劑馬政議役法強項
廷當事意大司馬錦至借軍與法劾公上不問歲稔
臺使者以非時不爲奏公具疏請蠲賑甚懇上特報
可督撫以下嚴事公時仁和張太宰守郡故抑之曰
今少年不一挫其銳不大器公貴居恒歎曰張公某
藥石也終身不敢與鈞禮宗人炳緒上竈氣酸炎赫
機衛籠罩一世士而分宜相雅才公時出好語誘致
門下公謝而祠祭南曹子告數年起祠卽裁諸方伎

近幸請靖悼王祭

先是憲懷太子薨羣臣不赴祭至是靖悼王薨公力持議乃得具祭

如受知裕邸今上生公特請告廟受百官賀上領之

有頃賜聖母寶鈕眾服公持大體亡何改吏部驗封

司歷考功文選郎公負人倫鑒腹笥別具陽秋而又

善咨諏逸客冗流靡所不耳目或謂銓曹重地寧蹙

蹙造請爲公咲曰此正銓曹事也君欲某樹棘扁戶

銓次天下士耶時太宰嚴文靖諱倚公如左右手公

重自負意所獨注圖轉機迅海忠介以典國令被糾

尊拙堂文集

傳

六之三

方候調特遷戶曹郎劉御史

諱

以鄉進士久在告陟

光祿卿謝令

諱

擢自尉張別駕

諱

由歲貢士晉臬僉

皆異數一時名碩如胡莊肅

松

吳介肅

徽

王恭節

毛端簡

愷

張恭懿

翰

王襄敏

崇

並澡雪斐斐中推轂

無虛日而朱少宰某知囊也當塗心薄之畏其與援

不敢動公乘間出爲南司空服者卒不勝忌遷太常

少卿尋削籍居數年華亭之難作以新鄭修郤故公

力左右之事旋解華亭德公甚曰吾愧與繩尋起南

太僕轉大理卿工部侍郎江陵方柄政公其同年生

也以故事候待漏院大僚皆屏息立語公索坐坐故

久江陵目攝公前後調護給事余懋學御史傅應禎

劉臺比部郎王用汲語劄切江陵蓄怒久及爭改折

漕糧大恚曰浙人難事如此公曰某忝九列顧不得

使論列天下事哉公奈何以訕訕聲音拒人千里外

乎移疾歸江陵敗薦起南兵部改少宰時攻江陵者

氣銳公又力爲江陵解執政倚公宿望曰微迺公不

尊拙堂文集

傳

六之四

能彈壓諸少年也而御史李植江東之丁此呂輩爭

壽官發科場諸不法事語侵執政上心動公佐楊太

宰巍上疏劾諸言事者左遷各有差言者益譁亡何

遷南司空謝病歸又二年起南司空以職守裁抑諸

臺省臺省不相下公白簡爭之強主事劉以渙不受

御史囑御史氣凌之公不直御史事尋白亡何入爲

司寇改太宰執政力也攻者漸斷未已公不顧銳然

以清議爲已任叅政張養蒙徵太僕少卿巡按浙江

御史蔡系周出副閩臬薦公者與政公者錯愕出不
意未幾量移故御史萬國欽比部郎饒伸嚴旨誦責
遷郎王教罷爲民公疏掾曰二臣得罪開臣未嘗迂
陛下二臣實臣註擬罪止在臣上不允壬辰大計外
吏公與考功郎鄒觀光矢心任事特簡公廉寡慾及
能甘清苦官許乎遠顧憲成等二十有二人品第上
請褒寵錫宴快于輿論而又以其間授別臺省諸憲
于是吏科都給事陳與郊陟太常少卿矣以禁飢遺

尊拙堂文集

傳

六之五

謫給事王遵訓丁應泰御史某某以郡國吏議謫城
社之奸洗滌幾盡時御史大夫李世達同在事與公
相倚爲重舊制巡方使者報命御史臺課其稱否以
聞詔可方復職聞章者率以虛文應李公持臺規繩
諸御史離使者韓介坐失舉廉吏王貽德張佐治調
大理評公志也公嘗謂人才國之元氣尤注意老成
雲南參政王時槐太僕丞蔡悉鴻臚卿王樵並以各
碩考繫數十年一旦由田間驟起九列恭簡不二歲

躋大司寇而許京兆字以據李中丞材外謫服未闋

推右通政尋開府七閩或問曰公之啟事洵善矣多
要津所不予之人何也公徐應曰操世柄者不宜予

天下以好惡之隙抑情而平之勢不得不矯請一切

從其始先是富平孫公丕揚代公司寇長安老隸訖

曰是故驄馬以專擅編氓公者耶公聞而咲曰鄉吾

被放謝恩歸而揖御史于朝片語相知今三十年矣

趙少宰用沈戎政恩塞謗自喜廷議數面辱公公故

尊拙堂文集

傳

六之六

折節頽而柔之且力爲推轂少宰時語所親曰吾乃
爲平湖所容而戎政曠居久每扼腕時政曰持公權
而不以愛憎奪者平湖一人而已識者以此舉公權
略而執政獨嫌公次骨曰不自意爲老禿翁所賣公
謝曰祖昔爲郎文貞知我我不敢稍貶以徇文貞嘗
薦士祖不可文貞輒感曰業已聞上矣奈何祖避席
曰相公不以祖不肖備員銓司誓不敢以所未信阿
相公意以誤天下請從此辭文貞始若不堪卒相信

今老矣誓以文貞報相公不意相公望之深也公在吏部久由曹郎至太宰先後相距二十餘年時局遞遷公孤立一行其意大指以抑僥倖振孤寒爲急勢當極重不可返物情鬱結上下爭睨公以其左右足爲低昂而公侃侃發舒寧失上意以申公論蓋統均不逾歲而仕路一清生平節槩聲價遂定近世之姚崇也茂苑去蘭谿新建出中旨大拜公以非故事爭之妻江謝曰詞林鱗次固自有例公抗顏曰宰相以

蔽云

孫清簡公諱鑑字文中忠烈公燧孫也父陞禮部尚書謚文恪兄弟以明經射策高第先後列大僚而公恂恂若寒素第嘉靖丙辰進士除武庫郎廻翔武選職方數年肅皇帝齋居久錮言事諸臣屢興大獄舉朝靡靡公上疏極諫借秦宋爲喻盡糾諸不法事壅蔽者華亭公陀曰愴也邵奈何輕批逆鱗哉中人憚上英察秘不以聞公移疾歸同舍郎鄧洪震賦寶劔

篇贈焉穆廟初起南文選歷尚寶鴻臚卿九年改少太常右通政進光祿卿時江陵奪情公乞休家食十年獨居一小樓讀書嘯咏自如丙戌以原官召進大理卿時吳時來爲御史大夫更律例多紕轆不可行下法司議公爭之強兩請上是大理議已進刑部侍郎改吏部庚寅遷南吏部尚書尋以忝贊機務推肯甫下而太宰陸光祖去廷推至再列上公名卽得肯簡注出特眷云是時事權初歸銓部人情机阻中旨

譙讓諸曹郎錫俸削籍者踵屬公屹不動遷除大政
不謂內閣道遇閣臣亦不避祖平湖之意加徑直焉
新建積不平于是有紀綱疏意主會推令諸曹公舉
上請以杜專擅公履議寢格給事史孟麟上疏申公
議新建益忤而閣部水火矣公感上知遇汲汲以人
才爲已任集思廣益欣然舍已意耶如也時徵聘之
典久廢公獨兼一二其修篤行士于科目外不次優
擢以維世風于是江西舉人鄧玄錫推翰林待詔劉
尊拙堂文集 傳 六之九

元卿推國子博士玄錫不赴而吳郡貢士王徵臣遂
授如元卿官王升馮行可相繼進階士論遷焉癸巳
春大計京朝官考功郎趙南星慨慷矢天日曰法之
不行自親昵始首摘其姻戚都給事王三餘而公亦
兼其甥呂胤昌胤昌者文選副郎也爲時論所鄙同
事者譽公曰以涓陽不庇一姊子公固無成心哉公
慨然曰以涓陽不能庇一姊子直是苦心自是部院
瑩省莫敢以意奸其私人者而城社之黨細時婁江

兼程起闕意欲有所庇而計疏先一日上憤甚合謀
新建借拾遺三庶僚下部議公履處其則婁江私人
也詔下虞淳熙楊于庭留用袁黃方從征朝鮮候事
平酌議亡何給事劉道隆白簡至矣嚴育以專擅切
責已又以回奏不認罪奪公俸錫考功郎三秩虞淳
熙等削籍食都御史王汝訓通政使魏允貞大理少
卿曾乾亨相繼申拔諸曹郎于孔兼陳泰來顧允成
張納陞買礮薛敷教各疏辨左遷有差時史孟麟陞
尊拙堂文集 傳 六之十

吏科都給事中極論前事引疾不拜而儀郎何喬遠
洪文衡迎爭之上不省公去志決獨以權黨二字不
可遺後患乃上疏申職掌報聞公堅卧乞骸上遣中
官賜養羊上尊公請益力疏累十上賜傳歸踰年公
卒嘆公者方在事久之始得卹典謚清簡迫公議也
公純誠質行與人煦煦長者意所不可責育莫能奪
時三王並封議起諸曹郎岳元聲等斷斷引祖訓各
上封事久不決公率九列廷爭之婁江氣奪儲位始

定風波震撼中挺然爲時名太宰公去陳公有年繼亦餘姚人

陳恭介公諱有年字登之中丞公克宅季子也嘉靖壬戌進士初除刑部主事丁卯調吏部驗封主事歷考功文選員外郎晉稽勲驗封郎中會成國希忠薨其弟挾巨璫保爲重江陵陰主之以張懋例請王贈下部議少宰某唯唯公按令甲持之堅江陵擬旨竟王之公移病或曰不已急乎公曰不然耶官與宰相尊拙堂文集 傳 六之十一

殊宰相或恐小就大有年職司封外無職矣不得其職吾直行吾經經公竟予告甲申起稽勲歷考功文選郎當江陵敗公芟其餘孽彙征諸名流海忠介家食十餘年久不召公特起爲南少宰上亦嚮用特旨改南御史大夫辛自修于北而以瑞代公推轂始也乙酉擢太常少卿丙戌以僉都御史巡撫江西懲墨吏絕餽遺簡朴爲諸司倡境內肅如戊子歲大稔公酌積儲盈縮量出入而均劑之心獨苦會新安方

萬山爲南御史入買人于流言以退鄉紘公中有至之者遂罷庚寅起原官提督南京操江辛卯晉副都御史刑部侍郎改兵部壬辰改吏部尋轉南京右都御史癸巳與溫太宰純襄計典尋代之亡何轉北上意也公赴召以二敝簏隨郵吏指而歎曰此亦太宰邪視事止息公署以待漏院見客中貴人人自矢各肅門狀曰公洵崇矣吾儕許以情白否公謝曰老謬非敢爲名高第中外一心令朝廷清如止水不大善尊拙堂文集 傳 六之十二

乎皆佯應曰諾自是片紙無及門者公持衡以別邪正覈名實崇退讓爲主而梁駱顧公憲爲選郎與公協力甄序流品汲汲引用禁錮諸臣觸忌諱不顧時江太僕東之數言事廷當路意謫霍州守移疾數年至是陞湖廣僉事旋以南光祿少卿推卽日得俞旨上手詔也當是時柄國者假託人主意飾其睚眦吏垣許弘綱持疏出示公公北向手額誦上明聖而神叢者紉于是給事王士性李盛春御史王國並由藩

臬入徵太僕矣亡何比部以中貴獄近上意盡謫一
司官而中不與事不列名者閣臣以請上特宥之命
如例許所司復請而故選郎王教削籍時亦未經列
名因援例請上怒曰此新令也安得窺前事耶姑不
問公引罪乞休不允亡何會推關臣公謀于梁穀曰
吾意已有所屬第各書之明日合之果符卽列王家
屏等七人以上嚴旨切責至再竟相南充陳公四明
于陞
而盡謫選司諸郎顧憲成章嘉禎等有差蓋閣臣注
尊拙堂文集 傳 六之十三

意大宗伯某諱言山陰公與梁穀力持之以此抵牾
公上疏請宥諸臣不允再疏乞骸曰臣不能多記近
年楊巍爲尚書臣郎文選會推閣臣六人今元輔王
錫爵是也臣籍餘姚前有兩閣臣弘治時謝遷嘉靖
時呂本皆由廷推其官止四品而吏部尚書聞淵耿
裕皆列首推今聖諭先名望繼不拘資品意甚盛矣
臣敢不仰承臣擬王家屏等七人皆時望所屬又謬
以孫鑣孫丕揚爲不拘資馮琦爲不拘品及奉後旨

通列名上鑣丕揚削去矣李世達係二十年所推臣
安敢違詔詔下再譴讓臣深懼焉臣愚劣病憤以清
朝爰立盛事自取聖明督過大譴臣卽職職且有餘
愧皇上獨舍臣而罪司臣臣能視然已乎疇咨之義
自堯舜迄昭代不廢卽先朝卜相不盡由會推未有
以會推爲詬者至臣以爲詬此不在法在臣匪人亦
儻其說遂長使相臣由他途進臣罪大矣上不允時
太原公亦疏揀謂聖意淵微卽臣等不能窺何况諸
尊拙堂文集 傳 六之十四

臣給事遂中立盧明詆各疏揀上不允鑄中立等秩
出之外并削顧憲成黃籍籍時籍憂歸久矣公哀懇
稱病篤上眷留遣中官賜養羊上尊公請益力疏十
四上乃賜告乘傳歸仍命有司候痊日以聞亡何南
科臣任彥蕪復申揀籍詔鑄籍二秩極邊方用豈旬
月間上忘前旨耶然則逐公者竟誰也蓋蘭谿初秉
政云公歸夫人遣舍人兒迓公西湖索汕蓋數百公
訝問故對曰机阻數樣何恃不爲暑雨計聞者相顧

嗟嘆公雅留意人材委曲保護不令人知甲午正月
薦以中書舍人上封事迂叟江禍區測公陰爲卯翼
令假使節去驤使者某論紕松江丞燕祖召蕭山令
泰尚明公廉其狀不盡覈調祖召于蘇州尚明宜興
名曰簡實優之也而二君並以強項執法有聲郡邑
公曲全善類多類此將去之數日內戚有留行者公
曰如君言出矣循我故步能如志乎留者默然公曰
吾去決矣公孤標峻節岳峙淵渟政府意忌之然亦

尊拙堂文集

傳

六之十五

以夙望不能稍有加所推遺佚無旬月間十常二三
報可終始令名士林倚重公去競以公之激爲鑒而
釜鬻日甚與其枉尺不得直寸無寧株守嗚呼慮遠
矣天下至今想其風采易名恭介不虛也

或問辛壬而後太宰之席未暖而去者何也曰勢也
江陵時閹幾榘史銓臣勢極矣一旦逆而收之則激
激則不得不去去而後銓臣重閣所以凌銓者以中
旨銓以高帝三尺持而閹以其仲者誦人主之寵靈

不得與天下公議抗也嘉隆之際銓臣表表者楊肅

坂博嚴海與高新鄭拱今上御極四十年銓政又幾

更矣陽城海豐敗而嚴雲南清宋商丘顯商丘沒而

平湖餘姚相繼顯說者咎新鄭之擅也而服其知人

其物色沈戎政蓋望而得之拔吳大司馬允張大司

農學顏顏于邊臬立談余噫何神也殷正茂甫節鉞而委

以古田之役曰吾捐百萬金予之卽乾沒者半而事

可立辦嗟乎察瑜于瑕者新鄭也真能知人者也推

尊拙堂文集

傳

六之十六

愛于怡者平湖也真能用人者也新鄭之敗以睚眦
平湖反其道故能兼蒲坂海虞之長雖然善用海虞
蒲坂者徐文貞也文貞上結英主之知下借天下之
公議而爲我劑故閹與銓交重江陵得君似軼文貞
其凌駕不以公議而以我誤以隨者爲劑而閹與銓
兩敗惜哉叟江之不爲文貞也夫能劑臺省而後可
以太宰能劑太宰而後可以相二者衷于天下之公
議而不我與故能使天下爲我用太上器識其次權

略而世且拘拘焉蓋一隅而尺守之曰夫夫吾惡其嫌于術夫術而果足以據世也而又何嫌乎嗟嗟求狄梁韓魏于叔季而不得平湖寧可少哉寧可少哉或曰學平湖而失之何啻千里夫餘姚固今之曲江也

明南京光祿少卿涇陽顧先生傳

薦從先生讀書涇里涇里人誦南野翁誼至高南野翁者贈戶部主事學也配錢太安人生四子長性成

尊拙堂文集

傳

六之十七

次自成又次先生諱 字叔時世稱涇陽先生季曰允成字季時是爲海忠介發憤上書晉御史房寰者也海內艱二難云先生英敏沉毅機穎絕人年十六下帷攻苦榜其齋曰讀得孔書方是樂縱居顏巷不爲貧志操可想見矣嘗從師說或問禘之說先生曰夫子而誠不知也何以知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惜乎而或人不再問也又說養心莫善于寡欲先生曰曷不云寡欲莫善于養心師曰何先生曰心主也從

欲驅除是主與奴競也師嘿然無以難時士習浮靡掌故寡言至糜爛不可讀先生一朝起而建先泰西京旗鼓鼓行中原而萬曆初文體一變先生退然弗居也丙子舉應天鄉試第一尋居南野翁憂已卯季時舉于鄉庚辰先生成進士授戶部郎與所善南樂魏懋權漳浦劉國徵慷慨上書申相國先生見兩公書稱善遂厠名焉江陵聞而側目曰何物少年敢哂喘時政耶然卒無以罪也逾年江陵病朝紳爭設醺

尊拙堂文集

傳

六之十八

以禘同官代先生署名先生馳騎手抹去之亡何江陵薨先生調吏部癸未季時舉南宮先生雅注意人才遐蒐幽討夾袋中別有陽秋未幾請告時季時不廷試待先生子舍矣承歡之暇杜門而擷六藝之精挾千聖之秘兄弟偲偲如也丙戌除驗封薦謁先生下邳語及婁江公抑似重有憂者薦避席曰是方標正人赤幘先生得無過乎先生愀然曰若識吾言異日當驗之丁亥大計京朝官御史大夫辛肅敏主計

事何司空起鳴乘拾遺之數許辛而自爲地吏科都給事陳與郊故陰陽其詞以逐辛先生感憤上疏曰臣接邸報御史高維崧等乞恩認罪事奉聖旨用人出自朝廷你每不論是非輒肆行攻擊抗旨求勝及有肯着推舉却又推諉支吾好生恣橫反覆本都當重治姑念人衆爲首的高維崧着降三級趙卿張鳴岡左之宜各降一級俱調外任其餘各罰俸一年吏部知道臣且疑且駭退而憂結盈腹誠不自知其然

尊拙堂文集

傳

六之十九

也今夫工部尚書何起鳴君子歟小人歟其許都御史辛自修果有據歟無據歟而御史高維崧等之合糾起鳴公歟私歟此皆章章較著不待辯而知者也皇上爲起鳴罷自修謝之矣而又降及維崧等四御史何歟皇上以爲用人出自朝廷是也今者起鳴許自修則罷自修許維崧等則降維崧等可謂出自朝廷歟皇上亦嘗謀諸執政大臣歟其謀之而不以歟歟告之而不以聽歟意者第謀之左右而已歟或

有所獲罪而起鳴因而擠之歟皆不得而知也夫自修者其賢與否臣姑無論職司考察反被中傷大計重典一朝而壞臣亦姑無論惟是以維崧等之疏出自承望臣以爲謬甚矣臣竊見邇年來人心日下猜忌繁興讒譏腹積或曰某某黨也或曰某某仇也或又曰某某也陽爲某而陰爲某也所附在此則濟其私不濟其公所傾在彼則覩其非不覩其是遂乃飾無爲有騰一爲十塗豕杯蛇俱成公案甚矣時俗之過

尊拙堂文集

傳

六之二十

爲揣摩幸人之災而不樂成其美也昨者本部奉旨考察無論恩怨一秉至公命下中外翕然稱服以爲我皇上之明二三執政之有容如此無不愧恨其背之窺之者太淺而求之者之太深也亦足以見人心之不泯而挽回有機矣何意復覩是紛紛乎在起鳴旣疑以宿黷蒙垢在自修又疑以忤時招尤在起鳴旣見以有援而巧爲排在自修又見以受屈而急于辯皆過矣顧獨坐維崧等承望耶卽亦彼給事中陳

與郊等深詆自修何爲者耶何怪乎人言之嘖嘖也
若曰一則公一則私臣不能解也試思兩者平心定
氣易地而觀臣恐我所謂公卽彼之所謂私彼所謂
私亦卽我之所謂公余奈何舍我而罪彼哉爲今之
計臣以爲莫若各務自反而已起鳴當思何以爲衆
論鄙自修當思何以爲儔友猜維崧等當思何以言
出而召侮與郊等當思何以言出而啟疑至執政大
臣尤應倍加檢省風厲百僚已雖有善不敢輕以自
滿人雖未諒不敢重以尤人若無若虛孜孜汲汲積
而久之精神透徹誠意學如本無偏好誰能求同本
無偏惡誰能求異雖有褊心負氣皎皎而負爲高者
亦聞焉而慚見焉而悔恍然自失而不知矣如是而
猶或貳以二或參以三將君子薄之與論非之共起
而爲我驅也何必遽與之校哉元輔申時行虛衷雅
度次輔許國主錫爵和衷歸理儕類斯道正自不難
要在卓然以臯夔稷契相勗庶幾可以答天下余若

乃以智用智以力用力釋仁義道德而競巧拙于毫
毛假饒得濟終屬雜霸雜邪非今日所宜用也先是
御史甘士价進和衷之說其旨甚美第不務拔本塞
源徒欲調停于聲色間其究非強上以徇下則強下
以徇上外貌可觀病根終在扁鵲盧醫望而却走而
庸人方以爲無足憂此臣所以不容已于言也抑臣
又有感焉請畢其說竊見今之時非科道而建言者
必詬之曰出位曰好名又曰是進取捷徑不然則又
曰是多行不遘計畫無復之聊借以蓋醜而脫計網
也斯四者亦誠有之矣而不可不求其故也臣嘗妄
謂明興二百餘年矣西漢之經術東漢之節義唐之
詩詞宋之理學並彬彬稱隆而獨言官之氣稍不振
天下多故危言讜論往往出于他曹卽如我皇上蒞
祚故相張居正用事言官有相率譴頌已余保留已
余所禱已余以求吳趙郊沈王艾之儔何寥寥也又
如近日維崧等合糾起鳴本屬公議及皇上詰責所

以輒惶恐推避謝罪不暇無能自見始末開廣聖心者曾不思皇上聰明睿智從諫如流有如維崧等披露情懷曉暢事實章晰義理卽皇上一覽而悟未可知也臣甚惜之由此觀之假令言官不爲利誘不爲威惕無事不瑣屑取厭有事不依回取容牽裾折檻

尊拙堂文集

傳

六之二三

令人辱有一人焉獨拂其所喜干其所惡端言正色侃侃不顧夫安得而不名高也名高矣而當之者苦于不堪厭恨之不足而至廢棄廢棄之不足而至摧折則天下皆沸然不平于其心一旦時移事改是非論定夫安得而不加殊擢也且夫短長人所時有也天下非盡中行也肉食者非盡賢與能也而獨苛求于斯人欲甘心焉則天下必有藉爲口實者矣又安得而不姑舍是也是故抑者予其揚者也屈者藉其

伸者也退者佐其進者也斷可識矣假令其言是怡然而受之其言非廓然而容之錄其長不疵其短褒其直不噴其狂欣其誠不虞其矯我用其言何必計其人我不用其言何必疾其人審如是人人而能言也何名可賈何利可徵而亦何醜可蓋非徒然也而我反獲容直之名收用言之利矣然則使人之以賈名微利益醜者廟堂之爲也至于建言者其人大都負氣自喜不耐矜束濶略于規矩遇事發憤往往

尊拙堂文集

傳

六之二四

過當聽者方內懷不服退而詢其行事又不足以滿其意則曰爾以古人畜我何不以古人自畜而前後人之察見意指又因而媒孽之以取媚尋垢索瘢無所不至于是置其言不復採而并其人亦賤之矣假令士能絮躬修行入不愧妻子出不愧朋輩則其人重其言亦重夫安得而無聽然則使人之以舉而納諸群垢之中者建言者之爲也故臣以爲莫若務自反而已自反則上何暇以言爲罪下何暇以言爲

高惟各盡其在我而已矣先是都給事楊廷相條陳
考察事宜意痛懲矯激之非蓋亦有說第人之常情
逆指者少順指者多不知自反而徒彼此相尤其究
必多者日勝少者日負將來之患正恐不在矯激亦
如曰曩居正用事宜尚與今非其時也宜尚同則唐
虞之際猶然朝有吁咈野有誹謗而孔子亦云邦有
道危言危行方今君聖臣賢千載一會不以唐虞有
道望斯世斯民而僅僅較短長于居正柄國之日此
尊拙堂文集 傳 六之二五

臣之所痛也臣之所以尤不容已于言也大學曰自
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中庸曰正己
而不求于人則無怨孟子曰行有不得皆反求諸己
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又曰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
臣誠不勝惓惓惟皇上裁察疏奏有旨切責謫湖廣
桂陽判官桂陽故柳子厚蘇子瞻莊定山左遷地也
先生慨焉有懷題其堂曰愧軒作愧軒記戊子司理
處州先生念太安人不欲行會季時補南康郡博曰

兄出弟處可乎即日乞休而先生之官其治以教化
爲重有兄弟訟數年不決者呼而謂之曰兄弟手足
也若是有兩手兩足而自相爭者乎因各授之杖令
自相治兩人愕然先生故促之兩人叩首請曰曩者
官爲折曲直故不服今吾服不知曲直也願得自新
先生喜令兄弟相揖謝兩人大哭而去己丑居太安
人憂辛卯司理泉州壬辰大計外吏太宰陸莊簡公
舉先生公廉寡欲天下司理第一亡何擢考功主事
尊拙堂文集 傳 六之二六

是年婁江公再秉政天下翹佇冊立忽有詔三皇子
並封先生率四司上言曰臣等伏見皇上思祖訓立
嫡之條欲將三皇子暫一併封王以待將來有嫡立
嫡無嫡立長于此知皇上之心有惕然不敢自專者
而必以上合聖祖之心爲安也又見皇上諭臣王錫
爵等朕爲天下主無端受誣以爲可痛可恨于此知
皇上之心有歉然不敢自適者而必以下合天下之
心爲安也有君如此豈不真聖主哉乃臣等退而思

之惟是待之一言不能釋然無疑者皇上所據以爲得在此天下所共據以爲失亦在此此吉凶之原安危之幾不可不早辨而慎防也夫太子天下本立本所以不忘天下也豫定所以固本也如之何其可緩也是故有嫡立嫡無嫡立長是也待嫡非也就見在論嫡有無是也待將來論嫡有無非也夫待之爲言也濡滯而不決懸設而難期撓不刊之典潰不易之防隙不携之信叢不解之惑開不敢之彙貽不測之

尊拙堂文集

傳

六之二七

憂不可也臣請得而歷數之皇上之稱祖訓惓惓矣顧其所言立嫡待嫡二條意各有主質以建儲之事判然不類皇上第以其合于已援而附之是爲遵祖訓乎倖祖訓乎不可一也嘗考我朝建儲家法東宮原不待嫡元子並不封王廷臣連章累牘言之甚詳皇上第以其不合于已置弗省豈皇上創得之見有加于列聖之上乎不可二也臣等聞之凡有天下者稱天子天子之元子稱太子太子之元子稱太孫天

子繫乎天也君與天一體也太子繫乎父也太孫繫乎祖也父子祖孫一體也至聖承祧于是乎在不可得而爵者也今欲並封三王元子之封何所繫乎無所繫則難乎其爲名有所繫則難乎其爲實不可三也皇上亦曰權宜云尔夫權者不得已而設者也元子升儲諸子分藩於理順於情安於分爲稱於訓爲經有何疑顧有何牽制有何不得已而然乎耦尊鉤大偏所由也偏則陵陵則僭厲所階也豈細故哉而

尊拙堂文集

傳

六之二八

姑任之不可四也皇上以聖祖爲法聖子神孫以皇上爲法皇上尚不難創其所無後世詎難襲其所有自是而往幸而有嫡可也不然是無東宮也無乃誤萬世之計乎又幸而如皇上之英明可也不然是凡皇子皆東宮也無乃釀萬世之大患乎臣每念及此便自寒心皇上獨能晏然而已耶不可五也且皇后者所與皇上共承宗祧者也期于宗祧得人而已宗祧得人而皇后之職盡矣豈必有嫡而後爲快蓋皇

上以父道臨天下者也皇后以母道臨天下者也一體也是故皇上元子卽皇后之元子也雖恭妃不得而私之也皇上諸子卽皇后之諸子也雖皇貴妃不得而私之也何者統于尊也今庶民之家妾有子亦以其妻爲嫡母固其分定然余豈必自己出而後爲子又豈必如輔臣王錫爵之請須拜而後稱子哉皇上何不斷以大義而爲此區區乎不可六也况始者奉旨少待二三年則是二三年而已俄而改於二十

尊綱堂文集

傳

六之二九

年則亦二十年而已俄而改於二十一年則亦二十一年而已猶可歲月期也今日以待嫡嗣則未可以歲月爲期也德音方布而忽改聖意屢遷而彌緩非由煩瑣非由衆激何以謝天下不可七也善乎皇上之言之也曰朕爲天下之主夫爲天下之主者未有不以天下爲心者也自並封之命下聞者莫不悵然若失愕然若驚一日之間叩關而上封事者不可勝數至里巷小民亦翫然聚族而議也是孰使之然哉

人心之公也而皇上猶責元輔王錫爵擔當錫爵夙夜趨召而來正欲爲皇上定此一大事排群議而順上旨非所謂擔當豈其願之惟是日夜惶悚矢志積誠必欲納皇上於無過之地乃真擔當余不然皇上尙不能如天下何而况錫爵哉不可八也且凡人見影而疑形聞聲而疑聲皇上神明天縱信非溺寵狎昵之比而不諒者一意揣摩百方猜度難以家喻戶曉也是故皇上方以爲無端受誣天下且以爲無端

尊綱堂文集

傳

六之三十

反汗無端受誣豈惟皇上不堪卽臣等亦爲皇上不堪無端反汗豈惟臣等不能爲皇上解卽皇上亦不能爲臣等解皇上盛德大業比隆三五乃來此意外紛紛不亦惜乎不可九也凡此九不可皆待之一言爲之也故曰待者事之賊也猶豫則亂謀優游則妨斷因循則失時徘徊則放伺遷延則養禍豈非天下之大戒哉伏願皇上反觀默省長慮却顧以成憲爲必不可違以輿情爲必不可拂以初命爲必不可爽

以新論爲必不可行斷自宸衷亟舉大典皇元子首
正儲位皇第三子皇第五子併錫王封庶幾父子
子君君臣臣兄弟弟宗社之慶萬世無疆之休萃
于此矣臣等曷勝惓惓願望之至又爲書上婁江公
于是並封之議寢癸巳大計太宰孫清簡功郎趙高
邑矢公任事公論稱霹靂手獨執政快快積不平遂
發怒于劉給事道隆疏擬旨切責功郎降調尋削籍
先生與副郎李公復陽合疏救趙請一併罷斥不報

尊拙堂文集

傳

六之三

清簡公亦乞骸歸時鄒吉水請告婁江語蔡少宰曰
昨文書房傳旨云放它去先生曰不然若放去果是
相國宜成皇上之是該部宜成相國之是若放去果
非相國宜爭之皇上該部宜爭之相國少宰言于婁
江往復數四不可先生竟擬留奉旨鄒元標着照舊
供職亡何會推太宰婁江屬意大宗伯羅公先生言
于選郎劉任丘曰內閣者翰林之結局冢宰者各衙
門之結局今天下大勢折而入內閣矣兄并冢宰據

之乎劉曰嘉靖時不用呂餘姚嚴常熟耶先生曰是
時威權在世廟斷自聖心則可今威權在內閣出自
相指不可太祖罷中書省而設六部惟恐其權之不
散嚴分宜以來內閣合六部而攬之惟恐其權之不
聚散則互相鈐制一人不得行其私此國家之利聚
則獨專獨制各人不得守其職此權臣之利理亂大
機于是乎在恐不得背聖祖而從分宜也劉聞愕然
要先生面質于海虞趙少宰趙曰議已定可奈何先

尊拙堂文集

傳

六之三

生曰自王楊秉銓內閣願使惟命陸平湖始正統均
之體孫餘姚守之內閣切齒二公相繼免今特出此
一着吏部內閣合爲一家禍更不可言矣明公且以
高新鄭何如人趙曰剛愎自是先生曰高以內閣兼
冢宰是以全身爲分身也今內閣自爲政又用其同
衙門人爲冢宰是以分身爲全身也恐吾儕日墮相
公彀中而不知趙悟曰如君言利害乃爾遂言于婁
江婁江曰誰爲此議者趙曰顧稽勲婁江怫然卒改

推陳恭介先生尊掌選事婁江故爲折節若推心置
先生腹先生有所推轂必以咨婁江婁江陽曰諾復
橫看向先生曰奈釜鬻何一日忽休沐先生推孟公
一豚南通政王公德新南水部郎疏上輒下婁江陽
喜曰主上朕兆甚佳君啟事正宜急先生曰有好朕
兆不敢以激聒債也默相機行之半歲中沈歸德公
以南宗伯召饒比部仲起南銓郎王太僕士性李訥
言盛春江廷尉東之李光祿植或起謫籍或藩臬或
尊拙室文集 傳 六之三三

在告一旦濟濟九列不二年而節鉞婁江性卞急議
論或不相下先生輒平氣以柔之曰天下事非一家
私事願各捐成心也當是時內而巨璫外而宵小日
伺隙以逞先生挺挺發舒無所避忌方其持大議決
大事斧斷犀擊氣雄賁育若迺虛懷汪度譚言微中
又令人意消一黃門側推中州臬廵方便者効其踰
限也事下部先生曰凡處小人科其本罪足矣寧留
不盡之意于法外况苛求乎疏覆罰俸三月其寬平

類如此嘗自謂得觀久之法于尼聖有五案焉退鄉
愿進狂狷一也大受小知二也衆好衆惡必察三也
皆好不如善者之好皆惡不如惡者之惡四也親遇
知仁五也故事考選臺省率寄耳目于咨訪先生質
諸清議間出獨裁某郎聲望蔚起先生曰非端人也
擬外抑之爲同事者所持未幾一給事逐一風力御
史卽其人也某令謗書盈篋且兩仕不一登薦劍先
生力援之卒去一佞臣稱名諫議或曰其人月旦亦
尊拙室文集 傳 六之三三

不佳先生曰臺省以言爲職吾取其稱職已矣其邪
正之辨吐茹之幾恒出人意表亡何會推閣臣奉旨
不拘資品先生謀之陳太宰太宰曰彼此密錄所知
印之于是各擬七人果符又同以王文端爲首婁江
大恚且訝曰何獨遺羅宗伯先生曰公議不與者半
若之何婁江怒曰前推羅冢宰君謂翰林止宜推內
閣今推內閣又不可不已甚乎先生曰前論事今論
人也婁江復屬趙爾巽言之先生曰公論在司官不

敢誤堂官也復貽書于陳陳曰公論在本部不敢誤朝廷也少宰郵縣公羅門下士又言之陳陳曰此非本部所得專也又言之先生先生曰此非本司所得專也亡何大宗伯中白簡上震怒請讓太宰先生削籍歸矣給事選中立疏救先生亦外謫先生歸而杜門掃軌益潛心理學季時先以儀郎救趙高邑左遷家食晉陵數百里內侃侃批鱗者踵接相與切磋林阜先生于城隅得楊龜山東林故址喜曰可以老矣

尊拙堂文集

傳

六之三

築室其上集同志闡釋程朱正學其說以性善爲本體小心爲工夫談無善無惡者藉口文成其說入人心髓不可救藥先生曰既已無善無惡矣且得爲善去惡乎既已爲善去惡矣且得無善無惡乎本體與工夫二乎一乎又曰以性善爲宗上之義堯周孔所自出下之周程諸儒所自出也以無善無惡爲宗上之義聃二氏所自出下之無非刺之鄉愿亡忌憚之中庸所自出不可不深察也或曰孔子說性相近何

等渾融孟子苦口爭一善字便死煞了先生曰人之生也直是孔子語否孔子不言無曲無直早是說煞了其人不能對一日季時問曰周子言無極而太極似亦可言無善而至善周子言太極本無極似亦可言至善本無善何如先生曰無善無惡原是一句話通得無善通不得無惡通得無惡通不得無善便非究竟義以無極而太極爲案而曰無善者無善而至善試以無善而至善爲案而曰無惡而至惡可乎以

尊拙堂文集

傳

六之三

兩極字合兩惡字而曰無惡者至惡本無惡可乎又曰筭來筭去只是躬行難世言工夫卽以爲落第二義孔子不曰爲不厭誨不倦乎更不思爲何以不厭誨人何以不倦箇中消息最爲微細聰明才辨之士推勘到這裏一切都使不着然則孔子所云工夫卽是本體世所謂本體高者光景次者意見其下議論而已此先生救時喫緊語也一時名流雲集颺赴東林之名大振會於卯妖書乙巳察典清議之士引繩

批根當塗以先生陰執牛耳目攝者久矣丁未妻江
再召先生夢爲祖道執手叮嚀至于涕泣述寐言寤
言貽之不省戊申詔起南光祿少卿先生以疾辭或
曰不已固乎先生曰吾病重聽不敢不以實告君時
沈戎政久廢李司徒見彈射皮相者疑富平修郅二
公先生曰吾身介在進退此大窾會可以化三賢撤
一網遂上開銓二書而政者崛起南北鴻沸先生不
辨也貽書友人曰讀南北諸君疏有躍然以喜者矣
尊拙堂文集 傳 六之五七

喜聞善也有赧然以耻者矣耻溢美也有悚然以懼
者矣懼滋競也有愀然以憂者矣憂激禍也凡曲直
我者皆提策我玉成我者也不知何修可以副德意
之萬分一而何較哉東李司徒曰老兄被諸賢千磨
萬涅逼出箇真身子來古人所以拜昌言也時南北
交訐簸弄者至糾結不可解先生又貽所知書曰竊
觀近局誠若冰炭弟從旁靜察始于意見之岐成于
意氣之激未始不可轉移聯合也誠欲轉移聯合有

道焉在局內者置身局外以虛心居之乃可以盡已
之性在局外者宜設身局內以公心裁之乃可以盡
人之性何言乎虛也各各就已分上求不從人分上
求也各各就獨見獨知處爭慊不就共知共見處爭
勝也則虛矣何言乎公也是曰是非曰非不爲模稜
也是而知其非非而知其是不爲偏執也則公矣國
家尚亦有利哉善乎高存之之言曰當今而可以化
南北之黨惟涇陽先生惜之者以先生宜出而不出
尊拙堂文集 傳 六之三

卽不出不必以二書爲射的先生于此中心獨苦東
林自丁未以前譽滿天下白簡多假重者先生語同
會曰此機甚惡庚辛而後舉國騷動至以東林爲阱
于域中先生冲然穆然不競不沮身沒而精光且徹
嗟乎其際微矣先生性簡素斗室之內竟日頽然四
壁疑塵晏如也嘗曰論中和之脉卽一嘆一咲一語
一點在在與天地相對與萬物往來何容兒戲南野
翁慕范文正公義田先生約諸昆季歲積租千石以

贈族之貧乏曰成先子之志也莊事二兄友視季時
受兄弟之子如子教之如父至懿戚故知有贈之終
身者有及再世者于師生養死殯殮處之交沒齒相
卹至有緣而爲利幾敗其名者先生不自白也死且
存其遺孤靡所不厚里閭衣冠宦游四方四方士有
片長可採者先生委曲游揚不必令其人知其與人
爲善誠意肫懇真可以革豚魚化蠻貊生平不屑干
請遇不平間一鳴之當道試士時僅爲循子通姓名

尊拙堂文集

傳

六之三九

曰必有亮子不得已至情者嘗戒長君曰凡爲父兄
莫不愛其子弟愛其子弟莫不願其讀書進取今府
縣考童生吾始終不欲以汝名聞于主者非恣然于
汝也汝質儘可進步非棄汝而不屑也就義理看男
兒七尺軀頂天立地如何向人開口道箇求字孟夫
子齊人一章便是這箇字的行狀至今讀之尚爲汗
顏不可作等閒認也就命上看窮通利鈍卽墮地一
刻都已定下如何增損得些子眼前熙熙攘攘那箇

不要做秀才到底有箇數在若是貴的可以勢求富
的可以力求那不會求的便沒有分造化亦炎涼
就我分上看我本薄劣無尺寸之長俸博一第再仕
再不效猶然煖衣飽食安享太平在昔大聖大賢往
往厄窮以老甚而有囚有竄流離顛沛不能自存我
何人斯不啻過分矣更爲汝干進是無厭也就汝分
上看但在汝自家志向何如若肯刻苦讀書工夫透
徹連舉人進士也自不難何有于一秀才若尤肯尋

尊拙堂文集

傳

六之四十

向上去要做箇人卽如吳康齋胡敬齋兩先生只是
布衣都成大儒至今說起兩先生誰不敬慕連舉人
進士也無用處何有於一秀才汝試于此繹而思之
余其恣然于汝耶抑愛汝以德玉汝而進之遠且大
耶汝能識得省多少開心腸多少閑氣力省多少閑
悲喜便是一生真受用也先生中年善病乙未久疾
幾殆舉家張皇先生曰人有來處應有去處夜半忽
起微吟曰茫茫大化任推遷消息盈虛總自然若欲

簡中生去取請觀四十六年前又十八年壬子五月
望先生會講東林三日畢十八日買舟而歸時病熱
二十日作啟與長君曰杜囂謝客養神息機一切人
面上事與我分毫無實用要識得破守得定使人稱
涇陽家兒吾願足矣功名自有數不必太着意也時
命次君代書猶索筆改三四訛字廿三日早脩然而
逝先生于生死之際定矣所著有小心齋劄記會語
商語大學通考質言東林會約涇臯藏稿以俟錄未
尊拙堂文集 傳 六之四一

刻者藏稿十之三還經錄證性編桑梓錄先生又欲
作五經餘未就又命薦編次孔氏淵源錄未及更定
先生嘗曰周元公之于道至矣所以推行之于當時
者程伯子也所以推明之于後世者朱晦翁也晦翁
至先生四百年而東林一大闡發豈偶然哉先生生
嘉靖庚戌八月 日歿年六十三子淳沐文章有

父風

觀察大夫吳公傳

觀察大夫故光祿丞吾友吳君之矩也光祿而觀察
者何邇所稱吾友哉嗟乎士不幸批人主逆鱗卽重
譴十九錫環一指斥權佞立敗矣無論一官且百計
蟻其名异哉黨禁毒于橐竄誅慘于斧鉞三十年
來士大夫之氣如風漂草隕陰鑠而化爲繞指間有
賈而起起且再賈明知譽譽爲患義不返顧卒甘丘
壑以死者指不數屈之矩其一也之矩諱正志號澈
如出陽羨巨族始祖德明公谿代有顯者至宗伯儼
尊拙堂文集 傳 六之四二

吳迺大又數傳而通政公達可敦龐有長者稱君其
冢嗣也幼有偶聲婦翁萬文恭公奇其文曰是且爲
天下第一人願辦天下第一事乙酉登賢書已丑以
進士高等拜刑部主事百日爾疏劾都御史吳時來
詹仰庇給事中陳與郊李春開御史林祖述陳汴請
申上言大臣德政之律開諸人直言無隱之條語甚
剴直當是時政在婁江海寧以門下士首逐襄城片
言驅沈歸德勢方張仙居浮沉御史臺當塗以爲厓

已也借以彈壓言事者前后請劍諸臣岌岌矣新進曹郎奈何持蝟虎之鬚哉獨不見饒比部乎君慨然曰吾待試公車目擊比部慘禍竊心艷之今幸爲饒君續死不恨嚴旨果切責謫宜君尉君出國門光祿少卿王汝訓繼論與郊謂大臣不欲言小臣不敢言一部臣言之言未脫口身投荒徼公論大快亡何王

尊拙堂文集

傳

六之四三

必不及永訣膝下造物亦巧成之嗟乎之矩幸矣壬辰冬起家清河尉尋李饒州越歲擢儀曹郎念海內同志未盡登朝疏請還山不報尋予告時通政以離使在假父子依依譚心子夜不以三公易也丙午覃恩補原官蓋家食者十有四年丁未五月轉精膳員外郎尋改光祿丞席未煖陳治則白簡至矣君初謁山陰公謬前席曰當今何者爲要君對曰進賢退不肖固問不肖者誰君歷指某某皆四明餘孽不可一

日留其黨竊聞之啗君次骨會晉江將大拜合攻者與乞內援者公舉者各相持胡給事忻李御史雲鶴幾不免君上書山陰時與所知扼腕曰邪正勝負之關鍵在呼吸及今不伐其謀他日噬臍無及矣邪黨日謀所以中君者兼汪黃構難駕罪于君蓋黃儀部汝亨一騰汪戎曹元功皆通政公所薦士時情熱關中規以退避忠告而科之曰撓亂大典何哉給事汪若霖亦外謫固知下石者在彼不在此也或謂君杜

尊拙堂文集

傳

六之四四

門卷舌且立躋華應寧至芸人之田畝嗟謬侮爲君亦自訟吾于世道多苦心于友朋多熱腸爲身計則不知左遷吳興李量移南比部茲職業杜于請無幾微還人意態事屬他司者願實成焉君自幸于冷局宜亡何疏論王三善再疏請寬楚宗之錮鳳陽者愛君者曰是亦不可已乎君正色曰側目梁谿者以竊竊兩言而故發難于採淮撫淮撫之誅陳增功在社稷何可沒也且功郎豈代太宰掌記者邪吾不敢避

東林之嫌自同寒蟬若平反吾職也辛亥太計同也
湯御史以河南道綰臺政修郅者于君多亏影之疑
彈射無虛月遂以江右臬僉奉璽書備兵湖西道君
喜曰豫章吾翁甘棠也且多賢者吾請以政學會歲
飢日夜講求平糶弭盜之策如傳檄定臨江鄱亂寬
靜撫南贛流亡廣講社聯同心興起耆髦種種治行
具鄒先生誌中平生留心經濟嘗曰吾上趨中丞邊
籌十事塞上以爲永利茲地偶見一斑亦已矣老親

尊拙堂文集

傳

六之四五

在堂吾不能以三尺綬供群小頰舌推福建叅議竟
拂衣歸君歸不三年病反胃不起嗟乎九迴之腸終
耿耿不可化與易簣前數日自述生平大概數千言
高存之執手與訣泣下君儻然自如徐曰爲我囑家
大人無以世業重自累生死之際可謂了了矣世之
苛求建言者或多不羈君踴躍擇地而蹈言不出口
或負氣而君故謙下或褊心鄰于刻君寬然無町畦
白首子舍恂如也課子弟飭僮僕斤斤如也嘉惠三

黨折節窮交煦煦如也三子某某其韶秀能文章舉
孝廉者二諸孫某某競英爽齟齬君者不遺餘力更
不能以浮議終抑君之子有女字蔣生生早殤女矢
從一君命拜三節祠成其志嗟乎加末俗數等矣丁
子曰自予之以君子許之矩而攻者日益至客問曰
吳君之爲君子信乎曰信何以徵之曰以白簡徵之
吳君翻以白簡重乎曰試問執簡者託足何地起念
何繇客變色囁嚅久之曰就若變色囁嚅處卽公案

尊拙堂文集

傳

六之四六

也傾朝攻一老曹耶儼然若敵國白簡重君于九隅
矣子故曰之矩君子也

明良二千石平山吳公傳

公諱秀字越賢別號平山浙之烏程人系出宋忠武
王璘後官副閩臬佩璽書備兵海上稱二千石者何
公治行在郡也公中蜚語海內士大夫疑信不能半
薦讀公遺事沾襟焉嗟乎生不幸當叔季斤斤約束
如處子與稍樹立以自見世曹起怒目豈曰若吳誰

當臨者微獨不焚必且盡涅其生平而後快公平死
不瞑已春秋推見至隱薦竊推厥公志比之古良二
千石而爲公傳公幼警慧十歲工博士業有聲十三
奉母張安人諱以孝聞十八補邑弟子員甲子舉于
鄉辛未第進士高等丁父西園公憂乙亥除刑部湖
廣司主事杜門讀律作戒官典記丁丑分校禮闈七
月論囚江北尋請告二歲補故官歷員外郎郎中積
薪十有四年出守九江九江抗金陵上游楚蜀孔道

尊拙堂文集

傳

六之四七

也公祛浮蠹謝干請進老稚几膝間娓娓詢疾苦狀
寔斷驚擊幽抑必雪臺使者成案一洗而上下之稍
迂強項曰法如是亦課諸生異等者左右提挈如嚴
師如慈父青衿感奮願死一日行道上聞哭聲曰貧
生婦也而新寡公流涕被面躬吊賙焉其嘉惠篤獨
破常調行之多此類郡負山脉鑿于僞漢公負畚鍤
爲役者倡馬鬣岡不日成亡何梁龍開河樓回龍磯
堤其既脫以辟江水溝塍鱗次已給牛種督耕曰太

守作而農師矣歲入不貲以備賑曰未也老鵜河故
道瞰大江萬艘浮漢汚下虞夜宿公鑿河便商收漁
利而官之歲所全活無算未幾丁倪恭人憂服闋拜
揚州守自顧其綬曰老人難肋此久矣諠不可以衛
疲故避戴星出入搜剔諸弊實案無滯牘訟不宿糧
五塘勑自恭襄廢于仇鸞西山諸水靡瀦洩橫溢噉
高寶諸堤卽亢赤野數百里豪獨攘其利在事者旁
睨前却公力排衆喙以去就爭之五塘蕭然如故而

尊拙堂文集

傳

六之四八

虎視者耽耽矣烏兵証朝鮮羽檄旁午公新衛治壯
樓堞疏濬鑿河舟而載者屬于闔曰可以積粟矣廼
爲義倉如常平法法加茲凡積羨例入私橐者豪商
奸三尺而法者悉易粟輸官庾而城有備當是時楊
赫焉爲東南重而狐鼠目攝公者巧伺百口中之公
益銳堅自持家視封以內意所任孜孜不能俟終日
堤決淳家灣適初度諸邑長詣公壽公曰諸君幸各
致耆士寧啻百觴觴我卽日堤成淮黃議起公慨然

曰固也河身日高海口日闕藉買魯復生束手困免
親詣鹽城石碣口引村僚議求疏水刷沙法詳具河
防議中甚辯公坦衷真率望其長者一旦遇事
屹如山立迅若弩決矯亢刻厲較若揭日月而挾風
霜若乃却陳令之贖揮龐博士之珠其小者也僚屬
嚴公過于大吏公事大吏侃侃獨行其意甚者爭之
強見謂守無狀陵我公不爲異謝舟車絡繹河壩呼
郵吏按符例應之寧儉毋浮禮客快快去群囂紛突

尊拙堂文集

傳

六之四九

公岬然孤立誓不反顧大賈因緣建會而公不免矣
初公起家輒受知江陵太原二相國秉鈞不啻專且
久也令稍濡足華縣可立至舍此不屑而染指暮夜
爲兒女子口實乎嗟冤哉解組絕跡城市郡邑幾不
知有公卽故交公亦不以尺疏通也種魚蒔花條然
菟裘嘗嘆曰金谷與柴桑孰多幼後季父終喪孑身
歸歿矣以束脩養白首念二人泣數行曰吾員耄長
恨悠悠無已也感憤世變慨懷竟日曰不爲于可爲

之時坐視而幸其敗轉盼滋甚矣後將安窮晚號隱
廬道人自爲傳年六十九責恨卒子士榮邑諸生星
天孫拱宸韶秀克其家所著閒中紀養蒙善物日覽
手抄藏于笥門人多壘省中秘劉司成曰寧其最著
者野史氏曰夫世之號爲循吏者精神什九在上公
反其術行之其不免宜或曰蔣恭靖不更危且難與
何以濟曰天也毅皇帝在行宮左右百方橫索太守
持敝衣解妻女簪珥以獻免冠伏地哭請死當是時

尊拙堂文集

傳

六之五十

卽百瑤寧瓦全上悟顧中涓咄咄母重苦窮措大而
虎口脫矣此天也非人也雖然陸方伯理之嘗問政
于恭靖曰卽善無自我作祖解者曰善且不爲首况
惡乎先進性故龐厚抑豈其折肱畏途久而多苦心
與嗟夫名者忌之的也任者怨之府也得罪朋友寧
得罪天子恭靖生公時又不知何術免矣

范太公小傳

公諱 字雲從世居揚之海陵讀書好先秦西京數

奇廉澤宮爲諸生祭酒晚令慶雲非其好也下車之
六月賦歸來人謂使君何必減陶彭澤亡何子鳳翼
郎選部封太公如其官太公篋章服歲時僅一再御
曰奈何以孺子餘艷驚里中兒蚤夜課諸子若孫暇
輒召故知徜徉基酒選部公未幾亦謝病歸侍子舍
父子扃戶修萬石家風里中若不知有范太公父子
其知之者曰太公少年藉藉諸生間氣甚銳門下授
經者二百餘曹所進束脩日市滸瀧奉兩尊人及二

尊拙堂文集

傳

六之五一

昆手不私一錢二昆見背則又母其嫂子其孤數十
年一日也既貴加意宗黨時時周卹之居恒嘆曰先
文正何人哉行年七十有嬰兒之色癸丑八月初度
選部公置酒高會諸子若孫數十輩稱觴膝下衣冠
雍容甚都租免以下暨里中父老子弟諸故嘗受濡
沫者相率市牛酒爲太公壽人望之若神仙中人或
問太公何術神王若此太公咲曰吾胸中無事故健
七匙二毛亦不見侵也丁元薦曰范太公其間道者

歎以太公之下帷積學居恒自負一日而青雲豈願
問哉造物者故息之以子譽之以年太公亦寧肯以
此易彼雖然世不有子且老而僕僕不休者哉箕
福之五不如易之謙予故曰范太公間道者也

桃源翁傳

桃源翁者安福李文源先生也李氏世居谷村與小
桃源接壤先生布衣簪冠礪礪其中子姓多宦游間
徙廬陵非其好也杜門小隱夢寐嘗在桃源白鷺講

尊拙堂文集

傳

六之五二

會先生亦不輕與每携侍御君與南臬先生私質難
管言獨行獨寢不愧余影古人真修處吾日在戰兢
中從暗室屋漏檢點直指本體者嚙口向上第一義
及考其行蔑如也鏡有不刮磨而光者哉又曰君子
修之吉小人悖之凶吉凶不在天也晝無妄營夜夢
亦清一事仁義終身欣暢不者塗飾至巧俯仰常踴
躍大易積餘佛氏因果其後者也先生持議多與流
俗左其誠心直道久而漸洽文江月旦甚嚴先生拂

衣今且數年矣每望見顏色輒相顧指曰此張瓊耶
也絕竿牘清肘腋非矯矯白雲署者乎習之者曰南
中有叔侄爭產不決廼公動以至情不數語其人立
感悔寧僅僅三尺從事也或又曰廼公垂五十歌鹿
鳴一上公車卽振鐸桐川斷斷與督學使者爭一名
宦幾不免南成均三年以清苦厲節望宜部先生不
屑向要人出乞字再遷廷尉評歲餘郎比部三載滿
例可博一郡先生慨然曰寵及先人可歸矣竟請告
專摺堂文集 傳 六之五三

尋呼侍御君偕侍御君嘗謂生平有天幸二翁登賢
書小子尾其後此宦遊相去不三舍幸一小子以涇
邑令入計翁上公車旅舍共榻半歲許時時抱足卧
若嬰孺幸二不自揆入黨籍波累我家大夫世俗見
謂不平知者曰二千石何如山中樂拮据風塵何如
趨庭樂七十老人神王或携杖嘯歌或趺足蒲團靜
觀虛遊真羲皇上人哉寧直桃源也若下生聞而手
額西向浮大白誦看山居士詩遙爲翁壽無事此靜

坐一日當兩日如此七十年便是百四十

張贈公翁媼傳

贈公張姓諱守化字可化閩之泉人也以子子環樞
貴再贈如其官而泉人不艷公以官而嚴事之曰張
仲孝友以公至行自足聲施不朽也公之父曰蔡山
公志立公甫十歲而孤輒肘其伯兄衣而啼曰天乎
傷哉貧也異日能無季路之感長娶于陳而以授經
弟子借束脯以養陳亦十指佐饘粥公兄弟彫相吊
專摺堂文集 傳 六之五四

乎怡怡如也亡何母沒公拮据佐其兄畢喪葬而弟
子日益進家微具而島兵之難作矣時寇猖甚郭幾
爲髡而伯兄以功曹陷敵中公號慟輒奮擲以往宗
人止之曰此以肉投餓虎何益之有且若不自愛獨
不餒蔡山之鬼耶公泣曰天乎以先君子之靈必不
令吾兄弟俱死謀之婦曰若何操而往贖而兄公曰
止修脯之餘余不足可奈何陳安人曰君不憺七尺
妾敢愛魯珥邪立解以贈公鶉衣結金肘後挾所奉

漢壽亭侯香火夾袋中匍匐以往中途遇它盜脅索之公窘甚異香忽從空翔下盜解去卒持金至賊壘流涕長跽請曰願以此壽而贖吾兄賊少之公叩首哀籲誠動左右卒携兄歸亡何仍出授經柯坑寺海上零賊百餘走寺晨食徘徊廡下良久追者至乃去而公尚酣寢野人扣扉呼張先生公始覺則屍纍纍蔽野矣又亡何兄病公重繭問鑒古雷山雨驟漲得巨木亂流以免兄且死執公手曰嗟天乎吾無以報

尊拙堂文集

傳

六之五五

弟願以九原而公時時絮泣與陳安人耳語曰吾鄉者脫吾兄于外端不自意至此需晷刻兄養粉亂卒中矣又令我稍自愛必百全以往卽不死賊壘死海上寺等死余而兄弟俱不瞑無以見蔡山公地下此天之所以報蔡山公也陳安人時舉以訓諸子子環歌鹿鳴之四歲而陳安人棄栢樵公又時時語子環兄弟嗟天平而母丈夫也亡論脫粧之誼閨閭所希方急時假令以兒女子淚稍漬吾衿帶間又或返顧

而計三尺孤子後死者吾且縮胸而不得前彼其慨慨無纖毫介介直好義知命之士所不能而母真丈夫也子環兄弟流涕不能仰視子環守吳興留意古教化群縉紳士大夫修招隱之社相與表揚節烈忠孝而歸安人有沈孝子者以採父入倭壘三日而挾與俱歸衆相顧擊節詫嘆而子環述其贈公事甚奇質之吾友何稚孝所稱說大都與孝子合雖然父子無所解于其心者也至兄弟殺矣責鵠傷之義于末

尊拙堂文集

傳

六之五六

俗憂憂乎難哉又况婦人乎公卽不幸死賊兄亦不歸其至誠亦足表見後世天故兩全倍其息而償之于子環兄弟孔子曰其愚不可及也吾故次其事以告世之巧爲避者贊曰恂恂次公孝友天性兄罹虎口弟寧致命如左右手廢一則病異香胡從神亦降只匪神降只精誠者是鵠傷之義床第何知彼其之子慨焉捐貲外身身存有子且文儀余令德積慶之門我哥在原薄俗可悼

外父吳肖峰先生八十翁生傳

當吾世而有游于無懷葛天者哉俗眼相與拚口而笑雖然造化小兒將無奈混沌何而況于人乎如吾外父肖峰吳先生是也先生松陵人絕不似松陵人抑其中有孩之者存微獨不波于俗曾大父大父兩司寇而下太僕夕郎銓曹方岳郡守諸孝廉明經蟬聯軌列而先生獨泊如少年館于董宗伯宗伯挾世廟殊寵餘艷奔走一世士親知踟躕門下唯恐不得尊拙堂文集 傳 六之五七

一當眄睇先生強項無所詘問過外氏宗伯盛席欸洽有加禮稍不愜輒跳去比宗伯至松陵先生或高卧不時出也予傲骨多迂俗先生獨心許之曰丁郎似我似我一日予以意扣先生先生掀髯曰咄吾弱冠游長安目擊信州分宜華亭海虞興化慈谿餘姚諸鉅公及其門下客如奕棋然剗那而風漂草隕赫然者與車塵馬跡俱逝矣目前諸驪靄安所潤迺翁性卞急稍拂意輒大呼事已尋解習之者曰當其大

吁時胸中本無物寧渠事後里中有不平攘臂起卽貴顯不避間以此得罪邑大夫輒有天幸邑大夫弗過也曰夫夫直腸爾蓋機心機事纖芥不染其中人亦从而諒之居恒不問生產局戶一榻一几一爐一卷相朝夕者數十年幾與塵世絕入其庭老桂婆娑覆寢閣司寇手澤也先生愛護之甚于田舍玉帛晚年更植一松蒼翠落几案間濤聲相于隅先生呼爲二仲扁舟荷輿歲時選勝一游近者支硎鄧尉遠尊拙堂文集 傳 六之五八

者武林諸山水其游具不以酒以茗二三奚奴孤煙裊裊于柳堤竹嶼間不問知爲先生也邑舉鄉飲酒假先生爲重先生固謝有子歌鹿鳴家日益貧頽然四壁中惟文太史真蹟數幅或謂老人生計太拙予曰先生不貧客問何以曰世人競以阿堵爲世業先生獨舉天地間一種敦龐渾噩之氣還之造物其所留于後者甚除先生故不貧未四十而鰥不再娶寡交而意獨厚力不能自給顧喜施一女弟蚤寡膳之

有常廩素心坦坦不事淵魚之察三尺孺子人人以先生可欺先生顧未嘗欺人少與先生同時者舞知圖提自以爲雄視一世先後皆化去先生如魯靈光巋然獨存生平風雨不出戶嘗自晒曰阮生好蠟屐吾廼無所用之野史氏曰先生年七十時避客明聖湖每夜分携諸子倩徙倚湖上候月出游人客舫簫管之聲俱絕先生忽晏然拍掌長嘯叩之故不言亦不自知屈指又十年矣而神明視聽不衰麗骨皓首

尊拙堂文集

傳

六之五九

長身玉立望之如神仙中人蓋天所獨厚以延羲皇上人一脉者也

無辱居士生傳

居士姓蔡氏名方榮字無辱嘗自命曰貧生無辱卽榮願不賒也其先爲洞庭西山人徙常熟世遠不知所自始祖壽二公生四子季諱琪娶于凌以節孝旌遺腹子紳刻意事母鄉黨稱孝紳生璩郡諸生璩生龍川翁晉邑諸生娶五渠呂氏齡艾舉居士龍川翁

目不忤視口無擇言耻談人閭閻事邑令馮公三年不識其面居士見時翁輒爲稱說宋儒格言頗其讀書處曰靜和時時耳提之曰積德二字護身符也翁沒居士十六歲呂孺人慮孤童失學命入郡從師居士長身鶴立雅有特操家貧取予一介不苟少年受知陳莊靜趙少宰瞿太僕元立尤契厚嘗負笈吳德園先生之門吳先生今之萬石君也相得雖甚居士落魄青衿持議必依名教意有不可卽素所北面者斷斷爭之強故寡合時流壬辰與余定交嘗曰世家子少年博一第不如布衣何以故吾虞其多造業也趙少宰之門人來按吳將報命詢吏議于少宰少宰叩居士居士以邑丞李人對少宰如其言報使者入薦刺丞旦令矣終不知居士力也隱德多類此里中一貴人暴疾逝余嗟訝良久居士曰固也此閭閻老子大計余予駭然曰凡巧宦者內外察不及君子小人皆爲愚弄不能逃者天網故曰閭閻老子大計也

尊拙堂文集

傳

六之六十

晚年寄興堪輿間爲相知卜地勢家新阡俗師議多水火居士嘆曰凡大老卜地上帝必會同五岳四嶺勘其居官功罪爲禍福豈離離世眼冥冥決事哉中年舉子蕃篤愛之以不善居才買禍至播遷遠徙亡何蕃客死孤孫翁期方六歲生平急人之急排難解紛壁畫井井婚媾有言翻成怨耦傷哉婦程孺人纖齋起家艱苦百罹間黨嫺戚往來不染一縷與居士白首相莊以家難邑辭死居士拊心長嘆適瞿元立尊拙堂文集 傳 六之六一

之喪歸匍匐迎拜雨泣不能起曰天乎天乎昔者吾友在老人必不至此矣知者聞而憐之某年月日居士葬程孺人于某字圩自爲壽藏亡何附蕃墓傍曰令後世便祭掃也居士今年七十有六神明矯矯健飯如壯年以善攝故愁腸日迫之洒然能自持卽此可想見其槩矣丁子曰蔡居士踽踽獨行亡論少年望而却走卽故知間有所睨輒多方避匿生平自處及爲人謀必四顧踟躕非平實必不敗之地不敢託

足造物故以男女翬之何哉友人令黃蠟以書招之往居士曰曹丘非吾事也願爲汗漫游歷覽天台鴈宕諸奇勝一月而歸捧腹自快曰不以千金易此矣吳中饒佳山水居士游展不啻徧一笠一瓢一蔬一觴可以竟日雖使者建昌左公特表其間曰無辱居士同物色者長洲徐聲遠秀水殷方叔皆真隱逃名一時以爲曠典云

康隱君傳

尊拙堂文集

傳

六之六二

康隱君者雲間人也雲間人不知有隱君張生維一日步出東郭門十里許孤煙縷縷荒落間茅茨竹籬窈窕而入古樹十數株朱藤覆其下鳥語喈喈耳目不暇應接轉而入一居士酡顏霜鬢婆娑兀坐室中多小龕以爲道者也已微聞兒女聲不敢問姓名而去張生客長城爲予詫其事予咲曰此吾友康孟修也孟修過予招飲北山之懋園予備述其語君曰信曰雲間人何以不知君君曰吾不入城市十餘年矣

生平故交不復往返聞過于者隨與飲之不復報君
平服世世無君平豈其然乎豈其然乎隱君之父爲
饒州公以孝廉佐郡理橐中無他裝獨携一二密器
以歸里中竊咲之隱君少負雋才顧不屑俛首尺幅
時寄興臨池弱冠受室于海虞張瑯琊愛情也弇州
兄弟以女弟故爲其甥女擇快婿得孟修郁太夫人
裝千金館焉孟修翩翩文采座上客常滿弇州兄弟
益愛重之不數年奩中之資盡生產日益落隱君不

導鶴堂文集

傳

六之六三

復間多游冶少年之致其意泊如也吾友繆仲醇客
雲間依隱君以居丙戌仲醇游長安其母疾且歿隱
君侍湯藥及棺殮如仲醇母字隱君曰老姐得瞋孟
修手猶吾子也人以爲義方隱君盛時一時名士多
從之游稱莫逆後稍落魄客相繼散去隱君局戶株
守終不言晚而馮大司成唐常山田光祿時一造其
廬隱君軌躅如故瘠田一二頃日捐月削所入不能
給饘粥相和申或餽米數斛隱君輒呼僮僕疏泉治

畦點綴其所居之園不數日罄矣有子醇謹能讀書
不過世態多寒煥之感隱君時嘆曰嗟乎令吾子能
孝弟力田以三寸管娛我二老人吾不以彼易此也
丁子曰予與隱君游隱君髮且白矣又二十餘年稱
六十觴猶鍾情茂陵興不減少時豈其天全故耶君
饒幽致飲譴終日胸中絕無煙火醉後潦倒其氣故
耿耿可親不可狎或以不善生計病隱君子咲曰令
孟修手牙籤作一富翁吾且拚鼻過之矣

導鶴堂文集

傳

六之六四

孝節傳

今皇帝三十有七年巡按浙江監察御史臣基洪上
言湖州歸安故孝子沈之章弱冠捐七尺殉所後父
緇白乃出之死壯哉宜表厥宅里制曰可婦徐苦節
三十有五年例格于齒弗得旌有司掇覃恩予粟帛
棹檣薦禮官也詮次其事爲之傳沈系出隱侯之章
初後伯父齊之亡何齊之且子矣世廟乙卯倭蹂雙
林齊之沒焉章聞而號呼以往親舊力挽之曰徒死

無益也且而父有子子可無死章奮擲不顧且號且
呼喉氣若縶時倭數千人盤踞結壘章狂奔出入賊
貽愕援刃欲發傍一倭若解其呼而憐之者力止之
手招章携與俱周歷壘中而得其父則反接迎刃矣
章驚躍身覆之曰寧殺我黃父叩頭流血賊且愕且
嘻而所引倭則感泣獻欵代爲跪請不得急刺解作
糜置缶中加醢醑焉以缶置頂率章同胡跪使伏而
啼動盞彼所爲哀請禮也賊意解釋齊之縛章負父

尊拙堂文集

傳

六之六五

上斫旁有賊忽持矛逼之不中盛氣操刃來前所引
倭復身翼之幸不死父子匍匐閉賊中者三日而歸
居無何章跪告齊之曰兒可以歸矣子身歸及齊之
死章力撫其孤又十餘年章亦羸死諸孤大者六歲
小方娠病革呼婦徐訣曰我少離奇厄長奇窮死命
也奈若何徐泣曰織紵育孤矢不負子章曰瞑矣徐
撫棺哭曰吾夫烈士也坎圻軫結不獲稍展尺寸豈
非天哉豈非天哉夫死而天或不棄藐孤未亡人敢

忘臨歿之言乃畢力葬章於舅姑之旁雞鳴起夜分
不寢十指輒輒無停晷每霜雪嚴酷手皮皸瘃不自
知其瘡也孤稍長力課之讀朝夕不稍懈戊辰間浙
大飢斗米二千錢殫相望也徐窘不聊生日以一桑
餅代餐又不忍下咽曰留以飽諸孤老寡婦餓死分
余其苦行多類此長孤曰汝法有文行娠子亦成立
嗟乎節婦異日可以下見之章矣汝法每爲余言輒
相對沾襟野史氏曰沈孝子非死孝者也或曰孝子

尊拙堂文集

傳

六之六六

之成其孝也以不死不死則兩完兩完則所生與所
後兩無憾也天平哉丁子曰否否孝子以必死故不
死誠之至也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孝子以之託六
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也養其庶幾哉天所以報
孝子奢矣

貞節傳

丁子曰故事每一使者按部輒疏節婦某某以聞宗
伯下所司表宅里如今甲歲以爲常是何節之夥也

及余幼所耳目某貞其節遠者數十年近十餘年而不及沾一命人固有幸不幸與抑孤芳難爲風幽谷難爲日與子重有感爲作貞節傳紀貞女者郡庠生有經女也三歲孤母徐年二十七無子伯貢士有章憐而撫育之如女擇壻得烏程金棣子來聘聘年十七試不利憤死女聞報號慟卽欲起母曰徐之必我死迺可女以母故不忍言時時飲泣或劃然一聲母泣問曰媼病且甚矣若能從我則生不者促之死爾

尊拙堂文集

傳

六之六七

且女不識金郎面強作情癡邪女以首搶地曰母必以女故死女請先之亡何母死女殯殮如禮卒哭不卜日歸金氏時萬曆戊子十二月八日也馮棺踊絕道路聞之無不流涕已拜舅姑畢扇戶密室中妯娌罕睹其容嗣姪士基之子紹錄縞服茹蔬凡十年丁酉七月六日死貢士爲余言貞女事淚淫淫下予亦沾襟貢士死且十餘年而錄亦孱弱田舍翁斤斤五斗粟何知仁義而貞女大節無復有聞于當道者矣

朱太史文寧避其事碑焉或曰女未嫁而殉禮與太史正色曰彼草莽之士遺腹之孤非臣子乎哉嗟乎論定貞女瑱矣張貞女者安吉桐山鄉沈異聘室也未嫁而異以盜下獄女陰脫簪珥解之且囑曰若改圖卽請與終始不者絕矣異不悛亡何竟死一家客烏鼠輩女度無可俯仰杜門矢守有葉姓者說以爲妾女割髮自誓終身不嫁父母死依兄弟生平自食其力績紡拮据以老或問曰若怨乎曰命也今年

尊拙堂文集

傳

六之六八

七十餘矣鄉人呼張貞女云陸節婦朱氏歸安故孝廉時中妾也時中有文行學者稱午峰先生朱十八侍孝廉巾櫛不數歲孝廉死無子有嫡女遠適長興李丞鵬朱奉嫡費笑貌形影相依如母子者五十餘年贊卒孝廉嗣子不克家故業悉歸巨室而朱以一廡奉兩木主歲時蒸嘗無殄當是時陸氏如綫之脉懸于一髮嚴太常正邦將延而禮贈之朱正色對曰老媼且莫人爾假食息于他姓耶異日無面目見夫

子矣就其地穴焉元薦作生壙志銘之又數年卒壽
八十六李節婦錢氏長興東山李大韶妻也大韶不
得于父鶴暴死錢年二十二子良棟方兩歲鶴廢著
婦以子故失愛尺土無所遺宗人說曰婦欲以枵腹
撫孤兒邪錢矢靡他焚嫁時衣見志數年鶴亦死錢
力營葬并厝大部墓側于是携孤徧告諸宗人曰婦
力殫矣甕歸依外氏父其淵宿儒也無貲產日夕以
十指爲生計棟稍長附塾師學句讀亡何棟娶婦始
傳

尊拙堂文集

傳

六之六九

歸東山落魄館穀兩婦笑影弔也癸巳歲除里中
爭市牛酒雞豕爆竹相爭逐孤發突尚冷呼其幼孫
持一升丐米他舍宗黨無應者或手一掬擲之升不
能半兩婦相對泣度歲晨返焉甲午棟入泮庚子鄉
舉甲辰成進士拜泉州李以板輿將母時市滄澗錦
綺以進錢邑邑不快棟長跪請故泫然曰嗟天乎先
君子之不祿也老嫗不自意今日兒奈何令嫗獨溫
飽乎噤噤似不忿竟閑居時與婦譚少時事悲不自

勝久之以樽死易簣耳語子婦曰棟而忘而毋三十
年之苦乎哉勉以立身居官大飾壽五十六大部母
與先大夫再從兄弟先大夫嘗爲元薦言李即故無
罪死卽死奈何苦其婦乎婦之有棟也天也較他節
婦差幸惜不及竟其報以死雖然可以下見李郎矣
董廷虎妻王氏長興惟新里人家世寒微有子三歲
虎卒王年二十四俯仰無依惡少朱電慕其姿強贅
焉王割一耳血淋漓從門隙投之電驚遁今五十七
傳

尊拙堂文集

傳

六之七十

歲矣家貧以績紡營生所遺祖田十餘畝不廢生平
寡言咲卽妯娌不稍假耿耿孤立其天性也陶節婦
王氏烏程庠生舜臣繼室也舜臣力學夙有聲壬午
垂試暴卒王年二十九哀毀不欲生已自念有身勉
進水漿兩月幸生男舜臣家故饒兄弟相繼殤產中
落所存不能什一矣方困厄時親族勸其姑鬻以濟
而王悲不自勝曰先君子之不幸也唯是藐孤我亡
能張大其業而廢之乎戊子丁亥歲大稔母子終日

以一文市餅餌強自給至突不煙者半旬扇戶偃卧
兒呱呱泣枕畔隣姬怪之排闥入王氣息幾盡矣急
以湯藥甦之而王了無他恙以故欲說之改適者足
三四及門輒舌橋不能下子稍長就外傳王苦以針
指供束脩宗人誚曰而夫故坎塲一經奈何復苦若
子耶王不應呼其子曰尚志而忘而父未竟之業乎
朱比部長春出舜臣門下誨督尚志比于子王端凝
寡言咲時塊處陋室妯娌未嘗見裴容或徵其少年
尊拙堂文集 傳 六之七一

艱苦狀泫然曰命也今年五十有三

王孝子傳

王孝子者鄆人也諱伯化字子魚爲郡諸生以方正
稱嘉靖丙辰島倭入寇海上諸城歲幾一再斃居民
扶老幼逃匿趾錯也子魚掖母虞避難匍匐道上偕
行者曰賊迫矣君子母不兩全幸蚤計虞亦顧子魚
曰若同死亡益也誰收吾骸者子魚泣不應倉皇掖
虞前望賊呼曰吾憤若金勿傷吾母賊揮刃向虞子

魚挺身受之遂遇害賊感子魚孝亦置虞去時從者
某聞變收子魚尸昇虞入山中亡何寇平孫大韶偕
虞至定海勉衣食于親戚十有七年而虞歿大韶又
言子魚之事其父也父昆季爭產子魚長跽泣諫父
感悟沒齒不析爰孝哉子魚卽不死亦足述矣丁子
曰子魚無死疆之義獨不能爲海上之鷗乎曰人之
畏死必甚于去其鄉也去之不得寧以身殉噫子魚
亦苦矣或曰子魚且死顧安知其母之必全乎又安
知其弟之必能挈母去乎一死奚塞責也曰子母共
命死生以之此最初一念念子魚死而母不免于賊
賊去而母或以憂悸死皆子魚之所不能知者也而
卒不害其爲孝况乎殺其身以全其母乎

李節婦費氏傳

余蓋深悲夫幽谷之芳不得與春卉並耀也葉郡邑
孤嫠得七人焉而傳之以上于離使者豫章左公氏
子聞幽之義雖然覲面而失二節婦皆李姓其先

尊拙堂文集

傳

六之七二

安人從母也其一門人李生士麟曾王母皆弘正間人今幾百年而世道又一大變矣余不勝慨憤士麟孝廉而貧甚時爲余道其曾王母苦志淚泫泫下余亦沾襟不知涕泗何從蓋誌節婦墓者大司寇箬翁公也箬翁師事姚蒿菴先生李生蕙與蒿菴善稱肝膈交蕙故平樂太守庸之曾孫也娶于費爲茗上名族名縉紳裔蕙發憤下幃十七廩于學官屢試不第益攻苦嘔血鬱鬱死時年二十七費哀痛欲殉念舅

尊拙堂文集

傳

六之七三

姑老且遺姪泉下之盟有待蒿菴先生聞而哭之慟已慰藉曰嫂幸善守將囑依費拜而哭曰未亡人遺姪五月矣天或不亡李氏乎蒿菴號泣再拜卽于柩前矢曰若生男耶請以女妻之甲子春二月十日果舉一子費以其生不見父名之曰倫字天彝雋爽有父風又四年費葬蕙于白鶴阡管雙穴其一留自待也拊棺慟哭執紼登山白衣冠往送者咸嘆息發不獨守也而且才值歲不登鬻奩具以供堂上甘毳二

尊人時爲解願姑范氏病疽費日夕侍湯藥密勝于神願以身代尋果愈時門祚衰薄三尺孤敢與驛脫者爭勝時含淚曰吾以百忍爲生計倫偶有微恙費持而泣曰天不欲存李氏孤耶未幾起就外傳命習詩曰此爾父遺業也誦蓼莪陟岵之篇輒傷孺子無父又與感杖杜曰人生三樂孺子不夭無其二乎倫亦感奮顏其堂曰永思於是議婚姚氏蒿菴先生慨然尋舊盟未幾倫補博士弟子員費爲具衣冠設祭

尊拙堂文集

傳

六之七四

告先處士曰未亡人撫筑筑遺孤茲長服父衣冠敢告祭畢泣數行下倫亦雨泣范氏姑猶及見之而喜可知也倫舉六子長春榮次春敷春暘春生春舒春先仲獨當門戶餘彬彬文學俱補博士弟子員高等食廩餼春生晚貢博士會稽士麟其子也乙卯歌鹿鳴里中人嘆曰一遺腹子輒昌熾蕃育衍詩書之業于三世而卒光大焉一念精誠鬼神祐之矣丁子曰噫異哉養李氏者烈婦也蒿菴先生庶几程嬰乎烈

婦春秋六十忽不怡倫往學宮宿於城隍之旁舍恍
忽聞廟中宣聲曰節婦費氏到倫疑懼趨歸費已病
卧倫惶急醫禱費咲曰白鶴阡我東望而欲速去者
久矣倫跪請遺言曰我年二十五從涕泗中課爾及
壯以迄今日孺子善自愛母墮令名言畢而瞑嗟乎
世衰道微彼其之子受國厚恩蔑棄君父敢報顏逃
死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費氏笑然一發卒能拮据茶
苦挈其五月遺腹還之所天栢舟之誓寸心千古矣

尊拙堂文集

傳

六之七五

其保世滋艾非初願所敢望也笄而丈夫哉吾故傳
其大節以愧夫世之爲人臣而二心以倫生者外從
王母別有傳

卷之六終

尊拙堂文集卷之七

故鄣丁元薦長孺甫著

墓誌銘

湖廣都司斷事懷赤張公暨配嚴孺人墓誌銘

公諱承爵字世卿號懷赤仕湖廣都司斷事娶侍御

烏程嚴公杰女其先汴人茂宗公某自靖康庖蹕始

家吳興再徙馬軍巷者怡樂公某也十餘傳至石泉

公某生潯郡別駕某仲子石州二守某配馬氏封孺

尊拙堂文集

墓誌

七之一

人是爲公父母公沒之十有七年嗣書紳卜以丙午
十月十一日奉母嚴孺人合葬天羊阡之原嗟乎公
始有子矣一日衣冠僕行詣予拜乞銘予問曰翁宦
游幾年曰四月爾傷哉而輓歸也叩之故曰母氏之
言曰自而父之官也居恒楚楚馬塵其肩固已不舒
矣東向鳴咽若有所不釋然者席未暖病尋不起傷
哉母氏之扶輓歸也險阻艱難備嘗之從涕泗中挈
齠齔之孤哺而訓育焉以覲其成竊不自意今日也

傷哉天也予心惻焉已讀徐先生守綱狀扼腕公數
奇反覆百餘言迺公邑鬱客死以太公故益初游成
均馬孺人奄然弃柩公沒齒憾焉入楚而夢寐不
忘太公也懲馬孺人也卒先太公以死嗟乎公不瞑
矣嚴孺人之代公子也抑且代公父足謝地下哉丁
子曰予慙不能諛墓得徐先生可以信張公矣雖然
聞之家叔氏云公性骯髒強項聞里中然無他腸人
久而卒信之至今稱長者嚴孺人以嚴繩內用克其

尊拙堂文集

墓誌

七之二

家叔氏公從姊子也予幸藉手銘公銘曰愿而直坦
以彛貴郎兮不貲天既遭其車又胡促其年爲哀哀
者發不從公乎湘潭於君之三年一日千載同歸
明故沔陽守恩列進階奉直大夫養晦吳公墓

誌銘

公吳姓諱福先大母吳太安人從兄也初名照避武
廟諱更今名別號養晦晚有白虎遊其圃甚狎公曰
此騶虞耶號虞丘子自爲傳世居長興呂山曾祖存

愚公以信義聞諫兄田三十頃子四季爲澧州二守
銓有廉聲銓生嘉定前導志仁善易數孝友好行其
德李公照徵時刻主祀於家所稱慎齋先生者也是
爲公父母孟氏生母胡以公星子最贈如制公幼警
敏嘉定公最憐愛之亡何捐館舍諸兄擗遷生計莫
誰何攻苦刻厲銳志於學十九補弟子員同鵠李呂
南川先生棄官講道東禪僧舍往執弟子禮甚虔日
飯一盂蔬半束甚者既座矣強起掇杯水朗誦經書

尊拙堂文集

墓誌

七之三

義聲徹戶外呂先生勞曰吳郎太苦乎公怡然自如
戊午舉於鄉許黃門某意不可一世折節公延爲子
師諸名流執經如螟先大夫亦負笈焉所著尚書疏
義羣弟子爭購之夕脫草旦爲殺青數奇上公車者
三十餘年家壁立如諸生性好客交知贈遺分餉故
老貧交疎遠昆季折蔬班荆豪飲竟夕費罄輒杜門
偃卧稍稍餘杖頭復痛飲或讓曰不爲異日地耶笑
不答丙戌就選人訓導隨之應山博士故與令鈞禮

世輒下禮日以平公抗顏承之日與青衿講性命
妮自快聽者願解諸生貧不能婚葬者隨力賑之效
大行青袍爲公重未幾令南康星子星子俗罷歸疲
於孔道公定章程劑微期畫一以示信訟者立斷無
後時置常平社倉如古法有鬻妻孥抵贖鍰者捐俸
償之月課諸生如子弟登賢書濟濟兩臺使者薦公
治行第一會南康守奉玄朔官設醮甚侈奔走東西
數十郡公強項謝不一往守卿之構郡李下石公廉

尊拙堂文集

墓誌

七之四

察張公嘆曰良吏如奇葩須人護持摧折寧不可惜
亡何擢守沔陽下車甫三月擒巨寇習已成父子搗
其巢境內肅如公曰法行矣寬大以衷之案無滯牘
獄無淹禁歲苦淹部使者督課甚公力爭曰民旦夕
死忍管之耶小林有積逋公代輸五十金項尾者手
額額天相倚爲命而漕使者自簡至矣蓋入前守蜚
語也李中丞贈傳符公堅辭曰一笑囊寧煩郵吏脩
然買小艇歸賦遂初以見志詞曰失身事主今行與

世違朱紱狎我兮綠蘿未歸匡廬之下兮清風綠微
聖人所貴兮知音者希爲夷爲賤兮孰是孰非高山
萬里兮虎而翼飛黑日並山兮雨雪霏霏讒言罔極
兮予將嘒依飄然舍去兮雲水羽衣歸來故園兮青
山四圍柴扉晝扁兮萬綠春肥圖書滿架兮坐對絳
幃嘯歌伊吾兮風入金徽桑麻日長兮花草芳菲塘
開一鑑兮可以樂飢和陶令詩兮坐子陵磯種南山
豈今採北山薇功名富貴兮雲浮露稀腐鼠不食兮

尊拙堂文集

墓誌

七之五

鷗鳥忘機吾與點也今咏歸浴沂受命若置兮屢空
庶幾心事皎然兮日月爭輝公閒居好讀易多著述
問奇者劇譚至子夜以爲常擬建南郭書院率子弟
講習其中力未就也每晨起正襟危坐竟日不倦對
妻妾儼若公府自奉蔬素客至不踰四簋宴邑大夫
亦然郡邑行鄉飲禮首推公青衿踵門致當事者意
公異謝曰公等嗜鄉飲故事乎主者候賓至率僚屬
趨館舍九頓以請賓赴飲成禮別不爲報謝某不敢

以樗朽廢古禮否者無所辱命性至孝母病焚香露禱願以身代事諸兄甚恭死者收殮官歸分產猶于各有差始祖塋蒙山之陽歲久幾湮公置田立亭建宗祠祀梁附馬以下昭穆秩秩月朔望薦新出入具衣冠參謁令節屬宗黨讀邦法而糾戒之訟者咸質成焉公好語曰易不云乎無終訟吉其他庇徭役施義塚爲德於宗人甚厚顧其槩愕然也與人不妄交動以矩矱相繩令星子時許司馬方撫閩公貽書規

尊拙堂文集

墓誌

七之六

之壘壘數千言司馬悵然自失曰吳公吾畏友也郡邑結社公爲祭酒敝衣冠兀坐非其類不輕緩頰少年嚴事之公亦自以爲杌斲後進矯矯獨行其意卒之日不能殮夫人脫簪珥佐以醒使者贈金勉成禮郡邑大夫哭公喪次因拜甘泉處士墓相顧感慨吳興仕國衣冠若奕棋數十年內所奔趨懾伏威懷幾炙手曾不轉盼而灰燼公之亮節與處士高標後先輝映迄今額垣荒草寒原落照中猶可想見遺風

叔季之驕虞夫余小子訥體負俗公引而呼命之曰孺子可教也公沒公子守謙來乞銘薦以不能諛墓辭固請曰唯子之不諛是以願有丐也小子拭淚而銘之銘曰明經今不竟售循吏兮反紫詬歸讀易澹無營苦節亨嘉遯貞嗟吳公古先生

明上林丞位宇臧公墓誌

世家子競以才市奇鑿混沌之窾爭捷肩隄予以爲巧不如拙機不如墨守先民長者之風邈乎不可階

尊拙堂文集

墓誌

七之七

已予蓋心抑於臧公節父云節父諱懋和別號位宇父卽予外父封文林郎故孝廉繼華公江表所稱茗泉先生者也母吳孺人長公粵西臬僉懋中節父其仲也於予舊婦爲同產臧氏系出魯公子疆後晉元帝時榮緒公自京口徙無錫再徙長興始自進士舍文公又十三世封給事公思聰以子瓊貴瓊生潛庵公瓊職生菊坡公維以子應奎封禮部主事奎弟封水部公璧以敦龐起家歲貢三子長曰堯山公繼芳

以良二千石守松江郎陽晉河南憲副次茗泉先生
先生年踰立始舉用父又二年得節父稍長美如冠
玉先生篤愛之不忍苦以掌故業節父下帷攻苦試
輒不偶益篝燈熒熒至子夜父母再三慰勉之節父
不以愛弛勞尋入泮肄南雍亡何先生捐館舍節父
肩隨用父上奉慈顏勉襄大事次綜家政至米鹽纖
悉手畫心計外調諸宗人裏鄉里小兒人人歡洽蓋
拮据數年耕不廢讀又六年從兄博士公成進士又

尊拙堂文集

墓誌

七之人

七年伯子川父舉應天試又十年戊戌成進士節父
曰吾可以弛擔矣率婦潘昕夕奉吳太君色笑蓋跬
步不去膝者三十餘年嘗自歎曰憶昔先子之病也
吾自白門不戒裝而馳中途至絕粒歸而僅及一訣
意至今恨之獨幸於奉母之日長寸晷千秋矣伯子
令金谿以板輿迎太君節父戀戀膝下追隨至嚴灘
含淚別太君悵然曰噫恨老嫗不能分身也明年省
覲金谿察太君神王喜甚庚子冬用父以入覲假道

返太君故里明年太君不祿節父號慟如嬰孺特在
秋五十有二矣潘孺人生六子皆醇謹克世其家妾
朱晚舉一子節父心憐之亦韶秀長子舉一孫數歲
殤節父命以叔子之子後之甚屬意曰此吾大宗也
尋爲諸子析爨於世業不啻倍諸子繩繩如也斤斤
如也先後相繼青衿節父自顧甚樂或有勸之仕者
節父捧腹笑曰噫昔先子不忍以公車故違大父養
遙授內臺幕以老吾奉高堂至白首幸借第五之名

尊拙堂文集

墓誌

七之九

願足矣豈以上林易子舍哉遙授如故事吳太君之
弃栝棧又八年節父相從地下易簣爛爛諸子姪內
外大小訓誡周悉如平時舍殮几筵各有定儀若將
遠行然其平生可知矣臧氏自用父通籍後二子同
登第勢益昌熾節父猶及見仲氏之歌鹿鳴也然自
奉儉與人謙約如寒素生平未嘗以疾言遽色加田
畷牧豎遇事四顧踟躕不輕發憤幾數馬至勤劬生
計櫛比縷析以守爲荆公門之跡可數也或有犯之

者曰吾以一恐當戰勝邑有盧某役於官對支戶稅
書百錢相付忽暴卒節甫兄弟曰若子即無據我索
吾心忍負諸竹賈委貴儉家儉王姓者以客金輸節
甫亦暴卒其子不知也節父曰吾實受若金無恐或
聚博舟次火公舟節父曰悞爾弗問一僕死許暨家
暨僑寓挾厚貲人以爲奇貨也節父收殮僕了不累
暨至撫徐泰之孤息其產厚貲之曰吾爲勞臣勸也
晚年好行德多類此與人不妄交一締姻婭義更摯
尊拙堂文集 墓誌 七之十

客有齒其戚過者節父色輒變或曰不已乎吾獨
愛其真也其視諸姊子如子至今以爲美談雖然我
外父餘慶伯氏食其七仲不及半節父時亦介介丁
子曰不然晚獲者必倍登外父左券已節父生於嘉
靖辛亥五月初三卯時卒於萬曆庚戌九月二十三
亥時年六十爾娶滙沮潘氏烏程孝廉公可賢女子
七

外王父東山李翁墓誌銘

於乎此先大夫事十年而元薦成之者也昔在乙酉
先大夫起家庭尉正翁持斗酒祖吳興道中神王也
踰月計聞矣非命也駭而叩之故驛喘不敢竟寃哉
明年翁就寢家安人淚未乾也呼孺子何以瞑吾父
地下元薦唯唯先大夫居恒仰天椎心其所不爲翁
白也者翁死死矣其所爲翁白也者重樹敵於翁翁
死死矣亡何奪我先大夫宿草幽魂亡能微寵褒鉞
一洗覆盆共戴者非天耶何辭謝逝者敬次遺行勒
尊拙堂文集 墓誌 七之十一

之墓石吳日漸徵信野史敢私一言翁姓李氏諱鵬
字文儀隴西後裔也中葉徙蜀著隆之井研自富始
七傳至宋工部侍郎心傳危蹕南渡徙吳興石林又
八傳爲處士隱再徙東山隱生琮琮生生生生齊是
爲翁父僦市交家驟起娶於欽天再娶姚亡子內
黃氏周氏姬黃舉翁及季鵬周舉仲鵬繼祿而孤姚
稱未亡人儼然父之叔寬昵其產殺人構翁虎眈也
有司曰喚彼孺何知怒杖寬翁慨焉願得身代人且

益唾霓反坐矣以姻婭于劉清惠公麟清惠謝之而
歸翁弱冠歸我外王母姓孝康時中女也孝康亡子
子其女發母費裝千金歸翁翁以費入成均慷慨下
士少年子鮮衣食頽仰翁意亡饜飽爲急投翁翁傾
囊賑之不虞僞也知之亦若弗聞故諸客交啗翁客
飽翁罄縣矣謁選丞常熟旋奉母喪歸哀毀逾禮蓋
翁性至孝事姚如所生姚鍾愛之忘其非已出也三
年再丞吳江吳江賦重俗侈鵠首相望翁晨起視事

尊拙堂文集

墓誌

七之十二

日負矐矢郊迎諸貴人秉燭督租稅若游办縣治災
不餘一椽翁所居解蜀完倉謂神祐令雅才翁命翁
拾煨燼更新之不踰月辦翁榜其堂天理吳人至今
思曰李丞少年爾其人長者遷賴州功曹中譏口飄
然歸歸益負氣任俠捐橐中金日夜呼二弟及諸少
年縱飲人有干於翁翁無一錢之儲曲意酬之機穽
在前衆持兩端睨翁翁力肩亡間成毀間亦退悔迺
公不目愛耶未幾遇事又躍然起矣里有不平翁廷

此亡所避已而氣稍定輒矐洽傾肝膽人故以好語
餽翁翁卒推心焉又或以陰事耳語誠屬垣未幾以
不容見讓矣翁謝竟漏語如初蓋坦率無他腸天性
然也終以此敗晚年廢箸邑邑寄於酒食客恒十數
曹翁長嘯漫歌婆娑几席稍暇戒家擊鮮豫儲客具
家無擔石弗計也一日客不至快快夜不帖枕顧四
壁日蕭然矣責家蠅集其施與交遊亡異盛時一女
弟寡翁歸養之字其孤季鵬早逝撫其孀禮加於季

尊拙堂文集

墓誌

七之十三

一日飲酣聞謳聲泣數行下元薦避席問故曰嚮吾
季醉時歌此耳熟焉今不見季是以悲爾其友愛篤
至類是而又厚待覓諸子無異他手足人益謂翁長
者前後邑大夫悉推轂而黃觀察宸歸太僕有光尤
契翁厚歸荆公吏數百壓絕溪而梁之以制運艘一
切倚辦翁民至今賴焉遇鄉飲禮有司虛左以待翁
曰是真長者居亡何里兒吳昌辱翁蒼頭珍舉戈擲
之未發也搆以盜翁討諸令昌窘其黨詭而越訴監

大夫訊狀夫夫湯旻也而詞昌耶械繫屬郡某旻故
教唆號市虐事急陽乞翁以解而陰下之石翁矢亡
他泄泄也又對簿翁強項曰三尺安在令狐鼠縱橫
乎某惠堅先入者薄昌旻罪翁咄嗟而出某以爲望
竟駕罪翁且甘心焉獄成上監大夫令母張喙而重
扶之時萬曆十三年三月十九日也四日翁不起矣
舅氏孤笑笑門下士亡一人至者獨族弟鵬走貨鄉
人鮑宗敬金若干殮翁於是昌旻大快張具設飲揚
尊拙堂文集 墓誌 七之十四

揚曰李公且不免寧論齷齪說者咎翁彈夜光於鳥
雀疎垂堂之誠又訖翁險而坦坦蹶足康莊有不可
知者元薦屬妒口何敢緩頰伏念太上解網嘉與黔
首更始假翁羅大辟猶將三讞微曠恩幾末減寧至
卒然殞命慘毒秋荼寃哉天乎翁沒十餘年家益落
亡能稍雪茲憤獨月旦之評鄉翁滋甚里有大事人
人首鼠或辱宴受抑不自存輒相顧嘆息賴州公在
有今日耶蓋翁捐館而間黨之窮交故知無復客於

樽俎間者而他可知也語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翁
之謂矣翁生嘉靖丁亥年九月二十一日享年五十
有九陸孺人少翁三歲生女一卽家安人以先大夫
貴側室沈生子一家安人自痛不能爲緹縈而李氏
之脉如綫予小子不銘翁誰當銘者銘曰閱而牆翁
不死偶而瘍翁則死雖然爲二豎死寧寬死六十不
良死寧殤死魂兮厲兮不可化兮吁嗟壯士耿耿志
兮仰訴閭闔上帝曰異彼其之子螽且驚還兮且予
尊拙堂文集 墓誌 七之十五

俟

明孝子聲遠徐君墓誌銘

白毫子之集行操觚者避席曰當吾世而以布衣擅
千秋業者聲遠也習聲遠者曰徐君石隱或又曰聲
遠口不譚學其狀貌質行酷似古先生丁子曰噫吾
請以大節蔽之聲遠孝子也先世長洲人祖泰廩於
郡負僑聲年三十二而天父完由選貢別駕漢陽多
隱德年五十乏嗣石夫人方坐蓐假寐恍惚聞雷聲

遂舉聲遠時臘月二十四也名之曰應雷兩月餘別
駕公卽世石夫人從涕泗中鞠育以長然御之甚苛
聲遠生而眇小丈夫乎倜儻有異志甫就外傳設宣
尼像以祭八歲能詩歌讀書至秦誓題其首曰孔子
脫不知繼周者秦何以爲孔子十三歲賦寶劍篇石
夫人大奇之稍長子身焚焚事母至孝娶婦殷竭聲
唯謹室如磬縣且暮必具甘毳以進石夫人忘其貧
也聲遠力養唯七寸管不得已以親故爲人代草生
尊拙堂文集 墓誌 七之十六

平喜讀書不沾沾章句詩文於聲律色澤外別具一
乾坤不能頻首掌故家言強就試間一爲青衿弟子
未幾弃去韓宗伯折節聲遠爲忘年交升堂拜母執
猶子禮甚恭聲遠感其意周旋宗伯邸數年尋受徐
少宰聘曳裾貴人非其好也念母亟圖歸會少宰請
告居陽羨聲遠樂其山水借館穀爲趙軸少宰嚴事
聲遠時時吟徐先生卽會飲他所必虛左以讓聲遠
婆娑敝衣冠岸然踞少宰上坐客心訝之聲遠故自

如初入長安蔬素累月人叩之故聲遠泫然曰小人
有母不時肉食何心饜五侯鯖乎石夫人聞而止之
日母以此貽老嫗憂也歲致束脩悉奉母養殯之奉
往往倩人市聲遠歸省石夫人曰貲竭矣市家索道
者趾錯聲遠踟躕出貲以償卽相知不棄纖芥婦僮
門女勤劬共養自烹飪春汲澌澌統至浣淪滌穢貧
家婦所未嘗口不言瘁聲遠有寡姊諸孤累疊倚命
聲遠引與共居衣食婚嫁三十餘年以迄喪葬不以
尊拙堂文集 墓誌 七之十七

貧爲解年四十唯唯膝下如嬰兒有客起居母帷中
呼應雷謝客聲遠僂而應曰諾婉容謝客復命母趨
走嘻嘻唯恐失驪小不當意聲遠叱婦攜兒輩長跼
堂下色霽乃起一日母怒婦不解聲遠皇迫幾欲爲
婦覓死所已虞母怒解或中悔展轉無復之知者慰
曰若不聞大杖走乎聲遠淚簌簌數行下曰寧忍以
婦易母亡何母怒解迺已乙未辭少宰聘丙申石夫
人憊矣夜苦不眠聲遠百方藥之計窮禮拜大士前

爲母請命至流汗浹踵不徹石夫人始一交睫如是者三月石夫人弃栢棧聲遠哀毀骨立雖喜飲涓滴不濟齒張空拳拮据營塋力殫矣咄咄書坐次日不死愧臯魚嗟乎此真能行三年喪者也服除謝一切乞文者署其門曰自今卽三日絕糧宰相致千金聘誓不受矣僦居數椽高枕竹牕一卷外澹乎無管轄昔往來軒冕至並不報謝卽當塗禮餽足不一及門嘗曰世無孔文舉李元禮吾不屑市井交有孔文舉尊拙堂文集 墓誌 七之十八

李元禮吾不附青雲士石友唯周我遺陸彥先王孟夙宗遠知已雄談颺舉電掣意不可一世而口無臧否踴躍擇地而蹈屏不勝衣至急人患難赴然諾賈勇不及顧雅基菰叔夜李青蓮豪宕不可轡縱左繩右矩約如處女少受經徐訥言父子至親暱納言方京兆陪都會課士干進者陰以百金爲聲遠壽聲遠面赤立却之曰自古大聖賢大祖師雖權變圓通曾

有以食故爲人居間者乎元亮三徑長卿四壁窮矣聲遠謝亡有居恒捧腹自快吾有陶朱之富趙孟之貴予漫語聲遠君庶幾獵者聲遠不應酒酣拍案起曰朱紫陽不云乎從來隱者多負氣又曰唯無慾人能好山水蓋自命也易簣前一月研忽大鳴遂賦一律有閱盡千秋有不平之句淵哉鄉所心折於聲遠者淺矣野史氏曰孔門稱孝唯參與損然皆不仕季氏瑯琊之孝浮沉魏晉何也聲遠事母不減瑯琊兩月孤艱關百罹嶽峙淵渟令當鼎革之會必爲管幼尊拙堂文集 墓誌 七之十九

安太保於是乎有慚德矣聲遠卒於萬曆癸丑正月二十六日距其生甲寅六十爾子一正舉邑諸生孫二緯之續之聲遠左頰有白毫世稱閭風先生文章有妙解詳具予白毫集叙中屬續呼正舉曰吾自省六十年無過嗚呼可以瞑矣葬附石夫人新阡咫尺周我遺墓治命也銘曰君負奇氣赤腳獨行寧爲黔婁不作君卿鄉爲親屈委蛇研耕母沒却掃苦節亨貞方之先民曾閔是程自愧臯魚寸心怍怍一丘傍

母終古淡情吁嗟乎東海徐生

戈隱君文甫墓誌銘

余之友於戈君國禎自吾友繆仲醇氏交臂知爲長者也已習而羨稱之曰君葛天氏之民與仲醇曰固也其父實長者酷肖焉君避席曰禎何敢望吾翁亡何其冠履來謁則翁死矣手一冊涕泣介仲醇氏請於余翁生平實詣也余憐君且無辭於吾友遂按狀次之蓋終始篤行君子也翁稱而喪母曰孺人幾

尊拙堂文集

墓誌

七之二十

減性其事繆孺人繼也猶之乎呂也繆孺人沒而翁時時收淚弗令父知曰懼傷老人意也少年力學攻苦數奇僅僅以館糈逮二尊人終身以爲憾曰傷哉貧也歲時伏膺未嘗不沾襟白首孺慕如一日居恒無濫交無溢取質行誠心坦焉不城府性好施族子貧不能殮殮不克塋翁憫而窵窵之至有哭其尸解衣庇之者若廼修若敖之祀瞻孀居之廢以待嫺嫺戚里一切吉凶多方賑卹久而不倦里中嘖嘖曰義

哉願翁壽垂爾獨不自爲計乎翁矢力行之故自

如晚年好岐黃家言時以藥餌普濟里有蔡先生方

榮獨行士也不爲少年所喜翁素與善其志操可想

見矣翁諱希周字文甫別號順溪娶錢孺人先翁十

二年卒翁之父曰小溪公子新斬之父曰蓋公味

蓋公父曰漁隱代以詩文有聲聲序漁隱而上三世

爲文鳴公則戈庄戈氏所自始也世有隱德至翁父

篤行閤而不欲有其名易不云乎積善之家必有餘

尊拙堂文集

墓誌

七之二一

慶此乃天之所以慶戈氏也夫侈於簪纓福澤遠矣

國禎以某月日奉翁夫婦合塋虞山寶巖祖塋之左

某性慤不能諛墓所藉手慰禎以瞑翁地下者亦唯

不諛故銘曰養不逮五釜力則竭施不踰三黨腸則

熱而全而天以盡而年悶悶兮嗟古之人兮古之人

兮

明隱君張汝霽墓誌銘

嗟乎張君汝霽不佞布衣四十年交也憶昔戊寅先

君子令寶抵不佞赴學使者試得寒疾於青縣道中
家人旁皇莫知措手汝霽忽至不啻巨川獲維楫也
蓋汝霽之伯父元山先生崑與先君子締忘年交先
君子故熟知汝霽其翁平川公崙敦厚元山先生才
略遠勝弟晚年托於醫汝霽亦習醫稍稍借以爲治
生計汝霽胸中純白驟見之若老學究又如野叟頗
解讀書不甚精博知大義介然有所不爲先君子宦
遊必延與俱有疾病家人多服其藥先君子於宦途

尊拙堂文集

墓誌

七之二二

極精嚴無妄交舉動笑語毫髮不苟與汝霽處忘形
骸自寶抵至長安及備兵豫章數十年如一日也子
弟往返燕吳數千里之遊必以汝霽爲托汝霽恂恂
吾輩愛重汝霽如親骨肉間亦善謔未嘗稍越規矩
外汝霽性孝友重然諾仗義履信口無擇言平川公
一日病劇諸醫謝去汝霽刲股以進竟無恙少年聘
吳氏女未歸得痼疾父母欲改聘汝霽泣然曰吾已
聘中道而弃之病者將誰歸乎竟娶之血肉淋漓中

氣不可近汝霽親覈藥療之已而舉一子諸孫五皆
吳出也已納一妾生子不育嗟乎天哉居父母喪哀
毀言與淚俱營塋避村山心力俱殫十年墓木拱矣
隣人有盜塋樹者不得已訟之官收囹圄中已憐其
貧陰以錢帛周之戒其子勿竟有鬻產者存塚垣數
年其人無賴忽利其有輸之舍見者忿忿汝霽解之
曰土石爾何足道一日率其子往餘不有適遭一綾
襖者汝霽抬舟子囑曰彼必返覓蓋以還汝霽性誠

尊拙堂文集

墓誌

七之二三

坦不設城府與人處多忘機有誚之者人皆相向而
笑汝霽亦笑不佞嘗曰此無懷葛天之民也義所不
可介然有所不受勢家子以孤寒氣凌之汝霽勃然
變色卽咫尺不輕厠足迎之亦不往所與最久且狎
者不佞及從父連叔家貧借刀匕自膳人或不信傲
然獨守居恒危坐日暗室虧心神目如電或迂而笑
之正色曰若不畏因果耶有愚之者往往墮其術中
汝霽不與校卽復來簸弄不介介也不佞少狂負氣

不屑下人人或侮之汝霽曰長孺必非風塵中人也
甲申不佞負笈梁溪僑寓一農家中庭借鄰木以蔭
吾兩人保體散髮飯於樹下高譚長嘯飽啗魚羹自
謂三公食前方丈不與易也至今思吾兩人曠懷一
片奇氣令人泣下汝霽好善若渴未嘗齒人隱事周
貧恤寡罄囊而施不欲令人知一生不入公門梁溪
陳郡侯修執醕之禮以汝霽古道篤行表其間給冠
帶輿論快之生平不問家人生產晚年居積勉構一

尊拙堂文集

墓誌

七之二四

堂老焉老而常喜茹素趺坐蒲團若有解者遇知己
酣歌起舞達旦不寐最後三年買一小舟自駕相羊
水上曰吾於世外遇一知己則蕩樂而去亡何浩然
逝矣嗟乎汝霽去後交遊中欲再覓一長厚真率忘
機如汝霽者不可得矣皓然白首追思素交抱痛可
勝言哉公諱景清字汝霽享年七十有二生於嘉靖
戊戌八月二十日歿於萬曆庚戌四月十七日二子
長明經次明教教天孫五長漢翔邑庠生漢翀漢獮

漢翀漢翔孫女一適邑庠生唐鐘曉汝霽晚年日夜
延師課孫望其成立如望歲力不給躬治白膠鬻之
爲資饋具汝霽死數年而翔入泮勃勃乎青雲之氣
天或以此報汝霽乎哉其善根不可埋沒也明經等
卜於某年某月日塋公某鄉某村之原漢翔草公行
狀乞銘於余余潛然曰我不銘公誰當銘者遂拭淚
爲之誌其墓銘曰嬰兒心菩薩行七十二年風疎雲
上吁嗟乎世嗤腐儒尼父以爲古愚

尊拙堂文集

墓誌

七之二五

思塘李翁暨元配陸孺人合墓誌銘

外王父思塘翁卒之明年丙戌冬十二月先大夫卜
地耶村塋焉又十年小子薦銘其墓又十有五年元
配陸孺人卒形家以郎村之兆不吉癸丑四月二十
二日舅氏應奎啓翁柩奉孺人合塋於邑戊山之西
蔣家園而命予小子薦更爲外王母誌并前誌令之
祔新阡之窆石蓋李氏以貴豪東山自友竹翁始生
野塘翁霽拓之元配姚孺人不子納側室二生三子

思塘翁鵠其長也方數歲委禽歸安東濠之陸氏陸
孝廉時中古行績學雅負奇弟督學公時雍以繕部
郎勅武定侯勛直聲振天下孝廉無子費孺人有女
幼莊嚴如成人卽予外王母也五歲野塘翁過孝廉
孺人出謁舅斤斤閑於禮野翁歸語姚孺人大喜亡
何孝廉與野塘翁相繼卒費孺人日夜撫外王母而
號思塘翁少罹家難督學公子翼之費孺人捐橐中
金佐翁以貲遊成均不數年外王母歸甫十四爾能

等拙堂文集

墓誌

七之二六

佐姚孺人家政姚孺人則又大喜姚孺人性嚴陸孺
人曲意承之晨起問姑所欲食躬治午具烹一鮮必
調二味以進視姚孺人七箸所向陸孺人終席不敢
嘗姚孺人疾陸孺人手湯藥日夕扶掖衣不解帶卽
以他婦代姚孺人不倦而費孺人又時時繼甘羹陰
佐陸孺人養陸孺人所遣奴起居費孺人及珍羞方
物飛舸往來以旬計陸孺人上奉嚴姑下及支孀戶
賓客親朋徵逐無虛晷孺人非子夜不帖席鵠鳴起

嗃嗃日以爲常當是時野塘公之業復振思塘翁謁
選京師姚孺人中痰厥卒陸孺人倉卒治喪事如禮
孺人歸翁之明年舉先安人久不乳費孺人爲翁進
側室沈生子歲餘翁以吳江丞部漕艘北舅氏痘危
甚吳興有朱先生者工啞科故與翁善陸孺人分遣
急足徧迎朱先生朱先生至舅氏死踰時矣陸孺人
啼曰兒不起奈綫之脉何費孺人相對泣出拜朱先
生朱先生度無可奈何以刀七抉兒口強灌之有頃

等拙堂文集

墓誌

七之二七

復避陸孺人老而述其事淚潄潄下也翁罷吳江歸
家漸落逋負日益積座上客如故陸孺人蒿目拮据
中饋夜半客有扣門者肥腴滲漚咄嗟辦里中以爲
能然素益垂思塘翁故不問出入也而費孺人時解
私裝陰齎陸孺人陸孺人亦時時出以佐翁急翁修
子塔禮於費孺人沒齒不衰未幾翁且死世業日益
替諸戚獲先後解散十不能一陸孺人督過子若婦
常忽忽不樂先安人百方解之不得每宦遊魂夢相

依數千里外薦記童時隨先安人歸寧外王母摩其頂曰外孫吾孫也引諸兒時戲大樹下指其門署示薦曰此劉尚書手筆他日效之劉尚書者清惠公麟也外王母與先安人語輒絮泣將別所治絲枲烹飪數晝夜不眠食纖悉畢具分袂未嘗不流涕也至白首先安人稱姑且老矣別亦如之薦以丙申春奉先安人北先安人過別陸孺人泣而聽請於諸母諸子婦曰敢以老母相累及先安人歿猶手執薦囑曰吾

尊拙堂文集

墓誌

七之二八

母吾母薦林卧十有六年不敢束長安裝則以王母及外王母故庚戌冬強赴客曹之命甫數月予告歸陸孺人訃至矣嗟乎痛哉陸孺人性卞急難事甚於姚孺人然宗人稍不利舅氏拍案起曰若敢脫孺子獨不念未亡人耶先大夫備兵分寧思塘翁初捐館舍請迎養外王母固謝曰君意良善顧吾老矣脫不幸溘先朝露何面目見先公先姑地下乎誓不往戊申夏五月八十初度薦率諸子婦壽之外王母又固

謝曰先孝廉久作若敖鬼若爲我以一杯酒酌墓下勝以百觴觴我也小子薦立具牢醴拜孝廉兄弟慕孺人性博厚持大體其於妯娌故舊吉凶往來及歲時問遺一切從腆老且窶終不失大家風惜舅氏貧小子薦亦不能於饘粥外曲爲志養其意常邑邑居恒哀衣大袖燕居雍容甚都談論聲如洪鍾述其少年起家事及里中姻婭始末娓娓至于夜不倦臨歿出其藥分子婦及諸倩諸孫女甚井井強半嫁時衣

尊拙堂文集

墓誌

七之二九

飾也小子薦十六年之養不能濡忍旦夕以報吾母臨別之辰外王母執手依依含淚不忍下嗚呼永訣矣痛哉痛哉孺人卒於萬曆辛亥八月十七日距生嘉靖庚寅五月七日享年八十有二外王父之生歿月日具前誌中子一卽應奎娶呂山吳氏側室沈氏女三長卽予母適先大夫應詒以辛未進士歷官四川叅議累封安人銘曰堂構子子白首劬劬下報夫子言唁先姑耿耿迴腸吁嗟悲夫北山之園鬱矣其

藏翁子若孫世世毋忘

朱洪泉暨李孺人墓誌銘

士生名聞當雲雷之屯挾異姿不及竟厥用也陰行
苦不能盡滿志里閭閻外天實靳之其獲必倍如
海上朱太公是已太公諱杰字子俊號洪泉父高明
令潮前母孫暨劉公其季也祖鎮曾祖塘高祖晉系
出文公季子在在生鉉鉉生亮徙鹽官湖塘里又五
傳入國朝爲寧遠令燧則受學貢尚書者是時朱
尊拙堂文集 墓誌 七之三十一

乃大迨中葉高明以貲起家公丁其厄幼英敏異常
過目輒成誦家人咸屬目之九歲失恃十二歲失怙
高明公所遺囊橐爲伺者怯篋去篋篋哀毀中門祚
衰薄遂廢學十六娶婦李長公二歲卽太孺人也夙
閑姆訓夫婦拮据承遺業如駕敝舟左右操維楫惟
謹蓋李乃海鹽寶山公叔女朱之自出未笄卽代母
秉筦綸閭里相與慶公得良內助而公自弱冠卽長
諸賦役督其艱且鉅者諸父老推公祭酒公居恒自

念御史公後替組寥寥因旁通經史每手一卷卽子
夜必讀竟乃已涑水氏之史迫陰陽曆數諸書靡不
精貫與人談說千古上下理亂成敗之數娓娓如日
前課諸子甚嚴每正色教誡曰昔我文公身肩絕學
衍濂洛正宗於東海至今一脉流傳無替若輩獨不
能一闡繹之乎每歲延四方名士廣搜諸文籍率二
三子日夕啣晤其中至析產以購無稍吝里中兒或
笑之公獨行其意故自若蒿目四十年或廣營構勉
尊拙堂文集 墓誌 七之三十一

持門戶其所注精者在此諸子相繼青衿乙酉秋子
聚奎歌鹿鳴於泐從子履儀亦同舉後昆從諸猶子
有登制科者又有父子同鄉舉者累累若若郁乎盛
矣皆公義方勤劬績學一念嚆矢也或勸公侈力一
生今有子且達行休矣公不稍倦施德於鄉里絮寒
哺餒扶危困不辭勞勩與人交表裏一致遇不平攘
臂而起不屑爲姘阿態公儀容修整音吐豪爽晚
皓髮豐頤巨肩舒步人望而知爲長者且異人也與

少年諸儒生朝夕多慷慨正論或從容雅談臨池揮
洒道勁嚴謹如其爲人蒸嘗伏臘顧瞻丘壠涕洟沾
襟曰恨吾父母不逮也聚奎屢上公車不第公亦不
介介已謁選人得饒之餘干則公謝世十許年矣壽
七十三聚奎以板輿迎養太孺人業已失明溫惠淑
慎無改常德性不喜佞佛僧尼無及門者至其一腔
惻隱出於至性多方獎掖人善拂意處動以忍自處
卽一七箸必均口以飼蛸翹偶一失所必加意拯之

尊拙堂文集

墓誌

七之三二

聚奎之令餘干時以嚴刑多取爲戒聚奎奉命惟謹
每條入必長跪上之借以娛慈顏太孺人多所施舍
未嘗私笥中益浚得西方宗旨至其饗賓承祭加意
妯娒下字緘獲又其顯者也聚奎以奏最贈太公如
其官母封太孺人副笄六珈寵章遠近以爲榮
此余所謂天之報施善人其獲必倍者也太公生嘉
靖辛卯閏六月八日卒於萬曆癸卯九月十一日太
孺人生嘉靖己丑正月十九日卒於萬曆癸丑十一

月十二日年八十五子四長炳文字聚奎卽予南北
同鄉舉者也仕至司城娶陳氏繼董氏封贈皆孺人
次炳章郡庠生次炳璠次炳衡俱邑庠生女二一適
張大韶一適孫紹聰孫男六大韶有女女於聚奎許
吾友錢司城士和子之琦婦翁媪意也憶昔丁巳冬
薦方爲先大父改阡桃城士和走使數百里致聚奎
命曰敢以先子一片石爲請余報曰諾又六年聚奎
得吉壤於長平里卜於明春正月葬有期矣偕士和

尊拙堂文集

墓誌

七之三三

中前請且曰父母有美而不揚或一切以說義所不
敢出也余益重聚奎意據其從父高安公狀揭大節
直筆而爲之銘曰黷莽之利什一縹緲之計倍蓰公
乎兼之海上孤童奮翼鵠起天生雄才爰有令子煌
煌聖書義方是以二人同歸長平之里千古令名不
朽者誄

建寧別駕于公元配勅贈安人吳氏墓誌銘

吳安人者吾友建寧別駕潤父于君元配也稱安人

者以潤父建寧最也潤父佐建寧以清標冠七閩多
異政奏最天子賜璽書褒美恩賁泉壤稱異數潤父
居恒邑邑曰嗟天乎吾何以瞑吾婦予聞而戚戚心
動蓋亡祿舊婦與安人埒而數奇過之主臣偃蹇畏
途三十年不及沾一命以報吾婦嗟乎安人幸矣幸
矣今年冬十二月十二日潤父卜吉葬安人於趙岐
之陽先期遣仲子肇錫來乞銘肇錫者予故以女女
之者也吾女不幸蚤夭婿則猶故也遂泫然許諾按

尊拙堂文集

墓誌

七之三

狀吳系陽羨巨族自文肅公後而通政公以長者顯
娶李氏累贈淑人生一子二女長光祿公次安人通
政公有姑適于孝廉中丞公家婦也生子四長孝廉
公不欲就仲子比部封授都察院幕是爲潤父父兩
家翁篤中表誼如同產歲時各出其子女相見通政
公快潤父而妻之李淑人之姑屠淑人嗃嗃起家繩
子若婦甚厲于若婦稟畫一不敢踰尺寸安人之井
井內外天性乎亦其夙所習也安人體孱弱虞太安

人思其不任婦甫入門而精志內政旦夕調甘毳娛
兩尊人外佐賓客無壘耻下逮織紉及米鹽瑣屑咸
出手裁而尤虔於祭祀弗躬弗腆不登於俎有遺置
祭品于地者輒叱去不以饗嗟乎此禮之不講久矣
歲時宴會諸如姪珠襦錦鞵光彩艷目而安人淡然
布素婉婉其間人不知爲貴家女也潤父銳志下帷
安人和以機杼與啁啾聲雜孤燈熒熒丙夜相對甚
莊及潤父九擯賓筵一遭別泣安人無幾微見顏色

尊拙堂文集

墓誌

七之三

李淑人遵養安人方侍虞太安人不敢哭疾趨入壺
甫下堵痛絕墮地虞太安人亦墮淚左右莫敢仰視
及兩尊人弃世安人哭之慟禮加于李淑人終其身
屏絕美衣甘食之奉安人幼讀書曉文義生平耻談
人過亦不願入耳居恒儉約自持斤斤不枋取予潤
父幼育于庶曾祖母范范故中丞愛妾也或說安人
稍曲意承之可盡有其素安人怫然曰此豈婦道耶
委蛇兩姑間各有禮虞太安人歿檢筒中得百金安

人息之倍者四先後假佛事以散之曰此先姑意也
餘十金爾留時屬潤父曰先姑遺金急以施比丘尼
治家錙銖不爽稍有奇羨推以濟貧乏繕杠梁掩骼
飯僧皆稟命潤父行之御賊獲嚴而有度不假嘖笑
貢諛者莫敢關其口然不喜爲操切食指甚衆歲飢
客有議以救充廩餼者安人不悅曰此豈吾家所爲
耶客慚而退平生生子女凡八乳不一育卒能以理遣
不爲情毀舉二庶撫如已出卽二庶忘其所自出也

尊拙堂文集

墓誌

七之三六

勉就外傳課督甚嚴小者間從羣兒嬉人以爲得大
體安人年二十二卽皈依佛乘能默誦法華經至三
卷三十六歲長齋奉佛甚精嚴病苦中輒引夙業深
自飭厲左右有持之泣者曰若以情識牽我耶叱使
去一比丘尼從旁呼曰願除世間恩怨早祈解脫安
人含笑曰我安得復有恩怨佛法以右脇爲吉安人
偶卧向左忽曰誤矣沉頓中設然改從右令掌而逝
中父爲予言季婦少時禮佛一蛇纏其足不動異哉

不撓于大怖乃爾宜其了了生死也安人歸潤父凡
二十七年而沒潤父時時悼亡曰吾失一良友期功
以降及家人內外大小語及安人輒隕涕而女弟適
某者哭之幾以身殉曰吾勿失吾母而吾不知吾母
之見背姊在也嗟乎此可以徵安人矣潤父諱玉德
以歲貢生不得已就選人試高等得別駕建寧非其
好也中讒口弃官歸距安人之沒六年矣安人生隆
慶戊辰五月二十七日沒于萬曆己酉九月二十二

尊拙堂文集

墓誌

七之三七

廿年四十有二子長起欽娶同邑表兄虞公某女
次卽肇錫娶錫山王公某女側出丁子曰薦自庚辰
拜兵使先生于民部長者也乙酉歲中父燕市庚寅
登其堂拜見素先生及其諸昆季因締交潤父一門
之內雖雖蕭蕭庶幾古人風轉盼二十餘年恍惚如
異代事矣三復安人狀知其內行甚詳且信題爲之
銘曰女耶士耶儒耶禪耶婦婦母其儀不愆卽修
卽解了破情緣吁嗟乎趙岐之門翳爾大年

墓表

誥贈湖州府知府近竹陳翁元配封太恭人杜

氏墓表

元薦以辛亥秋請告歸冬十一月假道梁谿志行陳先生有子之喪吊焉先生毀瘠甚予勞曰先生猶然孺慕乎哉人盡子也何間不能爲親爭一旦之命先生抱遺憾于逾耄之高堂與先生悲不自勝曰嗟天乎吾母之望百齡也幾幾乎幸矣而稱未亡人者半

尊拙堂文集

墓表

七之三

造物者忌盈而慙于全惜也五釜之養三錫之寵渥矣而吾父弗逮也吾父母有溪裘十不行一隱德十不章二拮据課子蚤夜速之成勿學所以順吾父母泉下者十不嫌五也明年春將合葬于龍山之塋卜有期矣敢以隧道之石辱子元薦逡巡避席謝雖然薦之辱知先生天下莫不聞卽不斐其何辭江南之陳祖太丘而志行曰否否吾不敢以所未知貽狄武襄蓋蓋倉垣之沙盆潭有一坏在俗所傳陳克墳者

其始祖也數傳而爲四世祖鑑鑑生泰泰兄弟五子萃字集之別號近竹卽贈公也方陳盛時兄弟聚而賈于倉橋之四維橐良厚亡何廢箸伯兄以李官之役死于杖泰父子訟之臺得白寃狀而泰尋歿贈公依其叔與于北郭年二十三而娶是爲杜太恭人父奎母施爲東膠著姓太恭人少失恃依父執毛氏以長年十七歸贈公居四歲生于善才穎異常兄未幾殤太恭人以墨涅其左足視曰天乎兒幸再來此所

尊拙堂文集

墓表

七之三

以識也辛丑上元之夕夢善才啼而牽太恭人裾曰兒至矣蓋志行生而左足一黑子故在也怪哉天其將大陳氏乎越四歲贈公徙南塘手榜其堂曰微高門戶須爲善要好兒孫在讀書榜卧內曰守身如執玉教子勝遺金終身以爲恒嗚呼遠矣志行年六歲贈公延名師躬課口授之杜太恭人倚小窓剔蠟治女紅以佐讀志行九歲經書成誦凡里中名師贈公卽引之北面多方調其甘苦贈公雖隱于農賈乎喜

臨池王趙松雪書法又精勾股數讀經解讀史史
解至忠臣孝子未嘗不反覆長歎息也趨庭訓誡出
世俗科目外亡何孫福以僕叛贈公再徙東膠志行
落魄去而農贈公諱志行而竟儒并督其兩幼子氣
彌銳志行尋補邑弟子員浮沉又數年贈公索稍充
矣與市井少年游一切以平等心劑之質毋錢者寧
薄息迂其期售田舍者浮其直里中稱長者常往泰
伯城遇大風舟覆卒免不戒于火出之烈焰天幸哉

尊拙堂文集

墓表

七之四十

詩不云子豈弟君子神所勞矣亡何贈公沒太恭人
以孤嫠字三弱子瘠田二十畝支公私之通而餬口
卒歲鄰人揶揄之而太恭人日夕督諸子耕讀甚厲
身以十指爲生計蓋茶苦自嘗也癸酉志行舉于鄉
已丑成進士親友持牛酒賀而志行歎歎曰傷哉往
幼學之望一青衿不得也志灰矣吾父母怒而逐之
莫先生所裒獲雋于學使者莫先生課菽也異茅簷
下數語耿耿如刺吾父沒而不肯復倦諸生乙巳五

日微吾母一言激之傲青衿終老彌嗟天乎傷哉志
行令確山調中牟比部數年守吳興皆以搏擊豪強
拊循寒閭得循良聲而太恭人慈忍秉內政蓋志行
歌鹿鳴而太恭人不欲逞志叛僕忍詢于懿親之下
石者意念淡矣居恒訓諸子曰往而父爲東家某所
厄旁睨者弗堪也相與佐鬪吾委曲寬解思之至今
有餘味志行居官二十餘年瘠無長物太恭人性儉
絲枲纖絰白首不去指歲入所息輒廣其惠于宗黨

尊拙堂文集

墓表

七之四一

做義莊例衣食婚嫁其窮乏者迄于諸孫奉行唯謹
曰此而翁志也志行以比部郎奉簡書慮囚畿北釋
矜疑三百餘人太恭人喜曰兒不記而父座右銘乎
此行其大吾門矣志行于吳興多異政戊申歲大稔
志行流涕勞民疾苦戴星出入百計哺諸瓊尾而祗
席之三臺使者旌其伐借恂二年異數也太恭人聞
而色喜曰吾子有泉社兒不食于縣下乎先是
母再上徽號贈公覃恩晉湖州府知府太恭人得今

稱比于中牟比部華矣太恭人愀然不樂志行長隱
請故太恭人呬而命之曰鄉者鸚鵡起汝漏下眠而
誦讀汝而修脯汝吾與而父共而獨冠帔我爲志行
含淚罷庚戌春計事竣志行上書請終養當塗固留
之擢江西副臬治兵九江命下兩臺使者交趣之志
行卒不赴色養踰年太恭人無疾令終壽九十七距
贈公之沒四十六年丁元薦曰天人之際難言哉善
才再世結于太恭人一念爾卽以此食其報何神與

尊相室文集

墓表

七之四二

易之稱餘慶也書之侈降祥也世眼責券于富貴或
効或否贈公之以長者沒齒不陶白易也樂只君子
民之父母田畯暨牧口碑不黃金牛酒易也白首就
子舍得全全昌不三公易也辟若力田贈公藜之燕
之太恭人獲之志行俎豆而饗之裔守厚善是名種
德曰慶曰祥特表其墓以告世之爲父若母者子孫
姻婭具載碑陰

明孝婦誥封太宜人洪母程氏墓表

洪太宜人者績溪程處士濤之女欽贈大夫一九公
某元配稱太宜人者以子文衡兩拜封世所推洪廷
尉平仲之母也平仲端亮有大節由銓郎南徙廻翔
工曹者數年壬寅建儲覃恩乙巳皇長孫生再覃恩
文衡贈父某如其官母程稱太宜人榮矣廼里閭宗
黨手額太宜人曰此寧以子重太宜人歸贈公甫笄
爾舅柳塘翁姑錢媼方拮据嗃嗃督家乘太宜人具
夕敬共曲當兩尊人意兩尊人大喜過望謂新婦才

尊相室文集

墓表

七之四三

贈公鮮兄弟太宜人宜子而繁七乳而殤者一多胎
秀翁媼又大喜曰亢吾宗者其婦平時贈公儼一屋
市太宜人子身竭蹶諸兒女累繫襁褓左提右挈而
饗餐烹飪取給十指外應賓客非時之需內持籌較
計食指毛舉櫛比供卒歲俯仰又以其間操井臼緝
緝洗機杼績紵夜漏下數十刻日不交睫鷄鳴秉炬
起始善病虛火炎如沸法不宜參諸醫束手曰無已
其乳乎太宜人斷仲子乳乳姑左右曰若呱呱者何

強弱之而兒幸無恙卽平仲也當是時太宜人初念不及此又亡何姑目青徧索石膽難卒致太宜人陰刺指血瀝睡而明復媼喜曰婦安所得良藥太宜人謬應曰偶遇空青液爾媼時苦崩至躬爲浣淪十年間未及一帖枕也而柳塘翁癰發矣太宜人所以彌縫暨禱所不逮苦更甚于事錢者而贈公亦骨立太宜人百瘡俱嘗輒微天幸葢錢媼病起觴五十翁病起再觴六十贈公偕太宜人率子若孫歌南山堂下

尊拙堂文集

墓表

七之四四

懿戚爭持羊酒爲賀兩尊人一解願曰微子婦吾不能有今日諸子若孫及臧獲侍翁媼者私詫曰太宜人獨精誠倍也其全力葢亦天所縱以成其孝藉令吾輩分身曹舉之亦憊矣宗黨曰太宜人寧渠孝事二人歲時蒸嘗必躬必腆卽豚肩伏雌非手調不敢祭貴且老時時舉以誠我宗人葢此禮之不講于士大夫久矣習程處士者曰處士故麗厚饒先民型范太宜人初居母喪輒哀毀如成人白首相賞爲處

士卜葬若猶未滿志也者其于中壘大家所載女史得之庭訓居多丁子曰固也太宜人之孝天性乎方其攻苦持門戶所以委曲志養意不在貲省贈公歿而恩傷翁意欽泣不敢下有子九列祿厚矣斷諸血味布素者終身平仲板輿迎養會不久淹葢陰痛贈公之不及共也翁媼之不及享也而託之乎淨業臨化之日異香經宿結跏趺坐七十三年千秋矣語云至孝通神明寸衷卽西方哉薦于平仲託臭味三十

尊拙堂文集

墓表

七之四五

年壬子夏平仲假使節歸省比秋來會葬顧光祿心動兼程歸太宜人病且革矣薦往唁之中道夢神人囊金錢數十朱其文云是太宜人功德中有孝慈字更鉅且晰已入弔平仲兄弟匍伏哭極哀諸孫曾二十餘曹面淩墨僕行其後而平仲尤瘠甚嗟乎三年之喪近成芻狗真能執古禮隱顯始卒不渝者吾友射陽劉靜之梁谿高雲從毘陵沈伯和海虞繆仲淳茂苑徐聲遠合平仲而六平仲旣免喪猶依依孺慕

也屢書屬薦曰先慈墓隧之石敢辱子薦事太宜人
猶母追憶耳目睹記質之諸名公狀若傳推本聖書
所以褒贈之意揭其徽行之大者而直爲表其阡曰
嗚呼明孝婦洪太宜人程氏之墓生卒年月世系子
孫會玄男女幾六十餘人姻婭姓氏具載墓誌

阡鵝籠山表

先大父雷峰府君大母蔣安人以萬曆丙子春合葬
顧渚山中時信陽何太史洛文銘其墓越十有四年

墓表

墓表

七之四六

先大夫蚤世術者曰崇在新阡啓之水也更營阜塘
之西聽于卜襲吉遂寔焉術者曰避水趨水去迺幾
以告諸父不可又八年而啓之水數寸幾嚙棺矣友
人繆仲醇氏度地于安吉之鵝籠山穴之壤赤而堅
如脂請于諸父曰俞遂以丁酉十二月十七日塋我
先大父大母不及祔者迫于石也三阡禮乎曰辟之
父母在而失所必百計拯焉俾有寧宇而後卽安奚
恤乎三也嫌于煩且賁而甘心焉委之豺狼也雖然

以大父生平豈其沒且三十年而不獲一微寵地靈
嗚呼余小子猶及見我大父之事曾大父湖南公也
曾大父豪俠大父長者也其才氣不甚類而以志養
年且艾稱翁矣鵝鳴起篝燈巾櫛候于寢所問安不
曾大父色喜亦喜色愠亦愠間有所訶讓長跪俛首
受之退就子舍未嘗南向坐少失曾大母周孺人事
母之兄弟姊妹如母以迄于中表靡所不厚事庶母
王甚于周也王故無子而才不能無求多于子婦大

墓表

墓表

七之四七

父率諸兄弟子婦曲意承之唯恐失其驩一日王自
歸寧子夜矣大父母以下整衣冠候之分遣臧獲列
炬迎數里外未及門諸子婦凜凜道旁若嚴君出入
率以爲常曾大父沒事王如初生平宦游漢楚不甚
適輒幡然歸顧其素蕭蕭也曰吾不以五斗易班衣
亡何家日落婚嫁苦不給則又陰私之不令曾大父
知曰貧自吾分敢傷老人意耶晚奉親諱未禫而病
除服奄從地下矣性嚴急不能容人與人處不設

城府人以好語誑之輒推心焉或加以非禮初若不
堪未終霍然解少年嘗以細事觸沈丞幾構大獄
先大夫令南陵沈丞罷官歸宣城介環爾大父聽而
囑之曰休矣勿言沈丞事其爲長者多類此沒三十
年父老子弟曰儒林公不善宦亦不善家邑邑坎壈
以老人以無所長短易之公故厚訓德薄脩怨令與
心計強有力者相繫寧啻出其下顧責報于身後何
如哉安在其無天道也余小子侍先大夫竊聞長老

尊拙堂文集

墓表

七之四八

之訓曰善欲陰不欲陽取善者寧瑕毋瑜以爲拙誠
勝于巧詐大父位不過州郡施不越鄉閭矢真而昭
守雌而終卽其家庭孝友往往出于人情世俗之所
難而砥礪好修者之所不暇飾故其文彩聲華不少
概見抑夫子所謂善人非與余小子敬識一二以告
來裔見貽謀之自云若夫闢潛發幽耀片言于青雲
則煌煌綸綍具在余小子贅矣蔣安人分塋安吉菱
湖山五里相望

吁菱湖山表

余小子薦以萬曆丁酉冬十二月十有七日癸酉塋
先大父于鵝籠山之陽距梅溪三里許明年戊戌春
正月十有一日丁酉以菱湖山塋我大母以石穴不
能合也表其阡曰明贈儒林郎大理寺左副雷峰丁
公元配蔣安人之墓余小子薦泣而申之曰嗟乎吾
大母之不祿也年二十七爾先大夫七齡失恃老而
猶憶其病時容以語小子曰噫母之沒也惟吾與紀

尊拙堂文集

墓表

七之四九

氏姊在側姊長吾一歲兩人乳乳見母之呻吟床褥
間也相對黯黯不能爲容然不及以刀匕奉亦不記
母何恙也母故善病家人習以爲常不爲醫卜母又
重傷大人意秘不以聞卽而大父不盡知也疾亟矣
猶時訓督我兩人呵責不少假至今四十餘年其諄
諄叩命之狀如在目也母沒而兩人惘惘如夢依我
大父湖南公鞠育以長間過外家舅氏次湖先生攜
吾手而泣曰昔我海陽公之沒于官也而母暨溫氏

姨依吾母歸自萬里外三人影相吊也而母歸不逮
父養不待子甚矣命之薄也大父故以嘯嘯閑家周
孺人秉內政常寬于諸獲而嚴于子若婦子若婦稍
不如意輒推案不食母長跽俛首以俟其色霽不命
之去卽子夜不敢起也米鹽瑣屑周孺人時出不測
猝而亂之以愧其能母委曲祇事凜凜救過不暇寸
蔬勺黍未嘗開口笑而下咽周孺人沒而王庶姑爲
政諸婦踴躍奉令嘆婦難爲老嫗逮事母者從旁評
尊拙堂文集 墓表 七之五十

年舉余小子又十年先大夫成進士又七年先大夫
令寶抵秩湑奏最大父以故官授階儒林郎大母贈
安人又四年皇長子覃恩大父贈今官大母贈如初
又四年余小子成進士迄于今共五十有三年先大
夫先安人于十餘歲中相繼捐館舍當時媵娣亦凋
謝殆盡而闔內外無復有知蔣安人遺事者矣嗟而
遷者三棺槨皆朽敝不任余小子凡再易而就窆焉
嗚呼悲哉前人耕之後人坐而穫之前人炊之後人
尊拙堂文集 墓表 七之五一

曰嗟乎今之爲婦者何言難也昔我輩未笄而侍蔣
安人翁媼斤斤計口而授之餐也安人不及操升斗
而佐筯鑰稽出內勞苦倍諸獲主人故落魄又性好
客不問閭閻以內日夕不給不敢以告翁媼安人陰相
劑也稍餘輒推以飼子若女身甘粗糲間受餒卒不
敢告主人嗟乎今之爲婦者何言難也先大夫垂沒
含淚爲余小子述其事甚悉嗚呼大母歿十有餘年
而先大父宦游又三年而先安人歸我先大夫又一

坐而飽之安在其爲天道耶先大夫白首邑邑宦成
而二簋三泔以沒齒蓋自傷也余小子讀書三復葛
覃鷄鳴見人道之始未有不戢于憂勤而敗于驕佚
者也然荆者恒不及享享者卒不知荆者之苦是以
覆轍相尋卽丈夫甘心焉安問閭閻丁氏自松隱公
以來迄余小子五世矣微天之幸食祿者三十年先
世起家艱難之故及積聚中饋勤劬敬共之狀僅存
什一于先安人之目存百一于余小子之耳甚者嗤

瘡痍爲過計陋釜爲不屑也內外相習驕佚成風
不出戶而卜其興衰之故矣余小子慨焉愴歎敬識
所聞勒石墓左以示吾後世之爲子若婦者

明兵部職方司主事靜之劉君墓碣

君諱永澄字靜之維揚寶應人代有長者大父憲以
脣壽稱社祭酒父繼善司訓南徐母王氏生二子長
靜之次清之諱永沁靜之幼穎敏十四冠童子試十
九登賢書二十六成辛丑進士館選挺高等爲有力

尊拙堂文集

墓表

七之五二

首懷去不色溫善病改教授順天府學故事傳舍爾
靜之師道自任以聖賢勗諸生振孤寒伸冤抑而汰
其無良者羔雉不一及門學者稱淮南夫子課士暇
覃精六曹掌故及名臣言行矻矻如孝廉時午夜日
不交睫歲餘遷國子學正諸生有挾要津越次乞滿
者靜之持之堅臨以司成命不可羣小口攝曰散僚
強項敢爾耶旣滿請告歸或謂瓜期及矣盍稍需靜
之曰陽城爲國子師諸生有三年不省親者亟黜之

京兆李諤宦游久不歸觀李臯奏諤無親之子不可
與事君吾能覲願諸生上乎靜之誠孝天植色志曲
盡躬帥羣從以立身大義訓督如嚴師嘗曰子弟不
類父兄熾薪未具火力不熾不能使入陶鎔中門內
外雖肅如也會慈聖覃恩例有錫命親知爲靜之勸
駕以戊申候補原官杜門註離騷咄咄株守幾一年
王夫人訃至矣靜之藍焉自傷三年泣血禪除歲餘
不入內輓近行古喪禮者寥寥靜之其尤摯云靜之
少有至性八歲誦文丞相正氣歌衣帶贊嘔焉願執
鞭私爲位朝夕渴拜歌鹿鳴後朋儕宴會不一厠足
非禮逾年娶韓孺人敝衣履婚焉曰七尺非吾有而
他可知也癸卯雷震郊壇火詔具修省事例靜之奏
記晉江公以開言路爲請亡何楚宗妖書大計事焚
起靜之具疏請劍司訓公適至邸泣而焚其草邑邑
不得意作甲乙志邸中雜記歸德公雅重靜之詢以
出處靜之上書數百言大指謂太阿之柄操之上則

尊拙堂文集

墓表

七之五三

治下竊則亂今既不在上下無顯竊之跡則膏育無
可施之功神叢有不返之勢矣君子處小人之道備
于易之夬以君子陽附小人而徐圖其後者爻之若
濡是也狄仁傑行于昌宗輩以君子顯黜小人而不
避其害者蒙之揚庭是也張九齡行于李林甫自古
豪傑當觸地挂閔之時見斬釘截鐵之勇氣蓋以劉
文靖謝文正王文端厚望歸德亡何歸德行矣福清
公大拜諸交游祖道江濱福清四顧徘徊曰此會獨
尊拙堂文集 墓表 七之五四

少劉郎知之者操觚猛逐靜之金焦以病辭靜之眇
小丈夫胸中具武庫入其門單瓢泊如也義不受人
憐及遇不平攘臂裂背不待其請徧白之當塗至爲
死友桑孝廉發憤貽禍身後小人有言桑氏安而劉
氏危矣清之曰固也今吾兄可作必不以此前却世
方以好名抹殺一切靜之銘座右曰利是粗塵名是
細塵斷利根却說斷名根是入細路若利根不斷漫
說斷名恐名根念死利根轉活不好名三字是恣情

縱慾引子王塘南先生此諸洪水猛獸非過也戊申
後園是清亂靜之斷斷力持至不惜以矜然之身抵
礫金之口辛亥夏偕王給事伯舉盤礴金焦會東林
再游錢塘會劉大行起東決旬而返旁觀相顧疑訖
靜之岸然獨行于南北砰射中爲世道心獨苦嗟乎
梁谿先生外靜之一人而已余庚戌冬會靜之廣陵
已登其堂望而以爲狷者劇譚久之蒿目千古拊心
時局每至玄黃之戰治亂興衰之際未嘗不惹惹過
尊拙堂文集 墓表 七之五五

計娓娓乎凌言之也十年冷曹強半伏枕然諸司利
弊各省直要害邊徼亭障兵馬錢穀江海豪猾寇盜
根株窟穴井井燭照其神理血脉直與宇宙通洽余
又以靜之爲狂南北往返促膝幾十日臨別誠曰君
氣太猛志太銳中夜披衣起臨食竊歎無乃非尊生
之道乎靜之唯唯壬子春職方命下識者以靜之爲
吾道前茅靜之病且死其啞血以感觸時事至五月
七日夜將半汗如雨注急起坐顧其襟袖不正呼清

之曰吾平生每事欲正今忘之乎徐爲整襟曰死生之際可以觀人年三十六君瞑矣靜之之墓以某年月日葬某處子心學甫勝衣友人文文起爲具狀高存之誌其墓劉起東採國論私謚曰貞修先生而予因廣其說以附于麗牲之石而系以銘銘曰謝陂白馬一泓水光搖日月孕靈寶中有異人君崛起氷肌玉骨不可泮挺挺孤芳紛內美震撼狂飈屹然砥淮南夫子正臯比安定先生有遐軌十載寒燈久不徙

尊拙堂文集

墓表

七之五六

秋水關情謝青紫韋編子夜亦勞只鏤畫千秋有其是冷眼世局幻如彼杞憂發恤心曷已疏罷離騷悲屈子腸九迴今向誰矢天乎天乎君已矣問君浩氣歸何所荒丘宿草寒江汜古來賢聖盡如此君死不死視吾謀

尊拙堂文集卷之八

故鄣丁元薦長孺甫著

行狀

明贈徵仕郎中書舍人魯鄉朱公暨元配張太

孺人行狀

朱系出紫陽稱甲族于白谿自五谿公寅始也寅疎財好施予僦儻多豪長者游九世祖鉅朱嘉平間令長興愛其山水居焉鉅父少司馬在是爲晦翁先生

尊拙堂文集

行狀

八之一

季子司馬六傳入明爲伯名公又三傳至寅朱乃大寅生大用以貴拜廣州幕娶于沈篤孝行刲股採姑姑病露禱願減已筭延之大用生子九沈出者七再乳舉徵仕公諱一儒字魯卿張莊僖公永明少艱嗣楊夫人初乳太孺人最憐愛之思擇一快婿得徵仕公奇而贅之公時年十六補博士弟子員矣太孺人婦于室婉嫕不以貴介驕公性伉意氣侃侃多發舒忘其贅也時于莊僖座上與群公子口語不可攘臂

起爭之強旁睨者微以爲嫌莊僖笑而顧楊夫人曰
魯卿直士太孺人多方劑之人謂太孺人之能降也
公之不屈也蓋兩得焉楊夫人聞而益憐愛之甚于
群公子亡何莊僖公捐館舍五谿公下世久家日益
落諸昆季各就外氏以居公亦不忍遽去楊夫人朱
氏之徙郡城自公始也少年兒稍稍睥睨公公強項
故自如諸令長有以非禮加寒士及假公賦難公者
公正色折之幾不測旁觀者咋舌公氣盛不暇左右
尊拙堂文集 行狀 八之二

顧是時范司成驟貴吳興人炎趨唯恐後公獨否曰
太史先吾不敢自外貴人多門下客專以狎或故譴
一二寒士快之公目攝口刺刺生平不能酒時以罵
坐散諸市井見大恚陰激貴人遷怒公或設刀俎以
伺公不知終亦不能加也人謂朱魯卿性褊不能容
人語未竟意已霍然鮮以此稱長者無聞言庚午公
舉順天冠其經弟文龍亦舉陪京人噴噴二難公意
氣無所加津津語及莊僖時事輒歛歔曰公不難

而卯翼我顧獨知我于少年牢騷時國士之遇也歲
時以一少牢酹其墓公屢上公車不偶意稍倦延四
方名儒課諸子及諸猶子太孺人躬調滌灑爲廩俵
寧浮母儉時時召君采兄弟責之曰兒知古人立身
揚名之義乎君采兄弟聽受教已卯君采冠其經于
兩浙博士榜意不可一世獨手額公曰以此爲善人
報敢賀庚辰計偕申少師方秉鉤公出其門下獨不
一走謁癸未哭弟孝廉君忽忽不樂乙酉病丙戌君
尊拙堂文集 行狀 八之三

采勉就試竟奔公訃而南太孺人稱未亡人者三年
君采成進士又三年以君采中書舍人最贈公如其
官太孺人六珈副笄貴矣顧謂君采曰恨不及令而
翁一見爲報莊僖楊夫人地下也太孺人性寬厚生
平不忍商人陰事恒爲諸子婦誡長女歸我從父太
孺人故抑而嚴訓督之從母歸睚外王母而嚴太孺
人快快不敢白其室中語人謂太孺人長者能爲義
方白首且貴組紼不去手訓諸子以澹泊曰此而外

王父所錄起家者也屬續以君采得歸爲慰嗟乎君采之不安于驄馬也天所以瞑太孺人哉朱氏故與余通家累世先大夫心折徵仕公曰朱公古之遺直也公自述生平亦以無他腸徼天幸辛酉尾揚夫人舟北上晨夢神人語曰起吾輩兄弟十三人憐若善特掾若十七人覺而屈指符其數急起併舟盜至矣力掾免已入長安諦視城隍儼夢中所見也一日病目夢大士語曰若掾我我亦當掾若寤問之忻湖

尊拙堂文集

行狀

八之四

有大士廟幾爲豪毀公力止新之目如初詩不云乎好是正直神之聽之公之謂矣丁子曰天生徵仕公報五穀公也生太孺人報沈孺人也夫婦陰行德而厚植之其遇若塞若通其所爲長者不爲目故能敢佑後人易稱積慶厥有旨哉在此不在彼

生卒子姓不具

明敕贈文林郎直隸蘇州府吳江縣知縣永年

故處士趙公行狀

海內簪紳家先世大都起力田孝弟或豪俠負義好

行其德然不能越閭巷爲名高方其銖累寸積陰蓄而徐植之衆謂田舍翁技止此爾及子若孫擢寸管以經義驟起回視先世所爲閭閻稼穡一切委瑣往往羞之學士大夫相與欣艶誦說求其原而不得則又附會誇詡妄質左券于彼蒼君子曰諛墓九原有知弗饜已永年趙氏季兆夢麟以丙戌進士令儀真未期月以才調吳江政成天子推恩贈其父故處士應登文林郎母崔氏孺人龍章赫奕學士大夫相與

尊拙堂文集

行狀

八之五

欣艶誦說侈矣而季兆恒邑邑辛卯秋予過外家時季兆方寢疾甚予謁卧內望其色慘然問之故叩首曰麟不佞待罪江以南五年矣天子幸憫其勞寵逮二尊人唯是梓櫨可材豐碑未樹麟將微惠當代名筆以揚天子所以褒寵之意其以狀辱子固謝則又曰非敢以子言諛願終始之予誼不獲辭謹按實以狀趙氏其先沁州武鄉人國初徙廣平之永年是簡襄武靈之故郊也歷數千載趙氏以其地顯豈其苗

喬耶或又稱系出宋藝祖後以譜牒不詳不敢妄附
之始祖洪飛飛生幹幹生楚楚生文廣文昇累稼稻
以貲饒于鄉廣生愷愷無子以王氏之子嗣而文昇
有子端端生子三長曰魯是爲公父魯恨不得後愷
憤惋訟之官曰夫廣所謂大宗者也大宗絕不以支
子繼而獨它姓乎謂蒸嘗何先人其吐之矣累訟不
央致廢箸及公而業幾罄公爲人側儻負氣少年有
大志善騎射學擊劍然不能以武弁踟躕博世資去

尊拙堂文集

行狀

八之六

而業儒曰丈夫安所取尺幅而呻吟也者又不肯竟
學數竒白首無成家徒壁立每過其祖父田廬舊墟
輒歔歔去卒未嘗挂齒頰退而依外氏脩計然陶朱
之業數年家稍稍起忽慷慨撫髀曰嗟乎趙氏累世
貲故在也吾弗能有乃俛首外家竊餘囊給升斗養
哉何面目上先人丘壟乎尋謝去復事販沽以然謹
重間左有不平者居中解紛人人心服以爲祭酒事
質成焉嘗好面折人過卽貴介弗避語畢意霍然解

絕不留胸臆遇事亡論制膚攘臂從之故其貲亦隨
起隨落竟亡能有所儲或人有急不待其請解裝以
贈手不持一錢跡其意萬金可擲也居嘗謂丈夫貴
適志耳令積而後散一賈人于咄嗟辦矣年五十六
齋志以沒沒之六年季兆以儀真令便道過家王氏
子蒲伏圖故產以進季兆弗爲受第具章服以一少
牢拜公墓則墓有宿草久矣里中父老子弟舉手加
額望而嘆曰此天之所以報趙翁者也語有之期年

尊拙堂文集

行狀

八之七

樹設百年計德方公以布衣起田間較然獨行其志
寧暇身後名卒也不于其身于其子誰謂天道無知
者令公睚眦悃忿高枕而拓其故貲寧不稱愉快較
今所樹孰多哉販沽亡能辱公抑以公重且季兆且
莫微循良入爲天子耳目公所樹良未艾史氏將表
而出之以爲陰樹德者之勸于幸藉口免于諛矣

明故江西貴谿縣主簿玉川錢翁配張孺人行

狀

襲余感翁償金事心慰之翁少游太學負同舍生子錢數金侵尋四十年同舍生死其子不知也翁召而倍訓之者三曰爲我醉而翁基嗟乎古人哉當吾世適見翁望而知爲長者已定交清父與翁綢繆十餘年故耳目翁懿行甚悉蓋永豐公沒于官翁徒跣奔喪賻不時至或勸翁需之翁謝曰先靈日耽耽東向遲故丘也何利之敢圖竟歸而奉旅襯于堂哭奠如禮初卜地東禪寺側衡者曰法不宜寺翁踟躕他徙

尊拙堂文集

行狀

八之八

而地入勢家寺果廢是時公私責逋如蠅家壁立矣翁杳然鬻祖產以償人謂翁不能稍遲邪翁泣曰寧忍以區區損失人名一石交憐翁幸相假翁曰假易償難曰卽不償可也翁歸語張孺人孺人恚曰彼不丈夫君耶來請擲之及問里緩急又不忍以他故解至捐二梁爲死友樵枲怨而營故人喪蓋廊落多熟賜天性然也而趙太君又喜施庖廩苦不繼張孺人捉空囊委蛇其間晝夜拮据力本翁口不言子母而

耕穫絲枲之宜孺人悉節適程于度翁以故一意行其德謁選授貴谿主簿非其好也而翁故晰于事長厚劑于人情嘗剔傾銷之蠹祛包攬之儉豁虛根之累時噴噴見才矣而一家以疑獄株累翁檢其屍曰此非金刃傷也五兄弟脫其四又嘗部運運艘以風敗翁代主者稱貸輸之其人尸祝于家徐尚寶貞明性嚴重意不可一世獨折節翁過于令而令適以事迂當道翁與令弗善也以公議白于左使徐子與先

尊拙堂文集

行狀

八之九

生徐先生譽翁長者稍伸令而前所啣令者遷怒翁解組之日民挈妻孥泣送之翁指而示兒曹曰吾以此遺若翁歸山中二十五年益好行其德袒免以下分金讓居無倦施鄰人侵其界伴不問橫逆者走避之遇盜竹者飯而遣之嘉惠窮交時爲非望之府有借廬二十年不索租者其他掄幣食餒不可殫述晚積二十金蒼頭胝胝而去翁訟之官已悔曰金入僕死矣竟寬焉張孺人雖以鉅累起家乎時時以培元

氣持大體從史翁其政約于閭內而廣于門以外寬
于僮僕而嗃嗃于子若孫嘗舉相鼠之詩訓清父曰
人各有體體者禮也清父斤斤擇地而蹈稍失意孺
人聽而謂之曰汝不肖則先業墜而終身苦縱女佚
而苦吾不慈先業墜吾不孝因爲泣下孺人効翁哭
之慟左右曰翁耄矣寧作有情癡邪翁嘆曰非而所
知也吾少而貌不揚先君子私憂之曰兒不稱婦婦
歸我共辛砮者數十年無纖毫介介也居恒讀書工

尊拙堂文集

行狀

八之十

小楷大小姑受業如女史而婦不色矜曰婦在桑正
克家安事書吾少屏婦曰惟禮法可以自衛稍立勸
以退下晚以安靜規吾終身佩之婦事二姑盡瘁母
勞曰若憊乎對曰婦聞家有餘則驕不足禮義滅婦
懼禮義滅是以不敢佚也庶母朱矢奇節婦姑事之
逾于恒禮異哉婦也老人失左右手矣語次悲不自
勝余信翁長者益徵孺人云翁錢氏諱復字一陽號
玉川系出武肅後勝國末從台徙安吉自三秀公始

秀生明輔明輔生士安士安生景景生元忠以耆德
爲鄉飲祭酒子漢卽永豐令廉介載邑乘天之所以
開翁也張孺人出歸安右族父賜從父道峰先生狎
愛而子育之孺人所從來遠矣清父卜于冬十二月
二十日奉翁與孺人合墓本州前崗鳳凰山之麓詮
次行實屬狀于元薦元薦質之鄉三老曰錢翁自言
平生無機心機事敗焉豁谷故完其天年異哉乎海
虞生之事倖得而卒死也翁弗受故以全卒乃倍食

尊拙堂文集

行狀

八之十一

之豈非天邪丁子曰錢翁幾于道乎仁心爲質張媼
動止以禮筭而儒哉予不佞發幽光于泉壤標先品
之羽儀責在惇史矣

生卒子
姓不具

外母吳孺人行狀

外父茗泉先生沒薦甫束髮先生手訣曰善讀書自
愛又二十六年吳孺人棄栢松薦二毛種種矣行能
謏劣靡尺寸墜以報先生一念及汗淫淫浹也用父
兄弟卜癸卯冬十一月二十六日奉孺人與先生

葬山中走書屬元薦曰墓中之石許先生有成言矣
以狀辱子薦卽不文奚辭于逝者雖然先大夫手狀
在小子何贅焉詮次始末聊廣所聞云爾先生諱繼
華字原順別號茗泉系出魯公子彊後逮晉諱榮緒
者教授京口徙無錫之千田其家長與自宋進士四
明教授模始也模十三世孫封工科給事中思聰以
子瓊貴思聰生謙謙生副千戶維以伯子應奎封儀
曹郎次應壁歲貢署光祿丞娶呂山吳生河南按察
導拙堂文集 行狀 八之十二

副使繼芳以水部郎考封光祿公如其官次先生先
生幼機穎能文章聲山憲副公上而太公恂恂長者
从困諸生課先生兄弟嚴先生甫青衿輒受知督學
直指前後諸使者藉甚弱冠娶前坵吳父竹軒公母
陳大理公恪女也内外名德孺人兩習之以勤敏心
當二尊人而陰佐先生讀先生體龐如不勝衣日數
米而食其下帷倍他弟子晨雞鳴輒枕上口占易卦
一乃起歲習以爲常孺人心憐之多方脩菓餌束脯

伺間而進予以調其意而節其劬先生亦忘疲也一
日賓客至于夜刻者入室先生懼驚太公願以身殉
盜寤先生亟孺人逸而陰令女姬出簪珥脫先生里
中兩多之是時諸博士競以博洽名高先生試輒冠
同席者心訝焉以計迫先生他往相與發其藏于史
以下題識而語標之各有旨要人人駭伏先生雅自
負數奇不偶才略不繁見稍稍寄情陶白曰此儒者
所不廢也與人恭謹遇事每持毅發女弟嫁韋岳備
導拙堂文集 行狀 八之十三

遺孤應嗣爲仇家所構幾陷大辟先生潛往獄邸流
涕解衣呵護之信宿而出整力推轂卒無恙或謂臧
公居平擇地而蹈唯恐或蹟茲抑何壯也戊午貢太
學丁卯舉舊京兩上太常不第時太公春秋高晚舉
庶子繼薦不勝左師之戀先生日侍子舍如嬰孺撫
訓稚弟有加癸酉同猶子晉叔計偕至毘陵感異夢
賦歸來有瞻天縣北關愛日戀吾廬之句抵舍太公
果病未幾卒先生躬含殮哭泣如喪吳太安人明年

以毀瘠不起疾革呼用父兄弟曰唐一菴先師後餘
不有許孟中先生人倫之冠冕也女曹往師之吾服
矣孺人與先生相莊白首比沒挺持門戶嚴毅有丈
夫風二子卽壯廩廩奉令唯謹御大小臧獲以禮無
敢踰尺寸絲泉織紉老而必躬侍孺人三十餘年未
嘗見其空手坐也以故家日益起戊子用父復舉于
南諸孫歲薦廩食各有差幼者彬彬就家塾孺人黃
髮兒齒不杖而健七箸諸孫曾內外數十曹讌集稱
尊拙堂文集 行狀 八之十四

觴盈階除牽衣挽裾左右應接不暇孺人顧而樂之
嘆謂二子曰恨不及令而翁見也戊戌用父成進士
令金谿請迎養孺人咲曰果若人言力田不如逢年
鄉者而翁負奇攻苦老嫗日夕注望今且灰矣不自
意得見孺子孺子勉之抵金谿二年歸用父復以板
輿迎孺人矢不往曰見吾能忘首丘耶然其精爽嬰
蹶不異常時燈下猶能刺針益自喜不數月疾作脩
然長逝逝之夕呼子孫訓以勤儉毋忘世業更申誠

曰莫作淫祀嗟乎此足占先生教矣先生生正德丁
丑十二月九日卒萬曆乙亥八月二十六日年五十
九例授都察院都事文師着山詩做陶彭澤所著有
大學衍義纂五經手註及論稿各若干卷藏家塾吳
孺人生正德戊寅八月十三日卒萬曆辛丑十月八
日年八十四用父令金谿將滿三載與微一命以娛
孺人相距數月而不及待惜也子二長懋中卽用父
娶徽州別駕沈公堊女懋和太學生娶合州守潘公
尊拙堂文集 行狀 八之十五

可賢女女四一適武康太學生魏應箕一適溫子俊
一閔友曾俱烏程太學生一卽予婦早夭孫男十有
二

大母吳太安人行狀

嗚呼太安人之歸我先大父五十三年于今矣稱婦
者二十二年婦而姑者十有二年稱姑及太姑者三
十一年稱未亡人者二十八年稱太安人者二十三
年屈指數嫗不及半也丁丑殤我叔氏已丑喪我先

大夫丙申喪我先安人卽歡娛之辰而至痛奪之憂
喜又不能半也垂老日夜望我叔氏之稍表建而不
待元薦員西掖又不及分大官之奉爲太安人解頤
戊戌冬太安人春秋七十元薦將陳情闕下以菽水
終其餘年會狂慙得罪嫌于慙不敢請亡何太安人
捐養矣嗚呼痛哉太安人行不踰閭閻施不越閭黨
流芬餘澤噴噴百里外藉云婦德無儀則劉杜韓謝
又何稱焉元薦敬奉諸父命拭淚草狀大母姓吳氏

尊拙堂文集

行狀

八之十六

系出梁處士吳均代有聲陳隋唐宋間及明而隱君
瓊起家素封至鉅萬萬稱江南甲族瓊子工部公綜
綜子千齡娶陳氏是爲曾外王父母時吳氏中衰太
安人年十九歸我大父雷峰公諱良卿繼元配蔣安
人後先大夫甫七齡一女差長曾大父湖南公嘆曰
安得靜好溫惠如舊婦者乎卽不敢望猶嫌令無虐
二孤足矣太安人至輒調適上下間曾大母周孺
翁卒側室王操內秉太安人曲意承之凜凜重足瞻

恐失其驪嚴于周孺人也大父長者拙生計曾大父
起自勤畬繩督諸子婦譙呵不稍假太安人雞鳴起
巾櫛問于寢日未曙躬執襦褌食諸耒耜者及平頭
輩食指不下數十人人人時其飽飢焉以爲常稍失
節曾大父立之庭下讓曰若等故泄泄老人夙興晏
罷誰爲乎諸子婦俛首唯唯大父性下急拂意輒憤
恚太安人委曲將順甚于事舅撫先大夫迄于吾母
撫紀氏姑迄於有家慈愛備至不啻已出太安人三

尊拙堂文集

行狀

八之十七

乳而女曾大父志曰婦不宜于耶大父宦滇中內側
室陳旋舉一子歸而太安人舉二子陳復舉一子一
女家累日煩生計日以紬曾大父性豪不屑屑離齷
諸昆季並以張大門戶相雄大父宦薄持空囊上迫
太公下迫婚嫁居恒咄咄太安人勉力佐內政多方
彌縫其闕強顏以娛我大父衣食則身後于臧獲針
組烹飪泉一切勞苦則身先焉語吾母曰吾力殫矣
時多齟齬退而環諸子女以一壺自勞寸蔬甘肉食

也丁卯先大夫鄉舉辛未成進士大父君始開太安人忻然曰吾今息肩矣不二年大父棄諸孤而太安人慟可知也當是時四弱子繫纍襁褓二姑未嫁先大夫布衣蔬食以督家政嚴課諸子弟嫡庶大小分析井井悉委命先大夫凡先大夫所以撫育諸叔靡有間言者太安人成之也戊寅先大夫以寶坻最贈大父儒林郎先大母蔣贈安人大母封太安人壬午遇皇長子覃恩封如前子女相繼家列衣冠諸孫曾

尊拙堂文集

行狀

八之十八

貴且老未嘗渝及人有急傾貲濟之負我不問也故簪珥強半付質庫待減獲勞而有恩一錢尺帛之施其撫摩眄睐常有不盡之意一小僮語人曰异哉我太安人顧我衣綻親解衣衣我且爲我紉之又一僕悖欲走私相計吾不難去吾主也獨太安人待我厚誼不忍負奈何其爲德多類此嘗訓諸子婦曰而知我家所繇起乎務本力業樹以長厚故能衍有今日吾逮事吾舅耳目焉至今不敢忘也字季孫過于叔

尊拙堂文集

行狀

八之十九

慰籍之曲盡其情元薦長跼問所苦曰七十二歲老人復何苦乎勗叔氏及弟英曰好讀書而不聞而兄之攻苦乎哉又曰食多生少非計也嗚呼痛哉嗚呼痛哉太安人生于嘉靖己丑十二月二十九日卒于萬曆庚子八月二十九日享年七十有二子五長卽先大夫諱應詔任至四川叅議娶徽州幕李公鶴女卽吾母累封安人蔣安人出次應昌太學生娶同邑王公賤女陳出次應感聘烏程太學生潘公弁陽女

尊拙堂文集

行狀

八之二十

未娶殤次應嗣邑庠生娶千戶侯孫公謀女太安人出次應隆邑庠生娶同邑金君可礪女陳出女五長適烏程貢士紀有章蔣安人出次適陸司馬公穩仲子用輅次適邑庠生黃可學次適歸安陸方伯公綸子承德俱太安人出次適同邑姚一鶴陳出孫十有五長卽元薦丙戌進士任中書舍人娶同邑孝廉臧公繼華女繼娶松陵太學生吳公承撫女先大夫出次元凱聘太學生東山李君良心女次元美聘黃君

可詩女昌出次元英聘郡庠生陳君上理女嗣出次元亮元章元嘉元元邁元朗昌出次元方元陶元玠隆出次元超次元禮嗣出曾孫四長琬聘光祿少卿歸安錢公士完女次瑀聘國子監博士同邑臧公懋循子邑庠生爾煥女次琛聘兵部侍郎許敬菴先生孚遠子恩生大受女次璫未聘元薦出孫女三二適烏程庠生華仁溥次許聘太學生周君臣望子士達昌出次許聘邑庠生陳君羽年子隆出曾孫女二

尊拙堂文集

行狀

八之二一

一許聘長水李君衷純子一未字元薦出諸父卜以九月十八日奉太安人薨于吳山之陽卽吳公均隱處也嗚呼丁氏自高祖松隱公迄我大父凡三世稱內佐者莫如曾大母周孺人大母蔣安人從大母汪孺人王孺人王以度勝汪以操厲稱兼是二者而不及享傷哉我曾大母大母乎太安人又兼之矣享而不竟元薦懼夫型范之日遐也釜簋蘋藻之易湮也雞鳴昧旦之風遠于床第也敬述賻記以微寵于當

世大賢君子倘賜賁囊中之石不幸等死不朽儒林公而下抑死不朽承重孫元薦泣血稽顙百拜謹狀

從父震澤公行狀

惟我高祖松隱公諱以淳德開我曾祖湖南公曜湖南公母弟暘號五湖公以景東別駕老子近湖公策起家蜀藩再遷景東了父緣也近湖公娶王比部公杰女生一子曰敬止字乃文號震澤于薦爲再從父族呼四一公云公生而穎慧大母臧夫人最憐愛之

尊拙堂文集

行狀

八之二二

十五游邑庠廣延名師下帷銳進取未幾游太學時以強記折其同舍生同舍生故出不意難公公于司馬氏下及諸小說辨析隻字最精確同舍生無以勝也亡何臧夫人棄柩捲五湖公再娶徐有左師之癖近湖公宦游留公侍養五湖公喃喃不色假公曲意承之亡何近湖公沒于官王夫人携其妾屠艱關萬里扶輓歸公迎哭母子相抱持哀感行路當是時五湖公年七十餘抱西河之痛王夫人白首事壯姑公

以家孫僕行奉幼叔多苦心亡何五湖公歿王夫人亦歿公仰天而號如哭景東公事屠比于母服闋猶孺慕每進甘毳輒嗚咽不忍舉箸曰吾父母之不及

享而吾晏然下咽乎酒次遇梨園演古孝子公拊袂涕泣舉席不權閑居感觸拍掌大叫吾負母吾負母王夫人有愛女嫁于閩蚤夭公子其二孤予以室給田宅各區二甥亦父事舅亡何徐夫人所生子夭徐夫人尋亦歿公筑筑集墓居恒株守雞鳴篝燈起家

尊拙堂文集

行狀

八之二三

人以次受事語絮絮不置有小善輒慰勞酒食大小臧獲以百餘計精神總攝無敢惰窳者平生一意田功時畝歷而躬課焉歲入浮上農水次田畔必樹桑無隙地方十數里望之蔚然如雲公意所注也少年白晢而肥未艾早衰或諫曰公無憊乎公對曰此本計也世族往往以母錢逐什五之利卒之得不償失吾所藉卒歲計惟先人拮据之業在而敢屑越乎有以產市者公避謝再三方議券券人立直準衡量而

出納之公沒諸孤粥粥里中纖毫無後言年五十親友持斗酒爲壽公閉戶不納曰吾祖吾父未嘗一日啟釐小子敢受觴乎夙興夜寐勞瘁沒齒姬姜之奉儉嗇如寒士家客以素封諛公公踧踖頽爲赤所居積瓦砾窮年時爲鄉里小兒所侮終不敢報也公生嘉靖辛卯六月某日卒萬曆癸卯九月三日享年五十三娶于張生一子數歲夭妾生子六元善元龍元龍元鵬元鵬元蛟卜于癸丑十一月六日附公近湖

尊拙堂文集

行狀

八之二四

先大夫行實

嗟天乎傷哉不肖孤自丙戌請告歲餘奉母氏于修江先大夫迎勞曰兒幸歸侍若母無恙顧而翁老矣吾與若義不兩私復安得聚首如今日乎亡何爲不肖孤趣裝北上不肖孤依依不忍去膝可半歲而先大夫疾作矣已丑乞骸骨以三月朔發建昌謂友人張汝霖氏曰吾所幸不死神耳壯士志四方卽死豈必脯下不旬日而棄不肖孤既殮目炯炯如生嗟天乎不肖孤何以瞋先大夫哉先大夫挾寸心以游于少年積薪之場耿耿者十不能慚五也而一旦已矣有一子拮据二十年而教之仕仕而上不及以尺寸效下不及以五釜養也嗟天乎傷哉已矣不肖孤何以瞋先大夫哉獨願得大人先生一言以庶幾不朽已復詫曰世方標其烜赫以爲華而先大夫獨操其恬寂以爲勝不啻左矣卽較然于匹夫匹婦之口與夫窮交故知而不能喋喋于齒頰頽舌間者又十九也已矣不肖孤終不能假盈尺之石慰長逝者魂魄

尊拙堂文集

行狀

八之二五

矣嗟天平傷哉瀝血次其遺事以備採擇伏惟名
公憐而賜之狀若表若碣若銘先大夫姓丁氏諱應
詔字國賓通籍號靖吾子曰以自誓也故宦成且死
以號行于世十九世祖提幹由吳江徙長興入仕版
者自元東平教諭益始嗣後工部郎中燁登元統初
進士至國朝金華武義教諭臯以秀異舉後有巢鶴
山人稱能詩冷然塵表數傳至松隱公瓚篤孝行瓚
生曾大父湖南公曜好任俠以貲事益王爲郎曜生
尊拙堂文集 行狀 八之二六

先大夫怫然曰夫夫也而太學生耶貲何爲者曾大
父益奇之自是稍稍奮頭角矣嘗與友人渡太湖遇
颶風左右色悸先大夫援筆爲賦豪飲自若是時大
父暮滇南先大夫以弱冠出而攝家政志養曾大父
曰以代吾父子也入而色事吳太安人病則朝夕躬
嘗藥而進者三年里中始信湖南公知人云辛酉補
邑弟子試高等從游于唐一菴先生聞其心之肯下
帷綵憤忽榜其卧內有同室寢宇靈君主翁之句丁
尊拙堂文集 行狀 八之二七

郭領鄉書里中持羊酒爲賀先大夫獨憶先大母時
時歎歔含淚罷因子其中表之子元祐而歲膳其姨
氏溫至解衣衣之曰應詔不及以升斗逮吾母矣猶
庶幾逮母黨如吾母也戊辰請太常下第歸益折節
黃晴川先生北面執弟子禮刻厲倍諸生時曰卽一
旦幸脫穎當令老人見之亡何而曾大父病且死先
大夫不解帶者累月時時仰天籲曰大人幸屬意兒
兒終不能以一冠拜床下沒齒之憾也丁年辛未成

進士隸事戎曹時新鄭江陵交惡逕怒于諸新進者
新鄭客格而請曰聞子有老親非近邑不可吾力能
得之先大夫謝有命及選竟得南陵陵巖邑先大夫
一至批其窾曰是當靜鎮之于是步法紀剔奸蠹胥
吏兢兢持籍受成事各遠巡退俗喜訟日數十勝隨
令鄉三老攝之曰無以片楮令使者信信而掠吾民
也至則不數語兩造具服重者按罪輕者稍別枉直
終訟民不費一錢四方多質成者朝央夕遣卽介壤
尊拙堂文集 行狀 八之二八

與所部爭一衡以法曰均赤子耳胡能素越也曲爲
慰藉蓋人人稱神明矣而至性廉介內行修謹卽祿
入毫不潤私橐曰吾口宛陵一勺水故薦紳先生
之亦不嚴而威丞以下事若大府亡不凜凜然或誣
誤輒委曲覆露之御左右嗃嗃求一嘖咲不可得故
老胥半自引去然終其任胥吏無以墨敗者蓋久乃
安之曰丁令君廉吏奈何以束濕避耶干旋繹絡夜
漏二十刻至不得安枕餽遺供帳佐以餘餽贖緩一

縷之費必斤斤顧恤曰治國與家等耳安能浮費而
虐取期年威惠大行當道方虛諫職及天官卽待之
而大父報病矣先大夫欲棄官歸曰咄嗟奈何以三
尺綬令老親南向戀我也恨不得躬臂藥如大父時
開府崑崙張公感其意令以它事便道歸越宿而大
父病革問後事張目曰兒在吾何言蓋令而得以職
事歸省永訣實奇遊云南陵士大夫聞之咸次且嘆
息而先大夫又盡蠲其餘俸于縉紳學校之貧者而
尊拙堂文集 行狀 八之二九

廉可知也時大父倦遊久廢箸諸孤景景襁褓巨細
悉倚辦先大夫先大夫布衣蔬食倡之亡敢以尺帛
私吾母也故內外毫無間言而又身課諸父及不肖
孤博士家業令執贊許敬菴顧涇陽兩先生之門意
不獨屑屑博青紫也者諸父嚴事先大夫若大父先
大夫字之如子推祖產分授諸父令長者室幼者聘
待年者家緣縷悉出其手三年而二毛種種矣服闋
補寶坻故貴戚淵數令未下車業以重幣啗之而

陰操其權先大夫謝曰噫吾安能以身與民與若曹市哉未出長安門貴戚歛手戒無犯疆項吏甫至召三老問民疾苦僉曰苦賦與役先是輸賦者上下豪吏手十不能當五六而吏巧以其羨中令噤不敢言不者屬之富室積逋至鬻產不能償邑半流寓貧者輕土著買人子一側足貴戚令莫誰何先大夫曰固也命置櫃于東西序嚴其鑰而穴其中輸徵者如鉅簡法吏揭寸管代署其姓名里甲以徵信多寡不能尊拙堂文集 行狀 八之三十一上下其手以產准戶以戶准役銷銖輕重若析子而費皇天后土實鑒臨之自是干請不難督撫臺察而難先大夫即督撫臺察意有所屬見先大夫色沮矣令下民翕然稱平先大夫曰未也是必有神叢于阡陌者請畝履而繩尺之下教曰令不欲以里胥擾若等其各度所有上之敢私尺寸如律間摘其不法者一二而人人惴恐重足不越階序而四境若指掌矣明年邑大水先大夫惻然進環尾問狀曰水患在昔

洩不啻三十年流徙無處所矣先大夫亟請于臺使者搜羨金萬餘堤其要害日夜枕沮洳持畚插而躬督之堤成連亘幾百里民始有歲至麥秀兩岐之異咸嘆曰使君何必臧張漁陽哉然竟不知費所繇出也謀生祠之先大夫咲謂父老而不記西門令乎令百歲後而子孫思我足矣其博于樹德而薄于收譽類如此居嘗謂使吾什九于官而分其一于民何位不可驟致然天下事吾輩不任誰當任者古人不云專拙堂文集 行狀 八之三十一乎不辭勞不避怨盡吾心已矣終不能離繩墨之外以爲權海濱貢銀魚以採辦不便報罷矣仍分餉諸貴人以爲常先大夫作銀魚考曰安能以口腹腹民膏血邪且吾未聞後君而先友也索者持此應之黠吏王柱石父子以墨起家三窟且成而先大夫立發其行金狀重譴之卽以何宗伯居間先大夫報不可日期以此不負先生宗伯無以罪也茂才文學異等者分曹課之間爲貧者給膏廩不啻若子弟然公事

外誓不以三尺私青矜諸生有緣館穀挾貴人爲重者先大夫稍稍裁抑亡異它子弟富人以犯姦坐戍計無復之則請于大京兆改輸鬼薪先大夫曰吾庭中三尺自在後直指按部如先大夫指戍之富人叩首謝伏且以其子見屬先大夫咲曰世豈有丁令公而以睚眦孥罪人哉立召其里人曲爲苙其孥聞者咸泣然虎視者日耽耽矣時江陵骭政先大夫未嘗以門下士飛赫驪于長安已而歸葬道通州大吏越尊拙堂文集 行狀 八之三二

數千里負矐矢而錯金幣者蠅集也先大夫竟不及踰二舍致澹香之敬卽亡論江陵諸所爲蠅集于其門者獨不心媿思一中其郤耶而會有巨室婦殺人事覺臺使者檄幕府丞某會議之某故太宰王姻黨也虎而冠唱五千金駕罪于首事者以爲解先大夫正色曰首者罪彼賊吏族矣其人惶懼汗伏而前貴人以恩謝生故稍不快已復令諭意先大夫拙守如故某大恚曰乃公不難煩而就若若何倨甚邪未幾

遷大理評事大理令局先大夫夷然處之日出蹇蹇馳羸馬入西曹佐大廷尉論央大小囚多平反暇出休沐時時課不肖孤宵則篝燈熒熒對榻而譚畫則杜門一卷一日讀爰書揭懸忿室慾示不肖曰黃口孺子猶然遇蜥蜴而却步彼所爲驅而納之罟獲阱之中而莫之避豈盡蚩蚩者也履霜堅冰由來者漸小子識之時江陵勢益張甚先大夫不吐不茹與時委蛇其間職事外輕一刺不可得人問之故咲而尊拙堂文集 行狀 八之三三

不答及江陵敗齟齬者紛紛矣而先大夫獨悵然曰夫江陵之罪獨在今日哉壬午皇長子生先大夫齎璽書詔論江南因便道省墓湖南公二室王考終先大夫上疏陳情曰臣不幸少失大母周嗣失母蔣王氏故以妾事大母周十年而佐周操井臼事魯大母已又佐大父庀宮室畢姻嫁課子弟四十餘年臣大父無室而有室臣父無母而有母主上孝治天下臣不勝烏鳥私願終三年喪時少師申公同郡大司寇

潘公以制格其疏爲予告又二歲咄咄候補長安
中者八月餘始就故官時方開水田相知以寶坻之
政薦先大夫先大夫默然曰殆非今日事也姑俟能
者且縣官坐西北而仰給東南勢窮矣窮則不得不
反行之莫若以漸今六軍之月糧百司之廩餼獨不
可半以黍稷乎雖然要在天子知稼穡躬節儉諸邊
復屯政省漕糧天下無曠土足矣不期年督水田使
者果謝病去識者避之而會上以江陵故多所督察

尊拙堂文集

行狀

八之三

論方嗷嗷謂天子宜循恭默先大夫奮然曰人主不
思狗馬聲色而察察吏治此正諸君納約時也獨不
宜寄耳目于闢寺耳欲進蘇洵明論會陞江西按察
僉事疏遂寢未幾不肖孤成進士先大夫慨然曰吾
起家布衣幸以一經至父子備朝列此人臣致命之
日非而馳騫之秋也孺子其勉旃臨發復呼不肖曰
孺子旦暮且令此而翁所九折肱者也學優而試之
庸晚乎不肖尋請告還而先大夫業已馳傳拜吳太

安人堂下矣從容訓諸弟曰使吾以一官老風塵孰
與若等共斑衣歲時斗酒道平生驩獨恨不及令先
子見之行有待矣因留李安人侍養而單車之南昌
南昌江南大都會也而道治枕寧之萬山中分轡楚
興瀏崇陽其民野而嗇吏家于官老吏莫敢詰先大
夫至廉其尤者繩之大豪屏跡墨吏望風解綬去時
頓有寇警先大夫承乏署贛事撫臺秦公甫駐節先
大夫白寇狀請兵之曰是不可玩也未幾直指使者

尊拙堂文集

行狀

八之三

至更以職事候境上僕僕林菁間體且瘁矣而省中
有訛傳贛兵敗者寮采難其代強起先大夫不能至
爲蜚語中之無何師大捷上勞諸用兵者金帛有差
而先大夫以首事功獨格不行時語不肖孤古人興
疾計賊乃翁何人哉寸心未白死不瞑矣故事方岳
以下偃僂而謁兩臺使唯唯謬爲恭敬先大夫一抗
以禮卽步趨唯諾開侃侃不少屈嘗自循其頭顱嘆
曰君不見發婦耶廩廩白首猶向少年傅脂粉乎卽

強顏視事自以爲納鑒于時悵然不自得曰吾卒焉
分不知其它明年大簡士卒時訓練嚴伍什法而汰
其冗且怯者跳而虛寄籍者戎伍改觀屬歲稔請于
兩臺使者曲爲賑貸會新牧骭髀不任事又日夜計
積儲傍左右下至輿皂舟役靡不調停而畫一之以
比于古救荒之法嘆曰吾豈以使者侵有司顧此凶
歲能高枕耶亡何境內騷然梓鼓先大夫不旋踵撲
滅之已又悔不能爲瑣尾請命力疾而訊冀爲未滅

尊拙堂文集

行狀

八之三六

求其生不得慘然食不下咽全活幾數千人冬大雪
先大夫夜不安寢曰庶庶者奈枵腹何展轉達曙益
其諄諄爲民天性然也時以乞骸棲建昌猶爲盜哀
福尚等開釋至數百言不孝孤泣曰大人胡不自愛
先大夫正色叱曰孺子何知吾寧以數十命惜一身
耶彼蒼有知必不以此瘁矣立嘔血數升不及旬月
以沒嗟天平傷哉先大夫生平寡言咲澹嗜慾肅閑
門誠僮僕恂恂孝弟力田而已無它好曰儒者業已

起家爲縣官捐七尺軀覘天草地何至揮染作書生
業間居卽手不釋卷大要期于實用而止故人或跡
其議論卑卑無以踰之至臨大節屹然於風靡波蕩
中責育不能奪也意所不可不以一諾假人故皮相
者望而踧踖不敢進及久而漸洽則內外終始渾然
一致至有陰爲卵翼而不知者歷官二十載衣不過
緇袍食不踰二簋若寒素然曰吾以無悖出故無悖
入然賑窮周乏歲不靳釜庾黃陂川先生貧無後先

尊拙堂文集

行狀

八之三七

大夫給田廩之茲且捐館十餘年其遺孀猶藉以不
乏餽粥宅可知已少年豪宕之氣一歛而渾厚左規
右矩前後若兩截人海內士大夫知與不知者半至
論其父子兄弟之間出處取與之介則靡不心相信
曰是蓋篤行君子也是不侵爲然諾者也是一塵不
滑咄咄獨行其志者也間有所左曰是膠固不能方
圓于世態者也竟不能以月旦致私訾于先大夫迨
其老也乃爲外大父故罹萋菲之口則當事者寃之

矣疾革呼不肖孤曰古人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
乃今信之所可誓者不以苞苴涸裝橐不以尺一
顯者庶幾可對天日且大夫非瑣五十非促吾何憾
屬續之日整巾兀坐聞涕泣聲張目叱曰若何爲者
何益乃公而作此兒女態耶已又潸然涕淚曰應詔
不能終事吾母矣向所以棲棲不蚤自決豈以金紫
易斑衣哉冀稍需一命以報吾大父地下而今已矣
孺子善事大母諸父又曰若善自愛無重負國是所
尊拙堂文集 行狀 八之三

以不忘而翁者也語畢條然長逝神色不變嗟天乎
傷哉語所稱蓋棺事定若先大夫者大節槩可睹已
先大夫卒于己丑三月八日距其生嘉靖庚子五月
十一日享年五十耳仕至江西按察僉事兼整飭兵
備沒未逾月晉四川布政使司左叅議城人聞而思
之肖像立祠尸祝于龍潭之上卽前所築堤處也娶
吾母李氏前贛州府經歷李公鶴女累封安人子一
卽不肖孤元薦娶臧氏都察院都事臧公繼華女繼

娶吳氏太僕卿吳公邦禎子太學生吳承撫女女一
許聘京兆姚公一元仲孫邑庠生姚光治近天孫二
殤不肖孤奉吳太安人命將卜八月二十八日扶先
大夫柩葬于桃州梅壑白石山之陽自媿謏陋亡能
闡揚先志其何敢重誣且濫以辱名筆惟大人先生
俯垂啓焉不肖孤元薦泣血稽顙百拜謹述

附 啟徐聲遠

近日世趣滋下朝廷思得一老成持重真脩篤行之
尊拙堂文集 行狀 八之三

彥坐鎮彈壓之或可砥柱萬一相知者輒曰恨不得
而翁在不肖泫然久之每上壘徘徊松木不啻拱矣
歷牲一片石猶未得借有道爲重中夜思之怒焉如
癘如椽之筆不在文而在核青雲之士不以位而以
品辱吾子二十五年石交謹九頓百拜以請幸賜一
言徹惠千秋不任隕越哀懇之至

先大夫遺事

魯大父湖南公以豪舉崛起一時先大夫返以儉

敝表三十年如寒士先大夫少游唐一菴先生之門
學以孝弟忠信爲宗官以潔已愛民爲實御家整肅
居鄉以清謹敦厚爲大體蓋棺二十餘年遠近無間
言

近世士習惡聞身心性命之譚不肖年十八先大夫
命謁許敬菴先生又二年謁顧涇陽先生不肖遊于
兩先生之門知功名富貴外更有安身立命之宗先
大夫啟之也

尊拙堂文集

行狀

八之四十

先大夫性不泛交喜折節有道兄事許先生每事必
諮之如子弟少年延李臨川叅知于家塾不果終身
不敢並席先大夫令南陵不肖年十四矣正月塾師
自家至先大夫問先大父起居狀塾師唯唯曰佳酒
數行復問復如之已復問不止塾師矍然曰老先生
如此孝思僕不能隱矣先大夫避席曰奈何曰尊公
肉且削矣先大夫不終食徘徊夜半呼先安人及不
肖曰若輩爲我歸侍翁昧爽卽發張中丞假以便

竟得歸視舍祿此癸酉四月廿八事也

先大父易簀時長叔年十三次九歲次八歲最少三
歲陸氏姑年十六姚氏姑七歲慟哭羅拜床下先大
父執先大夫手曰吾以此累若請遺言曰吾有見何
言先大夫身兼師保提携訓誨各成立里中迄今稱
孝友者必首先大夫先大夫令寶坻外王父送先安
人之任先大夫宴之于衙舍不半席涕泗霑襟問之
故曰恨吾父不及來也每宦携二人像朝夕嚴事之
尊拙堂文集

行狀

八之四一

遇方物饗而後嘗先王母蚤世事姨如母豫章時不
肖進一鮮衣先大夫解衣寄姨氏佐俸金一鉢洒涕
對使者曰老人顏色如故乎不能久御此矣
先大夫令寶坻以不弔江陵不附王篆回翔冷局者
數年二公敗未嘗翹其過爲名高卽子弟前不齒及
也

先大夫兩爲令皆以清節稱寧州邸舍嘗語不肖曰
吾平生不受人一錢獨此間交際事頗抱歉不肖問

之故曰三司例有餽遺往來皆取給紙牘名交際實互假手以實其橐也故事難異同私衷時耿耿爾一條服紗服甚麗詢之曰此乃令時受一上舍者先大夫私訝曰令乃受上舍幣邪我未之聞見也爾曹識之善守吾意嗟乎今何啻幣哉

先大夫令寶坻刻銀魚考曰既不上供安敢私餽座師何少宗伯來索魚亦以此謝之二十年來餽者日衆銀魚仍入尚方特設廠天津爲地方一大蠹矣

尊拙堂文集

行狀

八之四二

先安人事先大夫三十年每宦游未嘗見一幣一簪老且死纍纍皆嫁時物也廷評邸舍數年先安人率舊婦日夕刺繡鬻以佐賓客燕居相對如賓嘔咲不少假

先大夫令寶坻時棚一堤龍潭之上以避香河諸水連亘數十里晨起雙雙一騎從者數人各持糗母犯民七著舂鉞雲集察其勤惰勸懲之邑有年流徙遁歸然竟不知費所由出也至今尸視焉

先大夫宦游清而不刻持正而厚挺挺兀立而能忍近世藩臬事兩臺不啻嚴父母謂甫入門臺使者難席待藩臬趨進以爲常先大夫曰步履故自有度獨後使者目眴之若爲弗知也應對唯諾于使者多枘鑿時語不肖曰吾不能逐逐少年場矣昔吾爲令與使者爭一應蠲之賦詞色並厲使者恚曰令必欲我從若邪吾強項持益堅使者終不能奪兒視吾舌尚在平已矣

尊拙堂文集

行狀

八之四三

先大夫外嚴內寬寶坻一豪詭法竟戍之瀕解其人以子爲託先大夫令閭里善護之終任不忘病南昌將請告矣審一盜至數日不已不肖曰得無瘁乎先大夫正色曰獄以初情爲眞凡盜經有司煅煉及捕役拷訊者必枉不了此公案吾故不帖席也小子識之

先大夫絕督不肖甚嚴止以一子故不忍鞭笞其悖懇一念造次顛沛不稍假夢寐不忍忘卽木石可化

也不肖碌碌止此乎愧死矣愧死矣通籍後時以處
孝大節古名臣爲誨不肖感憤時事輒攘臂先大夫
色喜曰兒能此乎已又曰無虞風波乎甘願贖乎不
肖應聲曰甘之先大夫默然易簀且執不肖手曰兒
能無忘而言當勝我

敕封先妣李安人行狀

天乎齒不滿德祿不副養人子所共悲然猶可解者
若迺蚤服劬勞晚資隱痛之死而不化傷哉未有惜

尊拙堂文集

行狀

八之四四

于吾母者也吾母十四稱婦十五稱母三十年無一
日驪也自乙酉迄丙申沒之日抱女休之恨者十二
年稱未亡人者八年丁亥壬辰兩病瀕死蓋志欲死
病瀕死而恐死不死死又不及一瞬日也天乎痛哉
元薦不難從吾母地下顧不死者不死死者死矣生
而覩顏進退強自堅立于吾母終莫瞑也已矣不可
追矣天乎痛哉敢從恍惚夢想詮次吾母生平以微
寵于立言之士吾母姓李氏宋工部侍郎心傳扈

南渡自蜀徙家吳興石林八世再徙東山又五世爲
贛州幕鶴配陸孺人是爲我外王父母外王父故與
曾王父湖南公友善遂委禽焉先大夫諱 字國

賓隆慶辛未進士初令南陵再令寶坻遷廷尉平歷
僉江西臬終四川叅議吾母從先大夫寶坻最封孺
人壬午遇皇長子覃恩以廷尉平晉安人云安人外
事我曾王父湖南公王父儒林公內事我繼王母吳
太安人及曾庶王母庶王母悉以謹志而安人問語

尊拙堂文集

行狀

八之四五

元薦若曰吾事而王母三十餘年矣嫁時吾母誠曰
而姑繼也敬事之吾憂焉已而習而王母長者私心
幸甚然不敢一日忘陸孺人之言也王母拮据而嫁
大小姑吾左右之叔氏呱呱泣吾煦咻之大姑且死
吾鞠其孤小姑有女吾女其女未也而父七歲而蔣
安人見背居恒痛養之不逮也至今母事嫠子字其
內孫吾所不以母若子眎之者如日吾事而曾王父
十二年事而王父十六年曾王父嗃嗃課家王父白

首廩廩也吾雞鳴起昧爽候于寢闕跼不及髦而家故起稼穡王父宦薄中廢強力支婚嫁懼不任重傷太公意以爲憂王母百相劑百相寬也吾時時俛仰伺顏色嗟此苦心知爾吾周旋于兩庶姑更難吾爲諸生婦十年而父什九在外也間手一卷歸雞鳴索炬矣每課于有司心摧搖如縣旌隨而父色喜愠不啻身榮辱于少年場也幸宦游見且謂愉快而攻苦服澹如故晨起蓬首問癸日奉韓調中饋卽賓客不尊拙堂文集 行狀 八之四六

孺子今者或稍自立邪而父而母斤斤二十年餘矣而髮且種種所以語若者令若知堂構之艱也良苦舊婦已矣若具語新婦嗚呼傷哉苦心乎元薦懷先安人生平耿耿大節多丈夫之烈初從先大夫南陵聞儒林公病亟謂先大夫曰吾往代侍藥必救翁比歸刲股劑進古孝婦希有也元薦自十五以前不嚴先大夫而嚴先安人步趨食飲稍不謹箠呵不少假是慈母身爲嚴師也贛州公爲人豪長者爲德不貴尊拙堂文集 行狀 八之四七

時至吾咄嗟辦內橐久且枵然而吾率婦若獲刺繡至于夜時轉鬻陰佐之終不以告者知而父廉也而父之命曰婦人不越壺而問政至今釜簪外吾未之或聞曰閑有家嘻嘻客吾白首莊焉亡敢嘖咲仰吾事而父三十年而信婦之難爲也吾僅而一子病帖危者屢矣吾憂之至爲咯血兒稍長吾日厲聲色訓飭之虞兒以病驕也兒十五謬譽于有司吾憂曰孺子其以小利沾沾乎已數贖則又懼兒以小錫却也

獨倨不肯下人鞅鞅陰賊者至不能容遂以小訟口舌忤官府死非命安人日夜號曰人殺我父明年丙戌先大夫持節豫章安人獨留營壘之時忽忽不自得元薦成進士隸事水部不數月請急歸依膝下者八年始出除中書舍人旋以使副歸省歲餘報命奉安人北行半月食損一月病再月病甚入邸旬有三日而歿病且劇中夜長嘆或臨食扼腕元薦跪請故安人含涕曰孺子而忘之乎嗚呼女休得甘心卽死

瞑也而不死安人積痛死不瞑也而死則後死者之
罪也安人自贛州公歿事陸孺人愈謹儼膳日致既
疾不可爲但呼吾母吾母尋強力趺坐命工給小像
閱之元薦長跽兩泣謝祿養不蚤安人正色曰兒無
忘而父清白吾含咲入地矣蓋雖抱至痛神爽不亂
云元薦不死乃憤憤莫慰吾母地下哉先安人生嘉
靖丙午十月初六日卒萬曆丙申九月初一日少先
大夫六年壽逾先大夫一年元薦卜萬曆戊戌九月

尊拙堂文集

行狀

八之四八

三日葬安人和平行山之陽嗚呼閭德非藉不顯唯
是當世大賢操千秋之權敢從乞不朽

亡室臧氏小狀

室人觀安平之三月而蓬首翠感見夢曰嗟天乎孰
爲起白骨而肉之令我一吐愁臆也薄命已矣而獨
不念糟糠耶不佞應聲號曰傷哉落魄生安所置喙
而不朽若既擗管更歲餘復自惟女德無儀不越壺
外以爲重而修短榮悴之數凡室人所不能乞于造

物而不佞所不能慰于沒齒者又多魂銷于恍惚悵
望之餘而擗簡于辟標涕泗之頃蓋舌所不及鑿者
十而六筆所不及潤者十而九閱五歲無能竟一言
其復何詞以謝糟糠不佞過矣謹次其大都作小狀
以微寵于大人先生云室人姓臧氏名懋戒其大父
益齋先生字之曰閨英外父蒼泉公繼華季女也母
吳孺人幾艾始舉室人時且顛毛種種矣蒼泉公以
幼女故最憐之室人少警敏疎眉目丰神端靜五六
歲吳孺人授女紅輒解已又習女經諸訓公喜曰吾
老矣之子不作田舍郎婦丁卯公領鄉書先大夫稱
同年友兩從計偕迺爲不佞請字公嘆曰吾不識丁
氏兒何狀寧果以適公故輕一諾聞過先大夫飲以
微醺不佞不知公竟何當于不佞而女之也乙亥公
沒室人哭之哀如成人公沒期年而室人輒成婦未
及笄也左右竊訝耳語吳孺人而女且莫且不去阿
姆安所親箕帚役而事大人吳孺人亦心庾之室人

尊拙堂文集

行狀

八之四九

獨廩廩奉舅姑唯謹明年侍母夫人北上得心疾不
伎尋迫試事奔走無寧歲室人以病軀借一二女嫗
侍母夫人于漁陽燕薊間孤燈隻影獨寤永歎益六
年一日也而不伎又苦不得志室人愀然曰妾何異
嫗婦第旦暮望若軒舉耳若卽不自矜奮將田舍郎
邪先君子目不瞑矣壬午不伎落羽長安室人居益
快快無何先大夫持節歸室人始見吳孺人吳孺人
喜且愕迎謂曰兒無恙乎吾不識若別時容矣室人

尊拙堂文集

行狀

人之五十一

泣吳孺人亦泣然懼重憂吳孺人終不具道所以明
年得子男先大夫甚憐之不忍去膝兒又呱呱重違
母以故室人又不得時時歸寧吳孺人時吳孺人春
秋高常以不得室人昕夕爲憾而憂可知也無何兒
病痘且死室人至封股救之不免因悲慟輟食飲者
四十日勢勢強起左右皮相室人固志也而先大
夫時舉家北征趣具裝室人不得已從之行時時獻
獻含淚又秘不令先大夫知延至京口疾作且劇道

聞蒼頭輩南還猶顧不伎君獨不能端一行慰吾母
耶第云無恙母爲老親憂然業已骨立勢不可藥矣
是時不伎落魄諸生久又跣跣不肯爲家人生業亡
能假一鉢尺帛以私室人而室人陰括囊金佐之不
繼更率諸侍女力作織紉不少憊故不伎得室人助
居多而室人恒不自愉快居恒善病卽未及一日操
井曰而降心頽首唯恐失二親驩踈踈如也攻苦服
纖斤斤如也與人坦中和外仁心爲質無論寸縷與

尊拙堂文集

行狀

人之五十一

勝妾共之于于如也一女婢患脾色且菜吳孺人訝
曰行爲兒鬻之更置好婢室人咲謂古人不棄死馬
兒寧忍市病婢竟還其家里有史翁貧無後適病寒
且死矣室人憐而數衣食之其人賴以復甦至今爲
不伎道其事猶沾沾泣下蓋平居縕衣蔬食卽無敢
侈尺寸至于憫窮卹困意蓋豁如也以故閭內外及
里中口噴噴多室人而室人獨數奇其事不伎雞鳴
昧旦蒿目者餘十年而不及幸一日之歡以食其

嗟乎第令不佞及室人之身稍稍奮頭角天卽大而奪之祿豈遽至沈鬱以死哉不佞于是不能復見先外父于九原矣垂沒之三日執不佞訣曰妾不自意竟不能緩須臾以佐君之成也又重爲君憂雖然我死無恨獨不見三尺孤又不及歸而一面吾母以白吾父于地下終作異鄉鬼命也已矣何如田舍郎婦已復呼諸膝妾曰若不能卒事而主矣好爲之因獻歔泣數行下諸在旁者各飲泣莫能仰視少頃侍女尊拙堂文集 行狀 八之五二
進湯藥復目眴不佞曰君無勞乎爲我強飲一匙竟以乙酉四月十九日未時卒于張秋之府廨距其生癸亥三月三日年二十有三耳女二子男一但殤室人沒今五宿草矣而母夫人時時詫曰吾今日乃知舊婦娣以下及蒼頭輩與里中姬貧不能衣且食者咸相與次且歎息久而彌至則其生平大都益亦幾幾可想焉獨不佞涼德無能微一命以慰泉壤千里游魂九原齋恨後死者之謂何三復悼亡之篇祗

歲寒之感吾寧以此不達于蒙莊矣卜以今年八月廿八日附于先大夫之墓左伏惟名公憐而銘且志之亡人死且不朽後死者亦不朽謹拭淚具狀以請

姚烈婦周姑行狀

萬曆甲午秋八月姚烈婦周姑卒學士大夫不悲其死且葬而幸其歸全也曰生未結褵以意許人死十年而卒死之如質左參今始姚氏婦矣制與曰非制也義也士必委質而臣而王獨不以布衣故貶節義之義也周固姚氏之壻也有司將問于學使者請表其間而其舅姚子伯道屬狀于某以某意不能諛墓謬徵信焉敬次所聞爲狀曰嗟乎此前參軍周君文政女而左使徐天目先生外孫也天目先生無子有女歸周以乙丑四月十一日生姑先生一見瑞之曰何物女笄而丈夫耶爲擇快婿不偶十六字姚光裕故京兆靈溪公仲孫也亡何姚生物矣姑聞割髮毀容縞而請于父母身臨之不可從地下不可則又伴

爲不死也者徐夫人百方寬譬姑曰噫命也適人知
外王父百一耳白首而不能以三尺胤則猶之乎發
也願以此自解徐夫人默然無應而周之長老謂曰
若識姚郎乎而提空名自苦爲姑正色曰女知從一
已矣烏識其他也姚氏聞而異之令乳媼往覘焉姑
禮而見之曰若姚使邪耶君喪百日矣未亡人時時
指屈也幸爲我謝舅氏願以死矢靡它矣而客有謂
叅軍者語次偶及之悞謂寒脩也姑哭抱叅軍以頭

導拙堂文集

行狀

八之五四

搶地曰父奈何辱我叅軍惶懼不知所爲心且難之
時訊左右察其意左右曰鄉者某子甲視而他醺姑
扼腕久曰必嚼其肉而後快也一聞姚氏訃扇戶累
日悉火其綺繡粧曰安用此而女非而有也母聞而
慟姑曰大人欲緩女死邪幸歸姚否且溝瀆矣叅軍
嗚咽而強許之姑斬衰素奩卜日以徃時丙戌二月
十九也内外親戚白衣冠長號而送之赤日黯淡道
路敝廡而姑怡然曰哭何爲者也始吾求遂吾志而

不得今逮矣吾方長嘯以往哭何爲者也果登舟鑄
鑰封識甚固人莫喻其意者至姚生厝所始哭而臨
之出其所自爲文以祭讀之義凜凜也曰吾爲死者
來至此成婦矣然後歸謂舅氏叅軍曰婦以女見禮
乎竊筭已不誠而具倉卒中井井也已謂諸宗人進
而哭于亡姑之靈一慟幾絕聽者人人心裂已徧視
其居室請于舅氏曰妾以寸丹違父母命百折稱未
亡人未亡人其敢不自信唯大人善成之願高墉徑

導拙堂文集

行狀

八之五五

途窬戶而盤坏致食飲焉昕夕一老嫗妾終身矣舅
氏許諾則盡謝其父母兄弟及女侍往來者嚴扇一
室設兩木主一奉亡姑施一奉姚生時拜焉勺水必
以告勿告勿嘗也晨持金剛經焚香跪大士前日以
爲常夜分紡績聲軋軋戶外積織攻苦倍他婦父母
勸之曰休矣將誰遺而力作邪對曰非敢然也人勞
則善心生以此遺歲月耳性嚴毅無論左右諸妯娌
亦莊事之莫敢嬉徐夫人暨叅軍往唁姑寒溫外無

一語曰未亡人何敢齒外事也姻黨有餽之者固謝曰未亡人何敢與人間世往來鄉里杖者相顧竊歎生平所睹記烈婦某某可數矣然或以毀瘠改度或以慷慨逾禮若適從容詳委動中矩則無踰周者此一女子耳生不出閭閻蓋天性哉辛卯秋家安人以女弟故過姚屢請而見望其貌似比丘尼神情儼如也徐叩之又怡然自得者絕無幾微哀怨挂眷字間家安人歸訝曰真烈女也姚氏妯娌及女使往來者

尊拙堂文集

行狀

八之五六

曰抑非獨烈也而孝曰傷哉亡人之不及一日養也而未亡人不能以一日代養也口不血食矣寸蔬粒黍精者必以奉舅氏或意所適數日必復進也其恭謹甚于諸子婦則又曰抑非獨孝于姚也參軍以馬役厄晉藩姑脫簪珥治裝馳使三千里外訊起居狀先于其諸兄弟也則又曰抑非獨孝也而才蓋子身耳筑筑奉兩木主稱未亡人于姚者十年矣內外大小百相莊也租歲入與諸田家約諸田家曰姚氏癯

信忍負諸無與錙銖也者念姚慕葬購巨材爲外槨護其棺亡何卜地唐興山之陰葬姚生顧女姬曰何日殉此吾趙然入矣一切大事絲縷出自姑不煩舅氏也伯道舉孫姑以嗣子申之請已受命曰夫入地且有後未亡人事畢矣一慟墜血數升殞而甦亟延醫視之却不食曰藥石而能起吾疾乎鄉持寸丹決勝于疑信毀譽之場三年後定神銷亡半矣今日而吾擔弛可以下見夫子蓋水漿不入者浹旬也而口

尊拙堂文集

行狀

八之五七

佛號不絕忽撫掌快曰樂哉諸婦驚以爲狂戲之曰寸丹在否曰在問後事曰善撫嗣子遂瞑丁子曰異哉觀近世所稱節義事往往多出于婦人女子何也然婦人易而女子難也昔張中丞有女孫苦節白首而新都汪烈女以雉經矢操周鼎足矣三者更孰難曰死易守難也守而白首難之難者也時謗謂可耳則始不幸而不得即死能爲汪能不爲汪者也卒幸夭死不及爲張必能爲張者也弁州故有周烈女傳

今信矣予總述其生死大槩以俟執簡之士且以告世之爲學士大夫者

歸季思行畧

歸孝廉子慕字季思崑山人太僕先生幼子也爲人弱不勝衣其氣萬夫莫奪家貧借束脩爲薪水費清嚴而威聞風執贄者多千里之棹生平深於易於掌故家言輿到輒拈弄翻翻多世外之致寡交游惟尊拙堂文集 行狀 八之五八

與嘉善吳子往梁溪高存之友善子往有秋秋園數椽寂居水濱季思時與存之習靜其中三人相對終日不發一語同邑縉紳有自負才略力能殺人者望見季思輒歛足卽夢寐亦嚴事之又有強爲善悻悻以舌凌人對季思不覺其心折也世家子舉孝廉口不厭藜藿久之貧病死高存之私誦曰清遠先生

卷之八終

尊拙堂文集卷之九

故鄣丁元薦長孺甫著

尺牘上

啓高存之

待事更可駭異其論起于君子自相攻擊小人巧于簸弄此毒若發定難收拾弟意山中一局似較穩今恐一網打盡矣病根在士大夫于功名富貴一念洗滌不盡做官之意重于爲國是非胸中原無定評世尊拙堂文集 尺牘 九之一

道大機括原不曾開眼于局外看透所以小人得肆其奸天下無真學術無真豪傑此膏肓之疾也丈以爲何如段黃門啓兄可以願先生處取覽真令人短氣此際何藥可救何人可任幸深思之

又

吉水公爲計典務憤意兄之力居多差爲林下人吐氣天下事須從根上批紮是非方定今一切含糊從虛體面調停彼此尚扯不過何望賜環卽苟且出山

亦立脚不定然吉水公苦心不敢不心感也當事者之沉閣弟久知其有此從中借題目沮撓者乃吾黨中人其然豈其然乎當道之持公論與吾輩自處原不同老嫠婦尚欲塗抹脂粉夾帶俗情一動念便不是真君子孟子曰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何如一刀兩斷弟妄不自揣欲堅守舊時面目生可以見吾兄劉念臺死可以見顧先生陳思岡是確齋劉練江諸相知足矣三公九卿能得幾時受用况欲避心勞

尊拙堂文集

尺牘

九之二

拙思之可歎可痛吉水公初疏有吳亮嗣何也解者曰或是吳亮我亦不解何不以通州公段幻然易之國家之事已入膏肓最可切齒者公太史疏云護東言者謂之小人不護東官者謂之君子念臺近啓云攻江夏者謂之小人護江夏者謂之君子反覆則吟不覺潸然泣下此是目前病根若乃武備之倒塌題吏之縱橫運道必阻絕南北必鼎沸朝野無一安枕佇足處皆屬標症真是無可下手新經畧何以了局

危乎危乎通州公幸矣衆小人耽耽求爲江夏且不
可得此老局外必有長慮矣魏黃門幸爲我致意乞
卽以此商之吉水公吃緊事在明年大計大計吃緊
在臺省之長并考功丁巳計前先以意中人極有辣
手者布置要緊關津今節鉞而旋敗者是也人事已
無可望只有天可憑徐可求之殺奢香乃替天行道
者爾近日藉口懲貪然大計考選時價反踴貴何也
弟意懲貪辟如禁賭禁賭全在庄家貪吏之庄家乃

尊拙堂文集

尺牘

九之三

臺省之最有力最巧滑者也潯上素與烏程水火此
來甚危弟之欲照顧烏程蓋借以制歸安平湖江夏
崑山也此中線索近于念臺處始了然兄須于大計
後方可脫身不然吉水公失左右手矣此關係世道
令弟事其小者且無能礙兄也會福清公萬無及弟
也

又

起廢事山中自處與當事者持議不同譬如老殘

婦一生名節正在此處立脚若稍失足便不是正人
君子便是世道一大害有出山者別一前輩囑曰還
我舊時面目近會劉念臺曰東林已盡出山矣留兄
一人靜鎮之亦是勝着弟自反徒有直腸傲骨却無
幹濟實用又况衰老多病兄不必以俗情爲弟躊躇
也并以此意致高邑先生何如

又

近來公道不明臺省恣肆或小人而詆君子或小人

尊拙堂文集

尺牘

九之四

詆小人以媚君子而君子時爲其所誤此等人常看
世局何如君子在上彼即來湊君子之趣異日翻局
者必此等人也小人不可與作緣豈虛語哉吾邑有
令公之清近世所無其才畧心事似宜銓省須高邑
公放出大手段方可持正論也漢陽有李若愚是溫
州推官亦極清真心正氣足撐持宇宙人而一塵不
染特其小節所不足者廉之一字橫于胸中微露圭
角遂爲同官所忌幾至不免漢陽初爲太宰或問之

曰清謹人也曰清謹善乎曰清謹必無善狀矣曰何
故曰新安曰廉有分辨也單清恐于世局人情無所
辨別謹則大頭腦處必不能擔當漢陽一生結果盡
此矣故曰其識力甚大也爲李官所平反死罪五十
餘人軍罪近二百人上官亦以專行厭之置一官于
度外甚矣獨清獨醒之莫容也台州張太守允登操
履清慎事事認真不肯一毫放空此治餉之選也精
明果毅不把國家事做人情亦未可多得今以遼餉

尊拙堂文集

尺牘

九之五

至削籍聞其餉金業已盡解布政司有批廻可証今
特爲周延老所借朦朧以少七千金坐之得罪獨重
此等事無一人爲之鳴冤則愛官者必借敲朴以自
救在在盜賊攘臂而起弟甚以爲憂至如章允儒之
于華亭多方曲處百姓不知有遼餉人亦莫知其苦
心去後每畝加餉銀六厘半矣又如畢見素之於七
閩適按臺崔爾俊同心將餘銀并贓罰奏完餉金人
亦莫知之者此事須實心調劑委婉曲處則公私兩

利紙上條陳不得一條陳便生出許多弊病好名好官者依舊口說蠲餉百姓膏髓日竭但使實心做事者暗暗去清楚百姓方有益人皆興起做好官又聞二十年內所蠲免錢糧皆是奸吏私下入已若有人肯一一清查還餉原不消加得然不可只形之紙筆也平湖令顧國寶持正不阿小民德之豪右仇之治劉廷元甚快其中亦石令君之下此後來之有骨力者也高邑與渭南同心秉權若得惠元孺魏廓園任

尊拙堂文集

尺牘

九之六

吏戶垣長卽可選諸科之長有名臺長南中如王允成北道如鄭宗周陳宗契崔爾俊畢懋康操察吏之權則考選一事自然妥當銓曹諸郎但得周蓼水石雲岫爲政不必拘定年分資格弟欲目前二老彈壓羣小慰衆正之望一片大文字如數十年前廉吏許惟新石崑玉沈應奎陳幼學曹珍兄弟王在公莊大化超級陞擢上者銓衡次亦九列風示海內卽不出山亦應加銜致仕商彝周鼎令人間風景慕又如窮

貪極惡必一一按問籍其家貲治以重罪又如臺省最貪者尤宜重懲清卿美秩方岳重任豈所以處小人之尤今日二老在國家爲千載一時其自効亦千載一時已錯過數月矣機不可失時不可再弟思之中夜不寐又安得聽命于二三庸曹虛度光陰哉弟所欲効忠于二老盡此矣區區一官真如淡蠟空花何足掛齒頗不欲輕通姓名者懼有乞憐之嫌也幸致意

尊拙堂文集

尺牘

九之七

與劉念臺

目前杞憂有二一則朝鮮內變挾倭入訖天津登萊必有剝膚之災士大夫旣以逝爲得策廉耻盡喪卽宋李若水亦不可得何況宗忠簡一則東南骨髓竭矣必破格獎用廉吏痛懲貪墨或可稍救十一如吉水主計時追贓提問如江陵故事竟成畫餅目今仕途畢竟貪墨者計便宜實心任事一塵不染者受虧土崩之勢已成可奈何弟所日夜焦憂者也高邑公

近日覆李尋仲侍御疏真頂門一針但恐公論推重
小人愈側目翻爲涇陽固壁壘恐此老亦未得久安
身爾弟向會吳門諸相知知時局所以寬江夏者全
爲南昌相公南昌於起廢及救館中兩正人頗有一
臂之力至其用江夏則罪在宗社功小而罪大并漢
陽公專爲江夏令移鎮山海關內若豫爲彼逖竄地
罪直可斬也弟若會存之必反覆辨論是非此處不
清楚何名清議幸兄與諸相知虛心詳究之至於三
尊拙堂文集 尺牘 九之八

王並封之說太倉陰卸罪于趙少宰沈銘鎮時對人
言之南潯公至刻之小品中太倉之險刻借吳鎮絕
婚事乘少宰將大拜上書闕下諸大老俱攘臂而起
李襄敏且以此去國其心事路人所知豈有三王並
封如許大事此老反爲少宰諱耶太原父子必欲左
袒福王力阻東宮之封其親筆告天文已爲王潛生
所得潛生將死親付黃賓王此賓王與弟面言之者
此亦豈少宰所從吏耶兄宜面詰賓王或卽令賓王

出其書示修史諸君爲異日左證少宰之灰不復燃
矣弟安所左右袒正爲天下萬世存此一段公論吉
水所謂是非之心不必太明弟攘臂浩歎正謂此類
也不日當與文寧相公正言之兄會孫藍石王襄白
曹真予徐若谷魏震彛濮琢如卽出弟書面正之弟
以此得罪終身禁錮不顧也

又

鮑喪兄清介絕俗苦節潑心兄把臂後必知其概矣
尊拙堂文集 尺牘 九之九

其立朝大節大功莫過于持孝靖皇太后喪禮詳具
大禮始末中身後卹典如馮盱眙之謚吳益都之蔭
皆以礪稅然功在一方也況事關國本上壓神考之
威中迫貴妃之忌下奪浮議之紛紜苟非純忠定力
調停主持其間泰昌皇帝亦且不能瞑目地下豈區
區尋常易名之典延世之賞所能酬報百一哉此海
內士大夫所公知者至于歸田里居適光宗潛邸時
遣一中涓送銅佛於黃山私令其覘鮑郎動靜中涓

至寓鮑郎固却不願見不得已詭復於光宗問曰鮑郎精神若何飲食若何叩首曰幸無恙又問曰果爾撫按官何以不起用年餘又有以送佛至者帝注意如初鮑終始不一見此一段光景正氣高標卓越千古兄肯爲亡友發此大議論於朝乎凡謚非大功夫必以理學此三者裴兄真無愧矣兄舊儀郎也不得視爲分外事幸力任之祠司及臺省諸公俱乞留意鮑生孤而貧不知當年舊交有垂盼者否弟言及尊拙堂文集

尺牘

九之十

此淚潸潸下矣會高邑渭南兩先生卽以弟啓囑之

何如

啓趙儕鶴

薦向者出山溪以不及一會先生爲恨一官久已鷄肋不足介介也時局遞遷風波變幻卽同志中意見各分雖然止于意見之分猶可言也今之小人最巧往往借君子以混淆是非局外者虛中以觀變自得其解近讀笑贊二十八則微乎淵哉果一一出先生

手筆乎笑贊者是一意贊贊者又是一意刻笑贊者又是一意各笑其所贊各贊其所贊世有慟哭流涕者安知非笑笑贊者哉先生一切以斗酒消其塊壘何如涇陽先生忽焉謝世東林爲世側目更甚正人標幟唯先生與吉水中分天下唯先生爲道珍重薦日者卜築山中不復問戶外事矣

又

薦受知先生二十餘年矣生平無尺寸豎立獨以硜硜一念或不至得罪名教則先大夫啓之也先大夫居官持身耿耿大節庶幾先民遺矩唯是饑寒冷曹素心質行不欲爲名高薦落魄又亡能闢幽光是日夕所爲椎心泣血者也雖然世之不朽其親者半屬謾慕先生著作之場褒貶之重必不以隻字假人二

尺牘

九之十一

十年來忘年之契神交數千里外者迥出世調千百薦竊不自量敢爲先大夫乞一言于墓道之碑向託徐生布懇先生幸不我拒薦適有狗馬病濡遲者又

一年今幸不死謹百拜九頓以請唯先生憐而終始之

又

薦獲落十餘年無夢入長安久矣然竊有感于邪正消長之機也神宗皇帝以靜攝成釜鬲之勢新主御極章奏朝上夕報可彙征幾徧巖穴泰運方新而綱頹紐解邪氛轉熾其故殊不可解憶昔江陵吳門時以考功法驅君子顧盼亦有所畏巧借中旨時寬假

尊拙堂文集

尺牘

九之十二

一二以塞人口年來權在羣小閣部反爲鷹犬間有巧逢閣部陰爲中涓戚畹用者至曲護弑逆之覓暨掃除元良之羽翼而白日晝晦矣大獄兩請者目爲耆碩賊私狼藉者一切抹殺而是非顛倒極矣尤可嘆者辛亥翻局罪案復定丁巳主計相繼獲譴天若明啓以廓清之路人猶堅執黨禁何哉蓋操柄者無蒲州平湖餘姚諸公也玄黃之戰至癸亥又不可知矣千古公案必立身門戶外恩怨不介胷中方開具

眼癸巳大計先生以霹靂手掃狐兔三窟寧捐一官以謝小人浩然長往者三十年而邪終不能勝正聞江南一二少年嘗搖尾乞憐陽納交先生陰行箴弄之術終不能消獨坐者定鑒薦是以服先生具眼也君子小人如水火不相入好惡取舍如雷霆雨露不相假借世有名附君子更欲調停小人所謂與不仁之甚者也先生此出必且膺銓衡綱紀之任關世道安危君子小人消長大機生平閎名勁節于此究竟

尊拙堂文集

尺牘

九之十三

氣可以轉乾坤機可以奪鬼神宇宙在手何寇氛之足云小子謬托三十年臭味所望先生者在陸莊簡海忠介之上故敢直紆狂瞽蓋不爲一身爲世道也惟先生採擇先大夫日夕待雄篇瞑目地下薦敬北向九頓以請幸先生憐而終始之

上葉相公啓

薦慙夫也以有犯無隱報朝廷以難進易退報知己而相公慰諭殷殷若猶惜其去者薦不去不足以爲

道抑非獨爲潔身計也區區之懷竊願有請焉國家
必不可撓者綱紀世間必不可混者清議閣下苦心
調劑不啻三折肱矣積誠而致行之九廟且式靈何
況主上何況衣冠縉紳薦不揆謬以爲相公欲求盡
信于天下人之心不若求信于賢人君子求信于賢
人君子不若自慊其好善之初念彼四顧躊躇以毀
譽利害憧然于胸中者其初念不自慊也伏聞閣下
倦倦求退長安人士且駭且疑而薦獨信相公之去
尊拙堂文集 尺牘 九之十四

志甚真且決徙曰去之已乎非大臣終始相成之義
子云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者求以慊吾致身初念非
恣焉以一去塞責也雖然存一必去之志有所委曲
而不必其名有所直遂而不必其功何憂乎驩悅何
畏乎孔壬沂公之正色立朝也萊公之決策澶淵也
魏公之調和兩宮也涑水之力變新法也第曰爲之
在我者當如是爾彼其胷中不獨鷄肋一官也閣下
業已有其心矣顧猶若畏焉而不敢直任徬徨焉而

未或自慊天下不盡諒相公而相公更自以爲苦者
何也薦行矣濫惟善人一脉全在乎相公揆之今日
世變人心相公不任誰當任者今相公而以乞留之
心任不若以決去之心任其輕重得失必有分矣薦
受知甚濫故直以古大臣之道効忠左右伏惟裁幸

又

薦感憤時事故敢以裏言仰竇台嚴極知相公苦心
與中間睽隔之狀然坐視而不蚤爲計蒿目焉而曰
尊拙堂文集 尺牘 九之十五

姑爲調停而已則羣小愈得計而正人之勢日孤弱
而不振元薦向日之所爭者紀綱也清議也國家舍
此無以爲國君相而舍此無以把握鼓舞一世衆人
救之于枝葉相公救之于根本天聽卽高積誠以動
之而已過蒙札諭端此布謝并申區區末議目下少
宰之推尤邪正消長大機也願相公留意天下事在
堅其初念而已伏惟裁幸臨楮主臣

又

客歲牢騷出長安不及九叩階下一謝相公相知相成至意惻惻而南數月矣杜門掃軌頗以自快然終不敢以巖穴之癖仰負國士之遇當今衆正係命惟相公一人富平公去羣小益側目爲身計必以遠引爲高而羣小日夕冀幸相公之去而不得必百計激之薦以爲相公今日宜靜鎮以觀其變相公調劑上下保護善類腸九迴肱三折矣辟之良醫已疾不必刀匕卽使其默持左右無令庸師肆毒其功已鉅相

尊拙堂文集

尺牘

九之十六

公試度此身一出長安夜半上出片紙以某某大拜誰爲砥柱者乎自古聖賢豪傑所以鼓舞一世陶冶人羣者有二一曰風一曰勢虎豹在山藜藿不採勢在我也千金買馬骨千里馬至者三則風之謂耳而近日事機最急者又莫過太宰外論久有所屬中間簸弄百狀相公能制其命必爲君子用乎不爲君子用則爲小人用不兩立之勢也假令王洪陽先生在事齊魯議論何至決裂如去歲者乎今齊魯清議之

宗在林下者孟納言一脉遶黃門中立柳直指佐宋直指燾公太史荷薦曾與鮑祠部濠計之區區微意難以明言而其吃驚正在今日今數公時見推矣而旨不必卽下固或有尼之者然相公數年精誠必不以目前釜鬻自解也卽上意終難回相公苦心上可以告太祖列宗下可以收拾海內正人而聯其氣脉握君子之風操極重之勢正古大臣作用惟相公留意

尊拙堂文集

尺牘

九之十七

報宋文寧太史

弟年來屢遭兒女之戚情況可知春初以大母高年擬陳情闕下今不幸復罹大故迂放之夫卽一丘一壑亦不得伸脰何敢有他冀使車晝錦弟方間居山椒絕不聞音耗足下不誅其疎節殷殷以尺一存慰弟幾非夫哉然麋鹿之性業已自甘長林羅雀之門忽驚故人雙鯉弟之抗志不足明其硜硜適見大雅汪度耳無聊中三復賢書浹服宗工鉅匠種種苦心

矯激一策尤中當世膏肓嗟乎世道茅靡有一夫焉不自量而特立獨行其間其力甚難而用意獨苦救焚拯溺勢不得從容矯枉過正裁足相準故矯之不能不激者時變然也尼父不作末流者不復睹中行蓋三十餘年矣同流合汙之士袖手旁觀談笑而責之曰彼惡且不中行也則其癖愈堅而勢滋激士患識見不真脚根不定真則必定定則一瓢一笠自有受用固不必藉雌黃于世物亦豈必買譽于千載之尊拙堂文集 尺牘 九之十八

後廼爲愉快哉弟已絕意世事是以直據胸臆足下謂山中客好譏評良然良然木奴千頭漸可容狂生箕踞恐征求日迫民貧盜起山居片石更不得高枕此足下當日之責也願努力自愛

又

晉水之會甚暢仰見相公虛懷然弟老且憊矣莫夜分袂不能成禮相公或不我責也近會劉光祿云蒲州行徑甚邪且弱而不振弟以爲弱而不振者以正

人輔之則正以邪人輔之則邪此其責在若谷玉陽震蕺真予諸兄矣轉移之機妙在委曲引之令人不知而入吾圍此大豪傑作用也不然惟有急援耀州爲第一義責亦在震蕺諸公同心吾丈力任之而已其曲折必與渭南潼關高邑公商之劉兄又云高邑意亦在耀州此天相我也留意

啓熊壇石

仁錢二父母啓至矣敬奉覽夫劉祥之流移喪妻無

尊拙堂文集

尺牘

九之十九

聊而女爲董德所拐也劉女之不自持而失身董德也罪出于無可奈何也夫曹公不贖文姬乎知爲中郎女則憐而歸之不問文姬失節也王子高之取劉氏與魯冠局拐者也不然何以娶婦而併及其妹與謂子高非良賤廼逼其妻割髮行丐日取三錢焉何也買良爲娼子高何以自解于父母之前若曰計無復之不得已而爲此不謂之良賤不可也夫弄父母責祥之不能防閑其女罪之是矣獨不能正高縱妻

行丐之罪乎劉清惠表表名賢尚不能動聶父母惻
隱之良子高以廣陵游手迹西湖顧安所核其閭
閻而知其非良賤乎夫天下事平心以處之而已矣
今日之事但宜辨買良爲娼及良賤爲婚二律律宜
斷財禮不肖不惜與士大夫公處之也幸借重八行
于吳父母妣致聶父母何如夫聶父母不忍奪丐兒
之婦可謂厚德能推此心于劉清惠公不尤厚乎子
高流涕控訴必有一面之詞然劉氏之苦情所爲鞭
尊拙堂文集 尺牘 九之二

又

蔣侍郎墓事不佞于丙午冬曾面陳類未實感門下
義贖清惠孫女故又推廣德意以不復然之灰久未
結之訟厚望賢者次日門下索邑誌不佞以庚辛間
黃劉二使君所修誌奉覽迫覲歸而蔣斌之詞進郡
邑處分稍有異同兩姓人情各分左右袒而不佞唯
唯不敢出一語蓋公舉唯力是視機緣可乘協力成
之先正之幸高帝之靈也否則委諸公論以俟異日
數月以來閉門跌坐忽辨帖紛紛猜疑橫及驅扶弱
尊拙堂文集 尺牘 九之二

管凌逼之狀聶父母抑或察其覆盆乎夫信則彼此
俱真也不信則彼此俱賈也天下事唯平心以處之
而已矣說者謂名賢之後與丐兒不可同日例即稍
爲軒輊亦無不可而况乎情理昭然形跡暴著是非
曲直必不兩立者乎是在大豪傑或別有妙用不佞
但求其平而已矣吳父母處印以鄙啓達之不嫌唐
突餘不盡耿耿

寇姚京兆爲干証假令長與有兩堯市山國初有二
蔣侍郎百口無辭于臧矣縣斷以一畝歸蔣此一頃
五十畝張本真則無不真也招稱蔣氏子孫零星契
賣卽此一語足破羣疑甚矣老父母之善斷也本府
且據爲定論斌又何必嗷嗷于蔡掃無路取證數十
丈之磚街乎執原額而責完數蔣氏意不在山以爲
尺寸稍讓臧銀必且有詞則丘隴之守不固始于一
畝繼七十五畝又繼一百五十畝臧氏內不勝棧豆
尊拙堂文集 尺牘 九之二二

思名臣馬鬣不足敵豪家數竿之竹貧生鷄肋不足
當狂僕一挺之威朝廷符璽不能抵村豎數行之券
顧盼身後感慨目前不爲之寒心也哉臧氏過疑不
佞左袒于蔣不佞非爲蔣也自爲也抑所以爲臧氏
也何者安蔣所以安臧也天下事固有張之而反以
弛弛之而反以張機權在嘻笑怒罵之外轉移在呼
吸盼睭之頃間不容髮也昔姑蘇坑儒之變發難于
凌司空當事者稍稍裁抑達諸生怒心事宜旋定乃
尊拙堂文集 尺牘 九之二三

之戀外不勝毛羽之惜嗷嗷口舌要亦人情逮勘山
之日聚衆喊毆逞兇于老父母前而罪無以自解矣
蔣義重傷衣服船隻猪羊品物搶擄而人情洵洵矣
二三屏儒踉蹌鼠竄門下至以身爲蔽此天地父母
之心哉然而不可訓也遠近睹聽甚不雅也老父母
爲地方申三尺緩急操縱必有妙用不佞日夕望之
竊又過爲身計吾輩百年強半矣子若孫挾祖父之
庇等于朝露閱閱百不逮義門功勳十不逮侍郎試

優游坐視激而譟呼颺張不已禍乃滋蔓司空亦悔
恨于當事者之不早決以爲害我故曰安蔣乃所以
安臧真心愛臧氏者莫不佞若而不虞其以爲罪也
晉叔亡子卽次見婦翁不佞當錄一紙焚之柩前以
申忠告未有不以薊薨爲然也然則此事何以終局
曰罪人旣得之後蔣氏之氣平矣向日之辱洗矣斌
宜肉袒公庭先謝越訴唐突之罪次謝晉叔動以至
情臧不惜以地歸蔣蔣何難以名予臧衣冠體面公

府禮法一舉兩全是在老父母指顧輕重先後着聞
一加意而已如曰此爲蔣游說者也好多事者也
詩不云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聽
之而已矣恃愛瑣賈主臣主臣

又

家庶母十九歲侍先大夫二十三守制五十六而終
其一段絕脩遠近內外毫無間言學道孫公祖採公
論聞之於按使者以人衆不能盡旌或以弟東林之

尊德堂文集

尺牘

九之二四

黨方在綱籍并爾沉埋未可知也敬錄郡邑公案奉
覽門下素篤并州之誼兼附通門之好於浙中當道
幸一一獎借弟將更有請于新按使也或以栢舟之
義於縉紳家不難然一切奇節貧家恒十九於小星
更寥寥何也其故益難言之矣吹馮二公祖於門下
舊契更望鼎言臨楮不勝虔切

又

聞操院之推垂涎者攘臂太宰獨以澹然無營委重

門下此又在尋常節鉞外也不佞竊有三幸從來清
議出于南中二十年來倒置極矣其故難言哉計復

洗刷得門下彈壓坐鎮之屹然砥柱士風當改觀幸
一古稱債帥然猶爲暮夜之饋今白晝壟斷矣科抄

所謂騙官騙財至百五十人而南中爲甚門下一朝

掃蕩薶虎之士必有聞風而至者幸二陪京游棍之

藪也羣不逞者各樹窟穴動假勤王之名肆行無忌

至士大夫有名者爲之盟主長此安窮不力爲驅逐

尊德堂文集

尺牘

九之二五

卒然騷動手足莫措門下夙懷杞憂必有石畫山中
人日夕手額望之幸三大豪傑作用超出凡庸萬萬
不佞所欲賀不爲交情爲宗社爲世道懋夫之口門
下以爲猶然如昨乎

啓馮先生

久擬以洞山新茗奉獻所以遲遲者意欲借日色曝
之以發其香然過夏數日香畢竟減于夏前未審得
佐清賞否也老師試以姚氏茶品之何如中甫近約

過溪上相期同謁高齋不知自卧樓許弟子暫假半
日否靜坐孤山絕頂看海日升沉雲物聚散酒人游
客歌妓食肆熙熙攘攘自謂樂境不知具法眼者一
切覷破是真是幻了不可執五濁世界中盡作如是
觀卽其沾沾自謂悟者皆達人之所爲夢也老師于
箇中解耶夢耶無歡喜便是罣礙爾攝衣函丈時當
在綠陰最濃蓓蕾初開之候卽寸心縷縷不盡請益

啓鄒南阜

尊拙堂文集

尺牘

九之二六

元薦束髮時讀先生綱常一疏以爲功在埋輪請劍
者之上鄉往久之丙戌春望見顏色于先大夫邸中
心知先生有道者與不斤斤以氣節負也願執鞭者
二十有四年矣每欲借尺牘一通姓名竊念獨知之
契寸心千古未敢以區區世局妄託有道之門去歲
庭翠仲醇二丈道先生時時齒不佞若將進而教之
者薦媿非其人也竊有請焉而鹵莽未知所就正竊
訝憂世者曰泰道未亨也其原起于人主有所疑于

天下士而心輕之士之戀戀爵祿如小兒啖甘蕉弗
忍唾也康耻喪矣其何以取重于人主有一夫焉酒
然思起而一洗之曹議爲亢爲激爲盤爲偏枯則又
有立于圓通無礙自號爲廣大而士氣日卑學術日
裂堂陞簽簪日益甚何也吾見夫轍環列國不難舍
頂踵以救世而曰義曰命介石之決自如顏淵氏箴
瓢陋巷子身外了不相涉而精神原與禹稷合併不
佞俯而就世趣而弗甘也仰而思古人而此心茫乎
未有薄也先生拂衣山中如冥飛之鴻獨立塵表其
所以砥柱士風表正學術者心獨苦功最巨愛先生
者以不出山爲先生惜薦以爲此未可就出處潛見
分別也何日捫趨國丈面叩先生所爲安身立命處
幸先生終惠教之

又

薦狂慧甘爲世弃久矣先生曲加涵濡至再至三且
上及吾師下及亡友海內正人悉皆吐氣而小子廁

尊拙堂文集

尺牘

九之二七

名其未吾道幸甚借光更多一官其輕者也木之兄
歸接手教惓惓下問仰見爲國實心更以東事浚切
杞憂小子以爲目前可寒心者有二而東事其標也
公太史之疏曰護東官者爲小人不護東官爲君子
奸黨至今膠固不解近又聞劉儀部云長安以攻逃
臣爲小人護逃臣爲君子君父念輕私交情重棄三
尺如弁髦視名義爲敝帶士大夫病已淩入膏肓其
何能國可寒心者一間閭膏血盡于敲扑更予墨吏
專橫堂文集 尺牘 九之二八

以遼餉之名日剝月削激而爲盜遠近募兵率皆游
手應募時費已不貲又驅之數千里枵腹入死地欲
不爲盜得乎持節者所資募兵之費動輒數十萬不
以飽壯士徒饜左右鄉壘之欲而中原大亂作矣彈
壓乏重臣拊循無慈母江河湖海之積賊一朝與新
激變者合而運道阻江南重地鼎沸矣即使呼韓稽
顙無救于亂况東西南北一時並起乎可寒心者二
薦嘗以懲貪之說進先生于大計時加意洗刷舊惡

吏未盡辜者提問追贓臺長阿私者叅究如故事耳
目一新世道人心勃勃乎有轉移之機矣而極重者
不可遽反聞考選之價近且踴貴此何以故士大夫
筮仕邑令大都寒士不三五年而起家數十萬或百
萬者被害之地及其桑梓耳目毫不可拊也其所以
敢於如此者同鄉同黨必有爲之卵翼者焉譬之賭
博必有庄家譬之盜賊必有窩主據要津而力能變
亂黑白者不可不問也不數年而其人亦且要津矣
專橫堂文集 尺牘 九之二九

要津之中更有渠魁焉橫行撒潑其所漁獵在各衙
門奪其事權而凌鏢之如僕隸壟斷十倍於貪令道
路之口衙門厮役耳目毫不能掎然而廢人之議無
繇上聞於當事者當事者即明知之而不敢問畏其
黨也間亦有形之白簡者而十不盡五其黨又爲之
多方營救准之于法十不盡二士何憚而不貪也而
苦節循良至今沉淪人何以勸試舉其尤者舊吳興
陳公幼學抱衆母慈腸震霹靂辣手拮据荒政所全

活何止數萬嚴絕倖門去任之後矢志孤寒昇其像
于郡堂長號羅拜者數百輩輿論久而愈明榮愛遠
而彌切濟南二守王在公令高苑已多惠政阻于資
格不得行取其守濟南拮据孔道苦行三年卽福藩
之國子身撐持所省較前無算上下交薦譽望蔚起
金紫且旦暮矣翻然掛冠托跡方外舊長興令濮中
玉古貌古心一塵無染請謁不行以調繁去更捐罰
贖數百金爲地方永利止以門戶爲臺長所損世所
尊拙堂文集 尺牘 九之三十一

稱究五臣此其爲最汀州守沈應奎清標異政追蹤
兩漢循良外計時太宰明爲晉江雪憤陰爲已潛通
威曉諸牒六字報仇悍然重處人人咋舌又借內計
置之不謹頃辱先生一語昭雪然其得罪之故海內
容有未知宜乎銓司之沉閣也用小人輒破例超擢
用一君子卽左右牽制積習之所以難變意或坐此
歎向所寄木之啓小子蓋躊躇數四而後發先生下
問殷殷于前書未之及豈其中有浮沉與抑以公冗

忘之與抑又嘗妄薦通州沁水二公置之中原要鎮
潛杜非常先生默然必其中有苦心難言者今揭竿
者業已狂逞遠近響應卽使二公在事無及矣不知
先生何以處之咽喉中梗變在呼吸其害不止三韓
也朱宗伯之便草此附候并布區區宗伯生平小子
業已稱其大畧矣先生與之共事必知其非浙人局
面也恃知已再申前議以附補牘唯先生寬其狂愚
俯賜採擇臨楮主臣主臣

尊拙堂文集

尺牘

九之三十一

啓石楚陽

小子某受知先生將四十年矣片言獎借且進而與
味之古人不以感恩等知已世有三公九列爲先生
所弃者小子持本來面目以立于風波震撼中如日
夕左右卽軼然踈節所以酬知者不在雙鯉也天惠
敝邑假重長公父母祔席而覆露之長公清標所以
自奉寒士不能堪若下人士仰沐清風如見先生也
此猶其小者也長公寬政出于慈腸自衣冠及閭閻

日在春溫中敝邑之感先生是衆母之母也說者曰
長公之于先生似前後不同調是皮相者也先生棲
大阿于東吳東越猶之乎秋霜烈日也長公化而爲
冬日歛而善用其奇詩不云乎剛亦不吐柔亦不茹
橋梓兼之矣小子老而負氣長公時時恢其褊心引
之大道不獨相知亦且相成此不可以頽舌謝也聞
貴鄉多故先生亟宜就養邑邸以安長公之心何日
解維小子及敝邑父老子弟日夕望之

尊拙堂文集

尺牘

九之三二

又

嗟吾伯常羔羊之節子惠之誠二百年一人也雄才
雅量卓識遠畧亦二百年一人也忽焉遭此奇變天
地震動日月晦冥摧肝裂胆者豈獨一城百姓已哉
百年幻影當此國家多故捐軀致命必得一豪傑以
光史冊嗟吾伯常平生自許僅僅以此死也小子所
爲仰天沾襟者寧以無常爲知己痛惜乎卽日擒劇
賊二人從賊十餘人斬首剗心以祭不足撫吾悲憤

萬一傾城悲號道路罷市陳金建祠伯常忠魂當廟
食吾邑朝廷必有非常卹典易名延世或亦可以稍
慰先生所可恨者一二橫議出門牆之口周方伯勃
然按劍文太史姚孟長高司寇劉太僕目前有定評
矣計靈輶江行須俟春杪奉潛行之命先令孝廉公
取陸馳歸一奉先生顏色其詳孝廉能道之願先生
稍節哀思以成伯常大孝執筆揮涕不知所云

與李懋明

尊拙堂文集

尺牘

九之三三

門下所部多水兵來君所造艤艫已就緒乎試之有
實效乎弟以爲沿海沿江數郡必有出沒波濤以江
海爲業者善用之皆精兵縱之皆盜得其人不患無
舟楫一切火藥器械皆具進而淮陽又進而登萊水
兵甚多顧駕馭何如爾若中國造船試之外洋不可
用者十九費亦不貲以不練之卒試之于不習之地
未有不敗者也許莊簡造舟于閩以管左伯一言而
止石本兵造舟天津委一張水部而敗近日李夢老

所造之舟何如哉聞飄沒數百艘人與糧飽魚腹者
無算當事者心悔之而不敢聞也山中曾有一老叟
爲弟備數之恐海上人知水兵熟箇中事者不少門
下肯廣詢博訪多募而善用之省造船之資數十倍
弟悔向者不及與知已語言故乘便羽曉曉下執事
未諗芻蕘可採否也伏惟財擇

啓周綿貞

節欽至雲陽弟適在晉陵道中相知有欲約共迎者
尊拙堂文集 尺牘 九之三

弟病未能也又有以腐鼠相嚇云是舊例無干大體
弟雖沉淪丘壑肯以阿堵爲塗面之具哉謝不敢也
以此遂疎節知已適界茶新熟緬懷吾兄此物不屑
與虎丘天池爭妍傲然待初夏始芳一種骨梗必欲
以沸湯自滌其泥沙塵垢清真之品超然風埃之表
此亦吾兄臭味也敢頻數並附奴奉貢幸汲惠泉新
者手滌而靜品之或卽命來奴試其烹法并藏法乃
見十許年相與真味爾

與魏廓園

不佞忼懣常以狂慙取尤如桑梓至戚門生舊契往
往操戈內向不意落魄中受知仁丈稽生道其狀甚
詳至鄉里相傳以爲怪事不佞自愧何緣得此于大
君子也吉水公起廢一疏仁兄從吏甚力至有借不
根事相污蟻者更煩縷析申辨嗟乎長者爲行不使
人疑獨門下於衆口論訛中較然不疑何也又聞涇
陽公休於衆口濡遲前却門下又以公義力爭之反
尊拙堂文集 尺牘 九之三

與文文起

覆思維泚然汗下近仇家陰構中涓借閩縣公以甘
心於不佞其流禍甚毒不佞何敢以衰殘之軀與少
年競進善哉乎劉光祿之言曰東林出山者十九法
堂草淡一丈矣願以鄙人靜鎮之歌先王之風獨行
獨寤或亦可以報知已萬一春仲已鼓棹長水緣目
肯爲崇咫尺玄亭中道而返崇力先布區區將以新
茗數莖知仁丈臭味在世外也摺衣請益秋以爲期

兄會朱平老度其究竟何如聞毘陵公甚不樂之果
否此老於毘陵極其信服不知此却從何處開也幸
的示我弟近日以歸季思徐聲遠俎豆事屬朱相公
托重新中丞此必公論所快者兄意云何此事須不
待勘徑行不然反爲兩貧家累矣又聞中丞問相公
云徐生較趙凡六如何兄會中丞再一從吏之向來
石楚陽守郡獨抑主百穀不與相見至今稱快蘇松
山人游客甚多至有借此射利起家者當事人須開
尊拙堂文集 尺牘 九之三六

青白眼也

謝潘昭度

山中無以奉客滿肚皮不合時宜一盤托出門下不
柳榆之乎箋頭佳詠寫時事如畫肝膽才畧咄咄逼
人昨語家弟云潘使君虬髯數莖異日定當加鼓中
原幸自愛率爾草謝不日容扼衣記室也

復周寧宇

三韓孔棘薦以爲左肩疽癰爾憂在膏肓主人既以

泄泄當事者不急召名醫而遠市藥種種皆賈物也
費不貲而主人愈疑至投刀七不復省視而神叢者
幸其可以行吾私徧覓庸醫自市而元氣耗盡矣悠
悠蒼天此何人哉天生伯父不令綱紀四方砥柱中
朝而老于岩穴直令志士拊膺所痛惜者不爲交情
爲世道也旋乾轉坤必屬豪傑曰宵曰庸豪傑之反
也鼠輩且不得比于人其何能國薦恐奸雄一旦出
而乘之豪傑束手雖然亦豈宵小之利哉冬春長安
尊拙堂文集 尺牘 九之三六

之何

又

小子薦年來多病去夏病痰去冬病目一歲中強半
蒲團懷想玄亭夢寐左右恣如之裏無以自解頃辱
賜翰濃感長者注存當今國是日消恐蕭牆有不測
之禍人情叵測大江南北更切土崩之憂山中人且
不知爲妻子計何有一官所戚戚者伯父一生大節

八十元老世眼碌碌尚不能借商葵周鼎爲宗社重
卽吉水公猶不能知先生何況其他王三善貪邪險
猾公論已明羣小各護其黨苦以節鉞奉之反驅入
兵戈之中日與九死爲伍造物之簸弄商人其作用
更妙語不云乎積善餘慶積不善餘殃與慶非富
貴貧賤之謂也心逸日休養有令名卽不受世福亦
慶也不然布其惡于天下後世三公九列亦殃爾餘
生於積者也非一朝一夕之故明矣伯父以爲何如

尊拙堂文集

尺牘

九之三

啓錢繼脩

知已促膝竟日論心山中野人無寸片之獻止以一
片真熱腸供揮塵之資爾莫夜分袂迄今耿耿翁丈
隆望卽宜綱紀臺端節鉞重鎮入賀之後當宁常有
特簡凌秋握手恐未有期也使翰遠勤犬子更拜大
覲道義骨肉之雅非穎舌所能稱謝登嘉祗滋汗悚
而已來論憂世懷衷仰窺石畫鄙意目前大敝有三
揆地苦于任怨致名實混淆三尺凌遲論事不顧大

體論人不問大節愛惜少而摧折多至于吾輩自處
官重而名節輕顧慮重而擔當輕責人重而克己輕
鬻爭諍厲有自來也校卜大典是極難題目極苦擔
于關係天下原非一家一人事目前借作一書帕各
私其所親有擁戴因有排擊風波何日止祇爲局外
人一笑耳翁丈其謂之何弟杜門課子退有餘地與
其晚節不終爲天下嗤不若堅卧可以藏拙忌弟者
唯恐其出愛之者唯恐其不出皆非知弟成弟者也

尊拙堂文集

尺牘

九之三

弟之抱愧恒以荏苒歲月虛此善根卽此便是地獄
不必問因果翁丈何以教之

又

昨接手教弟復留東林四日而尊駕不果至弟竟山
陽美歸矣繼絕之私可勝悵快弟泛觀仕途郡邑不
乏循良名中丞則指不數屈卽號名中丞者多銳精
簿書期會刻覈于錢穀刑獄至激揚大典往往不愜
人意此何以故豈物情叵測耳目難寄毀譽易淆名

實莫辨歟卽良郡邑赫然有聲至臺省銓司輒敗豈
向所物色以才不以品歟有品者多負氣間多濶畧
才者善脂韋巧于瑣屑處見長以此絮彼無論數不
勝匹夫匹婦之好惡與當事臧否相去往往徑庭弟
于山中時爲局外之觀竊嘗有所感慨大學之道只
重好惡二字其論齊家也極僻者之弊于莫知子之
惡論平天下也極過命之弊于好人所惡惡人所好
格致誠正之後一或不察不斷流禍尚然危乎微乎
尊拙堂文集 尺牘 九之四十一

聖人于此其有憂患乎而又况末世之波流哉翁丈
淡心定力箇中情狀作用勘破久矣弟必以名中丞
相期望敢復申其縷縷數百里追隨惟此一役末議
欲面商之惟翁丈留意焉

啓孫藍石先生

薦豎儒爾辱長者臭味國士之感中心佩之薦生平
浮慕張長公賀季真顙口直腸幸與遊會長公三十
二杜門薦長二十年知章八十餘乞鑑湖薦少三十

年諸臺省所以成我厚矣雖然願陳一言于左右長
安風波起于士大夫各立門戶初猶激意氣也而徒
黨乘之以角勝而彼我分壘譖者用開用激戈矛起
同室矣諸君子試思橋李富平之隙何自而起一則
抗新鄭幾至殞身一則抗江陵再抗茂苑太原蘭溪
清標勁氣流映千古豈非磊落奇偉兩男子祖宗作
養數百年一閒出者哉始何以相信後稍矛盾初志
可覆按也平其氣各化其心一轉移爾而卒相持十
尊拙堂文集 尺牘 九之四十一

餘年不化豈不惜哉雖然其止于爾我相攜可言也
而卒使小人藉口反借以行其間不可言也當今日
而能以局外靜觀天下之全局惟先生其敢以此言
進者唯薦薦未出山時夙與橋李厚也而近以芟刈
羣小快心于計典不覺爲富平吐氣又期富平爲廉
蘭不爲牛李過望于橋李之同升薦初念原未嘗有
南北也而旁觀者欲攜之于橋李則曰附秦欲攜之
于富平則又曰附浙而不佞故自如蓋今之君子非

必盡中行也或有一言一行之失焉而其大者總不
害爲君子今之小人非必盡至愚及陋也或有一言
一行之得焉而其大者總不失爲小人卽以君子評
之有終身之長短有一事之得失就一事中有昔宜
而今否有跡不亮而裏可原此論人之大較也太上
忘情無偏無黨平平蕩蕩其次抑情如鄭侯之于平
陽寇恂之于賈復是也捐小以信大矯俗以茹衆古
豪傑所以陶冶人羣大畧至今可想見如先存我相

尊拙堂文集

尺牘

九之四二

于胷中必合已者是異已者非將譴詆面諛之與俱
而胡越輦輟肝膽參商矣禍可勝言哉或曰橋李出
勢必引用其黨以快心于秦嗟乎治天下者必先立
于不可動搖之地以徐觀人情之變而默爲張弛夫
今之秣馬厲兵以與秦爲難者果橋李也哉四明執
牛耳崑宣衍其衣鉢去冬諭訛之流皆與我昵而類
首聽命不意其一朝反之也人情激于已甚事必窮
于極而不返今日之善劑所以爲異日地爾曰將無

調停乎夫調停者援小人以附君子強君子以快小
人如合五金而一之之謂也劑則就君子中化其意
見還爲國家用則小人自無所容其窟穴調停云乎
哉薦行矣不勝去婦之感敢布其縷縷幸先生默存
而虛觀之勿輕以示人察其機之可以進否然後聞
于太宰今之勢如操一敗舟歷狂風驟浪中宜舵者
舵宜驅者驅宜篙者篙宜挽者挽惟力是視各盡其
心焉而止如長年與同舟者怒目反唇而日相詬也

尊拙堂文集

尺牘

九之四三

不胥溺不已先生試留此以左券何如臨楮主臣主
臣

又

辛亥之役過辱長者臭味風波震撼中時時折節而
獎借焉千古高誼自婉莫知所報已聞先生正位大
中丞海內正人方想望風采而羣噪嚙啗頓令綱紀
之地豺虎橫行輦輟之下雰霧四塞先生矢介石之
操而又出于和平應之閑雅詩不云乎剛亦不吐柔

亦不茹先生之謂矣時局變幻其端有二在下者操
戈挾矢日趨于敢而在上者惴惴焉過于不敢其所
爲不敢者則又不敢于庇君子而敢于庇小人不
敢于攻小人而敢于攻君子則下之敢上實成之有志
之士方以弛擔爲幸雖然異日任政之憂更甚日前
有欲弛而不能者馳域外之觀妙環中之應雖守而
淵蓄之漠漠乎蕩蕩乎平平不與世競勝負也而
扼要握機有弄丸于脗睫而懸解于耳目意想之外

尊拙堂文集

尺牘

九之四四

者寥寥千載宋則韓魏明則文成忠肅今非先生時
望哉瞻望哉薦自桂冠神武入山唯恐不遑顧祀憂
發卹時爲流俗所按劍輒又不敢不自信而左右顧
盼無可以告人者敢以請益于先生唯先生爲世道
自愛

啓鮑秉素

兄至今尚未得旨耶當事者不能稍爲兄計何也弟
已讓二泉之酒擲明月峽中茗待兄久矣林居頗得

趣楚騷不云乎鶯鳥之不羣兮固前世而已然何方
員之能周兮夫雖異道而相全浩歌數闕未嘗不樂
又未嘗不悲也恨不得與兄擊筑共據此懷耳平叔
茹素聞甚疋瘦念之念之

又

來教屢以大心瀆心相規弟奉之如東西銘然褊心
尚不能自克是非一念時多憤激熱腸動以古聖賢
豪傑望人此弟真愚亦極厚處時以此見瞋自取按

尊拙堂文集

尺牘

九之四五

劍嘗記水滸傳中李逵以假宋江事至持刀大罵公
明幾焚忠義堂截倒替天行道旗此是何等心腸若
子路之于吾夫子曾子之于子夏執燭童子之于曾
子聖賢真正學問故有真正朋友受得這一番煅煉
便致身雲霄末世面諛上不能師聖門下不能如水
滸傳中人所以日流日下已矣已矣弟之熱腸多口
真是大愚人兄以爲何如豫讓爲智伯報仇智伯非
佳士也士爲知己死千載有光然弟又恨讓不早

智氏以逮其亡爾此一段公案唯可以對兄言向者
三致書于赤石兄微申此意不知赤石兄能會弟意
否赤石兄所云其鄉大老爲弟者亦不敢當出處有
數長林豐草中自有安身立命處從來無依門傍戶
之豪傑恐此老亦未可卽出出更難也

啓余父母

久擬奉迂騶御稍申尊楹之敬國哀不敢舉行宴會
此衷懇如也僕寒食掃墓遇一耆者徐貴貧困爲富

尊拙堂文集

尺牘

九之四六

僕徐傑方林凌驛異常竊心怪之方攘臂卽欲奔告
稱篆公祖或喻以新父母且至姑忍之傑近與富豪
尹耕訟師米金張槐密謀思先發制主捏情誣臺徐
貴孤子餬口無策傑竊主厚貲起家千金操戈反噬
地棍牙保皆其羽翼有力有勢者皆可利何目今傑
不與貴同舖萬一廢疾之人枵腹庾死所開風俗禍
紀不細伏乞臺下電察寔斷力振綱綱誅鋤奸黨徐
傑身契見在案下家業悉盜主貲口碑昭如日星若

不盡法重懲凡爲主而貧者人人重足矣僕竊附沐
浴請討之義敢以十年獲伏之踪一旦發憤于臺下
誠以老父母綱常名教之主也當此法守凌遲冠履
倒置之時非大加懲創公憤必不大快陳筠塘公祖
之立誅宋員至今噴噴人口敢爲臺下新政一助倘
以僕言過激乞揭此啓于公衢請與通國輿論一評
之

又

尊拙堂文集

尺牘

九之四七

三復翰教具服臺下虛平之懷第細閱方林前後告
訴大有可駭夫爲主僕名分攘臂于林者周賓也林
欲告主先發難于賓欲告賓而無名故捏詞于假銀
其實林與賓未識面也林既賣茶于市假銀一入手
卽宜扭賓投詞塘老張槐旣作林硬証其言何足徵
信狀尾埋一徐良其計尤巧訟勝則徐良卽徐良貴
不勝則曰我告徐良未嘗及主也訴詞又云徐良徐
貴昨徐良何以不到官一人分作兩人此必張槐巧

筆臺下以尋常兩造信槐薦以亂臣賊子誅林故不
嫌浚文爾徐貴盛時傑以村童收爲人奴一旦富豪
寸田尺土皆攘主人之有捲擄何止一端吳氏爲主
人婚配貴故必欲其到官林之桀驁目中已無三尺
卽臺下發貴于倉收林于鋪輕重原有深意今林發
倉而貴反舖此耳目所共吳氏之不出林之罪非貴
之罪也薦杜門不問戶外事何屑爲鼠輩曉曉辱明
示諄切敢再布腹心老父母以誠心古道待人恐此

尊拙堂文集

尺牘

九之四八

中大有簸弄未敢濫言也幸臺下細察而密訪之主
臣主臣

復甘紫亭中丞

細閱尊刻二種仰見大君子作用維風刷紀關係世
道人心良匪眇小弟不佞更有一得敢冒陳左右益
飭廉敦實誠中近俗膏肓顧廉者必孤立實心任事
者必叢怨雖黃浦于鑠金騁驥繫于駕乘是以有志
之士未免隨世前却而時事愈不可爲非真正豪傑

力持公論苦心低昂其間寧矯枉過正毋爲積習所
牽則極重之勢必不能一朝而挽古人攬轡澄清計
無急于此老公祖誠有意乎世道幸甚山中日久狂
態不能自持敢爲嘵嘵幸賜採擇

上王站雲啓

十數年之別肝膽猶然如昨但以過擾爲歉耳陳志
中事極知門下爲舊關使者體面大多苦心弟鬼薪
不敢辭解撫院時更不堪敲扑是生而死之也志中

尊拙堂文集

尺牘

九之四九

卽死可與葛誠同游地下稱義士使弟得無負心乎
哉志中一足已折若門下以廢疾解或可稍存殘喘
要之弟之苦爲志中與志中之爲地方總不自量鹿
門先生謂田光荆軻兩箇癡人做一塊然哉然哉門
下得無拊口笑乎弟以改肝先大父請部乞寬限恐
北務在歲杪矣耿耿不盡徒留熱腸與知己作談資
爾

啓錢塘聶明府

夙荷高誼久沐仁風懇懇之懷莫可云喻茲啓故大
司空劉清惠公麟豫章名族僑寓敝邑清風振于朝
野苦節不茆後昆識者方慨天道無知廉吏不可爲
也頃承陳公祖蒐輯遺編熊父母特新組豆寧止光
及泉壤抑且寵賁衣冠薦近遊西湖遇一婦截髮行
丐怪其舉動異常詢之清惠公嫡孫劉祥女也言與
淚俱聽者酸鼻歸告其親族迎之至家隨具呈本縣
細審劉祥因荒流徙長女適笄次女七歲俱爲惡棍
尊拙堂文集 尺牘 九之五十

董德王子高局拐穢狀難言苦楚萬狀夫子高而果
丐也良賤爲婚之律在子高而非丐買良爲娼之律
在卽劉祥得價契賣夫寧使之截髮行丐而況乎中
間情狀有不可測識者乎名賢後裔衣冠體面吾輩
誼切孤兔之悲耻同市朝之捷攘臂援手有不奮然
而起者非夫也老父母品軼端木誼重曹公敢布懇
下執事伏惟公斷立遣劉氏幼女令得與長女同歸
出泥塗而睹天日滌積垢以存家風不獨清惠公

結而四方慕德無窮已脫疑薦飾詞誑聽熊父母獨
不能相信耶事干公憤嗷嗷不倫統希照鑒

啓韓求仲

前足下行時弟以碌碌不及一語驪駒爲恨伏讀手
札千里論心此誼難與世眼道也孤鶴賦何必減鸚
鵡哉弟向欲賦鸚鵡迄今未就足下先得我心弟亡
能措一詞矣千秋丈近况何似高才與流俗自別倪
首就時莛此壯夫不屑然不淺自有妙境彭澤
尊拙堂文集 尺牘 九之五一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此時莛最佳處也幸二兄
一思弟言弟山中滋味日長呼牛呼馬業已任之但
不能作違心面孔自附得志耳秋風振翩翹首燕雲
不勝延佇

又

山庄促膝與知已把酒雄談大是快事獨以過費庖
人爲悵弟落魄傲然獨往來論獎借大過夫弟何敢
望柴桑鹿門哉乃世方設鼎俎相待何云姍笑也歲

莫百冗蜩集每每熱腸空有麥船佐人之想常爲僕
輩所嗤室人交謫弟時以退一步法解之曾有小咏
云莫道野人無活計床頭有酒案頭書所謂未能免
俗聊復爾爾世態日趨日下雲雨翻覆風波吟噉令
人寒心到底碌碌空忙無益毫髮弟近爲山中菟裘
復作數椽隨緣度日不復作子孫計故爾孟浪而愛
我者更相勸解痴人面前說不得夢然哉然哉足下
襟期意氣自是古人然豪傑肝膽須以聖賢學問實

尊拙堂文集

尺牘

九之五二

之方有究竟俟足下涉世稍久自當驗之弟非汎汎
作道學迂濶語也曹尊生樂予拙近過弟所爲十日
飲二兄皆有心人孤燈擁絮懷臂劇談良是人間樂
事惜足下不在座一鼓掌耳令愛出痘無恙甚慰而
席之兄乃有西河之戚何也此際正用着天竺法一
切解脫幸道相念

又

得吾兄大魁報令人喜之欲狂然不以人世浮榮爲

賢者沾沾簡在出自聖裁泥金之報二親躬逢其盛
此古今之罕遇也弟不敢附賀客之塵以僅備致記
室而願以一言之規所望于知己誠大且厚願足下
自愛自愛擇交游屏聲色杜門讀書屹然中立虛靜
中自有得力處願足下自愛自愛弟之量移已爲非
壘况敢叨冒清曹聞王襄白兄王弘陽先生推轂甚
力弟誠不知何以爲報王外母八十一歲矣孤孀無
依相傍不啻祖孫聞弟將出山終日泣涕弟忍于絕

尊拙堂文集

尺牘

九之五三

裾如先慈未命何

又

弟嘗謂兄文如鄧定宇先生不意長安亦有具隻眼
者總之吾輩精神既透千古未嘗無知己何論當世
雖然弟更以文潔人品期足下也畏途如百戰場中
有獨坐漢廂自消矣敝門生董一鶚北來赴盛太
史之招卒卒作此數行不復作世套語知足下猶然
故吾也董生業春秋係敝鄉同年之子客游燕市非

一佳館穀不能安儻供大君子唾餘便令寒士生色
幸不惜齒牙足下憐才夙心不減于弟也留意留意

尊拙堂文集

尺牘

九之五四

卷之九終

尊拙堂文集卷之十

故郭丁元薦長蘆甫著

尺牘下

啓陳弘宇公祖

老公祖之蒞我吳興也不佞幸望見顏色者三接杯
酒者一通尺牘者二其餘形跡未數數也雖然清標
峻節竊窺其濶矣夫自乙未以迄去冬三年之間間
聞不聞胥隸之驛驛公庭罕睹縉紳孝廉之請謁七
邑大夫廩廩奉法救過惟恐動踰尺寸令我父老子
弟陰受清淨寧一之福者誰賜也不佞竊窺其濶矣
頃者老公祖雖暫去吳興乎實儼然南面而廣覆之
廉願去趙常思用趙卒矧老公祖去吳興而提衡其
上也其所以嘉惠于我父老子弟者更將什百疇昔
矣異日者握中丞之節以微寵我兩浙則十一郡之
民猶吳興也不佞素負傲癖落落不諧流俗播弄之
餘方杜門伏枕適璫雨雲墜德意隆渥意者老公祖

不以形迹督過之乎。僅僅玉帛，非所以潤中消敬。借道路口碑，以謝下執事，仰希崇鑒。

寄徐奕開孝廉

秋仲從父就試白門，曾以八行附訊，兼有山中之約。不意兄竟北游也。世變風靡，卽以晤中覓一識字，漢了不可得。那得一具真肝膽，挺然獨立于風塵。號曰男子哉，不佞雅有茲癖。以是按劍長途，寧迂而執鞭。古人託諸夢寐，更不意跬步而失足下也。聞兄備

尊拙堂文集

尺牘

十之二

然彈缺杜門，讀書窺其意，直不可一世誦佳篇一種。奇崛之氣，勃勃毫端。文章洵如其人乎。詎云小技黃金臺上蓬蒿久矣，抵掌自負，孰非駿骨者。荆高所以掉臂衣冠，寧相對悲譌擊筑于酒人也。足下勉之哉。不斤斤以一第相矜，謝僕年甫強仕，而二毛種種，乃其夾志挂冠。又在三十六歲之前，近奉先大母，諱方將寄瓢名山，足下業已雄步天衢，願其一片耿耿，豈以出處殊途，頓爾趑趄。又豈必一識荆效，噤噤于左。

右稱金蘭，說崑山有歸季思，諱子慕，王在公字孟昌。二君子方擬千秋之技，俛就公車，足下不可不一識其人。歸以孤高卓立，王以風韻脩遠，韶秀不羣，其品不同，均非汶汶少年場者也。尊稿已漫爲小序付梁溪一友人梓之矣。外具不腆爲臨試楮，頌之費何惟孝處未及報言。友人王岵雲方建節溫陵，固知尺牘不遙也。

啓黃庭翠

尊拙堂文集

尺牘

十之三

嚴范先歸，得兄手書，諄諄規誨，切中弟病，固知兄不以世俗皮相丁郎也。弟年來屢遭兒女之感，長兒已六歲方啣，晤讀父書，一旦以痘殤逝，向者年兄所摩頂煦而祝之令長大者也。淚未乾而先大母又謝世矣。命運蹇薄，一至于此，兄亦爲我酸鼻乎。枯稿愁寂中，頗悔向來馳驚悍銳，時時思收歛沉晦，將于易義中討箇究竟，始悟從古學問事業，未有不戢于陰而陽剛其本體也。純陽則不成，然不陽則陰柔勝矣。故

天行健者陽也終日乾乾者所以柔之以成乎其陽也陰成陽則聖賢豪傑也陰勝則奸雄也小人也陽勝則英雄而不終者也三代而下至于今純陰矣間有陽者而無學問以反之乎柔則百爲而百不成也甚者小人以充罔爲殷鑒而舉世習于狐媚鬼魅不可方物則自君子始易之所以戒羣龍無首也聖賢豪傑舉自動忍中來然借世味艱屯以磨其銳氣以究其真性非從世味上起念也天之摩刷曲成人豈有分別從德性中煉出者透悟大源頤天之幹子也從世味中煉出者養成一小智慧天之僇民也其餘苦而不悟餒而不振者庸人而已矣此陰陽之辨也夫子所以取狂狷惡鄉愿意正在此嗟乎鄉愿猶假之者也今則操戈內攻矣何敢望鄉愿影于敢放言攻狂狷乎此弟之所以不平也別後念兄高情不能去諸懷得兄數行不啻面譚拜佳筵得無秋風團扇之感耶向貸兄十金忘其五弟之疎至此可嘆可笑

卽擬奉償以孝廉君方就試公車恐兄有事棘園不敢附唯有空函及弟寸心而已

啓劉練江

吾友沈伯和之北旋也貽書不佞曰足下知海內有劉先生者乎其念足下殊甚知足下甚詳且真不佞惘然久之嗟乎安有咄咄空山無所短長如丁生而受知賢豪間者乎國士之感不能已已亡何曹君來長安問不佞曰子有相知可附尺牘乎不佞否否念

神交千里唯劉先生懼有書空之嫌遽中止不意門下先之也雖然劉駕部近傳門下所上李宗伯書讀未終髮上指矣門下歸卧淮陰如世外人胸中具幾許甲兵一旦席而卷之冷眼世局有味哉有味哉梁溪諸君子傾慕門下甚切明歲東林之會在九月門下能先期來乎山中頗饒流泉新茗竹萬箇梅千樹松陰數畝斗酒可酣門下有意願來結夏抵秋暮而返不佞餞門下於金焦燕磯搔首問青天此亦千

秋大快也門下有意乎小刻松茶不足恩記室聊見
故人之意云爾

東丁右武

昔者吾友曾子健雅稱足下且謬謂海內有兩丁生
臭味均也豈以同姓故皮相之耶不孝至今懷足下
輒思于健懷于健又以不得一當足下爲槐春初渡
江無日不問足下舟次不意先一日過金山也海內
知契聚首實難豈惟宵人如之卽造物忌焉嗟乎于

尊樹堂文集

尺牘

十之六

健不可作中甫高卧金沙六初削籍構李爾瞻積薪
此部梁溪長病涇上海虞賁恨九原君子道消長安
爲虛天平人與謂之何哉雖然諸君子中足下受禍
最酷不孝非其人也天不降罰于其躬且及吾母嗟
乎已矣已矣天下事大不可爲矣古來豪傑其精神
意氣所以旋天轉地穿金裂石至今耿耿不可滅者
往往不得之于濃郁顯融之途而得之枯稿寂寞不
得之于交戟推挽而得之邊塵海波黃雲白草之墟

刀鋸戈矛之頃此其故何也易有之困者德之辨也
小人之所爲快意于足下者惡知非天之所以愛之
耶富平之去宵人無辭以自解足下去國彌遠公論
彌著或彼蒼悔禍人心尚未死歟已矣已矣世福與
令名必不兩立願足下自信自愛海外鱗鴻甚希偶
緣高比部之便苦次拭淚草草不能文也見吾寸心
耳足下有好音及僕耶僕將并此酌于健墓前矣

啓嚴范先年兄

尊樹堂文集

尺牘

十之七

弟山居寥寂得兄手翰何啻空谷足音兼拜雅贖且
感且愧兄何日畫錦耶弟杳不相聞足徵懶僻弟被
放後屢得北來相知云太原修邨而同鄉下石者借
以口實其說甚詳然弟以此益感諸公高誼其愛我
知我抑何深也弟記釋褐時與顧季信諸廷之年兄
相誓云日後不問升沉無忘初志十四年來種種幻
化如鬼如魅卽視二兄亦如外道如狂徒而弟猶幸
不失本心不悖諸相知官去而我尚在竊以自信同

鄉諸公所以全弟者甚大感一也弟上有七十餘太
母孤孀外大母老而益貧無聊弟得借丘壑餘日周
旋二老人側寧以三公易邪諸公賜我更多矣感二
也如此世界挂冠甚幸每慕張長公陶令之爲人今
弟得借此長往四十乞休古來所希弟請先之爲處
士而逸爲莽大夫而拙人顧自處謂何諛足下者必
曰三公游歷九十壽考子孫科第綿綿顧視且莫之
軀總歸于盡空花漚影於我何有弟年來頗解此味

尊拙堂文集

尺牘

十之八

不敢爲僉父道皆下石者有以成之感三也弟不敢
附兄臭味弟所以得罪計必耳熟然弟亦不願聞其
姓名唯願吾兄爲弟致謝已耳云云知兄多故然貧
奉常不猶饒于山中人耶大噓讀黃廷翠書箴誨甚
真弟竊佩其意言行道行抱關可仕碌碌風塵祇爲
鷄肋爲阿堵弟寧蹈東海耳丁郎高卧誠堅豈老黃
尚未知我耶此又鄉人皮相者爲此說耳兄以何事
覽歸何日報命恐無暇過我山齋一丘一壑弟頗老

示俗人相別數年不知足下作何襟期求羊三徑未
敢輕許兄來也

復周茂實吏部

弟自罪廢以來不以尺一遘長安者十年矣仁丈不
以疎節督過而有意吹嘘之乎璫函雲墜肝膽淋漓
穎楮間非鄙人所敢望也感感愧愧方今國是未定
泰交無期賢士大夫身係朝野之重旦夕幾幸賜環
而不可必得者幾何人門下乃爾垂盼于咄咄狂夫

尊拙堂文集

尺牘

十之九

哉感愧愧愧皆魯連抗節于東海嵇康伸志于山公
迹若過激然人各有能有不能昌黎亦非漫語也弟
之謫陋無寸長可効而迂慙復跬步難前今顛毛種
種矣卽不自揆熱中少年場寧能白首效顰貽老案
婦之誚乎門下以諸君子故推愛不佞然二十年孤
踪傲癖卽諸君子可問也若驕語巖穴而私託交知
陰爲之地弟不其然舍親金孝廉之便草率附謝并
布區區統惟心照

啓章衡陽

二三年前有一瞽婦行丐王店李氏以米與之不愛
日願得錢十文叩之故曰吾有主日責錢百文不足
筮楚幾死曰若不飢乎曰免死足矣曰汝幼殘疾乎
曰非也其人流涕嗚咽不能竟曰若何以異音曰吾
故某街某人女也五六年前薄暮與羣兒戲水次見
數丐兒曳一大龜小龜十數魚貫隨後羣兒哄而聚
觀之望其船有甚于此者相繼登舟數丐兒忽拏舟
尊拙堂文集 尺牘 十之十

去兒噪隨以菓餌啖我未幾數十舟蟻聚分匿諸兒
舟中如吾輩者種種往來如飛數日後以石灰水洗
眼不受筮楚萬狀洗至一月後以手影目前曰汝見
否曰見洗如常曰不見以巨針剔之遂瞽又冬月以
冷水置手足于內夏久方出如是數十日手足麻木
卽以斧斷之男子慧者俱不免愚者瞽與跛各受一
女子有姿者每夜輪奸如吾輩者皆貌陋而稍有知
識者也語畢泣叩曰能救我則報我親族否且止問

故曰此曹幾千人力甚大神謀叵測不能破其黨吾
輩粉矣李陰跡之小舟數百大舟內有儒冠而華服
者其魁也遂發其事于府捕廳其魁陰行千金于一
士夫府輕擬解兵道擬如府市人數千聚道前憤甚
羣粹而殺之因截兵道旗竿遂復改擬杖死數人其
舟鳥鼠散蓋此輩聚數百人所入不貲而又省饗餐
之貲故力愈饒而聚散不測強竊兼行莫可踪跡二
三年復有烏鎮事烏鎮情狀如王店爲李觀察臨川
尊拙堂文集 尺牘 十之十一

先生所發陳公祖大創之稍快于王店是時城中有
一士夫舟宿夜復有來誘其侍兒者云卽此丐黨也
聞錢塘江行劫萬松嶺短棍夜聚曉散出入詭秘三
院司道府縣各衙門人役皆其腹心羽翼每有舉動
無不預爲幟縫此必有土豪爲謀主魯冠其一也揭
劉尚書二孫女淫穢兩年日取三錢徂以爲不足復
令錢塘追身價二十金何物丐兒力能赴按院誣告
已經駁縣朦朧申息非有大神通何以至此使世間

盡如冠等則大明律買良爲娼及良賤爲婚二律可廢也

啓姚笠川

昨見家叔傳示一友云云臧氏似有相疑之意夫臧不佞妻黨也蔣祖母黨也顧渚兄又次兒岳太翁也彼此至戚勢不得軒輊侍郎事不佞惟有持平而已向嘗私評云蔣氏子孫復其祖宗墳地則可若以佔字加臧不可顧渚兄爲令叔周旋可謂吾邑無蔣侍郎

尊拙堂文集

尺牘

十之十二

郎謂侍郎爲無墳謂誌乘不足據不可若乃蔣生之刻其賜塋典廢始末則蔣氏自爲計不待人從史也蔣生近館子弟方其剗剛時不敢謂不知然顧渚不能禁其族人之闕于山中不佞豈能必蔣生之卷舌耶縉紳學校體面相當一則伸朝廷之故典一則執撫孤之至情日後月旦要歸實處不相妨也向顧渚兄面語弟云蔣氏有所饋于弟弟欲有所答囁嚅而止事之公私饋之有無自有定評不必弟辨更以弘

舒捐館吾安忍負之地下而與其乃翁曉曉乎弟之心事前與諸兄道之恐近更有借弟簸弄其間者丈係兩家懿親幸婉致此私于顧渚兄天下事平心定氣于平旦時易地審處之自無不可解者矣尊裁以爲何如

啓閻公祖

敝邑最低者邑西官庄垞南湖垞屬蕩一帶邑東朱渡橋以東九曲以北直至湖濱南自呂山而西午山

尊拙堂文集

尺牘

十之十三

東北至和平三鄉垞東南跨塘橋至茅家匯連小梅皆至今水渡數尺者門下曾一一親履其地乎其條素稱中壤者皆一片沮洳塲莫可舉耒也而半月以前滔天之狀令人寒心流涕者未繇盡入于老公祖之目雖然老公祖卽據目今之狀能無沾襟乎近邑左右間有新種者止近塘近山稍高處不能存十一于千萬中顧涸爛之餘生機半稿小民稱貸典質大戶買利與境大約新種田一畝費八錢近又苦旱卽

令秋水不漲尚不敢望半收况有不可知者乎老公
祖洞察民瘼情切痾瘵當無俟不佞喋喋顧不佞親
見田野號呼親朋愁歎更慮此際災狀不明異日蠲
賑無地流徙盜賊將四逸不可收拾則催比莫施恐
爲當事者重累是以力疾瑣瀆仰祈垂憐爲百萬生
靈力陳此苦于兩院公祖門下功德當與鄭俠流民
圖並傳千古矣薦不任涕泗哀懇之至

啓丁敬字中丞

尊拙堂文集

尺牘

十之十四

薦叨附世誼幾四十年若下距海上不十舍爾罪廢
以來杜門株守無論樞衣函丈更不及以尺一通姓
名也薦真非夫哉先大夫每誦句容之政輒嘆曰循
良循良此奚必讓兩漢也而戊巳大賚全活數萬人
白門坐鎮全活無辜數十萬人碌碌畏途不取者百
不得一焉至于倒囊傾囷隨地弘施世無兩也實心
任事者百又不得一焉若乃苦心調劑人陰受德已
則任怨世無兩也伯父今之梁公哉去夏大浸桑梓

岌岌乎揭竿起矣敝郡公百計拯援心力俱罄四顧
踟躕何啻三折肱肅自愧吾黨之不能爲伯父也綰
綬者之不能人盡句容也感憤時事緬懷令德雖然
伯父種種苦心縷縷芳規道路所不能傳頡舌所不
能述者又不知幾也何日造請門下借堦前盈尺地
一就正耶耿耿之懷積之數年敢以書上牢騷狂率
無當于有道又不敢爲貌言于長者之前惟伯父進
而教之某頓首幸甚

尊拙堂文集

尺牘

十之十五

啓王弘陽

去秋胡儀部北上曾附八行奉候不至浮沉耶伯父
清標峻節茂實閎猷處則如千仞之鴻孤騫雲表出
則如九苞之羽焜耀士林遠敬十五年以來淵淳嶽
峙更未易窺其涯也國是方新正人柄用掃陰霾而
晞白日所係君子小人消長之機社稷蒼生安危之
勢良重顧不佞竊有杞憂焉今天下宜分邪正不宜
分南北庸其度平其衡朗照以疏脉理無我以昭大

公令君子不爲小人所傾又令願爲君子者翹然常有自堅自奮之意不爲小人所中又令小人而巧附君子與巧詆君子者灰心咋舌而不敢常試其奸此廟堂第一義也貴在乎伯父矣元薦瓠落半生宦情彌淡三畝之宅數卷之書頗足株守藉大君子餘芬或不至墮落以勉附考槃獨寤之義即願足矣仰冀幹旋之業泰道之亨衆正彙征邦本鞏固元薦即夔伏一丘乎北向不勝頓首幸甚

尊拙堂文集

尺牘

十之十六

復孟夙兄

久不接手教懷想可言九月晦日得兄近翰兼拜秋仲寄書恍如面對兄清標實政上下交孚名者衆口之的弟早已慮之彼以詐吾以誠彼以巧吾以拙彼以動吾以靜彼以亢吾以謙退其他升沉得失一切視之不必介也弟荒政議中止據所聞述兄金堤一事兄從何知之颶風當改作濟水近歸安公爲弟將付梓容俟入覲者寄兄耳兄不必作歸計亦不必

以逋負入胸中但淡泊節省去一切葛藤不斷事勿輕做便自足完債兄以爲何如弟久不作長安夢近更看得瀟灑直截世上儘多聰明男子却信得人事一邊不信得向上一層所以輪却弟弟老矣任人笑我迂漫無用安能塗抹面孔爭名少年場乎報國心終是不敢灰從來未有苟且就功名的聖賢吾輩箇說禪至此却不解機緣二字弟竊笑之悲之忠信自守是風波中定盤針世間誰禍誰福吾不能知也

尊拙堂文集

尺牘

十之十七

弟與足下俱半百人矣苦海無邊回首是岸即君終是高品但不入時俗去却病痛連根基也斷喪吾不以彼易此也弟四子漸長矣大者十三歲有志頗肯讀書資亦中中叔季差英爽近點內子近將坐草法當得雄日者云明年復應有子勉爲善是弟傳子孫的家當貧非所計也聲遠覺衰弟山中菟裘成常延之作老伴已許我矣足下從吏之玄白數奇令人流涕吾婿想不後人吾女已蓄髮慧而不解事弟不暇

作女師總聽之而已

啓段劉二黃門

今天下之亂原在小民亡聊撫養小民莫親于守令吏治所以不振在清議不明清議不明則孤介者不能與墨吏爭勝守法者不得與脂韋爭勝西門豹云臣爲君守節君奪臣璽臣爲左右守節而君賞臣于載而下讀之令人流涕近世如石崑玉之守蘇執法不撓得罪茂苑公敢于下石者負時望之李涑也說

尊拙室文集

尺牘

十之十八

者以爲周應鰲得銓部則石之黜宜矣公論稍伸仍借鹽運困之何以伸豪傑之氣王貽德之守安吉守嘉興皆以苦節稱徇鄉臬司者二十年而不得超擢所嘗者纓騎詔獄滋味耳瞿汝稷之清真簡靜嶢然塵表無論任子卽甲科中希邁也止于都轉運陳幼學之守湖州以冰檠之操運霹靂手救荒而數千艘之米一時雲集七十里之東塘百世永賴七郡赤子得免流離道殣者誰之功也而豪強側目有力者陰

從中萋菲是爲骹法不逞者報仇也至如沈應奎之

守裕州跨蹇衛于千里一壑之中具舂鋒于沮洳蒿萊之場化瘠土爲沃壤借治田爲賑濟萬家尸祝一方利賴王在公之知高苑清而不苛以慈行法築堤捍海至身寢堤上七十晝夜而一城五十萬生靈得免魚腹此近世之循吏恐渤海中牟不能出其右一時撫按雖已薦擢恐終以資格故不能被尋常之格大加超擢以風厲海內耳當今上下虛文相蒙一切尊拙室文集

尺牘

十之十九

再啓劉夢胥

弟發書後復得兄手教三復之悵然有味乎爲交構者所激之一言也苦心哉誰爲兄亮者乎弟于淮上公原未識面獨以除陳增程守訓足以落貂璫之膽而保障江南北功大心苦宜破常格待之以作豪傑

任事之氣若伍寧方公原是我輩人微詞定品與此老商訂甚確吾兩人未嘗不互許可也許段幻然者至坐以數千莊此說信否此不獨係名節悉于臺省諸楚言體面所損甚大夫詆伯夷者必捏以貪此近日創子手也兄見之豈無寒心乎昔陳莊靖公瓚爲新鄭所逐人有訾新鄭之守快公者公蹙然曰新鄭故不貪前輩之平心如此宋人謂朝廷未嘗殺僇士大夫此事不可令人主手滑弟亦謂今日不可令小

所以服廉將軍也弟受兄特達之知敢以衷言相報異日事定論定方知鄙言非孟浪耳沈司馬一宗兄論何啻狂瀾砥柱弟決志考槃已自得趣一念發憤斷不爲鷄肋起念兄知我者幸賜採擇然弗輕示人也

復夏冲寰兄

人口滑弟之嗷嗷不獨爲段也兄疏已發矣宜稍靜以待公論之自定南中諫垣執牛耳者唯兄與幻然兄一去則明年內計誰爲執持者兄萬萬不宜去錢鄧及幻然辨疏兄前後辨疏俱乞擲下山人如井蛙不知箇中情狀故也兄能以弟之言面會幻然兄各出肝膽剖籥籛而消嫌隙大是上策不然平心定氣靜以察之不爲兩家交游增添口語以起風波不失爲中策君子同朝事主當論其違者大者藺相如之

駢語幾穴而暗託相知爲出山計弟不敢作此活套也唯足下知我心耳此一段衷曲吾兄所素諒者承諭兄之委曲獎借存憶丈之多方推轂千古高誼弟非木石寧不感刻第弟之不可出者有三一則長安棋局愈愈勢駭機伏弩令人應接不暇以知角知以奇聞奇千門萬戶何有窮已此亡論人理卽天道亦不許一種殺機會須壽發弟五十老矣清眼山中儘可自完安能塗抹入少年場乎一則先慈臨沒以

病母見託今八十一歲矣既孤且貧且夕相倚爲命
每誤聞弟起官便流涕被面曰兒去老嫗死矣弟思
之無陳情之例而苦甚于令伯中間又有難處不可
以穎舌盡者弟若絕裾而出萬一有不可知之事枉
却十五年膝下異日何以報先安人一則長兒已就
塾師學作舉子業弟卽不自量與其奔走風塵何如
杜門課子四子中有一人堪續書香便勝三公矣人
生無百年業已去其半近裏著已還須熟籌又况海
亭拙堂文集 尺牘 十之
內高賢如顧梁谿鄒吉水陳鄱陽遠東昌何晉江趙
高邑王廣安皆弟所北面者皆無賜環之期又如吾
郡相知仁丈之潛修淵蓄大復丈之勁節清標並賦
考槃弟獨何顏敢厠前茅仁丈亦以弟非貌言乎弟
頃會陳筠老始知存憶丈方舟同歸弟心服此舉昔
人以處爲遠志良非虛語時局甚險局外觀之滋味
更長更穩幸以鄙意質之存憶丈并謝知已

啓范陽

薦迂慙寡諧自甘淪弃十載杜門其于臺下形跡未
數數也大君子浣濯于罪廢之日援手于羣喙噂喏
之中且也未挹龍光猥勤齒頰孤棕傲骨何所當于
豪傑而臭味之昔人不以九遷之榮千金之贈易一
知己薦之受知于臺下也更奇且濫日夕思之且感
且奮且愧且泣何者誠難乎其爲報也恭諭臺下清
標勁節卓識閎猷濺澤流于兩浙鴻名高于雙日天
子睇焉求舊乃斬一中丞之節樞筦之席至今振衣
尊拙堂文集 尺牘 十之
白嶽元羽儀于九霄此士論所爲不平中外相共延
佇以臺下出處卜世道安危者也薦何人斯濫膺新
命豈臺下獎借逾涯遂令節娛姘于鉛華進几并于
蘭茝耶區區一官久已鷄肋自念報恩酬知無計可
以自展而險巇世徑又不敢易其二十五年面目以
俛仰末路大君子何以指南之敬勒寸裁肅將積悃
不以虛儀縟飾仰潤記室者知臺下所重在此不在
彼也

啓陳思崗

白岳之會弟擬于人日前西發而爲中父賓王所阻其詳賓王能口之吾輩相會不獨爲交情舉足便多避忌此亦末世景象悵快何可言老兄近況如何當路推轂甚急想出山之期不遠弟此出太是危機以微陽介于羣陰中左顧右盼盡是戈戟老兄若同在長安弟便有所依歸矣望之望之弟初念頗多憤激近諸相知更以輕發見規力挫其銳老兄何以教我

草拙堂文集

尺牘

十之二

目前衣冠各分黨與中間有一路弄巧人又思暗收漁人之利其奸更甚弟恐衣冠龍戰方始又必有一番調停議論一調停則小人必勝而君子誦矣夫躬自厚君子所以自處也以善養人君子所以陶冶一世之本懷也若欲降氣以聯屬小人是金銀銅鐵可混爲一器必不得之數也大學泰誓章聖人良有深意故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老兄于局外靜觀時局必有憤然動色毅然獨持處近來邪正線索弟尚未

盡貫串幸老兄密開一單覓一便見示弟秋冬思索一差暫作歸計匡廬白岳必不敢負初盟更恐弟歸兄且出耳耿耿不盡驕言臨風悵然神往弟所致赤石兄書兄幸彼此合觀之

啓吳中明

夙附臭味愧未及登龍請益不獨負知己抑且爲山靈所笑人都來日坐口語中歎焉裁候仁兄儼然使命之辱侑以大貺誼薄雲天矣感哉感哉三復來諭

草拙堂文集

尺牘

十之二

語語肝鬲更濃中弟膏肓敢不佩服雖然弟竊有請焉年來士氣摧折極矣當風波震撼中事機決裂之際當局者已矣旁觀者一切掉臂不顧曰此非吾事也則天下將大壞而不可收拾故言者當究此念從何處起苟爲世道人心即與乍見孺子一念同雖欲遏抑之而不可得也盛世事功即議論末季即議論爲事功叩馬之諫何曾留商出師二表何曾存漠然而一段至誠心慷慨于涕洟憤慨淋漓于寸管尺牘

間較然揭日月而行便足繫九鼎若待後世追論名
垂青史便落第二義矣弟嘗謬謂分宜之死死于楊
忠愍江陵之魄落于丁丑冬寧待西市之行癸未之
籍沒故吾輩患不誠心患不當機成敗利鈍止就一
身論功固在天下不必後世而後見也年來衣冠看
得三尺之綬重于此身一經摧折其氣便終身不振
從來出山人往往成就一老成和平之局吳時來王
用汲當初何等雄心勁氣一念倒塌盡喪生平當路

尊拙堂文集

尺牘

十一之二

者亦往往以不肖之心窺吾輩弟不揆竊欲爲吾黨
一洗此耻若鹵莽滅裂之病從來有之更須檢點名
根亦自不免不敢爲知己欺必欲待事權到手萬一
事權不可必豈不當而蹉過仁兄沈毅澹邃有特見
有大作用幸漢繹芻蕘之言如更有所以進我不妨
直示也蓋弟原非體面學問爾大計一事幾欲翻局
卽賢者亦將破臉皮爲小人地勢岌岌矣兄不入長
安不知此中情狀弟嘔嘔之口却不爲一身計知我

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馬牛一切任之而
已仁兄試問鮑吏丈知弟一片熱腸也冗次草草不
盡弟秋初索歸矣倘輶軒至潞河直沽尚圖握手一
傾倒耳

啓柳賡虞年兄

弟不奉清楊十六年矣兄杜門玄修如藐姑射仙人
白髯老曹郎不向烏鸞驛中料理肥羜酪酒輒大膽
齟齬與諸少年爭真所謂不合時宜朱雲梅福張禹
步登岸兄有意過我乎弟敬停橈以待

啓沈懷棧兄

仁兄玉體如何固元陽養胃氣此是要義仁兄弗迂
視弟言也長安乏醫勿藥爲妥弟三日後行矣仁兄
砥柱中流百凡自愛自堅近來多口致邪正莫辨弟
所信者從國家起念爲君子從私交起念爲小人卽

尊拙堂文集

尺牘

十一之二

私交中從意氣識見起念者卽偏亦不失爲君子從
官上起念爲小人清謹篤厚爲君子浮薄恣肆爲小
人孤立株守爲君子廣交圓通閃爍不定爲小人仁
兄胸中必有特裁弟去國之人不勝憤激不覺嗷嗷
于知己耳有懷耿耿不盡

啓陳楚老年伯

薦迂翹世所嗤爲風波之民者也伯父以循子之誼
俯而訓育之有年矣去歲再起再贖而薦固守其愚

尊拙堂文集

尺牘

十一之二

妄託獨立不懼之義蓋天下之亂浸尋極矣假令人
盡首鼠誰爲縣官特清議守三尺者薦嘗與陳筠塘
先生定盟兩心私自許聞伯父最愛陳先生倘或不
以薦之愚見弃故敢吐其區區夫河與漕患孔棘矣
薦猶以爲此末疾耳當今之患莫大乎朝廷無紀綱
衣冠鮮廉耻非大豪傑正色彈壓必不足以振士大
夫之氣而砥其潰敗决裂之勢聖明求舊行以此委
重伯父伯父安得僅以恭襄自效已耶薦讀書山中

退有餘地不勝杞憂屢恤且幸伯父之內召有期也
敬申末議伯父得無嗤之曰孺子猶然故態耶

復李夢白方伯

昨于南潯兄許兩得臺下手教種種肝膈垂情鄙人
者何篤摯也使貺之辱千里勤施長跼開緘娓娓雄
談頓令病廢之夫憮然而起臺下高誼直逼古人顧
不佞何以爲報耶臺下閤歎淵蓄年裁出于微柔庖
解動中寡會開府秉鉞匪朝伊夕悠悠之口適見其

尊拙堂文集

尺牘

十一之二

不知量爾時局紛紜門戶角勝揆地重任近將作一
書帕各私所親其排擊處想見其所擁戴卽此便別
君子小人總之持世柄者亟矯其極重而不可返者
爲扶危要劑收其頽靡而不可振攝其恣睢而無忌
憚者爲調羹妙手韓魏公包孝肅正色立于朝堂三
日而海內不改觀者未之有也秦楚大開不從書院
起露妖書發難時首懼不測者金沙也懷臂南中上
書政府逢四明之怒不顧者南潯也昌言四明之

申江夏于鼎俎口舌中者東林也浙人本與秦楚爲仇秦楚何緣忽二目前攻刺何緣與最初途徑迥別其故不可解也楚中特立者獨臺下與梅長公陳石泓耳中間簾弄情狀臺下幸示其詳極知臺下保護金沙雨澤必多苦心故敢布其區區弟杜門却掃傲骨益堅挂冠以謝羣小高枕以觀時變退有餘地近并恤緯一念亦覺灰冷死後將一腔熱血訴之太祖太宗之前或可免鑕杖則幸矣

尊拙堂文集

尺牘

十一之三

啓吳白雪公祖

德星賁臨吳興不三日而凋敝之區神叢之窟變幻不可方物之人情豁然不可振刷之綱紀一旦耳目鼎新豈隨車風雨固有所以洗滌之與李光弼一至軍中旌旗改色機微乎神哉天下事尚猶可爲存乎人而已不佞薦偃卧山椒恨不得從父老子弟後一望丰采日久舐聆輿誦輒南向手額稱賀微獨爲大父母賀爲七邑人士賀也屬有狗馬之嫌杜門掃軌

幾三閱歲矣硜硜之癖抑或有道者不弃乎

啓馮公祖文翁

元薦生平竊浮慕海內賢豪長者不辭執鞭幸不至爲有道所唾弃附世誼四十餘年而不得一望清光卽尺牘映如門墻元薦幾非夫哉雖然嘗讀弇州公所爲京兆父子忠孝傳而懿世德之淺且長也已讀易解諸篇而服伯父玄詣蓋不獨以文章名家者射陽劉靜之今之郭有道也意不可一世而每心折于

尊拙堂文集

尺牘

十一之三

伯父元薦踴躍滋甚客舫無歲不抵金閶以爲雲間去此百里而遙蓋跬步而失之伯父卽或寬其踈節薦其何辭以自解茲者家季父應謨備下吏之末辱伯父盼睞十百恒調此曾大父以下世世啣戢者也元薦且感且愧肅將束脩之敬通姓名于下執事以謝二十年疎曠之辜惟台慈鑒存之薦之迂狂世所鼎俎以早挂冠爲快旣不能爲子光之瘖又不敢比內史之翹倘微寵靈以稍追清議某頓首幸甚惟伯

父進而教之

啓游肩生父母

臧生道範向荷甄培去歲爲保給舍弟丁元壽至于降青此父母所最垂憐者張玄中公祖亦許以從容代白蓋王公祖行法之始卽心知臧生寃者亦未敢申辨近聞王公祖榮擢正當解網之時不佞敢再布悃門下廩生混結相沿已久親友子弟至有不問本生暗爲連結者臧與寒門累代姻婭元壽之父司理尊拙堂文集 尺牘 十一之三

滇南臨別以舍弟相託道範迫于親誼實非受賄敢犯明禁也道範檢呈在四月十三郡邑文卷可查而事發在十九此通庠所共知者王公祖之于青衿不啻親子弟卽其人至不肖身扞文罔尚思曲爲開釋道範所犯情有可原其檢舉正合自首免罪之律貧生籍廩餼以俯仰所關身命甚重況其才名素著青雲可望者乎不佞爲舍弟乞憐明私情爲臧生鳴寃則私中之公伏乞委曲垂仁力賜瀚雪豈獨臧生與

寒門之感亦所以昭王公祖平明之政也

啓孟連沐中丞

辛亥之役以獲觀清光爲出山一大幸恨不及信宿請益也泰岳在望覩面而失之薦其非夫哉雖然薦固心知先生不以庸衆畜我也杜門忽忽三載矣塵性難馴久無夢入長安顧杞憂孺恤妄不自安于時局先生高標峻節營之九苞之鳳翱翔千仞一旦羽翼明庭天下靡不翹首延佇又譬之砥柱插天屹焉尊拙堂文集 尺牘 十一之三

于震域泐泐中有觀低徊相顧駭愕失措而坐鎮其上者淵乎漠乎不一動聲色其素所蓄積厚也秦越人之生死人不在刀七而在察脉先生今之秦越人也試脉今日之受病何在天子神聖卽濱居高拱常運不測之聰明于耳目外其意指有確乎不可拔者此千載一時也而當寧諸公方哆口門戶不暇爲縣官計卽門戶亦無難解先生試察其窳會何所偏重何處乎蓋自四明之甘心于歸德也而癸卯以後風

波陡作踐徑紛岐崑宜閩粵支流蔓衍江夏沒而楚人連衡于齊浙人敗而行成于楚其悃忿而與之抗者秦晉秦人之始不快于東林也以救淮撫東林之挑釁于四明也爲江夏不平于奴書中間離合之端先生曾熟察其故歟蓋均之乎門戶也而東林獨受其名何歟夫清議所共不平者大約有五楚獄之覆盆也科貢之決裂也計典之反覆于同事也滇撫之失刑也御史大夫之以勘屬吏逐也言者齟齬而當尊顯堂文集 尺牘 十一之三

塗妄揣以爲端自東林發所爲駕罪東林者曰保食曰遙執朝政夫今日之政壞于山林歟抑壞于閣部臺省歟救淮者之爲保食較之陰護四明陽庇崑宜恣行報復者抑或有間歟假令移四明崑宜罪案于東林于淮撫諸臺省所懷臂聲討作何狀歟又令移東林諸君子之生平及淮撫保障之功于劉王喬之徒推輓寧餘遺力歟平且捫心能無恍然自失者歟論者曰東林分別太刻流爲申韓薦以爲今日之患

患不申韓爾蓋議論紛囂起于是非不明是非不明起于名實不覈名實不覈則功罪不定功罪不定則廉耻道微而紀綱日頽廢夫廉耻與紀綱交喪則邪說轉熾今之操事權而姑爲調停之說者猶之乎豺虎而妄冀其馴擾萬一也不殺人不止昔公孫僑之于鄭孔明之于蜀王景略之于秦皆以申韓致治卽魯司寇爲政七日而尸少正卯于朝豈神聖不能包荒直爲此憐穢哉假令兩觀之誅不先則尼父微獨尊顯堂文集 尺牘 十一之三

不安其位聖賢豪傑于治亂安危邪正消長之幾必先阨其吭而爭衡于晷刻眉睫間苦心哉寥寥千載尼父不能喻意于及門之賜況下者乎漢唐而後唯韓魏公庶幾焉今之能爲韓魏公者唯先生而目前之事大壞極弊甚于宋之元豐狂生不自量敢進其謗楚夫靜觀域外者其心必虛其氣必平一切諭訛之口必不入是以及先生之未入朝也而請政于左右先生倘賜採擇不以封菲弃之唯命抑或以監儒

無當而麾之亦唯命薦臨楮主臣死罪死罪

啓太常胡慕東

薦慝夫也世方鼎組相向翁丈臭味而獎借之握手
論心矢盟歲寒弟迄今耿耿也翁丈碩望積資正人
赤熾猥以吾黨故橫罹多口語不云乎不容然後見
夫子不容何病翁丈足自信已薦之首發難皮相者
曰夫夫以崑宜爲死虎而拳之耳乃今而知其方負
鳴且窮奇構杌也雖然使天下皆知其爲窮奇構杌
尊拙堂文集 尺牘 十一之三六
薦卽長廢亦有餘榮張選君度可以出乎出則豪傑
也而子子乎其難不出事且橫決其奈之何樹人之
計莫重考選莫急起廢拔淹天下有用一人焉可以
當數十人用數十人焉不可以當一人拔一人焉而
天下爭奮拔數十人焉而見者目爲故事耳其際微
矣當今世而可以爭奇扼要者有三曰識曰畧曰膽
而尤不可無品張使君具隻眼者也自足辦此薦之
嗷嗷所謂信于知己耳翁丈幸裁示

啓史直指蓮勺

弟與仁丈平生未數數也一旦捐成心而平之于大
道非豪傑能乎哉豫章有日者至關中具道一御史
貧幾不能立門戶弟誰何之曰史史不能舉其名授
以仕籍知其爲吾丈弟喜躍歸語劉靜之靜之撫掌
稱快當茲汶汶世界肝膽節操如吾丈尚何問信宿
之吹哉乃若先施之辱高誼炳炳弟不敢忘然于吾
兄餘事矣山中數年莊生所謂六月息者也平生習
氣習心借日前風波以自磨礪卽良朋不啻弟竊有
志焉而未能仁丈其苦心于斯乎幸舉以交勗世局
之病直是無可下手唯有收歛孤腸靜觀時變而已
千里相思筆不盡意願言珍重珍重劉本儒丈近晤
大佳大佳
啓盛太史陽灣世兄
向于家叔許讀手札拜佳胤丈之篤世誼天性也而
獨于弟尤摯且在風波震撼時弟何敢當何敢當時

局變幻不知所底弟幸逃世網而妄自託于踰垣鑿
坯者流私心甚幸聞翁丈抑且請告何哉莊生所謂
六月息者耶物情之變幾事之窾操縱吐茹之宜善
敗失得之林虛中考鏡局外靜觀異日旋轉之紫厚
蓄而浚植之一旦雲行雨施德行化光翁丈其有浚
心乎其有浚心乎

啓馬六初

弟生平無他長惟較然不欺硜然自守一念可以不

尊拙堂文集

尺牘

十一之三

負知己弟向者力薦劉練江兄于當宁練江又力薦
劉大行念臺于弟練江死且數年到念臺出而存如
綫公論于天下念臺不負練江練江不負弟弟不負
朝廷生死出處總是一般弟所自信爲較然硜然者
也仁兄其謂我何

啓李景渠

令孫世丈枉重兼拜手教浚仞長者之惓惓也迂翹
之夫獎借逾分小子何敢當何敢當襄陽初政便作

放膽文一生清脩掃地想其桑梓誤之甚哉人不可

無友友不可不慎也年例潘之祥必以楚宗可以駢

僇年例張篤敬必以科場可以貨取年例宋繁必謂

計典可以反覆首鼠考選之單河南道不得與聞是

都察院可以裁革臺下試以局外平心校勘是非自

當了然今人動以門戶籍人口易不云乎方以類聚

有君子小人則必有類有類則必有門戶但宜辨邪

正不宜攻門戶攻門戶者其人亦在門戶中何得藉

尊拙堂文集

尺牘

十一之三

口中立也世之託言中立者尚恐其認子莫爲執中
借鄉愿爲中行何況四明崑宜之黨敗爾奴奴哉翻
楚獄勢必及四明論科場勢必及宣城又安得以往
事爲解也孫少宗伯至以楚宗之釋號簿之勘席未
暖而見還是舉國皆四明宣城之黨而後安其位也
王法天理至此漸滅盡矣小人不足惜至東林中人
更有陽標道學之名陰爲羣小與主賣其師友而不
顧者不佞不敢舉其名臺下靜觀而默識之凡夙負

時望初出山而爲奸黨所擁戴者其人可知也講學
只依程朱做官只依大明律反此者隨他談玄說妙
總屬小人無忌憚耳不佞株守山中自分三絨可以
終老獨世道一念痛痒輒自相關不覺吐露于知己
殿名實以申清議滌氛翳而朗乾坤此大君子作用
也伏惟裁幸臺下出山後不敢尺牘相潤矣主臣主
臣

啓張從雲

尊拙堂文集

尺牘

十一之四十一

憶昔追隨研席攘臂千秋社中咸謂丁生在丁生亦
自謂狂轉盼三十餘年弟皤然老矣落魄畏途航艣
無所損益于世而輦上諸君方銳兵相攻若一敵國
青史具在弟傲然不顧也仁兄勁節高標資深蘭省
望隆九列如簣之口何能爲賢者輕重益見世道之
不可爲耳桐川去敝邑不三舍弟偃卧山椒等于井
蛙敝門人董生規規頌明德不容口始知輶軒自去
冬蒞止抑且假道敝里而弟杳不聞也端俾代荆楚

下耿耿有懷百不整一明春弟或假祠山之靈圖一
傾倒或仁兄以謁中丞之便先期訂盟弟當方舟若
霄斗酒相勞良晤當不遙耳

啓郭中丞

尊拙堂文集

尺牘

十一之四十一

今國是紛紜方隅多故而遼左乘困憊之餘當方張
之勢天子睠焉東顧假重節鉞汾陽之鎮朔方晉公
之征淮蔡未足方其重也壯猶石畫必且迨出耳目
議論外上爲神京固籓籬下爲屏卒舒眉睫之困中
外方拭目以觀大豪傑作用良非書生所能測識也
啓邵府尊
台旌賁臨七邑父老舉手加顙願一望見大父母顏
色不佞屢栖數年矣狗馬自憐無能負矚矢前驅又

不及一附賀客之塵竊用耿耿私心所爲大父母賀者更出諸衣冠外敝郡夙稱澤國然名公鉅卿聲施昭代者率借敝郡爲嚆矢麻城以助勦樹伐餘干以慈劬蜚聲鹽城矢志于特操夏津坐鎮于畫一梁谿遺澤于保釐景陵流韻于清遠遠者甘棠近者口碑兼之者其明使君乎李光弼一至軍中旌旗改色有先之者矣明使君席未煖而薦敢以此賀信其所爲先之者也不腆之贊合諸宗青衿九頓墻下代布縷

尊拙堂文集

尺牘

十一之四二

縷惟大父母畧其疎節也而俯鑒其誠焉薦主臣主臣

啓何武義

年來封事日繁群孽離還自有附公論而天下人弗予也亦有衆所共排而公論終不容抹殺者顧最初一念謂何耳臺下近日一疏將囑虎之鬚逢英主之怒明目張膽安國本于机樞消羣邪于震撼功在社稷名著旂常壯哉壯哉錢啓丈指爲四十年來第一

疏良不虛也追憶臺下釋褐後洒涕而報先公之仇衆謂已甚不佞正色曰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茲者犯難而請劍人又有議之者不佞正色曰攻戚畹者爲非則陰操戈于王比部者是耶今之忠乃所以成昔之孝此子胥所不能兼者也迴翔青瑣不爲榮璽抑外臺價重千古矣不佞慙夫也夙附肺腑竊有餘艷敢以爲賀

啓徐胤開

尊拙堂文集

尺牘

十一之四三

僕年來爲婚嫁板築所苦空囊不及贖夙昔之盟屢欲一候太夫人而足下移居差遠僕一病幾不起冉冉醫上以此疎節想足下亦聞之也所諭僕不敢聞命足下所以弃桑梓離高堂北游者以館穀難也獨不知長安人情其難更十百桑梓乎韓太僕與尊公世好孟夙向且阻足下况其他疎遠者乎熊黃門待旨未下杜門株守卽敝邑舊相知毫不相接况于足下無半面之素遽作曹丘生乎僕與尊公交三十年

矣彼此所以相信者礪礪一念也與世既不合弃官而歸雙伏山中數年卽見章試事毫不敢干於當道安能向長安貴人爲足下作此未同之緣乎僕以愛尊公者望足下不得不以尊公風所自守者爲足下誦之諺云館在館中言不必外求也足下但追敬尊公所以自處所以事親所以待朋友敦本務實守已讀書聞風慕義者自當千里幣聘不然卽假貴人齒穎何能爲足下重又况僕風波之民乎若迺太夫人尊拙堂文集 尺牘 十之四四

僕引不辭此朋友之罪也雖然在朋友不可以負尊公在足下養親當思所以爲竭力計古人筆耕良有味也僕受知尊公甚深愛足下殊切故敢以衷言進願足下錄一紙寄孟風見吾輩愛人以德不以姑息卽以此焚于尊公墓前見僕區區之懷必不惜數行而負通家世好也幸足下深思之深思之

啓王止老

台旌入浙弟卽振具八行蒲柳浮雲之陽十九青山

于人世往來久已屏絕遂以嬾自寬更恐風波之民或以形跡重爲知已累擲管輅逡巡中止非敢自外有道也臺下正色臺端人倫冠冕名高請劍氣重埋輪種種封事至今膾炙人口九廟有靈寧使天台雁蕩之間久羈節鉞哉弟于天時人事反覆靜觀物極必返諒不爽也去秋王孟風弃官歸扶筇華頂大爲吾黨吐氣今棲真兩天目業已別妻子爲終焉計矣吾鄉朱司成計續孟風勝游弟遂勃勃不禁獨往之與且欲乘便一至江心寺入閩再憇武夷野人冠服恐未敢走謁使君使君有意故人乎弟假我郵符足矣

啓周右華公祖

浙西三郡微寵于大父母者三而吳興私其二蓋奇遊設昔廉將軍旣老他適輒思用趙人大父母之于若得無類是乎凡我人士歌孔邇而誦甘棠者又可知也况叨附籍末妄託三十年昆季如薦者乎台旌

蒞郡薦方雙伏山中竊聞父老子弟焚香手額負跣
矢前驅願見之誠甚于飢渴所以涇涇株守不敢踰
一舍地而仰涸執事者一則以狗馬病不入郡城者
六閱歲矣仰恃言公在上妄堅子羽之誼抑所謂仰
于知己者耶

啓史鶴亭年伯

小子薦叨附世誼之末者幾五十年矣追惟乙酉再
附長公後塵意外風波至今思之驚魂尚未定也先
尊拙堂文集 尺牘 十之四六

生碩望積資中外傾注長公英標銳穎士林推轂三
十年來未有泣血相明者天乎人耶令人扼腕雖然
詞林時局與長途嶮巇較之壬癸以前另一世界矣
東山之暇靜觀逸覽且長公研精明理一切解脫其
肯以此易彼乎小子狂慙寡諧誓不敢以一官縮我
三寸管然孤踪傲骨時時在人鼎俎中偃伏山阿且
爲終焉計矣年來多病兼苦向禽之累龍光在望竟
不及一渡羅剎樞趨函丈耿耿寸心我勞如何

上劉李公啓

門下神明豈弟直節清標口碑噴噴至汪度熱腸獎
進士類士喁喁願出其門者不啻鳥之投林魚之赴
壑僕所見聞強半單赤孤寒非敢爲依也茲者遺才
試迫矣僕敢有一言之獻夫遺才者士所恃爲背一
之戰而當事者以爲強弩之末抑且迫于時日調劑
上下而常恐不盡展其意竊爲當事者苦之雖然亦
有以士之苦上聞者乎嘔心瀝血屈首三年數奇一
尊拙堂文集 尺牘 十之四七

戰而北且請再氣彌厲志彌詘日夕對父母妻子幾
無以施眉目其次寄俯仰于館穀覲幸學使者眈眈
借紙尾餘隙一挂姓名爲來歲舉比其計至無聊然
而歌鹿鳴者往往十四故進取一念卽庸庸不逮自
灰而况上此者乎且遺才之以名收者二前道與觀
風之三名以前也屈指而四五人矣合兩臺更四五
人矣其餘能幾而又卒牘之紛選也傳遞傾倚之巧
幻也悍然與嘔心瀝血者闔捷寒士幾無路矣當事

者念及此能無矍然起惻然不安席乎或曰荅士方
歲考學使者具隻眼加意蒐羅遺珠之歎或亦無幾
僕憶乙卯之試吳使君名能知人比于漢河南守偶
失一馮生銓轉盼哀然兩浙矣去歲遺童乞試者再
最後十四生翩翩多奇秀微門下破格幹旋何緣一
面學使者學使者且詫且喜恨相見晚顧安知青衿
中不更有懷瑾握瑜不及一見學使者乎而又何止
十四人哉僕妄意欲伸諸生之氣而服其心必先孤
尊堂文集 尺牘 十之四八

寒欲振孤寒莫若覈名實而寬其限數夫士之名往
往爲巧有力者所搜古稱民譽最可味也苦校閱之
煩莫若嚴其試試嚴前所云傳遞代倩者左右不得
售其好而真才易以自見若取數學使者所自爲爾
其究不過增號舍十一而已狂夫之言或抑可以備
採擇乎僕塞兌十年敢以此呶呶又輒敢告之門下
者士之倚重門下甚切非門下不能爲諸生吐氣自
學使者以下各邑父母而上唯門下可以通其精神

左提右挈反覆手間爾門下寧惜一穎舌不爲諸生
造命耶李及泉先生有言吾守吳興六年精神在諸
生十九施龍江公守毘陵作與諸青衿真若子弟一
代偉人皆出門牆數十年來至今誦義無窮僕之呶
呶不獨爲諸生爲門下廣樹桃李令誦義數十年後
故不厭煩瀆伏惟裁幸

啓洪桂渚

吳恒初公祖令歸安時弟以剛直謬託臭味今入越
尊堂文集 尺牘 十之四九

不敢晉謁恐以黨人累知己也兄幸爲我致意陳奉
介太宰身後任子幸借祿養其次子向攜小艇過訪
至不能蔽風雨弟私心憐重之亡何謝世其孫諸生
本述貧困更甚于父冬盡不能具緼袍足有敗屨面
多菜色張空拳膳寡母幼弟及外祖父母岌岌乎鄰
溝壑矣弟慨然傷之至于沾襟嗟乎廉吏安可爲也
不知吳公祖肯仗義破格一振其窮乎非得良田三
十畝卽稍醫目前瘡必不能久若當道加意曲處似

無難者雪中之炭微大豪傑必不能發大願力罪贖人于此時向人開口弟亦自哂不達時宜雖然非吾輩二三相知又將誰告哉願兄相機致之其濟恭介之靈也弟不任德不濟聊以盡吾心已矣

復子中父

聞兄近復嘔血瀝以爲念讀手札知已霍然甚慰弟辱兄肝膽交謬以古人相期許荏苒三十年自愧墮落儒與禪兩不成局卽方之古節俠了無措足處種

尊齋堂文集

尺牘

十之五十

種罪業平坦捫心凜凜汗背直腸慙口自是本色適當落魄中目擊物情變態多傷心之感遂爾開罪于兄然非負心人也願兄追思吾兩人定交初念以古道相砥礪一切意氣自平嫌疑頓釋卽生死去來浩然洒然弟之愛兄未必不勝於唯諾逢迎者也美疾滋毒藥石生我惟兄溪思之

啓趙兵公

近來米價湧貴機奪公行仰邀寵靈幸有秋矣獨法

紀凌夷廉耻道喪安吉財豪敢于網弔其西席重挾二十如官刑長與徽商強占貧士基屋毒毆再三至干頷落額破三孔流血決旬不止此二百四十年罕有之變也一則以本州曲庇一則以縉紳居間致令通學攘臂幾釀大禍當事者尚在疑信間倘士氣稍伸不敢遽干憲臺萬不得已未有不號呼籲天者恃愛先以輿論密聞伏惟電燭嚴批解報或行有司之公清不受竿牘者如歸安孝豐二父母法在必行此

尊齋堂文集

尺牘

十之五一

高皇帝之靈而孔夫子之幸也歸安夙有聲于苕上孝豐僻居萬山且以鄉科起家其一畧苦節愛民種種實政有以聞于臺下者乎不佞塞兌十年矣不遇知己不敢發憤臺下得無以狂夫故態見哂耶冤帖并上杜公祖啓附覽

報顧沐之

吾兄當倥偬東裝猶不忘故人耶卽此一念已超然世塵矣且佳刻佳貺種種拜賜感謝可言耶君英才

奇氣光彩陸離譬之雙龍之劍上貫星斗三復之恍
然自失弟更有餘感焉有餘思焉世之剗刃東林者
不遺餘力獨不能滓先生之名而天且以其未竟之
奇發之後人濟濟純純吾輩立身患不真爾真則未
有不昌大而引伸之者也彼首鼠前却者能不汗顏
先生才氣雄視千古恂恂若處子若寒素卽其晚年
著述愈澹愈淡冲乎其有餘味也養之至也先生壁
立千仞其一念與人爲善盎然春溫汪乎海涵真切

尊拙堂文集

尺牘

十一之五二

委曲不啻若自口出者厚之至也先生視弟輩真小
人哉其相愛相成三十餘年之誨育至今不敢忘吾
兄及耶君捷報至弟不覺喜極涕零當此無天無日
之時天道有必不可爽者願同志中猛力自堅自廣
也敢爲耶君誦之轉盼功名浮雲過太虛收歛得一
分便受用一分地位高大一分便退小一分天下將
亂矣幸各勉旃勉旃六十二老人百念俱灰獨不敢
妄自菲薄墮落風塵以負東林二字也

報嚴心蓮晉江

恭沁台臺循良追漢史奕葉清風文采擅詞壇飛揚
紫氣花烟洛陽之錦雨露益三春澤流東海之波絃
歌藹七閩更艷芝蘭庭郁益瞻王謝門高詎意良緣
復及朽拙慚非宋子敢締齊盟二三子蹇修卜筮
吉六十年世好婚媾重新鄭重雲箋遠勤寵貺煒煌
几席林臯一旦生輝璀璨瑤琨篴篴千金長價捫心
踟躕稽首登嘉徒懷寸心之將愧乏雙王之報率爾

尊拙堂文集

尺牘

十一之五三

陳謝統惟撫原

與沈相如

不佞叨讀叅軍先生傳爲之沾襟不知涕洟何從也
高太常又爲不佞備道尊公被難時方擢管作遺囑
一室盡香未幾楊順逮矣不覺躍然喜欲狂其所以
喜而欲狂者又不知其何從也先大夫在法曹適與
尊公共事白雲署中不佞與門下其奕世通家平良
多厚緣矣骨肉懿親孫君國芳以卑官叨下吏不佞

始慮其萬里宦遊置身兵戈中已又喜其得二天
忠義之後必多厚德左推右輓當在常格外吾友劉
光祿慨焉爲孫君致數行所恃異地同心猶之乎不
佞之附臭味于公家奕世也門下必不以不佞爲未
同不佞其肯赧顏作曹丘哉伏惟推愛令孫君得稍
展尺寸以無負任使借光多矣修途不敢以筐篚涸
敬布腹心

爲奕開啓當事

尊齋堂文集

尺牘

十之五四

壬癸以後門戶分別太甚而物情嗷嗷不可方物矣
奕開之見收東林以卻徐京兆科場之餽徐氏二子
原與奕開交好深陽係京兆屬于此毫不假借實近
世所難涇陽先生聞而高之遂與定交迨王彭伯駁
閣銓二書以阿富平甘心東林者鼎沸奕開以候御
史懷臂上書力排彭伯太宰私嘆口不意吾衙門中
有此小人史蓮勺洩其語于外而邪鋒頓挫奕開以
此首禍矣奕開口慙腸熱意氣過于發舒以綱紀之

任當風波之衝積弊濫觴交游太廣流傳者與側目
者兩相激而奕開遂無解于物議矣墨名至辱也匹
夫蒙此罪也以遺猶且兩造具備再三審覈如不得
已而成獄况乎御史法官借口實于所部商賈委成
案于屬吏至有素受吻沫陰承意旨百計羅織者如
臺綱何如國體何竊思鹽臣舉動一切不自由有監
司有郡邑分獻招詳重者駁審酌于情法之中衆
耳目之變而使者受成焉今其印信招案往復文移
具在能盡掃而塗抹之哉奕開向所以不敢請勘者
以彼黨方熾也高邑先生功郎家食時已侃侃出一
揭爲奕開不平况今羣賢濟濟盈朝公道大明奕開
能自己于不平之鳴乎或云事久如成案何不佞應
之曰獨不見庚戌場事耶壬子會議開住當時六十
餘人中不抑者止三人已未會議立翻前案豈從前
盡枉後無一阿私者均一太宰均一禮臣均一御史
大夫均一臺省意之所注前後了不相顧此亦足以

尊齋堂文集

尺牘

十之五五

觀世變人情矣屈指閩士如王錫侯蔡宗禹蔡文選
皆坐贓穢遣一旦卒復且有坐致清要者就鹽臣論
如袁世振之所蒙垢動幾百萬鄉人且爲多方前緣
奕開何以卒令噤不出一語哉奕開係何匪莪受業
門生孝廉時曾引之爲不佞布衣交今三十餘年矣
鹽差時不佞曾勸其請告又囑其絕往來書幣不一
見聽以至今日方鹽臣會勘日不佞若不遠避溪山
下石吾黨者方且百計搜索誰肯爲之諱奕開所稱

尊齋堂文集

尺牘

十之五六

石交托心腹者今一一解散藏匿獨不佞廢棄巖穴
不暇自爲計乃爲故人嘵嘵明公必有以諒其耿耿
矣罪悚罪悚

啓駱乾沙

追惟甲戌附驥屈指五十年矣鹿鳴後于荅上偶一
邂逅又不知迄今幾許年仁兄翺翔金馬弟又沉淪
丘壑缺焉雙鯉疎節之謂何雖然人固有終日握手
不同心者又有千古夢寐者仁丈高標峻節弟荷知

已平生一片氣百折不能委蛇寸心不自欺勉與富
平餘姚鄒陽梁谿毘陵諸君子生死相期掀髯長嘯
未嘗以三黜介介也偶會繼泉施生時道仁丈雅愛
差亦自快蹉跎一棹以懶自寬則山中人故慙耳仁
丈倘不鄙弃之乎適病目敬令兒琬兒瑗代謁羹羹
稍旌積忱伏惟鑒茹玄亭請益固自有期也

京中報印渚叔書

鄧父母來得家報知祖母以下俱平安殊慰遠人懸

尊齋堂文集

尺牘

十之五七

懸正月廿二日姪已具疏上達九關矣書生之談直
自盡此心死生得失當置度外倘微天幸得以角巾
還鄉又不然與高雲從同爲嶺海萬里之遊亦是快
事若聖怒不測直以寸丹長嘯見龍逢比干於地下
卽先大夫有知必不以兒來見怪也老母直以付叔
父姪婦令自守不失清白家風耳諸姬可悉嫁之薄
產以其十之半爲老母檀粥以其半之半爲祖母奉
其餘盡散族人後世以二木牌奉吾父子於學室亦

足了人間世事何必抱呱呱兒稱父耶家中不必驚惶勿遽令老母知之也幸謝諸叔勉旃勉旃疏稿奉覽當以五斗賞之

又

姪三月始入長安以避此計事故迂道登岱嶽游靈巖畢竟不可避也崑山宣城已處其黨百計攻太宰太宰偏暗處頗多此着却是霹靂手眾口噂囁開喉便云黨附姪自矢三緘却於是非倒置時便忍不注

尊則堂文集

尺牘

十之五八

已爲羣小側目幸得十五年閑身脚跟頗硬此輩尚未敢捨官相向耳長安正人之氣甚微有才知者無真肝膽有肝膽者未必有真學識洪桂清鮑中素曹真宇湯質齋外未見其人也中父大爲時人所忌目訐紛紜恐亦不免葉相公亦勸姪囑中父以靜鎮其中機事可知只是近來友朋多以言善爲非故學問終是蹉跎此本病也姪秋半欲覓差歸當路固不肯放本是蜉蝣世外人却將世道擔子挑在肩上一

時抽身不得利鈍成敗豈人所能逆料洗淨肚腸立定脚跟一切聽之而已叔父精神何如嬌母病已全愈否偉弟目疾如何姪於幼弟中獨屬意此子叔父勿蹉跎虛過此歲月也族弟長明未成立姪常以爲歉如舊親事可成宜爲處分成之張繼元兄時時入夢姪念及卽流涕其孫未入學其子戶役受累姪之未了事也特作八行慰之生時不辰遇此亂世諸君子以我爲人姪何敢愛此七尺此番入都於正人氣

尊則堂文集

尺牘

十之五九

脉上稍稍有助覺爲吾黨生色山陰劉宗周寶應劉練江聊城遼確齋晉江何匪我同鄉漸次推月天下事尚可爲但患臣子無至誠心耳何日與叔父握手共談心曲繆大兄近况何如恐不久於吾邑矣少作貴人書逍遙山水人間至樂也其嫂氏幸嬌母弟如時時周旋之冗次不多及

啓顧涇陽先生

鄒君至山中備詢興居佳勝爲慰近得邸報時局稍

原缺

尊拙堂文集卷之十一

故郭丁元薦長孺甫著

祭文

祭馮司成

萬曆乙巳蜡月廿有三日大司成具區馮先生無疾卒于繡水之故里明年丙午人日門人某聞訃爲位而哭越二月日乃多雞絮酒憑棺而奠先生將之以詞曰嗚呼某弱冠游先生門迄今二十有八年矣

尊拙堂文集

祭文

十一之一

先生一見奇之曰子非風塵中人也授以繩墨示以玄解多方獎借時時齒頰間某落魄諸生數年而先生待如初曰子非風塵中人也幸自堅亡何某登仕籍翫髒中廢先生益臭味之曰惜乎而子未聞道也某好盡于先生前侃侃靡隱先生降顏茹之視諸弟子有加嗟乎知我成我白首彌親跡際調殊國士情真此某所爲歔歔感歎而不勝西州之慟者也雖然猶吾私也先生制義方軌華亭先生之詩苦心石丞

海內有目者共賞也先生在中秘憤江陵奪情小有

嫌輒請告茂苑當局先生最稱首足不一染指尋復

中譏再贖再起終身無與援海內有耳者共聞也先

生半世精神在窮交故知山人袖子苟可啣喚不惜

以身與名殉之竿牘紛馳空囊如洗吹聲者往往以

是嘗先生先生不辨亦不復挂胸臆人負先生先生

不盡知卽知無所校尸外之屢日益而繁益委至今

蓋棺託百金之木于諸弟子而先生心事白矣此海

尊拙堂文集

祭文

十一之二

內人之所疑而某之所獨信也先生熱腸如救焚拯

溺先生素心如無懷葛天先生汪度如山藏海納先

生襟期如月朗風光皮相者以先生無町畦于人間

世事不甚別白而胸中井井毫髮靡爽其議論常寬

假于孤寒而刻畫于津要間多卯翼于親昵而委曲

推輓于朽蠹之士不待請而再四諄諄率真而蹈信

心而行士固有附有不附而先生于世情泊如也一

貴人起家海上衣冠如鶩獨沈司馬暨先生不以時

步投一刺。某叩先生先生默然久之曰。屈指同曹
少年零落幾盡。獨楚費黃門及老夫在世。然皆以樗
全。吾又安肯捐西湖兩高易三公哉。先生久寓武林
花朝月夕。必携家湖航爲竟月遊。已闢小園。孤山擬
架一樓。望海門力不贍。卽移寢閣就之。榜曰自臥某
戲曰。先生坐誰百尺下。耶稍稍娛情。綠竹放歌。山水
世又以是議先生。先生笑不答。嗟乎。太上忘情。餘各
有寄與其蠅營一官。蟻逐金窟。孰與夫獨往獨來。浪
尊幽堂文集 祭文 十一之三

祭顧涇陽先生

嗚呼痛哉。薦游先生之門三十有二年矣。始以小技
受規矩于大匠先生。進而與之談天下事。又進而引

之于學曰。孺子可教也。薦性骯髒。先生不言而飲。以
和薦遇事感憤。先生歛以藏密。薦久罪先生。多方滿
滌獎借。不必令其知也。生我者父母。知我成我者先
生也。去冬薦予告歸。先生握手勞之甚快。娓娓乎深
談也。戚戚乎其有隱衷也。臨別春會爲期。至春先生
折簡促之者再。薦復以病阻。未幾先生不可作矣。嗚
呼痛哉。痛哉。世之愛先生者。以年位不遐爲先生抱
遺憾。古人不有以布衣不朽者乎。不有以龍德天者
乎。先生達觀何薄于光祿。何戀于小年薦所爲先生
憐者爲斯道斯世也。近時講學之會。率皆以無善無
惡爲密諦。先生守程朱正宗。排鄉愿。掃悠謬。亡忌憚
之說。一時信者不能勝疑。與忌者先生屹然弗動也。
當路以敢言爲諱。羅織禁錮。不遺餘力。先生抗顏伸
其氣。退處東山。侃侃不稍隱避。側目者至傾國而與
之對壘。先生屹然弗動也。先生論學居恒曰。宋人言
心。畏其不可欺。今人言心。幸其可匿也。論時事居恒

曰得罪天子猶可道得罪執政不可道也此其據時
大指也雖然其淺者也先生析理密如秋毫不爲穿
鑿先生飭躬動有繩墨不務矜飾望之若泰岳卽之
如春風氣摧賁育退然處子若如庖解啗焉嬰兒見
事蚤不以成心逆物嫉惡嚴不以已甚求備辛亥大
計先生貽書薦曰始見足下之疏而躍然已而懼及
今深以爲憂蓋君子與君子爭未有不中小人之計
貽禍人國者也嗚呼先生之憂時如抹焚拯溺先生

尊拙堂文集

祭文

十一之五

之好善如飢食渴飲先生憐才而委曲保護之不難
以好修之身爲射的垂歿前數日猶報同志曰爲今
之計摘衆非不若揭獨是排異已不若聯同心嗚呼
先生亦苦矣高存之嘗語薦曰及今而可以化南北
之黨者唯涇陽先生假令先生得志豈特穴鼠不食
抑亦連茹可冀夫使君子而角勝于小人非先生初
念也嗟乎痛哉痛哉先生歿而後學不得見真儒大
成矣先生歿而長安士大夫不復見豪傑風采老

人博厚寬平襟度矣詩不云乎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薦能不爲斯道斯世而慟也哉酌酒陳夢音容如抱
衰草空庭絳帷蕭瑟東林無主九龍無色嗟此重負
後死之責嗚呼痛哉

祭中少師

世廟中葉肅將明種帝賚良弼嶽降生申抑抑令德
溫溫恭人壯歲首臚未艾秉鈞主德方茂世運景新
魚水泰交台鳴道尊更化之會如調瑟琴剛柔吐茹

尊拙堂文集

祭文

十一之六

穆乎深心中外寧謐朝野晏然伊誰之功老成幹旋
一旦拂衣曰可止矣天子眷留恩數莫比矢心介石
遺榮若屣晉公綠野比于寒士疏傳黃金不爲諸子
優哉悠哉吳山越水追惟古稀杖屨翩翩上方求舊
憲老乞言越又十年永錫難老書頌平格詩咏壽考
恩綸載馳使者在道何不慙遺木壞山崩士將安仰
世又焉憑嗚呼哀哉薦之無良辱知先生雕蟲末技
獎借逾情骭髀傲骨諒其硜硜吁嗟國士寸心自盟

嶮巖畏途肝膽承傾明珠難報黃鳥堪歌回首千秋
悵望云何

祭陸午峰先生

先生諱時中嘉靖壬午鄉進士
歸安人外王母其女也

於惟先生崛起一經雄才淵蓄傲睨公卿仲氏不祿
有發克貞緒部請劍城社震驚清標亮節赫奕文衡
二難鵲起萬石齊聲箕裘不紹忝離生悲若敖幾餒
二紀于斯廉吏難爲天道安知昔我先慈撫于外氏
緬懷恩慈不能已已王母垂毫如綫是以一滴九原
尊拙堂文集 祭文 十一之七

以屬小子吳感之麓蕭蕭白楊長踞陳些薦我一觴
悠悠之思以逮渭陽吾母有知亦應色將惟祭有主
孰返二孤惟祀有田好義者誰我所獻歎亦惟我私
先生之靈徜徉帝所上發沆瀣達觀無始又何介介
于人世之滄桑不委之電光石火也哉

祭夏中丞仁寰先生

萬曆乙巳春三月桐川夏中丞仁寰先生之喪至自
豫章假道邑之四安年家子丁元薦聞而爲位哭如

禮坐兒病擬執紼未遑也越七月廿有 日炙難繁

酒走哭先生于堂詞曰嗚呼管鮑千載寥寥大雅繁

惟先生卓然古處昔我先子孤介耿紫先生暱之比

于膠漆宛陵河間共肄戎曹情諸頃篋誼秩荆高江

陵烜赫舉國若狂二人同心冷局迴翔比曹棘寺勤

我職事時然後言盡地自守密邇舍館出入聯轡促

膝啣杯幽燈永話兩家子弟而我交誨三載斷金一

朝分執載酒驪歌燕山楚水灑涕登車總總未已豈

尊拙堂文集

祭文

十一之八

期長別一訣從此嗚呼哀哉先生蒞浙孤正不天下
車之辰素旄適旋先生聞之涕泗漣漣十七年來慕
木且拱齒及修文煥輒泉涌憶昔乙未分鎮豫章小
子伏謁于荅之陽言念夙好執手斷腸訓誨殊志合跡
疎情長十年開府久滯南國雙鯉載通如睹顏色沾
焉訃聞驚魂怛惻西州之慟曷其有極嗚呼先生清
若飲水慎同數馬爲憲文武策勲朝野節鉞金紫數
椽舊厦歲蕤蘭玉頤咲靡假篤行真修和者云寡嗚

呼哀哉河間久沒宛陵繼之曾幾何時知故日襟
生齒長而獨後期召崇勿翦孔哀無私天祚令德福
祉永綏先生暝矣顧我奚悲典刑日遐世態滋漓耿
耿未酬悠悠誰知儻會先子云何爲詞嗚呼哀哉一
生一死一今一昔寒煥自膏精誠靡隔我哭先生願
言贖百酌酒陳步臨風氣結嗚呼哀哉

祭錢繼脩中丞

委蛇長超衆水所止挺生諱人中丞父子太翁嗣起

尊拙堂文集

祭文

十一之九

家傑自負公平恂恂繩尺是守筮仕李官曰惟郢都
神君在事下無伏狐上官投杆乃徒留曹斤斤司功
三尺莫撓方晉光祿旋侍子舍太翁上壽祇服風夜
十載栖遲曾不速化桑梓貴人勢可炙手公引而南
滁陽却掃白首九列始授節鉞東土大饑適當其施
哀哀道殣困而豕突拮据撫字心殫力竭眠食並廢
卒然一蹶謝病歸來高枕苔書秋仲之月候公闕榻
公猶飯我殷勤把袂轉盼幾何歲不及臘嗚呼哀哉

公之德器溫溫如玉旣貴且老謙和彌篤慎同數焉
細可毫釐公輔之望外內攸屬一朝長逝百身莫贖
薦託世好志同調殊琬之無良辱在葭草覆露其常
謬荷深知孺子可教雅有厚期公將屬續惓惓吾兒
恨不及訣耿耿寸私朔風漠漠白雲悠悠公靈如在
敬辭一厄

祭陳太僕赤石

嗟乎先生其藐姑射之仙人也哉望先生如夏日就

尊拙堂文集

祭文

十一之十

死生如春溫久與先生習如木雞如枯禪先生溷塵
世人數十年若未識面也先生神交不佞未識面
且暮也不記丙午之役乎憇夫初握手輒以安吉一
經賢進先生頃刻俎豆不待勘也是末世數十年瞻
與也於先生尤數十年瞻典也又不記壬子之冬乎
與先生握手玄亭特爲我宰一鷺此十年希有事也
次日拜謁太公九十三矣流連信宿追敘往事鄱陽
鄒中先生與劉幼安陳思罔共宿一小舟幼安曰辛

亥之計必且有紛紛誰扼之者當豫覓一人任其責夜半思罔捉我二人曰得之矣曰何曰必丁長孺也勿安鼓掌大快雖然十七年山人恐未悉長安情狀當約遊白嶽面商之不佞恨不及赴約出山席未暖觸忌諱矣憶昔甲午別思罔于使署垂二十年勿安神交如先生所爲謬托臭味者殊不可解二兄修文寥寥宇宙相知獨我兩人竊不自揆妄以螳螂之臂當怒車之轍至丁巳黨籍一網盡矣先生援手

尊拙堂文集

祭文

十一之十一

千風波震撼中寸腸幾迴舌做頽禿不佞傲然曰官去我故在同調者鮑山甫洪平仲咫尺與先生往還相對太息世態變更風波翻覆途徑多岐肺肝陡異不佞強項自如昌言不稍諱未知先生于余時能信我如鄱陽湖畔否也恭運將啟不佞貽書先生死生報我曰出處必且約兄而定明年春先生計自長安來云已轉太僕不日溘然逝矣且平仲先之山甫踵其後嗟乎吾道之窮一至此乎段幻然啜我孤音寡

和今真孤矣孤矣浮生百年畏途日幻魍魎公行正不勝邪也真不勝廣也清不勝濁也多寡主客之勢不敵也總不能逃獨坐者靜照先生一朝長往情緣蟬蛻矣向之鏃弄于先生前者先生必當了了有人死而謁閭羅殿上揭一聯云是非非地明明白白天至今日而先生了了更不待不佞推敲矣不佞卽迂執先生諱叩之勿安思罔平仲山甫以爲何如哉衰老慙夫久絕長安之夢以一官故苟且詭遇義所

尊拙堂文集

祭文

十一之十二

不出也少年斤斤于君子小人之辨白首而同流合汚先生所必不爲非不佞所以事先生也先生位不滿志年不稱德八旬老母失倚闥之望兩浙諸生痛哲人之萎不佞所爲先生慟縷縷百不盡一獨舉平生肝胆三代直道贅言于先生之靈此情此誼更有深于素車白馬矣難禁酒外者昔人有言死者復生生者不愧不佞異日可以見梁溪射陽于中父可以見富平歸德寸心定不欺玉皇大帝庶幾兩不愧先

先生生終以爲何如哉

祭鮑太僕

吾友鮑山甫以尚寶起家再陟太僕未及拜命而卒無何天子念潛邸舊勞贈太常少卿仍予祭故部友人丁某敬具束帛生芻爲文以哭之曰弟耳山甫才名久矣辛亥春始定交爾時綱紀凌替諸請謁如祭葬如謚議人情不勝誇張山甫屹然持之堅上自中涓下及諸臺省每有所干于首揆及大宗伯輒屬山甫諸所請者揆之三尺必不可而衆喙噤噤輒以權勢休山甫山甫強項故自如試觀今日之祠司何如哉乃知山甫當年苦心也首揆故善山甫山甫以知己益發舒首揆意不能無所望外迫公論佯爲交好于山甫山甫弗知卽知亦弗顧也適弟有封事爭計典發場弊及四明諸邪黨諸紕政東陽調停之說原阿首揆意一時臺省強半四明舊黨諸甘心于弟者群起而怒目相向山甫獨有當于予言且密邇同舍

听夕過從甚款洽卽僕隸亦心疑而禍且中于山甫矣時予拂衣歸山甫久推銓司肯不下齟齬者蠭起山甫請急歸首揆借中旨難之山甫進退維谷而歸里而丁已遂與弟同逐矣時孝穆皇太后之喪忌者多方抑之至欲比于世廟康妃其禮多殺山甫力諍曰恭妃今且爲太子母寧得與裕邸並于意亦與山甫合竟以恭慰禮百官青衣角帶二十七日如皇太后儀疏請人皆爲山甫危竟得俞旨已又請擇地成禮以葬前後凡十八疏皆出山甫手大宗伯縮朒然亦不敢違是時山甫宿署中者七晝夜考核前後儀制以意衷之業置一官度外矣以是受知泰昌皇帝泰昌在潛邸陰遣中使送佛黃山問曰汝行經鮑祠耶門乎曰然若爲我一候祠郎覘其精神何若如是者再山甫堅杜門不敢見中使中使不得已佯報命曰鮑祠郎神甚王泰皇喜曰果爾撫按何以不起用其兼注甚渥先帝登極將不次擢用而鼎湖忽變矣

山甫嘗寓書于予曰自先帝崩殂遂無意于世予
捧之沾襟良久傷山甫之不遇也嗚呼痛哉嗚呼痛
哉山甫一生清節人所艷稱至其蕭條窮困不屑開
口告人稱貸無門居恒不能度歲比之淵明三徑衰
安雪卧不能過也遇有相知過從或遠客枉駕山甫
典衣沽酒備極慙慙非平原十日不輕作別客亦不
知山甫之貧至此也嗚呼哀哉兄有長才愼同數馬
凡有勁骨望如木雞弟性豪爽不顧一切山甫時以
尊拙堂文集 祭文 十一之十五

大心深心規予嘗曰若左右前後嘗有紀言紀事者
而兄不察也時二三相知若平仲之冲淡赤石之沉
細稱一時莫逆山甫骨近浮梁而英邁過之介如平
仲而冷面逼人晚年再出驚魂落魄良醫三折高太
常嘗曰平仲率真不失本色山甫多着意吾輩反失
望而不知兄之學術得于動忍者多兄真弟之韋弦
也弟與兄同志不同調憂苦患難之中耿耿寸心至
有不可以告父子兄弟而獨可告兄者弟嘗有言兄

是吾師非吾友良非諛詞而今不可得矣辛亥後一
番風波于吾輩無加損人情險惡變態百出而我儕
皆如石試金礪然不滓屹然不變者惟兄與平仲及
存之啟東數人而已兄之喪不知何日歸里弟之楚
些轉輾胸臆不及登兄之堂憑棺一慟以痰疾陡發
幾與死隣弟幸不死當奉兄教努力末路嗚呼哀哉
西郊一別竟成永訣十二年來忽焉千古音徽隔絕
肝胆不殊嗚呼哀哉

尊拙堂文集

祭文

十一之十六

祭夏儀部冲寰兄

嗚呼哀哉畏途險巇士多不辰楚澤牢騷漢廷積薪
或始淹終驟或一蹶不伸行路之難千古悲辛若迺
蠻煙瘴雨廿載逋臣一旦賜環喜氣方新溢先朝露
漉忽沈淪嗚呼哀哉唯兄溫溫允矣衆母筮仕與方
奉法循理匪博名高豈弟君子入佐邦禁斤斤夙夜
獄有罪闢孰縱外舍郎持三尺其敢寬假尋正天誅
旁觀相詫獄有病闢例先上聞上聞云何此爲逢君

寧忤司寇爭之齟齬坐是遠謫名重身輕于黔之陽
踽踽宵征廉吏難爲白首寡營夢多佩蘭庭時憶荆
生平心事惟余知兄兄之難處獨有鍾情屈指附驥
三十餘年謬託臭味丘壑多緣承恩新主轉盼公輔
慶者在間吊者盈戶造物小兒簸弄良苦嗚呼哀哉
昏媾之約荷兄悃誠卜之不臧寧弟偷盟有如皎日
寸心可旌去臘登堂撫兄諸孤蕭條門戶反覆世途
憑棺載勸兄不可嗚呼哀哉

尊拙堂文集

祭文

十一之十七

祭李司徒

維天啟三年癸亥冬十月舊淮撫李公以南司徒將
正冢宰之席奪于中旨當軸以故事爭之亡何司徒
不起矣舊客曹故郭丁元薦聞訃爲位而哭如禮明
年爲甲子春二月朔越某日乃以瓣香東帛遙寄奠
通州將之以文曰嗚呼小子竊嘗俯仰古今反覆于
邪正消長之機而知大功之難居也盛名之難竟也
蓋不可測者物情不終餒者人心倚歟先生命世雄

才震古奇氣當江陵之驚悍先生怒目愷視幾捋虎
鬚蒲州救時辣手賢者盡入網羅先生獨發其欲逞
之奸萌以至外謫而不顧世以氣節皮相先生不足
盡先生也迨礦稅蠹起虎而冠者橫行中原而先生
隻手擎天神謀蓋世談咲而誅陳增縛程守訓一時

山穢穢埋輪誦劍之士幾以九死殉而先生仰射

天狼立掃雰翳剛柔並用身名俱泰江淮數千里間
得以安枕無虞者誰之造也真千古豪傑哉至若焉

尊拙堂文集

祭文

十一之十八

太常緹騎之難郭宗伯妖書之禍白日震霆責育奪
氣先生九死不避千金一擲且驛馬不絕于故人餽
問時勤于落網節俠之氣庶幾古人而世乃略其肝
胆而訐其揮霍不亦鄙乎已而討四明發婁江陰諂
而聲其醜聯絡山林朝宁之賢盡歸橐籥先生明日
張胆中外快心得意之日正禍機所伏也名重泰山
身危累卵假令列先生于王恭襄喬莊簡之列其陰
憂醇駁淺深大小吾不知所甲乙二十年來合天下

小人猛力攻先生不遺餘力然而白先生心迹者卽在讒口何以明其然也首坐先生者耻私鉅萬萬然所勘不過借皇殿皇木二事卽劉太僕亦以爲不足巖先生他可知也坐先生以黨者東林已余東林之冤白陽卹賜環者彪炳宇宙矣公論所最不齒者莫奸于四明莫陰于寵戚莫潦倒于德清莫橫于中貴此四者之黨悉與先生爲難明爲先生白心迹者也近年來所合謀欲殺先生者莫驚于熊經略莫毒于尊拙堂文集 祭文 十一之十九

劉太僕太僕以通賊敗矣經略以逃重辟矣凡爲婁江四明崑宣楚浙諸小人一一蒙不韙之名則先生自處不言而定矣雖然向之忌先生百計謗毀皆小人也不足辨也天啟數年微不與先生者其人君子也同一君子而作用各有不同一片深心反中小人計不可得而解也辛亥以後阻先生之由令不得終其令名先生之名故在也遠事債于債帥喪地數千里駢戮數百萬騷動海內如黔如蜀如滇皆因三方

布置之說釀禍無窮竊謂此際非先生霹靂手不足以坐制三韓彈壓奸宄九廟亦式靈焉卽先生時纔臂發憤願捐七尺以待終不得出而一展其奇假令群小以傾陷先生之精神靖邊疆何邊疆不可靖天平冤哉可爲痛哭流涕者也先生嘗寄近作數首忿忿時事一念忠魂死而猶未泯也昔武穆抱北伐之志死于檜賊忠肅成迎復之功死于武功先生猶得完名餘年白首牖下幸矣幸矣嗟乎嗟乎先生垂沒而得留司農之旨則朝廷之于先生終始無負也天亦不負先生也小子狂瞽生平止一面先生先生所以力爲洗滌援手于衆人欲殺時耿耿一念總爲梁谿梁谿先生一生精神強半瘁于先生小子不敢以衆口論訛殺機橫熾諱避縮舌不忍負梁谿先生也先生會梁谿九原執手道從前世氛及平生心事可以瞑矣可以瞑矣

祭朱君采祠部

惟兄少年麗藻翩翩越在子丑亦微誰先不敏如弟
觀弭周旋兄歌鹿鳴弟方蓬累兄滯公車弟幸鵲起
轉盼升沉一彼一此頡頏鳳池稱三舍人公家二難
弟尾後塵兄拜西臺奉命巡方席曾未暖尋請炎荒
弟也訖麟與兄同厄載酒登臨高談捧腹廿載邁軸
歲寒心熱憶昔東林梁谿王盟驄馬舊使特枉前旌
蓮社蔚興爭附嚶鳴黨禍騰發蜚矢四馳浮雲曉毀
北風淒其兄之賜環適當斯時我輩迂拙于茲見之

尊拙堂文集

祭文

十一之二一

犬馬之齒後兄六載去臘初度謬辱昆季羨兄神王
談咲揮輝履綦未寒計音候至言念夙昔潛焉賈涕
生死夢幻使人心悸十載幽棲一朝登堂山水如舊
美人何方音微在望遺琴在床酌酒陳些寸心是將

祭李繼泉少府

長水之東驚湖而南蔚矣素封羽儀純純世德百年
篤生賢哲殊有鳳毛寧資金穴式縮銅章飛鳥葉縣
甬沫風塵黎民於變晉登青瑣維此素絲不日堅乎

而受磷淄憎彼貪人惜于豺虎不行苞苴譏我召杜
誰謂作郡能優于瞻拂衣竟去高卧林泉棲志煙霞
而友麋鹿梁王兔園石家金谷歌徵子夜翰染春雲
碩人俱俱耽樂且湛亦有象賢在陰鳴鶴亦有孫謀
秋風鵬鵬翩翩簪裾世謂得全先生不繫茲意冷然
敦好詩書遠謝驚俗五十餘年籌添海屋遐不黃耆
如彼岡陵胡爲厭世騎雲遐征嗚呼哀哉某之麟
先生振趾某之薦蘿先生猶子淑我令德懷我典刑

尊拙堂文集

祭文

十一之二二

九原不作泰山其傾青芻旣陳靈旒戾止悵望碩人
有淚如駛

祭王介夫年兄

嗚呼介夫真純簡直天昇爾德淡泊寧靜學靡緣飾
望之恂恂屏焉宿儒中有特操三公不易憶昔通
誼託同盟滿堂美人獨子目成片語臭味四海弟兄
曲學悞世未俗徒倚子惑志焉兄曰已矣曠徵矚
予人以勝人諾而超其誰不賸兀立經守與爾交

肯哉斯言永矢弗忘弟卧茗水兄李懷陽執法明允
英聲孔揚入拜夕郎司帝耳目劍氣耿耿松風謖謖
長孺寧意君實匪謫杳霽天門風霆忽倏戍籍甫脫
旋返初服帝降殊仁臣抱孤樸十有五年悠哉丹壑
惟兄長才無大無小惟兄銳志風塵之表惟兄真修
屋漏不欺惟兄雅度舒徐委蛇匪云畏友洵我良師
我懷先民異世一心兄之好我且暮古今疇昔秋仲
尺素雙鯉長臨開楫秉言累累潛心義易洞鑷玄理
尊拙堂文集 祭文 十一之二三

曾未幾時而訃至也言念心知涕淚如雨我之哭兄
抑非我私世道茅靡棋局堪悲憂我宗周哀哀者發
我二三子強顏自持人事叵測天道難知兄也返真
同志爲誰廷尉謫先太宰不起旣頽玉峰忽咽泗水
儀部云亡梁谿耆萎嗟此重負責在後死兄之完歸
亦云獲所二曜亘天兄神不朽宇宙剎那事業芻狗
兄乎達觀一切不有我之哭兄兄應咲否爵酒陳夢
庶爾回首

祭年友顧季信

惟兄之器與純簡質惟兄之養莊嚴凝一惟兄之心
皎如天日惟兄之志屹如泰岳昔在辛壬會兄燕市
親我研席式我模楷兄處要津不卽不離永矢堯堅
不忒其儀望若孩之其中有奇兄之雅抱惟予心知
兄之久要之死靡移嗚呼哀哉丙戌釋褐尾兄後塵
顧我執手謗我諄諄有戲場中樂樂此身不涅者一
不朽者三惟子自愛無壘而天子時唯唯佩兄斯旨
尊拙堂文集 祭文 十一之二四

廿載積薪相從山水風雨淒淒雞鳴不已兄乎完歸
獲死所矣傍徨靡依嗟我後死嗚呼哀哉俗學波靡
汎汎末流藉口姚江抗顏泰州無忌憚者自稱如修
兄佐我師斷斷力爭孔孟三尺程朱是經所尸祝者
道南先生世競春華兄矯以誠世趨玄通而兄砥礪
不知兄者謂兄好名洵知兄者習兄生平兄之苦心
獨信獨鳴兄今已矣我輩何程嗚呼哀哉惟時初夏
兄有報官貽我否卦讀之齏齏轉盼幾何而兄不起

疏草在笥副墨在几兄所未暇我二三子景公夷齊
兄辯甚咳舍彼趨此兄夙自矢朝聞夕死兄可取矣
東林之會濟濟冠紳獨不見兄令我沾巾九龍無色
梁谿齋齋何以莫兄唯此區區何以報兄以不肖軀
爵酒陳夢兄饗之乎

祭顧冲吾年兄

嗚呼哀哉憶昔乙酉天涯兄弟同歌鹿鳴世講是結
二杜白着小范綺麗而我真直分曹角藝氣銳雲霄
尊拙堂文集 祭文 十一之二五

臭比蘭蕙弟幸先驅兄尋分袂荏苒風塵三十餘歲
兄之苦心寧新一第韓公賞識命實爾制小試牛刀
而錦再製歸來三徑白首棠棣庭玉葳蕤田園可慰
弟也訥憚先兄拂衣生平同好晚更依依惟桑與梓
知我者希論心道故世念俱忘一杯潦倒惟有直腸
弟壽六十兄病床第手書相存肺腑真愛我哭冲寢
而來烏戍特携醕酪過兄一晤吁嗟故人湓先朝露
浮生幻造物何如同盟十六今止存半回首瞻昔

令我腸斷載具卮酒哭兄几筵兄乎鑒只淚隕九泉

祭安小范年兄

嗚呼哀哉已未以後兄携書載酒浮家若上已買一
廬菁山又卜居武康將稱寓公展商徧歷合谿之洞
山鳥瞻歲採茗諸界興甚豪也予病不能從今年清
和之三日予訪兄菁山兄煮筍飯我買勇登眺自謂
可徒步二十里予憊竊心壯兄不十日計至矣嗚呼
哀哉屈指釋褐時海內兄弟舒太史心矩最少曹楚
尊拙堂文集 祭文 十一之二六

石通參黃履常中丞于振方納言袁文海方伯皆翺
翹弱冠兄在季孟間予長兄四歲三十六年來仕籍
唯振方丘壑最久自負得趣者兄與弟轉盼兄又舍
我去矣嗚呼哀哉予二十三而二毛馮司成先生王
銓部淡生王太史宇泰暨兄而五皆壯齡白髮望之
嶠然稱五老數年間先後謝世獨兄神王如魯靈光
巋然仰止而予幸附瓢笠之末已未春兄來溪上觴
我六十子屈指又明年觴兄蛟山盟言如昨而兄不

可作矣兄于畏途履素率真癸巳冬疏嚴旨幾違南
銓削籍年甫餘立東林之會二三君子填篋唱和聞
間侃侃甚樂也黨禁難作海內指以爲阱不茹不吐
世眼稍寬兄啟事時及賜環當不遠而兄已矣嗚呼
哀哉三韓孔棘世運陽九偃蹇不出見爲避難出而
浮沉失其故步強項伸看見爲多事出山之難千百
山中幸哉小范茲其免矣昔人有言嗟乎嗣祖焉知
非福憑几哭兄浮雲變毀生死通塞殊深感慨

尊拙堂文集

祭文

十一之一七

祭黃聚川年兄

嗚呼通家之好四世于今戈矛荆棘久乃見琛兄之
醇雅如玉如金骭髀若弟謬託同心弟之罪廢兄正
拙善十有五年並棲中林兄乎城徙咫尺相臨弟賦
卜居西山之陰白首昆季載獻載吟渥焉一旦悲哉
人琴憶昔家難幾蹈不測太公高誼慨焉卵翼爰締
姻盟患難是共寸心相許千秋義重先君之思以逮
我祖追往道故各矢肺腑彼我論交末路可數兄之

厚德推食伯兄于異母弟栩栩嬰嬰腸熱且坦不府
胡鍵耳根甚圓如圓斯轉惟過徵仁雪消見睨天亦
昨兄伯氏擅英旣克步武聿振家聲次更韶秀諸孫
英英壽考令終旣順而寧弟所悲兄半世交情乙酉
三子同舉于京唯弟最少唯兄老成寧化解組兄遽
莫極二十六載如夢未醒登兄之几撫兄之孤音微
如昨兄不可呼醇酒陳芳表我區區

祭丁右武

尊拙堂文集

祭文

十一之二八

匡廬嶽嶽亘拔千里長江奔迅滙爲彭蠡山川孕秀
傑士代出在帝左右蜚聲簡冊嗟我右武此邦之奇
其縱橫超忽若搏巨蛇駕風螭其軒翥跼蹐若鸞鷟
出雲天馬脫羈方公之抗疏也探驪珠扼虎口胸彼
怯夫掩耳以走公獨冲如義不回首一蹶再振叅藩
浙右君子則喜小人則否摭摭以構索癡盡虛萬里
遠戍誰之過與嗟嗟右武卒死此難君子有終身之
憂不計一朝之患蘭枯玉摧蕭敷艾榮慕義蹇蹇趨

炎隆隆截鶴續危實命不同嗟嗟右武胡然而否然
然而亨胡然而死胡然而生氣則在天列水靈皎日
星質則在地貞松栢升芝英若在人而不朽者則千
歲萬歲之令名吾所以慷慨悲懷不能自己爲國家
惜才爲名教惜人使天下後世知有才若右武而卒
不免坎壈顛覆以老也其誰不唏噓扼腕而沾纓

祭沈繼山

於惟先生挺介孤激氣勁干將手如霹靂丁丑一疏

尊拙堂文集

祭文

十一之二九

力挽頽綱受杖北關遠戍南荒彼負嶠者天速其亡
賜環而後衆競委蛇先生否否之死不移寧累不移
迺益伸着危言誨如偃蹇九列載起載躋建中丞節
十萬圍中孤身據城夙所棄捐九死餘生遶巡數年
乃召廷尉執法平九不阿中貴帝心孔愉群小是畏
華佐司空載簡虎旅侃侃斷斷孤忠自許直道事人
退固其所扁舟五湖挂瓢天目遠絕世氛悉屏竿牘
正氣嶢嶢清風謖謖於惟先生今之孝肅薦昔受知

歲在丙申小子在簡謬許清真歲寒之盟風雨彌親
客冬出山別公雪堂子夜雄談耿耿肺腸予勸先生
柔盍稍茹先生曰吁寧玉母瓦氣隨齒衰方緣俗毀
藉口中行而反藏垢禮失求野寧持故我小子霍然
永佩斯言一疏請劍拂衣而南衆口紛沓願質先生
先生不起後生焉程舉世皆醉孰解其醒嗚呼哀哉
先生之神游于太清先生大年結爲令名先生不死
死順且寧吾所慨愴憂在世道吾所感憤嗟彼同好
陰陽簸弄變態百千先生屹如身隱道全義急友生
雞肋一官九原握手無慚寸丹

祭劉靜之

嗟嗟靜之如斯已乎靜之自負甚奇爲世心切耿耿
一念當食輒投匕而歎夜半或攬衣而興未嘗須臾
忘也嗟嗟靜之竟如斯已乎薦與靜之神交十年矣
辛亥春靜之遊子邦江握手矐如平生登其堂圖書
滿架芳草盈庭滿如也劇譚數娓娓社稷隱憂身心

尊拙堂文集

祭文

十一之三十一

性命密諦薦嚴事靜之靜之謬兄視薦方期矢心修力共濟時艱靜之一朝已矣嗟嗟悲夫靜之之品如千尺寒松靜之之氣如雙龍牛斗靜之之才如武庫甲仗靜之之心如峨嵋雪長安相知以其出處卜吾道興衰而妒者久已側目十年老博士吾黨方爲靜之扼腕靜之笑曰固也職方命下薦以傳符再促之行不報薦固心疑之亡何訃至矣嗚呼悲夫人事

叵測天亦難謀世有宜死不死天故留其餘年而窮

尊拙堂文集

祭文

十一之三

其本來面目以爲天下笑其網似漏而刻又有不死雷霆反死鏤金之口天故老其骨而百罹以淬礪其才卽或未整厥用而精光照耀史冊其意以奪爲予之二者薦得叩彼蒼而問之若迺甘原憲之貧避子淵之厄齋汨羅之志賦長沙之鵬肝貽京口而後并靜之三矣靜之幸免二君之禍其無年最甚天乎天乎酷矣舉世汶汶難爲清舉世滔滔難爲貞舉世醜觀難爲名長安之不容而山林山林之不容而地下

修文彼司命者亦若逢群小之怒何哉嗟嗟悲夫靜之已矣一片熱腸半生孤憤不能稍稍吐氣必且神游帝所痛哭流涕于九廟之靈力爲塵世蕩滌零霧楊忠愍有言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薦固知靜之不能瞑也生芻一束清醑一卮哭兄几筵弔兄之孤衰親孱弟相對號呼愁腸幾絕老淚欲枯嗟嗟靜之其知之乎

祭陳黃門舜仲

尊拙堂文集

祭文

十一之三

嗚呼士守純氣天畀完節矯矯舜仲獨行子子凝如木雞皜若冰雪慨彼末俗茅靡波央亦有修士浮慕娉紫莖洵霞舉翛然蟬蛻豈無壯夫鋒錐者缺之子恂恂屹焉百折風鳴朝陽鵠鵠震驚朝請尚方夕返芝城有琴可撫無田可耕孤雲野鶴塵滓浮榮吁嗟舜仲胡可以死君死不死神游帝所憶昔癸巳傾蓋長安片語投契共誓肺肝席未暇暖南北羽翰薦之罪廢猥以薏口世方鼎俎舜仲援手慷慨憤激義形

于色聽者錯愕相顧歎息葬仲爾時業已去國不自
爲計而爲我亟知已之訕豈以雞肋山陽之慟抑惟
我私人之云亡世運隨之挂劍聊城隕涕何時繡水
溢焉梁谿忽摧南昌齊志江夏飲恨茫茫宇宙山水
空韻吁嗟後死肩荷彌艱千秋令名是爲大還葬仲
瞑矣我輩何攀有懷耿耿去歲出山白岳之約手墨
如新負此良緣涕泗沾巾登堂陳夢如挹清芬不
者志不磨者神

尊拙堂文集

祭文

十一之三三

祭黃門遂確齋

嗚呼哀哉憶昔辛亥弟訪兄城東之隅神王也攘臂
道故促膝論心不減少年臭味比歸而再遇兄清源
而兄病矣然尚能酒弟留連三日修藥何仰兄兄歎
髯曰鑒者謂我且死我神睜睜自持自信且不死
別後相思勞我夢寐借雙鯉于濟南再饋之藥索報
言而兄病不能矣未幾有傳兄訃者弟妄意其萬一
之不其及孟夙晝來而兄訃其矣嗟乎兄不可作矣

向者濟上之別永訣矣嗚呼哀哉弟之初遇兄也在

甲午春孟一面驩如平生遂締盟歲寒未幾兄觸忤
權相外謫弟亦罪廢相去幾二十年精神往來一日
也弟曩歲小草哭王司空于聊城兄相對歔歔屈指
幾何今又哭兄矣恨不得千里走奠憑兄之棺一慟
嗚呼哀哉弟別兄後哭思岡兄于鄱陽亡何哭梁谿
先生又亡何哭劉靜之職方劉幼安少宰今夏哭兄
淚未乾泰安訃且至矣瑯琊公之哀徐子與也口嬌

尊拙堂文集

祭文

十一之三三

首軋坤諸子盡斷絃山水一身孤弟朗吟數闕輒爲
沾襟雖然此猶吾私也長安奕棋日詭月幻侃侃夕
郎有如兄朝上疏莫脫屣一官者乎有如兄百折不
迴終始一致者乎有如兄清修苦節閉戶讀書白首
彌勁者乎有如兄肝腸如雪一劍耿耿倚天外者乎
目前風塵慘黯飛矢蜩集林阜諸君子幸免者十一
爾修文地下又繫累矣悲夫悲夫天不可問人故多
齟齬短屈伸喟心千古兄志未酬兄目不瞑已矣已

矣氣決浮雲手排閭闔兄必且得請于帝張胆怒目
關張而射天狼誰謂兄死兄死不死弟又安用較計
剝那爲達觀者芥憊乎哉

祭曹周翰哀詞

萬曆戊午秋孟曹君周翰之訃來自婁江故鄣友人
某義當走哭懼以時禁波累其二子嗟乎余之不敢
東猶二子之不我西也中腸軫結時見夢寐冬十有
二月三日戊午迺備一介致炙雞絮酒之敬于周翰

尊拙堂文集

祭文

十一之三

几筵而將之以辭曰嗚呼世眼忘才造物亦忌才咄
咄周翰垂天勁翮寸管斐壺珠霏玉屑瑯琊太原鑒
賞擊節生雅自負卑眎一切咸陽西京後進口實周
翰曰嚆志在六籍貶而時稅大雅冲淡世以爲平周
翰獨自見奇獻璞三川雄心彌厲抗顏獨行掉臂不
顧酒後耳熱慷慨罵坐人目爲狂周翰仰天畫地佗
倅無聊乃更自苦嗟乎彼肉食者啜拾餘瀋博青紫
如寄獨何尼于周翰壬子之役已見賞主司矣以病

不終豈非天哉豈非天哉周翰盛時豪舉翩翩相繼
傾肺腑之交締文酒之社咳唾風雲生死然諾數語
落魄觸目市壘子焉途窮知己誰托于是薄游燕山
歸而閉戶世又指之爲癖余心知周翰負氣不死且
病嗟乎嗟乎于瞻氏嘲賈生不能交權絳灌賁志長
沙皮相之夫舉以廣周翰予解之曰君山何以不密
于臨川必欲鋤周翰之氣而儕之于醜齷小夫世之
爲醜齷小夫者豈少也哉雖然荆高之溷于酒人博
徒也淵明之三徑仲蔚之蓬蒿也皆古之負氣不可
一世者也不可一世故皆有所託而逃周翰不幸生
長故家席累世之貴不能蟬蛻以託于蓬蒿三徑酒
人博徒故鄉里小兒得而羈繼之抑掄之是周翰之
才氣與其世業皆足以病周翰者也天乎人與良可
悼已周翰生平不妄交壬癸間瑯琊之難周翰以世
契獨免嘗議其胸中有介然不苟者晚益困躓強項
自如一貴人說周翰曰我能爲子介于福唐公周翰

尊拙堂文集

祭文

十一之三十六

不屑也又或說曰我能爲子介于首臚君周翰亦不屑也一片肝胆獨深西州之感于太原身後有古國士風辛亥秋會于西山出所爲母夫人狀累數千言一字一淚語次拍案起曰我二人寥寥未定者意有待也荏苒至今曹生死不瞑矣其耿耿氣誼多類此余故憐其才壯其氣于衆人欲殺之時而悲其未竟之志嗟乎古人以生爲寄周翰今且歸矣稅駕廣漠逍遙乎亡何有之鄉矣世間嚙信嚙訕僥得從喪總

尊拙堂文集

祭文

十一之三

兄饗之乎

祭于中父

嗟嗟薦自乙酉識中父于長安邸先大夫一見賞之曰少年郎清氣逼人可畏也薦時年二十有六中父少我一歲今忽忽兩白頭矣先大夫之喪仲淳介居巢生爲我卜地中父周旋喪次宿榛莽者二夕燕虎

很之窟也癸甲間中父締一新知甚密薦規之曰得夫恐難信卽慨焉與絕薦多慧口中父苦言樂我或廣會聯席陰以足躡我忠告比古人矣此意銘肺腑者三十年中父故出歸德公門下筮仕比部卽與徐孺東曾于健兩先生交莫逆也大司寇富平公意不可一世鑒拔中甫于諸郎中不啻加膝當是時于氏家聲蔚然生色妖青難作如白日震霆強項縮舌中父忼慷自列堅守江夏壁壘識者壯其略山中甘許

尊拙堂文集

祭文

十一之三

年翩翩文酒風流自命松陵有飾人部佐觴者簪珥雜遝屏後酒罷中父肘子曰之子難久要若不聞噓噓者乎又曰凡御闥壺必不可假以利利權一入于難制矣薦至今建其言皮相者妄揣我兩人之交且疑且詫我兩人氣誼不向世眼道也雖然庚戌以前薦知中父淺辛亥而後薦知中父深少年場中非僅歷三門九坂之險周行不定非互叅讎雲覆雨之變肝胆不真中父自顧謂何尼父曰命孟氏言天時趣

目爲迂腐中父弱冠登朝請名理左推右輓紆迴三十餘年曾不能越白雲司咫尺地誰抑之而誰尼之中父曾一勘破與昔人謂回首時將得去者爲自己家當世之營營沒齒皆虛爲人忙者也中父信心西方空花泡影曾一勘破與紫柏老人一段因果九原執手曾一究竟與悲夫已矣已矣蓋棺事定矣爾時不一了了數十年禪修何用若果了了便當啞然一笑憮然大覺薦舉酒醉兄不敢作情語追述太虛獨尊拙室文集 祭文 十一之三九

祭賀知忍

憶昔庚寅締交于兄先子大事唁我荒塋我有熱腸兄抱深情周旋多故寧直友聲三十餘年世變屢更升沉寒燠兩心自明長公鵲起歲寒同盟偕罹黨籍退而耦耕風波震撼而我不驚杜門黃川無辱是榮歲蕤蘭玉案有遺經延及孫子弱冠鹿鳴屈伸倚仗天道信平靜觀墨守可以解醒年幾耳順高枕無榮

云何不弔溘焉夢極曲阿之間爾奪友生兄忽繼之握手九京相視而笑浩然太清生也有涯誰毀誰成兄既蟬蛻我猶怛怛哀哀楚些寫我微誠

祭洪奉常

太常洪平仲之喪來自長安不知其卒之月日也故鄭友人丁元薦爲位而哭如禮至十月朔日聞其喪歸且荷卹贈始具芻帛遣人致奠于桂林里將之以辭曰嗚呼哀哉末路論交傷心歲寒佩兄真意有淚尊拙室文集 祭文 十一之四十一

闕于憶昔甲午握手長安鄱陽聊城共契金蘭三十年來知行路難蕭蕭霜鬢耿耿寸丹弟也信任三已無愠人盡操戈獨兄發憤兄于畏途亨屯之間餘可南徙無遷客顏刻意節省七十萬銀望兄古貌鵬鵬恂恂兄有特操挺然風塵與兄乍習和易近人儼然不滓兄之遠神兄于慈幃委曲養志一體至愛篤于昆季終始血誠古人無愧遶巡九列十有餘年以我波累退而杜門予于山甫青眼交歡時勤雙鯉千里

殷殷泰運維新濟濟賜環方期節鉞條爾大還郵陽
已矣聊城先逝本孺忽焉山甫謝世近聞浮梁溘死
堪涕旅視纍纍總在一歲相逢地下潛然掩袂弟之
深痛寧獨交情四郊多壘倚此老成人之云亡奪我
長城弟久病困不及憑棺西風楚些摧我肺肝

祭沈孝通

嗟嗟孝通如斯已乎吾道方否沉淪幾三十年自兄
賜環識者卜彙征之兆更意建牙秉鉞從此嚆矢而
尊拙堂文集 祭文 十一之四一

兄竟已乎已乎兄昔抱奇疾閉關習靜茹澹絕慾者
五六歲而神王駢舉數子弟謂兄瀕死不死無生乃
生卽此大勇猛期願可望而兄竟已乎嗟乎嗟乎弟
與兄同出楊貞復先生之門同門之士十有八人惟
弟與兄居最近考業最久不同調而同志不同志而
同心兄殊含玉韞弟瀝胆徹肝弟志在別白是非獨
行其意兄與人爲善調劑日苦皮相者以爲杓鑿不
相入而兄獨過憐予予亦雅信兄二人同心期于埒

焚拯溺各申其志而止嗟乎嗟乎弟之骭髀既見棄
于世兄甫出山二十餘年薨結未及稍舒骨吐氣也
而竟已乎已乎弟與戊小革別兄松陵兄把酒囑弟
曰長孺此出當事行且以要津相待志銳氣激要津
其若長孺何吾不願兄以彼易此也弟唯唯入長安
之一月果得罪要津挂冠歸歸而兄持斗酒勞予垂
虹亭予手謝曰以此還兄本來面目兄亦謬壯子絕
不作牢騷態以爲長孺故自豪比兄出山弟竊難兄

尊拙堂文集

祭文

十一之四二

南海之行且冀旦夕飄蓬率稍遲之更不欲兄携兩
幼子跋涉炎瘴而竟不能阻兄以爲孝通必不欲傳
舍其官自是本色而不意兄之不歸也嗟乎弟負兄
矣弟負兄矣萬里游魂藐孤誰托半生淵抱百一未
酬人亦有言蘭摧蕙折不如蕭敷艾榮此弟爲孝通
悲也山水調孤朱絃空擲此爲吾黨悲也前年哭王
司空于聊城淚未乾而哭沈綉水明年哭梁谿再哭
寶應再走哭芝城遙望紫谿而慟淚未乾而又哭吾

凡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山陽之感弟獨爲吾私乎哉

祭奉常顧祿宇

於惟先生民之父母嚴陵構李興誦不朽於惟先生
邦之司直聰馬繡衣臺端生色萬里南遷以姻婭故
先生所暱當途所件歟歷疆場勳積伐傳檄定變
潢池解甲中外倚佇開府仗鉞奉常陪京試問主爵
畏途尚通先生以質舉世競巧先生以拙稅使中原
嶠虎是扼與至長安驛馬斯絕吾愛吾賜竊焉百折
尊拙堂文集 祭文 十一之四三

家有象賢橐無長物上方短筇具區一葉世美先生
永譽完節天不慙遺而遽易簣嗚呼哀哉昔我先子
閔凶南康先生赴之涕泗霑裳先慈避難筑筑天津
恐慙使問骨肉彌親眷茲明德越三十年每念及之
掩袂潸然追惟辛亥挂冠祥武觸目荆榛長公出祖
生死道誼兩世交知何以謝思耿耿寸私登堂吊唁
敬進一卮悵然虞山白雲孤飛少宰木拱太僕草腓
先生長往古道日微後生焉程餘此清微臨風陳些

倍增感歎

祭姚荅雪光祿

宿松之業京兆皇皇翩翩珠樹濟發其祥有斐長公
彼美季子公平頡頏溫溫茂祉弱冠成均虎觀橫經
三獻不售執俟河清漢庭卜式雅負名卿維北大庖
米鹽瑣屑惟公心計釐正罔缺天子曰允錫以恩綸
怒焉長沙宏抱未申筮澤煙霞若溪雲水朱扉畫扇
云華與庀拮拮世業牙籌自將載歌蟋蟀咄彼膏粱
尊拙堂文集 祭文 十一之四四

去矜寒允睦我鄉閭羅羅抑抑尺幅靡踰昔我先君
器公龍鳳爰以愛息字公仲子無祿姝氏再嗣翁絃
公仲尋天孤孫可憐公之冢君風同研席半世石交
白首如昔公之易簣恐死相託耿耿數語唯唯片諾
姻婭之誼九原可作

祭余支山

予初入桃城而知此中有三富室也曰周曰余曰沈
然而里有大役州大夫左右顧輒慷慨赴義不撓者

不前却者余公也公拮据起家規模氣魄甚賒性伉直不能頹首下人時以此賈禍卒然扞文罔人人重足矣一縉紳乘危睨其產公抗顏曰某卽死產必不爾售再販再起時有天幸居積計子母至數倍窮民有往貸者度其人可與約曰旦日蚤來寸唇不爽否者面拒之人亦無敢負公先塋之畔多窪產客說子廣收墓田公正色曰十年不平稔公母爲子孫累也余不之信已果然甲午秋菁山難作彭直指被逮縉紳多快焉公謂予曰使者而肯爲匹夫匹婦請命此數十年所希觀反以爲罪乎余至今遵其言公好版築廣厦傑閣左右相望甚都素無贏金堂構白首不倦晚益好行其德鄙夫拚口咲之公意氣自如憶昔庚寅予爲先大夫營大事于茲土四顧蒸莽無寸椽可栖亟而告公公慨焉椎牛儲精任尊俎之費者浹旬四方之客徐來會葬籍公無壘耻嗟嗟古人不忘一飯况襄我大事乎此誼佩肺腑三十餘年嘗願一

尊拙堂文集

祭文

十一之四五

當以報公落魄一官至今耿耿聞公之訃消焉不知涕之無從矣雖然此吾私也公年八十餘矍鑠如壯夫策蹇出入城市晨起晏罷日以爲常生平無病不知藥餌何物有子宦遊諸孫濟濟讀書歌子衿者數人久而人多信公長者天之報公不薄公可以瞑矣

祭康孟脩

嗟乎弟年三十一而交吾兄兄方強已二毛矣望之踴躍乎修士也漸與之習玄談高韻風雅襲人久而博拙堂文集 祭文 十一之四六 叩其中岍然有氣滿腹不合時宜庚戌冬予始過兄稱六十觴菰洲野水古木寒煙平疇半稔三徑蕭疎知兄之所以爲生虛窓薜荔淨几瓶花知兄之所以爲侶婆娑一榻夢入羲皇乘興臨池法模魏晉知兄之所以爲樂蘭玉葳蕤遺經可讀壘鹽味永孝友情深知兄之所以爲訓方兄盛時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中年廢箸履綦漸稀屏跡城市者二十餘年清韻不屑阿堵熱腸時周人急繆母之變生死不負

知時艷稱之忘機寡營落魄半生冷眼市情時自掩
腹人疎兄瑯琊海虞前後數千金隨手散盡老而坐
困是溷無懷葛天以白圭計然之策不亦悲乎已未
冬兄鴈我六十壽言數十韻手書無一弱筆精采如
壯齡兄七十弟不及一過玄亭忘兄必躋耄耋願以
二十年再修庚戌故事而兄已矣易簣作數行別我
自謂平生好惡親疎毫不假借皮相者謬謂兄好好
先生其然豈其然乎嗟嗟弟直腸傲骨坎壈一官輒
尊拙堂文集 祭文 十一之四七

落白首交知背棄兄扁舟過訪傾吐彌真弟之感兄
歲寒寸心嗟乎孟脩已矣已矣老嫠焚筑諸孤累累
責在長公長公研田不自給卽有至性空拳安施二
三友生所以卹兄後人者能如兄之待友生乎哉
祭劉光祿本儒

吁嗟東林橫羅世網兄賈後勁而氣獨往耶已之間
白晝魍魎大阿倒持勢不可長誰請尚方羞彼立仗
身退道存名高霄壤講會續紛君子所養讒口披猖

舉國攘攘一朝鼎革日月開朗首應弓旌力披蓁莽
彼信信者敢護其黨兄席未煖叩關慨慷自憤螳臂
手鋤噴蛛多言亂聽孤忠儼悅龍比地下相從撫掌
高帝神靈精誠鑒賞大姦逋誅死甘鐵杖嗚呼哀哉
屈指同盟兄始艾年牽復之會兄開其先一往不返
旅櫬堪憐人固難知天亦茫然嗚呼哀哉士方螻伏
直道自矢幸爾賜環化爲繞指少年矜奮白首徒倚
三尺之綬奪我素履有覩面目生不如死兄死不死
尊拙堂文集 祭文 十一之四八

浩然千禩九列匪早三公顙泚嗚呼哀哉四郊多壘
豺狼接踵人之云亡世益傾否觸目喟心有淚如雨
祭臧敬伯兄

吁嗟敬伯兄一方之元氣也孝友忠信出自天性溫
良汎愛老而彌醇七十九年皤平玉絜益乎春煦幾
于無懷氏可以狎鷗群故曰一方元氣也一切世業
或盛或衰或聚或散如空花泡影必以元氣爲本弟
之所以哭兄者在此不在彼弟自十五歲登兄之堂

迄今四十九年感兄知愛如一日也兄之愛我如親
兄弟當弟落魄時嫂夫人語舊婦曰丁郎必非久風
塵者至今佩此義不敢忘也弟罪廢數年兄弟時時
私語曰丁郎持議甚正不可埋沒弟近以季兒締姻
于兄情好更密要之相知在先千秋結契姻婭其淺
者也弟之所以哭兄者又在彼不在此兄少年下帷
于茗上若下諸昆季馳騁詞壇獨數奇不偶前後照
穎者俱相繼捐館惟兄如魯靈光巋然獨存俯仰屈

尊拙堂文集

祭文

十一之四九

伸條然不以介意無聊之感傍觀者獨深弟所不平
于造化者一也兄有佳兒英英秀爽不惟螻蛄抑且
天亡晚年舉子有孫更殤門戶蕭條顧影堪悲無論
堯山先生吳夫人盛德兄一生積慶造物小兒何以
報之如彼之刻弟所以不平者二也嗚呼哀哉回首
去年邑大夫舉鄉飲禮兄不得已始一赴弟具雞黍
飯兄藹然握手陶然杯酒間弟意兄神王必且百歲
轉盼幾何而兄不可跡矣嗚呼哀哉兄性靜好喜慚

不色見陰陽不時侵易簪時忽稱心痛悲夫悲夫二
豈胡為乎來哉吾不解也更不能為兄解也百身莫
贖仰而問天天不可問吾又誰九淵斑老淚為兄欲
枯兄會舊婦相對嗟吁將酒陳些哀情孔多

祭石令君

石使君令吾邑三年苦節惠政卓絕江表行已報政
且將殊擢矣忽罹甲子元日之變一邑仰天哀號天
不可問越三日丁元薦率士民殮使君以禮已斬賊

尊拙堂文集

祭文

十一之五十

首祭之未足據隱痛百一也二月望日已巳靈輶既
駕為文以吊之曰嗟乎使君介若處子慈猶衆母蕩
乎海涵泓然止水少年奇氣歛而卧理一代循良兩
漢繼軌人世叵測避禍乃爾嗚呼哀哉揆厥所繇不
敢明指庚申伏戎張于甲子衆望攸歸殺機伊始天
乎天乎我父我母首領不保實獲死所從容殉義既
瞑猶覩忠魂所庇晏然獄市有衆如虎攘臂奮起罪
人斯得刺心剔趾赴赴武夫君所訓只一城巷哭洒

淚如雨廟食茲土君無憾矣臘月廿六有一庠士夢
君高山開張諸子濟濟忠義左右簠簋五日難作夙
緣是以余所哭君不以一死常山睢陽生平自矢壯
夫七尺迺捐豎子鼎呂之器而止百里上有太公下
有知己一慟斷腸恍如執手

祭徐聲遠

嗟乎當今之世士有家無四壁腹笥五經獨寤一室
雄跡百代蟬蛻汗泥之中消搖塵埃之外如吾聲遠

尊聞堂文集

祭文

十一之五一

者哉聲遠之貌如處子如老衲恂恂于言不出口
聲遠之氣如干將莫邪光射斗牛聲遠之韻如秋水
芙蓉霜霄唳鶴聲遠之品如峨嵋天半雪影瑤空聲
遠之詩若文如藐姑射仙人不受人間烟火又如登
萊海市虛空樓閣可望不可親嗟乎江左風流至唐
伯虎桑民懌文徵仲沈石田祝希哲諸公盡矣它或
雄于才而品不勝或富于學密于檢押而韻不勝卽
才品風韻中詩若文不兩擅也聲遠不談禪而澹然

無然漢子寡管不談學而然諾不宿衾影無愧寢聲

遠之深者詩若文其土苴爾弟所爲北面于聲遠者
也弟自丙戌因孟夙識聲遠又因聲遠識玄白仲容
烟水之契相共二十餘年孟夙宦遊不得意玄白仲
容一歌鹿鳴輒又鍛羽南宮半生知契近一聚首而
聲遠不可作矣弟傲骨獨立每至金昌惟一造聲遠
聲遠性畏客獨延予入卧樓相對竟日譚孤榮殘韻
味于金蘭市醪尊羹腴于鼎食片言隻韻勝讀書十
年而今已矣已矣弟方蒐裘山中聲遠許我作二仲
弟將買田半頃別築室數楹爲聲遠娛老計此意積
之十年新築行且落成而聲遠一旦已矣人琴之感
予又安能已於涕泗之無從也哉

哭王弘陽

嗚呼天生先生止是耶世理傾否大雅淪喪海內賢
士大夫方以鈞衡風紀望先生期爲國家砥朋泮之
狂波樹旋轉之鉅業而先生已矣此爲天下哭先生

尊聞堂文集

祭文

十一之五二

也先生高才淵蓄苦心閱抱草有未竟之志育欲請之劍夢幻塵世蒸嘗乏三尺之孤土直得名俯仰懷千古之恨此爲先生哭先生也小子薦豎儒余負好盡之累先生不以我爲慧獨行踽踽先生不以我爲迂按劍流俗先生不以我爲盤淪落十有五年先生不以我爲無用嗚呼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先生也先生酒滌我于罪廢手援我于衆人欲殺之時誼高矣小子以爲其淺者也向者小子有所過望于先生

下了無怖色者唯我長孺嗚呼小子佩斯言又二年矣每念及心碎汗淫淫下也此生竟何以自樹剛知已之望哉嗚呼孺子濯纓下惠愛鼎世艷青雲小子擲如糞壤抑或不負九原小子所以報先生在此不在彼嗚呼哀哉小子猶記丙申之秋過候先生迎門執手話言竟日比再出山先生不可作矣登堂陳夢想像先生于清風白雲之外徘徊悵望思一寫其孤

哉

啟王鏡宇公祖泉臺

嗟乎片語寸心一日千古不佞與使君遽作長別乎使君按吳興密囑李觀察謂不佞無旅見也不佞不得已而同章元禮晉謁然使君之意心佩之矣不佞晤劉靜之于射陽靜之曰兄此行必促鏡宇早出不佞席未暖計至矣方今國是混淆風波滿眼必得沉毅果決之士砥立其間方可以輯群小之氣使君所

自期許與世所期望于使君者方重且鉅而遽止是已耶嗟乎使君之氣小人激之也豈造物小兒亦爲此僚助虐歟不佞南矣特附一帛一觴稍致莫私而又不取爲楚些而以衷言告几筵嗟乎嗟乎山頽棟摧邦國殄瘁山陽之慟曷惟其已唯使君鑒我區區不爲交情爲世道爾有淚浪浪并致九原也

祭劉靜之母王太夫人

嗚呼靜之母猶吾母也雖然余與靜之未識一面

尊拙堂文集

祭文

十一之五五

也而何以母其母蓋余之臭味于靜之甚奇緣吾友以信不佞緣不佞以信吾友之友余蓋有感于朱官論文寧之事也文寧至今道其事相對歔歔幾泣下非爲一官感靜之知己也夫吾黨二三友生世所詫爲風波之民者也比閭不知同籍共事之人不知豈惟不知有畏而遠之者焉陽締交而陰下石者焉搖唇敝舌爭虛名于方尺之簡而不可得異哉靜之何所當于吾黨而臭味之也固自有不言之契與抑其

胸中甘自蹈風波而不悔歟嗟乎君子可以難肋一官介視七尺而不能不戀戀于二人其慷慨奇崛之氣犯難不二之誠可告之父而不可白于母故千古不乏義方而獨子瞻與孟博之母齊稱難之也嗟乎今之時抑又難矣古之爲善者禍福或介于可知不可知之間今之持正不阿俗者必罹口語必蹈不測蓋不待知者而決靜之特立于風波震撼中毅然爲吾黨扶正氣而標之幟張胆信者義不返顧余固知太夫人慈訓必有出于尋常世俗兒女子外其于我黨較截髮剝薦者義加數等故曰靜之之母猶吾母也或謂靜之通籍十年稍自委蛇必且驟躋通顯翟禕之儀游濫之奉旦暮可立致靜之岸然不屑甘以青蘋苜蓿志養太夫人條然怡然于白雲之鄉無所遺憾太夫人之知靜之甚深望之鉅且重而靜之之報太夫人也甚奇服且禪矣元薦初擬走哭几筵附升堂拜母之義而外王母春秋高不敢跣步出門以

尊拙堂文集

祭文

十一之五六

負于母之託是以遲回二年不果此亦太夫人所鑒
鑒于九原者也東芻絮酒千里寸心靜之爲我晚陳
之太夫人其齊而饗之也哉

祭陳母杜太君

於惟太君柔嘉惟則弱齡失恃矩矱脩飭爰歸于陳
鴻光媲美德南塘再徙良士瞿瞿拮据太君黽勉與俱
豈曰式微懷此永圖有子且奇再世風緣熊丸晝荻
苦矣三遷太公蚤背藐焉諸孤嗟未亡人笄而丈夫

尊拙堂文集

祭文

十一之五七

公私交責十指是支以勞成愛一激而儒有子既貴
衆修睚眦太君曰嘻而無庸爲曰忍曰慈太上我師
板輿就養三著循良所至見思曰唯義方年踰耄耄
不廢女工葛覃素絲先民之風以帥諸婦爲士女宗
龍章三錫箕福五備爲善之樂今而清志下報太公
生死不愧薦也無良辱知令子通家之誼比于猶子
樂只孔懷是惟衆母倚與太君爲衆母母陳夢薦
惟靈鑒只

祭馬惟任太夫人

於惟我母令德婉孌葛覃莘莘小星嚶嚶式佐蘋蘩
紛啟蘭桂天之不吊蚤奪太公莞笑母子南海歸鴻
孤孽之際人所難言艱關百罹哀哀北萱曰忍曰慈
克綿其後不有伯仁寧知絡秀吁嗟我母拮据終身
九熊晝荻子姓翩翩振軌末俗標譽江左抱璞三刑
中宵刺股母顧曰嘻而母介然誓之裴薦必有豐年
矧茲兩雛駒而汗血太丘濟美眷山方轍蔚矣德門

尊拙堂文集

祭文

十一之五八

祭姚叔度夫人

之祚爾爾孫子母死不死可以與矣

於惟太母出自名宗生而婉嫕宗伯情鍾眷此掌珠
妙選屏雀虛中之算卽爲媒灼時惟京兆桓桓驍馬
有子而文是坦腹若盈盈十五采采蘋蘩乃歌琴瑟
乃賦葛覃滌濯晨興簪燈夜嗣度我尊嫜和我妯娌
太公壯歲裘馬翩翩太君佐之內外井然竹裏行厨
花間過客飲食若流羹無長物課績惟勞寒灰自畫
燦燦蘭玉盈階繞膝甄秀曾孫振振莘莘百口所營
式儉與勤太君之德令人意消不言桃李介福彌高

尊拙堂文集

祭文

十一之五八

曾未稀齡而遽奄忽薤露爲霜曉嶺逼日薦有孤媳
渭陽焉依大母是怙恩斯勤斯屈指于歸以終大德
奪我慈烏痛踰罔極慶門之內子姓駢闐白首齊耆
越五十年人死而死太君不死日和日慈昊天鑒只
既酌我酒載陳我詠悲哉秋風涕淚如雨

祭王淡生母夫人

瑯琊錫祚江左遺祧桓桓司寇百代於昭蘭佩徵祥
燕釵卜响於惟太君小星有晃旣歌楚簫式象山河

克佐司寇壹德峨峨賢胤篤生唯麟之趾世有伯仁
吾道不死才雄鄧雪氣映秋雲母氏聖善資以事君
視草蘭曹功高豫建母貢鴻綸令聞憲憲中朝秉鑑
三晉掄材聲光日月望肅棘槐太君曰嘻物不可極
乘流遇坻與時消息翩翩綵袖日賦歸來瓶壺未罄
蘭玉斯裁惟我太君宏登正覺緒佛長齋超然五濁
曇雲飄色寶樹垂枝遐不壽考忽矣曉暝嗚呼哀哉
薦托長君比于猶子式瞻母儀洋洋盈耳世所炫者

尊拙堂文集

祭文

十一之五九

箕福五全天之奪母冥以大年靈氣穆如衣裳冉冉
醇酒醲詞靈其若儼

祭范宜人

嗟乎不佞諸生時輒儀宜人大節蓋父母欲奪其志
宜人佯病欲死父母皇怖勉成其志而歸之范卽吾
友長倩是也長倩貧落魄性傲不能俛首贊爾宜人
曲劑于父若母苦心者十年而長倩舉北闕不佞幸
附驥聞其事甚悉酒後相顧耳語長倩異日無忘牛

衣之泣長倩僕而應曰諾不佞時喪婦目且俛俛乎
瞽矣負氣罵坐意不可一世皮相者咋舌宜人時時
侍徐夫人于壁間窺其意態而心壯之陰致書外翁
以其中表姝締姻盟明年不佞第進士娶于吳如宜
人意嗟乎世有高賢大良覲面相失又有綰帶共席
沒齒不相信者何物在生宜人過而物色之立談之
頃遽託以骨肉懿親終身焉此值千金不足重明珠
莫能酬也又十年長倩成進士不忍歸雲間予奏記

尊相室文集

祭文

十一之六十

長倩曰足下洵不負徐氏矣雖然何以爲尊大人計
蒸嘗長倩不報亡何而我南北宦游跡稍疎又亡何
各不得志于一官先後歸相過從甚驩不佞幸舉四
子吳山者半而長倩孑然如故宜人每見予長兒淚
潸潸下予不敢詰長倩長倩亦若不知也者吳中盛
傳范宜人臨池入晉麗藻窺唐與長倩相頡頏或以
爲長倩且避席又或扁舟遜勝名山飛構清風遠韻
才人逸士所不敢望百一者四方艷慕稱奇不佞直

以爲非宜人本色豈其少年節烈九迴深腸有大不
得意者聊借此自遣耶今年夏宜人六十初度二三
交知方索予言爲壽而宜人病且死矣下見光祿先
生及文正公宜人必有不能與者雖然彤史所傳強
半以德以節聞以才器千秋之業不沾沾子姓爲重
宜人可以瞑矣不佞嫂事宜人習其閭閻事最真又
感三十餘年國士之知軌躅無可爲報獨以昔年傳
面目醉杯酒于宜人几筵而申以楚些一片白雲悠

尊相室文集

祭文

十一之六一

悠我心宜人黎之乎

祭吳子往母夫人

嗟乎傷哉薦于夫人之訃而悲孝子之隱痛也子往
去秋不佞計偕輒解首霜官舍竊怪其太急亡何扶
節白嶽云爲二人祝釐也然歟又亡何薦遇子往于
梁谿歲暮矣濡滯若不欲北者爾時夫人尚健七箸
也令子往知夫人卽不諱豈肯以三公易一日養哉
然子往終不能不北者迫于太公命也而又不遽北

者薦心訝之不敢問其故而竟不意夫人之遽棄極
慘也故曰悲孝子之隱痛薦又于夫人之訃而痛志
士之多尼也龍章象服僅僅世俗所侈爲孝者非子
往事夫人與夫人所望于子往初念然至今日使子
往僕僕風塵挾敝帚以與一日之遇夫人抑豈能無
芥憇籍令子往冠冕南宮綢繡金馬而一旦罹此閔
凶必且不顧以菽水易而况乎艱關牢落以其不死
暴客之身啣血數千里外噫亦太酷矣夫人目且不

尊翁堂文集

祭文

十一之六二

順薦所爲悲志士之多尼者此也世道波靡士風決
裂至今極矣子往木鐸烏程而三學諸生始知有師
始知阿堵進賢冠外有廉耻道義以薦之無良未及
北面卑比而輒先枉其廬子往去而薦子子乎無侶
矣子往去而法堂前草日深矣夫人之棄子往是棄
諸生也子往之失恃諸生之失師也甚矣吾道之窮
薦不獨爲子往慟也雖然子往幸矣薦未三十而喪
吾父吾父年五十爾未四十而喪吾母吾母年五十

一爾子往少薦不數年而太公尚矯矯神王夫人年
且望七嗟乎以薦較子往子往亦幸矣計子往夙所
自樹一旦得志必且爲范孟博爲蘇子瞻夫人而爲
孟博子瞻之母洵人間勝事然而愛夫人者必不以
此易彼真修砥礪一日可以千古菽水侈于三公有
子如子往夫人可以暄矣薦于子往託世外之知聞
夫人計方病劇又三月始甦方能强起哭夫人几筵
區區楚些不敢爲世俗語夫人其饗諸

尊翁堂文集

祭文

十一之六三

祭畢母孫太恭人

於惟明允厥有武陽猗與陶母乃啟士行武寧吏隱
怡情詩史杜門師友恭人是以上事二人下調諸姒
姑也有疾露禱請死刲股以進孝洽閭里拮据家政
白首絲泉母寧勞生公伯文母桓桓恭人紛此內美
意氣慷慨恨不男子襄懋之難攘臂而起夢作宰官
上疏申理覺猶記之義聲滿耳誕育京兆爲仲山甫
文經武緯張仲召虎持節出賑澤流東土正色朝

爲衆正至太公七十恭人先之繡衣畫錦長臨一卮
婆娑白髮蘭玉堦墀積慶完福人間所奇畏此簡書
不敢懷居東事旁午借箸踴躍深心石畫良士瞿瞿
云何不弔聞訃南趨母平令終三輔忤忤韓范既去
帝失長城我心孔悲匪以私情

祭許太夫人

吁嗟夫人寵膺三錫年幾九旬向苦無子今有子而
多孫歲莖蘭玉濟濟彬彬人間世之福所罕有也長
壽堂文集 祭文 十一之六四

才苦志拮据一生自諸生婦及于宦成先生潛心學
問不問家人生產一切惟夫人是賴燕翼令子貽厥
孫謀人間世之匪所罕有也此耳目之所共知者也
夫人有厚德自諸猶子以及從孫無不响咻而覆露
之卽有犯者不屑校先生身後二十餘年物情世態
種種不一夫人體先生之心以調劑家庭眞可不負
先生至于令終自族子迄于村姬野老無不歎息
嗟此難以恒情窺也皮相夫人者以爲夫人長于

家銳于營生而出入宦途曲承先生清操雅度如京
兆時發中貴人私饋司馬時却菁山謝儀數百金恐
茗上諸世家閨闈所未有也去歲廓如走長安爲先
生乞三代恩典人以夫人老矣不宜遠離膝下不佞
亦以爲言夫人力懇恩其行已入長安而三代寵命
一朝駢錫出自意料外隻身空囊往返數千里天之
報先生以成廓如夫人以望九之年拜命詞下卒慰
其倚閭之望又數月而翛然仙去曾無疾苦此又人
壽堂文集 祭文 十一之六五

問世之所罕有也微夫人厚德不能享此完福且也
家孫至孝庭除間一種醇和之氣卽三公九卿不以
易也嗟乎夫人可以瞑矣廓如可以慰夫人矣薦忝
先生門下四十餘年叔子辱在葭莩不以俗情爲夫
人勸而厚德完福幸夫人可以洩洩融融見先生地
下一觴告虔夫人其饗諸

尊拙堂文集卷之十二

故鄣丁元薦長孺甫著

雜著

瀧園記

出邑北郭十餘里有泉曰龍潭潭北稍東半里許跨石梁而西小埠點點如拳東南行數十武地平衍瀧四面囑之竹林翳其南可數畝若張喙飲于河丁子臨流卜築焉瀧園者何介山水也由吾園而西南北

尊拙堂文集

雜著

十二之一

萬峰合杳如邁軸深流縈之大如練小如縷引而注之前極怪石參差勢若相攫東望白氣如雲下爲五湖軒翥澄碧曰兩洞庭盪然東南峙曰蒼弁王摩詰不云乎大壑沿堦轉羣山入戶登吾庭幾有焉春漲夏漲瀑飛如龍驟如駟怒如轟雷秋冬泓澈可鑑沁人肺腑朱鬣泳沫驚鷗乍波時與松濤梧葉寒蛩哀雁交韻雜吹夜半卧聽如朱絃入枕庭中馴孤鶴晨輒鳴舞若有解者竹萬箇梅千樹橘柚桃李梨杏殺

之蒨蘭薜荔芙蓉牡丹芍藥俯仰交媚蒼蒲刺水濱雨後秀色可殢牆外榆柳綴以丹楓霜後如赭東鄰一古梨廣十數園蔭數席花時暎帶如畫予架長廊以受之或曰此獨不能爲而有耶予笑曰夫孰非園也何必我山田數畝資于泉傭人耕之主人時觀稼穡焉花畦竹徑隨宜蔬蒔無虛地山不斲靈泉不斲名花不斲奇臺榭不斲麗意在自適生平負書癖局戶下帷率子弟肄其中平頭竊笑曰老蠹魚不了夙

尊拙堂文集

雜著

十二之二

業耶予亦捫腹自哂沿礪結小茅茨錯落峭蒨間以待問奇者客不同調不時過過輒汲泉淪茗烹笋櫛蔬以佐酒班荆談諧真率酣暢或主人欲眠客去或不留而信宿鄉人往來間與譚風雨曠溢時亦開情倦則蒲團與則一筇一屐一吟一嘯昔有入箕穎者見一老叟揖曰子許先生耶何樂而居此不應再拜扣之老叟曰能棄家乎不火食乎居吾語若其人心動未及對輒失故處丁子曰世益有覲面而不知者

焉有終身其中而不知者焉。寧渠不知抑以爲累夫
予何敢竊語岩穴聊以意累已矣

端硯記

此吾友周本音所賞識者也。叩之清而韻，墨之細無
聲光，艷欲浮手之肌，汗天將雨淋漓如滴，墨而覆之
可十日許不燥。他硯則否。予適知石所重在神骨色
澤爲次，賈品紛還甚，至漬墨而積之垢，破坎以擬古
而真者，謂嗟乎石不能言也。夫士不幸處濁世有如
尊拙堂文集 雜著 十二之三

此夫

鐘硯銘

有小序

漁者于具區網一研，裂如鐘，墨池殘蝕如蠶背半剝。
落作波文，或以斗粟售焉。好事者櫝之以餽予。予愛
其神理而世多皮相，兩者各不能奪。新安黃賓王氏
見而訝曰：松盤石也，當是前代物而品遂定。予感而
爲之銘

噉于鯨波者幾十百年，顏焉自廢而神全其或成或

毀或遇或不遇，吾烏知其所以然

跋硯銘

友人姚公達貽予綠端硯，質甚古而刖其一趾。或謂
此弃物也。予笑曰：不愈于以全賈者乎？故櫝而銘之。
窪爾腹兀爾足，叩以理堅且沃，磨完而瓦甕缺而玉
其王駘之屬與

刀櫝銘

崑山有王生者，善鑄劍小裁而紛出奇。若魚腸若七

尊拙堂文集

雜著

十二之四

首若鋸，若錐若斧，若剪計十有二事，巧能匠心，式多
摹古。左右出入靡不宜也。余棄而櫝之，銘曰：文事武
備，森爾具在，櫝不盈只以莫不載。禮君子無所不佩

東銘

古人云：不得志獨行其道，獨處于何立，脚行處于何
着手。太上潛德確乎不拔，泰伯之流歟。其次郭林宗
黃叔度，管幼安，謙謙君子，中孚豚魚吉，幽光賁乎來
茲，保身焉已哉。嗚呼！古之至人，洗心藏密，行有不得

反求諸已是以處亂世而獨立不懼

西銘

躁以靜鎮隘以器宏疎以密檢輕以重攝請問十二時中出門使民主人安在參前倚衡見是何物危乎微乎微乎危乎孔曰憤顏曰苦三省三反終日乾乾是謂下學上達庶民去之亡忌憚而號曰時中嗚呼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

避亂五箴

尊拙堂文集

雜著

十二之五

三十年前卽有詭譎避亂者夫入水不濡入火不熱無之而不可張子房東方曼倩其人也若必擇地而安會稽遼東非昔賢所辟者乎今殺機鼎沸矣予喟心憂患白首折肱乃作五箴

一廣慈

胞與動念惻焉不忍此念何來發根於仁如母適兒是真是假推誠量力銖積寸累不問冥福吾滿吾志世方攘攘禍福無門衆之係命天道所屬欲必與聚

惡勿怨施時陰行善是名廣慈

一習勞

晏安鳩毒不可懷也干戈雲擾無有佚處陶公運甓武侯躬耕聞鷄起舞壯哉祖生嗤彼乳臭情厭四體如戶樞蠹由不運敗先正文成習于異人衡量沙石勞其股肱任重致遠以漸日增一朝脫去鼓掌趨距義旅勤王拮据戎伍四十九夜曾不假寐丈夫之氣質育自我寧學婦人甘朽床第

尊拙堂文集

雜著

十二之六

一甘苦

安飽一念千古坑塹聰明男子豪傑自命一旦墮落回頭無路斯犬機穽至今隕涕舜跖之途一薇千駟利害毫髮卽此分路彼狂匪愚以有欲故矯志勵俗先從動忍水飲蔬食澹有餘味

一挹損

盈便是惡下卽爲善富不如貧貴不如賤太上曰損其次不先日中必慧月滿則虧人百其巧天不可違

翻身退思進有餘地塌屣前趨旋踵輒頭屈伸之機
俯伏可畏

一密藏

真氣不足而多強陽元神不著迺敢驟張古之至人
超越九霄潛入九地冥焉太始淵乎惕厲藏舟于壑
藏埃于山行無蹤跡遊於人間

扇戶約

汝體素弱久病未除神氣未王卽瞑目靜坐猶恐不
尊拙堂文集

雜著

十二之七

支况要苦心應舉乎精神稍稍肩越立困之道也朋
友相處寡會所以增敬吾蓋閱世久而知之多言損
神多動損氣多戲謔便滋尤悔多飲不但昏人清思
亦且浪費時日此際去秋試不七月政千金一刻父
母年老時勢險巇俱在背水陣中楊沈兄弟較汝更
苦志決宜各各杜門爲決勝計黃懋中先生在詞林
每以反鎖其戶卽尊長不輕叩急務不輕開案上只
置書一冊不成誦不他閱前輩如此潛修後進之師

也二三相知同調各生勇猛心各相體亮若修飭體
面悠悠蕩蕩浮浪度日冒雪遠征違親弃妻于數百
里外何意須粘此座側作東西銘閨二月朔日六十
二老人力疾書

重修吳山寺募緣疏

萬曆庚寅余爲先大夫卜地龍溪登吳山之巔有古
刹隱映山麓則端禪師說法處也瞻拜石塔及其遺
像今年夏掃墓歸適兒玳再遊吳山寺顏垣敗瓦又
尊拙堂文集

雜著

十二之八

非三十年前景象獨石磴流泉與山禽野鳥自相唱
和僧數輩出謁多古朴麗野因出顧簪溪司寇章南
茗少叅遺墨示予展玩良久不勝古今之感因慨
名剎轉圜鞠爲茂草誰任其咎者兒玳慨然發願俾
僧募貲重修其成否惟力是視或曰當此南北交訂
白蓮教橫行公乃張其焰乎余正色曰世之亂也以
殺機蘊崇不已而荒繼之兵戈蜂起近世士大夫無
人不禪無人不放生無時不談戒殺余以爲莫如息

機機動而殺生微乎危哉端師者游戲于機之外者也其詩曰天上無雙月人間只一僧一堂風冷淡千古意分明目前名僧口出世而心沉酣于世端師以出世法玩世名呼章相公侮慢圓覺老棒喝交持縱橫自在則以忘機故予亟欲衆生塗抹一切俗情俗相斬斷殺機以端師爲救世津筏借茲剎爲嚆矢用意良獨苦倘有善知識同此願共證此緣乎獨法門之幸哉吾友王孟夙八年不入城市特訪病夫于小

尊拙堂文集

雜著

十二之九

獅子吼也

故太守嚴公一淳助葬疏

故廣信太守范先嚴君世載明德雅負高標登丙戌制科授太常博士執德清邵秉心塞淵十載安常密括囊之無咎寸心株守甘冷局之量移門可雀羅貧猶儒素旋部符而出守竟易簣以長捐會稽之綬

懸西州之慟隨至旅魂棲槍歸櫬艱關三千里窮途二十年薄宦殘編零落嗟俯仰以無聊世業蕭條知寥寥之何地廉吏安可爲也天道其果非耶不佞夙附斷金幸叨同籍望素車而隕涕慨藐孤其疇依哀集賻金感長安之盛舉助勸塋事矧間左其奚辭昔元振貽四十萬錢不問誰氏堯夫捐五百石麥誼迄今吾黨寧讓于當仁不佞耻獨爲君子疏名如左

多寡惟力是視

尊拙堂文集

雜著

十二之十

築灰格法

先取山上真黃土晒極乾急卽炒用磨細篩淨真石灰用新出窰者水化篩細乘熱灰與土各取一斗以漸和之方勻壙底土六灰四頂上灰六土四築法以灰土和勻乾濕適中手捏之成塊撒之卽散方爲合法鋪六七寸于壙內以蘆蓆覆之令細耐人輕輕魚貫其趾蹂踐其上土實方用輕木杵錘之寧輕毋重寧緩毋急久而以錐錐之不入又下一層一層不實

餘功盡廢蹂躪之功多于杵方妙

一築灰格穴淺者易爲力穴淺者廣多上浮須先將大黃石寬築四面外更以大木釘椿柵其外築土方緊方堅

一築壙頂最難蓋頂圓難爲力且易鬆散不若直起至頂先築一方者亦以木板釘椿夾之方固工畢取剝土剝灰及粗植堆上稍稍錘之圓其首以洩水然後更取浮土加高

尊拙堂文集

雜著

十二之十一
至十七

一築壙或用烏樟樹葉取汁濾清同糯米粥和勻灰土或止用上白糯米煮粥和之冬天加上好酒或止用清水和灰土以木甌數十蒸而築之如築城法此爲上策先大夫墓亦用此法

客難

或問曰近世世講之禮云何曰非古也古所謂世講者重知己也道義骨肉也世世子孫承以爲好如諸葛之于龐德公子敬公瑾之升堂拜母是也君房卽

有知己之言其友弗許不屑受其子之拜餘可推也

今之世講乘通籍一日之偶羣四海九州籍而盟之曰年誼方其縮帶握手時意先吳越矣安問子若孫予嘗爲之說曰今天下重同年而不重窮交以同年必縉紳而窮交不必縉紳也藉令同年而落魄必疎于窮交之顯赫者也重座師而不重經師以座師必貴顯而經師不必貴顯也藉令座師而落魄未必加親于經師之要津者也安問子若孫哉將遂廢世講

尊拙堂文集

雜著

十二之十八

乎曰非也予所重知己也道義骨肉也如世講中而有知己道義骨肉者焉世世子孫其敢渝盟若先大夫之于夏司馬是也夏氏子若孫卽寒盟于我余誓弗敢校爲先大夫也司馬公亦命長卿曰若見長孺弗與鈞禮予其敢自外于司馬真世講者也若東光之馬亦然然則何以處鄉里曰此愛親仁蒞官云何曰國事爲重準之以功令裁之以士大夫清議而我無所私厚薄焉孔子恂恂鄉黨魯三家少正卯同域

百里之內獨非桑梓與一旦得志大者尸小者隳顛
史之伐泰山之旅雍徹佾舞弑父與君之顯刺卽平
居與二三子問難斤斤斧鉞不稍假借何哉傳曰見
無禮于君者如鷹鷂之逐鳥雀石磻之誅厚子瞻之
絕章惇是也此春秋之義也曰世且以先生爲刻爲
險奈何曰辛亥乙卯兩疏鄉人不以我爲誑而止以
此二者相加人心猶未死也彼借懿親私札以贊要
津者險乎刻乎浙人方北面而奉爲盟主爲賢豪何
尊拙堂文集 雜著 十二之一

哉他若戊同年攻同門逐利則轉盼賣友欺孤則陰
褻其青衿近如下石潯太史者又誰也老儀曹獨不
得執功令批繩銅臭子爲海內孤寒士稍塞倖門哉
客廢然而退

野謔一

夏日客箕踞松風下一枕栩栩也夢弓旌及焉玄纁
朱紱錯于道疏屬之親千里之客盛具牛酒玉帛綠
于弟賓客介紹門下如蟻其妻窺見自幸非望笑不

容口蚤起主人攝衣冠以次延客入抵暮不得休汗
淫淫決踵甚不適度無可奈何稍間然炬報謝諸間
遣無虛晷一切舉動具有故事詫曰古稱得志茲是
耶東濕久之乃安無何天子設九摎宣白麻爰立作
相衣冠嚮從甚都晨入西歸顧不得時見上諸壁畫
多掣肘會臺省有言者郡國屢上災異方寓多壘天
子賜璽書誚讓思正色竭忠無諱思不爲左右所容
謀于客曰竊不自意至此然無能纖毫駢拊于七尺
尊拙堂文集 雜著 十二之二

外也勞苦而無功違志而隣于不測歸休乎君不再
計矣客噤嚅不敢正辭謀于妻子妻子羣聚泣私計
田宅貲產鉅萬萬舍人見多不法恐一旦爲怨家所
乘騎虎者勢不得下俛首躊躇良久喟然曰人生適
意爾金馬門吾不以易長松一席蔭也涕泗欠伸而
覺以語所親所親曰噫君夢耶夫覺而後知夢君幸
矣

野謔二

一休儒嗜書多蓄飾以縹囊貯以阿閣什襲而乙之
雖恐屑錫不同也有博物者善解人願侏儒心怪之
助其門短檠秃管擲楮滿地間一叩之指其腹曰便
便者是也問所從受曰自他舍生侏儒良久不治廢
然而返曰吾乃書笥非能讀書者也丁子曰嗟乎世
有穴金而秘之者死且屬其子曰毋發我藏此稱富
乎哉或曰一窶子與主藏者昵閭而籍之歸以驕其
妻里中竊笑焉丁子曰此猶巧于穴金者也何也其
尊拙室文集 雜著 十二之

爲他人守一也而差逸

野謔三

蔣光父性嗜菖蒲時以磁盃漾以清流散薛蘿蕪避
賜就陰晨夕盥手屏氣俯頸而從事有觀者訝其勞
也光父以爲甚樂時置几案間曰此良友也比于子
猷之竹云或嘲之光父曰凡卉之貴者色與臭味不
全勝菖蒲不色而色不臭而臭不味而味趣在人意
表潛于幽谷聚族于水濱石瀨託羣于蘭樓于竹取

資造物甚廉其所適意獨梅雨秋露無求而自傲耻
與烈日爭炎好事者聚沙石而植之大小方圓惟器
所宜然不可以狎王公貴人游冶公子以其難近不
堪弄敬而遠之觸以酒則敗油滓焉立靡婦女以其
不花絕無憐者生平所最親衲子及無事客死且枯
骨芬烈能清目療心病方士餌以長生而獨吾嗜之
癖乎或曰蓮亦嶠然者也子何以不嗜曰夫蓮吾取
其渾污泥而不滓然一遇摧折不復振過自炫耀多
尊拙室文集 雜著 十二之

題印指

若下有僧學篆法于何主臣主臣秘不與語從窓竄
窺之詫語予曰主臣故善酒置一壺案頭時時以手
畫几上且飲且畫或盤礴竹石間或反手遶屋走或
長卧至酣醉竟日有促之者主臣佛然怒偶意到頃

刻成鼓掌自快其運刀重如舉鼎若然生風曲肱道人曰此所謂臣之子不能受之臣者也凡以技名千秋者無名心故

陳筠塘像贊 有序

此前吳興守梁谿陳公像也公初下車七邑凜凜比于夏日余習公久恂恂長者爾遇豪猾若蝮之螫手不去不帖席單赤以疾苦告公淚盈盈承睫矣戊申之役拮据荒政寸心幾嘔數十萬瑣尾乳哺而稚席

尊顯堂文集

雜著

十二之

之邁無確夜無鳴吠誰賜談公貌瘠神王六十二領郡戴星出入飲食于堂皇漏下五十刻猶秉炬治爰書視七邑如十指纖悉躬親之諸少年共事者謝不敏公自稱吾治湖如確山中半而銳小讓然終不以讓口易吾故武去吳興之明年稱七十猶侍子舍去後之思甚于蒞郡時麻城李觀察爲予言梁谿公真實人也而人不知予諦視公貌良然迺爲贊曰慈母賜霽靈手顧盼閃閃遇事赴赴獨行不顧寸心毋負

譬彼殖田而先刈草矻矻一官曰惟黔首不知公者以爲神君知公者衆父父

自題小像

余自丙戌通籍三月而請告已丑奉諱依依慈幃者數年癸巳冬除中書舍人甲午四月以使閩省覲丙申秋仲復命闕下席未暖也以先安人變匍匐還里苦次毀瘠故態牢騷不自持覽鏡二毛種種矣自笑生平無宦情屈指十三年間立朝纔八月爾假令一

尊顯堂文集

雜著

十二之

丘一壑足凋朱顏更不念于長安道上耶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山陰王生工繪事爲予戲作小像時年三十有八也

諭蔣氏通族文

原任禮部主客清吏司主事丁 敬告蔣氏父老子弟通族衣冠及上下農侍郎之出於南固也第高帝賜地二百四十餘年大典久委草莽南蔣凡百餘丁何無一人挺身仗義者斌以遠族諸生煢煢與強宗

抗顏公庭攘臂荒丘一念公憤致當道諸公祖如陳
郡伯李方岳陳督學捐貲仗義於謗書盈篋之時奉
亦相加之日光復故物具載濮父母碑刻中南蔣諸
君爾時豈塞耳不聞乎亦曾以一手一足一瓦一磚
相資助乎非獨此也當宋三尹勘墳金父母酌議斷
山七畝存餘羊之意南蔣諸君私有所索故不赴官
此真侍郎子孫乎抑其罪人乎僕不忍直黜其名蔣
氏素稱義門豈無一人有人心者乎南蔣之所利墳
墓拙堂文集 雜著 十二之二五

山花息也斌捐軀命而復之爵等將袖手而饜飽之
無論上有律法下有清議侍郎之靈其許之乎斌之
執管山塲爲祭祀也府有印帖不得已而任之每年
祭祀外所餘花息原聽本縣箬谿書院公用斌所立
印冊二一存縣一存祠堂收發開載甚明今春掃墓
時爵等曾與祭飲福乎請問賜地未復之先嫡孤子
孫曾具雞黍祭掃乎號樹時曾亦一念及此乎爵等
訴斌倚恃宦達請爵等捫心自思假令當年無官

直令寒儒與有力者抗能以空拳空口取勝乎不佞
止據誌書印劄爲先正存公共體面爲先大夫申涓
陽私情數金之捐不足挂齒任勞任怨令至親交許
今蔣氏反以爲罪乎爵等詞窮又有爲之解者曰今
所號之樹出于賜地一百五十畝之外者也碑刻四
至具在別無蔣產一字假令有之勘山時直據以爲
坏土之左券又何必遠索殘碑荒隧于榛莽中也此
等情狀已甘作違心之語不佞不屑與爵等較又但
念侍郎之羅城不修墓田不置則賜地之守不久本
山之花利不得人管理居積則羅城墓田之費必無
所取辦斌卽欲弛擔而不可得者不佞若更箝口是
棄當年一片苦心謹以前後情實開具四幅一令斌
合通族衣冠焚于侍郎祖父之靈一張挂本邑通衢
一張挂本學爵等有一字不服請逐款開後明與衆
共駁之薦泥首謝罪

附錄

壽丁儀部長孺丈六十序

長孺聖人之所謂狂也其氣烈其行潔其志一往而不可折可以託六尺寄百里臨大節而不可奪者斯人也往者長孺成進士官中翰中翰仕人利達之途也長孺淡然不屑甫拜官慷慨言天下事大旨以人臣罔上行私便其身家之圖不顧辱朝廷羞當世爲上臚列言之諸不便長孺者謂斯人一日立于朝安

尊拙堂文集

附錄

十二之二

所得媮衣甘食爲吾所欲爲乎亟中以考功法逐長孺去之長孺曰吾豈好爲名者哉受國恩不忍與二心之臣比肩事主耳令吾長有缺畝聲替其耳日幸甚棲遲林中者二十餘年當事者以爲賢復官長孺儀曹欲大柄用長孺淡然不屑甫就別復慷慨言天下事諸爲長孺發其私者益大怒以考功法錮之當是時天下賢士大夫同長孺黜及被刺譏擯爲黨人者屈指三十有八人欲投此輩濁流者始快然潛志

夫士少年負氣自雄及到抑再奮輒一切利方操直爲天下後世笑吾所見林間人復入仕版倔強如昔者惟長孺長孺爲顧涇陽先生高第弟子先生惡世之人以理學名節市富貴利達謂不若昏夜乞哀者猶不弊理學名節也乃凜凜自持師死而不倍者惟長孺自吾少時卽識長孺廖廖然稱古之人嘗擊節流涕一坐爲之神解骨竦至今考其行事狂士之行掩其言者唯長孺長孺之於鄉亦然不容人壞亂名

尊拙堂文集

附錄

十

致哉可伸其志節習獲昭阱就之如飴唯君子以爲難嗟乎一鄉寧得幾君子哉此鄉愿所以乘時之利而竊譏之也吾嘗謂狂之與俠大逕庭矣後世所謂俠聖人所謂蕩也焉可同日而語長孺行已有典有則西方美人之思寤寐以之斯人得志世道斐然矣長孺曰吾老矣栖栖何爲乎乃徙居山中不復問人間事望青山白雲自笑而已今年六十游好相與觴長孺令不佞侑言不佞畧言長孺所以爲長孺者而

歌之曰天地有門戶兮日一陰而一陽陰陽相朋
今日一柔而一剛剛柔分善惡兮日曲邪而直方
昔黨人岐途兮若一參而一商九官與四凶兮何
不耦居而分行苟不羞于聖人之門雖坎壈兮何
傷青山青白雲白一笑能令宇宙香春風歸詠
吾爲一酌千秋觴

萬曆己未冬月之吉錫山友弟高攀龍頓首拜撰

壽長孺先生六泰詩

尊拙堂文集

附錄

十二

世有骨鯁臣足以縉國祚吉水曰爾瞻吳興曰長孺
忠讜由性生動挺無回互筮仕中書省抗論當世務
吐憤氣成虹觀者毛髮豎直道時豈容飄然挂冠去
再起佐禮曹三朝卽上疏指摘諸奸邪爲國社靈
擬塞羣小門將闢衆正路國狗爭信信依然復高翥
寡嗜獨嗜茶以其嚴冷故手自鋤芥山種茶幾千樹
爲德徧閭里飢寒藉煦姬節義及文章當代推獨步
公意殊漠然箇中別有悟問年方及耆精神正嚴固

鄒公念蒼生強起入朝宁屢疏尉薦公良由共襄懷
公也倘幡然永慰四海慕整頓國事了還山未云暮
教下弟范鳳翼與羽甫具草

明故奉直大夫尚寶司少卿慎所丁公墓誌銘

余少習舉業讀百二草而悟已再試塲屋讀先醒草
而悟先醒草者丁長孺公制義公故出涇陽顧先生
之門世稱東林學百二草則先生起家爲時所宗者
也公第後告歸又三年余亦登第憂歸會于清容精

尊拙堂文集

附錄

十二

舍見其氣韻謏謏議喪禮力抗一先輩議獄事力折
郡邑吏勿爲屈心奇之亦頗畏之公獨暱就余曰足
忘機不近名不妒善者共游敬菴許先生之門先生
以剛字稱公頗謂余任道欠勇余稍淬厲退而得公
之提醒實多蓋至均田之厄而利害心脫然如洗也
嗣是交誼愈敦涉世之道愈左比東林險穽公一起
一仆余以庸庸忝綸扉旋見幾引身公亦病不起以
孫女女公次孫且志其墓一始一終兩不相負氣固

浩浩長存天地間矣其孤瑀等以狀求志按狀公諱
元薦字長孺別號慎所湖之長興人來自吳江十六
傳曰讚起家有名傳子曜又傳爲良卿子四人長曰
應詒號靖吾辛未進士官江西叅議余燥髮時卽然
其清操勁節爲湖中砥柱間之長老并知其家世鐸
錚爲鄣城右族止一子卽公也有奇質英氣叅知翁
訓子嚴不煩督課過目如流更出新意問難叅知瞿
曰兒乃欲勝我輒推抑之俛首不敢應顧益心開或

尊樹堂文集

附錄

十二之三

聽客談曰某是某非某可與進某必流墮爲世詬叅
知輒又晉曰兒遂欲立的雖黃天下人物耶心獨奇
束之愈急業益進小試必冠軍故治尚書獨好涇陽
先生文字視余殆有甚焉慕具區馮先生之名往與
質正大見稱賞而卒澤于許氏學許主哲中顧主錫
山並稱高第蓋其傳授趣向自家而鄉而國已卓然
自命矣游北成均乙酉丙戌聯捷慨然志在天下卽
婁江爲舉主不私一謁吳縣父子素有文字契亦絕

不往或尤之曰吾性已定是巍然者一見未必有當
又未必能忍喋喋取尤不如引避自打點一番立脚
處省父江右御之如青衿凜凜將以愉色時或感憤
時事不欲聞于父然亦未嘗不聞誠曰而不聞于將
莫邪之戒乎正虞缺折對曰瓦全何如玉碎但功名
心淡只爲世道起見亦丈夫能事父撫而慰曰能如
是吾又何憂待可一月曲盡子道止病且棘執手諄
諄曰無忘前言旣沒震裂哀瘁人不忍聞見癸巳起

尊樹堂文集

附錄

十二之三

授中書舍人婁江當國抗疏極陳時事可寒心者三
可浩嘆者七坐視而不可救藥者二侃侃幾萬言人
皆傳而鑒之諸貴人無不側目者尋使福州奉母李
北上不數月內艱歸癸巳京察遂落度中笑曰固知
有此先儒不云乎要熟須從這裏過一意篤志學問
每言真正處在先立根本施于親友其吃緊在遇患
不避見義必爲勿流入鄉愿巢曰繼祖母吳外祖母
陸俱春秋高吳故保所出從父居湖涓相去三十里

迎奉外走甘脆不絕遇吳族恩禮有加陸性嘒嘒宛得其指先意迎之父本蔣之自出緣其意扶危卹瘁必盡力焉母李先歿每念之號慟庶母嚴無子守節事之極恭言于當道被旌先娶于臧沒臨清哀絃之痛白首不渝余既久處得其詳謂曰公如喬木然自本自根蟠結浚固人莫能窺跡應曰此豈厭浚厭密謂足自多耶氣益發舒義所當爲惟力是視爭邑縉陳潛齋之嗣清前賢蔣侍郎之墓贖劉清惠流墮之尊樹堂文集 附錄 十二之三三

裔猗行獨贊皆不使人知產僅中人高曾族屬內外昆弟子孫及他故人賓客仰衣食者弱不能自振或冤失所者次第振援之四十年間拯風波而枕席被繡襦而室家起傷殘而矜帶皆鑿鑿可數恩怨甚明當其施恩更不念惡卜塋買山親具區先生授券有郎某者蒙瞶認爲已有來爭不與較割地與之又爭又割其人爲縣丞失上官意被管臺使者爲吳安節銀臺故相知致書托曰此費序中人不宜辱吳愕然

入薦剗得主專城郎竟不知也反趣時局尋繫丁改亭司空力止竟因之曉曉投衆咻掠銅綬其他叛去反噬者畧不介意繼吳爲董宗伯外孫事以常禮微忤後董捐館難作異蔽甚力憲副吳平山亦以辛未進士與參知同臭味身後僅一孫弱甚衆起爲難自走金昌合同志懲惡少數人乃定于中甫因讒口歸爲縣令所搏左右之促余致書馬御史乃解淮撫李淮鹽徐交游中沾潤者多吟臨川詩云欲識金銀路尊樹堂文集 附錄 十二之三三

須從黃白游生平癡絕處無夢到徽州與余誓不可染一塵比二公掛吏議前居間者皆秦越且至下石獨罵曰二公故儻然若輩藉之爲市今相負迺爾得爲人乎最敬高存之每見和氣藹然曰真令人鄙消浮化益勇于受善身下之真不啻若自口出者余子子不幸起均田之議衆閭然欲殺獨是之且自占爲之先甲子元日之變時方四鼓大驚曰噫石令君死矣陳尸而賊逆必大亂令家人呼左右廂悉起將

羅木塞諸街巷先伏材官顧思義等三十人于縣傍
驅使力戰生擒賊首胡野樵擊殺徐山永等數十人
飛書府城告難請馮司李來鎮正洵洵有屠城之說
民盡室奔太湖堅卧不爲動凡三日始小定意氣自
如有歸功者曰吾何忍以地方大禍博此名是時歲
在甲子已有賜環之命而先庚戌自謫籍起客部督
譯館加意撫卹遠人無不感悅積資已踰二紀當峻
擢猶以速化爲耻孫太宰在事將推光祿少卿固辭
尊拙堂文集 附錄 十二之三

無高皇六經亂天下之語入試錄是目無孔子出示
余問何如余曰世間真水真火自滅不得要連底凍
湯沃不開流金燦日勺水無益存此一種議論以愧
夫後之罔極無忌憚者耳喜曰然然坦腹受射又安
所卹某御史按浙顯出疏糾公舊例按臣糾鄉紳或
用居鄉事無泛泛隨殿爭口吻者至是示意將起大
獄自嘉至湖勢危甚俄其人背疽死福清居中密密
維持乃得消息然猶不免丁巳之錮余亦列在拾遺
尊拙堂文集 附錄 十二之三

福清相公又以爲言曰得行其志曹郎再十載何妨
明年京察有病狂者左袒匪人發憤上書謂先闕邪
議方可定公評其黨皆懼羣起而攻乃條剖真心戮
名實重大體平物情端學豚五事又再上疏力爭氣
壯詞嚴滿朝黯然無色公亦決計引去此時正能勝
邪然獨不能勝衆濁亂五六年趙鄭二宰受人播弄
如木偶亦自慙曰扛老人出頭將毋得罪天下萬世
乙卯復疏爭翻案因訟羅織楚獄之人得優容是

或曰一網打盡公曰非也用事者如蓋蘇文身佩五
刀飛而傷人幸我輩鍊石飛着無苦啞而落地已耳
果然自公而外有聞之李陝之史丹陽之賀朝野噴
噴謂恣梟獍之毒鍛鳳麟之羽非清朝所宜有暴白
非一皆付之不問然未嘗一日忘朝廷談及神光兩
廟必流涕嗚咽曰受天家豢養而忍背之太祖皇帝
鐵杖必不爾恕詆譁學者日益甚獨偕同志如期而
集步趨舊範曉暢宗風遇奪朱者片語拄角聽者

疎葢始終不規師門云興華之際福清再相高邑作
宰特疏薦起報允皆擢京秩公自尚寶丞進少卿謂
論定可無他已顧局又將翻公已病甚又有長子之
戚葢余歸之旬日而公竟不起嗚呼痛哉自公沒後
逆璫張牙群奸傳翼東林主盟若衆正廿餘人俱有
殺身之禍其餘貶削殆盡余亦及溺之餘公在必出
出則首嬰其鋒爲忠臣義士先一鼓衆隨朝紳未必
泯泯沁沁盡屬無聲無臭之婢妾璫禍亦必不若是
尊淵堂文集 附錄 十二之三

烈呼其存沒關世運何如哉公之沒也衆多追思京
兆劉念臺尤惜之曰空谷足音一代奇人人以爲定
論葢見剛之歎久矣公完具實體齟齬應厄之際或
勸少降曰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跡太奇氣太激議
論太深刻有一二不全交處爲老友繆仲淳所柔衆
頗訝之然不如是則遲回退轉流爲繞指柔無難鄉
愿之靡何以壯顧詩之門牆光叅知之家教以村我
弁山茗水之標的哉通籍四十年服官不及一載深

居簡出郡城絕跡嚴取與絕干請間左富人喜貸息
吞人產兩族叔被吞尤甚尋以他事爲繡衣所持下
太守陳筠塘治陳故相知厚賂求解堅拒顧歸所吞
又堅拒請益力念貧宗得產可活自出貲上于官贖
焉陳義之并寬富人既清潔自將而於奇偉倜儻之
士輒加神賞不繩以細謹也約數僮僕救過無敢蹉
跌卽忠盡力者尉恤甚至廉而不劌嚴而不苛人以
是安之巖居小築興致蕭然暑其谿上廬曰心遠自
尊淵堂文集 附錄 十二之三

開邁輒碩寬是處義皇又詩曰三尺短筇閒白髮誰
家鼓吹轉黃鸝客至盡歡吃曰長孺不杖死不謫死
日與諸君子爭長此中何渠非福敢曰朝聞夕可要
以箕尾河山今此輩恨恨曰倔彊猶昔亦足自雄矣
一生骯髒老而愈辣他若接引後學問奇綱答敬禮
處士徐聲遠等一切朋舊久要不替救解德清諸生
輒朱中丞寬丁邦相株蔓之籍絕京貴書匿跡不見
勢要人在他人爲美譚在公不過虬松枝節耳文章

蒼瀨峻整元氣盎然善談論每至古忠孝節烈掀髯
抵掌神采飛動有得輒筆之成帙不輕示人生庚申
十二月十一日卒乙丑三月十四日年六十六娶臧
孺人贈公茗泉女早逝繼吳孺人松陵吳肖峰女男
四長琬嫡吳出太學生有才志娶歸安錢中丞繼修
女先卒次瑀側黃出歲進士娶同邑臧國博顧渚長
男廩生爾煥女次琛側殷出邑庠生娶德清許司馬
敬菴男刑部郎中大受女次璿嫡吳出歲進士娶憲
尊拙堂文集 附錄 十二之三

三一字烏程凌大叅存葬公次男安國子元燭一字
歸安庠生前坵吳世祺男庠生時雋一卽字琛內姪
郡庠生許璿璿出者一字京兆姚盡谿公孫雲間守
序之男邑庠生堦瑀等於崇禎癸未年十二月十三
日卜葬於西山之麓僭爲之銘
銘曰鄣城山水天下無極盡逶迤連太湖其中靈氣
適相符丁氏代禪有名儒篤生我公稟獨殊昆山之
玉渥注駒詩書一覽五車俱龍蛇今古筆下趣更有
尊拙堂文集 附錄 十二之四十

副臧堯山長男鴻臚懋德女女二長適長水李水部
玄白長男光陞先七日卒側殷出次適歸安嚴晉江
心蓮次男尚璞嫡吳出孫男六武邑庠生娶歸安科
貢士前坵吳磐女瑀出世濟邑庠生娶教諭竹谿沈
璣卿女璿出嗣琬後世鴻郡庠生娶余次男恩生紳

女璿出景達娶太學生東山李世濟女繼卽世濟從
叔庠生良珩女景旦娶德清刑部郎中沈金鑑女景
衡娶前坵吳時宣女俱邑庠生俱琛出孫女琛出者

賜進士第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
書建極殿大學士知經筵日講制誥總裁國史實錄

予告存問特加太保姻弟朱國禎頓首拜撰

皇明正學名臣丁長孺先生墓表

記白沙先生傳羅文毅公曰倫必爲君子不爲小人無疑私心訝之以文毅之賢而猶致審於君子小人之際以定其品若理之衆疑之中何也世有真君子必其能自別於小人者也自別於小人而小人嫉之還以爲小人則其負世俗之疑必甚此在文毅且然而況後之君子乎白沙蓋有感於斯也後文毅百餘

尊拙堂文集

附錄

十二之四一

年有君子之榜曰東林於吾浙一人爲丁長孺夫世有弱冠策名白首家食終其身不遑一席煖於朝顧孜孜切切飢渴當世有物於中必欲一吐之君父而後快雖刀鋸鼎鑊不避焉者其爲何如人乎則亦今日之文教也嗚呼已矣宗周推魯魏無能爲役如白沙而辱知頗深後死之責非余而誰請撫其平生大者表之墓曰長孺先生丁氏諱元薦別號慎所湖州長興人生而忼慨負奇氣遇事直前無所回互然一

本之忠孝惻怛嘗從無錫顧涇陽先生講紫陽絕學

於東林書院先生深契之稱一時高足又學其鄉許

莊簡公自此趨操日益高明夢寐先哲動以身程及

見世道陸沉慨然有矯勵澄清之思於富貴利達視

如敝屣不屑也少有異姿弱冠錄諸生高等廩於庠

卽從顧先生授尚書已探奇馮具區司成遂擅經生

業名家北遊太學舉萬曆乙酉京闈連丙戌進士予

告丁外艱家居人年以癸巳調選授中書舍人甫匝

尊拙堂文集

附錄

十二之四二

月上封事萬言極陳時弊可寒心者三可浩嘆者七

坐視而不可救藥者二皆關天下大計時貞皇帝儲

位未定有三王並封之議先生封事中多資借婁江

婁江惡之尋請使事去還朝丁內艱已亥京察以浮

躁落級先生不赴調者久之積十二年庚戌起廣東

臬司經歷尋召爲禮部主客司主事又踰年以辛亥

三月之官時京察甫竣太宰孫富平爲反噬者所訐

其黨和之舉朝聞涕度無能解之者先生乃起而抗

疏牘諸奸罪狀并發其邪謀害正凡數千言識者以爲經世之文其黨轉攻先生攢矢如雨先生再疏以爭條具剖真心數名實重大體平物情端學脉五者三疏再披微誠以存公道皆反復君子小人消長治亂之際而攻先生益急神廟並留中不報先生乃謝病去在壬客三月所至四方入貢者皆感悅既去有泣下者其後富平諸正人相繼去國時事日非詆束林曰門戶籍朝士賢者人之人人以講學爲諱至以

尊拙堂文集

附錄

十二之四三

六經亂天下語入省聞策問先生家居不勝忿乙卯復馳疏闕下爭國是及亂政之叛高皇邪說之叛孔子者語多激壯亦不報丁巳京察遂以不謹削籍是役也一網道學清流盡矣因刻程朱道命錄以見志天啟改元暫起廢籍諸臣至先生獨以察典格士論不平久之臺省交訟起刑部簡較尋晉尚寶丞少卿而先生已病會小人復起用事挾中奄大創門戶先生病中輒扼腕無何遂卒卒未幾詔削先生新官諸

正人坐門戶者多盆死詔獄獨先生先期獲免自此禍且移宗社賴今上聖明建極反之正而先生之言往往奇中人於是知先生肯之矢口而爭其爲世道慮至深遠也先是先生起主客福清當國且待以小卿先生不應丁巳之綱或謂稍通款要人可免者先生曰此膝一屈可復伸乎及熹廟初沈烏程以大拜趨朝向慕先生甚邀西湖邂逅謝不往再邀前會江都先生笑曰豈有白首曹郎嫌小舫於相公舟側者

尊拙堂文集

附錄

十二之四四

平沈悒悒去謂人曰丁儀部強項未易用也魏孔時給諫還朝過高梁溪先生先在焉因請先生一交給諫先生曰吾老矣不能涉嫌要津便飛棹而返後孔時奪官歸方通尺素定交先生雖雅志世道而風義介然耻爲人所援故晚年同志諸君子無不起彈冠者惟先生一席終於林皋余嘗以爲空谷音不虛也先生自謫秘書歸卽小築北山之華瀨溪時集同志讀書談道有終焉之意間往來梁谿商訂學術是非

多屈其座客先生處之陶然樂也而乃心實惓惓君
父晚年及神光熹授受之際每語及輒嗚咽流涕幾
欲偕劍而無從齋志以沒識者恨之初先生考少參
公慮先生以骭髀取禍輒加裁抑先生不屑也而曰
寧壁碎無瓦全公領之臨終執先生手曰勉之無忘
前言其家庭相砥礪如此先生事二親和婉備至雖
責而勞不色忤事繼祖母吳曲有禮意忘其非吳出
也母夫人歿而事外祖母陸如母存林卧十年奉陸
尊拙堂文集 附錄 十二之四五

欽明經臧大咸於長安旅邸中皆其較者云明經郎
文煥謬爭先生父塋地嘗也以許師一言而降心相
從終身德報之致反爲文煥所賣而不悔人尤難之
其視桑梓利害不啻痼癩切身吳俗善逋賦以鄉紳
家悉免繇而富民復事詭寄獨累貧丁賣妻鬻子女
以供追呼有斃命筆楚者時朱文寧以司成家居倡
均縣之議大爲梓里譁謀之先生先生曰是殆難以
口舌爭也因先自計田占役與編戶等詳者口塞吳
尊拙堂文集 附錄 十二之四六

以終舅應奎非陸所出而渭陽之眷彌篤又推少叅
公意卹及祖母之族蔣時時待以舉火公有側室嚴
無子而矢栢舟先生事之惟謹既歿力請於當道旌
之其推恩九族與故人子弟賓客無所不厚也尤嗜
義若渴遇里中所不平及名教關係輒攘臂起不顧
世間一切恩怨如爲鄉紳陳潛齋立後而剔螟蛉之
篡繼贖名臣蔣侍郎賜塋於豪有力之手而復其蒸
嘗援劉清惠公曾孫女于群乞中且擇儒生而嫁之

撫令尸慟哭而出丞若尉於頽垣積薪中相與灑血
誓衆哭聲震天地當擒賊首吳野鶴追至西門又擒
殺數人餘黨走遯事甫定而城中民訛言云殺令者
屠城自辰至酉竄匿殆盡有素憾令者因倡爲報
讐之說先生揭榜諭居民使各安堵而誦言令賢無
報讐事且曰二十八人豈皆讐也人情益洶洶一夕
數驚謂先生祖令君將謀不利於闔城先生處之兀
然不少動三之日歛令君如禮馮推官始來署縣事

尊拙堂文集

附錄

十二之四七

益相協謀爲善後計時訛言煩興先生合門不保者
幾再處危疑之地日夕焦勞凡兩閱月而以長興完
人咸頌先生之功然先生從此病矣九痛念令君死
節以百口白之聲淚俱下聞者感動先生自少勵廉
節所居郡邑謝一切造請以是爲諸大吏所嚴重有
投以暮夜金者峻拒之或廉其枉而解之亦不令人
知也李尚書三才撫淮徐侍御縉芳視饒江北並東
林客也交遊中乘便射利居間或至千金先生獨無

一集捐幣吟臨川詩以自況曰欲識金鑠氣多從黃
白遊一生癡癡處無夢到徽州其後二公敗向之居
間者皆譴去惟先生交情如故居恒好接引後學每
爲學者談古忠孝奇節至擊節掀髯聽者忘倦遇有
志操者多方鼓舞之趨其向往時而命酒論文識鑒
精絕一經賞援無不脫穎去或去而敗簡輒大榜其
門絕之不以貴介寬至若聲氣之所感召且遍天下
也先生通籍四十年前後服官不滿一載其廉興起

尊拙堂文集

附錄

十二之四八

必開世道污隆昌言勁氣一時諸君子爭視爲前才
而小人嫉讐之特甚其論婁江也於先生爲舉主則
以爲叛師辛亥之疏摘及其同鄉友人又以爲賣友
身既廢矣復起而論天下事則以爲慰君三者皆不
能無疑於天下而先生斷斷有以自信實本之所學
如是朋友與君臣孰重順逆不兩存自古記之使先
生而懟則賈太傅屈正平二君子非耶黨論初起玄
黃未判彼邪正之介僅針芒而先生抉之最早獨著

君子一脉於百口謠詠之日使世道終賴以不墜則學焉而見道之真可知其必爲君子又何疑焉卒年六十六所著有西山日記及奏疏雜稿若干卷藏於家其生卒世系子女詳狀中配臧氏繼娶吳氏皆有賢德嗚呼後之爲君子者尚有感於斯友人劉宗周曰初余於許師莊簡公座中見先生抵掌談天下事神采迸露輒驚起退而嘆服非當世士遂相與定交然間與師語及先生之爲人必曰意氣意氣先生得尊拙堂文集 附錄 十二之四九

之慨然晚年目眇好靜坐惜乎未竟其學也夫子不得中行而思其次也狂簡狂簡亦何病於世神廟

本年清議名臣先生第一 耑

崇禎改元歲次戊辰冬十有二月吉旦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順天府府尹前通政司右通政太僕尚書少卿光祿寺丞禮部儀制司主事行人司行人山陰友弟劉宗周頓首拜撰

祭丁慎所文

維公鍾山川之間氣稟天地之正氣質剛骨勁見大識超故能歷挫抑甘厄窮百折而東不餒其浩然之氣當其官中翰也矢口而明當世之弊時以爲賈長沙之疏與世遂不相臭味一斥而歸沉寂田間者數年再起儼耶復矢口而明當世之弊時以爲汲長孺之想與世益相鑿枘於是鍛其超絕其善至欲刺以大盜之外一決目中之刺甲子之元晨賢令之被執一邑震懾若將隕墜公奮不自計旋言矢集無所避擒盜寧民大亂以治夫侃侃者廟堂之藥也者鄉黨之制也公以一意行之危言者有道之迹也謠言者無道之劑也公以一節出之鮀之巧言也朝之令色也二者兼而得免於今之世公皆反之其不容於世而猶得全歸其身固天之寵與鬼神之擁衛嗚呼公於世道可謂鞠躬盡瘁鄙夫憤之鄉愿笑之董其浩浩正氣所謂生與俱來死與俱往者衆之所棄公之所貴足以千古不斂豈與一時爭區區之隆

替

錫山友弟高華龍頓首拜具

尊拙堂文集

附錄

十二之五

十二之六



尊拙堂文集十二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丁元薦撰元薦有西山日記已著錄元薦受業
顧憲成入東林黨籍當時以節行稱而文章質率
不出講學家窠臼

容臺文集九卷詩集四卷別
集四卷

〔明〕董其昌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三年董庭
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容臺文集
九卷詩集四卷別集四卷》提
要

叙

容臺集者思白董公
之所撰也大宗伯典
三禮勅九卿觀禮樂

叙一

之容故稱容臺古禮
部尚書兼學士惟蘇
東坡周平園領之儒
臣艷爲極榮吾朝南

秩宗差冷自京山本
寧李公與吾鄉思白
董公接席而來皆不
久引年

卷二

特賜馳傳歸士大夫
高之亦二百年容臺
未始有也往王長公
主盟執壇李本寧與

之氣誼聲調甚合董
公方諸生嶽、不肯
下曰神仙自能拔宅
何事傍人門戶間獨

卷二

好叅曹洞禪批閱永
明宗鏡錄一百卷大
有奇悟已丑讀中秘
書日與陶周望袁伯

脩遊戲禪悅視一切
功名文字直黃鵠之
笑壤蟲而已時貴側
目出補外藩視學楚

叙四

中旋反初服高卧十
八餘年而名日益重
四方徵文者日益多
自上來列卿臺察郡

邑吏干旄詣門則公
請贈遠謁貴非公文
不興則公請浮屠老
子之宮則公請子孫

叙五

稱地上觴文地下石
則公請藩王戚畹以
及三韓六詔百蠻之
長懸購著作如雞林

新羅故事則公請三家之村五都之市朝懷履蹟而暮獵金錢依倚生活不勝記則

餘六

公請夫海內文人亦多矣身當吾世而目見斷楮殘煤至聲價百倍者無論京山即

弇州曾若是之烜赫乎度公所遭即思王八斗穆之百函分身應之猶恐不給而公

餘七

搖筆萬言緣手散去侍兒書記竟不知轉落誰何手也余與公為老友凡有奇文輒

出示欣賞其他散見
于劈箋題扇卷軸屏
幃之外者甚夥賴冢
孫庭克意料理懸金

叙八

募之稍々不脛而集
呈公省視乃始笑爲
已作不然等身書幾
化為太山無字碑耳

公七十有五餘至今
手不釋卷燈下能讀
蠅頭書寫蠅頭字間
遇二三名流巨集抽

叙九

覽即推去曰就中無
甚秘密藏不必遊目
也他人皆五金八石
而公之手別具一刀

圭他人皆八陣六花
而公之筆別帶一七
首凡詩文家客氣市
氣縱橫氣草野氣錦

蘇十

衣玉食氣皆鉏耜
擲不令微細流注於
胷次而發現于毫端
故其高文大冊雋韻

名章溫厚中有精靈
蕭灑中有肅括推之
使高如九萬里垂天
之雲澄之愈清如十

蘇十

五夜吞江之月漸老
漸熟漸熟漸離漸離
漸近于平淡自然而
浮華刊落矣姿態橫

生矣堂：大人相獨
露矣豈惟臺閣體具
存即漢唐宋以來相
傳正始之血脉尚留

卷十二

十一于千百者非公
砥柱之力哉往公脩
神
光兩朝寶錄署副總

裁當事擬以少宰辭
擬北詹又辭既而請
南乞休逆魏盜權于
府中東夷弄兵於輦

卷十三

下士大夫震驚雷霆
之威局脊救過不暇
而後歎服公之先幾
遠引坦：如無事道

人非生平名心淡識
力高何以有此宋禮
部尚書倪思云與其
爲有瑕執政寧爲無

錄

瑕從臣其公之謂矣
以此而發之心聲心
畫雖欲不傳得手若
留中奏議纂要如千

卷曾經

宣付史館尚未流布
人間確然元老晚年
之定論

錄

神祖大事記之權輿
也

寶錄竣期敢忘嚆矢
爾庭梓之請俟異日

馬

崇禎庚午七月朔友

弟陳繼儒頓首撰



集

顧紹勳鐫

容臺文集目錄

卷之一

序

本草綱目序

劉向說苑序 館課

八大家集序 館課

蘇黃題跋序

合刻羅文莊公集序

目錄

目錄

重刻王文莊公集序

馮少墟集序

皇華集序

石居士詩選序

方象甫汝上集序

參知陳公遺集序

邢子愿法帖序

超然堂稿序

青榮館詩集序

江西鄉試錄序

素雲齋集序

陶白齋稿序

何士抑居廬集序

沈公路文集序

芝山集序

消暘集序

容臺集

目錄

二

詒美堂集序

睢陽人物志序

漕撫奏議序

榆林柱日章三教逸史序

程氏墨苑序

人日詩後序

袁伯應詩集序

卷之二

序

期贈補序

樾館詩選序

鳳凰山房稿序

趙升之制義序

俞彥直文稿序

金伯發稿序

戲鴻堂稿自序

即復趙公益書

容臺集

目錄

三

源遠流長詩冊序

呂氏族譜序

馬憲副崇祀錄序

吳伯實遺事後序

志報錄序

屠孺人傳序

少司徒方采山公九十壽序

賀侍御達泉張公八十序

封太史見峯張翁八十壽序

封觀察袁順庵七十壽序

唐太公無懷八十壽序

封大理寺正楊澄宇公八十壽序

封御史左太公壽序

楚魏碧山太公暨胡恭人七十階壽序

汪隱君繼聚五十階壽序

宮保東寧伯壽母百慶錄序

容臺集

目錄

四

壽陳徵君元配衛孺人六十序

壽節婦董母李孺人五十序

桂母戴孺人五十壽序

壽江母八十序

卷之三

序

少司空祝耳劉公八十壽序

朱襟江侍御六十壽序

望江兄九十壽序

賀楚方伯霖宇梁公晉中丞序

賀郡司理徐碩庵奏最序

賀漕撫李公考績晉副都御史序

送郡司理毛孺初應召北上序

送聶邑侯入覲序

賀郡司理吳茲勉最績序

賀侍御潘翔公迎太公同卿入朝序

容臺集

目錄

五

吳玄冰禮部得子序

題詞

茶董題詞

酒顛題詞

崇蘭帖題詞

刻六龍解題詞

賀千秋印衡題詞三則

遠遊篇題詞

江南春題詞

臥遊冊題詞

王竹塢詩冊題詞

楊女郭節婦傳題詞

彤管遺徵冊題詞

吳長卿鮑萊軒題詞

方旦心平平草題詞

漱六齋草題詞

卷之四

目錄

六

陸洛誦文稿題詞

唐名必文稿題詞

夏葵仲文稿題詞

朱伯升制義題詞

原孚侄制義題詞

卷之四

記

御書樓記

原心亭記 館課

成樂軒記 館課

求忠書院記

先岳樓記

彭城雲龍山重修放鶴亭記

兎柴記

蘭墅後記

安庵記

卷之五

目錄

七

崇真閣記

重建雲棲禪院記

許墅關重修董公堤記

湖州福山仁壽院長生田記

草玄閣讀書記

吳居士施畫羅漢記

湯陰縣重修宋忠武岳鄂王清忠祠記

葉少師碑陰記

西湖建關帝殿碑記	總漕大司徒陳公去思碑記	清江主政劉公去思碑記	官氏墓田記	太傅許文穆公墓祠記	歙西莘墟重修許宜人祖母墓記	碑銘	嵩山少林寺賜紫住持曹洞正宗第二十	目錄	八	容臺集	六代禪師道公碑銘	引	八林引	詞林海錯引	徐九玉詩稿引	毛司理詩冊引	餐霞十草引	陶世名言引
----------	-------------	------------	-------	-----------	---------------	----	------------------	----	---	-----	----------	---	-----	-------	--------	--------	-------	-------

顧仲方山水歌引	汪然明綺集引	錢象先荆南集引	陳懿卜古印選引	畸墅問水詩引	林東齋五十詩冊引	唐大來詩引	卷之五	目錄	九	容臺集	論	愛惜人才為社稷計	丁酉江西程	木晦於根	生子當置齊魯之鄉	夜氣浩然之氣	節課	讀衛霍李廣傳	節課	荀楊大醇小疵	節課	讀鹽鐵論題後	節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評	讀陸賈新語賈誼新書劉向新序評 <small>館課</small>
說	知命俟命立命說 <small>館課</small>
議	墨禪軒說 <small>寄吳周生</small>
	救荒弭盜議 <small>閣試</small>
	軍興議
容臺集	目錄
	十
奏疏	
	議國計疏 <small>館課</small>
	陳言時政疏 <small>閣試</small>
	報命疏
	引年乞休疏
表	
	進 神廟留中奏議彙要表
頌	

	萬壽無疆頌 <small>有序 閣試</small>
贊	泰昌實錄贊
箴	勤政勵學箴 <small>館課</small>
	露布
	禦虜大捷露布 <small>館課</small>
考	
容臺集	目錄
	十一
	歲差考 <small>館課</small>
	卷之六
傳	
	熊贈公傳
	吳禮部敦之傳
	俞僉憲毅夫傳
	張唯卿傳
	吳次公傳

贈參知冲宇戴公傳

處士高南泉傳

汪隱君傳

韓太公傳

李太公傳

郭太公傳

星海潘公傳

太僕弘齋林公傳

容臺集

目錄

三

漸川兄傳

許配汪太孺人傳

朱母程孺人傳

贊傳

督同杜公贊傳

卷之七

策
丁酉江西作

問天保之詩歸美以報上也曰俾爾單厚

何福不除曰受天百祿降爾遐福而終

之曰如南山之壽蓋臣子忠愛所願望

於君者無是爲大矣無逸一書說者以

爲周公晚歲所作是時成王固盛年也

而諄諄於享國修短之說以視召公言

永命者不少局乎乃夫子論舜孝曰得

名輒曰得壽古者建公孤曰傳之德義

導之教訓輒曰保其身體而宋儒曰人

容臺集

目錄

三

主保身以保民曰君德清明君身強固

正人君子所深願則皆周公意也豈尊

生之道即帝王不廢與三代以降其享

國永年比於堯舜禹湯商三宗周文王

者何罕視也將無逸之主固不世出與

乃若唐宋諸臣有言和氣洽則長生可

得者有言養身莫若寡慾者有言敬祖

宗則言親賢則言者有言修德正事反

災爲祥則永年者其說亦有合於無逸
否與周公作無逸獨詳文祖我

聖祖以憂勤開基則周之文王也諸士亦能

揚厲之與

皇上春秋興盛將萬億年敬

天之休比歲端居拱默若有意於靜攝者而

忠計之士拳拳以無逸進豈以帝王事

生之道在此不在彼與時惟八月

容臺集

目錄

書

皇上誕彌之辰諸士試推周公之旨具言之

將爲千秋金鑑錄以獻

問楊子雲之言異端也曰史興而經道廢

矣夫史果爲道之異端則春秋非史乎

而曰說理者莫辨於春秋何也蓋夫子

之言性與天道子貢不得聞而春秋筆

削亦曰游夏不能贊則安見其孰精而

孰淺也吾以爲史學有異端道學亦有

異端史學之異端在私史道學之異端

在外道自古以然相自宋以後益又甚

矣以史言之有爲碧雲駁者有爲孔氏

野史者有爲建隆遺事者有爲林氏野

史者其誣善蓋愆即唐以前所未有也

諸士能舉其畧興以道學言之有言先

立其大者有以減意爲宗者有言至近

而神者有言致知者其同門異戶即道

容臺集

目錄

五

學家無定論也諸士能破其的與蓋又

有爲宋史辨疑者果足以討雜傳之失

與有爲困學記者果足以扶正學之脈

與夫今之史難言之吾直與諸子談宋

事足矣若夫析道術斬以正人心而專

談宋儒何益其參古今而折衷之無勦

說

問唐有哲人奇士隱淪屠釣科而劉邵復

推本觀奇之繆乃士亦何必奇虞周之才盛矣無奇也免置之詩鄭氏以爲野人美闕天散宜生而作不然豈其干城腹心而遺之野乎乃叔世戰爭之秋天下果有奇士若商人也而存鄭九十老人也而力能出秦救以存魏處士也而滅烏丸土人也而止王宗侃使不復洩虜布衣也而起義以抗金亮下第進士

目錄

七

容臺集

也而以空頭勅徵兵五千解漕四諸州之危此其人皆倜儻負才萬不試而出一焉猶足以修國家之急又往往能逃之爵賞之外或物色之不可得何奇也諸士試按次其事而評之可乎宋范仲淹蘇洵蘇軾秦觀之建議皆急奇士不難越拘攣以搜巖穴然觀古將相大臣如裴度烏重胤則匪試之效矣而識者

猶有李元平劉秩之懼豈知人善任有未易言者與今方內久安人材靡於秦養謂宜有不測之察舉以收嶽嶽歷落穎脫絕倫之士而樂浪之役布衣輕俠稍一嘗指乃天下之責四面至矣明詔方逮治之以正欺紿之罪豈不當哉雖然懲於若輩而謂仲淹蘇洵諸子之論亦可一切廢者否也茲欲使真偽區分

目錄

七

容臺集

羣策畢舉操何術而可

募緣疏

積慶寺建禪堂疏

玄墓造殿疏

古杏募緣疏

上海縣龍華寺建藏經閣疏

建石殿疏

重修積慶寺募緣疏

重修新橋募緣疏

飯僧疏

化佛燈疏 募齋疏

為劉居士題疏

題古潭疏

重建虎丘禪寺募緣疏

銘

原心亭銘 館課

容臺集

目錄

十六

犀角銘 為王圭叔觀察
附復書

天然几銘

誥

二十八宿寶硯諦

像贊

定光佛像贊

大士像贊

十六羅漢像贊

佛贊

達磨像贊

飛霞大仙像贊

希夷像贊

緱山王太史像贊

奉常沈日峯像贊

馮少墟像贊

施奕之像贊

容臺集

目錄

十九

守溪陸隱君像贊

陳九餘像贊

馮忠襄公像贊

海道人像贊

覺虛師像贊

題延生像贊

夜臺禪師像贊

諸德祖像贊

得岸杲公小像贊

沈華齋居士像贊

周虞卿小像贊

盧原甫像贊

題蔡道寅小像贊

環溪居士像贊

塵隱居士像贊

周公美像贊

容臺集

目錄

吳江村像贊

施沛然像贊

沈海情像贊

澄源上人像贊

孫儀齋像贊

丁南羽像贊

喬方伯像贊

劉松野像贊

夏有之文學像贊

吳周生像贊

姚五山像贊

潘泰鴻像贊

卷之八

墓誌銘

封簡討少微許公墓誌銘

封少司馬吳來儀公墓誌銘

容臺集

目錄

黎平府知府葛川喻公偕配王恭人張恭

人合葬墓誌銘

中書舍人許玄祐墓誌銘

別駕澄源潘公墓誌銘

沈高士公路墓誌銘

程柳汀隱君墓誌銘

王隱君墓誌銘

太學墨林項公墓誌銘

徐豫菴隱君暨配王孺人合葬墓誌銘	處士宇溪陸公暨配張孺人合葬墓誌銘	龍安府照磨怡泉許公元配沈孺人墓誌銘	許伯上配鮑太孺人墓誌銘	王母季太恭人墓誌銘	祝母陳孺人墓誌銘	太學侯庵何公元配馬孺人墓誌銘	目錄	劉母吳孺人墓誌銘	卷之九	墓表	通奉大夫正治尹光祿寺卿周公墓表	侯太公墓表	憲副中涵吳公墓表	廷貢崎艇姚公墓表
-----------------	------------------	-------------------	-------------	-----------	----------	----------------	----	----------	-----	----	-----------------	-------	----------	----------

大司馬馮忠襄公墓表	太學澹庵吳君墓表	少祭太玄沈公墓表	神道碑	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西泉王公暨配高夫人神道碑	誄	參知顯齋劉公誄 有序	目錄	行狀	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贈尚書柳所唐公行狀	吳母封安人衛太君行狀	祭文	祭陸君策孝廉文	祭吳澈如年丈文	祭幼海侄少宗伯文
-----------	----------	----------	-----	-----------------------	---	------------	----	----	----------------------------	------------	----	---------	---------	----------

祭馮孝廉慎餘文

祭潘文學六潤文

祭原道五任文

祭顧太史學海文代

係男 延編次

容臺集

目錄

三

容臺文集目錄終

容臺文集卷之一

華亭董其昌著

家孫庭樞

序

本草綱目序

容臺集

卷一

一 金華書院

郡國立醫學祀三皇神農黃帝是皆有當於醫庖
 義氏則未有知其繇來者也吾聞五帝之書謂之
 三墳三墳言大道也道莫大於易近取諸身則為
 素問遠取諸物則為本草蓋說卦所謂於木為堅
 多心科上稿者即本草之鼻祖也且夫藥不過五
 行五行之變為五色為五味為五氣為五性為五
 用而五者之變不可勝窮聖人以卦氣得五行之
 情故曰一日嘗七十毒者此物此志也神膏傳療
 靈丸療疾非常之事聖人不貴一毒妄攻五兵莫
 慘傷生之事聖人慎之慎之必自身始聖人亦人
 耳如以其腹為膏路必歿之域以徠世名之為神
 愚莫甚焉豈足信哉知禹之言神也以九疇治水

則知農之言神也以八象嘗藥審矣陶隱居深於醫乃語上古聖人方藥主治以識識相因夫不以腹井而以識井相去幾何哉亦未為篤論也秦燔六經惟易附於醫士以不廢故曰執之皆術不執皆道謂本草為神農氏之易可也厥初藥分三品以三百六十五種應周天之數自漢以後代有增益為圖為註為音義事類者凡數十家至近世漸州李某悉加結集又以經史稗官之書廣引曲証

卷一

序

二

關下

凡四十卷可謂勤且博矣會西蜀陳文獻公請修一代正史有詔求天下遺書厥子文學某進之天子為報聞書藏文淵閣時方擬撰方伎傳丁酉三殿災史事中輟其副本一鏤於江右楚方伯四明薛公曰此楚人之有也不當楚人得之乎遂校讐繕寫以餞金剗剗薛公以內舉去三山楊公繼為左轄寔終其事書成屬余序之余嘗驅車楚之

隋州過廬山見有神農祠則又大醫王之自出又讀張文潛明道雜志云蘄州龐安時隨症聚方輒有神驗乃知醫統故在楚楚又著於蘄矣然神農之佐有桐君雷公所著書已湮滅不傳而龐安時惟傷寒一論傳於世又未嘗進御為君父之効今讀李君綱目而古今之醫有所總幸焉且藏之天府行之四方而薛楊二公相繼表章以壽筵者壽海內不可謂不遇矣李君有子為循令以明經起

卷一

序

之言也哉

劉向說苑序 館課

西漢之著書者自陸賈以下凡六家而卯金子居其二淮南王安則有鴻烈解中壘校尉向則有說苑新書云淮南之書假說超忽世所稱挾風霜飲沈澁者蓋文士多沈酣焉而向之說苑二十篇網羅舊聞應規入矩似非好奇者所急也茲願刻說苑何也曰向之此書其合於立言之指者有三而文詞之爾雅不與焉禪用一也述聖一也獻諫一

序

卷一

四

也有一於此皆可傳也矧兼至焉者乎夫諸稱公輸子巧於爲舟車而拙於爲木斲以非所常御也顧長康易於貌神鬼而難於貌狗馬以衆所習見也向之說苑自君道臣術迄於修文返質其標章持論鑿鑿民經皆有益天下國家而非雕磨鏤空縱談六合之外以動觀聽者是爲禪用可傳也漢承秦後師異道人異學自仲舒始有大一統之說然世猶未知宗趣向之此書雖未盡沈戰國餘習

大都主齊魯論家語而稍附雜以諸子不至逐流

而忘委是以獨列於儒家是爲述聖可傳也元成

間中官外戚株連用事向引宗臣大義身撓謗吻

傾所謂三獨夫者其憂社稷懷忠不效又進說苑

以見志吾讀其正諫一篇蓋論昌陵論外戚封事

之餘音若縷焉是爲獻諫可傳也此三者鴻烈有

之乎豈惟鴻烈陸大夫有向之麗而無其實賈太

傅有向之辨而無其識董江都有向之醇而無其

序

卷一

五

達楊子雲有向之詣而無其節知言者必能折衷

矣或曰史載子政自言得淮南王枕中祕書以黃

金不成獲罪則好鴻烈者宜莫如何故曾子固譏

其言不深純是不然夫子政固少好淮南書者及

其義甘不調齟齬憂患之偏嘗而學術意見已一

變矣管師河東文師國語而非國語會南豐文師

子政而詆子政文人反攻固耳可盡信哉

八大家集序 館課

文之有家尚矣。六籍以降，作者代興，至班固藝文志，始詮別流類，爲儒家、道家、名家、法家、縱橫、農、雜家，彼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瓊瑋俶詭，卽立堂室，總之所謂家也。乃遠議之士，上下千載，文章之變，欲罷黜百家，而獨有當於唐宋八子者，曰爲大家而行之，何居重經術也。楊子雲不云乎，六經爲羣言之郭，而劉勰文品首揭宗經，經之於文也，祖也。

卷一

六

譬之家然有族有祖，而後支分派列，或以官或以地，有亢厥宗者，爲大家，若箴銘賦頌祖之詩者也。序記奏疏祖之書者也，爲文者，卒未有釋此而可訓者也。夫八家者，材人人殊，乃其淵源所漸，則皆宗經者已。昌黎平淮西碑，說者稱其序似昔詞，似詩，而子厚明允，生平編籍，見於與韋中立、田樞密之書，若王介甫之新經字說，曾子固之洪範解，歐陽永叔之童子問，二蘇之易傳古史，不謂之本原。

六經不可也。故其蘊釀也厚，其鎔裁也雅，其造義

也深，其於三代之典型，猶有存者，而世不得以意廢之。蓋文之有本者如此，明興洪永之間，猶知宗尚，做蘇家則有若方遜志，做歐會家則有若楊東里諸集，可攷也。自德靖而後，士務速化，好鈞奇，於是置經術弗問，而取秦漢諸子之文，句比字儗，以相色澤，曰是可超唐宋之乘，吁，吾不知此八家者，其力固不能爾邪，抑其能之而薄不爲耶。且所爲

卷一

七

罷斥諸子者，爲其畔於經也，畔於經矣，而瓊瑋俶詭，自立堂室，則猶之有家也。若襲秦漢諸子之辭，而寄其門廡之下，是乃嚮者江左西崑之習，而韓歐數公所奴僕命之者矣。何以家爲，故特按八大家集，授制廟氏，俾承學者，知通經學古之指焉。

蘇黃題跋序

蘇門四友惟山谷學不純師東坡事之隱然敵國文章氣節之外飛行精潔平生舉過比於露坐科頭者抵小艷詞耳此真東坡之所畏也其爲文倣蘭亭叙題跋書畫寥落短篇出於劉義慶世說雖偏師取奇皆超出情量動中肯綮而廣川之藻長磨之博顧不無遜席焉亦得披公薰染力耳當宣和時黨禁蘇黃及其翰墨凡書畫有兩公題跋者

寥臺集

卷一

八

以爲不祥之物裁割都盡乃以進御蓋論世者與嗟焉豈知五百年後小璣片玉盡享運城如侍御楊公哀成此集也耶山谷嘗爲子弟言士生於世可百不爲惟不可俗俗便不可醫也臨大節而不可奪者不俗也宋人之以爲不祥也俗也侍御公之結集也醫俗也世有不俗者定不作書畫觀矣

合刻羅文莊公集序

成弘間師無異道士無異學程朱之書立於掌故稱大一統而修詞之家墨守歐曾平平爾時文之變而師古也自北地始也理學之變而師心也自東越始也北地猶寡和而東越挾助名地望以重其一家之言濂洛考亭幾爲搖撼乃太宰羅文莊先生獨折之曰禪蓋先生東髮登朝即以扶世

寥臺集

卷一

九

見所謂清淨法身者乃知無善無惡之旨暴興詩之東漢書之恒性辨在毫芒灼然不亂此因知錄之所爲作也嗟乎拯溺者不赴水揀焚者不蹈火懼其入而不能出也使先生入而不能出則亦慈湖橫浦之續矣有心哉先生之衛道乎昔楊子雲著書若法言訓纂酒箴騷賦皆麗以則闕以肆而其所自喜者惟太玄然玄學不大顯而世所傳者乃其所悔爲雕蟲小道者也先生居承明著作之

庭薄文人不爲、而大雅之音、春容平淡、記序之文、
瞻而有體、銘贊之文、質而不夸、奏對之文、謙而不
激、而書牘二卷、所與諸君子論難往復、尤輔語錄
而行、所謂有德之言、造道之言、並立而雙美者也、
先生且追洙泗而翼之、何敞敞焉規摹秦漢哉、
神祖朝、有以先生從祀請者、疏留中不報、方今
主上營精理道、竊竊真儒、講幄侍臣、有推崇先正
之緒言、以資啓沃者、曠典若有待矣、先生之曾孫
已也、僭爲序之、

卷一

序

十

重刻王文莊公集序

王文莊公仕於弘正之朝、是時海內談道者、東越
未出、談藝者、北地未著、自楊文貞而下、皆以歐曾
爲範、所謂治世之文、正始之音也、文莊公崛起天
地之中、循習先民之矩、其詩文以自得爲宗、自然
爲趣、其才無所不騁、而馭之以法、不爲戰國之縱
橫、其學無所不闢、而束之以裁、不爲六朝之雕繪、
於境無所不收、而以情附境、不爲莊列之虛低、於
情無所不摹、而以禮定情、不爲屈宋之怨謔、蓋事
爾泛應、不離典型、寂寥短篇、各標閎鉅、若入清廟
所見、無非法物、若騷廣陌、所踐無非坦途、奚以句
比字櫛、用非聖之書、氣盡語竭、逞無窮之辨爲哉、
試取其合作、置諸廬陵南豐兩先生集中、曾可區
別否、公有言、古來文人持論、但以自快其臆、不必
合於當日之事情、評臣之獻納、苟出於植黨沽名、
則有涸國是而不恤者、蓋百年之前、已洞見其端、

卷一

序

十一

而今始驗也。非淵識不至此。嗟乎當德靖以來作
者如林。以師心擬古。上說下教。正始之文。幾於暑
之裘。冬之葛。鮮有過而問者。功成不君。公亦何能
自異。及夫模擬之力已窮。千秋之論未定。而後人
人知循其本。則公之文始懸衡天下。神明再還。日
月重朗。是集也。蓋詞場之赤幟。非王氏一家之天
球已也。公之孫王大夫。較讐授梨。張皇貽厥。紹關
德言。公侯之後。必復其始。世家之寶祖視者。吾必
以大夫爲冠冕矣。

卷一

序

三

馮少墟集序

在昔己丑之歲。庶常吉士二十有二人。

天子命少宗伯田公爲之師。而金陵焦弱侯。以理
學鼎門爲領袖。是時同儕多壯年盛氣。不甚省弱
侯語。惟會稽陶周望。好禪理。長安馮仲好。好聖學。
時與弱侯相激揚。仲好冷面骨人也。嘗端居晏坐。
茹淡寡交。文字之飲。鮮所徵逐。吾黨愛周望之簡
易。而憚仲好之矜莊。不敢以狎進。私戲之曰。此食
生豬肉者。謂其有意於兩廡之間也。余旣以請急
歸。越歲還。朝遇南昌劉幼安於淮陰。爲仲好五
岳方寸也。曰。三秦大邦。仲好修士。且閣試之甲乙。
不在人後。而有上下其間者。竟得西臺。何也。余曰。
子休矣。謂石渠東觀足滿仲好志耶。居久之。仲好
詔屏逐諸賢者。而仲好亦坐廢。且二十年矣。仲好
無幾微牢騷不平之氣。而益湛思於學脉。蓋寤寐
沫泗。折衷濂洛。雖一粟承於先儒。而獨證獨躬。什

爲一家之書。今所刻語錄、紀私尺牘、詩誦、雜著、十餘萬言是已。異時講學先生、微言不乏、而徵信或希。仲好獨以躬行爲務。學者觀其訓應、取與細微之際、無不心折。故翁然宗之曰：關西夫子而朝士想聞其風、時以入告、冀備細旃之聽。夫康齋以布衣召見、文清以陳臬爰立、坐論之任、豈復借資於官秩、而況仲好固文學侍從之臣乎哉。吾以仲好卜世道矣。余廻環參究全集宗旨、若有悟入、而

卷一

序

主

諸序者、業先之不復麗贅、獨以諸君子所見者、江漢吞天浴日之後、而余所見者、岷嶓發源、置觴之初、蓋仲好學爲聖人之志、定於庶常時、而今之充實光輝、不離本來色相也。崔侍御六千里外、屬余爲序、余既幸附不朽、又以慨周望、幼安皆不及觀也。嗟乎士固有百不爲多、一不爲少、吾已丑同、餘得仲好足稱盛矣。

皇華集序

在昔

穆廟隆慶元年歲丁卯、吾師太傅許文穆公時以翰林簡討、奉使朝鮮、賜一品服、乘四望車、玉山映照、綵筆縱橫、彼邦驚嘆、謂天際其人、片紙隻字、珍若瓊寶、及公之行、貢球稱幣、修郊饌禮、如故事、公一切謝遣、鮮人尤嘆服。作亭顏之曰：卻金紀盛、美昭示世世、永勿緩也。又五十八載爲今

卷一

序

主

皇帝天啓四年、歲在甲子、公之幼子立禮復以中書舍人、奉使覲彼邦、請封情事、於時遠左滄海、舍人雖得與、無所用之、乃絕海而渡、問關、是宮殿、駭浪驚濤、幾兩月而達、鮮之父老、遂見五十年前天使者、噴噴快覩、如文穆再來也。舍人還、貢球稱幣、郊饌甚謹、舍人指卻金、而謝遣之、惟是彼邦所錄皇華集一冊、再拜登受、歸而視不佞、昌曰：立禮生三歲而失怙、不省先公音容何狀、既展讀此

集若傳神照。若開生面。即海外君長奉為珍寶。況
吾許氏子孫乎。方當刻真家廟。不可以無記。蓋
余嘗走新安。吊文穆公之墓。文穆諸子皆如寒蟬。
無厚業。惟清白忠孝之遺。獨厚。而舍人尤以白
眉著。且產買使尉佗。橐中裝至千金。不以傷廉。議
舍人再世再御金。今絕域知。聖朝有投珠抵璧
之臣。真不辱命者。至條上方畧。木聚山川。著壽石

卷一

序

夫

天子下詔褒美。天官氏紀錄。當有不次之權。與
張博望言多鑿空者。豈可同論也。文穆公之家教
世澤。得此集而益彰。而舍人之恢弘遺緒。不愧於
李贊皇。范忠宣者。端在是矣。敢識之末簡。

石居士詩選序

石居士詩選者。今大中丞楚陽石公作也。古不有
開府詩乎。乃稱居士。蓋海內之知石居士久矣。公
始為二千石守長。以強直失當途驛。中丞臺以乘
壻而攻。無弗勝者。竟奪於清議。昨舌自免去。當是
時。公一似披裘翁。此一居士也。公既自吳郡移守
會稽。銓宰念淮。饒為天下膏腴處。不有修士。誰酌
食泉。於是公以憲職領饒使。會有監司以苛禮裁

卷一

序

七

公不為屈。趣解印歸。當是時。一似柴桑翁。又一居
士也。公歸而草衣木食。大忘人世。臺察守相。干旄
踵門。罕所容接。惟以古道素風。為鄉閭表。當是時。
一似遼東皂帽。又一居士也。公沉冥踰一紀。澤修
閔一世。以有此居士。譬之喬木焉。封植護持。自拱
把。以至於參天。大不易矣。而奚以崇。應者。重公之
詩乎。公結髮稱詩。以唐為範。其論本朝詩。以高楊
張徐為正始。雖與七子同世。未嘗有所附麗。今讀

其古風近體五七言諸什、氣骨蒼勁、格律沉雄、往往規摹少陵、即濫為變體、亦在昌黎樊川間、乃其主盟風雅、惟是有絕俗之識、試舉其槩如林泉之作、歌衡泌而適考槃、故其恒也、自公為之、則目營四海、心洞九流、非名人貞士、不以懷、非存教維風、不以紀、一字陽秋、亦詩亦史、斯已越矣、塞垣之作、宜電威靈、鋪張功實、故其恒也、自公為之、則著筆廟筭、米聚山川、憫征戍之苦辛、憤犁庭之汗漫、蓋其原出於采薇杖柱、而前後出塞之什、成於主帥之手、抑又奇矣、要以詩品如此、自可無翼而飛、馭行宇宙、即一丘一壑、且方駕襄陽、况清德蓋世、助猷炳焉、若為之輦輓乎、此之謂不朽已、公名位逾進、文魄逾強、取於世者甚寡、而斟酌於古人者甚博、是編而後、未見其止、錫以嘉名、必曰居士後集、公之故吾在是、知其無以易之矣。

卷一

序

方

方象甫汝上集序

汝上集者、方象甫守汝時、所著詩若古文也、象甫不啻刺黃牛、獨稱汝何也、凡象甫有所撰造、率取吏治之餘、冀之堅、汝之取也、始象甫舉孝廉、嘗恨不得決去、經生之藩、而一意千秋之業、既解褐、意且怒而飛矣、然象甫不敢易冀曰、吾

天子之操煩吏也、詞客也、與哉、若之何以挾策者、亡羊也、筮仕者、以吏為師、以律令為春秋、以案牘

卷一

序

方

為史籍、吾何得獨異、當是時、象甫篇什用希、意有所至、而愛有所遺也、及且補官為汝、直游於治之矣、州將視事三月、老掾吏抱疑牘、嘗之一、再不效、欺紿意銷於、是訟堂間然、翰墨間作、耆舊傳可續也、山水經可廣也、行春有負俗之篇、懷人有招隱之賦、平二劉之故壘、訪空同之遺迹、嚮所謂一意千秋業者、至汝乃得之、而其工力之深、意度之曠、雕刻萬象、陶鑄往哲、微獨臨汝之政、天下高等、方

駕西京。乃其撰造亦兩司馬間矣。夫州縣勞人臨
汝劇郡。他刺史戴星出入。懼不瞻舉。何問風雅耶。
附閣賦詩。如簡書何。無論不得如象甫工也。象甫
信自才。抑可謂知務矣。在昔漢之盛。其大夫能賦
者。惟遼東河內傳耳。猶有不列於循良所學所用。
各有當也。間者天下之細至密矣。以繩文吏。有過
無不及焉。見謂此屬。流連景光。厭薄簿領。無與百
姓之急。自象甫之集行。而課功實者。乃今絕嘗於

象臺集

卷一

序

文人乎。象甫入爲司馬。卽憂遘思職。日夜討石畫
裏廟算。西人旣已就馘。而東征將士。復伸威真番。
樂浪之外。夫韓之碑。柳之雅。司馬子長之朝鮮叙。
傳於以紀成功。而師後事者。是在象甫。而象甫茲
未暇也。且以汝上集求之。

參知陳公遺集序

國子博士陳公應。召行有日矣。手詩若文。一編
以視余。曰此先君子之遺集也。先君子仕於
肅皇之朝。爲名御史。

神祖時江陵相。奪情議起。臺諫列名以請。舉朝不
與者二人。先君子與焉。以是中考功法。江陵敗。凡
抗疏受譴者。皆復故官。尋有不次之擢。先君子恥
自列。不大有所表異。驟縣令。平進盤旋藩臬。所至

象臺集

卷一

序

有惠政。尸祝者不衰。以參知引退。樂志著書。覃思
雅道。五十年如一日也。生平爲詩。若文。隨手散去。
家藏所萃。十不得七。將授梨而傳諸世。子其爲我
敘之。余惟撰造之事。非名心其厲者。不能鉤深抽
秘。極其才情之所如。又非名心甚恬者。不能馳域
外之觀。而俟千秋之鑒。先生盛年力古。專精靡他。
而實際闢然。知希爲貴。彼如近世詞家。一吟一咏。
輒自標置。若建鼓招搖。而博一時之聲譽者。於先

生何遠也。語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且夫作何厚之意，如汲大夫而不以氣節名，脩百姓之急，如朱桐鄉而不以循卓名。若此者，不謂先生之恬不可，不謂先生之文亦不可也。文人剝心雕腎，挾造化之精，類鮮遐筭。李杜韓柳是已。惟白香山在九老中年及八十，章蘇州經歷三唐，幾及百歲。今先生所享大年，居兩公伯仲間，而其詩品之蒼澹，文章之真率，與兩公方駕而馳，不知誰當讓席者。此又

卷一

序

五

公之取於世者妙。而天以期願成，公不朽之盛事也。可以傳矣。國子先生司鐸，吾庠諄諄以育材爲務，所得奉入以潛百年久，於之泮水，旣已隔發，又採形家言，崇臺傑閣，悉還舊觀。此方士子之去思，猶靖江士民之祠先生也。先生嘗令靖江云。

刑子愿法帖序

余爲庶常時，館師田公宗伯病且劇，同館議以一人行者，余爲請，悉卒成。卅劍之遊，子愿太僕曾爲近體一章，推余意氣論交，自此始已。余出春明過德平，子愿馳百里，觴余張太學之第。此地不乏官觴，今日乃仙人過耳。余旣又臥山中，而馮元成時以小草往來燕齊，得與子愿談對，兩君皆作王君詠，謂李本寧、王百穀、馮元成、子愿與余也。余愧不能當，未有和歌。子愿亦復千古，今王司封結集其書，刻成五卷，見寄且所取惟晚年行押尺牘，不矜莊而自令者，尤爲具眼。夫子雲之玄，待知異世林宗之鑒，直取神情，豈特翰墨之林。段奇事耶？子愿書名滿海內，非授梨致石之難，惟是自謂人好者，若水乳和合，莫爲拈出耳。得司封此舉，如子愿復生，俾余聞廣陵舊曲，真翰墨中一段奇事。亦非直翰墨林中的一段奇事也。嗟嘆不足，吾此以附。

卷一

序

五

超然堂葉序

曩余讀書偶李孫簡肅公猶在縣車余耻爲游人不負奉函丈乃吾鄉葉黃門爲余言孫公天下長者其他懿行其備抑其謙世無與比蓋觀公之一體云而公有子孝廉君自稱謙所則所謂或得其骨或得其髓者矣已而更和超然子昔之謙今之超將無同乎左太冲曰鬱鬱淵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資陰此百尺條地勢使之然繇來非

卷一

序

五

一朝而柳氏家訓以奕世席寵爲可畏曾不如草門圭竇足自見其所長者盛滿之難持如此君簡肅有子孝友入爲書地而蹈魚魚雅雅無衡氣無傾心庶幾萬石之有慶建太丘之有二方哉乃其砥礪行業攻苦食淡有寒峻所不能望者故經明獲雋物望益起大楊漢南之博雅近世鮮儔猶爲家世所掩以君方之懸矣在易之言謙曰利用征伐天之道其猶張弓乎君之謙也於是乎能超矣

君自以世受國恩志在報主非肥遯林藪厭棄纓

綬而一切逃之人外者至其輟業以廢蓼莪故耳余嘗謂丹朱之傲不必如朱世而德當繇輕世肆志不肯以天下爲桎梏想當洗耳赴淵之流有此學術而濫觴於莊生橫決於嵇阮遂以風流放誕爲事迹於超而失之莫斯爲其何則不謙故也舜之慎徽禹之克儉尼父贊之曰巍巍乎則超矣君之超然以此請以質諸君之子弘範以爲得乃翁

卷一

序

五

心事否

青藜館詩集序

唐以詩取士而詩無當於名公卿何則凡詩之工必顧意一行不他遷業與之相終始而後成一家故窮而工則爲孟浩然杜甫而不必以詩日其身也貴而工則爲宋之間王維而不必以詩重其人也蓋終唐世而稱名公卿者贊以謙泌以智三百年無幾而曾不能以短篇隻語挂於間氣英靈諸談藝之口而曲江庶幾焉其相業固與姚宋而其

卷一

序

五

詩名亦伯仲儲王矣抑何寥寥也夫爲名公卿則無所事詩即爲詩而今窮工者能傲之以不專於全才何有耶明興尊尚經術而不以詩程士惟文學侍從之臣以之爲本業然非有興慶龍池之賡歌明河輕烟之寵異如唐者其迫而後應不過中書省試已耳春明送別已耳皇華紀行已耳且也其官漸貴其去詩漸遠石室編摩則又遠代言視草則又遠講幄橫經則又遠至於學士春卿酒

色天子禮樂之事至繁且鉅當是時而欲與詞人墨客腐毫刻燭爭長於四聲五字之間豈惟不暇已耶許西金齒竟以窮工懷麓鈴山遂成絕響離合之故與唐一揆矣君子有遺憾焉少宗伯劉衡野先生以其才與學冠冕詞林周踐清途二十餘載高文大冊播於四方忠言嘉謨動昆廟杜戊戌春首倡伏闕之議請立東宮

天子雖下

詔切責以此知中外心率奉

卷一

序

五

宸斷成羽翼功而先生在南宮所條上諸疏皆凝然獨立不茹不吐爲舉小側目世咸以敬與長源歸先生先生雖歸海內比之惠州衡山而以出處爲世輕重若無敢以詩人詞客求先生者先生乃未嘗一日而廢詩沈酣六代兩相三唐色澤高華興寄蕭遠內無淵思外無遺象其伯子哀集所錄青藜館集者雖不見先生之全裁要皆極其才情之所詣以窮詩家之變故謂先生爲是清摩詰而

不得謂先生爲敬與長源而亦不得謂先生以人
地重其詩而不得謂先生以文章功業重其詩而
亦不得其曲江之流乎自先生之集行而唐以來
名公卿所爲媿色於詩窮之士者此堪吐氣矣先
生嘗自言楊子雲薄雕蟲不爲而美新文何與吾
家中墨外戚封事故自署其館曰青紫將尚友於
古之三益而余比於曲江諸君子者借唐論詩也

卷一

序

天

江西鄉試錄序

臣惟 國家之求士可爲勤矣而 累朝功令至

皇上乃始大備先時郡國諸生錄於膠庠者嘗以

二十餘年得觀辟雍之盛蓋髮種種短矣

皇上採禮官議有非時之貢著爲今世世守之先

時 國家有大慶典若 皇子生 東宮 冊立

間一廣舉額以示特恩

皇上采成均議兩京益二十五人著爲今世世守

卷一

序

堂

之先時今京朝官典省試蓋其慎也一再舉行旋
即報罷

皇上采科臣議一如兩京成事者爲今世世守之

此三者議如聚訟蓋亦有言不便者矣悉格不行

且

皇上神明獨斷百司建白非盡得請也傾議及密

興無弗奉 俞旨者額俊右文之意懃懃懇懇其

休甚厚豈不干載盛際哉夫 國家之法以簡爲

功以繁爲病。以紛更爲擾。惟是興賢選士。自疎而密。遇變則通。其才輩出。靡不繇此。鄉比之制。累朝更定。至

皇上大備。而又自今歲始。今歲其得士乎。願臣何能爲役。臣東海孤生也。遭

上拔擢。替筆史館。

皇上視朝。臣承乏傳冊。

皇上御講幄。臣承乏橫經。五年所矣。

客臺集

卷一

序

皇上居嚴處深。臣未嘗得一陪法從。惟索長安米是愧。若藉衡文以報萬一。斯臣殫竭駑鈍之日也。其敢弗勉。臣自少時。臣父授以江西諸君子之書。往歲奉命封藩吉府。出豫章之境。問所爲走廬陵。南豐道者。皆與王程不屬。未繇涉其山川。瞻拜祠下。有遠想慨然耳。若諸士之於歐曾。猶水木之有本源。雲仍之有譜牒也。彼其操觚命牘者。夫非二先生之緒言餘韻也耶。臣得受而縱讀之。錄

其尤雅馴者上諸天府。即神理縣縣典刑不泥於生平尚友之懷甚愜。其又何敢不勉。在昔歲茂子司衡江右者。臣之房考也。茲役也。江右人士。意且厚望。臣曰。夫夫也。其知人得士。能不悅師門否乎。臣又何敢不勉。雖然。臣所勉竭駑鈍者。校文耳。而臣寔不習於文。臣之所習者。應主司者也。非身爲主司者也。主司而知文。即取之帖括。與取之德行道藝。無以異。蓋韓昌黎舉歐陽詹曰。讀其書。知於孝最隆也。文信國對策。王應麟知貢舉。詩之曰。忠肝貫金石。古誼列龜鑑。此皆遺其皮膚。得其骨髓。有神者。告之。較常度遠矣。臣實安能而幾以甄識真才。致在三之義乎。乃臣有以信之諸士者。夫士不自負。然後能不負君親。不負君親。然後能不負朋友。砥節礪名。府宏任鉅。士自得之。其聲光及舉主者。皆其餘也。士寧愛其餘。不借臣以知人知文之譽。而本末俱喪。徒困臣以所不能。非友誼

所有臣可幸無罪矣。此鄉先正若楊文貞以布衣起爲名相。况蘇州以掾史起爲名臣。彼不階賢科。聲實踔絕。豈其取士功令十倍草昧而得才遜焉者。又安事取累朝科指紛更之爲。諸士亦勉乎哉。

卷一

序

素

素雯齋集序

昌黎論文謂王公大人非性能而好者不易以爲是何言與。前代無論矣。近世若北地關中規摹左史毗陵晉江步武歐曾作者如林。是不一族豈必窮而工哉。何性能而好者之衆也。原夫撰造之事以經國爲用以涉境爲功。玄圭乘載禹貢是陳赤恩秉成周官用作。五方諸俗每待輶軒之求。披府圖書。豈但閉門之造。誠江山爲助。或朋簪勝讀。故有一行塞垣骨力遂老。既遊劍外。繩削不煩者。此其徵矣。素雯齋集者憲大夫福生吳公之所著也。公雋才天授。與學人師。阜比多問字之賓。通都傳殺青之業。有日矣。迨乎平進王塗郎潛民部盡發金版仰佐玉鉉。紆衡而談世務。矢筆而進嘉猷。構雕龍炙轂之詞。折弘羊鹽筴之議。且請蠲左藏以恤東垂。於時羽檄交馳。公亦祝庖兼應。令嚴先甲。野絕呼庚。後事爲師前籌必驗。覺狼居胥之可封。

而十六衛之可復也。至督餉雲中、纂雲紀四卷、考經按傳、援古證今、察九塞夷落之情、抒帝王萬全之策、讀其書、老馬皆可識途、用其謀、天狼不難坐剪、非夫膏肓之砭石、儉歲之柏梁哉。吾嘗謂博綜之士、弗列於藝苑者、束於才也。入理之談、弗艷於詞家者、繇於體也。公腹笥淵淳、筆鋒電掣、自子史空玄之學、莫不觀其會通、精於擬議、攻其堅而不攻其瑕、用其新而不用其故、立一義、則連環遞解、搜一隱、則華表先愁、如水也、因地而異形、如雪也、值物而賦象、故夫騷賦古律之什、箴銘記序之文、皆得心應手、仗境生情、體齊梁之綺靡、兼燕趙之悲壯、東南之美、盡在是矣。聞公之試宏詞科也、偶以魯魚之誤、缺然金馬之酬、當事者至今惜之。然助款日盛、名位日隆、問歷日多、溫醲日厚、藏山之副、未見其止、駟耳馳於天廐、步驟益閑、黃流薦於明堂、符采倍耀、纈素雲而行者、吾不知其所變化。

矣、不佞昌、二紀還朝、三都卒業、感足音之再聆、默至美之不備、聊弁之簡端、試以質之知言者。

陶白齋稿序

陶白齋稿者、余友章公觀、行卷中之什一、其弟子敬所、手錄而授梓者也、何以曰陶白齋者、公觀生平、雅慕彭澤香山兩公、故顏其齋以見志、即稿中一片瓣香白傳、六時頂禮柴桑是已、余往同馮咸甫輩、結社齋中、晨集講經生菰、各披貧訖、即篝燈限韵、人賦詩幾章、每夜分、狂飲狂歌、輒抵掌曰、此非少陵耶、此非長庚耶、此非摩詰耶、迺公觀耆袂

卷一

序

卷一

起曰、我何如彭澤、何如香山、其弟子敬、迺從旁脫跡曰、玄宰得當少陵之骨、咸甫得當長庚之韻、我長公、其季孟之間乎、而不佞、亦何如孟襄陽、爾時、俱少年負意氣、不相下、勝浮慕古人、謬自譽、詎人且側目呼爲狂生、而公觀負時名、年稍長、執牛耳而盟吾黨、吾黨兄事之、呼吾黨曰、狂生、庶幾尚友古人哉、母第若而兄、董董希陶白兩先生爾也、公觀且先吾黨前茅矣、會子敬、授梓成、而謂不佞

當有言、嗟夫、非不佞、何常有言、迺言吾黨二三知已、社中之蹤、來、通爾若夫公觀之詩、恬澹閒雅、類陶、曠達豪宕、類白、則俟知音者、若夫公觀神情、類兩公、而色澤象貌、有不必盡類兩公者、則亦俟知音者、毋謂吾黨二三知己、汗私所好、猶然少年時、陽浮慕古人、而謬自譽、詎爾也、

卷一

序

卷一

何士抑居廬集序

吾友何士抑居父喪其謹嘗曰漢原涉有云先人墳墓儉約非孝也乃大治家舍於鳳凰山之麓賓客會葬如雲馬蹄地悲鳴不得前松栢揪梧儼然林立蓋士抑之產半性而哀思終無窮每當雲霧寒月呼號墓頭不忍去間爲詩歌文詞以紆寫之而廢和應酬之章亦復不廢則居廬草是也自古喪言無文故東坡居喪謝賓客絕詩文臨翁亦以

卷一

序

卷一

爲知禮而實有不必爾者晉右軍諸帖半出於間病吊唁從哀戚中結法所謂涓涓老筆者其書稱垂至今古孝子白華之什三百篇不載束皙補之讀者終以未見逸詩爲恨則又何怪乎士抑之有居廬艸也余有傷弓之痛每置不忍讀即讀之亦不忍竟然而文詞辛酸聲氣悲婉如哀螢勞雁使人聞而泣下將無清歡之言難擬而愁苦之語易工耶雖然士抑發乎情止乎禮義蓋古孝子之遺

志也况其言爾雅韶麗卓然可傳余職史請授之樂官以次於白華逸篇之後

卷一

序

卷一

沈公路文集序

余往與陶周望論文人之病、惟達焉其、周望曰、阮公詠懷、何鬱鬱奇也、余曰、豈未見蘇門時什乎、晉人每謂使我有身後名、不如生前一杯酒、斯語也、用之功名之途、則大善、不可爲著作之林道也、彼潘陸沈謝者、流得一佳語、如下一敵國、商一穩字、如遇一導師、專似癡、莽似癡、多取似貪、不讓似怒、烈士殉名、與夸士死權等、不如是何、以傳不朽乎、

卷一

序

甲

蓋周望恬於進力於古、以余爲篤論、惜其無年、而玆又有慨於沈公路也、公路家承世美、才擅幼清、既游竹素之樊、亦涉園林之趣、性復惓介、深居簡出、不爲大人游、不懸高門簿、其於稱詩、直酬風好、何恃尊生、而廣心浩大、不遺餘力、纏綿險韻、層累連篇、讀發百兩、箴盈九土、認認焉嘗慮日攝者之當吾前、而屠猪者之議吾後也、中歲善病、身名孰視、然藥裹與詩筒、維然並進、吐肝肺、燃斷髮、

不惟若癡、若癡若貪、若怒且兼、爲四愁、爲八苦、

而著作之興、迄不兼止、誰實迫之、堅守恒度、乃爾耶、籍令公路策足王塗、肝衡詞壘、將其道益廣、其氣益揚、送別懷人、不止眼前傳恨、登高吊古、不止封內山川、騁妍抽秘、著書滿家、當必有富於茲集者矣、斯文人之習氣、志士之深中、固乎穀似博雅、紹聞、結集授梨、傳之海內、俎豆於孫太白、王履吉之間、嗟乎公路生矣、

卷一

序

甲

芝山集序

芝山集者麗江世守生白木公之所著也。德靖間李何遘康、楊芑雅道、海內嚮風已東漸西被矣。未南暨也。自楊用修遠戍碧雞、張愈光鳴皋和鶴、滇洱諸侯有雪山公者起而應之、大曆典刑杜陵膏馥宛然肖也。時則翰墨之場進荒服而上國、化鬼方而神州、絲視染金視鑄、豈不信哉。三傳而爲生、而公承雪山之緒而益恢弘之、以忠勤報國、以止

容臺集

卷一

序

足提躬祖視可思書種方茂枕經藉史與寒峻爭勢抽秘騁妍即詞人寡和今其集具在張宗伯稱其清新俊逸澹宕精深周學士稱其觸景情生才高調雅庶幾鍾磬之定評玄晏之篤論矣乃余讀公集而更有異焉夫用修雖博綜四部而內典諸書取材猶儉李于麟自謂秦漢以後棄之若遺縱旁引三軌祇收綺語求如唐之梁補闕宋之蘇端明無有也其視公寒山和詩及偈頌僂語皆盤旋

了義飯向大衆作頻伽妙音具貝多本色且不廢小果不住無爲豈直文人慧業隱然開士宿根蓋樂則猶是也爲六鉢之天衣鑄則猶是也爲人變之法物有進於詩若文者矣宜其脫屣軒裳而獨游瑛瑣之表也麗江去吳萬里公閒關遣使以序見屬感交道之有贈數豪傑之無待聊書此以附簡史公之末簡云

容臺集

卷一

序

消渴集序

品詩者莫不翫靈運而高淵明、淵明之詠荊軻、一似爲謝客、即于房奮而伸連趾、談何容易、是向者魯勾踐所叱也、乃桃源託於避秦、義熙不書甲子、脉脉乎黍離之悲、過於秦庭哭、斯亦劍術之精者、已、澄江夏茂卿今之柴桑翁也、毘山之隱、四十餘年、太夫人在、不敢以身許人、固矣、太夫人以天年終、而夢莪銜痛、誓墓益堅、世莫能窺其際、迨夫大

卷一

序

雲

瑤扇、江左諸賢、曠昔所兄事茂卿、師事茂卿者、不能以身體髮膚、還之所受、而始知堅臥之孝、與鬼神合其吉凶、故以遺榮盡陶公、而以孺慕盡茂卿者、皆目睫論也、兩君子出處之際、一如閒雲、一如介石、一如連林之獨樹、一如在谷之幽蘭、而間有小異、不害爲善學者、博極羣書、窮探幽眇、而不必不求深解也、禮法自將、出言必雅、而不必辭歌、忽醉也、縑衣好篤、求友情敦、問奇之客日進、倒屣

之禮有加、而不必息交絕游也、萬卷可遺、良玉必琢、雍穆之範在躬、絃誦之聲在室、而不必五男任運也、藉令生同時、居同地、則把臂入林、不再屈指矣、史家獨行文苑傳、每不相兼、蓋忠孝名賢、踞百行之上游、見謂撰造亦細事、又或束於才情、困於物務、卽已遵途、未能登極、而茂卿性靈與目力足、訂千秋之業、專精靡他、美成在久、其文則可信、可傳、其詩則可興、可怨、忠盡之篇、南史筆楚臣些、

卷一

序

雲

勃恢奇、助宣名教、顏光祿之五君詠、杜少陵之八哀詩、皆在醞釀中、此可以知茂卿矣、集名消渴、試快讀數過、富有甘露醴泉、從舌本間溢出、不覺躁心之釋者、

詒美堂集序

昔劉邵人物志以平淡爲君德撰造之家有潛行
象妙之中獨立萬物之表者淡是也世之作有極
其才情之變可以無所不能而大雅平淡關乎神
明非名心薄而世味淺者終莫能近焉談何容易
出師二表表裏伊訓歸去來辭羽翼國風此皆無
門無運質任自然是之謂淡乃武侯之明志靖節
之養真者何物豈澄練之力乎六代之衰失其解

卷一

序

詒

矣大都人巧雖饒天真多覆官商雖叶衆黍或選
思涸故取續鳧之長膚滑故假靚粧之媚或氣盡
語竭如臨大敵而神不完或貪多務得如列市肆
而韻不遠烏觀所謂立言之君乎京兆耳劉祝先
生、覃精藝苑、垂四十年、方其壯歲登朝、爲時魯
幾、即依親子舍、衡泌棲遲、菽水之餘、翰墨間作
神皇帝、嘉其純孝、起之田間、游歷華要、即不必種
桑八百株、辭官八十日、而身立四虛、神遊八極、東

卷一

序

詒

山之志始終不渝故其撰造皆肖心而出即規摩
西京出入王謝兼詞人之長猶其利技惟是冲夷
其度蒼勁其骨遊乎自然之途而化其鋒裁之迹
則文品之最真者先生有焉近代名家此祕鮮觀
矣語曰窮則變變則通自隆萬以來歷下琅琊懸
衡天下橫詆前人幾無餘地滔滔末流且過其層
一二君子有意挽之乃盤盪之水不能起枯天之
波祇爲河伯所笑先生之集出而談藝者有所折
衷焉變之此爲時矣余且奉研削以從不自知其
才之盡也

睢陽人物志序

睢陽人物志者劉文學瓚所撰次也自元勳大臣至節婦爲凡例者十有九蓋本其祖參知公之緒而諮詢潤色積有歲年卒成未竟之志斯已勤矣殺青既竟以一帙視余屬弁其首憶余承乏史局西蜀陳文憲公疏修正史詔求遺書遺書大出而郡乘之可採者惟徐大宗伯學謨所修楚誌餘皆悠悠耳

卷一

序

要

神祖晚年臣下章奏十九雷中獨山陰貢士王應遵修誌兩疏皆下所司應遵待詔闕下即授中舍於一統志之外幾增過半會有實錄之役其議遂寢及余副春卿領總裁事海內書籍益復集於禮部發而觀之如大官之饌品味雖廣無當郵尉求如古之先賢志者舊傳足備金匱石室之旁搜者無幾也假令郡國所在有劉文學之善著書將錯綜人物彬炳玩味者在在睢陽豈非史家取材之

一快耶文學之言曰此邦名鉅盟帶礪而銘金石者世宜無不知惟是問巷布衣問幃簞屨苦一世而救行非九死以殉節有子將月旦之所不開士元風勵之所未收者吾是以表其微過於表其顯識其小過於識其大嗟乎文學之用心乃爾庶幾美人倫厚風俗之綱要也其所裨益寧史哉寧史哉

卷一

序

要

漕撫奏議序

宋時韓魏公名德之盛在希文永叔右而魏公自言生平未嘗以膽許人膽之爲言係思遠以前固未著也抑公之大勇蓋之浩氣非聖賢之膽乎遺大授艱非膽不任當機應變非膽不決建威銷萌非膽不振古社稷臣見理明造事審意所謂可即赴以全力遺寵辱忘讚毀獨往獨來獨斷獨行雖有榜里不及回智雖有鬼谷不及造次非夫骨剛

卷一

序

卷一

而氣完孰當此者乎今大司徒憲葵王公其人已公自爲儀曹郎已引義直諫力爭建儲不憚九死神祖鑒其精忠國本遂定天下壯之既繇卿寺領節鉞開幕府畿南文武具宜不名一器三輔重地屹焉長城會淮撫衛陽陳公予告歸公用廷推受特簡總漕事則七省將吏聞畿南之風烈索約束惟謹若李臨淮入子儀之軍旌旗一變蓋陳公之政用簡公之政用肅云是時淮北薦饑中使四出

加以遠師失律奸人生心飛芻糈徵兵航海有至難十倍往昔公觀其疾會屢上封章如請澄汰請蠲賑請寬宗獄請抑璫橫請復漕規請罷海運諸所條陳更僕不敷而與當事往復不難十反謂明主可以理喻善人能受盡言率直無婉率方無間爲洞關之門不爲旁出之竇爲離絃之矢不爲虞後之鏢爲九四之龍不爲兩端之鼠爲上殿之虎不爲轅下之駒雖批鱗齒馬足爲難端就盡

卷一

序

卷一

懲貪誰非怨府稍一顧瞻輒生回互公孤忠自信百慮皆祛竟收獲上信友之效有如魏公同世不以膽許公誰許哉吾聞

神祖時數以軍國重事 命九列大臣雜議於

廷既咸造相顧嘿然莫適先發此皆國之典刑明而習於事者豈汶汶無成算哉則寵辱讚毀柴其中而剛大之氣隱也繼自今所謂建必然之畫以破循默之陋者豈不在矣昔魏公命其子忠彥

集諫草七十篇、分爲三卷、曰庶幾彰吾君從諫之美、且爲後事師、公之銀奏議意亦如此

容臺集

卷一

序

榆林杜日章三教逸史序

榆林杜冠軍、自榆陽一再寓書於鄂、曰吾三教逸史也、多病息機、坐進此道矣、願子爲我精言之、余睹冠軍之多癖也、抑冠軍無乃非情語乎哉、夫達人所以覺世者、詞人未嘗通而問也、彼畢力窮年、嘔肝刻腎、片言輕詆、白刃相仇、亦大爲名所愚矣、雖然不朽盛事、以巧成、以愚入、使其名心一解、即五霸之所爭、猶傲然不屑於著述、何有焉、爲郭魯言者曰、詩賦小道也、爲苦縣言者曰、名與身孰親也、爲竺乾言者曰、綺語業也、各有所遺、則各有所立、所遺者能令人意盡、所立者能令人業遷、則晉之江左是已、逍遙往復、酬難百山、交許之玄大暢也、而潘陸之業中衰矣、風雅陸沉、將無達之爲助耶、吾聞冠軍之先、有征南者、好左氏學、世比之馬癖、錢癖、又三百年爲少陵、有佳句癖、自謂語不驚人、必不休、夫冠軍之病、亦若此矣、冠軍其亦以兩

容臺集

卷一

序

君子之癖爲病乎。非耶。不以爲病。則安取。而以三
教之微言爲藥。譬如猛士赴敵。一鼓作氣。不鉅鹿
之天地震動。則不快。不崑陽之虎豹股栗。則不快。
而倏焉引。恫練絲。求所謂廣陵之曲者。非其倫矣。
冠軍而爲儒將。爲俠客。爲名士。爲幽人。吾無所不
與。而未以三教史許者。知其沾沾於二祖之癖。而
未肯解也。有代冠軍折余者。子言晉事。則淵明非
晉人乎。桃源蓮社。詎必降詩格也。子何不少自爲
地。余不能應。

程氏墨苑序

物之可傳者。若三代之彝。焚燬之鼓。歐之劍。斯之
墨。何之。瓦。宋之陶。與研。皆托於金玉土石之殊質。
以久存於世。而世亦處之於藏與玩之間。惟墨不
然。其試之也。如吹竽。必一一而吹之。其既用也。如
嗽蔗。至委而不顧。其寄移也。如火消膏。而不知其
成功也。如春蠶之作繭。而歸於烏有。以速朽之。其
當必磨之會。幾無壽類矣。而李廷珪以久特磨。實
是時。以德壽重華兩宮之贈。僅得一笏。其狀名定
價。與歷代重器埒。而膠漆堊草之壽。亦可以銷金
玉而鑠土石者。豈不誠尤物也哉。雖然。吾以珪
者。利於墨亡。而無利於墨存也。墨亡。則虛無之鄉。
較量不到。如梁鶴之書。弗與之畫。形模永絕。各宇
獨行耳。其何賴於墨存。吾聞廷珪之後。有蒲氏之
墨。有趙氏之墨。林氏之墨。葉氏之墨。皆與之相及。
而所謂一點如漆。百年如石者。獨以歸廷珪。他人

無稱也。則賞鑒之家、有揭竿而先之者矣。今程氏之墨滿天下、同能者宜悉力而與之、乃數年來不聞有起乘而先者、即諸公訓贈、以爲橫絕四海、不減奚超矣。百年以後、無君房而有君房之墨、千年以後、無君房之墨、而有君房之名、吾於何乎知之。於當世之賞會乎知之。君房其無改玉也哉。君房曾有所不釋方氏、而欲窮其伎、故殫精於此、以一尤塞其關、勇乎不具剛腸、但可悠悠視息、何處

卷一

序

卷一

一事、君房有心人也哉。其墨之傳也、以此。君房遊吾郡、無他過從、獨索余試墨、是日池水盡黑、而余爲作墨苑序。

人日詩後序

翰墨之事、良工苦心、未嘗敢以耗氣應也。其尤精者、或以醉、或以夢、或以病、遊戲神通、無所不可、何必神怡氣王、造物乃完哉。世傳張旭號草聖、飲酒數斗、以頭濡墨、縱書壁上、淒風急雨、觀者歎愕。王子安爲文、每磨墨數升、蒙被而臥、熟睡而起、詞不加點。若有鬼神、此皆得諸筆墨蹊逕之外者。今觀蔡王先生、當人日、病不飲酒、莫廷韓餽以內府良藥、輒撻枕作詩二十餘章、謝之皆風騷鼓吹也。乃與彼二子、跼足立矣。先生性高簡恬淡、搆百尺樓、絕塵表、有遺世之意、更自稱九霞子、今讀其詩、黃庭內景之微言、多有存者。夫先生既已爲發霞人矣、寧俟內府之藥、足起其泉石之膏肓哉。藉有煩疴之士、披覽是詩、五內清涼、不啻飲上池水。然則先生病與、非耶。是又進於詩者。

表伯應詩集序

客歲重九余既為袁公伯應制義小引以專門名家相勗矣今秋伯應自睢陽寄近體詩一帙亦以重九至且屬余序余與伯應尊公少司馬同舉於蘭陽陸先生之門司馬居恒授余教兄法曰伯樂相千里馬而教其子相國馬以為千里馬不常即善相無所用之如伯應之好稱詩無乃非司馬公意乎雖然時至事起何可執也蓋隆萬之間士子

客歲集

序

美

尺寸功今宋人註疏之外一步不窺二十年來破觚為圓浸淫廣肆子史空玄旁逮彈官小說無一不為帖括用者若以詩之才情而為文吾知其儻拾青紫無疑也且夫以制舉義論羅王登壇信陽北地曾不得方駕非才不敵拘於時來於制也假今今有李何降格而為制義過都歷塊絕塵而奔豈顧問哉司馬公汾市諸什所謂清新開府又建威消萌聲震大荒之外世故有文武具宜者何惟

伯應之以制義兼稱詩也若伯應之詩鬱鬱唐人世有鍾嶸自能鑒定無所俟余評矣

客歲集

序

手

客歲文集卷之一終

門人

徐士崧

許

經

容臺文集卷之二

華亦讀其昌著

家孫庭輝

序

期贈篇序

期贈篇者吾黨爲陸伯生六十贈言也百年口期六十亦稱期吾謂伯生得稱百年期也凡詞人之年不數甲子昔老氏著不亡之壽太易貴可久之業容養之聖賢愚同盡惟言立而名成則與天地

容臺集

卷二

一

容臺集

卷二

二

十化矣而其人乃始壯也頃者方括赤縣之內山經地志萃爲一編曰吾自此舉吾足矣吾不尸而行天下矣庶幾達人有道者乎余謂伯生得稱百年期以此憶余弱冠時嘗與陳太史伯求論天下士太史至伯生則曰大夫所謂自致青雲者非附青雲而名者也伯求已千古矣而其懸記之語伯生竟能不媿蓋自琅琊好以名寵後進二十年來吳中談菴之士無弗伏軾結駟走婁江道者琅琊又數以言擢伯生伯生游道甚廣獨卷其業不以一刺進已而琅琊賞譽之士各自以其所誦受名不以有琅琊故重而伯生乃以無琅琊故益重也伯求可謂知人矣余故採其言附於期贈篇中且以貽長公道冲使識世交之誼焉若余之所欲言者諸士大夫先之矣言止矣余無以加矣

機館詩選序

漢武帝房中樂府取唐山夫人所進十五章當時
枚馬在廷豈無雋響曾不以被管絃而擬金石抑
何鑒裁之超也文君以白頭吟少許勝長門賦多
多許故相如心歎倦游不復走茂陵道良以遠山
之黛每與時徂而才情麗譙千載不化彼宋玉陳
王之賦摹艷質而遺脩能未爲具眼矣當今閨秀
作者不得不推艸衣道人觀其新集如始桐溪五
卷二

容臺集

卷二

三

言古四篇綽有韋司直之古淡而代陶琴代莊
等命篇亦復獨創大都閨秀之詩雖饒於才致而
儉於取境未有若道人之鑒空者豈直緣情綺靡
爲宛轉之歌十離之什已耶吾又聞道人鑒精進
惶被忍辱鎧師月上而友南岳不欲僅以詩人傳
何論唐山文君吾過矣吾過矣

鳳凰山房稿序

舉業之變至今極矣未有知其繇來者也蓋自宋
元祐中程蘇爲洛蜀之爭後百餘年考亭出而程
學勝又三百年姚江王伯安出而蘇學復勝姚江
非嘗主蘇學也海內學者非盡讀蘇氏之書爲蘇
氏之文也不主蘇學而解帖去糾合於蘇氏之學
不讀蘇氏書而所嗜莊賈釋禪即子瞻所讀之書
不作蘇氏文而虛恢諸譴瀾翻變幻蒙童小子齒
頰筆端徃徃得之所謂有大力者負之而趨野
朝家功令莫能挽也嘉隆間有歸熙甫者庶幾豪
傑之士觀其所著古文前非李何後非晉江毘陵
卓然自爲一家之書時人不具眼稍爲王李所掩
終當行於異世今亦如岷江之溫鰲矣熙甫於舉
業亦自奇主司以意求之常誤收他人爲舉首云
余友何士抑其蚤成名數見困懸書滿海內主司
收而復失之無一弗類熙甫者第熙甫自處甚堅

容臺集

卷二

四

不能遷業、士抑才多、而體備無所不變化、是爲異耳、士抑阡其先公於鳳凰山之原、即依山築室、絕跡城市、著書其中、曰鳳凰山房稿、雖極瑰奇、而王唐矩矱森然、故在也、殆神化至耶、士抑於當世聞人、掇科之作、少所可意、余嘗謂之曰、此事自有主者、政繇坡公爲政耳、若能奪其幟乎、吾請從壁上觀戰、因讀鳳凰山房稿、理此語弁之

趙升之制義序

展羽卿借禪論詩、余亦借禪論文、三十年前、爲趙公益、拈洞山宗旨、王唐以來、此秘未觀、公益大有悟入、時方弱冠、遊長安、未婚對也、歸而試於有司、傾其曹偶、能已見於時、然不肯竟學、飲酒賦詩、居然作達、余詢其故、曰、有呱呱者、可以付先生、辰鉢耳、蓋謂升之也、余既久不談藝、而友人言公益課子綿密、無晷刻寬假、升之嗜書、自其天性、不覺入間、有可繫念事、其爲文、機神縱宕、絕塵而奔、於余所論、宛轉關生、無復遺恨、筆鋒煜煜、光燄萬丈、視余爲一灼之火矣、茲鐫行卷、公益獨以淵源所存、屬余弁首、余戲評之曰、公益如愚公、鑿山以待其子升之、如大令、學書欲勝其父、王幼度聞而笑曰、三十年窠臼、不虞掀倒禪床乎

俞彥直文稿序

往聞之先輩云、嶺南廖同野、爲孝廉時、以行卷謁吾鄉陸文裕公、公謂之曰、賢魯讀西廂、伯喈否、廖博雅自命、不讀非聖書、頗訝其語不倫、又經月後、復以行卷謁公、公曰、尚未讀、傳奇何也、廖始異其語、歸而讀之、又經月、文裕見其文、曰、惜也、落第二矣、蚤讀之、可作會舉首、今失之矣、又江西萬樞、爲孝廉時、問業唐荆川先生、先生命題、令作銅

容臺集

卷二

七

夫五都之肆、一物不儲、或屈於三家之村、追風之足、且行且息、則十程駕馬先之、吾視彥直之文、心益深、文氣益壯、其所著制舉義、有宏肆剽疾、鬼起鵲落者、有虛和淡泊、餐霞吸露者、有激昂震厲、鋸拔弩張者、有高華沉重、四砌八璉者、而又兼以游道之見聞、助以江山之悲壯、其在都下、所造請往來者、爲理學、爲經濟、爲劍俠、爲空玄、皆在彀中、而皆收之以爲文用、則余之素奇彥直者、必有一翻

容臺集

卷二

八

而且藉彥直、以爲余爽鑒解嘲也、因其授梓諸篇、而弁諸簡端、

金伯發稿序

陸文定公述爲諸生時學使者裁庵楊公之試士也嘗識屬吏茅鹿門沈青霞第其中甲乙試事既竣觴之公署沈曰是役也得會舉首以酬明公之苦心則大善不知其人安在楊公曰有之一在華亭一在常熟沈復詢其名楊以其某對沈公曰其地是矣而其人則非徐以陸瞿兩公之名對世知青霞之忠節不知其深於文也又家侄少宗伯勿澹

卷二

九

述趙方泉學使已酉試事竣入南都唐荆川先生訪之坐次詢趙曰解元當屬何士趙公曰解元有之邵圭際孫樓錢有威張大韶足當之唐公曰解元一人耳安得四徐曰舍姪一席頗近之趙提甲乙考次則所舉人蓄者已而亦驗因歎沈公之鑒裁精矣乃當時主司一一與之合符又何難也今士子一受囑於拙目輒不能自信又何能信主司往往遷業以迎時宜受滅裂之報矣頃臺使奉

詔選六郡之士充貢籍而以吾郡金伯發爲冠軍何必滅青霞之厚望而伯發於此道專精靡他陳言剴盡過此以往主持廷試與棘闈者皆承明著作之英與殿學官端之望伯發率其恒度儼而拾尤物以酬知己可必矣余以從旄日遠且不蓄筆研請以此壯其行色

卷二

十

戲鴻堂彙自序 即復趙公書

僕於舉子業、本無深解、徒以曩時讀書於莫中江、先生家塾、先生數舉昆陵緒言、指示同學、頗有省入、少年盛氣、不耐專習、荏苒十五年、業亦屢變、至歲丙戌、讀曹洞語錄、偏正賓主、互換傷觸之旨、遂稍悟文章宗趣、因以師門議論、與先輩手筆印之、無不合者、迺知往時著書、徒費年月、當是時、弟能多作百首、庶幾成章、擾擾行役、惜未究竟、而舊稿

容臺集

卷二

十一

亦從此啟蒂視之、聽其散軼、不復理矣、自余遊長安、客每持余刻稿相質、無弗屬者、而里中有訂履錄、屢者不免焉、因用自愧、使吾文如錢王諸大家、即暗中摸索、當可了了、何至難鑒定、迺爾、不謂足下苦心能滌除至盡、如此集者、自可不須序、序大都諛語耳、海內具眼者多、何必以諛語先之、願足下并破此窠臼、異時足下、三都賦就、亦視此榜樣、終不借譽於玄晏也

源遠流長詩冊序

郡侯濟源唐公、爲三衢名閥、兄弟並守大郡、以卓異競爽、其先世多有聞人、第言其近者、如侯之祖星子公、考司城公、行誼政績、皆徵信史氏、副在石室、有足傳者、侯輯一編曰、餘慶錄、郡之士大夫、作爲詩詞、爛然成帙、余受而讀之、其大指謂唐氏百年樹德、而鍾美於後人、若執券以要於天、其應不爽、歛不盡尊、以遺子孫、則食報之說也、又曰、唐氏

容臺集

卷二

十二

星子公以來、世載其德、日引月長、典型在近、諱室則獲父兄之教、不肅而成、重賢疊肖、匪顛微依、於冥冥者、則貽謀之說也、詞止矣、不佞昌復何能爲役、乃不佞有解於列子之言、愚公也、愚公者、聚族而搬太行之麓、智叟迂之、愚公曰、吾力知不辦是、雖然、吾有子、子有孫、孫又生子、子復生孫、吾子孫日增、而山不加益、善哉乎、列子之寓言也、夫忠臣孝子、其意願寧有量哉、所願者無窮、所乘者有待

則有累世而克究者矣。星子公暨司城公皆廉平不苛，爲古遺愛。惟其營緒未畢，而侯之兄弟乃始以二千石起家。若憤其不盡之志者，即縣是日躋顯融，要以豐本固基。自親民始，三世一轍，非偶然也。管于祿之平獻也，凡一再傳，廷尉以不寬著聲。夫陰德有後，則既可高門而侯矣。官何必廷尉哉？蓋于公之始願固爾，請以此佐士大夫之論可乎？憶不佞取道三衢，衡之人爲言侯內行之備也。孝

舉臺集

卷二

七

哉事嫡母，絕不異所生。侯有長子，而三衢人若弗聞也者，縣其以兄子爲家督也，亦足發明詹氏之家法矣。法得并書之。

呂氏族譜序

三代之宗法，至唐猶有存者，重門第也。自石晉以後，中華有左袒，而崔盧顏柳諸著姓，散處五方，不復可屬。於是宗法益廢，雖然宗法廢矣，而所謂奪宗者，豈盡廢哉？范希文、歐陽永叔是已。讀希文謝表，引朱家張祿，以寫其門閭之流離，既可歎矣。而先憂後樂之事業，殊絕一代，推其祿入爲義田，以贍其宗，而范氏之子孫，一在洛陽，一在吳中，振振餘縣，至今甲天下。讀永叔龍圖閣表，執執號孤，奉養母，畫荻之教，非喬門明甚，而以犯顏敢諫爲忠，以救時行道爲賢，摘其雄筆，作爲家乘，貫珠舒錦，雲漢爲章，而廬陵之歐，至今甲江西，然則記云，尊祖敬宗，敬宗故收族者，視其三不朽何如耳？何必著姓？又何必以宗子重哉？今少司徒御史大夫呂公之族譜，其義例一準於遷史，若世系之繁而不雜，取諸年表，家傳之廣而能嚴，取諸世家，諱勅

舉臺集

卷二

七

之詳而謹取諸策文大傳之瞻而核取諸列傳補之潛德樂懿神照如生宗支之細行片長甄收必盡以至女師婦順又倣劉向范曄之凡例而爲立傳以補史遷之未及與永叔所著同不朽矣抑公之服官諫垣與希文同視師秦塞與希文同或頌四賢或驚范績效已著者弗復論茲

冲聖鑒知昇以天下咽喉東南半壁公綢繆衆土建威消萌克壯文武之猷益酬孝友之志是請也

卷二

序

五

旂常鐘鼎以耀之天球弘璧以傳之公家師尚父之世業存無間宋事矣

馬憲副崇祀錄序

歲在乙巳余以投士至於馬無真守而攝守者爲言前守馬公之賢此方士民去後益見思也又八年而吾郡別駕馬公以廉善著詢其家世則馬守即公之尊人云公暇日手一編示余曰此先大夫祀於學官之公牘也余披誦之馬公非獨循吏且爲貞夫爲修士所稱獨行君子不愧衾枕者而頌豆於先賢自司馬子長以來與公而五又何嚴也嚴則核核則重矣嗟乎表鄉之賢存則養之庠歿則祭之社所關風化非渺也乃鳴珂之里吹竽多濫有司以此甘臨子孫以此幹蠱使和尅無色江蘋蒙耻今之祀典能如關西之祀公者有幾哉公雖已社於鄉而遺愛在馬之士民必有如馬鄉之祠朱邑者生於秦仕於楚皆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亦可烈於九京也已別駕公紹承家訓處脂膏不自潤如胡質陳寔父子而清皆畏知卿不

卷二

序

五

慙長若考作室厥子乃肯構者乎

卷二

七

吳伯實遺事後序

中舍吳德聚爲其伯氏修身後名也徵言於聞人
幾遍海內伯實爲不亡矣仲虛沒而仲虛之子猶
以未究厥考之志爲憾於是走雲間請陳徵君仲
醇爲傳而屬不佞題其末簡余方有入閩之轍伯
實懿行具徵君傳中無庸理前語重以漫衍矣顧
讀徵君傳於兩君相友愛三致意焉且夫弟弗恭
厥兄兄弗友于弟豈非以利哉懸鵜養食形影相
依列鼎連阡闔牆斯起財之所處爭之所生孝弟
之所繇衰也伯實與仲虛皆有聲太學傾海內賢
豪然伯實不難以賈而佐仲之儒伯實有西河之
泣聞仲虛得雄即破涕爲笑此殆神情所發非象
恭色取者不謂程卓之家故有田薛也新都多素
封饒爲節俠事藉令百里誦德千里誦義而一門
雍穆未之有聞安所稱仁義之附耶故世有知伯
實之風者在此不在彼即他懿行可槩矣

卷二

七

大

志報錄序

人言婦人之賢不皆於閨外而自古之賢婦人厥有稱者范史蔚宗特爲列傳使與名臣良將進士鴻儒並傳不朽婦道果不在於湮滅無稱也第其所稱必有奇節偉行而所謂奇節偉行者大都生不辰而罹世難崩城哭市舉其一隅矣假令平居而履順何從有今名乎繇斯而言雖謂婦人之賢不著閨外可也董生日余誦詩至鸛鳴之三章觀

容臺集

卷二

七

其婦人所以勗其君子者在親賢敬士而至於捐珥問佩之殷至乃聖人錄之以勸婦順而存教於來世此豈有非常之事哉不可以論當世之賢婦人乎欽甫徐君之配陸孺人之賢余不能知而知徐君有日矣君起家貴胄自其弱冠固已屏去狗馬聲色之娛嚴事名宿寓情經史稱佳公子矣此其先公捐賓客君家道漸中落而君先後太夫人朝夕之奉下及應供門第之紛思嘗綽有餘閒不

知所自顧徇交國中之賢豪與之欣賞奇文揚推雅道即國中所稱賢豪之士揣而知其爲君友也問君所以則皆儒人之助無論捐珥問佩又身持君之門第俾君不傾於內而併力於賢人君子可不謂尤難哉孺人歿矣於是君以所求吊且祭者刲敎其人勒而成書曰使三藐孤知報乎余以謂內唁外吊人道之常而厚之符也於孺人則無與惟是披覽斯編者見君之所交皆魁人名士高流勝輩足發明君之多賢友而用以知孺人之助則孺人之賢將於足著異日職管彤之筆者其有取乎爾此則君之所謂報乎余家姪原正君之甥也君方鼓盆而家侄病臥欲有論著未能也俄而姪姪長遂余義益不可辭不文聊序之嗟乎使家姪不歿其有以道揚孺人之徽言懿行也哉

容臺集

卷二

三

屠孺人傳序

老子曰正言若反左氏曰達而道婦事姑如子事父一也惟以室無物踐履無相藉而已乎則婦子諸臣皆忠孝所收矣必不其然以余觀於屠孺人所爲成其姑之賢者何其晚解大義也先是子上早世徐夫人抱遺孤授之書多六朝麗語余見長公年八歲次公六歲皆美秀而文出言必雅有詞人之致及徐夫人歿孺人所以訓兩孤者去其拙

卷二

二

三

黃對白而爲紆青拾紫之業二孤是以一出而游子衿間試輒先其曹偶向使守緒言而不變則二孤固詞人也乃近於屠龍技乎長情與范夫人相雅如賓落落熊夢夫人常歸姬姜以進長情以爲傷於恩而薄於厚不甚暇就也竟夫人之世不育夫人歿而後宮之寵始盛一旦得雄當中分兩孤之貽而孺人所以奉諸姬者益有恩意若曰先姑廣嗣之志我其代終焉嗚呼春秋莒卻之書詩

人小星之詠非通經學古者知此乎蓋孺人爲康

傳公之孫康傳公聞門雍睦闡教嚴整女自屠出者皆爲女師爲節烈而孺人其尤著者也孺人今年四十以公家之旌則未及以子姓之奉觴上壽則不忍御曰我未亾人也不必諱亾如有所謂生續志者受而藏之足矣長情是以悲其志而敘之而余特表其大者以補長情之逸如此余於孺人之考思韋君同出於汪先生之門汪與長情同門

卷二

二

三

少司徒方采山公九十壽序

聞之論語識曰、堯游首山、觀河渚、乃有五老游河渚間、爲昴星之精、世紀曰、堯治天下太和、景星曜於天、甘露降於地、朱草生於郊、鳳凰止於庭、嘉禾孽於畝、醴泉湧於山、大抵皆寓口也、極治之世、則朝有純德之臣、野有不二之老、是爲王者永年之符、故諸福之物、難致之祥、無大是者、詩稱嶽神、騷喻芳草、推此類也、堯之瑞史、不勝書、即河渚五人

卷二

壽序

五

者、莫知其誰乎、非進而咎繇稷契諸臣、則退而被衣、齒缺于州支父之流耶、且夫虞夏商周之盛、未有遺年者也、天子親袒割執爵而獻老、更有巡狩之事、則就而見九十者、亦曰其有能倍謀自天、豈其山澤之臞、有貽其背、而自動萬乘爲今

天子久道成化、和氣翔洽、蓋亦有永命之符者、四齊得其一、則有若海豐家宰楊公楚得其一、則有若御史大夫蒲圻謝公吳得其一、則有若大司徒

石埭畢公、少司徒新安方公、此四老者、皆九十歲矣、

天子採郡國議、以璽書問舊臣無恙、皇華之使、東帛加璧、責相望於域中、然功令以列爵爲等、於新都若有待者、海內猶未慊焉、曰此四皓也、而憲老之典故、不足公所乎、董子曰、是何以知方公、方公者、持益者也、嘉績多於先朝、止足堅於末路、典型樹於鄉閭、風采聞於朝陛、是皆與三公者同、雖然

卷二

壽序

五

三公者、名位已極、而可益也、公名位未極、而不可益也、公通籍時、分宜爲相、餌之以巍科、而不得、困之以簿領、而不得、天下以此高公之識、冢宰操熬柄、舍人子張甚、郡國吏事之甘、公一裁以禮、厨傳乾餼、平平耳、失冢宰權、鑄一秩、公不爲意、歟、天下以此服公之執、江陵引民譽、以自附、而不能先也、公在南都、竿牘絕於輦轂、落落穆穆、枯朽自墮、失相臣歡、五請而得謝政、天下以此重公之品、有其

推之氣乃益增有其鍊之節乃益明故四公均之
完人而公之磊軒特著將其閱世險夷異乎公少
而苦吟自肯不倦三朝以來作者四起公自堅壁
壘不與俱波心無亂營美成在久公今開九察計
公攻詩之日且七十年詩人之脣未有過者惟肅
應物近之上自天寶下至元和綿歷三唐才不可
盡大雅君子千載比肩矣以純德不二則如彼以
氣節文章則如此此之謂不朽不朽之道國爵并
容臺集 卷二 四
馬不軒冕而貴不華袞而榮易曰謙尊而光光之
章徽也而謙復為滿繇斯以談公何所藉殊數矣
憶余為庶常祖饒海豐出春明角巾塵尾如昨日
事石埭八十懸弧有授簡於予以佐兒醪者公讀
之以為知言及余視學三楚下敘邑中錄蒲圻公
孫充博士籍曰非尊齒也獎恬也乃茲以江君之
請頒方公余生也晚遂得論交四公間矣非際休
明豈紀人瑞哉

賀侍御達泉張公八十序

余以萬曆丙申持節封吉藩浮江東歸阻風石鍾
山下時湖口令謁余稱侍御張公達泉者今之東
方生也盡訪諸余使候吏挾刺通謁公出而肅容
若有夙好者造膝數語不知席之前也公時年七
十有一其顏如醅神氣勃勃步履矯捷或曰脩容
成氏之術公亦不讓不習至問其多男則是年有
夢熊之祥者凡三四矣余少而學道乃學所聞若
黍珠河車規中肘後金鼎玉液之秘叩公願知所
裁公曰否否獨黃庭閉子精路可長活一語從事
有日耳語曰巧者不過習者之門吾二十餘而登
朝三十而棄官四十而術成術成而滿志一行耳
目不旁漏精神不亂營者又凡三十年以有今日
也凡子之所言者巧也非習也子而為我則不能
吾而事子亦敗矣余洒然異之道出池陽客有知
余自公來者曰侍御觴子乎余曰然父曰侍御亦

用家樂歌舞爲讌乎、余曰無之、客曰然則侍御下
客子耳、余應曰、侍御不以我爲彭宣而莊事我也、
此故不足吾所乎、自是數跡公事於海內、之知公
者、今年四月、公壽八十矣、公之姻家許使君先期
徵余言爲公祝、余實重公、微使君請、固將有言也、
公生於江右、江右士大夫皆斤斤墨守、程朱氏學
於達生之旨、大有遲延焉、即知公者見調解徽纒
外形骸自適其適云耳、余聞公繡斧按浙、在

東臺集

卷二

七

肅皇乙卯丙辰之間、時制府胡公方恃其功高、寵
盛目無直指、每有公讌、佯爲酒狂、今壯士席上舞
劍、或縛材官、當筵貫耳、且聲言手刃之、直指爲罷
歡、厥明折節請罪、直指顛倒於機筭中、多所易侮、
公年少寡言正色、既受事、風稜肅然、胡公大見嚴
憚、終公之任浙、不聞制府中酒如故時、繇公氣吞
之也、使究公之用、是不當勝胡公耶、公之鄉有婦
津要托於聞人之戮者、公每持論鄙不齒曰、吾遭

時太平、比封君秩、不能敵衣襦食、廢後房絲肉自
苦、亦何至爲得罪名教也、公之雄才直氣、此窺一
斑矣、然則直以公爲達生者、是與非耶、善乎、夏侯
太初之言、東方生也、以濁世不可以富貴也、故薄
游以取位、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頽頽以傲世、傲
世不可以再訓也、故正諫以明節、潔其道、而混其
跡、清其質、而濁其文、非公孰能當此者、公亦歲星
精耶、八十猶始壯也、而奚足以爲張公壽、吾又聞
至人與道轉化、不主故常、繼自今公且進久視而
爲超生、游恬淡之園、證離微之奧、有望真人之氣
者、曰湖口有河上公、柱下史也、則余不得窮其際
矣、

東臺集

卷二

七

封太史見峯張翁八十序

祝觴之有辭也亦猶詩騷之遺乎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恒升者役於天圖陵者紀於地松喬者稽於人三者備矣謂之善禱其昌非曰能之間為長者効茲張太公八十壽而不任觴語也蓋公之壽道多矣請重以漫衍而幾其或中乎余聞之天官書曰東壁二星主天下之文又云進賢一星在平道西太微垣東其星明而潤主賢人對策

客臺集

卷二

序

白雲氣入進賢賢相出太公有子君一以賢良對策為天下第一文章行業冠冕永明著作之賢非其象耶

文皇帝掄方聞之士讀中秘凡二十有八人三十有八人者應列星之數也則公之甥錢惟文又哀然為庶常首若斯者千里得之猶為此有歷紀得之已為希覩况二賢競爽七載相望金鼎玉鉉屬毛離裏者哉公之子塔錢肇陽出為循吏退明聖

學物色隱隱動少微聞而公之子若甥重賢登育

又有叶於太史聚星之占者公其歲星精耶此或可以為公壽乎而未既也公之先為東海公始卜兆于鳳山其繇曰鳳皇于飛和鳴鏘鏘三世之後莫之與京再傳而為黃門為侍御雖皆民譽猶若弗克當者至於公而士之子為士百年不飛一飛冲天百年不鳴一鳴驚人自君一出而鳳山為我明之高岡張氏之韋杜坊矣鳳山以西為天馬山居於兌位兌為少女故公之甥家實成其宅相今

客臺集

卷二

序

天子惟吉士用亦何啻武皇歌天馬來耶其南則為神山三神山之一也羽人彭氏居之世所稱隔以弱水而太公所扶筇吟嘯於斯者肇陽亦官於蓬萊今乃時選杖履從之矣太公其嶽神耶此亦可以為公壽乎而猶未既也龍門之史日月並耀顧亦多創於史談談有子長為之子而褚少孫為

之甥至如太公近之矣抑談述六家豈不有味乎
道言哉封禪之不從而自傷留滯非達也太公不
醜窮不榮通曰者君一御公於燕邸受

天子顯休命官廡上尊甘毳之爲養而不忘葉羹
也五城雙闕鉅麗之爲觀而不忘衡門也朱纓華
轂賢豪之爲造請而不忘布衣交也蓋幡然以歸
君一是以爲六月之息凡以安太公耳夫去健羨
專精神談公能言之太公能持之豈不博大真人

客臺集

卷二

序

耶此可以爲壽乎而猶未旣也余海上人也則請
言東海夫東海公之澤遠矣百川注之不知何時
止而不盈者也然自公之微而人疑廉吏之不可
爲自公之振而人信仁者之必有後疑則驟興者
耽耽而信則樹滋者蒸蒸矣爲人孫者以率厥祖
爲人父者以翼厥子吾師乎吾師乎表東海者其
太公平公之大年禮所謂國有福事則慶賀之者
也在詞林盛事有廣陵李文定公以廷魁都上相

爲尊人奉八十觴至今艷稱之余謂李氏如月之
既滿張氏如川之方至雖八秦齊年而太公之用
物未宏吉祥所止恢弘祖烈沐浴主恩紹明素業
襲天地無疆之休更二十年而埜史佐酌則又有
三不朽事以訖公家之盛何言李氏哉

客臺集

卷二

序

卦觀察袁順卷七十壽序

潘臬之有長也皆坐論者也長以下或有四方之事焉袁大夫於楚臬觀察使矣轉餉之役以大夫之重而護之至於淮徐非故事也是時選人有所推擢待詔久不下海內潘臬半虛署而楚爲甚不得以大夫往而大夫居江陰得過里門省覲太公願菴先生於是太公七十矣懸弧之辰大夫推牛擊鮮徧召族屬與太公素所厚善奉觴上壽雖

壽序

卷二

壽

留連家慶不廢簡書豈非吉祥善事天與之合哉夫天之合者不自意而偶得之之辭也乃大夫非偶得之也先是大夫自儀郎爲齊臬十年而晉其長聲績籍籍起爲東諸侯冠直指倚大夫才不可旦夕去乃大夫有幼弟遇危疾太公以遽人告曰事急矣卽有他虞不能獨生大夫朝發械而夕請檄以歸幸相保而喜可知也凡兩閱月始受事濟上直指亟相勞問介弟無恙乎太公亦無恙乎大

夫謝曰幸父子相保公之惠也其以爲曠官而討之則何辭直指竟用是小有言曰若袁觀察者其才守無間然矣其急弟而以官從之無乃爲非情語乎太公聞曰吾不能與兒直指能舉吾兒者且夫才守無玷而重之以孝友則完行也古有啗指心動者非人子也耶大夫以此更量移入楚君子謂大夫之孝也與太公之達也兩相成者也大夫之行意於齊也今之滿志於楚也亦兩相成者也

壽序

卷二

壽

藉今大夫重於達直指寬於應太公且遂晉東藩伯或領節鉞而中州而秦晉其不爲楚有明矣楚觀察使且不得轉餉不入楚其有轉餉者哉故曰袁氏之吉祥善事非偶得也不佞又聞太公之愛子也天下無有太公爲諸生以文行先其曹偶一再謁卽不更試而勇於退曰吾有子可致也中年有鼓盆之戚卽不更娶而勇於嫁曰恐其虐吾子也太公有幽憂之疾成癥瘕者數年矣經大夫領

鄉薦報者入門不知癢疥所繇去及大夫計偕公送之而泫然謂所親曰兒身委縣官矣非吾有矣大夫之釋褐於三百人中最少其才品爲當塗所急而故迂其途爲學博士爲國子先生爲迎養地太公則數遺書命之曰寧鈍毋巧寧闇闇無赫赫大夫自筮仕後二十餘年十一命而至觀察其於進退之際綽如也皆太公之教也嚴君平曰人不婚宦情識減半太公爲諸生時已近之雖以子貴

容臺集

卷二

五

無艷心無驕氣其淡素殆天性也恬愉交養而天和不滑太公之引年其可量邪大夫之行也中丞梁公餞之幕府酒數行梁公出所謂百餘歲老人者見大夫曰願太公壽如老人老人者中州人也江陵劉宗伯習之者三世矣多禁方有邛老術大夫請緒言而獻之太公老人曰太公年幾何曰七十老人曰吾孩之矣飲噉視聽如故乎曰太公五十後更善七著自著漫抄十餘卷嘗篝燈熒熒作

蠅頭書老人曰吾七十時鏡爲之矣雖然太公貴

人也能如吾之草木食乎曰不能雖然太公能節膏能如吾之混迹卑田乎曰不能雖然太公能忍辱能如吾之巖居川觀乎曰不能雖然太公能深居老人曰可矣大夫又言曰太公節蓄矣然而好施予忍辱矣然而好名節深居矣然而好公正發憤老人曰若是吾不如太公矣太公受氣養德皆與吾同而功行過之吾藏燈者也而太公益之膏

容臺集

卷二

五

傳之火矣吾如童山能不鑿焉太公者觸膚興雲者乎而又况於使君助之以雲四岳而雨天下者乎是將久視者也吾無所效於太公矣請解吾之衣以衣太公至百歲而貽以刀圭之藥此亦入楚而後有之者也

唐太公無懷八十壽序

往余以使事出常山君公賜余萬峯之嶺酒三行
揚屏而屬之曰異日者吾將奏滿書也若以

天子而華袞外臣之父則惟子代之言余唯唯應
教既君公與余先後皆中讒歸歸而望衡對宇於
龍門之里兩人數相過從余時談莊談騷廣君公
之意太公隔垣而聽之輒稱孺子可教於是太公
年八十矣二三子徵言爲太公壽西至於吳苑東

卷二

序

七

至於勾章北至於燕山短章大篇雜選遞進於以
頌盛美而祈恒升甚備君公猶顧余尋其緒言曰
不得於朝盍謀之於野余敢不從諸作者之後余
聞孔子曰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三百篇尚矣詩以
後學者尊騷比於經於莊周之書見謂遺棄人倫
禮法士弗道也迺余以爲慈孝之經子父之鵠惟
莊近之而騷無得焉夫馳驅王事者猶軫陟岵之
思安有一行放廢不勝半愁而以親之身爲殉者

當時宋玉之招其辭儼幾幾無遺泉特爲靈均外

陳四方之惡內述宗國之美而已南陔白華之義
何闕如也縱曰資於事父亦何至傷厥考心莊生
雖拮擊會史乃其指與騷殊矣輕天下細萬物盡
人間世可欣可戀之事不足以滑其和而一歸之
於重生重生者重所受之生也不敢毀傷無大是
者此慈親之所安也而百福之所同也雖然如以
已養親又孰與以親養養親且夫孺仲之遜也元

卷二

序

七

亮之高也一當父子之間猶不能混貴賤等賢愚
而受之以達生之愛况末世之波流乎林回棄千
金之璧丈人駭重淵之珠此之寓言可爲父鵠矣
竊意彼伯庸者無亦蒿目而憂遊方之內者乎以
今觀於太公有異焉太公讀天下之書博聞之士
不能傲以所不知而不以資進取一似逃名者清
而容物貴而能下節車徒步入市不亂羣一似和
光者棄捐淫俗室無姬姜獨睡三十五年每以張

蒼東方生之事爲可深恥一似重積者墻東之隱
深於巖壑二千石以資禮賓之固匿不出里中兒
不識太公作何狀一似閉關者窮亦樂道亦樂而
氣冲然而來坦然自署曰無懷吾聞無懷者意恚
不見於色堅白不形於心漸毒不萌於動形有動
作心無好惡是上皇之風而莊生所謂博大真人
也以此安君公之養不亦相成乎哉藉令太公不
具達人之觀君公雖日夕溫清滌濯修人子之節
樂臺集 卷二 二

不樂也欲使恬愉交養而和理出其間難矣吾郡
東隅厥有神山說者曰三神山之一是多壽民或
曰三神山隔弱水三千里大抵皆寓言也忘機如
太公弱水可航神山可履羨門可侶屈子曰彷彿
人於丹丘莊子曰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行於
太公見之哉君公請理余語奏諸太公復謂孺子
可教否

封大理寺正楊澄宇公八十壽序

昔李蕭遠者論以爲人之非沉修短一制於命雖
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而劉中壘則云人有隱
行者必有顯名有陰德者必有陽報稗官所記更
僕不數若寒士不達先習岐黃貧神無徒聊飼鳥
雀雅報不爽若響應聲是則食料之薄何必夙定
於冥中注生之錄亦可游移於司命其然其不然
乎原夫五等列爵伯稱養人九兩繫師任稱得衆
天之好生必有所寄明矣故知渭川千畝竹江陵
千樹橘安邑千樹棗陳夏千樹漆其物皆衛生之
上藥其地皆不老之福庭顧人用之何如耳余素
抗此說今於婁東大理楊公而益驗先是二十年
前楊公六十攬揆之辰也王文肅公修酌者之言
頌公篤行其備而尤重公好施口饒寒借財吉
借力捐田贍族立祠收宗散粟賑荒皆古人厚德
錄所載而是時公之王母介福已及百齡誠者口

宰人之孝上格於天是母是子一體綿算無間壽
種抑語有之行百里者半九十蓋陟太華者每歇
脚於青坪游武夷者或廻初於五曲藉令公意稍
滿假施有倦勤藉老氏寶儉之言謂馮驥市義之
策夫誰能禁之夫誰能訾之然而公以修塗在前
觀成在後所爲資無巨因倒廩傾囊行之十年七
十不已也又行之十年而八十不已也方且習爲
日程守爲家法爲九族被爲三黨府是二十年之

容臺集

卷二

五

中人衡其惠者不知其幾公積其功者亦不知其
幾同於壽者壽亦得之報以大年何足疑乎婁東
之族雅重清議其尸祝瑯琊太原兩先生以厚德
不以尊官楊公內行純備日引月長彼都人士事
之莊信之固隱然與前諸大老相埒公第不卿相
耳即不卿相而七十餘家待以舉火如晏相國五
百畝義田世世相承如范龍岡無翼而能飛無根
而能茂尤其難者也吾間要有毛翁百歲穉穉吳

中國慶再見於公矣公季君蒞仕類文園義同卜
式其人如玉厥貢惟金皇華之簡書有期南陔之
笙歌先奏授簡祝觴愧非惇史敢廣文肅公之旨
如此

容臺集

卷二

五

封御史左太公壽序

御史大夫左公之友沈黃門周侍御諸君子儼然造余請修祝觴之言於左太公蓋冢宰趙夢白業先之矣余何能爲役雖然余交於大夫甚習又聞太公事甚悉不能辭也蓋記有之曰孝子之事親也樂其心不違其志則養志尚矣抑父所不能得之於子子亦不能得之於父者惟志爲然七十子之徒惟曾參爲養志唯曾點爲嚶嚶乎古人之志

容臺集

卷二

七

夜童冠與偕而卑由求萬人必往而藐晉楚不可謂同不得謂異此其家風也而養志之準也世既晚士鮮聞道於是世祿有驕子而驟貴無賢父方且駟馬高蓋以耀閭里朱門華屋以鳴得意素風不著浮榮幾何則又有鑒於高明之瞰而懷盛滿之損者屏門而居擇地而蹈下里門之車同野老之席自以爲無忠與人無爭哉而忠孝之大節社稷之閑議槩乎其未有聞也吾是以有感桐城左

太公之事太公有丈夫子九人皆雋才而蒼嶼爲長公先奉廷對官中書擢侍御太公寓書詔之曰吾家自丘明以來代有聞人始祖戴國公當隋之亂以一布衣聚豪傑保江南六郡所全活無筭自唐迄今廟食不絕靖難師起有長一長二者忠憤激烈魯連抗東海留侯椎博浪庶幾似之此皆無翼而飛履險益壯况御史藉

容臺集

卷二

七

久遠之事吾不能知韓范富歐亦人子也蓋蒼嶼雅稔庭訓至是益自發舒思所以慰太公者會先帝興成聽政之謀起於

官禁昭璫神叢大臣首鼠時平時手會當有變公與黃門楊公排闥叩關天日重朗太公聞之喜曰吾所望韓稚圭者今竟酬矣及蒼嶼受特簡較士畿輔是時士習驕悍多不受大吏約束公標正學杜私門簡厥修亦簡其不修進厥良以率其不良

寬嚴用中蒸蒸頽化太公聞而喜曰吾所望爲歐陽子者今復酬矣居久之蒼嶼進臺僉自念受

冲皇異知無以稱寒惟是紀綱之地將上報主下報親無可解者寧忤羣小而口誅筆討何可以不

如彥國之直寧忤執政而超遷序遷何可以不如希文之爭蓋孤立行意超然於市恩避怨之外而

朝士上書巧詆蒼嶼亦上書乞身太公聞之益用

喜曰顧吾子不愧韓范諸君子耳豈憂將之奇梅

容臺集

卷二

四

詞輩哉乃

天子心知蒼嶼精忠讒不得入而言者爲正人發其私不容於清議又以銜恤歸偃蹇越二旬始發人持孝經律令相劇切且咋舌去去之匝月而太公之仲子發解京省又匝月而爲公八表攬揆之辰吉祥善事一時駢集公之加餐進酒內恬外愉綏福履而介眉壽者蓋不待修熊經烏仲之術誦八瓊三疊之文而吾以其志之得養視之矣公元

配周太恭人年亦七十有六九子皆太恭人所生自昔多男子者皆稱螽斯鳩鵲以爲壽太恭人則否豈左氏所引鳳凰于飛和鳴鏘鏘之跡乎不然何以一將九子如鳳德也更四年而設悅則野史修酌者之詞以進

容臺集

卷二

四

楚魏碧山太公暨胡恭人七十階壽序

余往視學楚中所物色茂異官於江以南者甚衆
自以荷衣蕙帶謝軒冕之交即舟航所經潛爲催
榜不令鄙人得迹之以是爲常而魏使君今吳江
前後四載僅於徐中丞官舫一覲面使君敘余有
一日之知延款甚洽竟其在事未嘗報謝禮故以
簡爲貴也使君自南曹陳臬中都而余有鄉舉門
下士彭今在使君部中始有尺牘相屬彭今人長

容臺集

序 卷二

七

安爲言使君政術風義甚具今年春使君之太公
與恭人七十偕壽其懿親胡文學請余文祝觴則
又爲言恬脩雅尚甚具也太公家世景陵右族其
事厥考泗濱公至孝不愧曾閔泗濱公博學明經
晚而廷貢司教鐸初命新安再命秦中三命華昌
太公嘗問關御車隨身所到即爲子舍浣淪上食
左右奉養雖坐冷無墮首屑作飯形影相依未嘗
頃刻離也然以是不能竟學絕意進取而是時使

君頭角嶄嶄秀穎非凡器太公曰亢宗有人吾志

足酬矣遂專意訓督名噪賢宮以已酉舉於鄉庚
戌成進士筮仕蕪陰公一往省親其解宇如水訟
蘭刑清曰習爲吏矣即駕而歸旣而使君政聲鬱
起以煩劇改令吳江以治行高等擢南尚書郎尋
陳臬中都督餉浙省金陵武林海內所稱江山清
美華實上腴公泝漢汚沿長江順流東下不啻御
風非有輪蹄跋涉之勞如嚮襲入欵入秦者使君

容臺集

序 卷二

八

又數迎致官邸太公乃偃息山樊杜門掃軌食武
昌之魚若兼珍之味飲竟陵之水若內法之尊日
與次公研經論史魚魚雅雅不知車上儻何狀也
余以太公恬修雅尚質之楚國先賢其純孝類老
萊子其忘機似漢陰丈人其偕隱鹿門類龐公龐
公求全於亂世故以水深林茂爲樂太公遭時聖
明父作子承 恩綸烏奕元方季方將相踵顯顯
馳驅皇路何必藏伏龍鳳雛羅拜床下哉道家所

謂忠孝度世不導引而壽者太公得之且進而與
大椿氏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者齊年其在
斯乎其在斯乎懸弧之日胡文學試函余語脩康
爵太公當輟然而有會否

容臺集

卷二

元

汪隱君繼環五十倍壽序

太史公稱人富而仁義附焉夫登高而呼則不疾
而遠濱河而飲則盈量知歸其爲德之易固也乃
箕子之衍五福先壽與富華封人亦云彼所稱素
封者豈天之私人乎何取精之多也不佞嘗讀道
言老子在黃帝時爲廣成子在周爲柱下史在春
秋爲鴟夷子在戰國爲鬼谷子在漢爲黃石公其
說遐悠無所稍信顧范大夫之霸越也翕張張弱
之間可不得老氏之用哉彼曰旣已用之國又以
施之家脫屣屨卿相三致千金能致之又散之即
衛生之經不問可知其合矣何則盈則虧極則反
天之道也計然之策雖末業乎其執天之行與黃
老家不殊奇可使羸促可使延矣且夫百髓九竅
外衛內營當其稔有壯之用及其壯爲衰之候豈
非貴微賤賤微貴之意耶內景經曰積精累氣以
成真寸田尺宅可治生今天涕泗吐洩衆所屑越

容臺集

卷二

年

也而有道者實之聲色滋味衆所競驚也而有道者捐之則豈非賤取如珠玉貴出如糞土意耶不然至人食手清而游乎清而少伯未流僅同程卓則必有以矣新都汪隱君以孝友爲政其事厥祖有醫指心動之奇節蚤歲爲家督以廉賈聞閭智智勝爭時時會贏得過當愈於纖毫推其餘以收卹宗親振故人之急挂劍市義弄丸解紛歲餘出米數百斛爲粥以食餓夫繕治津梁以費爲惠鄉

卷二

二

七

里稱爲長者至於室無姬姜門無淫朋內行統備恭儉惟德不惟貨殖傳所云法孔氏之雍容已也君自四十以後即有意於達生嘗曰仲長統欲嘔吸精和安神閤房保壽命之期出宇宙之外獨力不能買山隱耳吾幸自饒給於所謂良田廣宅背山臨流者豈復有恨哉而能自苦畢世爲於是釋有心計者主出入而脫身就閒築亭臺於陰山之麓花木蔚映魚鳥潛連壺觴唼哺甚樂也閔孺人

與君偕隱能助君施君之謀於室也嘗獲於是皆五十矣君有子太學履康從余游茲歸拜慶而清溪諸太學諸君子屬余言以先酌者余則愧悼史抑三天子都黃帝鍊鼎之墟木公金母之自出得全全呂汪氏有之矣履康翩翩雋才一日千里傳曰明德之後必復其始自今尚有國之顯休命以寵光二人川至日月何可量哉何可量哉

卷二

二

七

宮保東寧伯壽母百慶錄序

余觀東寧焦氏之百慶錄而知國家之異數加於元勳世胄者雖同姓諸王孫不若也夫 天潢至貴重也然厚於取幸而簡於辨賢等有混吹柄無專授此長沙有迴袖之請而子建抱摧鋒之愧也有如東寧以河山帶礪之盟兼于城腹心之寄入則彈金貂備宿衛出則佩金虎護榆陵者有之乎無矣且也堂簾既遠金玉其音衣租食稅之封鮮

容臺集

卷二

七

詢事考言之典自非助餉九邊貢金三品則優詔不渙於大廷 璽書豈頒於外服有如東寧之歲閱上聞 恩綸輒逮進文階而冠率府自稱廟而及慈幃使祀國崩城之節託錦綵而不磨其美泛栢之詩載管彤而益耀者有之乎無矣若夫小山叢桂之侶竟以凶終唐邱聞鷄之檄亦爲魯始出城之禁不解越境之交聞如客有遊梁恐騁妍之不瞻人雖同世或授簡以無從有如東寧友天

下士聚四表歎繡虎雕龍盡出宗工之筆家雞野鴛齊登遺母之羹即日酌者之言取而無禁乎不知青萍見賞於孟嘗綠綺特贈於平子藉今悅禮教詩之興未弘結客好文之道未廣列鼎陳茵可佐如松之祝廻鸞翔鳳足舒寸草之酬則何以聯淡水於同心致琳瑯之觸目者也顯親之孝斯爲大矣若乃老嫗陰符之經百言衍道百言衍法西母朱陵之果千年一實千年一開事類於齊諧肯

容臺集

卷二

七

爭於魯什者存而弗論可也

壽陳徵君元配衛孺人六十敘

余友陳徵君仲醇避俗逃虛志在五岳晚而買山
東余之麓貯書萬卷游詠其中經其門閭者無不
入其室其人斯在幾與世相忘矣非忘世也殆
亦忘家雖與其元配衛孺人相莊若賓而自其山
居之後鄉城相距十八里一歲不過再三歸孺人
時以春秋上冢為留憩山莊者數日此外罕賂其
面與城市之人罕親仲醇者等仲醇又不治生即

翠臺集

卷二

五

海內束帛加璧千謁輻輳筆潤有餘遑遑與九族
賓朋全其饑寒隨手散去橐空而止鮮有歸遺細
君者以閨閣之恒情論不幾似太常之妻北門之
室乎而孺人以端莊靜一之德拮据內政嚙嚙如
也雍雍如也安其荆布有六珈之華饜其脫粟有
八珍之旨子婦皆式其儉素佐以力作大者蘋蘩
小者機杼無不踴躍舉仲醇是以無內顧而偃息於
一丘一壑之間仲醇即不一丘一壑手替屈子遠

遊之冠策盧敖鄧林之杖凌華嵩而躡衡岱也男

婚女嫁中壺足倚庸詎如尚平畢世次且老疾俱

至而臥遊為乎孺人今年六十矣計其子歸以來

四十年中合符古賢媛而過之者有三其始當仲

醇才名方噪倪拾青紫之年顧不難為孟光之勸

隱然而勤身家秉先廬無恙不至寄居阜伯通之

廬此其賢一也仲醇中歲所謂同學少年爾汝交

而金蘭好者相繼登華貫有乘車戴笠之異而孺

翠臺集

卷二

五

人曾不艷稱焉有似於王仲孺婦然諸郎君皆浩
然充然無焦悴可憐之色不至如仲孺子蓬頭歷
齒動父子情其賢一也晚歲則為龐公之偕隱矣
然龐公不入城以全家往鹿門故而仲醇之不入
城也并不入室孺人即屏居蕭穆而有林下之風
又其賢一也孺人第少罹弗耳性者臺察以有道
薦仲醇於朝將修吳興劉陳憲章故事此何必
非藉第仲醇同學有若方衆甫學憲唐元徵宗伯

楊彥履官諭范長倩學食其夫人則既薨弗矣而
栢舟之外皆成逝波有如孺人之琴瑟並奏集於
百祥者誰哉又况乎仲醇述作大業不朽則孺人
之徽音懿範與之同不朽西池之紫霞上元之雲
璈不足爲孺人頌也結悅之辰諸君子試理余語
而前奏之當陶陶然盡康爵矣

卷二

序

七

壽節婦董母李孺人五十序

在昔乙未之歲余奉 詔爲南宮同考官初入棘
註書二房序齒也次日改注書一房序官也大學
士新建張公忽邀余請曰鄒宮允以春秋一再分
考矣今且復然顧其額少鮮肯易者公有意乎於
是余復註春秋第一房及揭卷之夕有董叔發是
時方以科場爲懼府恒門第是抑余亦不能自固
袖其卷不出同官惟袁伯修不直余謂何乃作昧
心事而陶周望宣言曰董年兄不及吳年兄矣叔
發故崇仁吳所取湖省第三人也俄而太原傅商
盤亦得李鴻卷袖之不出新建張少師曰廢則俱
廢耳李鴻者中文定公之壻也戊子之役人以是
黜余座師黃宮詹文定去國而鴻得雋正宮詹辯
誣之日余安忍負黃公蓋叔發之間關得一第以
此叔發雖無祿蚤世傳其公車之業籍籍稱才子
才子余藉以有得士名未嘗爲舉主累云去乙未

卷二

序

七

十餘年而叔殺之元配李孺人以完節旌於

朝今年秋爲五十設悅之辰於是叔殺之弟遐周

索余言爲壽則十年前朱少師已立傳矣何俟余

言乃余有感於邯鄲淳之碑孝女也謂崩城哭市

坐堂待樹之烈出於高門大國者非難出於草茅

露屋者爲難詞則妙矣論則未公夫醜毒生於晏

安而奢麗稔於世祿豈不自古記之哉余嘗遊行

天下至閩之建陽朱紫陽夫子過化之邦也邑宰

卷二

序

卷二

吳天洪爲言此邦五百年無以節烈表宅者驛車

山東有丘少司冠禩者先朝遺直也其長子以

辛未成進士丘公有西河之泣吾鄉陸黃門樹德

信之詢及婺室丘公曰嫁之矣黃門大駭丘公曰

嘻栢舟之詠錄於聖人懷清之臺築於天子此光

岳之間氣可渠望之人人乎若丘公者可與衡節

烈之概矣孺人所生所歸皆世代簪纓之家所謂

高門大國者當代鮮儼十六而嬪十八稱未亡人

有嚴姑無血胤孺人不恤九族忍死以成夫子之

孝廣夫子之慈茹荼食藥三十餘年皎如一日且

儉而能施終抱遐周之子收陰德報而朝家旌

典適與繼絕會假令叔殺今日而在孺人魚軒翟

菲鸞章鳳詰與令妻世婦班中宮內朝之列亦霽

常榮際耳能獨持門戶馨香發聞動於四岳奏於

春官達於

宸聽表於宅里揭日月而敝金石否世人競稱甲

卷二

序

卷二

乙科然明經三歲以數百計制科三歲以三百計

而節婦被旌不能過數十豈非以其重若此其多

若彼哉是昔者叔殺以高第彰孺人之勸學今者

孺人以旌典彰叔殺之刑于叔殺有孺人爲促後

之延董氏有孺人爲襄中之盛譬夫西域之樹半

榮半瘁豐城之劍一升一沉雖形若支離而神理

賡發繼自今孺人且日討斷機畫荻之事以祖之

視父之書觀藐孤之成而終叔殺之緒是女氏之

不朽道也即不佞爲叔嫂舉主亦有榮施尚何南
岳西池之謬悠足爲節婦道哉遐周試以質之朱
少師謂可佐康爵否

卷二

二

空

程母戴孺人五十壽序

夫祝母氏之遐齡者非真仙曷以哉金母上元莫
稽往牒至於南岳東陵則固爲人婦爲人母非人
倫道絕者也然其教不大闢而因果福田之說頗
足以惑里俗於是布黃金造瑞像輸長腰供香
積名爲佞佛而祇以重僧人之貪業耳晉江王道
思抗論謂金天氏之教有裨於中閭此何以稱焉
太史公曰吾聞新都程母戴孺人之事而有咏乎
道恩之言也孺人生有至性及笄歸程隱君修恭
婦職修澹蘋蘩罔弗潔虔程故素封筭會計罔
弗賄舉夫子進疾籲天而號願百身代且剖股肉
以一杯羹進而弗藥也生平儉素無他好顧獨好
金天之教若有宿本自其中年已割帷房之愛清
淨自居繡佛一龕梅檀一鐺三業誓斷四偶時奉
竺典貝書具通大意吾聞彼教有云作有義事是
惺悟心解之者曰資生治產皆與實相不相違背

孺人之聞政近之又云戒生定定生慧故學士牽
文句者受障深而婦人女子行一意者取道疾孺
人之信心近之方且爲鹿門之媼方且爲臺山之
姥而詎若愚婦之佞佛乎哉孺人有丈夫子四人
皆負倜儻才以孝友聞於里即孺人空諸所有而
家益立茲當五十厥子至善君謁本寧李先生及
余文爲壽李先生所爲孺人壽者在方之內而余
所爲孺人壽者在方之外亦以鹿門臺山之壽壽

卷二

臺

於南岳東陵也

壽汪母八十初度序

夫室有交謫則借隱者著家有小慈則勸學者稱
王君公所以能遂其高者用婦言也歐陽子所以
能顯其名者稟母教也若汪母太孺人之事更有
異焉太孺人始爲汪氏婦孝廉公故食貧落落窮
巷糊其口於都養數不得志於名場倦游矣太孺
人慰之曰以君之才豈長貧賤者幸勉事背城之
戰則請袍鼓以助蓋廢簪珥資斧其行孝廉公氣

卷二

臺

乃壯趣治裝應臺使者月旦竟以遺珠售片玉家
聲繇此而大當是時太孺人豈不能作逸妻語哉
顧孝廉公飛鳴有具頭角木呈假今以運命之說
懷安自墮則南金竹箭終爲無經之寶而華門圭
竇皆爲伯通之麻矣太孺人成江之功豈在舉主
下哉太孺人晚而賦柏舟有丈夫子曰人翩翩名
士佩服義方唯謹思日夜役及親而仕無如數奇
何大懼無以榮母心者太孺人則寬之曰榮進有

時豈能越春而爲夏哉汝家里號鳴珂居題通德

貴盛矣寧必人人朱丹其轂若等寧謂奉母氏答

劬勞者必五鼎食六卿衣乎則更有進於此者勉

之足矣余不盡識諸公子而交於穆溟穆溟仁心

爲質蘊義生風季布之咥信於鄉邦第五之名不

減驃騎即太孺人之所爲劉薦留賓隔閡辨友者

桀可知矣太孺人年登大耋神明益王嘗質明攬

承刺斷家事衣布食淡抑絕甘濃戶恒不析衛生

容臺集

卷二

五

之經也飲導不盡重積之旨也皆壽道也古之女

貞有夫與子而度世者惟魏華存元君今之元君

不在南衡在黃山石岳間矣余言以祝觴者汪

太學元霖於穆溟爲族弟素受太孺人卵翼恩者

也

徐士炫

門人

許經

容臺文集卷之二終

容臺文集卷之三

華亭董其昌著

家孫庭樞

序

少司空祝耳劉公八十壽序

少司空祝耳劉先生者通籍四十年侍養二十載

海內之曾聞也其昌與同官陪京先後引退今年

八十矣懸弧之辰許文學請余修酌者之詞余曰

何以余詞爲哉孝子德至於天則天苞見地符出

容臺集

卷三

一

故孝經有授神契翼經而行今在祝氏與子知之

乎文學曰何居余曰孟夏之月

天子發德音下明詔若曰余一人未收列聖養士

之報豈忠孝之率不先與子大夫有以終養在告

者將導寵之以爲臣鵠所司核實以聞大哉王言

所以鼓廉恥之陶治明崇獎之準的謂孝祝之授

神契非耶而安取以余言壽世之言壽者長矣稽

叔夜則言養生有主討芸餌木熊經鳥仲亦足長

年此宜於山澤之臞縉紳先生莫能從也今康遠
 則言運命有定壽考康寧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
 謀其說近之而非所以論於盛世治之世則齋
 用五福威用六極一受成於皇極之主而司命爲
 無權且夫瑞草嘉禾無情之物猶應聖主之念而
 生何論壽考否則衛武之九十太公之百四十召
 公之百八十何以皆在周道方隆文武成康之世
 豈非賢聖繼作而錫福者厚與耳劉在終養諸君
 容臺集 卷三 二
 子中如連林之有松柏羣岫之有嵩華而
 主上寤寐黃髮勤思憲老與耳劉之八奏會臣主
 之精神若隱隱相通者而知自今以往耳劉之爲
 九十爲百四十爲百八十皆以
 聖主無涯之養錫孝子無涯之年也謂余不信請
 徵以近事西虜跳梁朝議推轂行邊元老有及新
 城王少傅者言官以篤老難之
 天子不爲動及 召見平臺少傅趨鐸問雅調對

精鑿雖借箸之籌聚米之論無以過之
 天子大悅賜鵲印佩龍文而出西虜怵於先聲退
 兵六百里當是時非
 主上神武獨斷幾爲言者所誤再索而得耳劉亦
 如是矣此二老者一如彊弩之末猶貫七革一如
 吞火之世獨嚼寒冰皆聖世之瑞也文學歸試理
 余語佐三雅何如
 容臺集 卷三 三

朱濂江侍御六十敘

箕疇嚮用五福厥有壽康夫壽康自稟異氣非人
主所得用者時何以稱焉蓋大臣之威福庶官之
淫朋皆由德也同於由者亦得之且將犯天下
之不祥雖飛廉而彭祖乎猶爲天耳惟皇極之主
能蕩平正直操威福之柄塞淫朋之門使其皆爲
攸好德以迎善氣故有道之世其君子之有年者
君子之也宋玉憫屈原以忠信見疑作爲大招

卷三

序

四

言四維上下皆不可處此其坎壈半騷何知年壽
而易之嘉遯詩之考槃有進於此者方且易臞爲
肥即隘爲寬噉其菽水有芝朮之功安其圭竇有
樓居之樂休休焉衍衍焉吉祥止而神明宅此則
幽人碩人之自爲大年若有不出於君者矣雖然
君猶天也吾身非君有孰有之哉紫莊者流旣以
君臣之義比之逃雨而猶以江湖魏闕爲重傷而
無辭類此不可聞於蕩平正直之世矣余同籍朱

君采天下士也以清節直氣有聲西臺伏蒲之論
流傳海內更僕未數旣而繡衣持斧澄按江南風
采稜稜爲國家圖永賴業有端緒會

天子請謫言官二十餘人公亦在謫籍中得電白
尉三吳士民以不竟公之德澤爲恨而公夷然就
道瘴海炎方顏如紅玉歸而築宮於山水與區所
謂趙王孫故宅者讀書談道教養子弟郡國守相
干旄相屬罕所客接時以春秋勝日與名僧韻士

卷三

序

五

往來湖山間意豁如也臺省之薦賢以公爲舉首
者無虛歲而若弗聞也者銓衡之啓事以公爲司
馬宗伯之屬者無虛月而若弗聞也者其容色溫
然而不怒其文章議論依於大雅平淡而無孤憤
怨悱之習所謂幽人碩人者非公耶公之同鄉有
朱大復祠部以言事歸里中習餐霞服炁之術能
經旬不食冬夏一衣公平平耳烟火藥痔不廢而
精神色澤與餐霞服炁者等即與公巖居相望

會於首雪會於具區會於西湖或十年或五六年
 或三四年談客酒德與夫撫膺擊節鬱勃忼慨之
 氣猶是君采也今年六十矣子月二日爲懸弧之
 辰其二難襟海中舍五臺憲副等屬余祝觴焉余
 以爲凡祝多溢辭如蒲柳而松柏之也檮散而杞
 栟之也繁星油雲而景慶之也皆傳其溢也夫旣
 已松栢矣杞栟矣景星慶雲矣必也試之烈風棟
 之明堂見爲王者之上瑞而後不虛三者之用以
 公精魄才氣若此海內之仰挹快睹若彼是且頌
 之以政事而不傷於佚靡之以好爵而不傷於高
 寵光之以名譽而不傷於達而岡陵恒升諄諄若
 八九十者於義無取矣離騷不云乎老冉冉其將
 至今恐修名之不立彼爲習於怨者名立即牢愁
 解矣公不爲愁且怨而一日賜環大酬愛君憂國
 之志所爲恬愉交養何啻挹浮丘而侶羨門者壽
 又何可量耶請與襟海兄弟爲約今而後無復以

容臺集

卷三

六

下澤款段驕公以尊業鱸魚餽公余亦無以雨蓑
 煙笠求公以驚猿怨鶴怖公惟挾斑竹管筆書公
 出山後事更三十年而爲公賦抑之詩者與朱文
 寧祭酒共之矣

容臺集

卷三

七

望江兄九十壽序

吾兄望江公以名德躋大年九十矣攬揆之日子
姓咸造選扶履稱兄就修憲老之禮焉余諗於衆
曰此家門之盛二百餘年所希觀也請述言公之
所繇壽者而余採爲祝觴之言可乎於是爲公
之子行者若而人前致辭曰某等習公之忘機矣
然行年七十而嘗若有蹶躓者則以毋沈孺人立
孤輕趙客抗節邁共姜而未有報也自緋伯待詔

容臺集

卷三

八

公車上書 闕下當時百司庶府之疏

神祖十九畱中獨公父子以孝情格天事下大宗
伯議大宗伯移文直指嚴實以聞而得建棹擗表
宅里微

天子之譽命以酬罔極之恩慰風木之恨而公之
胸中始無一事寢不夢覺無憂爲嬰兒爲赤子古
有終身慕者年百有十歲是公之壽道也有爲公
之孫行者若而人前致辭曰三十年爲一世公閱

三世五朝矣自甲寅乙卯之後六十餘年重熙累

洽潤澤豐美間者邊陲示和齊蜀黔巫日尋干戈
而壽夢之區樂郊樂國天官書占云歲星在吳又
云老人星在斗牛間堯之瑞應所謂民之子八九
十者歌擊壤時也斯不亦壽而康乎有爲公之曾
玄行者若而人前致辭曰齊桓有云多壽多辱無
爲貴壽矣三鳳旣邈羣龍代興今者承明著作之
庭石室蘭臺之選虎竹熊幡之任逢掖子衿之英

容臺集

卷三

九

里號鳴珂居題通德公惓惓以振族之思觀亢宗
之盛而喜可知也緋伯博於學瞻於詞公侯之後
必復其始行且致身日月之際

天子詢家學所自有 詔即公之居授經如毛公
九十故事斯不亦壽而榮乎語旣成請余致辭余
聞論文者有筆隨人老之說而知登年之爲載德
助也彼其側身操行欲善無厭者當一日而懷千
載之圖豈不知晦朔不知春秋者可窺其藩哉諺

曰天有記性無急性無急性故蚤計者常失之目
前有記性故例行者難待之定後吾視公質行可
以鎮浮厚道可以祛鄙徐公之雅尚通介有常任
安之交情寒暄無變雖自其性得之哉而亦以閱
歷多造事熟前有典型後有炯戒故得效之方佩
若上藥已事之美護若瓊寶譬之松柏之節久而
愈堅薑桂之性久而愈辣醇醪之味久而愈和蓋
以德致壽運以壽養德所得於切磋琢磨者九十

容臺集

卷三

十

年如旦暮也談何容易余少於公二十一年昔余
有感於鴟鴞之章而公爲賦無永蓋其厚之一徵
也及是家慶爲歌抑之詩以侑康爵而屬緋伯紀
之

賀楚方伯霖宇梁公晉中丞序

楚庶宗之變也諸大臣議以爲春秋之義將則必
誅楚氛其惡蔓罔斯晚社稷不灌屋鼠不薰八議
所云非其大者昌無牽於宗正條而一以司馬法
從事於是檄四省集大兵爲犄角勢

天子環顧廷臣獨念撫楚莫可遣者時梁公以方
伯守土荆南先是以平苗功奉璽書賜金且需次
領節鉞適與楚事會

容臺集

卷三

十

天子廼俞廷臣請以中丞節授公公朝受命而叛
者夕伐謀見疾馳而入幕府而士民喜可知已曰
公不從澧州來其從天而下耶是時伏戎在荏悍
宗在堞方屬耳目新帥以爲意嚮公至則皆偃伏
不敢動曰是夫四征不庭慣經行陣者梁公耶庶
宗寡援則大窘公廟筭百出則又次第就械無逆
罪

天子以一中丞節勝于十萬師而方城鄂渚之間

謚如矣故事大中丞自藩臬各者同官微言志其
於是諸大夫授簡不佞昌曰待子久矣其無辭不
佞服膺公教甚深且賴公定楚無入危之誠又何
可以不文辭也往讀史至漢文時謀國之臣孰與
是賈誼買大夫不難繁單丁頭而抱火積薪之慮
惟諸侯王爲諄諄又家令之疏備邊詳哉乎其言
之也要以安宗廟而尊天子舍制六國無足事者
帝心奇其才莫能施用竟成六國之禍雖然帝之

容臺集

卷三

五

所能者損萬乘之重以重細柳而已若曰吾有真
將軍者豈憂諸侯王哉譬之治病脛大如腰指大
如股者症也或言分之便或言削之便者禁方也
而條侯則醫也二子者試方者也試方者人費試
策者國費得國醫事幾矣藉令動六國之兵而應
以棘門霸上之將安在禍小乎故曰安危在出令
存亡在所任此文帝之明而熟於計也嗟乎國家
日不乏謀議之臣至如威名折衝信命殊俗功能

日著可當縣官緩急者曾幾何人又以遭時秦寧
其華不試士大夫優游文墨拱手而取大官他故
勿論即如大中丞是古人子所使王官監於諸侯
之國而分陝之寄也繫內門樹大纛將以虎符徵
發而轉主帥手居則討軍實而銷民萌有急則撤
患於肘腋之間而制變於呼吸之頃此寧渠可嘗
試者通其道甚廣其途甚夷王爵者率以寵名譽
之人而酬數歷之績軍旅之事不必其有聞也其

容臺集

卷三

五

故難言哉難言哉公以文章學術起家望郎當西
夷弗靖

天子命重臣行邊公應詔與俱重臣竟賴公策敵
王所憚用是結王知起士望今國家屢有征伐之
事公未嘗不在其間三韓之役松山之役播酋之
役皮林之役公或調兵食或設方畧或視戎行或
募奴士交河飲馬漳水墮爲公所爲開關而策馭
也也懣懣酪藥刀耕火種公所爲跋涉而問俗也飛

芻度嶺積甲齊山公所爲拮据而先事也赤白探
九癸庚謀野公所爲指顧而應猝也公筮官郎署
而幹濟有元老之猷近試三輔而經營在玄菟青
海之外旅進潘泉而物色在河魁中執法之官是
故人知

天子一日而驟貴公不知試之二十餘年不爲不
久人知公不戰而成功而不知公之所爲百戰功
皆今日收功地不爲不難也且庶宗幸而濫觴已

岑臺集

序 卷三

五

耳即瀾倒滔天而其敢效孰與虜酋其獲得孰與
孺嬰其貪忿誰與脫巾之卒公能折其所難何論
易者於條侯曷讓焉若乃盈廷言戰賈生之慟哭
也劉氏安矣而晁氏危矣則西川謂耶總之

皇上善將將得聖人之戚矣蓋宸濠之亂王公瓊
在本兵曰無憂業有王伯安在今公之講白沙氏
學與王同公之禮王之賴其地同王先濠而後苗
公先苗而後楚其事又同儒者之效觀矣漢事云

乎哉旦夕者

天子錫師中而寵公於將相間則有穆如之頌以
俟君子

岑臺集

序 卷三

五

賀郡司理徐碩菴奏最序

陸士衡文賦曰課虛無以責有文誠有之仕亦宜然彼賢人可久之業太上不朽之事皆契在獨知藏無朕迹於德謂之隱於善係之陰何嘗稟成於朝署司命於主爵哉而或者謂朝權之可常信夢蕉之足據所保者在此即所捐者在彼而廉恥節義無所不捐矣則雖實之爲患不可語於達人之觀也吾郡大夫西安徐公筮仕時嘗爲廬江司理

容臺集

卷三

六

繡衣持斧爲崔大夫自牧伯守長以下慮無不博心先意自全威稜之下者而公平視之無所阿邑適有徐守之讞相忤棄其官歸徐守者江右汪君心淵也始東方妖賊壓彭城境此南北咽喉關天下安危不小賴徐守善爲兵多方畧扼其進賊委城遁去張睢陽輩人也而失驩於備兵使者趙君趙中之於崔將行舍吏之訾須臾理官閱實其罪法在重辟中衆莫不心傷其冤乃與慷慨激昂明

其不然者徐公也是役也公仁心爲質蘊義生風陰德通於神明今望重於山岳所保甚多所捐甚少惟一官耳嗟嗟倡而和者何人哉崔旣入操國柄羣奸輔之長夜漫漫孰知其旦情

聖朝更化羣公訟言賜環有命復爲松借則與公同解褐者皆已駸駸日月之際公無幾微厭薄故官而識益練而神益完有泣罪之仁有定亂之畧有平反告母之孝情有不茹不吐之風采譬之

容臺集

卷三

七

陟羊腸過灤澗而結朝九土揚舲百川易於履平地也三年報績特尋常事以公始念不及此故同官觴之以志彈冠之慶云昔漢于公以官殉覆盆炫耀史冊更千載而有錢若水又更五百載而有公與之鼎立奇男子故自不易食報當亦殊絕今天子褒誅獨斷遠過漢宋彼于公之高閭若水之急流其足爲公稱哉其足爲公傅哉敬因郡伯諸公祖之請而揚厲公之百一如此

賀漕撫李公考績晉副都御史序

楚之貢浮于江沱潛漢則禹之道也昔也逾于洛
今也訴於淮故楚之轉餉者歲詣淮受教今於幕
府以開府視淮亦猶賜履之地乎大中丞修吾李
公以撫兼漕事久矣日者

天子以璽書晉公爲左副都御史而楚之藩臬使
喜可知也曰公今真爲漕矣楚賴之矣又曰上今
用公矣世賴之矣授簡不佞昌曰庶其善頌乎不

容臺集

卷三

序

佞何能爲役憶讀公之撫漕疏而能言之士方公
於汲長孺陸敬輿郭令公韓魏公張方平者核矣
斐矣如以古之事詞止矣不可以加矣請言今事
可乎在昔永嘉張文忠公自郎官佩相印嘗召
對便殿掀髯言事倣儻不小拘公旁傾一二宦豎
則佯作踉蹌狀

上怪問故公對曰臣何敢失此曹意內庭數武地
如萬里矣因極言鎮闔所在暴橫非聖明滌蕩海

內終不見天日

世皇感動爲盡罷諸鎮守者夫李元禮一世龍門
裴晉公四朝元老竟拱手於宦官輩而文忠以一
言除數世之患偉矣社稷功也雖然公有社稷功
而於賢人君子肯許以社稷臣哉遇合太奇寵數
太盛不知者旣忘其徑之捷知之者亦憾其報之
稱尚安得而以名歸之故夫歷遭廻嘗險阻有驟
而起有前而却朝廷之注嚮與海內之清議兩相

容臺集

卷三

序

時亦兩相激而鬱勃不得宜者此亦名臣之資也
中丞公得之矣公以直言極諫浮沉中外二十餘
年最後領節鉞未幾片語出官中賜之袂其事甚
秘世莫能知也公請去不得請代不得嘗以身在
去與代之間可去則權輕可代則責亦輕而稅璫
增者乘公兩輕之勢磨牙張距以吮淮海維揚之
血公亦不量孤危而日夜以討璫爲事如臨堅敵
旗鼓間諜靡弗用也如薄猛虎網羅弓矢靡弗設

也卒持其陰重罪大困稅墻使不得生還禁禦當
是時海內扼墻者若清原若江夏若南康皆不能
以一矢加遺守上大吏至襪冠帶受辱其次三木
囊頭受辱其次緹騎圍上受辱而雷霆之威獨霽
於淮上識者曰上之知公雖三旌九遷不過也

王上雖心識公而未嘗驟貴公公雖受譽命而以
年以資未嘗踰於恒調之尺寸公在鎮先後著功
實如馭將吏懲貪墨議河渠護陵寢靖叛萌服

卷三

序

子

流散不止爲漕而獨敘其所爲漕者若曰程績而
酬則爵祿不足也以故天下之賢人君子皆信公
重公於公之當去也昌言於朝以規於公之不逮
去也昌言於朝以頌即鑿橫門建大纛盡護東南
諸侯股肱倚之咽喉仰之於公豈有不足而公議
之鬱勃猶若有不盡釋者公之功名於是爲盛哉
抑公不獨自成其名而已也

聖德亦光焉矣

皇上異時不當逐三大璫乎保之敗也則權相隨
之鯨之敗也則少宰隨之滅之敗也則臺諫官隨
之夫自宰執而卿貳而臺諫莫利其比璫也

王上之明也公之終有譽命以此故夫分過於君
謂路馬不可問逆鱗不可批密雲不可雨明夷不
可日中者皆誣上者也布衣輕俠尚有名交安有
網恢恢綬若若而匪瑕暢美莫望之臣子者

皇上紹烈祖之休於公乎白矣書曰嘉謀嘉猷惟

卷三

序

子

我后之德其在斯乎其在斯乎繼自今公益有繼
窮之聞王臣俱美中外祝福洛脩貢江獻琛寧獨
惠於楚於漕已也

送郡司理毛孺初應召北上序

睦州毛氏兄弟鼎立孺初公後起爲吾郡司理凡五年聲籍甚

天子用所司剡薦以異等召云始公之入吳也其仲司諫氏贈之言曰行矣毋愧龍圖之樹其伯天官氏贈之言曰行矣毋愧桐江之絲公拜受致而爲董子理之也董子俯而思仰而嘆曰善哉縣天官氏之言可以清縣司諫氏之言可以任難然嚴

容臺集

卷三

三

子爲傲爵祿者也於先憂何常即於理官何當也公曰唯唯否否夫嚴子者果以其傲爵祿爲高已乎其言曰懷仁附義天下悅趨勢順旨要領絕此古之遺直而范氏之宗也凡任天下者固必有所捐國家之謀肉食者鄙功名之會金注者惜故可餌以祿者即可怵以害可縻以爵者即可撓以法非夫泥塗軒冕而能當官立節者天下無有昔范公爲諸生則以天下任吾爲理而任豈稱早計哉

桐之水以礪吾齒耳蓋公之持論若此其望郡率

以此言爲券較然不欺其志焉公身兼數器而棘木之聽自其顯職亭法處事片言立斷刑書既定即豪貴大俠力能得之監司臺察者不能得之公監司臺察亦借公自解曰是無如司理何有宰相子方操熱柄爲吾邑宋氏關白公抵其書標其使曰而公與吾無生乎而書僞也邑有人奴埒素封與故主抗輦下貴人至爲擊一學使者去賴公窮

容臺集

卷三

三

治竟斃於法於是江以南槍地呼天之屬願一奮松郡理歟不恨而公以爲無冤民易無冤士難今夫司屬之殿最寄司理筆端一不當令蒙惡聲此寧有兩造爲閱實者公攸其鑒幾而不以脂韋先惻恤凡所品薦要於至核即臺察亦無以奪也計公在事以廉成平廉最著以強直行仁恕強直最著弓旌未及而風稜岳岳已動朝著矣遭時休明箕穎爲拙雖江湖客星皆耀於鈞陳太微間假今

子陵而在能逃諫議微不就否宋時自希文出土始知重氣節今

天子高居法宮積憤如山不復決慮無弗伏闕諫上殿爭蒿日以修社稷之急而天下春春多事何也豈其迹於任也而不大有所捐與豈其知趨勢順古之非希文而不知懷仁附義之爲真希文與昔富鄭公之賢也欲有所誅進而希文持之曰恐人主手滑此以知其不好激也石徂徠之直也爲

容臺集

卷三

序

四賢詩而希文嘆之曰天下事爲鬼子壞此以知其不好譽也若希文者真能捐名者也語曰貪夫殉財夸者威權烈士殉名夫名美物也而權利之委也故遺利而後可以遺權遺權而後可以遺名遺名而後可以憂可以任公所試之理而效者也吾終不以羊崇爲潛以龍圖爲見以施於郡理爲公之細而効於臺諫者爲公之宏公行矣不煩改步矣請亦以余之言爲券而質之公家伯仲徵余

言者華亭聶侯青浦韓侯署上海許公皆漸於公之家風者也嚴以子陵名范公所嘗守郡者也

容臺集

卷三

序

送聶邑侯入覲序

聶侯以述職行矣歌騷之日二三子講德焉行人
吳子諗於野史董子曰國有六職今則兼之吾以
是程侯抑何恢恢游亦也侯寬然長者鑒哉內運
序延見士大夫考政問俗即能得其人於日曉之
外造請不廢陽鱗自遠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
是天官氏之職侯克舉之也侯下車之歲大浸稽
天請命兩臺發粟賑荒鄉三老義士所在施粥糜
容臺集 卷三
閭井相望侯身自勞來眠食幾廢所活餓夫不可
勝數歲不爲虐邑故苦踐更邇議均役官與民視
田受役幾無等侯覈富民田隱沒盡出逾故額六
十萬於是中產以下皆得免役而縉紳亦不至大
困行法之平爲江南最是司農氏之職侯克舉之
也學使者檄郡縣校士所在謹誨山前澗松今古
同嘆侯謝絕請託精心品藻白屋家峻遂無留良
明鑑空懸飄瓦不怨是宗伯氏之職侯克舉之也

勾攝之役日引月長動盈四百侯汰去過半昔之
鴟張狐假而食者轉而歸農又捕賊曹符檄所向
輒命爲盜藪蔓延周內莫可誰何侯絜法定今落
其角距鐵程以時往荷息警是司馬氏之職侯克
舉之也侯嘗謂欲省獄訟先省錢贖非兩臺監司
大吏所召捕未嘗逮人於庭亦無一役輕下閭里
爰書已入欲解則聽之未嘗引繩批根見法輒取
也是司冠氏之職侯克舉之也澤國與區溝洫是
容臺集 卷三
急先時濟治以勞遠人自侯建議壹用土著畚插
在前餉儲居後事集民安百世永賴浦漚一役衆
稱聶渠是邦土之職侯克舉之也夫國家以六曹
盡天下之事而以縣今習六官之事如侯者得其
一察已足孤行况兼總條貫左右具宜不爲天下
循良冠乎董子曰似也子知侯者請更有進焉吳
子曰仕於壯縣者處脂膏中耽耽遂遂富民是求
彼官於家人極於病益有之矣侯淡素自將冰壺

方潔尺組寸帛不取諸民沽酒市脯寧浮其直侯
在萃五載矣素封之家游閒之子不知上官科指
作何狀有以懷璧罪者誰也如其清賢豪之門竿
牘並進或使其吹噓張我羽翅侯曰我守土吏也
豈僭譽於名交哉守常度自信而已如其介臺察
有所摧抑其人故不能事侯侯陰爲解脫竟不令
知所卵翼士有退而負德者或爲侯道之侯益爲
掩覆不令人人知也如其厚此足以頌侯矣乎董

容臺集

卷三

序

子曰近之矣猶未盡者其在侯之量乎古之知人
者謂智可練而量不可學侯之量深遠矣若萬石
之鍾不爲寸莛鳴函牛之鼎不爲小鮮飪忘寵辱
遺毀譽於家有不見於國有不聞者足臨朋之弘
也是故侯誠才矣然而不張的誠清矣然而不豁
刻誠介矣然而不崖異誠厚矣然而不洩闇其大
臣之度乎當其百里有六官之用當其臺諫又有
大臣之用王正之春

天子開明堂觀羣后修漢故事有以邑宰進大農
少傅如桐鄉密縣者必辨侯矣吳子以爲不虛美
請書之

容臺集

卷三

序

司理臨川吳公始下車擁書萬卷焚香風前或見
謂公文人薄法吏不爲也是時積案如山老吏抱
牘而進冀窺使君辦治若何公縱觀有頃手數牘
曰是行禽敗常者案之是封豕吞食閭左者案之
是城狐家於官府者案之是鬼蜮開兩造而噉其
肉者案之餘雖刀雀角非國法所急不足煩乃公
三尺須其改悔將有縱舍觀者憎伏公嘗端居燕
坐或十日不決事或一日決十數事或十日不判

容臺集

卷三

序

牘或一日判數十牘皆洞肝披膽引經貫律莫可
上下諸奸人莫利當公而旁郡有不平願得赴雲
間嘉石歟不恨公自以鎮靜坐消告訐俗而諸御
史臺或移文中令巖然不爲應豈其治絲而禁之
耶久而知公之指在不擾交章刻譽矣若乃東隅
於繡設菜過鮪士大夫竟三歲不能以二篇事公
何論庭實至問之市肆經年不取尺布矣問之候
吏所過乾餼弗具矣問之關吏坐無附耳之交門

賀司理吳茲勉最績序

今郡司理之攷績也則猶古者計獄弊訟登中於
天府之遺意哉其具成牘以請幾毛舉縷悉然不
敢深言於慎淵之情不敢侈言於不寬之誦懼其
迹於夸也蓋司臺察則既有品題矣而不必其該
也東於裁也太史之代言則既有寵光矣而不必
其肖也滂於同也是將安所懸衡乎吾聞之言彌
繁知彌簡言彌簡知彌精夫攷績虞法也有虞氏

容臺集

卷三

序

嘉美咎繇非即今之制詞乎而其言曰風動風者
一字褒也後王重之曰明清猶雨暘燠寒各司其
用非風敵也又重之曰訖威訖富是猶明庶廣莫
之屬風之一德也且夫風之爲言未施而民信先
聲而奪人故足術也威富已當我而後訖焉晚矣
江以南故囂于訟訟爲最又隸於舊京往往奸人
不得志則走諸御史臺聲冤泯泯焚焚不可窮詰
檄符一下胥吏伍伯之倫因緣爲奸利中產立盡

無境外之刺矣問之主藏吏束矢之入緡錢之羨
籍而弗有若委塵矣問之胥吏曰此霹靂手也奉
約束惟謹不者相隨入獄門矣問之鄉校人人爲
吳氏學古文奇字之外言不及私矣此豈可旦夕
策取哉益公清虛淡泊純白內守雖恂恂抑抑而
有輕天下細萬物之意舉人間世所詭稱以爲要
譽之媒爭先之徑皆所不屑故曰絕利一源用師
萬倍豚魚可格梟鳥不鳴風之也臺察所稱者能

容臺集

卷三

蓋此乎雖然猶一郡之平也公之鑒裁者賜履持
斧之臣詢察吏治惟公是倚而郡國今長耦俱無
猜且各有憑焉吾職在五聽而已更以六廉繩吏
不虞府怨乎公則以天下名教爲已任即道在包
荒不爲吐茹今年春

天子開明堂計群吏惟江以南月旦足佐平明之
治非公亭亭孤峙不受世波將纖趨窺矚之徒巧
逃吏議公即不深文無奈其爲深文者何公即不

執法無奈其爲執法者何故煦然以春肅然以秋
皆風之德也此於法不得達之朝聽而不聞不見
之結無人是矣華亭令鄭侯上海令鄒侯皆青浦
作馬公樂公之政成而屬不佞昌爲頌昌心儀公
最久又野史得深言侈言猶不能肖公之什一試
以論於代言者或裨謀我可矣

容臺集

卷三

三

賀侍御潘翔公迎太公問卿入朝序

今

天子登崇茂碩服在大僚潘臬守長聲績著聞者起拜九列所以均勞逸示風勵也於是觀察麓臬潘公入爲太僕少卿趣裝有日矣公之仲君侍御翔公在輦下方清宮以待而同里同官若奉常尹公霍公金吾萬公侍御翟公皆翔公之所兄事弟蓄者聚族而迎太僕獻幣羞璧徵辭以先之不

容臺集

卷三

序

侯昌辱有家任羽宸之年誼且交於翔公至習不敢辭蓋國家有勞臣有世臣勞臣者身兼數器慮在四方環應無窮游靡缺受於才者也世臣者鵠鳴子和前喁後于二人有懷一人思鵠漸於教者也受於才者以爲臣鵠漸於教者以爲子鵠兩者鮮兼而得全全昌古今不數有莘之隆尹相太甲陟相太戊邇氏之盛魯公拜後周公拜前而伯罔之作太僕正也穆王命之曰世篤忠貞世篤者

繼繼繩繩自一世至於世世而効一官營一職何

論焉語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孰與以身教乎又

曰上臣以人事君孰與以子事君乎太僕公登朝

以來其官則自邑宰郎署守長藩臬幾十政無所

不周歷其地則自畿輔河洛關陝幾萬里而無所

不馳驅其宦蹟則自簿領錢穀河渠刑法軍旅之

事幾百試而無所不賾舉以故公勞臣無兩要以

教忠亦無兩彼其夙夜奉公者即爲式殺優游布

容臺集

卷三

序

政者即爲家暮而翔公之所傳者不止青箱書治縣譜也公茲入矣翔公奉膝下歡歌白華朱芾之詩上松栢岡陵之頌若石慶之爲萬石淹淪若元方之爲仲弓御車於情豈不誠展而非公之所厚望於翔公者何則萬石君雖孝謹予以歸老不事事仲弓則僅僅穎川長非如公父子在日月之際也吾意公必以生平所敷歷所咨諏若土風謠俗吏治遺情地險物力家庭告語皆可入皂蒙之封

章備繡斧之檢察而嚴君諍子自相師友則朝常
廟筭國事人才外臣所百聞不如一見者侍御當
熟數於趨庭之前所爲塞淵之助不少也茲非世
濟之美而社稷之福乎哉且夫御史單車行部攬
轡之日則忘其家雖甚嚴重視他官獨難於將父
既並立於班行矣而乃公駕車則乘驄者當改步
如中州侯公官太常秩三品其次公以侍御爲六
月之息東於制也翔公爲名御史籍甚西臺久矣

容臺集

卷三

序

尋當有不次之擢是父是子相從於槐棘間此其
合則其邸而居分則秉鉞而出而且有長公孝廉
將以賢良方正奉對大庭爲石之慶建爲陳之二
方吹簫吹塤肯堂肯構家聲功業煥耀乎三晉
美乎高陽世臣哉世臣哉試采之爲潘氏世家竊
自負於傳史矣

吳玄水禮部得子序

古者卿士大夫燕享之詩恒曰萬壽無期萬壽無
疆上壽百二十歲耳何以侈言萬也夫人未有中
古而生者皆於上皇之世自今而邇之赫胥大庭
猶旦暮也非以子而孫孫而子乃爲大年耶且也
君父之恩大矣與天地並夫惟子而孫孫而子則
以無涯酬罔極其願始嗵故以千金之璧易赤子
愚者不爲以松喬之年易嗣續智者亦不受也蓋

容臺集

卷三

序

三代之宗器若雲雷之尊饒父之興一柱之爵猗
首之豆所以銘功而昭德者命之曰子子孫孫永
寶用豈非以忠孝之種足重耶余友吳禮部伯玉
年逾壯未舉子太夫人憂之即同儕友生無不爲
伯玉深念也獨不佞昌以爲伯玉法當多男子或
詢之故曰吾非祠官安知高禩之應吾非太卜安
識夢占之祥耶抑男之爲文也從田從力從力則
熊羆之倫也從田則豈有畛畛疆畔哉方寸是已

吾視伯玉仁心爲質欲善無朕養志承歡今之曾
閔且樂道人善如鄭當時恢弘博愛如孔北海崇
獎後進如龐士元赴人緩急如原巨先嘗以宗社
大計閭閻隱憂默贊當事已見施川而不居其名
此其爲田沃而不饒坦而不棘而又拂以溫風潤
以甘雨知其必有獲也或曰海內聞人若弘農宋
公延津李公蒲坂楊公富平孫公此皆天下長者
何以新之血胤哉余曰之數公者與伯玉固異矣

容臺集

卷三

序

其成名也若倏地拾芥其得志於王塗也若康莊
騁絕足計其當伯玉之年所受國家之恩澤海內
之休閒幾於滿而不可以復益矣伯玉以鴻漸之
資困於黷授公車之業屢變憂患之途備嘗四十
登朝十年奉使僅僅得虞曹即又篤念太夫人倚
廬自北請南依遲子舍家無厚業蕭然書生此其
於諸公謙滿之數何如也耕堯之田而有九年之
水耕湯之田而有七年之旱過此以往皆逢年之

日矣多男不亦宜乎或曰然則人之所易伯玉何
獨難也曰器以晚成爲大物以罕見爲奇力以挽
回定數爲強德以動天地感神明爲盛豈不憂憂
乎其難之哉章文懿公以六十舉子陸文定公以
五十八重賢譽肖巍臚者願兩翁兼得之始未嘗
不遭廻而後乃備福也吾謂伯玉之逢年亦如此
矣於是社友何子張子輩理余語前爲伯玉壽且
歌斯干之第八章而退

容臺集

卷三

序

題詞

茶董題詞

荀子曰其爲人也多暇其出入也不遠矣幽通明
曰不爲無益之事何以悅有涯之生余聞茗枕之
事足當之蓋幽人高士蟬蛻勢利藉以耗壯心而
送日月水源之輕重辦若淄涌火候之文武調若
丹雘非枕漱之侶不親非文字之飲不此者也當
今此事惟許憂茂卿拈出顧諸陽羨肉食者往焉

容臺集

卷三
題詞

平

茂卿亦安能禁一似強笑不樂強顏無懼茶韻故
自勝耳余夙秉幽尚入山十年差可不愧茂卿語
今者驅車入閩念鳳閣龍餅延津爲淪豈必土思
如廉頗思用趙惟是絕交書所謂心不耐煩而官
事鞅掌者竟有負茶竈耳茂卿猶能以同味諒我
耶

酒顛題詞

淵明忽醉與漁父獨醒正言若反即復哺糟啜醢
所謂寄大夢於恬倦而德義之知自在也顛何容
易知此則知文成之辟穀圖南之愛睡皆真能顛
者茂卿其酒人之雄乎若夫醉鄉之天地騰騰兀
兀近於天全微細披剝乃是無記所攝故凡夫醉
於無明二乘醉於涅槃惟大聖人能飲酒不及亂
茂卿深於法喜故爲下此轉語中下之根欲讀酒

容臺集

卷三
題詞

聖

顛請從酒語入

崇蘭帖題詞

父子書家自義獻後有歐陽詢歐陽通徐嶠之徐
浩本朝則吾郡莫方伯與其子廷韓耳余師方伯
而友廷韓每論兩家之書吾師則應規入矩驚蒼
迴翔似正反奇超俗即雅廷韓則風流跌宕俊爽
多姿醞釀諸家匠心獨妙廷韓如五陵豪俠寶劍
金丸意氣自喜而吾師則以溫伯雪子正容對客
望之意消廷韓游道既廣鑒賞之家無不遍歷吾

容臺集

卷三
題詞

聖

師人地高華知希自貴晉人之外一步不闕故當
時知廷韓者有大令過父之日然吾師以骨廷韓
以態吾師自能結構廷韓結字多出前人名跡此
為甲乙真如義獻耳猶憶吾師崇蘭館集成是時
作者甚眾獨以集序屬余時為諸生遜不敢應至
今猶愧延陵之劍乃書翰小道何足為師門知己
効也庚申八月七日之夜夢吾師命余作草書詰
旦君全索弁語漫以應之

刻六龍解題詞

韓退之為文王拘幽操寫美里柔順文明之致爽
奕有生氣雖然退之猶附贊哉六十四象皆拘幽
操也彼蒙難解憂克水觀省日以易道自占曰豈
吾不登於岸乎豈吾剛柔進退之間不合符於天
則乎不然豈其聖明而感格若斯之難也斯以為
聖學一變而小雅再變而離騷則善於怨而已矣
自屈子以來孤臣遷客憂讒畏譏有能明道著書

容臺集

卷三
題詞

聖

而不為牢落懟憤之語者誰乎東漢先生六龍解
乃其待命九江時著撰也窮天人之與古啓玄空
之秘扁足使公明結舌輔嗣解頤談易之家卓蹕
孤出斯已奇矣乃先生爾時東直蒙忌進退維谷
意尚有所謂牢落孤憤者而橫口所之絕無衡氣
唯覺憂時賦世之微音朱絃疏越一唱一嘆令人
可歌可舞可悲可涕耳先生不獨以此誠世而又
以自省其於六龍之旨反覆剖判有惕若之象焉

淵乎遠矣其作易者之憂乎不佞素治管氏易茲讀先生六龍解更有會於心乃知焦延壽所傳於京生者未矣爲刻而傳之於世教庶有裨云

容臺集

卷三
題詞

聖

賀千秋印衡題詞三則

吾松顧氏印藪出其印學盛衰之繇乎何言乎盛三家之村不能見秦漢之制得一印藪遂可按籍洞然漆書黠書易摹也鐵筆鋒稜易喪也覆鈕位置易循也五十年來承用之金漸廣而習者之門亦六通四闢响嚮不鼓可鞭箠驅矣故曰盛雖然雕葉耳如畫家之論形模禪家之參死句吾見狸德之執飽何取鷲鳥之成行今之盛不爲衰之端乎故昔之印藪不如今之印衡印衡雖一家之書具有血氣印藪則百補之衲都無神明

容臺集

卷三
題詞

聖

呂不韋云人不寶國之連城尺玉而愛已之蒼壁小璣秦漢之私印其猶蒼壁小璣乎但人有其寶不必其用也自勝國時趙子昂吾子行周伯琦輩始拈出用之書畫書畫之與印學非夫合之雙美離之兩傷者耶故以蔡中郎之工篆隸而不能挽六朝印學之衰者於時書家如王謝白事皆自歎

其名無所事印也以李陽冰之工篆隸而不能挽
李唐印學之衰者於時書畫家如虞褚李范真蹟
并不款其名無所事印也此道復振於文壽承許
元復有以矣

畫家有神品妙品能品逸品小印亦有之若余所
藏李斯之九字小璽人巧極天工錯非神品乎趙
武趙嬰張良王陵叔孫通賈誼衛青李廣張蒼王
咸張衡之在方爲珪在員成璧非妙品乎其餘皆

容臺集

卷三
題詞

三

能品矣惟是昔人有云失於自然而後神則逸品
又在神品之上雖非篤論如上界之有散仙厥薄
天事西來之有初祖直傳佛心品最爲貴僅見於
梁伯鸞之一顆文壽承爲陳淳刻道復氏近之矣
千秋具眼人也庶攻此以拔新郢之幘

遠遊篇題詞

修微才竝左芬禪參月上枇杷花下鄙之而不居
葢珠官中招之而不往沾泥柳絮無復隨風淨土
蓮臺時常入定今將遠步虛問法慈師孤雲何
依明月獨舉雖多求友之情寧無懷璧之慮哉惟
此行卷作護身符星河在望猶垂機杼之文弱水
難航遙出步虛之響但使異雞反走卽知黃鵠雄
飛上官之矜豈有神鏡夫人之城屹焉天險暫遊

容臺集

卷三
題詞

三

萬里其在斯乎

江南春題詞

莊與騷皆楚人之作也能讀莊者可以讀騷所謂
寓言十九者非耶梁昭明序陶徵君集而少其閑
情一賦彼真以漆清爲風而九歌之解佩捐珥
爲周秦行紀之例也同矣吏部徐大治爲舍人時
和倪瓚江南春之詞每韻八首又廣之爲四時而
夏秋冬各八首雖文生於情而意若有託非僅僅
比紅詩香奩集等者且窄韻奇語疊出不枯如渡
瀘之師七縱猶擒如桃源之路再入不誤先時和
者皆自廢矣豈非兼葭白露獨寫伊人之懷鐵心
石腸不掩廣平之藻者乎大治之佐天官之業亦
可知矣余旣爲補圖復爲此弁之大治家中吳
而居於楚其所得於莊騷者多也

容臺集

卷三
題詞

哭

臥游冊題詞

趙文敏問畫道於錢舜舉何以稱士氣錢曰隸體
耳畫史能辦之即可無翼而飛不爾便落邪道愈
工愈遠然又有關係要得無求於世不以貨毀撓
懷吾嘗舉似畫家無不憤詰謂此開難度所以年
年故步余友孝廉李長蘅故自清士承先世之業
與兩兄太史黃門之家聲廣交好客賓至如歸其
點綴一石一木直寄典耳卽唐解元自稱愛寫青
山賣者長衡了不屑也以故無贊毀於胸中如意
自在甚恬甚曠與畫家臨摹伎倆日刻相遠耳又
況其公車之業號爲專門詩騷子史博通淹貫一
一發之於畫寧不起超逸品耶此二冊皆長衡與
鄒孟陽同遊蘇臺武林之筆大都宗法黃子久者
十之七旁涉倪迂梅道人者十之二一一紀歲月
游蹤宛然廣陵一曲叔夜猶在孟陽無限感慨五
百里貽書來弁數語未知黃癡倪迂輩有此身後
交態否

容臺集

卷三
題詞

題

王竹塢詩冊題詞

感恩罔知捐軀明報動於快腸者也懷賢好德觸
事激昂動於正氣者也今以竹塢生爲郭宗伯之
死友其義誠高要亦荆卿貫高輩所辦余所爲竹
塢多者謂宗伯之賢宰相不能知而生能知之宗
伯之冤同朝不能訟而生能訟之不可休以死不
可啗以官是爲天地正氣與段太尉安金藏足比
肩鼎足立耳嗟乎平津之客怙勢排賢一轉眼間
富貴安在惟有青史唾罵千載不磨視竹塢生被
三木身瀕九死丈夫英槩可歌可咏相去何啻霄
壤哉余侵尋世難而有感於交態之變者聞竹塢
生之事益用壯之因讀諸君子贈言題於簡端

容臺集

卷三
題詞

畢

楊女郭節婦傳題詞

楊女郭節婦謚貞烈事具顧宗伯錢太史傳中詞
止矣而核矣無以有加矣乃讀節婦遺姊妹書有
云我爲讀書所誤汝曹慎勿讀書則自其乃翁尚
實公以及諸贈言者皆未下註腳使揭日月而行
天幸余獨知其解敢惜斐贅語云求書必於孝
子之門余亦曰求烈婦必於孝女之室然而事勢
不能兩全者陵母之自經趙苞之臨敵義有所重
而情有所割也烈婦之意曰殉夫則不能事父修
地下之諾則不能承膝下之歡彼蓋鴻毛一死而
吳天二人云爾不然烈婦之所捐軀而立節者將
以爲婦鵠豈不以厚望於骨肉乃稱誤哉昔者孔
子嘗自稱誤矣曰罪我者其惟春秋使春秋果有
罪則烈婦之讀書果成誤也嗟乎三光五嶽之氣
鍾於烈婦而五經十七史之書亦證於烈婦無論
腹笥萬卷如蔡文姬李易安者固甲十重即唐之

容臺集

卷三
題詞

畢

魏鄭公我朝之楊文貞助名事業炳炳古今猶將
 漸退三舍書何誤於烈婦哉傳稱烈婦以三十六
 而劫余謂心死爲真身死爲幻烈婦自許郭卽一
 死之後已自無生九年之中日日皆死日也大抵
 驟死易徐死難何則死生於情驟則激久則夷夷
 則悲心漸微而可以鞠子教兒爲解故謂烈婦爲
 三十六而死者此數甲子語也實與郭卽同逝久
 矣兩史公旣表烈婦之節余又聞其孝總之烈婦
 所謂虛名世有以死而博虛名者無有哉時烈婦
 之叔父弘聚司教吳中余爲言如是弘聚曰九原
 有知必且謂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史公矣屬題於
 簡端

容臺集

卷三
題詞

聖

彤管遺徽冊題詞

婦德不著闕外而范蔚宗後漢書特爲立傳至與
 魁士名儒勞臣戰將並列不朽嗣是作史者種種
 幽閑端操照彤管而蔽金石矣朝家踵古定制凡
 臣子奏績則以 望書褒美而及其母氏之聖善
 蓋館閣之選實代 王言夫車門圭竇之行得一
 旦達於天子猶稱遇主光女士耶繇斯以觀謂闔
 德不外著者不類然也吳縣曾侯之爲令幾三載
 矣侯之政成則曰繄母之教常咨嗟感泣孺子慕
 無已時茲奉命且逮矣而痛母之不待也復念代
 言有體束於體無以廣稱母氏之慈盍請於當代
 作者令人騁厥秘思抽厥妍詞圖張百目之羅務
 在多獲庶幾罔極是報惟今與侯有一日之知最
 先授簡告余曰先生昔領史局召生也晚不及徵
 一言爲 恩綸光吾母之不逮養與不逮先生文
 俱千載遺憾雖然得先生爲前茅以丐諸作者是

容臺集

卷三
題詞

聖

吾母之賢上以達於朝而遠以傳於後胥是賴也
嗟乎今典綸制者如林安取求舊若以謀之豈則
余固楚史或可爲傳信者藉矣題曰彤管遺徽俟
海內諸公詩若文成編而序其端余不敢讓

容臺集

卷三
題詞

七

吳長卿飽菜軒題詞

吾友吳長卿天下士也胸中有數萬卷典記亦有
數百萬甲兵當事者壯其請纓俾之討竹已脫頰
矣而薦士者爲當門之蘭所薦者亦有批髀之剪
斯五岳方寸之不平六月扶搖之變息也今者作
倅漢東獨標廉善顏其牖宇曰飽菜軒服彼才情
雖叔夜餐霞不足爲其秀子卿齧雪不足爲其貞
菜則安取焉將藿食之憂殊異肉食之鄙而淡然
無味乃爲天人之樞耶其義則具陳徵君之記矣
因爲題勝而漫升數言

容臺集

卷三
題詞

七

方旦心平草題詞

方內制義各有偏至吳以韻致越以色澤楚以才情閩以結構中州以蘊藉其大都也若夫出於封畛會成一家惟天下士能之中州閩閩伊洛人知有程氏兄弟學而不知蘇氏秦代兄弟故其文脉也驅縱橫之筆鋒以發理學之奇趣吾見之方使君其出入變化不主故常亦已奇矣使君傾自命為平平何耶蘇子瞻蓋得竅於國策者其論文曰

容臺集

卷三
題詞

吳

筆勢崢嶸詞采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實非平淡絢爛之極也使君之所謂平平者如此中州之文自使君一變為海內宗矣使君今之作者當與其鄉大復蘇門並驅何論制義論制義則高何二君子弗如也

漱六齋草題詞

余友何士抑為文奉先輩律今其謹毘陵以後尚有典刑十五年來海內習舉子業者皆知有何氏學所謂斷然自為一家之書望而可識別者也頃過武林客以漱六齋稿視余余乃不知出自誰手客曰士抑也又曰子何以不能辨其為士抑也余受而卒業焉乃嘆曰嘻士抑實捨法矣吾以法求之故失士抑雖然微士抑幾不能辨是甚矣捨法之難也兩壘相薄兩雄相持而俠徒劍客獨以魚腸匕首成功於枕席之上則孫吳不足道矣此捨法喻也又喻之於禪達磨西來一門超出而億劫修持三千性相彈指了之佛頭坐斷文家三昧寧越此哉然不能盡法而遽事捨法則為不及法夫士抑能盡其法者也盡法者游戲跳躍無不是法故其意象有神其規模絕迹蓋其業在與謙應德之間今而後吾睹士抑之難窮也士抑以此爭長

容臺集

卷三
題詞

吳

海內海內益尊士抑旗鼓一變矣

容臺集

卷三
題詞

五

陸洛誦文稿題詞

平原之墅有四山焉曰機山曰橫雲曰陸寶曰崑
山皆以陸氏兄弟名而崑山者亦世所稱比玉意
也陸生洛誦構草堂實當平原甘野脈向背茲四
山云入其中軒楹一啓則山光嵐色四面攢映盡
有羣峯之勝令人起青霞思焉顧獨理世外業可
耳想以經生義不韻也陸生者特好於是治經義
其經義之至者又郁於是得之余嘗一再過生輒
爲余奏其文每奏一篇而聲殷殷振林木余爲篇
篇稱善已秋深生忽哀其文四十餘首出示余將
傳之生季弟叔交聞而曰噫嘻吾家白眉誤矣問
其所以則歷指而謂余曰此非平原村乎此非機
雲諸山乎吾嘗吊古懷賢臨村墟訪其遺蹟登羣
山想其標韻當日兩賢蔽精銷魂爲文章役樹赤
幟馳英聲者皆就煙空惟河山寥闊墟落不移一
一鶴聲啖江月耳彼將爲勝業者也猶尚如是况

容臺集

卷三
題詞

五

經生業直土直乎亦奚以傳矣余應之曰固也然
 之兩賢所為詞賦者亦土直也此中江山虎里自
 古有之顧必藉兩賢名兩賢不存而河山之名千
 載如故則土直之為傳也亦遠矣今之為土直者
 即昔之為土直者也詎無傳乎余又聞是編生將
 挾之南走越越多名公將必有鑒議如張丞相者
 見而奇之稱為雲間生文賦者焉叔文曰有是哉

卷三

題詞

卒

唐名必文稿題詞

吾松自唐文恪公以首腦入承明著作之廷後來
 詞館不佞昌與楊太史高太史徐宮詹張宮論錢
 宮允相踵不絕然或若度之刀或若燕之函求若
 王氏之青氍者未有也今名必舉於鄉為文恪之
 從孫其行卷滔滔洪遠奇正相生余評文恪之文
 如四瑚八璚可施宗廟名必之文如干將莫邪陸
 剗犀兕水斷蛟龍青氍博物行有望矣杜子美云
 爾家最近奎三象時論同歸又五天敢以為前導
 入都門請以質之宮允當擊節否

卷三

題詞

卒

夏葵仲文稿題詞

書當快意讀易盡昔人以爲一恨余性嗜書而厭
苦帖括今日徐伯雨以一編見示自謂不能卒業
驟披一二多非當道不勝伎癢反覆終卷恨其易
盡因質作者則夏孝廉葵仲也葵仲弱冠神清玉
山照映筆端有口縱橫不羈實爲文中之豪余一
見目成以爲棄繻生衛洗馬季孟間溫陵蔡公於
童子科擢爲第一未幾得雋易於拾芥而舉主林
峯臺集

卷三
題詞

三

太史張黃門國士之知猶爲未盡者假令見葵仲
大全又不知作何甲乙矣武塘文藪延魁解首間
歲相屬惟禮闈大物尚有待耳葵仲勉之雖楚材
晉用未必不爲峯泖生色也

朱伯升制義題詞

江以南治易者皆爲朱氏學蓋弇州先生導之先
生眼白千古獨折節朱定國以爲天下士烏衣諸
郎奉爲人師長公伯升妙擅家學項以省觀來余
得讀其近製姿態橫溢而典則森然窮微之思出
以流易雕繪觸眼天真躍如其書家之子敬乎評
書者謂右軍靈和太令俊逸是父是子竝稱神品
而子敬意更廣焉孫虔禮非之余曰此所以爲子
敬也若純作父書安取屋上架屋山陰過父僅成
穎川慙長耳定國爲靖江今爲吾郡司馬籍甚循
異每論舉子業輒勃勃色動恨知音落落連城莫
酬酬之其在伯升手余聞伯升孝友大節有進於
文者姑論其文若此

峯臺集

卷三
題詞

三

原孚姪制義題詞

余家從子行在賢科籍者五人自庚戌原漢宗伯
奉廷對至癸丑厥有原孚雖書種不荒而鳴珂
落落若以制義論原漢少年盛氣一往即請美成
在久原孚顓門矣余林居課兄原孚在家塾多所
揚扆余調不入時然所受人之微言未嘗不為原
孚盡也原孚攻苦茹淡自其性然其為孝廉數年
出無車食無魚不脫酸子故步既解褐同籍方待
詔試宏詞科原孚寓書於余曰周文襄選吉士猶
疏請改官冀一當世用豈異人哉其雅尚如此夫
文章佳處無不可學惟濃之與淡自肖其神情非
學所及遠公開社進淵明而退靈運甚解詩旨知
此者可與論原孚之旨矣

容臺集

卷三

題詞

門人 徐士竑

許經

容臺文集卷之終

容臺文集卷之四

華亭董其昌著

家藏

記

御書樓記

御書樓者文肅王公孫璽丞時敏所奉

皇上賜札於專祠之前者也文肅存日緘膝什襲

未嘗宣示溫室之樹不對為恭省中之語漏泄是

誠蓋其慎也文肅捐館尚璽肯堂辜杜蘅以為累

容臺集

卷四

一

琢文石以為砌崔嵬鳥華為奕龍光庶幾泉臺可

作儼見英墻雲仍永保榮踰帶礪是明良之朝典

而忠孝之家墓也既落成授簡舊史其昌記之其

昌竊有感也

皇上御寓以來爰立首揆者數矣至於一德一心

眷倚弗貳嚴若師保信若耆寮密若同室朝夕之

周旋暱若家人父子之告語時惟文肅曷以得此

微蓋公東髮登朝即以一介不取之操終日不

俟之節風動百僚名聞九陛者非一日矣宅揆以後
法宮峻絕密勿大臣罕所延見公欲若前代之
午朝造膝不能若前代之便殿留身不能計惟
閣直故事有非時手疏可自靖耳若乃朝而敷陳
夕而傳布寬責於外廷分過於 當宁純臣之誼
或非所安公是以補牘有再三焚草嘗入九和羹
則鹽梅相濟補袞則彌縫無迹此之忠誠金石可
貫矧

容臺集

卷四

二

皇鑒之孔明乎竟能結主知定國是非偶然也且
如 御札之所更端往復者事孰大於建 儲乎
方其官府地際苑枯形異赤松羽翼難以力爭黃
爪風刺幾於心碎申文定爲之拂衣王文端因而
賜缺公也蒲輪再出荷擔獨堅始猶轉石終乃桴
鼓是以有 儲講之命公猶以體統不崇則羣疑
未杜官儀不肅則旁伺易生凡所承用一視
皇上講筵之禮數焉於時勞愛並彰師濟咸集難

鳴問夜鶴禁啟扉前凝後丞裴廸桑教日就月將
緝熙光明其昌嘗以承乏詢之從官皆曰舊輔之
所定也老成云遠政地日單四友不聞備員一暴
以爲曠舉且二十年於茲矣彼一時也回天駐日
克臻厥成豈其順風而呼因川爲下顧憂憂乎其
難之也哉感通之故良可思矣札凡二十七道有
賜自文肅苦塊之日者尤爲異數雖停帝幕於常
谷給秘器於東園無以殊也君臣之際猗與盛矣
在背貞觀屏風之帖僅標藝苑淳化飛白之字獨
重玉堂孰與天縱多能帝賚良弼以迴鸞翥鳳之
奇著投水轉圜之美爲千載勝事哉此書在處富
有慶雲下垂百神潛衛者焉非王氏一家之弘壁
已也伊訓曰一哉王心又曰大哉王言敢以此爲
頌謹記之

容臺集

卷四

二

原心亭記 詒讓

縣敬一亭之西又折而南有亭一楹爲翰林署中
游息之所而顏其額曰原心者志警也夫心之爲
說古之人未嘗精言之也非不識心也夫人而識
心也洪範以治水丹書以治兵果且有政與學之
分乎哉世既遠士鮮聞道其視政與學不勝精麤
動靜之相妨而心學輒不謹間有聚族而談心者
直以爲名理爲言銓耳非能既其實而信其可施
於用也世之升降固縣此國家建官設屬六曹九
寺各有事守惟翰林則無守焉是

容臺集

卷四

四

天子所使澄精神毓道德以需宅俊之用者非有
功今之繩束吏道之紛委此政與學尤未嘗分者
也彼有事守者曰以政學難矣茲政與學未分也
又奚辭乎且其大者坐論次亦代言非有本原烏
勝其任乎故莫急於養心養心者非坐馳內照遺
棄事物無當於天地民物之務也務心之本務也

心欲虛欲平欲公欲正欲明欲靜虛所以爲應也
平所以爲衡也公所以爲溥也正所以爲守也明
所以爲照也靜所以爲簡也凡皆心之本務也其
焦火凝水與接爲構不虛不平不公不明不正直
且靜者情識也情識者心之所生而心豈情識哉
通於情識未生之先者可與語心可與語學其緒
餘以爲勛業其土直以爲文章其所建樹當自有
度越者矣古之人尸牖箴銘委土師保是以成德
也易况茲亭在縣一亭之側

容臺集

卷四

五

肅皇帝所灑宸翰勒之貞珉諸詞臣出入莊誦服
以無數夫能敬能一於心學也何有

成樂軒記 節錄

翰林署中有成樂軒臨瀛洲之上蓋某年某所建而顏其軒曰成樂者則孔子所云成於樂之意也或曰古者士無故不輟琴瑟大夫無故不輟官懸近世士大夫聲音之道闕如矣是安所得樂而稱之余曰不然樂之爲言樂也凡人之事事身不厭肄習之勞心不厭營慮之苦逾久而不廢必至於成而後止者其必有所樂乎此也庖之解牛藏之

容臺集

卷四

七

承鸞旭之草書蓋畢一世而耽之以至於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橫身之所接而無非是物者不止若是而已而喜怒佚之情窮通得喪之境莫不是寄焉故始乎技終進乎道非其中有所樂能然乎而况遊道德之鄉者乎孟子曰樂之實樂孝悌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繇斯言之鍾鼓綏兆之於樂也踈矣孔之樂也忘老顏之樂也忘貧彼其以間

卷之匹夫而兩相論樂乃曰庶幾韶舞聖賢得樂

之情固如此國家建置百官六曹九寺各有事守惟翰林則無守焉簿書之煩拏吏道之毀最一無所困其心是天子所使澄精神養丰采以需宅俊之選者居是職也不專仕不專學蓋兼處於學與仕之間謂宜平情釋躁消融渣滓相忘於道術而後可以言成嘗試思之吾所爲執古今故實定人物之衡鑒端獻納之本原法著作之堂奧能遊亦

容臺集

卷四

七

恢恢有餘地乎能累九四五若撥鸞乎能如旭之草聖醒醉寤夢皆如一乎果若是即不官懸不琴瑟樂之情已得矣所謂成於樂者其謂是乎若夫律呂之變聲音之節於以養德誠不爲無益耶有養之者則充善矣軒之成已久舊未有記余故爲求其題署之意以告夫游息於此者

求忠書院記

凡立學者必先釋奠於先師書院之有祠也禮也
方遜志先生之學傳於宋景濂自景濂而邇之爲
金履祥氏何柏氏許謙氏以至於考亭授受有緒
實惟世嫡顧其死節爲獨著夫書院未有以死節
祠者也吾郡之祠先生何也謂是血胤在乎先生
已自絕於

容臺集

八

文皇矣亡國之餘猶有婦妻子示不厭此藐諸孤
也非踐首陽之士則瀝侍中之血公志不存也謂
吾鄉先生俞公任公皆公弟子而可藉以乞靈乎
是時朋友皆族矣獨爲嬰也德玉也招乎然則何
以緩先生之靈日以吾黨之求忠緩之也孔孟遠
而士無純師譚忠孝者溺其旨矣自濂洛關閩諸
大儒精言之於是委質之義家律令人斧鉞無有
以邪說姦其間者文謝之死節與張許同而淵源
遠矣何也彼如擊石之火其性真此如傳薪之火

其用廣也

高皇帝以綱常爲治嘗旌余闕薄危素惟勸忠爲
倦倦乃其大者在於罷黜百家顏立朱氏學惟時
天地初肅士鮮偷心乃父兄之所敦率師友之所
誅討靡不與真主應蓋千人決拾以射臣鵠而先
生其繁弱已商祚六百不爲不父扣馬二士不爲
不奇壬午之事膏斧齒劍者骨量乎澤焦夫室女
不夷齊愧史冊有是乎是

容臺集

卷四

九

高皇帝以三十餘年磨鈍之權遭商賢聖六百載
養士之報方先生以九死十族之節表朱夫子蘭
絲牛毛之功先生死而有迂宋儒無益人國者昨
舌退矣此朱子之忠臣也豈惟朱子孔子大管仲
之功於召忽平平耳夫悉一世之忠義而輸之周
天王則忽安得有私君春秋法也他日不又曰殺
身成仁乎世儒不察猥云聖達節賢重死管仲不
一有而勸進者接跡金陵之娓娓長樂老抑何外

也微先生聖法幾爲盜夸此又孔門之忠臣也先生足不涉吾土意其英魂浩氣惟忠是歸惟學忠者是類繼自今講堂肄業之士因朱之傳孔之筆以美壻先生之忠雲車風馬或格而歆矣九峯一奉石不隱然紫陽白鹿重哉祠成於郡守明州張公前司理睦州毛公會人中丞徐公以懋吳至爲升殿之中丞之先有善安公者官於浙爲僉事奉詔收方氏族脫其姪婦事發斷一臂家戍保安衛

卷四

四

十

語具浦城誌今所爲稱於祠與余公任公同配事先生者也嗟乎僉事公旣已得罪即立孤事竟不躬閱能無飲恨及吾郡之方有亢而慰可知也已義澤綿邈厥有聞孫建旌植壁將事祠下非天之合哉昔公孫忬曰謂程嬰曰死易立孤難願爲其難者余亦曰建祠易易名從祀難中丞公方以天下名教爲已任願爲其難者是惟紹前人之休於無教若夫復姓作祠始末余友陳布衣詳載其言

光岳樓記

維揚之有書院也嚙使者搆也中廢四十年侍御彭公以嚙政之暇復其舊觀加開敞焉布之條教秩如也已稍采形家言因吳比部之緒於是有光岳樓之役公之言曰聖王之制勿使四民雜處雜處則其言唯其事易夫管大夫爲改海者也其於士也必使群居而萃處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忠至於商第曰使就市井而已吾非與學使者分士也寧使鹽筴盛而詩書拙也乎無何樓落成諸生旣走吉水請鄒先生記矣公復授簡其昌曰講堂所尸祝者非而家江都生乎願細繹家學惠此多士不佞昌三復光岳之義而知其有合於正誼不謀利之指也古今名世之士必鍾美於三光五岳以生尹日也卿月也列星也嶽神也贊屈原以日月爭光贊韓愈以泰山北斗也皆善喻也於川瀆無當焉九府以爲泉流貪夫以爲

卷四

四

十

豁壑非是族矣豈不以屬於義者爲高明而利則否屬於高明者爲士大夫而下流則否哉平津與江都同事武帝曲學之敝流爲桑孔雖復布彼不得論於拔葵之節焉遷之傳貨殖抑何寡識也揚之士所以不序斯樓也舍江都言無師矣古之學者畊且養上即易業吾不虞其艷言商而孰知夫多取之爲貪賈也而孰知夫養交之爲趨時也而孰知夫好進之爲龍斷也而孰知夫身圖之爲籌

容臺集

卷四

三

筭也五都之士以計然白圭爲聖人何知仁義士誦法孔子而或挾之爲市此言利之精者也於光岳何居侍御公之錫斯樓以嘉名也俾櫟爲師保矣諸士日擊而道存庶幾出入不悖所見耶在昔江都論漢事謂鹽鐵之利二十倍古民日稱病始元間詔丞相御史與文學問民疾苦當時豪雋輻湊茂陵唐生魯萬士之倫六十餘人與御史大夫議鹽鐵欲開仁義抑末利其說亦本於江都今天

下之利網密矣諸士羣居而萃處服侍御公之教豈免蒿目憂世出而修百姓之急如唐生萬士之倫者乎此之裨於旌政者大矣公何謂與學使者分士也請以刻之碑陰

容臺集

卷四

三

彭城雲龍山重修放鶴亭記

按史記稱秦始皇東游厭王氣漢祖心自疑避匿山中呂后嘗得之曰季所居有雲成五彩云而赤帝子斬白帝子蓋龍德也彭城之有雲龍山其得名當以此山有放鶴亭隱君子張天錫故居蘇子瞻所爲作記者雖至今不廢然龍地又矣高邑潛類張大夫以分司倉庾至數登其巔吊古懷賢將撤而葺之念徐方震降重以警水時結舉羸躋蹕

容臺集

卷四

七

四顧乃節縮奉入度材採石徒庸工作之直取之宮中公帑不煩民和大播於是飛甍畫棟延敞虛明繚以垣墉翼以厨扁屹然壯觀矣落成之後余以使事還朝公就山堂而觴之曰吾聞傳舍閱人茲山於我何有哉第登高能賦大夫之事也周爰咨詢使臣之職也民之失德乾饑以愆我有旨酒嘉賓式燕地主之禮也堂成而三善具焉非直寄情吏隱之間而已因授簡屬余記之余惟子瞻

引衛懿公事謂國君之寵鶴不若山人之放鶴得

以自全者此未爲篤論也使衛懿公有太王乃積

乃倉之儲曾孫如京如坻之粟以此舉戰就能勝

之而鶴之乘軒庸何傷彭城用武之國也項羽嘗

自王其地夾羽起徒步摧劉秦鉅鹿之戰威畧宜

出淮陰下而終以不振蓋高有擲仗能挽關中軍

以濟軍興之乏而材爲漢軍絕餉道是以敗耳今

天子懲鄒滕之役命征西大將軍公從重兵鎮

容臺集

卷四

七

彭城而大夫精心計調兵食一洗脂膏之陋庶幾

士飽馬騰以伐萌於不戰是桓文之烈也衛懿云

乎哉山三面距水瀾漫無際壹似西湖之孤山孤

山林君復放鶴處也子瞻習於西湖者乃蒼莽悲

壯之區恍激澗空濠之致而覩面若忘不爲拈出

者何耶豈陵谷之變昔與今殊山川之靈待時而

顯耶黃魯直以飛仙日子瞻倘其化鶴復還不獨

歌城郭之是而已大夫以爲何如

兔柴記

宋人有云士大夫必有退步然後出處之際綽如
此涉世語亦淵識語也讀白香山池上篇其所謂
十畝之宅五畝之園有水一池有竹千竿有書有
酒有歌有絃者實爲衣冠巢許之助溫公之獨樂
亭成謝傳之同憂有以哉今觀濟美張黃門公兔
柴記其疏泉斲石經始戊戌去解褐纔七年耳已
抗枕漱之思及在掖垣領衆正稱者宿雖業在匡
時而尋盟之猿鶴手植之松桂未嘗一日釋於懷
及是以請急歸而喜可知也嗟乎輦下貴人嬰情
好爵驟驅馬通之外別無活計即迴首家山不乏
平泉金谷但付園丁篋鑰作者游者賓主誰分
求其如白傳之飲一杯吟一篇於池上者少矣况
能在伊川右康節著書談道煥山川之色而隱起
華夷之望如溫國者哉是在兔柴主人矣余林居
二紀不能買山乞湖幸有草堂輞川諸粉本著置

几案日夕游於枕烟庭滌煩穢竹里館寒更泔中
蓋公之園可畫而余家之畫可圉六忘人世之客
具畧相埒矣獨世方急公而余能使世兼忘我是
爲異耳

容臺集

卷四

七

蘭墅後記

荆溪蘭墅者吳孝廉問卿所仍光祿公澈如之作而號泉嶺石益拓舊觀者也當

神宗朝大江以南建言諸君子歸者銅不復召熹宗嗣位有詔盡復故官使澈如在者召矣而以歸養不及於卹逆瑞川事同籍攻之悉相隨入獄使澈如在者逮矣而以下世不及於難不及卹非澈如之所幾也不及難非澈如之所幸也至

容臺集

卷四

六

今皇在宥所以報忠節甚厚而廟食專祠易名遽爵於澈如猶有待焉問卿所以盡傷心也歎曰先君子生爲當門之剪沒爲空谷之馨蘭墅之稱名得矣抑聞之孝子之事親也思其居處肯其堂構此僻者墅也先君子故嘗十年讀萬卷擁於斯又嘗元方御衆舞於斯九原不可作矣安知其精神鬼魅不狎山靈化野鶴而以花之朝月之夕來游於斯乎專祠則有朝典家廟則非野謀惟茲松

茂柏悅之區無蕭敷艾榮之穢綠紫莖之秀有

被山連畹之饒築宮三楹瞻奉遺像以祖之硯父之書爲金肉瑤壁殷薦爲祖考空山寂歷歌大騷之辭曰夫人自有兮夫子孫何以今愁苦斯不亦神理綿綿光我世業乎嗟乎濁世公子峻宇雕牆廣貯歌舞驕濡於今鬼瞰其室以致一草一石不能長守者多矣祝問卿所存何如哉墅之山舊名南岳南岳以祝融峯爲主問卿作室故夥而余特表章祠屋者知其所重在展孝思而百穀所記累榭層臺皆南岳之從山若南臺高坐之類耳

容臺集

卷四

六

安庵記

道人不三宿桑下若俗人多諸眷屬愛染深濃則精藍淨宇久依非過何況傾貲勸業不爲自安迎善知識經行宴坐說法其中閒人天眼恭敬供養畢生無厭又何況性樂閒曠長依導師入室小參串習禪悅乃至維摩有法喜之妻麗想識草頭之意此之偕隱家風何止布金功德已也蓋武林之阜亭山花桐塢有安菴懷泉鄒居士所建以居

卷四

四

十

文法師者文師遷化又以居幻有者宿文師專明台觀學者奔湊此菴遂爲荆門玉泉幻師總提祖印學者亦奔湊此菴遂爲德山峯頂武林琳宮梵刹不知其幾而居士之力最專緣最勝矣是不可以無紀居士醇厚博大貌如其心急難振窮了無德色每游宿於招提不悵情於財施厥配朱氏亦佐之武林人人能道其事因其子文學之崙將樹碑述此菴繇起而附載其畧如此

崇真閣記

仙與釋皆生死學也仙曰長生釋曰無生其較然分塗哉至仙家七真猶釋家五葉蓋教跡變於此矣釋故無論仙籍者流所憚冲舉者若而人拔宅者若而家奇惟恍惚不可殫記總之不離長生至七真復出而爲超生之說以練神爲宗以參學爲徑以覺悟爲歸道山碧落非惟也五金八石非方也風有靈骨非緣也口口相授非師也六甲三黃非法也彈曉羽化非證也其名超生其實學死在老日不亡在莊曰無怛此其仙望最高要以百姓與能不甚悠渺而世所嚮心在彼不在此猶之太羹不御而爲食肉也豈難信之事必待於上智與劉幼真先生自比部即以諫批鱗出宰濡忽一夕大無謂夢羽客通謁曰左元放也覺而考郡乘元放固濡人遂建閣以祠元放云已得夢所謂王真人玉陽者皆不因而感似有夙恨盼嚮往來真文屢

降於是君爲濡且十載先後推擢皆中格君遂自
投効歸從登真之訣度地吳山得其西麓林壑虛
閑岡巒迴複信樓真之奧區祈仙之靈府也乃建
層樓三楹以奉真人而元放雖有專祠仍崇像設
既落成屬不佞昌記之余惟古之君子愛君憂國
不難以身殉者莫如屈原然且曰訪羽人於丹丘
得不死之福庭彼誠以自廣要之忠孝度世其途
甚徑也幼真之飄飄欲仙豈妄想哉乃其夢寐感

卷四

四

四

通前元放而後玉陽有繇矣當其虛憍尚存壯心
難耗則奇惟恍惚如元放者以有機應之及其棲
神於澹合氣於冥則虛無清淨如玉陽者又以無機
應矣豈惟仙家禪亦有之昔仰山與僧度水僧凌
空而去仰山曰恨不逐斷汝蹕則心通神通不可
同日語也幼真其必有進於道者矣玉陽爲七真
之一有朝元歌行於世銘曰

悠悠夢宅孰啓玄門爰清爰靜爲天地根生而若

死綿而若存清都路遐弱水波翻作者七人實返
真源自然爲宅恬淡爲園陰功爲澤忠孝爲藩茂
宰觀化七烟之元超將鵠舉感彼室軒元放玉陽
授以道言如磁吸鐵如斧度垣石髓不遠刀圭可
不金堂貝闕鳥革龍旆千巖霞蔚三素雲屯驪彼
方丈吳山之原

卷四

四

四

重建雲棲禪院記

杭之山自天目來帶苕水挾聖湖南盡於江折而東是爲鳳凰諸山宋之故宮在焉迥流而西二十里是爲五雲山循山麓而西四五里是爲雲棲塢則今蓮池禪師之道場也坡陀坻平巖谷堂密剴然野處而不與湖山爲羣境則變喧而幽土則去穢而淨一似遺世者山當江之三折海門濤頭雲湧而霆擊者至此蕩然爲平川洋洋瀾瀾怒氣消

卷之四

記

雲

盡一似忍辱者縣東岡而上有壁觀峯青龍泉出焉中峯之旁復出一泉名曰聖義泉西岡之下復出一泉名曰金液泉涓涓北冽汲灌不竭一似利生者此非有道者莫能居而居之者亦於道力有助自宋伏虎禪師住山以至國朝雖天禧中稍闢爲寺而迤邐廢火爲莽莽久矣師以隆慶五年托鉢此村若有冥契曰吾骨人得骨山可以老矣縛茅三椽經禪宴坐有終焉之志環村四十里

數有虎俟師以慈止殺虎不爲暴歲旱禱雨輒應

魁不爲災居人異之爭來作室度材於家山仍礎於故址民大和會焉師曰毘盧宮殿徧界徧空草昧經營無勤檀施惟法堂奉經律禪堂以棲僧茲所急也既落成而百年廢刹遂復舊觀矣此雲棲之緣起也師之侍者以爲古德破虎衆檀積力不可泯沒請余記之余何以知出世事而且有感於法道盛衰之際也在昔唐宋時士惟薄將相不爲

卷之四

記

雲

者始去而爲大僧以了百千億劫之生死故其戒行之嚴宗風之峻直可感鬼神馴異類或爲道俗所皈依或爲帝王所禮敬名藍淨刹於是繁興矣蓋其盛也近世以經術收儒士士所不收者方自引而食於僧是以赤縣神州列剎相望圓頂方袍聚廬而處者百十爲輩叩而求之所謂禪講律師如古尊者有幾假令大年削牘寂音操筆二百年來可應傳燈傳寶之選者又有幾則雖金碧土木

之莊嚴崇之至於天而廣之至於十縣句何益蓋
法道之義相見矣師庠校名士始欲以祿養爲孝
旣以弘法報恩爲孝駢驥壯盛而龍象超忽最初
發念固已卓然名聞利養之外矣麗蘊營百萬而
擲漢水僧紹目三毒以開攝山豈足專美乎師自
主法席以來旣歷三紀行在梵網志在觀經標淨
業則東林立清規則百丈析義疏則玉泉辨宗乘
則慧日摧陰魔則牧度空排戲論則秀鐵面雲懷
容臺集 卷四
雖幽迥荒率無諸莊嚴有具服通者必曰先佛境
廟在矣有具宿命通者必曰某古德再來矣毘嵐
偃岳而不波大浸稽天而不溺是雲棲之典法道
大有賴也夫師所著有彌陀經疏鈔緇門崇行錄
禪關策進等書數十種銳行於世師俗姓沈名祿
宏宇佛慧仁和人

游墅關重修董公堤記

楚中丞漣淵董公司惟時築石堤三千六百丈自
吳關而東屬之寒山幾二十餘里吳人所爲尸祝
董公者也歲久水齒石窪堤稍廢不治天雄張平
仲使君始增修之雖仍舊貫與新作等何則自稅
使出籌國者以物貨之征領之有司關使者算舟
而止度支之額則猶故也而歲入非矣使君受事
當其時緇浮羨幾何然每有浮羨輒爲吳興作不
罄不止曰終不以虎丘一拳石溷吾受塊之墟也
處脂膏中不自潤而道是謀則誠廉吏雖然非溪
刻之謂也何足爲使君頌哉余觀公家之事往往
前人善作後人害成卽以治河論行河大臣率三
歲一更而必人自爲一河河可十年不決而漭河
之役靡一歲寧止蓋共濟若斯之難後董公而權
者豈無廉士曰此董公之堤也吾何有焉是以堤
廢不治若使君則無以有已矣使君世承清劭沉

深博大身兼數器有幹國之畧嘗爲元城董考功
哀集遺文傳之世是役也必表著董公之遺惠於
弗察夫勞臣相矯如文人相輕視使君何如也因
記堤工歲月并書之

容臺集

卷四

五

湖州福山仁壽院長生田記

世無常住之物而謂有長生之田可乎余曰惟僧
富有之蓋娑婆外有香積土飯羅邇多餓死人此
田非情田非識田乃威音王之所并授佛祖之所
燈傳菩提爲種子精進爲耨鉏露地白牛爲作使
廣百繇旬而不分疆畔歷未來際而不易主人仰
山之刈苗趙州之洗鉢皆是物也昔有石屋老人
於仁壽院舉揚此旨石橫嗣之所居之處即爲寶
坊匡徒領衆數百爲羣食輪常轉法道下衰慳食
難破天人之供既絕銜花之鳥不來有宜中上人
名寂鑒者戒行精嚴願力堅固募田若干勒石記
事垂之永遠夫九土之田湖所得幾何湖之田仁
壽所得幾何陵谷且在蓬萊江山亦悲忝忝而上
人豈關於成住壞空之義哉倘有大善知識如石
屋老人者延致住山弘開法席說無生忍爲長生
田即展袈裟一角是無邊阡陌矣上人作禮而去
因記之

容臺集

卷四

五

草玄閣讀書記

道廣星辰聚人豪湖海聞余贈陳懿卜丈詩也懿
卜爲吾師五雲先生之子世其家學賦詩擊劍以
隱兼俠名聞湖海間程中丞開幕大梁聘之署中
相得甚驩偶偕與觀射君不禁伎癢連發三矢皆
應弦貫革中丞奇之曰吾何敢以阮瑀輩盡公乎
具書薦之荊門雲中大中丞吳公吳故與君交善
及是君以戎服見驟若不能當而翹材之館待用
者殊夥所與奉稍亦有甲乙君特在甲館諸將校
目注君謂文武具宜莫敢以鴈行進會大中丞避
言歸君仍遊長安時金沙周冢宰亦撫虔州延君
經歲者君不復懷刺請謁惟與酒人劍客悲歌燕
市雷火之變君幸窺身几下得全遂賦五噫返三
徑居郡誌所謂草玄閣者此元木楊鐵崖之所構
也元社已屋且三百年而此閣巍然居者鮮稱君
雖沉冥貪士顧以博雅風流讀書其中可無愧色
矣敬爲之記

吳居士施畫羅漢記

佛像教也畫佛觀也凡畫佛菩薩辟間辟支阿羅
漢者皆運心娑婆之外遊意空劫之徬清虛因以
日來塵勞於焉慙息矣及其神照既傳莊嚴斯在
使瞻禮者發菩提心如觀淨土變相必起往生想
觀地獄變相必起脫離想觀大士變相必起皈依
想觀華嚴變相必起行願想原其熏鍊之因定異
經禪之力哉梁唐之間者宿宗師旣振法於彼而
能妙畫史亦助道於此所謂寶剎現於毫端大千
攤於掌上庶幾似之蒲中吳彬居士者婆娑藝圃
泛濫珠林翰墨餘閑縱情繪事因游攝山見千佛
巖天監雕鏤森然海會作而嘆曰億千調御旣分
身矣五百應真何時放光乎遂以丹青代彼金石
施若干軸藏之此山值余南游請爲助喜余發而
觀之有貫休之古而黜其怪有公麟之緻而削其
頽其可傳矣雖然更有進焉佛言一切衆生有如

來智慧德相夫羅漢者豈異人哉衆生是也搬柴
運水即是神通資生治產不違實相而盡羅漢者
或躡空御風如飛行仙或渡海浮杯如大幻師或
擲山移樹如大力鬼或降龍驅虎如金剛神是爲
仙相幻相鬼相神相非阿羅漢相若見諸相非相
者見羅漢矣見羅漢者其盡羅漢三昧與爲語居
士而無以四果爲勝以衆生爲劣以前人爲眼以
自己爲手作是觀者進於盡矣居士曰善哉

卷四

四

七

湯陰縣重修宋忠武岳鄂王精忠祠記

錢塘之祠鄂王也報忠也湯陰之祠鄂王也旌忠
也報忠者前宋之蓋愆旌忠者我明之勵世賡
亂之時表章尤急雖非借才於異代定可激耻於
懦夫此楊侯重修王祠意也慨自東陲匪初以來
國家之用兵五載矣

三聖相承非如宣和靖康之季奴酋小醜非有兀
术粘罕之雄一尉侯混車書非若瑣尾偏安之勢

卷四

四

七

然而糜軍興以千百萬計徵戍卒以數十萬計而
塞旗開效與尸屢聞至於全軍覆沒全遼淪喪猶
緩失地之誅而錄死事之節祀之京師記之盟府
一何厚也假令戰功如王親討敵壘者六十有八
運籌命將者五十有八常以兵五百八百敵五十
萬七十萬用少擊衆迄無挫卽則又何以罷異之
哉乃王之得禍何耶宋之負王又何慘微也蓋王
之建功所繇有八一日忠渥膺激烈揮涕誓師二

曰虛羣策畢收食客常滿三日整兵所往來草帶
不配四日廉不私藏一錢籍其家僅九千緡五日
公小善必賞小過必罰待數千人如待一人六日
定大敵猝抵難於撼山七日選能背嵬五百一皆
當百人日不貪功功率推與其下雖子雲之勝抑
而不列嗟乎趙營平爲後事師寶車騎作百世楷
祀典所歸法施於民孰大是者而死事定國禦災
捍患猶細故也今之爲將者以王之事爲法今之
擇將者以王之事求之於鞭撻四夷何有嗟乎湯
陰自朱仙續廢而久辱胡虜王之孤憤所千載而
不眠者也自

卷四

四

四

二祖廓清而山川草木皆有驕色王之願報所千
載而不忘者也况重以廟貌之崇嚴殺蒸之蠲潔
冥冥之中豈無有式靈我將吏默相吾庸功履胡
之腸喋胡之血者乎是役也楊侯一以祈神休一
以樹將鵠蓋榆瓦皆金湯而丹腹爲帶礪也侯之

爲政可謂知所重矣祠創於徐武功以詞臣奉使
時茲侯修祠工竣而余亦以奉使至余與武功同
吳人官同講讀侯以爲不偶然也請余作記記之
如此

卷四

四

四

葉少師碑陰記

岳神爲韓退之開岳雲海神爲蘓子瞻現海市兩
公方見辭於世而神明護呵有非當時王公貴人
所敢望者正直之貺不惟其官惟其人也今少師
葉公應 召北上龍神前驅引泉脉反石尤隨叩
響答其事甚異豈爲紗籠中人役役應爾哉蓋公
弼亮三朝親扶日轂而茲之再踐師垣所爲領衆
正定廟謨致吾君於堯舜者神已先見之宜其效
容臺集 卷四
靈若此可以爲世道慶矣舟行時金廣文在坐是
柁樓之下有碗盤旋與絕流而度沂風而迎者
凡三皆神之化身也紀文所未列屬余記之碑陰
遂爲之記

西湖建 關帝殿碑記

西湖列剎相望梵宮之外其合於祭法者岳鄂王
于忠肅祠與關神而三爾甲寅秋
神宗皇帝夢感
聖母中夜傳 詔封神爲伏魔帝君易堯登而袞
冕易大姦而九旂五帝同尊萬靈受職視操懿莽
溫偶姦大物生稱賊臣死墮下鬼何啻天淵顧舊
祠卑隘不稱 詔書播告之意金中丞父子爰議
畋新時惟導首得孤山寺故址度材累土動垣墉
莊像設先後三載而落成中丞子文學嘉會謂余
實倡議且曾爲文以詫施故屬余記之余攷孤山
寺始名永福寺唐長慶四年有僧刻法華經於石
壁會元微之以守越州道出杭而杭守白樂天爲
作記有九諸侯率錢助工其盛如此成毀有數金
石可磨越數百年而祠帝君以釋典言之則舊祠
非所謂現天大將軍身而今祠非所謂現帝釋身

者耶至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孔曰成
仁孟子曰取義與法華一大事之旨何異也彼謂忠
臣義士猶待坐蒲團修觀行而後了生死者妄矣
然則石壁歸然而石經初未泐也頃者西川殲叛
神爲助力事達宸聰非同語惟惟遼西黠虜尚
緩天誅帝君能報曹而有不報

神宗者乎左扶鄂王右扶太保驅雷部擲火鈴昭
陵之鐵馬嘶風蔣山之塑兵濡露諒蕩魔皆如蜀

峯臺集

卷四

文

矣先是金中丞撫閩藉神之告屢殲倭夷上功
府故建祠之費視衆差鉅蓋有夙願云

總漕大司徒陳公去思碑記

祁陽陳公予告歸二載矣海內惜公之去而淮
陰士民懷德日深若蒲泉若守令逮事公者謂公
不矜不伐膚功燦懿恥自標炫顧老成舉動宜爲
後法彼夫紀於旂常勒於鼎釜者中朝事也尸而
祝之社而稷之者士民事也吾儕久庇神宇罔不
祇師言當茲論定緬想儀刑非託之金石曷以
揚公之休問於永永於是走使海邑授簡野史昌
不佞念公爲吾郡司理剛已受國士知何敢以不
文辭國家兩都並建以金陵爲豐鎬而縮轂南北
天下咽喉淮陽爲重輓漕之役雖司徒專職然賜
履之外提七省大吏之衡牙蘓之間屹建威消萌
之勢牲自薦於橋陵壁馬湛於瓠子六官之事無
所不統文武之用難於具宜公潔已奉公正身率
屬山陽今所按次若斥有司侈供張者汰冗員浮
食者蠲關市間架橫征者禁將迎濫輿騶者懲質

峯臺集

卷四

文

庫輕出重入子錢家但取息者除運木煩里族者
誅妖僧畧子女者治津梁病涉者新學官敝陋者
置學田贍子衿者簡諸營帥脆圻者嚴游徼備非
常者練魚麗習水戰者防水師乾沒造繼估者禁
漕卒受粟溢額者省防河渠隄之縮公帑而勞民
者夫非經國之計謀保障之實政耶雖然公所爲
默調元氣稱純德不二心之臣者不在此也

主上御寓以來士風朝論大抵十年一變至於今

容臺集

卷四

四

而畸重之權必趨之勢蓋可觀已無論庶官隨俗
轉化即黃髮壽考誰能不汲公之始鎮淮也當改
革之會天下屬耳目觀意嚮藉今看字間稍有衡
氣即願奉玷壇者何限乃公雅意自以身爲大臣
當挽已倒之瀾還既離之璞煬成天子平康正直
之治豈其驚奮以示異養交以收名巧宦於末路
哉落落穆穆內朗外溫子公之竿牘不走於長安
元凱之間遺絕迹於當路於品流則有哆口春秋

投足輕重而若弗聞也者於時局則有菑枯異營
南北分部而若弗聞也者雖靜躁濃淡險夷各儉
煩簡之間無一不可以見公要以有收絃無收玉
公本自靜本自淡本自夷本自儉本自簡率其四
十餘年敝歷中外之大常而已先自樂浪之役淮
右大募兵故增餉以鉅萬計島寇既平郡邑賦額
已無復養兵之科會有言前幕府脂膏其中且不
貴者公具實條奏調與時肯不顧也夫李贊皇王

容臺集

卷四

四

沂公之相業當時所建乃贊皇以周秦行紀薄奇
章於險世識其禍沂公以山陵逐丁謂雖距脫足
快識者猶以爲正中之謫當是時微公執議不阿
幾傷國體公豈僅以包荒爲忠厚哉則正直之發
舒而爲世道慮者不小也蓋各錄論九德總之有
常周公論三宅曰常伯常任天有常覆地有常載
日月有常照四時有常行暢四維風之大臣有常
度公以之矣此則於言撫言漕之外覘公之微而

可以表百僚照來禕者乎儻以質之諸君子足副
謀野之意否公名薦辛未進士祁陽人

清江主政韻藻公去思碑記

今

皇帝綜核吏治六官之屬分司海內典錢穀關市
將作之事者有 詔臺察得非時列狀以聞自余
在 陪京見所在封章幾無完舉而淮南水部韻
藻領公官評哀然爲天下最茲進秩望卽還朝行
矣彼都人士懷公德政乞余爲記昭示後來與清
淮俱永亦猶金石錄所傳漢時使君碑遺意也其

言曰淮南歲轉粟四百萬石以供天府滕衝巨艦
魚鱗雜遝自淮入河帆檣如織而繕治之後領諸
水部是漕輓爲 國家之咽喉而舳舻又爲漕輓
之命脉水部得其人爲濟川之舟楫非其人爲江
海之漏卮厥寄重矣公始事當黔巫用兵川途爲
梗楚蜀巨材採辦不易公先期命官朱提四出於
是木商響應櫓楫杞梓蔽江而下以副所須鮮有
操其急而糜水衡如往事者公之利用豫也署當

孔道城有狐社有鼠憑藉爲姦良民善士疾首結
舌公廉得渠魁或寘之重典或捐之通衢彰彈既
明人知改步淮之民靡弗安於衽席者公之利用
斷也工作之弊日引月長厥役侵牟工師束手自
人之欺非一官所稽百年之寶非一朝所破運艘
之易敗運卒之途窮莫不踈之公乃親爲簡察詳
立科條工無廢材軍鮮剗肉竟公在事波臣不警
者公之利用勤也公嘗自言桑大夫之心計析於

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秋毫用之算商則誠苛而用之燭姦良有補於國
劉士安之出納專任士人吾無徵辟之權而率作
勸相使胥史之流有士人之行或庶幾焉若木屑
竹頭其細已甚吾師其意木牛泥馬其奇已甚吾
寓諸庸職思其居在考工記一篇耳語既余進而
謂之曰若等既知公矣亦知公建功集事所繇乎
蓋國有六職而工居其一吏有六計而廉爲之冠
吾視公冲然穆然居心若水操行如雪其視處脂

膏飭簠簋直日用細故而不自以爲奇節者故廉
以生威而釐弊剔姦無施不效即進而持九流之
衡所謂清通簡要舉漕政而措之裕如也奚止虞
典之稱若工乎公嘗以訪牾多暇與學談經都人
士蒸蒸服其德教故稱述特備云

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官氏墓田記

楚黃間稱西陵官太公長者其爲配程恭人卜宅兆也地與豪家接豪家以爲市操之惡太公顧歎語饗其欲言谿滿谿言壑滿壑終不爲真齒爭雖萬石君處此不是過也及長公東鮮奉常益成太公之志廣墓田爲如千畝日將令子孫藉其歲入以修墓云爾乃不佞昌察其意念爲修墓也與哉蓋形家之有四獸猶兵家之有四翼而其說皆防

容臺集

卷四

墓

於黃帝曰要在中央用在四方墓田者墓之翼也楚黃山川與齊魯秦晉異多平曠易地坡陀相屬溝塍相錯無重岡複嶂以闢之儼深松茂柏之外即爲隣壤雖未必有牽牛蹊人田帶劍上吾丘者乎而此亦一若堂彼亦一若堂此亦一若封彼亦一若封即欲禁之烏得而禁諸不然而犂鋤伐木之聲接於耳非所以肅廟貌也穿渠鑿沼之役興於後非所以護地脉也蓋圭田之賜猶五十畝而

况人子得自致於親者乎韓淮陰布衣時爲母行

營高敞令其旁可置萬家其治兵之畧已見於此

而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心治第彼爲漢諸陵一

坏廣墓田者耶故克儉於家不爲墓設而有備無

患孝子之慮遠也當東鮮給事兵垣與遼事會所

條上方畧數千言動中肯綮藉令一一見之施行

庶幾守在四夷者語不云乎事親孝則忠可移於

君余謂東鮮之廣墓田非僅爲修墓者以此若乃

容臺集

卷四

墓

東鮮厚德在維桑訂謨在廟社所爲衍栢槐之澤

而煥泉臺之光者雖息壤不足爲其靈雲夢不足

爲其廣也此之爲田復何畛畔之有官氏子孫其

世守之

太傅許文穆公墓祠記

神宗朝歲在己丑吾師許文穆公典南宮試事所
舉會稽陶望齡華亭其昌南昌劉日寧三人皆以
天下士相許復以生死交相託比公還政則陶子
以兕觥大斗修祝嘏之儀劉子以白馬素車赴執
紼之會至於先師兆域諸子堂構二子皆未及見
其大全也其昌年頗半百義激在三念曲阜之材
必分植於羣力延陵之劍當討諾於九原相此焉

容臺集

卷四

記

山寔惟龍潁川原繚繞嶺嶠周遮行坐之高敞可
容萬家佳城之鬱葱能礙白日信龍迴虎俯暗合
青囊天作地藏無論石窠者矣公之諸子季履中
舍輩以爲是役也

天子給秘器以寵之命皇華以光之雖菟裘之卜
經始於達生而連岡之崇煨燿於繁錫豈以墓祭
非古忍令野處無祠將祔也二酋委君榮於草莽
生芻一束間賓至於水濱必於樂哉丘也別起福

庭則寃兮歸來儼依華屋蕭家師儉何取烏斯章

而囂斯飛宋玉招寃可無蘭爲櫟而佳爲宇若室
封若舍封出自森森之柏迎神曲送神曲鑄於翼
翼之廡豈惟孝子慈孫進醢脯乎有所且使門生
故吏薦藻芷而知歸矣或曰此地西望軒皇鑄鼎
之區東連許祖煉丹之窟公與宜平同姓將因應
願再來否則殷室鹽梅何以騎箕乘尾商山羽翼
終然訪石尋松斯墓爲脫骨之仙都斯祠即妥靈

容臺集

卷四

記

之真宅清明火冷西家之殺牛華表月明下遶
城之化鶴吾師乎吾師乎可又爲賢人之大業不
朽則太上之大年兼之矣

歙西莘墟重修許宜人祖母墓記

歙有永清吳公仕於正統之朝土木之變于忠肅爲少司馬公爲職方卽條畫備邊十事于公多所採納也先入關時忠肅以大司馬督陣公進少司馬居中調度當是時內外倚重惟于公一人而于公所同心謀議亦惟公一人事定之後公引疾歸介之推不居還國之賞張階侯不與鍾室之謀勇退之節先幾之知列之名臣無愧也而實錄不爲

卷四

墓記

立傳尚論者有餘慨焉公九世孫模結集制誥碑碣贈輓諸篇卓然具備而後司馬公以勞定國之槩較若列於國史之挂漏有賴於家乘之補苴者若此司馬公少孤撫育教迪以克成立許宜人力也宜人坊司馬以兵部卽主事宅憂忽感異夢得葬地於金墩橋萬家之行營不煩墨食雙鶴之宅兆若有神謀靈氣攸鍾吉祥至正華嚴朱輪重賢壘肖吳氏之昌不偶然也而二百年來漸改舊觀

飲河滿腹窮委則希倚樹息陰此根有幾模感而

嘆曰我吳之所不足者豈財也哉而忍使發祥土

一坏付於不可知之何人也敬告裔屬率錢斲治

封以文石緣以周垣拓田致享春秋罔缺是役也

庶幾曾參追遠之思有合於郭璞乘生之義矣模

猶遜不自功曰此特匠事耳何足以揚先世之徽

音於無斁模聞之朝制少司馬之母歿當奉迴鸞

之誥楚當給水衡之錢而隧道之碑不稱淑人猶

卷四

墓記

稱宜人者則以司馬公蚤辭榮祿未奏滿書東於

制也必也微如祿之筆丹色絲之章勒之貞珉大

書深刻俾瞻拜墓下者恍然見女宗之範如新則

國史之所遺者旣託於家乘朝典之所遺者復託

於太史以有補矣豈非司馬公下泉之厚幸與蓋

模之有望於余者如此模博雅工詞翰將振青雲

之業以符鳳飛之占於修墓見一斑矣不辭而爲

之記

碑銘

嵩山少林寺賜紫住持曹洞正宗第二十六

代禪師道公碑銘

佛者凡夫之覺者也凡夫以不覺故身口意爲三業佛以覺故在身爲律在口爲經在意爲禪禪之於佛近矣而不足以傳佛之心若夫震旦之少林其西竺之靈山乎故海內之名藍淨刹曰律寺曰講寺曰禪寺而少林得稱祖庭其高僧尊宿曰律

卷四

碑銘

聖

師曰法師曰禪師而少林得稱宗師雖世諦流布乎亦非諸方所敢望矣其祖達摩而宗曹洞何也蓋自藥山雲巖以寶鏡三昧羽翼別傳而价寂二公立爲五位君臣正偏回互之旨開無門之門施出楔之楔所以提綱宗揀魔異者視諸家爲獨密故五宗皆法王也而周過其曆時惟曹洞亦猶魯秉周禮也宗則言路絕矣其舉揚頌古若雪寶圓悟天童投子之評唱又何也契經不云乎應言及

細語皆歸第一義良以情封則棒喝皆接響見覺

則回互無停機上士以言契同下士以言憤懣故

頌古非洞宗也而洞宗寄也吁初祖懸絲之記亦

可念也已自唐以來代推一人主持法席二十五

代爲幻休休公得法子以百數道公爲最休公沒

諸龍象衆欲以事休公者事之公固讓不敢應浮

沉雲水者十有四年法堂草深宗徒散於是登

封今請於宗伯循故事署公住持少林時則

卷四

碑銘

聖

皇帝萬曆壬辰之十月也師自領衆以來十有七載戒行水潔機辯泉流或升堂普說或入室小參莫不摧彼疑城登之覺岸明鏡屢照而不疲洪鐘待扣而輒應典刑卓爾清規肅然作賓王家名動京闕於是有貝葉之藏五銖之衣精鏤出於尚方經功傳於中使瓔珞供養金湯護持因以續諸祖之慧命亦以廣

聖主之福田者矣師雖心冥一乘而行崇六度諸

所檀施斥修漏因其居也有幻出之寶坊其游也
有隨身之香積項者飛錫山海瞻日雲霄欲得人
而傳衣乃處陰以息影曰吾將而壁老矣少林之
開堂必有記師之上足仁林等屬不佞昌記之憶
師昔爲休公謁故宮保陸文定公時不佞昌與徵
士陳繼儒皆締蓮社之友微伯亭之義二十年心
許今始酬因爾師名正道字無言洪都新建胡氏
子父永泰母楊氏初祝髮於上藍寺璘和尚年二

卷四

碑銘

四

十從知休禪師受禪那大旨居南嶽淨瓶崖不甚
契乃謁遜菴於樹屏聽法束巖大方受戒於無盡
徧參諸方至少林而得法於幻公幻公陞座問如
何洞上家風幻公曰月下三花樹風前雙桂枝又
問和尚還別有麼口惟此一事實師於言下大悟
即呈偈曰雲掛峯頂月鏤幽巖木人撫掌石女舒
顏休公印可贊之以偈蓋許爲人天師云系之銘

日

嵩高少室天地之中大乘氣象鬱鬱蔥蔥破顏未
會而壁真風祖佛非殊惟變乃通其般若無知靈
光不昧如清涼池如大火聚直下便是擬向即背
奇哉衆生具如來慧其五家宗旨如世間師虛空
可拈丹青不施泥牛月吼水馬風嘶不居空劫不
落今時其爰有道公情中之杰傳涅槃心吐廣長
舌雙桂開敷三花屹嶸一代時教永存珉碣其

卷四

碑銘

四

引

八林引

參軍莫星卿之纂八林也子史十七俳調十三安
 絃操綴頗存志惟之言提要鉤玄亦嚴非聖之誠
 可謂斲輪妙手秘枕深心且秩同貝葉字比蠅頭
 散爲精騎之三千攝入魚腸之一七雖金題玉牒
 時爲書藏之遊而錦軸牙籤無取汗牛之重昔鄴
 侯之架已富鮮克隨身衛公之珠誠希何分餘照

容臺集

卷四

吳

詎若須彌芥納函谷九封十年讀書弗如三篋亡
 而無害若斯編者哉君爲吾師方伯中江公之從
 子憶當舞象之時已有亡羊之癖薄游已後風好
 彌敦今且膏腹笥以出疆卷書於行囊綠水芙
 蓉之標將依儉府山色秋光之句見賞華崖豈不
 稱俊逸之參軍嗣風流於方伯也哉

詞林海錯引

揚子雲讀書觀大意至其師林間受輶軒記作方
 言率單詞耳無其鉅麗者而弟子侯巴從之學古
 文奇字將所謂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間乎蘇子
 瞻拮擊選學乃所至勢說文以自隨古之文人固
 有富於萬言儉於隻字者既博且精蓋其難也余
 友夏茂卿孝廉隱居毘山不屑仕進事親之暇業
 在雕蟲蠹魚之間平生著書更僕不數至詞林海

容臺集

卷四

卷

錯殺青既竟而余覩茂卿之難窮也蓋其所蒐採
 不必僻書奇字委宛之所藏蒼頡之所構惟古今
 文人之所承用者或沿流而未遯其始或傳說而
 未正其讀或互見而未歸於一或後起而可化爲
 新或探賸而索隱或本隱以之顯皆旁通曲暢割
 然折衷若禹曲之照幽若姬車之指路若見說之
 解結若由基之貫楊若中叩識音於在雙若蒲元
 辨水於一瓶非夫漁獵四庫陶鑄萬有者孰能爲

之乎夫海陸碎事也玉海也皆以海名茂卿之卷
軸不若二書之多獨以雅勝猥以斷勝疑直掩前
美乃猶遜而比於海錯若日八珍屬厭更進小鮮
云爾而不知茂卿之所爲遜一世而警書者蓋嘗
涉歸墟和弱水歷沃焦寒家濡足於浮天浴日之
觀而後得此以望人之腹也亦苦心矣方內有子
雲必能賞之

岑聖集

卷四

文

徐九玉詩稿引

吾鄉徐文貞公弱冠登朝即具老人眼大人相遺
世皇制禮作樂不修景雲神龍廣歌應制之事公
以全力用之經國所論詩不輕元白不重王李若
沾沾焉分別開元大曆長慶云者公以爲少年狡
獪語無當也公之從孫九玉神清筆銳激昂青雲
不難蚤貴以光世澤顧其詩旨獨抗子桓大業之
說詘子雲雕蟲之論常恐名場角逐一旦爲時所
奪何暇過習者門不如窮工極巧先據詞苑之上
游徐還祖家之故物文貞所云狡獪變化者正
九玉之所苦心刻欲登峯而造極者也以彼才
情日引月長未知所止但以今之爲警亮節洋洋
纒纒爲足盡九玉者未謂知言余但拈其善學文
貞者如此

岑聖集

卷四

文

毛司理詩冊引

郡司理毛公政成五載聲徹九重謁帝有期登仙
匪異郡伯張公馳熊軾於谷陽歌驪駒於祖道嬰
其鳴矣共懷出谷之聲偏其反而已戀芟棠之蔭
雖龍叶弓旌不灑丈夫之泪而誼敦淡水難分益
友之襟爰率同官共裁贈什青雲直上臨岐路以
彈冠皓首爲期願前途之努力所謂文生於情詩
可以怨者也於戲纓綬論交揭日月於肝膽唱于
琴臺集
卷四
引
李

相唱吐錦綉之心腸故可上叶國風亦可遙望郡

乘者矣題曰青雲首路以弁之

餐霞十草引

作者雖竝尊兩司馬而修詞之家以文園爲宗極
觀其驅役萬象滂發靈襟體成經緯考中官商信
雕蟲之溢觴爲月露之先導自漢至唐脉絡不斷
叢其勝會選學具存昌黎以經爲文眉山以子爲
文近時詰匠王允寧元美而下以史爲文於是詩
賦之外選學幾廢蓋龍門登壇而相如避舍矣唐
宋無論今之學古者得失之際亦畧可言大都以
琴臺集
卷四
引
李

摹寫爲神情以蒼莽爲骨力雖大雅可追而流易
成習取材偏窄無孤裘千腋之資循徑坦夷豈玉
葉三年之力以兩漢則其名甚高以六朝則其功
甚鉅故北地藏山借勉之爲玄晏弁州懸幟事皇
甫爲靈光寥寥藝林莫爲嗣響矣杜日章西陲名
將累著戰功江左清標獨勤夢想節俠動於宸中
言語妙於天下登山臨水之什凌厲風霞談空剖
玄之章咳吐珠玉腹笥所貯左右取而不窮文心

所科縱橫求而輒合少陵所云語精文選理者庶
幾妙有家風鬱爲國寶今之所缺十草是已異時
橫門授鉞大漠犁庭燕然勒銘寧借筆於班固出
師作頌終競美於孝山第其精詣性命塵視功名
此何足爲杜生願也則不佞愧矣

陶世名言引

經史註疏百餘家若鄭康成之毛詩杜元凱之左
傳既精且博千載競爽者也康成自顯門耳征南
之助藏在盟府跡其間歷非鎮撫襄漢則折衝吳
服餘日寧幾而能覃精一先生之言使顯門名家
不能傲之以所不知多聞建事厥功懋焉不虛矣
彼有云丈夫擁書千卷何假南面百城者抑何驕
語不倫耶大中丞高公今之文武爲憲者自秉鸞
而專鉞垂三十年其忠孝大節開濟訐謨富有日
新若稟成範茲讀其陶世一編而知公之建豎有
本也蓋公於書無所不讀亦未嘗一日廢讀迺其
曰始於繙性終於覺人學如是足術矣故其
所褒采皆生平得力之語與前人已效之方義比
常絃用同菽粟孤裘千腋雞距百餘高提尚友之
衡臚列照今之鏡所謂陰陽爲炭造化爲坯於以
陶冶一世何有耶夫左之艷杜之癖談經者不無

異辭顧其言已立於學官炳汗青而閱陵谷雖峴
首之石萬潭之碑未能過也矧乎囊括四部川落
多岐取材甚宏義例甚正而又證以嘿成之模挾
以勸勤之畧有翼此書而傳後者非不朽盛事耶
公方表正臺紳嘉猷入告儼呈 乙覽宣付史館
嘉與有位祇服師言世道賴之矣不佞昌無能識
公之大惟於恬退隱逸者犂然會心公實陶我敢
忘鴻寶之貺敬題末簡

卷四

引

卷四

顧仲方山水歌引

米元章論畫曰紙千年而神去絹八百年而神去
非篤論也神猶火也火無新故神何去來大都世
近則托形以傳世遠則托聲以傳耳曹弗與衛協
輩妙迹永絕獨名稱至今則千載以上有耳而目
之者矣薛稷之鶴曹霸之馬王宰之山水故擅國
能即不擅國能而有甫之詩歌在自足千古雖謂
紙素之壽壽於金石可也神安得去乎吾郡顧中

卷四

引

卷四

舍仲方以詩畫馳聲東南嘗供事 內殿奉 詔
稿成塞垣海內士大夫踵門求畫不忍言幣交或
退而作詩以酬贈能言之家後先廢倡靡有遺者
於是君年七十矣嘗謂人曰吾老不能宦游貧不
能奉客惟腕中有元季大家鬼篋中有當世高人
韻士贈言吾豈憂身後名哉嗟乎此君之所以傳
其畫者也雖然畫何足以重君乎哉君蚤年承先
世之業是時翩翩公子無弗裘馬聲伎爲豪舉者

君獨湛精雅道孝謹自將於里俗游閑之習泊如也晚年田廬漸廢屏居郊園風流得意之事見謂都盡而翰墨會心居然清遶無負於海內之知仲方者是皆可以傳獨畫傳乎哉夫詩與畫皆謂之史君所著有詩史茲山水歌行世又有畫史矣君畫初學馬文璧後出入黃子久王叔明倪元鎮吳仲圭無不肖似而世尤好其爲子久者以余知畫故屬余言弁之首

容臺集

卷四

七

汪然明綺集引

汪然明爲西湖寓公主盟風雅鄭莊之驛不虛太丘之道甚廣勝流韻士之外間有魚玄機薛洪度一二輩亦入海籍故稱詩以綺名客有評者曰陶元亮閑情一賦昭明惜之王介甫軒輊李杜謂李詩強半酒色然明非有童心本無惑溺而若自見其瑕者何也余曰此西湖故事也不聞蘇子瞻之守杭乎夫其深入禪悅得無礙慧忠義直節鐵心石腸而周韶龍觀手錄其詩時多艷曲公豈不能爲莊語耶海納細流量也磁石吸鐵類也淤泥之中能取蓮花鑒也當門之蘭護如頭目激也且夫冕而推就與髻而慧我爲匿瑕而使人匿彩恐人也憐才者之所不敢出也知此者可與言然明之綺矣吾懼詩者以綺知然明而以香奩比紅之綺同類而並稱之也故爲之解嘲如此若其詩之色澤高華旨趣雋永余友陳仲醇黃貞甫論之詳矣

容臺集

卷四

七

錢象先荆南集引

余往與平原程黃門同行江南道上停驂散步陂
陀紆複洞壑忽開下瞰平湖澄碧萬頃湖之外江
光吞天征帆點點與鳥俱沒芝門曰此何山也余
曰其齊山乎黃門曰子何以知之余曰吾何以知
之吾知樊川之所謂江涵秋影者耳大都詩以山
川爲境山川亦以詩爲境名山遇賦客何異士遇
知己一入品題情貌都盡後之遊者不待按諸圖

卷四

引

竟

經詢諸樵牧望而可舉其名矣嗟嗟澄江靜如練
齊魯青未了寥落片言遂關千古登臨之口豈獨
勿作尋常語哉以其取境盡也友人錢象先豪於
才湛於思當今作者未見其比比曾游楚篇什刪
然括之曰荆南集荆南不盡楚之觀故也荆南集
亦不盡象先才情之變而余與馮元敏灼然謂其
必傳蓋元敏嘗官荆南余亦持節至長沙自洞庭
而下漢陽而上與象先共之故其取境之盡余而

人特有賞會云抑余不能游然好詩象先能詩又

好游是安得象先爲東西南北之人窮夫所謂州
有九岳有五者旁而之於大荒遐邇之鄉謝靈運
李太白諸公所未登涉未題咏之處而皆被以奇
音雋響如荆南集之詩使余得隱几而讀之以吾
拙而收象先之巧以吾目而用象先之足不大愉
快哉象先深於禪若夫溪非聲山非色丈室而函
大千剎那而再撫華藏海之外者余方習游焉而

卷四

引

竟

不知象先能佐余以詩否也

陳懿卜古印選引

莊子曰大言炎炎小言詹詹蓋古之作者於寂寥短章未常以高文大冊施之雖不難於宗亦各言其體也王右軍之書經論序讚自爲一法其書牋記尺牘又自爲一法故評書者比之於龍何獨右軍胸婁石鼓之旁出而爲鍾鼎嶧山鴻都之旁出而爲圖印是皆有龍德焉其要領則兵家所謂勢險節短晉人所謂一往即詣者盡之矣近代惟

容臺集

卷四

字

豐考功悟此三昧余友陳懿卜得法於考功而取材於顧御賢項太學藏印纍纍之家覃思篆古二十年而彙爲印選若干卷則先秦兩京書學之旁支孳然具矣令文壽承博士王少微山人而在其不以爲枕中之秘也夫先是吾郡有印藪行於世懿卜所裒定視之不及半然彼若蛇足而此如鬼脛於是乎知懿卜之具眼云

時墅問水詩引

陸子之有畸墅也開三盃徑掃百尺樓芰蓋經過荃橈來往豈惟背山臨水僞遊子之忘歸抑且挾藻摘辭挾羣卿而標勝若乃芝房齒閣撫雲日以蔽虧奇石珍花助烟霞之絢麗斯素封之偏饒非畸人之匹敵也雖然使淵明之林田無秋仲長之塲圃鮮穫將牢醴不設乾餼以愆漫謂泌可樂饑丰能浥漿是使主人孤詠於一丘而勝侶共遠於

容臺集

卷四

圭

十日矣邇者天不降康雨乃狂若河魚大上再勤太史之書蠓蟹宜永不厭野人之祝陸子雖食乎清而游乎清安能以荒之玉而爲豐之玉吾聞何尹之訪東安蓋因臥雪子輿之勞桑戶亦爲愁霖茲張太史諸君子問水之詩所爲作乎陸子曰士貧非病詩窮乃工幸研剛之木虎豈現瑤之不報應臻空谷響遏行雲積成篇章動盈卷帙於戲扣角而歌碩鼠何甯戚之難尋鼓琴以試遊魚知鍾

期之匪遠讀此集者可以論畸墅賓主之際矣

卷四

引

主

林秉齋五十詩冊引

秉齋先生家承金馬才擅雕龍瑞林玉樹衛叔寶
之神情干將莫邪李太和之骨幹弓裘克紹蒙穎
見奇結髮登朝靡施弗效策官宰府華貫近於
鳳池展采秋卿妙譽籍於鵷署刊如山而不動門
若水以俱清賦登高則楚國大夫文無害乃漢庭
老吏馳其熊軾逸矣龍城公就路益閑叱馭甚壯
法律與詩書並用風霜將雨露兼施芥月之間頌

卷四

引

主

聲大作九萬里扶搖直上二千石守長最良荷弊
休矣惟是黃次公報政之年正平津相遇主之歲
攬揆初度隔天一方長公長明殷念壽祺有懷明
發望粵嶺雲恨無仙家縮地之術托羅浮鴈且附
詩人如日之篇庶諸長者淵翻綠筆可代綠衣而
家嚴君吟咏瓊章如親瓊樹一聽足音於空谷卽
解羈思於殊鄉何須句滿充囊砂便是華亭鳴和
鶴不辭下里月祝大椿云

唐大來詩引

往余之承乏成均也海內子衿以登極恩升於國學者鱗集館下九百餘人余下教曰國子先生試多士不獨以帖括將以不朽盛事經國大業有能為破房露布帝京篇前出塞後出塞詩者以非時見或謂余日子之所求於士者左矣唐以詩賦取士士各持行卷游大人彼一時也我國家功令則異於是士子所為含毫損神輟篇驚夢者惟帖括專精靡他直芥拾青紫耳無奈所謂不朽道何也余應之曰固也子安得以偏長限天下士且明經而上不有宏詞選乎患才不能近力不能兼耳即能何故置之蓋余姑如是居久之未有應者余既奉旨求遺書事竣還里而滇中太學唐大來自輦下至以其詩為贊讀其詩溫淳典雅不必賦帝京而有四傑之藻不必賦前後出塞而有少陵之法余所求之六館而不得者此其人也夫

容臺集

卷四

七

滇之談藝自張愈光破荒百年來浸以盛雖家齒洞土皆據書萬卷華其象戰鳥言之俗而事柔翰械書走幣遠交吟域之外其風尚如此大來覽游萬里觀國之光與中原才子並驅爭路又得代典之鉅公如雲杜者助其羽翅藉其詞壇不減畫繡雖然吾聞大來乃祖乃父皆以鴻漸之資困於一第將無所學非所用而兼才之難乎則吾願大來以吟詩之間不廢公車言如車雙輪如鳥雙翼極其才情之所知以收名定價無俾承明著作之庭謂滇無人焉即身為公而慙卿慙長庸何傷夫言豈一端而已大來謂何

容臺集

卷四

七

門人 徐士竑

許經

容臺文集卷之四 終

論

愛惜人才為社稷計 丁酉江西程

君子欲人主重士。而以人主之所尤重者予士。則亦惟是重士之道當講也。天子者。勢至尊。權至重也。而不得以之震士者何哉。八荒之內。義莫不為臣。升沈為雲泥。用置為虎鼠。夫是之謂主權。萬和石而覆孟。失焉而一髮引千鈞。朽索馭六馬。夫是之謂士權。天子之權。無所不震。然世不乏枯槁之士。則其權窮。世亦不乏色舉之士。則其權又窮。而士之權。不過夫驚社稷之主。莫有窮也。縱士驚社稷。君可驚社稷乎。惟能重士。而兩權者皆歸之人主矣。劉元城曰。愛惜人才。人主自為社稷計。言重士也。雖然難以比誼於淳古矣。古之說曰。立天子

以為天下也。非立天下以為天子也。立君以為國也。非立國以為君也。官天下者無論已。以周之十世也。而周公營洛曰。使有德者易以興焉。無德者易以亡焉。深乎深乎。藏天下於天下而不私者乎。迨德下衰。而天子者始掩天下而為一人之私利。一家之私業。一姓之私傳。惟社稷之知而已矣。雖然。太上無私。太下不及私。彼中主者。獨幸其以社稷為一人之私利也。凡人之情。計其身者固工也。獨幸其以社稷為一家之私業也。凡人之情。計其家者固完也。獨幸其以社稷為一姓之私傳也。凡人之情。計其子孫者固遠也。要以無所不計。而若之何專以人才當之。有故矣。語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守在四夷者。乃可以保四海。安在天下者。乃可以保社稷。而安天下。非駕運之能。又非庸衆之任。又非一士之九必望之。四海九州之才士。故止義之。臣設則朝廷不願輔拂之士。信則君遇不遠

爪牙之士。施則仇讐。不作邊境之臣。處則疆土。不
喪社稷。之所以有基。無壞者。舉才之以也。才有常
乎。崇長則盛矣。衰則衰矣。封植則榮矣。摧殘則
萎矣。振作則銳矣。沮抑則鈍矣。顧其所愛惜何
如。而世之不講於愛惜之道。則已久矣。蓋魯之相
公儀潛也。欲參分其國而與之。而子思曰。必潛之
智若魚鳥可耳。區區爵祿。何足以餌天下士。而得
言愛惜乎哉。今夫連城之璞。斷則破焉。必曰惜矣。

卷五

三

又不以為珠璣。為主寶。而僅充珥環珞之用。則
卞氏之泣。有甚焉者。重傷故也。豫章之木。干霄而
蔽日。以為明堂之棟。即翦伐何辭哉。蓋至於榱桷
焉。樑椳焉。而惜可知也已。國於人材。何以異此。彼
沉淪者。義榮譴訶者。名高公論鬱於上。則必發於
下。天下後世多有愛惜之者。於才故無害也。惟夫
體悅之具。鳴鶴之餘。以被於士。亦既儼然離蔬釋
蹄。筵籍升朝。不謂不周矣。而人主者。或代鳥飛或

逐馬走。拘鳥獲之臂。掩離婁之目。使士之所欲効
於社稷者。十不得一焉。又或荷輪九重。叩關萬里。
牽於帷牆之制。蔽於室閨之隔。使士之所欲効於
社稷者。十不得一焉。又或左執馬中。內堅柴欄。敘
遷有轉石之艱。謹亮有嬰鱗之禍。使士之所欲効
於社稷者。十不得一焉。士於是時。動則有橫木當
路之阻。靜則有抱火厝薪之憂。進則無救時行道
之實。處則有尸祿沔朝之議。將為國寶耶。或毀之

卷五

四

已。曾不若懷而不售之為愛也。將為國器耶。或壞
之已。曾不若藏而不試之為愛也。將為國具耶。或
摧之已。曾不若韜而不用之為愛也。此為士計。最
病而况為社稷計哉。是故知愛惜者。召以千旌。贊
以圭璧。不為芬也。而在於饑渴。啗以之。謀光燭以
耀火。擊以太牛。不為厚也。而在於諒行。言聽之。實
意策官而朝。清廟而侍。不為虔也。而在於推心置
腹之開誠。四境而親。九賓而見。不為重也。而在於

問兼問知之推委倚之。視之尊之。重之。親之。信之。成之。遂之。一以爲股肱。一以爲羽翼。一以爲師傅。一以爲蓄聚。一以爲干城。一以爲朋。有用必稱其才。有才必盡其用。使天下之士精白一心。展布四體。聲稱書於竹帛。成績紀於太常。晏息而藩本朝臥護。而制敵國。夫如是。乃謂之真愛惜。吾不暇高論。試言其近者。衛靈公天寒鑿池。宛春諫而罷役。左右曰。怨歸於君矣。公曰。不然。春也。魯國之匹

卷五

五

夫也。而我舉之。而民未有見焉。今將令民以此見之。故有威。其名以爲愛。惜者此類是也。桓公之用管仲也。有司請事於公。公曰。以告仲父。仲故能以其君霸。居高國之上。而人不稱踰焉。與之書社地三百。而富人不怨焉。故有成。其功以爲愛。惜者此類是也。武帝之於汲黯也。以位尊不如丞相。以用事不如御史大夫。以貴寵不如大將軍。青獨以顯見忠。以直見憐。自帝以下。皆以嚴見憚。而淮南竅

謀矣。淮南憚黯。黯將相大臣憚之也。將相大臣憚黯。黯武帝重之也。故有成。其威望以爲愛。惜者此類是也。斯豈愛臣太甚哉。人臣無私。名書曰。斯猷。我后之德。則皆社稷之充矣。人臣無私。功詩曰。徐方既同。人之功。則皆社稷之勲矣。人臣無私。威語曰。山有猛獸。羨黎不採。則皆社稷之衛矣。非善計其私者耶。不然。彼公天下者。不計身遺利害矣。公天下者。不計家遺成敗矣。公天下者。不計

卷五

六

一姓遺興亡矣。直爲天下得人耳。而乃四門以招之。五服以章之。一饋十起以賓之。一沐三握以接之。一話一言以思之。所以惜人。才者不遺餘力。而此之私社。覆者顧弁髦屑越。輕天下士。豈非宜深計者反淺。宜完計者反疎。宜遠計者反近乎。此之謂不愛私。不及私者。鑑在勝國之社矣。雖然。不獨人主貴也。亦在人才之自爲愛惜焉。今天世之小人。崇邪醜。止懷鱗甲。設機穽以壞天下人才。爲事

者。此。比。是。也。而。所。謂。人。才。者。又。復。自。相。疑。忌。伐。異。黨。同。不。幾。於。小。奸。人。之。隙。而。啓。人。主。之。厭。薄。也。哉。唐。之。中。和。宋。之。洛。蜀。其。一。時。之。士。固。多。表。表。者。而。皆。以。黨。盡。彼。其。切。不。能。自。計。也。而。社。稷。之。計。亦。荒。矣。吾。又。曰。愛。惜。人。才。所。以。爲。人。主。社。稷。計。

木晦於根

君子之養德也宜何如哉觀天之道而純其機焉如是而已矣夫學亦奚事高論矣乃不曰人而曰天不曰天之理而曰天之機者何說也蓋人與天地同宗與萬物同體而天地之所以變化萬物者嘗藏於無端之宅而運於不測之紀雖遙相循環而嘗虛其不用者以爲用是吾人涉世亦須更不能違者藉不能靜觀其機而執之將立於日損日喪之塗而犯造物之所忌豈道之所載哉至是而知天之未始不爲人用也請借木以終晦之說可乎夫晦何昉也晝夜相推而晦生晦非明也然而以育明也是代爲政者也而晦常爲明根焉不觀之月乎當其自鏡而弓自弓而鈎口就晦矣而說者曰非晦也而出庚焉而生魄焉而皎然以輝晶然以滿山河大地朗然以錫焉是尚不爲明乎而不知有明者自明者不明者能明明則晦晦固

明之根也而何疑於木夫木者其位震其神勾芒其方東其色青天地之盛德氣也然商飈動而葉驚嚴霜飛而枝偃當是時意其剝落摧殘之餘生理幾何而宋茲無春色矣然而其葉彌滿其根彌固其條彌振其根彌深未幾而暖以泰律吹以閭闔灑以甘雨勾者甲者萌者茁者昌者遂者忽而生晷忽而敷榮豫章之墟鄒林之野皆是物焉孰休息是孰閉藏是孰居無事翕聚而散是則豈非

卷五

論

九

木晦於根亦明於根之驗耶天地一木也太極一根也是故天地之生非其所以生而天地之殺乃所以晦其生天地之成非其所以成而天地之毀乃所以晦其成天地之長非其所以長而天地之消乃所以晦其長未有絕而不續未有退而不進未有伏而不發大而爲元會運世之數小而爲禍福機祥之變其端起於毫茫朕兆之前而其用著於宇宙民物之賡續乎神乎化工不得此其何所

賴以雕刻衆形乎微乎微乎君子不得此其何所賴以視躬遂世乎是故目視備也耳聽備聲君子曰是戕吾根者也而收視返聽以晦之曰耳雖能談馳白馬君子曰是被吾根者也而如愚若訥以晦之名無翼而飛臂不蹕而走君子曰是蝕吾根者也而迷虛混俗以晦之功業益世威畧震主君子曰是危吾根者也而遺榮讓善以晦之尚綱於錦懷玉以褐大白若辱深藏若虛寧爲大樗無爲

卷五

論

十

朝槿寧爲散木無爲文梓寧爲龍門之枝無爲漢南之桺寧爲鬱澗之栢無爲憑社之桑寧避斤斧於深山無借先容於匠石凡以養晦也養晦故精奇精蓄則有餘勇養晦故神守神守則有餘識養晦故氣完氣完則有餘量無爲也無用也而無不爲也無不用也之人也之德也果不得瞰其室神不得害其成五行不得拘其形陰陽不得尸其命不亦貴四時假于歲而不改柯易葉者哉此何以

故也天之機欲藏不欲泄欲謙不欲盈欲靜不欲動欲靜不欲壯欲缺不欲完欲辱不欲榮欲明不欲巧深根固蒂養晦之道也君子不能達天而能執天之行君子不能激天而能先天之變以明爲枝葉以晦爲根本以養明爲真晦以用晦爲至明彼其日用飲食於斯而何往非生生之門乎不然雕玉以爲情剪綵以爲花則小人的然眩然博流俗旦夕之觀而身名俱裂之道也茲木也君子謂

李善集

卷五

十一

之重傷重傷之材無壽類矣吁其惟聖人乎蓋文王當紂之際外柔順內文明不顯其德不集其統以晦道終始焉故曰文王得易之用吁其惟聖人乎朱子始以晦自志而及其遭僞學之禍也又能以遜自止吁若朱子則可謂斯文梁木矣

生子當置齊魯之鄉

夫太子者天下之本也本數動則天下不安爲支子者莫不有僥倖之心而思以奪天位其究也長爲社稷憂矣是故遠計之主必慎焉而其立子也必以長不以寵廢公必以貴不以孽匹嫡其於太子也早教誠不使習匪僻慎左右不使比宵人固其本也固其本則天子雖有愛子弟曾不得越次而求焉天下雖有強諸侯曾不得伺隙而動焉上

李善集

卷五

十二

無悖叛之虞下無誅伐之患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輻輳竝進而歸命天子故曰聖人有金湯者此置之得其道也而奚問所置之鄉乎武帝封燕王曰於燕帝春秋高燕王請入侍典宿衛帝怒曰生子當置齊魯之鄉亦左矣且帝何不反其本而思之乎帝自窮兵黷武海內虛耗建武中蚩尤竟天說者謂戾太子應之而生帝不深維國家之至計舉三代教子之法教

之而爲之開博望使之習江充卒也巫蠱之禍流
及青宮長安之兵非自骨肉雖壺關之請不能早
悟亦忍哉夫戾太子日在庭闈非有燕粵之隔也
世及爲望非有躡進之謀也帝之儒臣滿朝非無
齊魯之彥也然而不免焉非失之所置之鄉而失
之所置之術也太子既廢則其時觀望者不少帝
也於五王之中擇其長者賢者立之以絕天下之
私望可也又以望氣之故寵鉤弋以堯母之說寵

東漢書

卷五

五

鉤弋之子而鉤弋子故髡也安得不生燕王心哉
及燕王既請宿衛欲端見矣帝誠計之或移之近
國或傳之賢相雖曰衛之其實全之豈非置之安
哉而畧不爲後慮至晏駕之後燕王與蓋主謀傾
社稷不利孺子向非昭帝之明博陸之忠幾禍漢
矣而燕王竟以國除可謂善置乎我實養亂而咎
燕之不齊魯何也夫使置子必出於齊魯然後可
則卽之維東何以封桓伯晉之曲沃何以封叔虞

而所謂殺雍之險江漢之阻皆古之所疏其支庶
而遺之奸雄以養食上國者耶文昭武穆麟布四
方齊魯何愛焉藉令齊必善國田常奚而滅姜魯
必樂邦子允奚而弑主而當時楚稱封豕吳則荆
蠻子西季札胡爲乎來哉帝惟慮不及此故其於
本支之封褒之以分國於累世之侯除之以耐金
至於矯枉過正魯無彊宗宣成以後興移外戚無
藩王可以稱師者而文叔匡復起自徒步嗚呼漢

東漢書

卷五

五

如綏矣此則武帝之過也雖然漢之叛王大都出
於淮南長沙吳楚間故賈生曰最強則最先反最
弱則最後反而武帝欲以強國自王其子以弱列
國侯此有所激哉褚少孫五王之冊炳焉成章豈
不有見於置子哉至其弘獎之意惓惓齊魯則庶
幾敦尚風軌矣

夜氣浩然之氣 館課

趙岐曰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愚以爲孟子尤深於易其所言夜氣浩然之氣者蓋易道也夫天與人一氣耳人之生也圓顙而方趾含陰而苞陽其形骸天地之氣也其心思神識天地之氣之靈者也心之與氣果且有二哉心之與氣本無二也而世之人蔽於形骸怙於嗜慾逐氣質之性而遂其天地之性於是立教者乃判爲形上形下之說

卷五

論

五

若曰以心御氣者聖也以氣役心者凡也皆一時應機之說也惟大易則不然直以一陰一陽謂之道而已矣陰陽者氣也道者心也心不爲精氣不爲麤心非形上氣非形下此孟子言氣之宗旨也夫言氣矣而曰夜氣者何也曰此易之復卦也天地之氣至垢而純陰矣陰極而生陽靜極而復動至於七日來復而天地之心見焉在一歲則爲冬至至在一日則爲子之半一氣孔神於中夜存復

之象也此孟子言夜氣之宗旨也夫言氣而曰浩

然者何也曰此易之乾卦也易之贊象也曰剛健中正純粹以精蓋乾者涵一元而爲體包四德以施化運而不息健而有常何剛大如之而大人者主靜主極終日乾乾直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是所謂塞天地配道義渾然乾德也此孟子言浩然之氣之宗旨也雖然養浩然之氣者必始於養夜氣夜氣之養也或先時而

卷五

論

六

迎之或後時而達之皆有易道焉其先夜氣而迎之也蓋取諸坤其後夜氣而達之也蓋取諸無妄何也陽之剝而坤也疑於無陽矣而安貞則吉故夜氣之未動也當有守靜無爲之功以翕聚而基發散也及夫陽之剝而復也此於雷行矣而無妄則吉故夜氣之既動也當有察識擴充之功即工夫以還本體也此又孟子養氣之宗旨也乃所云夜氣者果可以晝夜論乎凡卒然而相觸無心而

自勤若乍見孺子之入井而怵惕生者皆夜氣也。故說易者曰復卦建始萌而又曰冬至不在子所謂三百六十爻爻皆扶陽抑陰義也。此孟子言夜氣而又有善端之說蓋其所得於易之深者固如此。

終不若文莊公言而有本又
不涉學究糗糊套口

讀衛霍李廣傳 館課

司馬子長孤憤士也又奸任俠故其為傳善寫時世不平之感至衛霍李廣傳其排上進下反覆見之大指謂青去病遭時成功其責在日月之際而李廣才氣天下無雙乃終身坎輒大小經七十戰會不得懷通侯之印豈非數哉此子長所為寄慨而抑揚其詞也微文刺譏要在武帝矣雖然愚以此蓋見武帝之知人善任將何則人之受器各有攸適然未有不可以就而知者惟書節之材則安從試乎必試之於見敵一試而不獲是以國與敵也不可不慎也彼衛青牧豎也去病驍近也青之名天下無稱者而去病至不能識古兵法其非飛將軍比易知也帝傾以鞭撻四夷之權輕畀衛霍而李廣者不使一當單于抑何設哉及其究也廣竟無尺寸功而青去病迫奔逐北韓訊獲醜至於空庭幕封狼胥又何識之車也此則帝之善將將

也。若曰廣數奇耳去病天幸耳其成敗非繇將畧則吾以爲將畧猶可知而數奇之與天幸其尤不可知者也。管張魏公名高一世宋孝宗倚以興復而符離一敗宋事隨之爲宋計者寧用衛霍之天幸耶抑用張浚之數奇耶。原夫西漢承戰國餘習士大夫皆以招賢養客者爲賢衛霍獨否以故子長少之彼其進游俠而退處士亦近此意蓋有激云爾

荀楊大醇小疵 館課

韓子曰荀楊大醇小疵宋儒不許也而并以訾韓子之爽於鑑愚竊惑焉。凡古之人窮一世而著書其取喻不敢自掩而以知言之惟懸俟於千載之後吾從千載之後安坐而程品之亦當平其心考其世取其合道者以垂教而無刻核太甚徒以害成而已。則韓子爲近之而宋人無乃過耶。宋人以詆荀楊者曰以性爲惡以禮爲僞以老子爲可

取也是則不得稱醇矣。抑韓子之所謂醇者固未深言之也。韓子蓋闢佛老者也。其說曰聖遠言湮異端蠱起隨俗染化賢者不免焉。有能宗法孔顏嶽立砥柱勒成一家之言若揭日月而行者吾即以醇與之如是而已矣。荀子生橫議之世爲士者知有刑名不知有禮樂知有管商不知有仲尼子弓知有秦楚之戰功不知有湯武之王道而荀子作書三十篇自勸學以及於堯問談古昔稱先

王縱橫宛轉若其家事此豈有待而興者乎子雲
雖承仲舒毛公之後儒術稍著然當時士大夫非
困於訓詁之支離則溺於詞賦之繁悅未有深潛
內照美厥靈根者而叩起鎗法言太玄以之吾
不謂其彫蟲小技一變而契於上約守靜之旨也
夫尚道之士代非乏人顧持論於義理大明之日
者非難持論於邪正混淆之世者為難承襲於師
友記論之素者非難獨詣於淵源寡昧之世者為

容臺集

卷五

三

難二子者皆居其難者也其何以深排為哉而就
宋人之所排吾猶可為二子原者何也古人之立
言也達諸意後世之立言也匿諸理匿諸理者避
駁以趨醇不示人以隙達諸意者則醇駁互見而
不免於激揚之過其以性為惡也是主修為而過
焉者也程子不云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乎其以禮
為偽也是主忠信而過焉者也史遷不采其言以
為禮書乎其以老子為可取也是主虛靜而過焉

者也司馬君實不以之贊易乎則二子之言固如
豫章之寸朽黃墟之黜瑕要以醇者勝也若夫論
性命論道德則濂洛之傳直接洙泗無俟苛責苟
楊矣管蘇子瞻論性以為孟子言善荀子不得不
出於性惡荀子言惡楊子不得不出於善惡混皆
起於相勝夫韓子以荀楊為醇宋儒不得不以為
駁儻亦有相勝之意也夫

容臺集

卷五

三

讀鹽鐵論題後 館課

語曰梁肉可以養生藥石可以伐病二者不可一廢在以時消息之耳晉漢文帝主和親之議致金絮綵繒於匈奴甘蒙子足倒懸之請然夷性叵測邊陲歲苦侵軼烽火時通甘泉終文帝之世方內未得寧枕而臥也假令因循不已將吏之氣日消月靡其視與匈奴戰如驅羊攻虎心膽震懼石晉靖康之禍寧不在漢哉此武帝所以采介冑之說

卷五

論

三

不至於封狼居胥空漠南之庭不止也帝既窮兵則不得不以軍興之故而用桑孔建鐵官以贍農用開均輸以足民財官山游以取奇羨其術則聖賢所不道其於佐縣官之急抑亦救時之用矣而文學槩以井田什一太古久遠之法狙擊之所謂從旁議者與當局異憂也豈通方之爲論乎若乃弘羊之計過則有在矣蓋武帝末年匈奴已自衰止及昭帝時將士承席黷長之餘烈介子不煩一

領甲不費一斗糧而立功絕域之外呼韓稽首已

見其端矣夫既已釋於干戈則并鹽鐵之利而徵之與民休息明示天下以不貪此則識時務者首宜圖之而弘羊猶恃其初說以抗文學吾不知其可也藥石以伐病病良而仍以之養生壽民爲殤子矣霍光之智固已辨此特不敢自發其端以暴揚武帝之失故偕文學之議而均輸征權一切罷罷若光者可謂知時務者也語曰窮則變變則通

卷五

論

三

通則久疆場之事或張或弛皆於其窮焉而議之則幾矣

評

讀陸賈新語賈誼新書劉向新序評

古之以言語事君者。各有本源。則其學術醇駁。不必盡同。要以彈智。舉虛。考當世得失之林。審祥。如善敗之效。皆有獨是之見。則然不易。預定於生平。而後矢為論。刻鑿。繫中。其神。情氣。韻。自。有。不可得而磨滅者。非若後世漫衍支離。連篇累牘。苟取辨。臨事而已。西京之疏。莫善於賈太傅之治安策。

卷五

五

而治安策之所從出者新書也。新書雖論治道。國體。及經學胎教。凡七十二篇。劉向刪定為五十八篇。皮日休讀其書。謂其心切。其憤深。其辭隱而麗。其藻蕩而雅。信所稱天下才者乎。然書之粹者。則治安策。皆已備之矣。即有策之所未及者。如審微。客經勸學。論誠退讓諸篇。要亦為談理之典刑。然非適時之急務也。吾以是知新書者。賈子平生學術之淵源。而蘇揚淘汰。以為治安一策。所謂痛哭

流涕長太息者。其詞似激。其造事而憾。則固非

不疾而呻。不病而噎者也。賈生而下。其惟劉向乎。

觀其外戚疏。昌陵疏。忠憤激烈。至使開主心動。又

取諷諫之意。撫集故實。為新序。一書而妹喜妲己

之戒。賡理骨髓之戒。班班寓言。皆以感悟漢成。雖

間有頗謬。如曾子固所譏。至其正紀綱。迪教化。辨

邪正。黜異端。以為漢規鑒。則韓嬰而下。勿論也。此

賈太傅之流亞也。若夫陸賈之新語。愚則有不能

卷五

五

無疑者矣。賈蓋知士也。立談而耐他面內。片語而

平勃交歡。意其所為。書雖非粹。然儒術而縱橫。押

閭。開發人意。必有洋洋灑灑。戰國之詞鋒者。今也

其語駢而其氣藹。且多闕其字以文其質。蓋齊梁

間好事者。聞新語之名而妄為之耳。史稱高帝謂

陸生曰。生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者何。我所以

得天下者何。及古成敗之因。今新語中自道基以

至思務十三篇。未嘗及此也。此曾何足以動帝之

聽者而輒奏輒稱善耶蓋子書之微失多矣不獨新語而子書之偽如新語者又比比也豈新書新序之倫哉雖然士君子揆事圖策則於三者何擇也有貴之畧而當戒其疏有同之恐而當去其疑至於新語雖云賈哉而吾終不以非聖之書若墨子鬼谷者與同日而語仰也為其近於儒術也操此以往於獻納有裨矣

說

知命俟命立命說節課

古之以神道設教者若易象若其時其於吉凶福極之故詳哉言之矣乃一切委之於理而不問有命之說何也皆為立命者也然立命之道非可樂語而吉凶福極之應又有參錯不齊而莫可究詰其疎來者則世之人以為命竟不可信理竟不可憑而各竭其私智巧力以為趨避之計孔孟有憂之於是有知命俟命之論其以濟易範之窮乎且易言乎知命俟命立命也語曰珠玉在肆觀者不取一甕在野衆競逐之定與未定也物之定者莫如命彼其大塊為治陰陽為爐同焉皆得雜爾審移豐之非亨育之私嗇之非度劉之志此分一定有鬼神之所無奈何者而世之人內迷於情欲則求勝於命外眩於感遇則求勝於命卒之命不可勝而徒役役然為犯彼傷義之人何益焉故聖人

示以知命。知者信也。信其本定而一舉念不敢與命爭也。然管之言知命者。若養形之人。方之逃雨。怨誹之士。等諸落葉。彼但可以息躁競之心。未能免尤悔之累。乃聖人又進之以行法。進之以修身。若良農待歲。良賈待價。非但委運於天。一無所事。事而已。此俟命者也。若乃聖人之立命者。不然。朕兆未分。安有理數。五行不立。安有吉凶。宇宙在手。陰陽爲柄。則有先天而天勿能違之者。而豈爲命

卷五

五

之所制乎。夫命不足以制之。則不言命可也。而曰知命。曰俟命。曰道之興廢有命。而若不能以自主者。何也。曰爲中人設也。中人之吉凶禍福也。必制於命。而其趨善避惡之心。與趨吉避凶之心。嘗交戰於胸中。惟以命之說覺之。則其趨舍自審。故聖人亦爲之借命。以自解孔之窮。顏之夭。堯舜之子。之不肖。五百餘歲之不復生。聖王皆以命樂之。若曰命之爲權。非但衆人不能挽。雖聖人亦無所施。

其力也。豈惟聖人不能奪。雖天亦不能自如其命。何也。則安可不知。且俟也。或曰。信如孔顏之遇。則言命者。獨不制於命耶。曰。不然。大易三百六十四爻。皆反凶爲吉者也。何嘗聽命也。若夫彭殤齊壽。窮通等觀。達者能之。而况聖人乎。聖人之所謂吉凶禍福者。與世俗異。顏以仁壽。孔以道生。雖要諸千載。而終能齊造化不齊之數。故曰立命也。李鄴侯有言。君相造命。不言命。夫使聖人而言命。則孔

卷五

五

三

子轍環七十二邦。可謂不知止。而使君相言命。則堯之傲湯。之禱尹之五就五去。其爲衡命者。

墨禪軒說 寄吳周生

莊子述齊侯讀書有詞以爲古人之糟粕禪家亦云須參活句不參死句書家有筆法有墨法惟晉唐人真跡具是三昧其鐫石鈐版流傳於世者所謂死句也學書者既從真跡得其用筆用墨之法然後臨倣古帖即死句亦活不犯刻畫重疊之謂方契衝輪之意余事此道五十餘年矣初於虞顏入已而學右軍學鍾太傅然有肖似蘭亭丙舍宣

容臺集

卷五

呈

示等形模便自沾沾以爲踞唐人之上三五年間游學就李盡發項太學子京所藏晉唐墨跡始知從前苦心徒費年月昔香嚴在潞山會下參父母未生前一句機語不契遂已息心願作長年粥飯僧正余爾時境界也金門大隱十年多暇又長安官邸收藏鑒賞之家不時集聚復於項氏所見之外日有增益如韓館師之內景黃庭楊義和殷司空之西昇經褚登善書楊侍御之絕交書王右軍

書傳其館定爲王奉常之汝南公主誌虞永興書

王司寇之太宗哀冊褚河南書宋元章之西園雅集小楷楊凝式之韭花帖正書更僕不數皆得盤旋玩味稍有悟入還山以來得其負郭收一二種如徐浩所書道德二千五百言唐文皇時國詮所書善見律一萬字備具楷法人間鮮見雅不喜趙吳興書近有老廣文戴公自嶺南歸裝中貯吳興小楷內景經一卷數千言少一百九十字俞紫芝

容臺集

卷五

呈

補其未絕類楊上真乃吳興生平神品頗恨晚而復見唐人詩云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奈之何周生坐擁萬卷博雅好古尤精八法余老矣黃山勝遊不復可續周生饒濟勝之具新安江清淺見底舡艇順流至我谷水只數日間若與注儒仲乘興一來觀絃真跡所謂讀書十年不如一日詣習主簿者也周生以爲何如

議

救荒弭盜議 關試

天下有救災之計。又有轉災爲福之計。水旱頻仍。盜賊嘯聚。國之災也。能設策運奇以止之。是亦足矣。而曰轉災爲福。無乃迂乎。曰不然。凡天下所以患荒者。積蓄少也。積蓄少者。地有遺利。民有遺力也。凡天下所以患盜者。武備棄也。武備棄者。國多冗軍。兵多冗食也。今有一舉而可備荒。又可以弭盜。

卷五

五

五

盜而又惟民饑盜起之時。可因其勢而用之。則何策乎。曰撫流民而已。夫流民固民也。進可以戰。退可以耕。饑災所驅。惟食是仰。當是時。使姦雄用之。則倡亂之構也。使國家拊之。則富強之資也。顧處之得其術而已矣。頃者天不降康。肥蠶爲虐。吳越江右連州接壤。際此荒沴。野無青草。人有走心。而江淮之間。流離滿道。或攜老幼。舉族共行。或棄妻孥。孤踪獨逝。鄰使之國所繇以角。誠得綱紀之臣。

忠實之吏。擇公私廬舍。及宮觀屋宇。沿途團結。給

以粥糜。能勞苦者。備其力。有伎藝者。食其業。候至

來春。給賜牛具種食。以贖土荒。計口分授。使之

耕種。彼其父母妻子。皆乍離南顧之人。既感戴朝

廷撫養之恩。又深思一家溫飽之計。必能深耕易

耨。以盡地力。待其三數年後。幹止漸寧。人有固志。

徐於農隙之暇。教以戰陣之法。與其募市井之游

手。曷若收待哺之壯丁。即古井田唐府衛之遺意。

卷五

五

五

如是而已。非兩利之策哉。晉西晉之亂。起於李雄特招流遠之民。而唐之末路。張全義設屯將。集流落。教以種藝。三年之內。河東戶口歸復。桑麻蔚然。勝兵每邑七千餘人。河東賴爲長城。夫一刺史行之。猶足以効。而況倚辦於天下之力。何所弗得。故曰轉災爲福者此也。若夫議社食議保甲。則固有精言之者。愚故可得而畧云。

軍興議

禹謨曰六府孔修六府者水火金木土穀也五穀以爲賦五金以爲貢禹貢田賦與物貢並用故有惟金一品之文今則偏重於田賦而五金之開採有禁所謂六府者廢其一矣且夫禁之者將以用之也遼東金復海益皆礦之所自出一旦沒入於虜如齋盜糧當此三空四盡之時哀世苟且聚歛之術無一不用顧獨縮舌於開採以爲老成爲經

卷五

五

五

濟其故有二迂者恐蹈言利之名孱者恐釀首事之禍故明知其有益於救時而莫肯出頭承當耳記不云貨惡其棄於地乎大學言生之者衆凡可利於民者若茶若鹽無所不權皆謂之生而獨農畝爲生乎若夫礦徒之聚不能無爭則有礦之處必有守巡兩道所養之兵此兵者縱不能臨陣殺賊獨不能自衛於開採經月之間消弭其戎然之變乎且滇中之二百餘年有司大吏之未入無

一不取於礦安在有首事之慮也大都謀國之事

無全利亦無全害各從其所重所急以爲轉移如九邊互市其弊必至於廢武備及仙翁厥切議起羣臣動色相爭亦是長慮然行之六十年邊廷之氓保全首領蕃育妻孥何帝萬萬則以新鄭江陵與蒲坂獨斷獨行不畏和戎之名不畏首事之禍所謂安社稷臣也否則如項者奴禍不知六十年中中幾何番矣軍無賞士不往軍無財士不來計

卷五

五

五

國家歲入不過四百萬只一關門每歲六百萬尚安得有剩力餘資以募兵而求猛士余謂宜如岳武穆精擇背嵬五百轉相訓練得三四萬人長聚畿南呼吸相應以防奴酋之稀突京師安枕臥矣或曰子修國史於

神廟時滿罷礦稅者不習間之手余曰此時惟以營三殿爲語端謂是可緩可急之事曾如今者虜騎充斥郊畿震驚陵寢否曾以萬騎蹂躪我內地

破五縣據一府如入無人之境否我師殺虜三頭
虜居一壯縣以報虜所掠子女玉帛無萬數而我
師得其一領甲一隻箭勝之奏牘舉朝賀捷笑破
人口如此否是則

皇上之赫斯怒討軍實蘇軾所謂天地鬼神諒其
有必不得已之實者也且事領於撫按不遣中使
不擾閭閻正以為鞭撻奴酋之資又何至如歲歲
加派吸民膏血一方有急四面從之為土崩瓦解

卷五

五

五

之形乎試以吹入籌國者耳中或有省否

奏疏

議國計疏

疏

臣聞之易曰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財之
與位相提而論其重如此故古者家宰制國用必
於歲之杪視年之豐耗量入以為出用國而不知
國計之虛實此最國家之大患也臣伏讀邇者大
司農條奏當今仍歲儉之餘蠲恤之後一歲之入
不足以支半歲之出公私之積真可哀痛雖乘孔

卷五

五

五

持籌不能鑒空輸運以佐國家之急也古之立國
者即有三年九年之蓄僅以預不測之備未有尋
常一歲之用即檢括無門而仰給蓄積者又未有
盡度支累年之積以為尋常一歲之用而猶屈強
半者夫司農告罄矣其勢必借財於水衡水衡告
罄矣其勢必借財於大僕大僕告罄矣其勢必借
財於內帑展轉數年而內帑亦盡矣則安所取乎
今關市之禁已至於無可復嚴矣厨傳之供已至

於無可復膏矣。宗室之祿。已至於無可復薄矣。邊軍之餉。已至於無可復削矣。其所日前停止。而可入利之孔者。獨開納平。而衰世苟且之弊。亦惟開納爲甚。非謂其衰。國家之體。開納之風也。謂其以朝廷爲牛廐也。大俗之稱貸者。貸其一。而倍償之。是坐困也。貸其一。而十倍償之。是禍本也。而開納類是。何則。彼所謂錢官者。非能委錢於溝壑也。所謂債錢者。非能登避債之臺以免也。必於貪墨

容臺集

卷五
典疏

完

乎償之。是以目前之輸。而易異日之屬厭。天子以四海爲家。彼之所屬厭者。安從出哉。而不謂十倍之酬也。且開納之弊。今已被之矣。自殿館而金吾。而光祿。而鴻臚諸曹。冗員充斥。靡大官粟。而所稱名色武官者。往往爲真以濫戍行之任。縱狼養羊。計無左者。必也一切閉其塗。而以漸汰之乎。又府史胥徒之屬。居無廩祿。進無榮望。皆以啗民爲生者也。上自筆硯。下至州縣。文移對簿。詞訟追呼。租

稅徭役。出納糾合。凡什一之率。關其手者。非賂遺不行。是以百姓歿家廢產。非盡縣官徭役使然也。大半盡於史家矣。此其初亦以貨進。尤當責之部寺之長。撫按之官。加意搜剔。自今以後。日減一日。勿令滋殖者也。此危亡之當議者也。夫內府者。聚天下之財以爲民也。非以奉一人之私也。今內藏庫專以內臣掌之。不領於司農。其出納之多少。積蓄之虛實。簿書之是非。有司莫得而知也。社鼠

容臺集

卷五
典疏

平

難薰。路馬難齒。往往乘輿之費一。而乾沒之費十。山林不禁野火。江河不實漏卮。得無慮乎。此弊實之當清者也。官掖者。風俗之原也。貴近者。衆庶之法也。故官掖之所尚。則外必爲之貴。近之所好。則下必效之。自然之勢也。今內自京師士大夫。外及遠方之人。下及軍中士伍農民。其服食器用。比於數十年之前。皆華靡而不實矣。嚮之所有。今人見之。皆以爲鄙陋而笑之矣。夫天地之產。有常。而人

類日繁。耕者竊寡。而游手印衆。嗜欲無極。而風俗日奢。欲財力之無屈得乎哉。此奢侈之當禁者也。自古理財用人。相爲表裏。今吏治日敝。徇名失實。其所謂治財者。凍餒其民。而豐積聚者也。措拾麻麥。而喪血山者也。假借一錢。而費萬金者也。不操印刃。而爲寇攘者也。姦巧簿書。而罔君上者也。則有清謹自好者。以簿書爲煩。而不省。以錢穀爲鄙。而不問。坐使猾吏。上下其手。幾曾有血誠真意。爲容臺集 卷五 奏疏 五

國家惜財耶。此吏治之當飭者也。最可痛者。國家金帛。皆生民之膏血。州縣之吏。鞭撻其丁壯。凍餒其老弱。銖兩以聚。艱關以輸。乃輦而歸之。於夷虜。歲幣不貲。蓋數倍於初講之時。至腹刻軍士之月糧。以待其非時之索者。又稱之矣。竊讀三邊帥臣之疏。謂虜虜寒盟。其形已成。以理度之。大都止其歲幣。則變速。而禍小。蓋其歲幣。則變遲。而禍大。而虜虜之變。乃事有必至者。以國家虛虛。而歲幣之

日增。有所不可繼也。夫挑戎首難。誰謂長計。然今歲遼左之役。虜不大舉乎。縱不可取。必於戰。獨不能堅壁清野。擊其情歸乎。以歲幣之半。平時則養軍。有事則餉士。獨不足用乎。國家守邊。自五十年。其爲款市者。二十餘年耳。未見一百餘年。皆中虜也。扁鵲之治病也。病在肌膚則治。病在骨髓亦治。病在骨髓則不治。今國之窮於虜。不止。奏理病矣。什此不講。而曰節儉何裨於事哉。夫國計之急。惟聖明採擇。

容臺集 卷五 奏疏 五

在者賤之近。而迂濶無用之言。豈足以救時乎。國家之所以困者。非一朝一夕故也。繇其於迂濶無用之言。一切弁髦之。積漸至此耳。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臣之議止此。

陳言時政疏 閣試

臣聞居盈而戒豫者聖主之慮也。憂盛而危明者
益臣之思也。指瑕而備盤者進言之節也。魯愚而
採善者從諫之明也。故下不以主聖而忘藥石之
規。上不以時平而忽狂瞽之論。何也。天下猶一身
也。治天下猶治身也。善治身者不幸其今日之強
健。而常計其後之無衰。善治天下者不幸其今日
之治安。而常計其後之無亂。欲後之無衰。必察於

容臺集

卷五
奏疏

聖

和扁之言。而調其漸。雖飲食嗜欲之無所過差。亦
不厭其言之切。而防之周也。欲後之無亂。必審於
忠臣之論。而審其萌。雖政事紀綱之無所缺失。亦
不嫌其計之過。而辭之激也。竊見陛下以神聖
御極。而又能信任忠賢。緝熙聖學。百度咸理。四徵
無驚。誠亦已致治安之盛矣。然陛下春秋日茂。
聰明日廣。正嗜慾愛物之所基也。故入臣之忠愛
陛下者。不以今日之已致者為幸。而以他日之所

常保者為憂。何也。難成而易敗者位也。難勤而易

怠者學也。難約而易侈者心也。難親而易簡者正

人。碩輔難疎而易惑者左右之使辟。狎昵也。故臣

不敢榮摘天下之事。而惟條其有關於聖學政治

之本源者以獻。惟陛下思其難而采納之。天下

幸甚。一日嚴保身之戒。夫陛下臨御以來。嗜欲

未形。天真純固。其保身可謂至矣。然臣以為是時

聖母調護於內。而輔臣翼贊於外。今輔臣翊贊猶

容臺集

卷五
奏疏

聖

昔而

聖母之調護亦少疎矣。然則陛下之起居動息

飲食嗜好。其皆當理而無欲耶。大臣不得而知也。

夫

聖母既有所不見。而大臣又有所不知。則左右近

昵之所以娛樂而誘惑之者。視前日必且倍矣。惟

願陛下惕然常省。凜然常思。以此身為天地宗

社生靈之倚毗。正所以靡曼於耳目。而娛悅於心

志者皆以爲迷心之場。斷志之斧斤。而日加博飾焉。則萬言無窮之本也。一日精講學之功。夫陛下臨御以來。日御經筵。日親講讀。其務學亦既勤矣。然臣以爲異時聖齡尚冲。故但畧領其大旨。而無勞於問究。今

聖心日益開朗。則

聖學宜日益精密。今經筵日講之時。大臣在列。

講臣在前。有所疑難而詢問乎否也。有所自得於

容臺集

卷四

聖

心而訂証乎否也。有以今日所行之政事。與古帝王所垂之訓典。而參考乎否也。是雖陛下之生知不惑。而亦豈聖王好問好察之至乎。伏願陛下於講筵既罷之後。退御後殿。舉凡所講之經。若史。一一而思繹之。內以求諸心。外以驗諸政。而又輪日講臣。以備參問。久之智慮益明。義理益精。其益不少矣。日務咨訪之實。人陛下之於天下。至懸關也。所恃以熟知政務。而練達民情者。諸

輔臣之獻替耳。侍講侍朝。畢事而退。其他以非時召見者無幾矣。召見而從容促膝。上罄其所欲言。而下盡其所欲言者。又無幾矣。伏願取諸司章奏。

置文華殿。陛下日御。而日召輔臣而議之。暇則

羣諮曲詢。旁及閭閻稼穡之細。隱無傷也。其他若

九卿大臣。陛下之所使股肱樞要者也。撫按藩

臬之長。陛下之所使廉察宣布者也。或非時召

見。以叩其職務之弛張。或非時召對。以審夫民情

容臺集

卷四

聖

之利病。則不惟可以審察人材。洞悉民故。而亦且以示神明於天下矣。四日防近習之蠱。夫近習者。陛下之左右便辟。相與昵昵者也。此輩忠實愛君者。常什一。而蠱惑誘誘者。常什九。至於忠實愛君。而能導之以正者。百無一二焉。何也。人君必有所沉溺於內。而此輩始得以恣肆於外也。今陛下春秋日茂。嗜欲漸形。而又接見大臣之時少。燕處深宮之時多。臣意左右近習。必有先意導諛。以非

帝可喜之事。殊尤難得之物。但穢淫惑之言。伺間隙以求一中者矣。伏願陛下以閑靜娛其身。以寡欲娛其心。以經術文史娛其神。以習見正人樂聞謫論。娛其耳目。則彼雖有窺伺之姓。無緣以入。即入而

聖志亦無所遷矣。五日杜侈汰之前人。陛下以儉德臨下。十六年矣。邇者費用漸廣。取發漸多。豈聖心真加侈於前哉。意必左右蠱惑之人。謂人君

卷五

五

五

富有四海。此猶銖兩之費耳。且以爲法所常用。例所常有。故陛下遂從而聽之也。豈知大農之蓄積。皆郡國之租稅。郡國之租稅。皆生民之膏脂。生民之膏脂。即國家之元氣。窮州僻縣之民。存以一金一錢之通貨。而典衣絕粒者。

聖上弗知也。有以十金百錢之通貨。而賣妻鬻子。陛下弗知也。有以歲歲之通貨。而絕戶以逃。遂歿於溝瀆者。陛下弗知也。又有以通貨

日月之不時。銖兩之欠缺。而遂斃於樵楚之下者。陛下弗知也。然則積而至鉅萬。可知矣。奈何以充無名之賜。而無益之玩。好哉。伏願陛下特令該部大臣。條悉

祖宗經費之典。內費幾幾何。今所增加而宜汰者幾何。若爲定式。而日加節儉焉。則非惟天下生靈之福。而亦所以培國家之元氣也。六曰絕神奸之惑。夫陛下聖明之君也。而又留心經史之訓。審

卷五

五

五

通講讀之臣。其於五帝三王之道。必有所繫於心矣。夫何神奸之惑之。有獨惟夫數年之間。歲時多所禱祠。宮寺多所修造。意必左右蠱惑之人。謂此爲陛下祈壽。爲生民祈福。陛下以爲實然而聽之。而在廷之臣。亦以此名爲陛下祈壽。爲生民祈福。是以雖知其非。而不可言耳。臣以爲今日雖未見其大害於政。而其漸不可長也。伏願陛下清心寡欲。以養壽命之原。厚下愛民。以爲祈天

之本。節財薄歛。以造四海之福。諸凡祠廟修造。悉從罷止。則皆臣所爲大聖人之作爲。出於尋常萬萬者。更於陛下見之矣。以上六事。皆聖學之所關係。今日言之。雖已見其端。而未必見其害矣。今不察則他日傷於德。而燕於政。有不可言者。

陛下儻能留意臣言。則聖心益明。聖志益定。

聖德益純。而天下之治。皆可不勞而舉矣。臣草野

愚蒙。罔識忌諱。亦不勝惓惓忠愛之意耳。非敢冒

睿臺集

卷五
奏疏

五

昧抵觸。以干斧鉞之誅也。伏惟

聖明裁察。

報命疏

奉差事竣中途患病進書報 命乞休事 天啓二年八月初五日吏部一本奉

聖旨 董其昌題充纂修官 俟 泰昌實錄修成前

往南京采輯邸報等冊以備參訂供用 欽此 支給

完日回館供事 該部知道 欽此 臣聞 命自天感

恩無地 於十月前往南京將河南道所藏邸報摘

其未奉 旨者一一錄出 太常寺祠祭司督遣僧

睿臺集

卷五
奏疏

五

通助寫 僅得十分之三 緣事出初見應天府例無

工食 而其書充棟 就結爲難 臣仍歸里大集書備

給以紙筆 雖奉有支給之 旨 不敢破用官帑 先

差中書沈俱亦錄七年通共若干張 裝爲三百本

但據原本對錄以備史官取材 微實無所點竄 隨

蒙欽命翰林院侍讀宋啓明中書朱正色守催實

以私家作事 不敢力侵 尋歲月不自知其罪莫

追也 但臣有 聖下要之義 茲四十八年留中之

疏有事因疏而傳言不以人而廢凡關於國本
藩封人材風俗河渠食貨吏治邊防議論精鑿可
爲後事師者別爲選擇訪史贊之例每篇系以筆
斷而其他請朝講請祭祀請起遺佚請罷職請
下章奏請補廢官請蠲內帑昔之所急章滿公車
者

皇上勵精圖治皆見施行今之謀國尤有進於此
者畧存一二而已其四十卷目錄一卷別表進呈

睿聖集

卷五

聖

外抑史之所重者筆削耳善人勸焉惡人懼焉所
係匪細故也茲朝纂錄於三品以上大臣皆有小
傳寂寥數行家鉞斯在如

世廟實錄於郭希顏胡宗憲唐順之等多有貶詞
未協輿論夫正史所書不公則私史之所記益難
何以起信於萬世哉計四十八年之中大臣當立
傳者何止百數雖三長之史詞苑如林然生既後
時莫詳本末竊見南京太常寺卿李維禎出入四

朝囊括百代且與諸臣同朝同世習見習聞若就
陪京之日曆抒腹笥之春秋其史直其事核非大
典之光哉臣又聞司馬光纂資治通鑑受詔得自
微辟故劉放劉恕祖禹爲之佐前後十餘年其
書始成

成祖朝纂修性理大全所聘名流百餘人不以爲
濫况茲實錄比於通鑑性理孰重孰輕而

神祖作養之史料

睿聖集

卷五

聖

皇上掄簡之髦士傾多遜於事外刻印銷印聖人
無我賜環賜玦又何成心臣一念甘忠所日幾幾
望之者也至臣五技已窮二豎相迫中道乞骸情
無矯飾乞勅下吏部允其休致自此與合哺鼓
腹之民戴堯天而沐小水矣

引年乞休疏

奏爲引年乞休以安愚分事臣聞無遺壽考聖王所以禮賢也不能者止臣子所以自量也臣年三十五歲中已升進士改翰林院編修又六年陞湖廣副使奉 旨以編修養病又六年起湖廣提學副使在任一年六個月歲科俱徧外官無告病之例致其仕歸科臣拾遺吏部侍郎楊時喬奉 旨留用又三年起補福建副使在任四十五日南科

卷五

奏疏

五

皇上念

先帝憑几之命敘講讀微勞起臣太常少卿游列官詹又以泰昌 實錄成敘纂修微勞陞臣今職榮寵逾涯夢想不到即當控辭以安愚分所爲冒

病間開匍匐入都者因編摩書冊當赴闕恭進願

蔭 殊恩當赴 闕祇承耳今則二聖交侵五枝

皆盡雖報國之忠靡展而引年之典已及臣能乞

身於強壯之日而敢趁起於漏盡之時乎且夫隱

鱗藏羽充初九衢昔之縑衣幾爲貂續郭隗有言

曰致士請自臣始臣亦曰省官當自臣始實內睽

於疎庸外迫於疾病披露腹心毫無矯飾者也惟

初下吏部允其放歸臣得以餘年同擊壤之民共

卷五

奏疏

五

歌帝力而祝 聖壽之無疆臣不勝感激之至

表

進

神廟留中奏議彙要表

伏以君有舉而必書。國之藝典。后從諫而作聖。治之善經。雖嘉謨嘉猷之顯晦有時。而左史右史之網羅必悉。既已刪繁而舉要。故當彰往而詔來。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惟太古之事。若存若亡。典謨之書。亦經亦史。股肱耳目。皆爲獻納之司。吁咈

容臺集

卷五

表

都俞。即是嘿成之象。一德陳而格天。格帝。微言告於文子文孫。時無五諫之名。安取三長之採。自堂簾之既遠。致上下之不交。議論則自闕而之繁。糾繩則以筆而代口。雷霆摧而噤同。仗馬雲霧墮而牘可汗牛。非有淘汰之功。就冀涓埃之益。惟

神祖際五百餘歲之景運。在我明開四十八年之太平。成訪初殷。朝稱不諱。堯勤既勅。臣鮮勿欺。玄黃之戰紛如。而黑白之分寂若。賜玦屢見。開門罕

聞。既非一一而吹之。則雖九九亦進矣。然玉管銀

管與斑管。必徵事以取材。大書特書不一書。難翻

空而成案。過而廢。毋寧過而存。傳其疑。不若傳其

信。狐裘粹白。必資衆腋之溫。雞蹠棄餘。猶足兼珍

之味。但有未焚之草。恒多可獻之芹。其大者如蜂

蠆。寢謀。青宮成其羽翼。驪駒導路。赤社杜其菟。枯

持玉尺以程材。操金匱而發覆。陰陽爲炭。復太公

園府之規。璧馬沉河。修瓠子金堤之跡。藏富於國。

容臺集

卷五

表

藏富於民。何以催科而不擾。上刑適輕。下刑適重。何以讞決而不寃。他如九塞夷落之情。三略強鈴之秘。多算則勝。揀時所須。從薪或失於幾先。蓄艾可裨於善後。醫有方而奕有譜。庸可按乎。建之鐸而設之輶。是之取爾。茲益伏遇

皇帝陛下。英姿天挺。峻德日升。欽翼於日旦。日明

肅雍於在宮在廟。細旃廣廈。神交帝驛。王馳華渚

丹山。瑞叶星輝。海潤。丕揚祖烈。修金匱之編。迪

簡臣騰集石渠之選。謂筆則筆。削則削。雖爲孔子之刑書。而日係月。月係年。即是近時之邸報。顧三館之挂漏已甚。而舊京之藏副差完。微臣寵藉輪軒。書成漁獵。惟此至是之是。得諸衆尤之尤。人閱世。世閱人。雖似刻舟之劍。後視今。今視昔。何殊記事之珠。披沙獲寶。綴警策於片言。開門見山。據庸愚之一得。蓋真主求賢。將留爲再世之用。而蓋臣陳善。或借諸異代之言。况相如之賦。武皇恐生不
容臺集 卷五 七
同時崔寔之書。人主宜寫置座右。但使伏蒲盡簡。不憂天聽之益高。則東閣空談。亦是孫謀之貽厥矣。伏願法軋之徒。體威之虛。時以萬幾之暇。畧垂乙夜之觀。師亦何常。民可爲監。人惟求舊。益廣清問於合宮。直以從繩。盡納羣流於大海。則鳳見河清之瑞。史不絕書。而天苞地符之靈。世其永賴矣。書凡四十卷。目錄一卷。敬隨表上進以聞。

頌

萬壽無疆頌 附詩

臣聞天佑下民。作君而作師。聖乘大德。必名而必壽。感靡弗應。信而有徵。恭惟我

皇上握金鏡。調玉燭。纂大宅。不遷和鼓。豐宣

九聖之重光。集百靈之與祉。十八載於茲矣。時惟

仲秋節屆

聖誕重輪。方期天德出寧泰。階入旦而靡輝。冀英

容臺集

卷五 頌

吳

不春而愈茂。是日也

皇上麗左个。服山龍。受策上玄。御圖靈岳。沆祥烟

於五節。停瑞氣於三辰。少室呼嵩。河宗獻寶。鳥牽

推轂。旅於象胥。天產地毛。紀於王會。饗洽大禮。於

兩宮。復聚歡心於萬國。神人胥悅。夷夏率俾。羣公

咸曰休哉

天子嘉與共此。可謂百福攸同。千載其盛矣。臣又

聞之禮。因義起頌。豈忘規是以克祝華封。周咏天

保沿及後代著爲今儀每於震風之期輒效天齊
之頌莫不式歌且舞執壤稱觴然惟金鏡陳於垂
拱無逸進於大中流徽後來肩美往牒豈不以道
周萬物者其休弘功濟羣生者其祥大惟一二日
兢業乃千萬年熾昌者乎繇斯以言雖宜敘景鏐
鋪張符命義殊於導諷意合於明謨也敢拜手稽
首而作頌曰

天佑我明奕世載德勉我皇懋建有極得一以

睿臺集

卷五

頌

貞奉三爲式乃集純嘏其數不億

皇帝之仁煦焉以春斟酌元氣蘇甞勾萌

皇帝之明光照四表與變遐陬天齊日品

皇帝之武赫聲濯靈翕張魁柄震蕩風霆

皇帝之靈江海下谷止輦惟勤轉圜匪速一十八

載體道無端係天作兩叶化台光有秩斯佑既壽

永昌相彼秋旻有露以湛鏐彼玄樞有統其電里

社自升河明若練乃披瑞籙乃納貞符九閭塵揚

百辟雲趨韶武交錯琮璧分敷德至於天南極炳
耀德至於地玉芝神草輒懷坤澤民熙物阜執口
岡陵執口恒升於穆不已歲功久成惟聖時憲緝
熙光明毋搖毋勞不邇不殖雖休弗休日慎一日
保毓太和凝承大曆不醺而醉含德以嘒長倫汪
濊永固豐熙如游建德如在華胥自今以往至萬
斯年昭聖之作象帝之先七十一家定命我兼下
臣作頌颺於九延

睿臺集

卷五

頌

贊

秦昌實錄贊

史臣曰臣讀書至周成王頒命曰無以元子釗冒進於非凡而已不敢稱堯舜也稱堯舜者自

先帝憑几始豈不炳燦千古哉要以言大非誇真知允路有可揚厲者焉徇齊蒙養弗論已出閣講

學以後神智日開既已明習世故知險知阻而容色溫然而動止泰然內庭有苑林之形而若弗知

容臺集

卷五

空

也者外庭有羽翼之激而若弗聞也者即冊立

尋常事耳時而舉恭時而反汗大臣去小臣譴宜何如動於耳目者而

帝也有夔夔無慄慄潛之又潛恒以一德主器之重安於泰山非孝通神明不至此

福邸就國抱持慟哭左右皆泣不能仰視往且發

難華臣謹譯

帝於陛前曉諭曰爾等為無君之臣欲使本宮為

無父之子乎群輩遂息所全實多

神宗末年以皇貴妃屬

帝

帝即跪而對曰兒子豈敢得罪於天地間者無不感動皇貴妃進封遵奉遺命盈庭之爭曾不

忍奪以戚晚哀請而後止嗚呼風雨不迷藏蓄俱化舜之大孝也若乃臨御幾何欲善無厭撤鏡

使散內帑資邊戍緩織造召耆碩起忠賢廣閣額

容臺集

卷五

空

錄舊講所謂急先務急親賢者

帝皆有之升遐之日溥海窮陬若喪考妣此帝堯九十八載在位之民情而

帝得之四十日間何以入人之深乃爾哉蓋以舜之孝擴堯之仁感孚之本有在諸善政改絃之升

者矣夫官天下者壽在今名家天下者壽在長世神宗雖不豫乎何難四十日延也使

帝之出震未及而幹蠱莫施則罔本人心幾不可

問接續之際危於懸絲

帝之不永天所以佑 國家千萬年之永也

廟號曰光

帝之光被上下者無餘憾矣

卷五

五

五

箴

勤政勵學箴

太極構天大寶首物徙惟不忘動故不枯一念之

怠萬情之鬱一日之荒萬幾之缺粵稽往古惟虞

無爲相儆相戒惟時惟幾政已風動猶思弼達學

已洗中猶慮危微何以勤政此心常迅威福必攬

無參吾溫聽覽必公無恡清問靡敬而存不振而

奮何以勵學此心常純外自講筵內達重闈扣文

卷五

五

五

求交考古問津晝爲宵得靜養瞬存毋曰深居不

廢聽斷九重嚴遠三接猶判一念不新羣情必渙

辰午二朝休哉舊貫毋曰索處不輟討論便辟易

志冶豔汨真講筵濟濟格論斷斷召對盛典欽哉

慎遵毋曰勤勞有妨珍攝此身康寧錄心兢業戶

樞不朽流水不溲法天行健詠哉往牒主不勤勵

暇日必多曲房繡幕恒舞酣歌豈不愉快恐戕天

和三風十愆聖哲所訶主不勤勵陰陽或易天之

晦明人之感寂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自古聖王宵
衣盱食主不勤勵民疾恐遺寸絲粒粟億膏兆脂
閭閻之積宗社之背有無不言少府何私主不勤
勵愛憎恐懼願指拂心榜箠任意敢不受哉其情
實惻烏窮則啄獸窮則驚湯敬日躋盤孟勒詞武
敬勝怠几校得師

聖主好善時命箴規小臣祇承敢告僕司

睿聖集

卷五

五

露布

禦虜大捷露布

天啓昌期。薄示無虞之警。神資睿筭。旋成不戰
之功。氣稜廊清。華夷寧謐。恭惟

皇帝陛下。聖武廣運。乾剛粹精。紹八葉之洪基。當
萬年之景運。憫生民之未乂。惻然如傷。念世業之
惟艱。禦平若墜。秉執三重。張皇六師。維茲扯里之
酋。故是吉囊之部。

睿聖集

卷五

五

成祖犁而未盡

先皇許以自新。始因戀憤歸降。執叛以求通。後作
饑鷹縮印。稱藩而向內。邊無斥埃烽火。已二十年。
歲致金絮綵繒。且數百萬。謀臣石堂。屢言表餌之
疎。聖度海涵。祇取干戈之偃。豈意戎心難厭。漢
過不先。俄聞益朔之來。敢肆犬羊之侮。駕言迎佛。
久住牧於莽川。假道搶番。竟憑陵於河內。因將士
承戢兵之後。尚緩靈誅。致火酋有輕我之心。大張

游氣羽書累奏。廟筭獨神。皇斯一怒。詢於帷
幄之臣。御札十行。明見疆圉之遠。大蒐戎旅。爰
鑿橫門。臣等仰承。英畀。知寧時以膺寧。俯竭忠
誠。敢夙夜之或懈。軍需十萬。倍倍給於尚方。士旅
百千。聽調集於他省。隨機順助。進則豈暇身圖。乘
勢長驅。滅之然後朝食。以臣某統將史。則申今於
畫戟雕戈之中。而氣增百倍。以臣某核功罪。則載
筆於牙旗玉帳之下。而公協衆心。以某官某督機
密。則運策輓輸之計。而餉足三軍。以某官某入應
援。則陳師要害之衝。而兵聯四伏。前驅則萬騎俱
馳。先鋒之勇莫禦。奇兵則一鼓遂合。犄角之勢已
成。計道里則分地爲防。相便宜而并謀爲助。顧茲
蠢爾之醜。何當赫奕之威。日用兵以來。未逾九月。
即班師而返。人捷一時。揭穴窮搜。若燎毛之易盡。
揮戈邁往。果摩邪以無遺。各斬項。獻馘遂踰於
萬級。長纓繫頸。獲後奚止於七擒。始焉奮螳臂以

容臺集

卷五
露布

空

當輪。今也截鯨皮而製鼓。太白入月。星符摧虜之
祥。高鋒其雲。上奏吞胡之結。晉漢斬邛支。但乘其
無備。唐擒頡利。益得於已降。猶足以揚昆山之威。
遂至於雪渭水之恥。立如今日。卓軼前朝。兵應者
勝。義警者王。百夷俱震。進可以戰。退可以撫。二利
兼收。此皆縣

容臺集

卷五
露布

突

皇上威極雷霆。謀先造化。得道多助。惟斷乃成。民
勞訖可小康。甫迓升平之福。胡滅誠爲大度。願修
安攘之猷。臣等無任懼忤屏營之至。謹露布以聞。

考

歲差考 續誤

昔者聖人之制曆也所以觀乾象之變求寒暑之正授成作之期以定幽明而授神人以釐百工而熙庶事者也夫堯以來賢聖代興求測之法亦云屢矣當其時非不殫然其合而行之既久竟不契驗何也天道之運盈縮之度常在杪忽之間而人以梗槩求之其日彌積其失彌著而歲差之不講

容臺集

考 邊

充

也堯典仲冬日在虛一度故昏昴中自是而降漸退在女呂覽仲冬日在斗昏東壁中旦軫中自漢元和抵唐開元皆在斗度及元之初在箕十度今在箕五度矣起堯甲辰至於今日計年凡三千九百二十有六計度之差凡五十有一故天道之運未有四十年不差者也何也蓋周天之數周歲之日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此其大凡耳天行於日之外倣其分常有餘有餘則漸差而西日

行於天之内故其分常不足不足則漸差而東故

歲差之法自唐堯始計每差一度率以五十年自時厥後或以百年何承天或七十五年隋劉焯或八十二年大衍曆或六十七年宋統天曆槩而論之通於古必不合於今審於今輒又疎於古既斯以談其不精一也然則評往匠之疎密稽晷景之修短窮玄妙之情狀而契今昔之信徵者其惟郭太史哉太史公曰天道運行如環無端治曆者必

容臺集

考 邊

中

就陰消陽息之際以為立法之始欲求陰陽消息之機不過植表測影以求氣至耳古法擇地平衍設水準續植表其中以度中晷額表短則分杪太半多少之數未明表長則景虛而淡雖設望筭盤小表而實景終未可得乃高之為三十六尺之表創為景符以微竅取日光實得中景不差毫末積日累月取仲冬前後相埒之期參筭得中以為履端履端既正一歲之候從而正矣故治曆者以人

而求天者也非以天而從人者也昔人以管窺天
天宿度餘分約爲太半秋耳今制渾儀測用二線
纖微可考其時測景之所凡二十有七束極高麗
西至滇池南踰朱崖北盡鐵勒又前之所未有也
故授時之法測景驗氣考古信今得每歲三百六
十五日二十四分二十五秒日所用天得三百六
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每歲而日却一分五
十秒積六十五年有而日却一歲定爲歲差以

容臺集

卷五

五

考往古則增歲餘而損歲差以推來茲則增歲差
而損歲餘遞推而上往往皆合故可信將來之無
忒也然自春秋獻公以來推算冬至凡四十九事
授時之視大衍宣明紀元統天大明五曆較爲精
審而於中十事猶爲未合太史以爲日行失度之
驗數其同而知其中辨其異則驗其變畧其十事
之離而觀其三十有九之合此授時之所以度越
前作也然余聞蜀有隱君子者妙解洛陽元會運

世之數以合授時之法謂天地之運自子至巳以
漸而長自午至亥以漸而消帝堯以來授時之所
以減筭而推者其法同此然授時知一元之運有
增減筭而不知元會運世皆宜增減故推之往古
大體雖合而纖微有違也余嘗用其言而妄意之
譬則人焉以一生計則自少至壯歲長自壯至老
歲消以一歲計則自春徂夏日長自秋徂冬日消
以一日計則自子及巳時長自午及亥時消第其
大者易明而小者易忽耳安得謂在卯之時皆長
而無消在老之時皆消而無長也天道之運疑亦
類此彼隱君子之言爲直可信聊記於篇以俟後
之修曆者採擇焉庶助太史之千慮云爾

容臺集

卷五

五

徐士竑

門人

許

經

容臺文集卷之五

容臺文集卷之六

傳

華亭黃其昌著

孫承澤

熊贈公傳

熊侯爲華亭以治行爲天下最應 召行有日矣
則手抱 璽書一軸而請曰此先君子所得 制
詞也九原隳袞奚取繁稱抑聞之王言有體寧束
而就裁無庸而就核雖明綸有耀而表異實難惟

卷六

傳

過伏前人光是懼敢微之信史先是侯之考續曾
次第贈公遺事貽代言者茲復理前語爲小傳
熊贈公者名澄處士之振奇者也熊爲豐城右族
累葉貴盛公以布衣穎頗經綏間用名檢自立無
敢易之者雅有鑒裁每預策人善敗後皆驗白里
中兒早慧者必屬公試之一爲品題無弗酬者持
論慷慨 養生風管挾貨遠游所至必優其賢豪
長者公所居輒致千里客家以游道廢至甯產以

佐壺觴不令客知也公好方書能以秘方起奇疾

又好形家言登山臨水指其要會往往與青囊玉

髓契家藏法書名畫攷其人大節不足解者雖復

上亦置敗篋中戊子歲儉公曰饑餓與人同患盡

焚券不收青兄弟沒齒無分財里中有爭言率以

公口爲三尺其忠寔心誠信於人也公豪上自喜

居家以矜莊見憚程督諸子畫繩而蹈不少縱既

心奇今君則使爲譚氏學譚氏者名汝魁其教以

卷六

傳

慎獨爲宗運與俗學左公獨以爲人師經師終可

嚴事蓋至今君以砥礪有立而人始服公之遠識

焉今君屢蹟於里還意公不能無勳公爲好諍耐

酒慰之曰吾所望見不止此嗟乎管敬仲有云生

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知子亦不易也若公之教

子有進於祿養者耶斯事皆可書也

童子曰余讀熊贈公 制詞有云里稱仁孝夫仁

孝之爲德大矣贈公雖施不出里而託於令君以

恢弘其未究今之施於南海東海者皆贈公之仁
孝也夫謂制制不能盡公者豈然哉豈然哉

吳禮部敦之傳

余以乙未分較南宮舉吳敦之使君乃得士之名
不大著蓋君爲臨朐馮文敏宗伯所拔戊子楚闈
第一人稱天下士余即非目迷五色而價爽連城
知人故未易也先是禮闈校文皆以制義爲重制
義有當然後求其論策余獨離而爲二各加裁鑒
三者合而後收讀敦之論大奇之謂必天下士以
視袁伯修陶周望皆咄咄歎賞周望因是以檢論

得湯嘉賓余又謂袁伯修曰此卷堂似漸於李卓
吾者豈即楚黃吳解元耶伯修曰論則饒爲之制
義當更奇也一日道過馮宗伯宗伯駐馬語曰始
敦之出棘誦制義平平耳余不許也敦之曰然則
不終試乎余曰若有佳論仍遇主司重論者亦見
收矣何以若合符也是時方有宏詞之科余力不
能爲敦之先宗伯亦爾蓋敦之磊軒任運競進爲
羞豈惟詞館即司理有聲宗伯且薦爲吏部郎敦

之固辭僅平進禮部竟宗伯之世感知而已感恩
則無有也其司理潤州常鎮多忠諫逐臣提衡在
口時有司或附之以買名聲或背之以媚津要敦
之落落穆穆相與於無相與不可得而親不可得
而疎假令敦之今尚在黨禍何從來耶敦之沒十
餘年而今官南都其子光龍相見泪交於頤以京
山李先生之埋誌視余且請爲傳余則何能辭敦
之名化號曲羅生而早慧兒時嘗閉目跏趺坐空
卷臺集 卷六 五
園中家人跡得之不知其所從習似從高僧中來
者年十三已博通五經子史邑令號之聖童嘉禾
姚少宰爲楚學使置異等過蕭以占祭酒坐上搖
筆十言有如宿構祭酒歎服自以爲不如然屢因
名場戊子楚闈業已受囑拙目矣忽風引一卷長
夾許至案前主司取視之歡呼起舞遂錄第一乙
未成進士授鎮江理臺察衙重平亭疑獄數出意
表民有壓死而訟諸生撲殺者君案之曰撲人者

亦其手理宜橫今縱而左非撲勢訟家情立得遠
近神之軍吏譏關有御史客抗而聞軍吏殺之御
史當軍吏殺人獄詞具無敢反者君慈律爭軍吏
得免雖御史不能爲其容報也海上有大盜臺察
檄君捕之爲出獄中盜問狀賊就擒征播之役司
馬徵兵餉江南諸郡猝無以應君具白假漕粟應
而徐督諸郡還漕歲終處因閒有 詔赦未至御
史欲行刑不果君抗言曰律有決不待時之文
卷臺集 卷六 六
詔未至則從律可衆稱其敏練先後五載擢禮部
客曹主事出使襄陽却襄王餽金王今人置之途
已莫測所往踰歲補膳曹主事晉江李文節署部
事曹郎競以細謹迎合君獨率其常度或中酒不
以時入曹即對談諧謔笑傲若有意相忤者遂中
以考功注不俟除而歸歸則稍作園圃虎花種竹
狎忘機客爲文字飲入不迎出不送人人樂其簡
易居久之補河東鹽官聊復應之一行邊塞遂授

幼歸期年擢戶部主事朝議方嚮川而君已病手足厥矣醫者以藥餌進或以修西方進皆笑謝之終不止酒彌留之際神色不亂蓋其童時已有定力驗矣詎又言君雖坦率無腸迹於高曠至於倫常取予大有坊表父光祿公卒於京師徒步扶喪哀感行路父所幸諸姬二所名他人子悉以田廬童僕贍之自司理歸幾於垂索第儲有奉入爲季父太學公壽太學公物遺孤五齡朝夕於側提獎

李臺集

卷六

七

而爲邑令所抑閹中得君卷誤以爲生匪不出事後知爲敦之殊悔泊舟赤壁過訪以出亡爲解意深遠矣所著遺集若干卷李先生評其文曰骨力沉雄氣韻生動旁睨橫絕變化無方人以爲篤論始余所疑敦之爲李氏學者及詢之乃雅非所歸嚮恃其性得之而特論與焚書合者愆之不名一器任真似達氣義似俠裔取似狷生來去來之間似禪即馮宗伯以文章政事推君亦爲知之不盡

李臺集

卷六

八

矣光龍俊爽有父風恂恂軌於度蓋善繼志者敦之爲不沒夫

俞憲俞毅夫傳

俞之先爲吳興世家宋時有退翁者舉進士王荆公行新法以御史招之不就子有仕郡司理孫倅龍圖學士曾孫澄工部侍郎宋季徙居華亭終元世不仕

高皇帝時有山月公允舉洪武甲戌進士擢儀曹郎與祭酒胡公儼洗馬楊公溥同纂修大典儀部

公生悅悅生倫倫生琳舉癸卯應天鄉試官至臨

客臺集

卷六

九

江司理司理公生郡博士緒緒生封司馬大夫寅山公明時即公之考也公名汝爲字毅夫號新宇生時太母宋宜人夢朱衣使者有金盤雙龍之授牢之曰龍六歲以蚤慧稱口授書即成誦十七歲就里中林太常學與馮元敏稱兩才子學使者楚黃耿簡肅拔置郡庠試輒高等丁卯舉應天鄉試辛未舉進士出山陰王文端之門以才品相器重壬申選授德化今德化當九江孔道土瘠民貧公

至決十年疑獄老吏畏膽竟公任無敢欺給爲奸

公精心吏事守藏無踐更之村農對簿無追攝之

豪隸行縣無供餉之富室書版取絕產之羨金又

作義倉以備歲凶給囚食以拯疾疫而永賴之利

在築堤事浙江有田數千頃每江漲溺爲洪流災

民以築堤請監司守長輒同道謀公審勢度地獨

稱築之便未有左驗也會歲饑使者徵發粟食饑

民公今日能操畚鍤從我爲堤者倍給之赴工者

客臺集

卷六

十

雲集不日成堤數百丈乃以濱江可堤狀爲圖以請大中丞楊公大喜遂定全堤之計自小池西岸抵德化背延袤三千八百餘丈蓄泄有備旱澇無虞西距楚黃東達安慶上下三四百里間列防如隄皆象公條畫也丙子以內艱歸服除請選則故相江陵之客修隙中以考功法改今壽陽公治之如德化兩臺使者廉治狀調建德壯邑也公治之才益瞻去深文釋冤獄育人材獎後進兩浙

假私期會迫甚公以一人總攝三邑因民情授方
畧竣事旬月間民不知擾諸旁邑有大政大獄當
事者必決於公語具郡志循吏傳中甲申量移丞
括蒼與豫章喻公均楚黃周公弘禴同官皆名流
拙宦相得甚歡公事之暇揚推風雅江山開滌尋
補陪京駕部郎駕部主乘輿侍衛及驛遞諸務而
船政最稱繁鉅

祖制額設風馬快船以千計夫役以二萬計武庫

卷六

十一

支金錢司農支衣糧終繹江淮天津以中貴輸上
供諸物實備非常慮至深遠也久之役夫多虛額
而公家之費如故先臣王公問議今歲造如千艘
夫役有缺不盡補垂七十年庫積至數十萬有先
任駕部者更足其役夫之籍不三四年左藏為一
空公於是議清虛詭士大夫有一家而占二三十
役者公所葦千餘人仍還王公故例而省直歲解
以寬公私兩利即得罪於巨室不顧也又定為

船之式為修船之式官出繕錢而不以累軍軍領
繕錢赴役而不以累商實盡祛矣因上船政補救
事宜疏下部具覆奉 俞旨行吏部紀錄壬辰擢

山東按察司僉事備兵曹濮時島夷闖入朝鮮

朝議所當增兵加餉山東尤急公亟趨省會陳議
於兩臺謂朝鮮雖弱我師徂征合彼土著倭必不
能擾有朝鮮關白行長各握重兵不相下會須有
變奈何聚不逞之徒坐食靡餉我先自亂已兩臺

卷六

十一

建之又時有議征商抑末以視軍興者公爭之力
所轄故有張秋稅局自公在事始罷履任甫十月
竟以留都船政為前任駕部者所忌大計得調是
年南察唯公與閩中李比部多見最為誣善人盡
寬之公故怡然以侍養太公為樂都無宦情太公
病公與弟文學汝楫深夜露禱願以身代蓋周旋
于舍者七年太公捐養遺命無忘國恩既服闋出
補公陽精心吏事不減筮仕時如李奉常本寧所

爲祠記緩賦期平役法時散飲招流移罷行戶絕
 僦遺繕城濬陞說經訓士復沁故隸不遠隸汾條
 上治河八議一一中款奉有廷俞皆實錄也直指
 新安汪公以冀南道請總河曾公以河道疏請銓
 曹亦以肯庶疏請皆不報公以病歸徐補司空
 耶公堅臥不出多方外之游故從耿簡肅講學金
 陵遂於性命之旨及是善病出入空玄衷三教而
 一之易實時爲弟道濟說金剛了義至應無所住
 而牛其心曰止勿復葛藤手指其心而化所著有
 皇明史禪四十卷黃河考杞籌各上下卷荒政要
 覽御璫記金音集留樞稿銅觀稿藏於家憶余以
 癸巳入都門值公解組歸晤於淮北公豪氣薄看
 宇間不作風塵消沮態惟自敘船政本末甚具蓋
 最得意之事最失意之孫也余既以外補懸車公
 賦七言律四首相慰勞多孤憤不平語余則何能
 當然知已之感深矣故因長公廷諤之請而傳其

李香集

卷六

七

大者如此

舊史氏曰晉人有學文而嗣主好武去而學武而
 嗣主好少者俞公所事惟

神祖耳當公蒙恩而賜珠易及公已見知於當路
 屢人啓事庶幾晚達而賜環復難可奈何李贊皇
 云官不前定何名真罕非達識聞道如公幾無以
 自廣矣

李香集

卷六

七

張唯卿傳

記曰七十老而傳謂傳其行事非車傳謂也張唯卿七十壽矣有屬余祝觴之言者公聞而辭曰子知我且知我閱世之變若有言也請必以金石之事夫物固有壽於金石者乎余謝不獲作張唯卿傳張唯卿者名希曾攜李人其先自宋進士國南以來代有顯者公少而孤育於兄嫂嫂待之虐嘗令鑿冰汲水肌盡裂隣媼憐之爲代汲茹荼嬰苦

卷六

傳

五

讀書不輟島夷之亂公伏匿田野間夢青衣道人扶其首趣之入城覺而亟走賊已尾接公蹶間道得脫縋城而上依外親孫氏遂從孫氏理舊業再歲補邑博士弟子以文行有聲日進時吾郡薦紳先生莫方伯好持名檢斤斤依鄒魯姚參知雋獎自喜尚老莊公兩交之兩先生皆心重公遣子從公遊或友之或師之而參知稱先生交云有子孟端早歲能傳家學公則令徧交諸名士極其所詣

曰是安取厲之類我者至乙未孟端成進士爲宜

春今孟端既今宜春適學使者御史饒公較吾郡士讀公文奇之真高等其餘勇猶能使後生退舍如此計公爲邑諸生四十年其饒於學宮者二十餘年其試於棘闈者幾閱月氣未嘗少挫雖以子貴受

天子章服稱封公不謂不榮矣識者尚以爲惜也

公坦中直道倣儼而造事有賴世之量孟端既貴

卷六

傳

六

公恥爲貴人父徒步行里門泊如也紀綱之僕舊日之長鬚俱事研削者半祕之宮席門委巷但加梓櫛而已及孟端沒於官而里俗升沉寒燠之態一無所加於公余嘗謂公以不張飽帆故石尤無力東門之不憂可能也徐公之有常不可能也公以余爲知言然公之子原嘉宗嘉公之孫汝開皆有逸才汝開一出而冠多士公則故吾也而公家故物不遠矣

舊史曰唯卿之脫身登城也時先君子方爲諸生
乘城陴守及見其行事云蓋未幾而名籍籍起矣
唯卿執友事先君子余兄事唯卿而弟著孟端凡
受交兩世焉至於窮能守滿能持愁能達皆可爲
末世訓矣夫謂老而傳者非公哉

卷六

卷六

七

吳次公傳

吳次公者字子登名世科里人稱爲瀛洲先生然
之有吳也自唐御史少微公始也宋慶元間自吳
田徙巖鎮遂爲巖鎮望族有修處士之行若曰南
坡公則南坡公之仲子也公生而早慧嗜書南坡
公憐愛之不欲苦以佔俾公益自攻苦同舍生目
爲書同游太學爲大司成姜公所器重名高六館
入棘者數矣中歲病輟業雖已輟業每課子弟猶
客臺集
卷六
大
時時技癢謂故所爲帖括所記持經史刺刺不自
休也公於孝友蓋天性伯兄功南坡公倚爲家督
主出入修息之事伯兄有子公字之倍至恐傷厥
考心南坡公病公以身禱願相十齡益親筭南坡
公開九泰祝觴者交錯公自喜得請命於天而爲
所親告人始知之公游道頗廣既病始屏居息交
自隱藥裹茶竈間曰今而後三益之言不至於吾
耳矣吾其畸人哉雖然所受父師之格言豈其以

爲填也蓋公自謂於士行無所愧愧以病廢禮耳
里中傳公有危道得天幸者數事當礪稅事起邑
子實先倡望屋平忝豪賈大家爭先厚遺巧免獨
易公可順風下勿爲急乃首事者中敗竟無以難
公人皆異之公所市鄰人廬舍將徙矣有病夫垂
絕可爲構端故弗徙忽一日病者驟然起謝公去
去之日慄然益行屍也守藏者病狂自經其宗人
利其外將不利於公公藥之更生公有質庫在鹽

卷六

卷六

五

官完於烈燄中必有爲善於陰者耶公仲子之媛
有雋才交於洪奉常平叔平叔不爲諛墓者余故
按其狀而傳公

舊史氏曰世吞火矣次公所居機利之轄乃以拙
自全哉或謂公始孱弱於法不當多男且壽公竟
多男且壽則非拙者之效也夫孝弟通乎神明古
記之矣

贈參知冲宇戴公傳

諸侯奪宗孝子收族古風逸矣南楚猶有存者而
潯陽之戴爲最者蓋贈奉政冲宇公自其爲大學
生時即以行誼爲衆所推擇司其家政公廉且貞
平而恕念里中多訐訟多公適欲化里人自族始
欲化族人自身始乃計一年之通亟輪井稅而德
德讓風示了姓有恐有容解紛息爭實成家廟
不煩官府環公而居者經歲無追呼之聲無勾攝

卷六

卷六

三

之隸亦猶宗法之遺也公諱有光字仲毅自號冲
宇少有蚤慧名工舉子業已入北雍大司成武陵
陳春宇公奇其器業謂可張楚甬使竟學適家郵
至知二尊人念之甚公口去鄉千里寧能俟齧指
乎即日具牘請歸司成公嘉其孝情作詩歌贈別
猶以我輩人相期望也乃公已絕意遠遊惟菽水
是戀其尊人西溪公倚爲家督內外之事雖復倦
勤莫不賸舉公自謂汜勝之書不減賢良之策非

山之詠何如南陔之詩融融怡怡甚樂也然昔有
種經有禽伯子參藩君竟振公之緒云公兄弟四
人友于倍篤分甘共被急難讓肥不顧以奉養爲
足樂親之志若使孝弟力田之科不廢於近世則
公當爲舉首矣公甘淡泊好施予漢南千畝粟其
於北封君而布衣蔬食終身不厭一絲絳袍御之
十餘年色嘗若新至於荒有賑急有濟婚葬不能
舉者有助里中稱爲衆人之母公蓋以積爲散非

卷六

卷六

五

以蓄爲積也長公負異資博聞彊記讀可等身臚
惟摩腹公指篋中藏書詰其成誦否長公言之易
公怒而譙訶曰狐裘須千腋而溫雞臠非百餘不
飽汝所記者豈古人之糟粕已夫其義方之教多
類此參藩君蚤歲應南金之貢公將之北上臨分
訓之曰京師俗尚侈靡吾先世以儉德貽謀小子
志之無製美服無購玩物無逐燕會戒此三者長
玄易爲居矣公所見參藩君之成立止此而自後

魏科廡仕皆不及待參藩君街哀風木恨切終天
者有以也參藩君爲西蜀治兵使者有勘定功
天子御午門宜捷告廟得貽贈三品與京朝卿
參藩固辭當事者成其勞謙之美故公僅贈如子
官賞不酬功亦足嗟矣

史氏曰用兵家立枹鼓之下則忘其親太公有才
而不用其才爲親隱耳參藩君若有異焉開關戎
馬身劇虎穴繫渠魁而獻之闕下此其險巇宜止
叱馭九折坂哉要以戰陣無勇非孝顯親機名爲
孝則太公之庭訓素矣

卷六

卷六

五

處士高南泉傳

公諱年字志遠自號南泉處士生而嶽立風儀魁岸見者神竦吐聲如洪鐘不妄言笑少從兩兄受書長爲吏部驗封郎次爲豐城學博而公以病輟業獨家居翁性高曠喜賓客公日飭酒脯甘毳以佐文酒退而總束臧獲課力作斷斷如也翁掀髯笑曰大兒明經次兒茂才兒其孝悌力田乎漢四科萃我一門矣嘉靖壬子迫倭警公奉翁與安人

寧臺集

卷六

五

適之茗溪日聚群從置酒高會每戒客幸無語使事懼傷兩尊人心既歸掃故廬之爐輔驗封公築兩堂以居翁婆娑甚樂也公嘗往都下心動趨裝歸則翁困背疽瀕歿公禱請以身代至手浣臉廁衣不解目不睫者一月而病良已又數年而翁安人相繼逝公哀慕骨立卽歲時伏臘上塚必潸潸以從晚病足猶扶掖起拜如禮從兄南汀公疾革日二歲孤藉而屬之公公翼之終身日敢負範諸

以遺地下憂者如日女兄弟朱氏啓且聲願以老且貧公餉遺相屬奚氏病公操文禱於神願減筭益之周宗之夫婦天殛埋田間公出其桂易新者具衾褥藏焉自是內外族洎故人交知無不推公爲長者以緩急急公而橐若洗矣公既好行其德而又先公稅畢婚嫁遂不免貸子錢然券約無爽獨釐產延名師并日夜督諸子伯氏斤斤好修仲氏元錫以已卯薦於鄉壬辰舉進士入讀中秘

寧臺集

卷六

五

矣公居恒無他嗜嗜異書釀名酒勘古方而不喜習大人先生游客至輒閉戶不與通去亦無所報謝垂老益罕出即出未嘗一御巾車曰匹夫驟貴飭車騎炫鄉里小兒勢去則更徒步如初吾甚恥之故太史君旣通籍里門蕭然至今德素如寒畯則公之教也公創家譜又訪先墓於盤龍塘爲封樹立石其諸昆弟後先塋墳皆倚辦公識者服其敏而有禮公嘗爲驗封公營別墅遣一婢侍公峻

却之有囊金壽公請爲驗封居間者公面赤揮去
絕不與通又絕不喜言人過聞則解護之不能則
濕几嘆息而已是皆古人所難嗚呼宜公之有太
史子也雖然一史官不足以重公子元錫足于矣

汪隱君傳

余讀錢公輔義田記范龍圖所捐田五百畝平在
慶曆時已爲一代創見今新都之爲義舍義屋義
塾以振族人者且不貲矣乃其名不出鄉亦有不
出家者太史公曰仁義附富或以富施者豈少哉
若乃小宗有專利士庶不寢祭庶幾禮所謂治宮
室先立宗廟者三吳右族多闕如而新都之君子
克舉之矣豈非漸於紫陽之遺教乎余所聞汪隱
君雅和可述焉君少而孤其大父環山公子之環
山公有子敬環則君之季父也與君同受學學成
環山公爲治裝趣二子游南國學君辭曰不有居
者孰操家乘焉用是匏繫爲蓋以韋布竟其世不
改步焉君有心計能推心任人所至以廉賈聞
得過當或說之曰試馳而之五都五都之豪可鞭
使也君笑曰豈其遂什一而忘立誓哉吾息矣
公是切付紀綱不復出先是巖多大賈其俗嘗

數歲不一歸即歸輒復出老不得休市朝同態故
君之蚤息也人以爲達君修息由奉一夕心動問
閑歸省環山公環山公故不病反句云亡而視舍
得無憾也即齧指之誠不篤於此已平生口不道
人過當其急人之困畧無難色撫孤甥若方生者
賸妻黨若閑生者則恤塾師若黃生者保持某醫
之窮而遺醫者經紀某友之番厥而無矧者施藥
以療貧人之病者設粥以活儉歲之餓者輸穀以

容齋集

卷六

七

佐縣官之賑者所費錢刀以千百計至於爲宗人
立義約歲入子錢吉凶之事於是乎給之又倡族
人建宗祠與敬環獨有饗堂之役輸與崇婦則新
都故以此爲重而君知重之矣也侯江右劉公旌
爲善人棹檣在門君已即世傷哉君之子太學啓
基問業於余甚久往余從白岳下山訪君於環山
樓察其氣貌一似靜者且自言曾受道於葉氏服
氣鍊精業有端緒已知爲容成之術棄去不竟學

有意乎其等生也而僅得中壽獨其事有可壽於
故因啓基之請而傳之君名丞煦號繼環居士諸
世坎姻姪生卒之詳弗具論

容齋集

卷六

八

韓太公傳

盧龍韓公鵬南筮仕爲青浦令有異愛於民已移治長洲復然客有徵公治狀者公曰余惟服家大人之教以服官也誠不敢隄越以屏清白他何知焉於是識者知公有賢父然太公實未常至兩邑手隸自遠嚴於過庭無何公以內召爲尚書郎即趣歸省覲甫朞月而太公卒兩邑之民間者爲哭罷市蘭足數千里負芻踵於門尋臘太公逸事

卷六

傳

无

及誌狀請余爲傳余久庇公棠蔭當太公壽日嘗爲歌佐酌者茲奚辭按公諱應箕字希阜號南玄居士先世籍趙城永樂中始遷平盧五傳而爲太公父龍灣公以偶儻尚誼聞舉三千伯爲御史季任巖邑而公獨以達掖老晚以貢入對大廷迄不仕雖用子貴受章服一再御之藏笥中耳當御史公出按青齊太公醢筆授之曰此南斗注生者也爲老親祈壽無逾此御史銘其言按獄多縱舍至

治二百餘人其最季亦然兄弟政成歸率歸功太

公公爲引滿故青浦長洲神明之治人以爲有縣譜甚秘不知韓氏之家傳止平恕二子也太公旣不就兩邑養日率親故置酒高會短裘皂帽浮沈里社間而數數問南來使孺子飲吳水外復何事至斥產貽之以佐廉長洲上計爲天下最當得臺省會失時貴意僅平進太公聞之喜孺子惟不瘠赤子以嬉當路也清華半席何足嚇志士蓋父子

卷六

傳

子

間守道恬進類如此公家世本素封以累官拙然行其德不衰疎族貧交滌釜待火者甚衆有貧貴者焚券不復索搆宗祠修世墓繕義塾動費不貲無幾微悅色天到孝友事御史公如父卒之前數日猶經紀其後事以孤侄托之子遺戒薛鶴臨逝不亂凡公所爲長者行甚烈悉孫宗伯誌中不具誠獨鵬南公六年宦遊一日歸侍飲含自躬繼髮靡憾循吏孝子之報如此吾吳人所爲哀慕永

思者庶可釋哉有丈夫子四人皆傳家學鵬南公先顯鳳羽鴻遠駸駸繼起公爲不私矣

舊史氏曰以余聞韓太公文武材也積學不試白首逢掖晚受賜章稍通顯非其志也公雅精騎射白猿黃老之秘悉納之腹鈴常出兩嬰孺於劇盜手有古劍客風而奮精自藏不露圭角又何穆穆也至於釀元氣崇世德如築九重之臺日加層累宮其上而隆隆不至於天曷止乎彼以簪組門第

容臺集

卷六

三

爲足夸者陋矣

李太公傳

露茲李太公以子給諫尊尼貴再徵綸褒列在六卿而世稱康義先生最著蓋公之沒而公之友少司空鍾公左方伯顧公皆一時惇史節其一惠錫以嘉名私謚之核嚴於國典者也遙遙名胄更僕不詳厥考廣文公爲善於陰可書厚德錄公其次子蚤慧有聞以病足輟業青紫道絕黯然而傷寧爲博徒游呼盧豪舉既受廣文公誠乃舍旃而事

容臺集

卷六

三

修息費用溫給以廉賈名居久之厭其纖趨本務所外遂用其心計專力田功胼胝作勞歲入過當甘脆於是修脯於是上以奉親下以教子經師人師就其塾者趾相錯也謂尊尼兄弟口孝弟力田科吾將老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爾曹勉之哉蓋至尊尼以魁士名臣聞而延長詩嘗之澤恢弘廣文之緒者公也既薨既葬終有豐年李氏之農乎公雖不多誦讀而資性開敏內行純備執喪孺慕

哀感路衢辭腰取瘠產無常主迎養祖姑耄耄益謹內外仰以舉火者無數赴人緩急惟力是視終無德色嘗行游道上遇一隸臨橋而睨朱提有失不勝主人榜掠魚腹是甘公探懷中數銀投之輕於脫屣廣文公官靈璧今上謁臺察公攝筦庫有客託爲御史父乘傳相過者騎從甚多視瞻有異公從屏後窺之白於廣文公曰此盜也當嚴爲備大集游徼吏卒踐更環衛刁斗之聲竟夕不歇客

容臺集

卷六

五

解去無何有劫富家劉氏千金者客矣邑大水無所洩客有爲公言者公曰濱海之區以水導水何患其壅時方飲次即取案上盤盂爲喻決盂則盤受之決盤則盂受之比決盂則無水矣更以此法行之灌溉數百頃始相款服鄭白渠在乃公盤盂中其膽智多大畧如此公謀尊尼兄弟不爲小慈聞說古今時送一難老宿心折尊尼筮仕邢臺公扶杖送之郊皆諄諄六康語謂公不竟學乎而不

可也姻媾卒葬之詳具小保魏公埋誌中不復列史氏曰入覲定出覲變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自變生也太公仁心爲質蘊義生風其遇事也應手輒辦改步必雅修計然之策而不滓精汜勝之術而不推慕原郭之俠而不橫食義方之報而不隲既彫既琢復歸於樸拙言遺教大亢厥宗天之祐

善誰其能亘之哉

容臺集

卷六

五

郭太公傳

夫清白之澤遺之於子治縣之請受之於父固有聞於史矣至若循良之與隱逸潛見分鑣而貽厥之與紹聞淵源一貫則孝友爲政施可及於國而學道愛人訓可移於官彼爲卓魯之傳而不本其所自者非世家之體例也作郭太公傳

太公者廬陵之篤行君子也自其少嫻於文詞試必傾其曹偶食餼射宮與省試者十垂得而失者

容臺集

卷六

學

至於再至於三始以歲貢赴禮部再應廷試擬以教職候選而是時治郭氏易者已百餘人皆一時之選公念即廣文所造士寧復過此乃絕意仕進與有志者講學西原山中揭夫時時覺念念止之義或難之曰不近於禪家止觀乎公曰吾所謂覺者孟氏之集義吾所謂止者周子之無欲蓋於倫常事物中求心體而非若止觀者之離見聞覺知外求空寂也識者以爲傳習錄之註脚云公嘗

謂講學者使人悟不若使人信故細行不矜力追古道恩撫孤侄虞事孀嫂後生小子正容以對之罔敢以狎進族黨里巷聞風顧化片言解紛凜於公府所謂獨行不覩影獨寢不覩衾者八十年如一日也諸子以文行稱而次公成進士宰莆田三年不以一縑一錢進廉善之教所服膺者深矣先生既沒而庠士請祀之瞽宗修

容臺集

卷六

學

太史公曰宋時之爲洛社也鄉黨有爲不善老司馬端明邵先生知吉水有御史大夫鄒先生之端明也而太公以一貢籍忝其間能令學者宗仰無異藉非篤行能不爲所掩乎且聞太公賦詩數百篇有堯夫擊壤風吉水先生慎許可而稱說先生不啻口宛然洛社故事甚矣其有似於堯夫也獨次公之宰吾邑兼六廉三善而有之不知伯溫而仕能辦此否請以是爲郭氏世家

星海潘公傳

語曰曲如鉤爲公侯直如弦歟道邊以余觀於星海潘公可慨焉公自在射宮以博雅籍籍稱名士中歲舉賢科官博士者再同時儔偶齊名者都致身日月之際公才不後人官不先人而落落青蓮竟不自保以侘傺處此海內憐才者所爲五嶽方寸也跡其生平坦衷負氣無柔腸媚骨與人交洞見底裡酒後耳熱掀髯抵掌或獨往獨來突兀自

容臺集

卷六

傳

致百人亦見千人亦見彼脂韋窺矚察見者曉譁嚙進語者反謂公爲狂公乃逢人輒作莊語非狂也委水王文肅嘗一見公而奇其人東阿干公則附公之師以畏友目公矣公爲博士時視學監司杜公以所爲詩屬公評公曰落韻詩不足金石請更之監司大以爲恨公之解官繇此余友黃明宇今慈水中考功法語牽公公既歿數年黃訪余菰盧中黃曰公不負我公不負我此足以志之矣若

乃市義好修之槩具公子震開狀中前令楚黃金公者以尊宿饗公邑人士皆稱服所謂鄉先生歿可祭於社者非公其誰哉余受交於公最蚤晚而結山中之契公既歿又習於震開嘗歎公爲古之遺直其世美不墜有以也聊敘論如此

容臺集

卷六

傳

太僕弘齋林公傳

嘉隆間吾郡之以庶常起家者四人陸文定尚矣若乃朱司業象玄之博雅陳太史伯求之孝介皆坎壈無祿宗祊若掃有足悲者太僕林公最後起雖以宅憂輟業不在承明著作之廷抑其致身九列疏恩三世登年載德天廸于保得全全昌公復何憾而猶以未究公之用爲惻嗚呼此可以觀公矣公之先上海人徙華亭爲華亭名家公生而早

卷六

傳

元

慧駢語響答舞象時補博士弟子員試輒高等受餼學官使者許以國器年稍進顯門明經師郡中治詩者多稱林氏學往往有與公司朝者會有家難身自對簿終不以雀角遺封公憂事旣得直益肆力本業名益起辛酉舉於鄉戊辰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徐文貞猶在首揆以鄉里後進屬意公勞問公曰不苦桂玉乎公謝幸自給朝夕卒無所濡迹時論重之時同館二十有八人皆天下之

選

穆皇帝推擇望臣爲教習師濟南殷文通好談文章西川趙文肅好談理學公兩爲服膺而尤注意於西川每有所聞必書之簡曰吾向爲人師今乃得師耳庚午丁內艱服除授禮科給事中公自念出入禁闥得隨事獻替主恩不薄何必迴翔金馬足重乎所條上皆天下大計

上初即位公進聖治十二箴

卷六

傳

甲

上嘉納焉又請正文體禁上子讀非聖書督學使較士必一歲周歷其幅員遼遠者若南直之江北以屬按臣湖廣之湖南廣東之瓊州以屬巡道良便又請大明會典詳議宗藩事例皆有 詔允行尋轉兵科左至禮科都給事中公在兵科議軍政勾補比試操練皆洞澈夙弊其巡視京營也議廣召募置選鋒均糧餉勸教演等十餘事具公奏疏中甲戌 冊封荆藩 荆王鴈公以俳優進及與

駕不已公若弗聞也者山居二十年未嘗以子公
入長安日與相知耆舊爲酒人游意豁如也公懲
俗之汰以營池臺教歌舞飾舟輿藪薺獲爲士大
夫四戒終身守之城南一畝之園花竹稍具竟棄
弗有其慎如此公又有造於吾郡者二事金山衛
去郡七十里魚鹽所奏用是多盜議者欲改衛爲
州公遺書兩臺謂改州必多設官多設官則掾史
胥徒一時驟加官所治者少而掾史胥徒所擾者

卷六

傳

三

大且解宇之役時誦舉羸非計兩臺感其言事遂
寢胡中丞執禮議官民田出踐更錢爲助每七十
畝加一金公固爭謂蘇松歲輸縣官以百萬計民
力餘幾顧安得重困且一繫爲今有日益耳民隱
謂何卒減十之七徐文貞嘆曰仁者有後在此舉
矣公性至孝居喪孺慕哀毀柴立待宗黨有恩割
上腴百畝以贍青衿三百畝以贍族之貧者族有
有節婦以貧故不能自開公語憲大夫表其間有

蜀爭荊州事公正言止之荆王改容謝丁丑分較

禮閣得士爲是科最若大宗伯臨胸馮公少宗伯

高安教公問卿南城鄧公中丞濟河房公方伯涇

水趙公皆當世名碩人以服公鑒裁焉以資望懼

太常少卿園丘禮成公受命將事有白金文綺之

賜方見柄用公深念時事有所不可數請當事者

求改南爲迎養地當事者知公有意遠之也竟白

主爵改南通政尋晉太僕卿太僕署在滌山川清

卷六

傳

三

遠公討求牧政之暇與士子揚榷文苑又斥俸羨

修治平山豐樂驪泉諸名蹟蓋悠然仕隱無熱慕

云壬午 皇太子生覃恩追贈祖父及父俱如公

官蔭一千太學生未幾丁封公舉公旣歸忌者遂

乘間螫公

天子未嘗賜公袂壯髮盛年直須時復耳而公已

堅臥不出前後中丞直指使者惜公才刻疏無虛

歲遂昌項黃門特以邊事荐門下士之當塗者勸

從父當公微時佐豪家倚托公父子既老貧甚公
迎養畢世且厚葬之不問舊怨公以訟貸子錢馮
太學太學塲其家無有知者公歸所貸有加焉曰
人有德於我者不可忘也公昂藏伉爽矜莊自置
動循繩尺恥爲末俗夸毗敦尚本實有先民風範
壽七十有五易簀之前擘畫家政細碎事皆可傳
守幾於無世化者憶余爲諸生時方伯莫公甚愛
其幼子且委禽宦家有日矣其家用婦言中格公
嘗臺集 卷六 四

當世作者而猥及於余余遂逡不敢應蓋三載而
討諾責不休則亦以余爲能知公者耶公名景暘
字紹熙學者稱爲弘齋先生前史氏曰古之賢者
以人事君不必出於已林公旣堅臥老矣先二歲
閑放高安塲則哭之慟已聞馮臨駒塲則又哭之
慟若曰今而無以報國也豈顧私門哉宋王旦張
詠皆有門下士哀其遺言厚德以傳於後假令兩
君子不先公歿足任此矣繇斯以觀公又何得無
慟雖然公之不朽者自有在矣
嘗臺集 卷六 四

漸川兄傳

按譜余家厥初爲汴人自扈宋南遷更居華亭上世有官一公始著數傳爲思賢思忠思賢又三傳至冕爲母姚錢氏後襲其姓又三傳而爲余兄今廷評漸川公公仕於

穆皇帝時上疏曰臣學幸以幽介待罪刑曹遇明恩寵錫封章光施泉壤惟是宗系之未正先臣有緒言焉不勝嗚咽且懼春秋滅卻之議敢請於是

卷六

卷六

卷六

有 詔復故往事具家乘中公世有令德自先伯父靜軒翁以孝廉文學稱然因名場者數矣公少善病清癯年十四猶讀小學靜軒翁謂所善友自齋顧公曰吾爲青袍所誤不欲復以若是兒令守家教鄉里稱善人足矣乃傾側識公謂必國器第竟學及見其成不晚也公以此稍稍治舉子業居久之御史南湖徐公號人倫鑒有所鍾愛長女而難其配一口過靜軒翁見公卓犖沉遠心奇之試

以文章筆立就多出人語即靜軒翁亦不知公學成乃爾也於是徐公謂靜軒翁曰非此子莫能當吾壻非吾不能當而子師遂納公甥館盡出所藏書授公讀而更爲揚摧大義公遂覃精著述寒暑靡倦舊病間發則書必字百餘置坐右終不輟業病亦不能爲害而名大起諸生間矣庚子歲遂領鄉薦是科也最稱得人余家則公及五泉公郡中則今宗伯陸平泉先生而下數人皆相繼脫穎去而公與今孝廉馮勛齋先生一二輩凡幾上春官不遇中復丁 靜軒翁憂痛念以柔翰故不蚤事祿養至乙丑歲公乃歎曰固也先君子不苦我學幾復爲所誤遂謁選得河南歸德府司理公素慈祥愷悌且久諸生間洞曉人情世故准官行法人無伏奸案無留牘尤特重斷罪當其有所平反風裁自持即貴豪請謁無路上官示以旨亦不能奪也時御史李公廉巨惡若干屬公考試公鞠之乃

卷六

卷六

卷六

爲怨家所中者即疏其冤狀并怨家罪狀白之老
吏聽請兩端恐重忤直指意公叱曰吾豈以三尺
爲豪民報仇者即不大創之亂法卒白之諸無辜
得盡出而挾讐傷人者抵罪郡中大快李公以公
爲能遂令公悉行按郡縣事政聲籍甚焉白蓮倡
亂既獲有司引繩批根頗爲平民累太學胡大宋
者寧陵巨族也以蒼頭與黨羅入獄獄已具公廉
知其情爲三請於郡將得釋公遷行生追送於疆

容臺集

卷六

聖

贖以金幣公怒叱之生大慙感泣而去視郡篆郡
中有富室無子族亦無繼嗣者而婦寡頗不修內
行家僮爭產訟於郡公乃勸婦得從父母更嫁而
以其夫家之田產學官以其所居爲義塾一講院
一諸家僮俱以法遣人服其詳當又某縣有巨室
數十人上書告寡婦淫行宜去公訊之婦有所生
子年可十四五詞與族人不殊義不能玷汚祖父
乃使母子共繫一室且唱言數日後聽族人縊婦

祠墓矣及更出訊之是子持母哭叩頭爲請命公
於是令幽其之既二載其宗人相率拜謝稱婦已
改行遂爲母子如初其順人情類此屬有 藩府
藩府例有子粒收而無賴者從中爲奸往往縮其
出而倍收其入小民不能堪要結相抗上書撫臺
動至數百人郡守下其事於公公爲立法稍寬子
粒總令收者自運於是藩府與小民兩便之羣聚
者遂散視篆某州州故有里役其器皿驢騾馬匹

容臺集

卷六

聖

之類畢役日悉歸之官其代役者更自置至有破
家者公定制滿役之家即以諸供應具授之代者
自一甲至十甲周而復始州置對簿官不得漁獵
民甚便之上其事於撫按撫按檄諸州縣悉注爲
令甲他若均田平賦皆稱是臺章交薦凡七疏乃
以治行高第擢爲北大理評事 朝命贈靜軒翁
如其官贈母夫人潘氏配徐氏爲孺人當是時公
經畧已露一斑而當事諸公將不次用公尊顯有

日矣乃公急流勇退思靜軒翁雅志遽乞休歸歸而閉門教子厚洽宗盟施德鄉里日與二三先達結社林泉有以自適庶幾樂天知命者耶公至性為於孝弟事靜軒翁備禮色養居二尊人喪哀毀骨立公始卜葬郡中有大姓走幣豫章致堪輿家黃翁且以百金為壽公亦往謁翁見公寒士乃謬為大言嘗公公曰此身非我有有可以實地下者都不復恤黃翁乃愧謝卒為先生行營善地既報

卷六

傳

聖

以兼金翁曰君孝子也夫某氏之子雖金多顧嘗使坐客與吾同飯吾熟察君意殷殷一蔬食必與老人俱是吾所以見君孝情者也卻金而去乙未公堂弟宗孟歿於盜時舟人兄弟俱被傷公聞變心動且思曰盜不過劫財耳寧忍壽至是且舟子何與焉其以同難也窮治之果獲原鏹與兇械抵之法公又撫其孤嫠幾四十年今某氏以節顯而其子士鴻用公教成名士矣靜軒翁沒有所遺產

悉以讓兄雪潭公弟養叔公且雪潭公二女為之擇配治裝而撫養叔公二十傳綢傳紳並至成立各捐貲以助其婚娶復給之以田宅皆世人所難者族之人待以舉火者甚眾歲時問遺不絕於路遇婚喪時為傾橐於所窮交解衣推食了無厭色賑窮憫乏旁及閭里脫輻助殮施恩不報品冠之亂士大夫鄉村莊舍一經焚劫居民隨取其餘公兩泔米穀布帛不盡於寇而盡於鄉人里甲廉

卷六

傳

聖

知名姓具以白公且訟之官公憐而釋之所全甚眾然公攜家避寇嘗一宿材舍中宵心戰亟登舟人皆怪之俄而寇已接踵刃父於室獨公家不及於難實有天助矣公有二子長傳緒次九阜初公年四十餘無子忽所置某氏女者姑蘇人也入門其父母辭去公惟其女有所悲結者問故蓋嘗受某氏之聘以貧故更鬻身時已深更公亟召其父以女屬之曰即至詰旦玷爾女名節并以簪珥與

之俱不責所負女家感泣又徐侍御季君午泉育子允治其所生母不敢舉潛溺之公聞急救得免因撫養成立未幾公以禮聘側室徐氏而竟生二子皆雋才可謂陰德之報云傳緒垂髫時遊郡庠詩文在漢唐之際生福孫俱蚤卒九臯即陸宗伯壻博治好古恂恂醇厚補博士弟子員今爲太學生弟其昌曰一家之中必有宗老敦詩書服孝義爲族人領袖若漸川先生之於吾宗屹然典型矣

卷六

傳

聖

豈非子弟之厚幸乎然先生位不稱才厚修其德而薄收其報猶比不遇之士余以信其後之必盛也其昌於宗人中尤厚先生白眉之畜本與先生長子伯長所謂傳緒者同起童子科鉛槧徵逐形影相附中道而伯長夭歿余殆不復鼓琴每思之未嘗不泪沾襟也志欲采伯長遺文序行於世力未暇舉獨以所聞先生遺事百一不可以不傳稍錄次如左以備家乘之記錄云

許配汪太孺人傳

神宗朝相門家法之肅雍吾師許文穆公最著沒之日家無餘藏公有四子析田廬爲三汪太夫人出者各授其一汪太孺人出者兩子其其一非析之法應爾也調於力也然公捐館及今二十餘年兩切子各成立能讀父之書能師公之儉世載其德曾不墜其家聲則太孺人之慈訓居多文穆公之刑于貽厥遠矣太孺人者汪氏即太夫人之從

卷六

傳

聖

妹生有巨雷繞室之祥端淑聰慧動應女史文穆公中年悼內始擇家乘嚆嚆如也文穆公素廓落不問米鹽細碎又好留客牢醴取非時應聲至太孺人能咄嗟辦方爲官詹時令携家屬入都道遇貴人巨艦薄之險舟幾覆太孺人曰此奴輩自爲意氣耳今沒人白諸主者主者愧謝人服其有智文穆公居政府十年太孺人佐之約束臧獲庭以內肅然不聞人聲文穆公嘗買田陽羨俟明農之

日將家焉及以爭定 儲事歸且償初志太孺人
以爲此及身之謀不能百世盛衰何常客子多畏
不如安鄉井守坟墓便文穆公領之議遂寢逮治
文穆之喪幾欲身殉汪太公諭之曰其若藐諸孤
爲人魚肉何始受命強起啓戶開滕徧召族屬視
其篋以明文穆之無偏私有以太孺人所居第當
屬嫡長者太孺人曰此一第也而其居何復言乎
必有觀之以爲利者直於官可也既伐其謀訟遂

容臺集

卷六

聖

已相臣身後之卹蔭一子中書舍人時立禮方在
襁褓旁人交構其間異議紛起太孺人聞之畧不
動容曰此有朝典非可以力爭也後卒歸立禮太
孺人持正知大體類此至如訓兩子敦望逢年嚴
明整肅爲擇人師無狎友諸子婦皆里中大家太
孺人御之皆以禮晨昏定省無少假借如賑恤女
之困治庶女之裝不知其非已出也其助文穆爲
德於親故者不勝書書其大者如此

朱母程孺人傳

司馬子長不爲婦人立傳但附書其事耳政婦以
俠陵母以智其得書固也巴寡婦清爲財雄者而
次於范大夫之後何哉夫以匹婦修縣官之急至
天子爲築懷清之臺國體衰矣斯史家之微文乎
國家今甲婦非以節烈聞者不受旌書非從子與
夫貴者不受 制書豈不一泐漢事之陋哉朱母
者故奉 恩綸封爲孺人者也作朱母傳朱母者

容臺集

卷六

聖

程氏封徵仕郎中書舍人上園朱公配也程爲學
士璽墩公之裔朱則徽國文公之裔世相嫁娶如
朱陳村孺人生而有文在其手法當貴孺人考文
彩公難其配心奇封公竟歸之兩家俱素封孺人
入門能黜統綺習以荆布從事即貧家女不啻也
封公少有過種意伏首治一經孺人篝燈佐讀即
寒士妻不啻也封公至孝常割股啖父竹亭翁而
孺人所以孝事翁者與封公等又以姑金孺人不

逮養爲恨歲時饋祀不勝悽愴若有盼嚮妯娌宗
黨稱之曰孝婦孝婦云竹亭公相館舍封公既免
喪以家之多故不能竟學將遠服買違迴其行孺
人察其色曰男子生而乘孤蓬矢安能牽於帷牆
坐墮先業不有行者孰任化居不有居者孰操家
乘行矣毋顧內也於是封公得意修息淮以南
江以北漢以東遊踪且徧每數歲一歸歸決旬輒
復往而孺人所拈括無間細鉅莫不瞻舉中歲遭

峯臺集

卷六

墓

疾或強起治家事或臥而治之家人少踰其約束
事輒償孺人嘗曰行子冒霜露涉河山廉取贏羨
而屑越用之是漏卮喻也於是家大饒裕施及州
間矣孺人奉西方之教常齋沐諷經以慈儉爲寶
里之人有遺租者沒母錢者度不能償或反顏諄
語于姓弗能忍孺人力止之甚者更以酒肉金帛
慰遣之語曰侮觀量迫觀守有忍乃濟可以覲母
儀矣孺人有丈夫子三人封公行役幾於呱呱弗

子在乳哺則孺人母之離襁褓則孺人父之師之
程督甚嚴無敢逾情視其性質所近士者士賈者
賈各有成立諸子孫若婦人上詰寢門問安月朔
望率而朝祖廟門以內斷斷如也封公年老土思
始稅駕於里與孺人白首同牢三子遞視膳未膳
就無方養而家用仕於朝供奉 秘殿會 儲官
冊立 覃恩京朝官得疏 恩父母孺人始翟車
弗裝式慰痒劬云先是孺人家數見異徵有伏鷄

峯臺集

卷六

墓

一生三卯者有巨擘夜蟠軒窓孺人亟拜視即逸
去者有鳥巢園亭之松上羣雛次第相反哺者占
之者曰雞三卯將雛兆也擘逸者慈憐暴也鳥反
哺孝感之徵也蓋物性竟爲祥而邑中易反哺之
歌最著宋氏之盛豈虛哉孺人後封公兩歲卒年
七十四卒之日無怛化諸子若女若婦猶能誦其
遺言外典所云慈善根力壽盡乃見信矣孺人細
碎事皆可書不具論論其大者諸生卒子孫姻姪

之詳具載狀中

內史氏曰余昔嘗筆承明掌 輪制則閣學相戒
日代言有體無若諛墓然蓋其餘也雖然志墓有
不愧者以此爲 制辭何諛之有宋母之 制辭
故在余本其意廣之比於范史則鮑太君傳近之
矣彼懷清之事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卷六

卷六

卷六

贊傳

督同世公贊傳

桓桓將軍忠廉勇義昔鎮三陽奇功鮮二歌凱獻
俘告成欽至史不絕書府不停 賜跽血窮邊角
巾私第

帝鑒忠勲旃幃興鄂國汾陽適當吾世合毫削
屈用書厥事作杜鎮西傳

鶴林杜公者贈特進榮祿大夫右都督漢之季子

卷六

贊傳

贊

鎮西將軍特進右都督相之母弟鎮西將軍都督
僉事文煥之季父也少英偉慨慷負氣節不啻貨
利尤善騎射矯捷如飛人咸以飛將目之生二十
九歲襲職總旗例加副千戶非其好也浮湛里中
且十年所巡撫賈公仁元濯守角河即已賴脫兵
部尚書石公星聞其謀勇推守寧塞營寧本公梓
里公行法無所徇人咸畏服時酋火落赤台吉
圖內訌公日謹斥堠嚴譏察常於道上遙見一人

於衆中令左右械之曰疾視而卻步必間謀也致詰之則所謂劉應隆者以罪投赤爲之覘我虛實遂請諸當事磔於市赤聞應隆爲之寢謀甲午八月赤復糾大衆謀犯寧塞公曰彼衆我寡恐其侵軼我也易先出不意以制之乃統驍騎出亂甯湖直薄虜營虜恃秋高不爲備忽見我兵至遂亂衆擊斬虜首十九級虜復糾會長吉能大衆入犯定邊鹽池公從鎮守麻公貴爲前鋒與虜大戰走之擢領正兵坐營中軍二月麻公復出常樂塞公以兵從令部將王寵等先諸軍殊必戰斬虜首八十五級視各營不啻過之三月出清平東擊火落赤等公身先三戰斬首二十五級奏凱而還四月虜入寇保寧堡公將輕騎赴敵斬其名哈走之六月奉勅進署都指揮僉事充遊擊將軍管叅將事分守清平路八月鎮守麻公激調公將親兵出常樂塞逐虜臺瓮山公從便道直薄虜營大呼虜

寧塞集

卷六
贊傳

五

驚散邀斬其健虜十有六級而歸虜不敢逼吉能恥其酋長屢敗遂糾衆大舉入犯寧塞長驅數百里分兵抄掠將入環慶公提師馳援至葉家山與虜相接爲陣時虜勢衆而鎮兵道遠未齊人甚危懼公躍馬誓衆賈勇先登合戰十餘陣公師益奮無不以一當百虜扶傷遁去棄所擄掠萬計陝西巡按御史林公泰公血戰以少破衆忠勇爲諸將冠十一月兵部敘常樂功有詔陞實授叅將照舊管事仍賞銀二十兩而申二月奎長吉能謀大舉巡撫李公春先鎮守麻公貴檄各路出勦時虜已有備公將本路兵出清平斬虜十五級公不悅謂諸部將曰虜今見我獲級歸必且弛備可再一出須大獲焉乃令部將李義等從波羅堡繞出虜後多持火鼓夜犯虜營虜果不備遽驚起公統衆繼至合兵大破之義等逐北至單樹梁又斬虜首四十五級酋長噶指徙幕李公與總督李公汝聞

寧塞集

卷六
贊傳

五

於

上上詔兵部議敘尋加陞副總兵職銜丁酉六月
酋首莊禿賴明愛等七台吉大舉入犯延東永興
諸堡時特進公桐再鎮延綏統兵往禦相持者二
十餘日特進公屢出奇兵擊虜勢怯稍稍散去
公開報趨援與特進公合擊之公挺身而前斬其
名哈七級禿賴等相傾錯愕曰杜家兄弟兵勁不
可當遂遁還七月兵部敘葉家岔禦虜功奉 旨

容臺集

卷六
贊傳

空

厚加賞資十二月協守定邊副總兵缺總督李公
巡撫王公見賓友章薦公奉 勅以原官協守延
綏西路駐劄定邊營節制安邊鎮靖寧塞諸路已
亥二月甘肅巡撫田公樂鎮守達公雲拓河西地
築松山爲內固而套西方謀擾功 詔下今延寧
分道邀擊以牽制之時公方赴西協道出安邊適
奉鎮守檄今公出塞遂揮兵出安邊口仍檄協屬
分道搗勦公適與火落赤遇赤已預備擁衆四起

扼公公身集二矢勇氣益倍亦不能敵遂率衆走
其斬虜首三百六十有一級虜獲尤衆功爲一鎮
冠諸將無不推服焉四月酋首鐵雷等入犯寧塞
營公率衆斬其前鋒走之閏四月火落赤等入犯
寧夏安定堡而花馬池副總兵李崑被圍甚急公
日延寧雖曰二鎮實俱

容臺集

卷六
贊傳

空

天子封疆且吾兄方鎮寧寧去安定遠而定邊去
安定近余敢不恤同室之患而急在原之難乎遂
飛馳赴敵與大虜接戰者兩移晷殺傷過當而安
定圍解寧撫楊公時寧以奇功奏 聞七月火落
赤等謀入犯公遣輕騎出定邊塞至明水湖與虜
戰斬其驍騎走之八月赤復糾鐵雷等東犯寧塞
公馳援轉戰至關門墩走之九月套長吉能大舉
入犯延東高家諸堡直薄葭州而雷赤等俱率衆
東隨吉能大掠延東岌岌 朝野危之公乃請於
總督李公願以本協精騎直走火酋巢穴以率其

李公壯而許之公將兵夜出定邊塞直攻雷赤
二部所殺傷不可勝數雷赤等遁自東路歸率萬
人追襲公後公返兵與戰終口身集數矢而氣愈
厲虜不敢逼遂揮衆圍之時行糧已盡有以渴膠
進者公揮去曰衆皆渴矣吾安忍獨飲乎於是衆
益感奮咸下馬爲步陣奮擊虜圍解公馳斬其名
哈三級雜虜五十一級虜乃燃狼烽進集寧虜宰
僧等部與雷赤等合復圍之而公兄桐開警自興

容臺集

卷六
贊傳

七

武營馳至虜遂解圍遁去全軍而歸庚子六月鐵
雷台吉大舉入犯碑井敗之其年請告歸臥三峽
別墅甲辰以總督李公巡撫孫公維城縉雲鄭公
汝璧交薦奉勅以原官協守延綏東路九月炒
忽兒等七酋擁衆入犯孤山之紅崖公先驅與戰
虜衆雲集公繼至不再合而斬虜名哈十二級奪
其駝馬甲仗過當復追奪其二旗炒忽子以奔旗
中矢來虜遂號哭遁去先是公屢出塞破虜虜不

能支虜衆人又輒失利去虜中畏公曰世將軍勇
如虎狼吾輩當謹避之因號公爲紅狼公又以其
面赤故也自是知公守孤山乃相戒曰是紅狼公
出矣吾輩不可輕犯己巳九月延綏鎮臣缺兵部
以公爲首推因奉制勅以右軍都督府署都督
僉事掛鎮西將軍印充總兵官鎮守延綏公以酋
首火落赤數爲邊患雖於住時數敗亦頗率於節
制不得一大創今專鉞在我時哉不可失也因興

容臺集

卷六
贊傳

一

師出安邊塞俘其部虜一百一十有二人囚而問
之罪赤悚懼遣使請如約受罰公不從赤窘甚乃
轉浼其婦母切盡比吉并其兄弟六台吉等爲赤
請罪公始受罰釋其俘丙午四月火落赤憤俘虜
之恥遂聚衆謀內犯公飛馳迎擊於安邊塞下公
身先士卒援枹而鼓三軍奮勇轉戰三十餘里從
午及酉至明水湖虜合衆自固公張兩翼夾攻之
虜遂披靡四散其斬其名哈以下二百四十有七

所殺傷尤衆赤晝甚欲自刎遂發癲右臂痺焉
總督李公巡撫鄭公露布以 聞五月中路西首
掘言太台吉等乘公西征兩犯保寧公聞報棄大
軍輕兵從間道赴擊之太等不虞公至倉卒四奔
遂不能合公揮兵斬其首虜五十九級七用太恥
倉卒致敗復聚衆保寧塞外欲潛入掩我不備公
與巡撫涂公宗濬議欲逆擊之於塞外時公侄都
司僉書文煥自安邊 予告在里公命文煥將千

卷六

贊傳

壘

騎爲前鋒公率五千騎後繼出塞數十里太統衆
虜迎戰文煥督衆奮勇奮擊十餘陣斬虜首四十
六級會公衆繼至虜遂狼狽北走八月沙計等七
台吉入犯商家堡公曰鎮城至高家幾二百里而
遙馳援必難驟至不若直走其巢而邀其歸路此
孫臏所以勝龐涓也遂出常樂塞命子指揮僉事
文輝將健兒二千人爲前鋒公統大衆繼之至塞
外蛇井梁適遇沙計自高家路歸短兵相接喧呼

聲動山嶽至晚斬其名哈端大以下六十六級火
砲所斃無算十二月薊鎮酋首煖兔自言等爲薊
患當事苦之

帝正急畿輔而鎮守左都督尤公繼先又以收夷
丁過當爲總督蹇公達所糾參於是奉 勅移鎮
薊薊當承平久兼以重守諱戰武備大廢將不知
兵兵不習戰公乃喟然興嘆者久之因過巡各路
嚴加選練如法者輒出橐中貲以犒之不則以軍

卷六

贊傳

壘

律從事所至自暴行糧不取行間一菜苞苴屏絕
巡撫劉公四科稱公曰武穆有云文官不愛錢武
官不怕死今乃兼之乎戊申四月兵部敘延綏建
安前後功奉 勅賞銀三十兩大紅紵絲二表褒
六月遼東虜方猖獗而鎮守適缺 詔推名帥代
之兵部舉公遂奉 制勒掛征虜前將軍印充總
兵官鎮守遼東地方兼管備倭七月薊酋煖兔等
以公既調遼遼漸漸臨邊挾賞因相與聚族而謀

曰薊門以守爲功卽一犯無敵主戰者必與增賞而後可和紅狼公業已調遼無暇禦我矣復何畏而不犯乎於是遂以精騎千人入寇界嶺口公聞警誓師曰薊雖以匹馬不入爲功虜勢實以是而驕我備亦以是而廢若不一創之則虜驕益甚我廢益極汝曹其誓克此醜賞罰俱在吾必依軍法行之不以移鎮故爲汝貸也衆躍然曰諾遂騰踴赴之虜素輕薊兵且不虞公猝至亦踴躍來敵公

容臺集

卷六
齊傳

七

揮兵亟擊之不再合而虜驚愕相謂曰紅狼公至矣遂大奔公率衆追斬其勁虜二十三級所全活者以百千計捷聞朝臣無不舉忻忻相告以爲薊門僅見之功而同事者或慮虜報復恐滋多事然虜氣既奪卒不敢犯而賞亦無加焉八月其部敘延綏安邊大捷功宜宜捷告

廟行賞

上然之進公署都督同知廉一千本衛正千戶世

襲仍賞銀四十兩大紅紵絲二表裏十二月酋首來暈大台吉入犯薊鎮河流口大掠而去薊兵莫敢誰何暈大得志復謀糾合遼酋插漢兒台吉詣部虜十餘萬騎聲言復犯薊門震恐薊遼總督王公象輒薊鎮巡撫劉公及巡按黃公等合辭奏請令公親提勁兵搗插漢之巢牽其內顧事下兵部尚書李公化龍覆奏如制府議

容臺集

卷六
齊傳

宋

上俞之公集師捲甲疾趨出中左所之長嶺山深入二百餘里與插漢虜遇轉戰至哈流兔時插漢已西行聞報急歸接戰於中途公張兩翼分道亟擊之虜遂北向走斬其名哈兒兔以下二百四十有六級駝馬甲仗倍之總督王公巡撫李公炳方澤布以聞而隨以錦州之役虜破大靖屯公麾下王寵等輕騎赴敵不及事沒於陣爲同事所中公歸臥三峽矣乙卯四月以巡撫馬公從驛薦勅下兵部錄起用八月套長吉能等以挾討王

公印十事不得遂大舉入犯延綏各路東虜沙計等攻圍大柘油堡副將孫弘謀全軍殲而復令西虜火落赤等分犯寧塞公徑鎮守寧夏督僉公文煥破之九月赤謀令寧虜合犯清水營遣督僉公西援而赤復深入大掠公聞虜警遂自嘉嶺歸虜獲我路人語曰汝曹毋在逞我杜公歸矣虜驚曰是紅狼公耶遂走報赤赤顧謂眾酋曰白彪方自西返紅狼又復南來謂之奈何白彪者虜稱公侄督僉公號也虜哈閑亦言遽揚鞭招南下諸虜棄所掠輜重人畜星散遁歸赤不能止亦遁歸其威名震憚虜衆者如此吉能既自大柘歸蘇王騎馳書延鎮復欲益大衆攻圍中路城堡挾護十事其氛甚惡總督劉公敏寬檄公統領固原及延西王客官兵應援中路公出治兵而延固兩鎮將士無不樂爲公用吉能聞公且將遂散歸巢穴今火落赤等七台吉更迭西出以疲公師十月赤

等入犯靖邊公聞警馳赴之虜至紅柳河方半渡公邀擊之斬其前鋒七人虜遂大敗盡奪其所掠而還十一月赤等以靖邊之敗大聚於旗杆山一點沙諸處火光亘數十里欲隔邊設伏誘公於伏所而甘心焉公諜知之調集西路協守蕭捷等四路兵自寧塞守口澗統出虜後多持火鼓乘夜夾擊之虜方圖入犯不虞我兵出其後遂驚亂赤惶遽不知所爲驍馬率衆逆戰公身先諸將大呼奮擊之赤遂驚潰公揮衆逐之明水湖斬虜首四十級公班師歸寧塞謂諸將曰虜雖小挫計必復來宜乘其散亡未定再一擊之乃從間道出磧井堡黃茨梁黎明與赤左卻遇虜畏公積威又驍於新敗遂不敢戰而走赤等舉狼煙聚衆數千騎遮公於柳門力戰者十餘合虜左卻復先潰赤止之不可衆俱潰公揮親兵直衝其中塞其皂纛衆益不可止共斬虜首一百六十九級其斃於砲矢者

無數赤遂遠徙不敢出 朝野無不嘉悅先是公
自碑并奏捷歸調降夷於靖邊守守難之公固爭
而左轄李公左袒守間公於督撫故定邊明水湖
諸捷俱不敘敘於公在鎮之後云蓋公結髮從戎
親冒矢石所當名王黠虜幾數十載前後俘馘累
千六百級降附者合二千部九塞稱勇將者無與
比顧其成功所自乃得之於廉惟廉故士卒樂爲
之歟亦以廉故貴人不樂爲之用雖累立大功或
容臺集 卷六 主
忌功或分功或不爲上功公竟歸私第解故將軍
雖然他弁一失足不難以溪壑相點竟公之世而
無以惹惹明珠訪者則廉徵也薦公於朝者有曰
報 國心真吞胡志壯有曰遇敵曾經百戰養士
不愛一錢言言實錄矣嗚呼自款塞以來文法吏
不勝畸重一二名將皆仰鼻息功成則如隆冬之
絳綵有急則如大旱之土龍故有言縣官不足爲
盡力者臨淮不免矣公無偷心無慙色可以解印

而歸可以振甲而出庶幾哉汾陽之風乎公名譽
學來青自號鶴林居士延緩榆林人
舊史氏曰當世將門有將者稱榆杜三傑其以大
將鎮西同其善爲兵又同其屢奏大捷
天子爲之告成

太廟璽書褒而河山誓者則又同然則督同仗節
而二傑者益生色於是家聲太華重矣夫李凌兵
敗降虜太史公猶忍極刑以相明藉令見杜公之

容臺集

卷六

主

思廉勇義且若爲揚厲哉

容臺文集卷之七

華亭董其昌著

家孫庭樞

策丁酉江西程

問天保之詩歸美以報上也曰俾爾單厚何
福不除曰受天百祿降爾遐福而終之曰
如南山之壽蓋臣子忠愛所願望於君者
無是爲大矣無逸一書說者以爲周公晚
歲所作是時成王固盛年也而詳錄餘事

容臺集

卷七

國修短之說以視召公言永命者不少
乎乃夫子論舜孝曰得名輒曰得壽古者
建公孤曰得之德義導之教訓輒曰保其
身體而宋儒曰人主保身以保民曰君德
清明君身強固正人君子所深願則皆周
公意也豈尊生之道即帝王不廢與三代
以降其享國永年比於堯舜禹湯商三宗
周文王者何罕視也將無逸之至固不世

出與乃若唐宋諸臣有言和氣洽則長生

可得者有言養身莫若寡慾者有言敬祖

宗則壽觀賢則壽者有言修德正事反災

爲祥則永年者其說亦有合於無逸否與

周公作無逸獨詳文祖我

聖祖以憂勤開基則周之文王也諸士亦能揚厲
之與

皇上春秋鼎盛將萬億年敬

容臺集

卷七

二

天之休比歲端居拱默若有意於靜攝者而忠計
之士奉奉以無逸進豈以帝王尊生之道
在此不在彼與時惟八月

皇上誕彌之辰諸士試推周公之旨具言之將採

爲千秋金鑑錄以獻

帝王祈天永命之道有味乎洪範言之也建極之
謂皇欽福之謂皇欽而能錫之之謂皇錫而能嚮
之之謂皇錫者以爲惠也嚮者以爲令也夫五福

者則天之神道也藏於無端運於象先迎之不索
攬之不得在世主與民萌其聽之悠謬忽荒之鄉
而在皇者能握之以爲惠柔之以爲令者若雨露
焉貸萬物而不窮若風霆焉鼓萬物而不倦則是
無逸建極之主先天而不制於天造命而不制於
命也不如是焉乎稱飲福自古蓋臣哲輔所爲危
明主據謙論者亦多術矣入之者或苦而不甘受
之者或貌而非質至如納約甚切苞攝甚多能使

卷七

三

人主一聽而即悟一悟而百悟者其惟周公享國
修短之說乎今夫生之有涯不必智者信也生之
可樂不必貴者曉也以康寧壽考之身而長有崇
高富貴之奉不必不肖者趨也至悍莫如秦皇至
英莫如漢武至迂莫如方士徐福輩至誕莫如金
董寶鼎文成五利之術然以至迂驅至悍使若弄
丸以至英試至誕帖若吞餌夫亦重生爲之蔽也
因其所信而感之以忠誠款側之意靡弗動矣因

其所曉而詔之以正大顯常之理靡弗投矣因其
所趨而廟之以修德弭災幹旋氣化之事靡弗格
矣因其所重而引之以哲王列祖經驗已試之方
靡弗用矣夫謂納約甚切可一聽輒悟者此也岐
伯曰至人之壽者提挈天地把握陰陽不顯顯術
延也廣成子曰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不顯
顯恬養也彼所術直藐然之軀耳宜無甚高論而
殺於天地列於陰陽六通四辟於皇王之塗得無

卷七

四

大而無當哉及流覽載籍人主固有委命於天忘
身殉欲者始於不自愛其生終之不復能愛天下
之生何也樂不與奢期而奢至奢不與橫征期而
橫征至橫征不與暴虐期而暴虐至暴虐不與姦
佞期而姦佞至酒池也禍水也迷樓也於身爲伐
生之斧斤於國爲殄世之膏肓其民離其社屋其
名曰萬世積戾其德曰穢聞於天矣故保身保民
兩得之道也國之永命君之永年兩得之道也名

配堯禹身後彭祖兩得之道也君德清明君身強
固兩得之道也夫謂苞攝其多可一悟百悟者此
也乃帝王何以爲尊生之經哉或曰人主者神用
而不已必竭貴有以韜之此抑劍喻也形佚而太
甚必淪貴有以習之此轉樞喻也於求無所弗供
貴有以膏之喻在千矢之射鵠也於意無所弗騁
貴有以節之喻在萬物之酌尊也俯仰屈詘以利
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吐故納新以練藏專意積精

容臺集

卷七

五

以寧神斯則似矣然宇宙在手萬化生身而杜體
黜聰之爲務非體也居如大神動如天帝而熊經
鳥伸之爲習非適也窮天之產罄地之毛而鵝居
鰕飲之爲享非情也是導引之益而非無窮之門
負暄之獻而非所以酬順風之請也吾以爲養莫
上於養神而形爲下焉莫大於壽國而身爲小帝
王者父皇天母后上萬物一諸人下一身四聰爲
聰四目爲目以祖宗德澤爲元氣以萬邦黎獻爲

心膂以耆儒宿德爲膏粱以法家拂士爲藥石以
四夷八蠻占氣候以三辰六符察脈色安安之毒
有弗懷也美疾之傷有弗邇也夫孰知尸居龍見
之爲養目也夫孰知淵默雷聲之爲養耳也夫孰
知和羹麴蘖之爲養口也夫孰知肅穆宮廟之爲
養安也夫孰知戰勝而肥之爲養威也夫孰知一
日萬幾之爲養性也六龍時乘何必減於遙興之
快明德馨香何必減於禱時之膺薦土交正何必

容臺集

卷七

四

減於丹砂之化細旃經史何必減於紫庭之書錄
庚之詩作而知大氣之訢暢矣縣儀之歌作而知
百脈之舒平矣解慍之歌作而知元神之閒憚矣
八荒之內披淳風沐膏澤登春臺煦化日被天和
飲地德物無疵厲民無天札油油然各安其性命
之情者誰非萬物一體天下一身者之大年與而
奚謗謫焉見所爲我見所爲人見所爲生見所爲
壽也卒之萃四表之歡心迓兩間之善氣除天下

之害者享天下之利貽天下之安者履天下之禍
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於無逸之主親矣
商三宗文王弗論已古稱堯居民上振振如臨深
淵舜居民上兢兢如履薄冰禹居民上慄慄如恐
不滿湯居民上翼翼恐不敢息然堯壽一百十八
歲舜一百十歲禹湯皆百歲今夫憂勤惕厲世主
苦之爲桎梏者也王食威福世主棄之爲愉快者
也以愉快則至後世而代增以桎梏則視前王而
日薄乃三季以後抑何奄期者之少耶惟有梁武
明皇而多壽多辱矣無逸永年詎不千古龜鑑哉
斯道也自周公之後輟不講矣其唐之劉知古乎
曰和氣若洽神仙自至雖詭詞哉可以語大理矣
其宋之王昭素乎曰養身莫若寡欲雖非閭閻議
居其要矣進而求之必也真德秀所謂敬祖宗則
壽親賢則壽乎朱熹所謂修德正事反災爲祥則
永年乎二臣益大暢周公之旨而借其時無訪落

之主也天祚我

明聖作明述二百年壹以無逸爲家法恭誦

訓錄

高皇帝嘗謂羣臣曰朕達旦臨御晡時還宮臥不

安席不敢怠荒畏天故耳當時有以道書獻者

高皇帝却之曰朕將躋一世生民於壽域寧一已

之長生爲益周有文祖近接三宗我明

皇祖直接堯舜垂範遠矣

皇上繼承洪緒式揚而光大之二紀以來龐臚純
禧與天無極邇以三殿之災修省甚設雖中宗
之嚴恭武丁之正事何以加茲乃
上方加意修省即不得復言靜攝而明問曰帝王
之尊生若何其以逸勤也是不然夫修短者福極
之爲也福極者天之爲也人無法以知天以雨暘
燠寒風之序知天人無法以回天以貌言視聽思
之敬回天敬者逸之反也無逸者敬之異名也修

省也攝生也同條共本合之雙美者也請以唐宋諸臣之言反覆推演爲建極之主助可乎夫懲於忿憤者匹夫皆不見之國溺於嗜慾者萬乘無不窮之物儲其富官宮妾朝露自危山澤村墟秋毫必析愁苦上薄精神亂營而欲以全沕穆之衷養和平之福不亦難乎師古昭素之言奈何勿念也奉先思孝神是以能有報接下思恭臣是以能有沃乃或蕭歸代薦華渚何存宸禁高居晉接都

容臺集

卷七

元

廢假廟之誠棄憑翼之士遠而欲望弗祿之爾康繁祉之爾綏不亦難乎真德秀之言奈何弗念也今夫拱庭之桑非吉徵也雉門之雉非瑞應也在高宗帝乙之世皆不爲災非直不災或以過曆何則域中之有大力者王耳邈有大力釀禍實多無邈有大力履福亦博夫天何常之有向使二主者逆患而不用復過而不俊政事改爲之機失而復失上帝譴告之意傷而重傷其能登年載德令聞

長世爲商賢君乎朱熹之言奈何弗念也昔周公之言無違也叢怨有戚何民之弗和正供有則何愆之弗寡保惠教誨奉以周旋也何賢之弗親先王政刑毋敢變亂也何享之弗誠一日耽樂曰非天攸訓也何天之弗敬彼其老成忠愛先事預防譬則國醫也能辨証能紮方懸俟後世使自得其證而藥之沈疴立起矣又譬則道家言固已洞於久視之術然非捐當年之樂而從之何益於延促

容臺集

卷七

十

之數哉夫惟明主設誠而致行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德也以繩祖武以答玄覽丕基也以謠於康衢以歌於樸棧顯名也雖壽域天地可也雖然尤在於上下之交嘗讀易至否泰剝復於君子小人消長之際何憂之深也曰否曰泰上下之志交與不交而已矣不交之極自否而剝世道更何可恃恃有一陽之復可馴致泰耳故曰朋來無咎正以世道一綫之生意在此而雖潛來君子之朋

但能無咎蓋有意君子之道長也洪範省驗卿士
師尹有助焉此又錫福之旨通於易道之生生者
乎

容齋集

卷七

士

問楊子雲之言異端也曰史興而經道廢矣

夫史果爲道之異端則春秋非史乎而曰
說理者莫辨於春秋何也蓋夫子之言性
與天道子貢不得聞而春秋筆削亦曰游
夏不能贊則安見其執精而執麤也吾以
爲史學有異端道學亦有異端史學之異
端在私史道學之異端在外道自古以然
顧自宋以後益又甚矣以史言之有爲碧

容齋集

卷七

士

雲駁者有爲孔氏野史者有爲建隆遺事
者有爲林氏野史者其誣善蓋愆即唐以
前所未有也諸士能舉其畧與以道學言
之有言先立其大者有以誠意爲宗者有
言至近而神者有言致知者其同門異戶
即道學家無定論也諸士能破其的與蓋
又有爲宋史辨疑者果足以討雜傳之失
與有爲困學記者果足以扶正學之脈與

夫今之史難言之。吾直與諸子談宋事足矣。若夫析道術。漸以正人心。而專談宋儒何益。其參古今而折衷之。無勸說。

大道獨行於天地之間者也。夫史不得與道參行者也。顧丘明以來。代不乏史。而軻氏之後。世已喪道。至濂洛關閩諸君子出而標之。而世亦命之曰道學。此史學道學。執事所以稽世次而並稱之也。乃其本末亦無弗同。夫民者冥也。冥然罔覺。無

卷七

七

七

所施教。聖人者。揭日月以開其真。而進行焉。範古今以爲之鏡。而史作焉。道者。教之本也。史。教者也。其用一也。仲尼述史者三。詩書在焉。雅言者三。詩書亦在焉。春秋則史矣。而儒者曰說理。莫辨於春秋。又曰春秋之微。又曰傳心之典。吾竟不知史之與道。孰精而孰麤也。其源一也。夫史。固須學也。文中子曰。古之史也。辨道。今之史也。辨文。彼其程量萬品。榮辱百代。而非道。孰爲折衷之。夫學。固須。

卷七

七

七

史也。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彼其鍊心。以事見道。以文而非。讀史不能徑約矣。其相。通一也。是兩家者。莫不有君子。莫不有小人。莫不爲利。莫不爲害。莫善於上之相成。莫病於下之相黨。莫不以俗統而失權。莫不以異端而亂正。何也。筆有曲直。則信史穢史之分也。行有真偽。則醇儒霸儒之辨也。史之效也。善人勸焉。惡人懼焉。否則以筆端殺人。不可言也。道之明也。大夢以解焉。大惑以靈焉。否則以學術殺天下。不可訓也。有爲法受惡者。而狐史之風凜焉。其不幸也。遽於國書之禍矣。有罷黜百家者。而仲舒之說伸焉。其不幸也。挂於偽學之網矣。黨左氏者。著三長五短之論。尊公羊者。發墨守膏肓之談。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迄無完史也。上尊德性者。誦讀書之支離。主道問學者。皆存養爲空慧。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迄無定論也。夫史。天子之刑書也。天子之事。聖人不敢。

也。而曰我有罪乎。乃或家操斧鉞。人懼雖黃。殆竊
國靈者也。罪將安辭。夫聖人之微言也。聖人之
統。聖人不敢有。而曰我無知也。乃或卑此自掩門
戶。曹與。幾代人區斷也。希不傷矣。昔楊子雲之論
異端也。曰史興而道廢。愚以為不然。夫史果爲道
之異端。則春秋何書哉。史自有史之異端。道自有
道之異端。史學之異端在私史。非私史之自能爲
異端。又非私史之即爲異端也。道學之異端在外。
卷七
容臺集
五

若師春汲冢。越絕楚漢。實偏記之祖。皆已出於丘
明子長之世。然不聞其爲二史害何也。彼二史者。
託正義以流譴。秉素心以定裁。子善必信。而有微
初惡雖剛。而不吐。定哀之微。寧錯經以辨義。義皇
云逸。乃闕疑而不書。觀其并包。而衆雜網。昔聞三
五墳索。倚相讀之以爲多。自春秋後。墨氏綜之以
爲博。者無不尋以斧柯。引之繩墨。即有私史。皆機
機而操柝之矣。由此以譴史家之統。惟天子能一
之。天子失之。良史收之。異端不足患也。愚所謂非
私史之自能爲異端者。此也。昔者道學之統嘗一
矣。將爲惡人耶。曰困焉勉焉。將爲賢人耶。曰擇焉
執焉。聖人則天聰明矣。然且憤忘食。思忘寐。七十
而後敢從心所欲。則是無人弗學。而亦無人不稟
於聖人之學也。無人弗學。則外道不得作。無人不
稟於聖人之學。則外道不敢作也。仲尼沒。而
絕七十子起。而人義乖。香增沫涓之塗。過而不聞。

於是外道興焉。若莊生之敘九家。荀况之非十二子。凡似是之說。皆相望於子思孟軻之世。然不聞爲吾道害何也。彼二子者。紹附一家之遺。私淑五世之內。其脈真。故詮言絕肖。其祖其傳的。故覺世不悞。於師。兩間位育。收諸未發之中。下聖淵源。發於幾希之竅。故能叩扇啓鑰。振聵鼓聾。若索隱行怪。孔子之所憂。設淫邪道。楊墨之所據者。莫不望洋而嘆。見現日消。苟其來歸。即天包而海納之矣。

容臺集

卷七

七

雖斯以謂道學之統。惟聖人能一之。無聖人而親有賢人而接。亦不思異端也。愚所謂非外道之自爲異端者。此也。私史之日煩也。其在晉魏之後乎。有家乘。有郡書。有偏記。有小錄。有逸事。有瑣言。有別傳。皆謂之私史。私史者。史之惑術也。其言出於朝士者也。則以爲實歷而有稽。其言出於野士者也。則以爲虛中而無據。凌許之事。察士之所求也。刻核之言。不肖者之所索也。非史家之異端。可毛

雖然非私中之私也。未甚異也。以言其厚誣。則失人之科。而非舞文之罪也。以言其不根。則供笑之優。而非憎主之盜也。以言其承虛。則吠聲之犬。而非含沙之魚也。以言其淺膚。則陷凡之蟲。而非黎丘之鬼也。至於宋而遂有不可語者。讀碧雲歌。而先憂後樂。但安語耳。讀孔氏野史。而焚香告天。定欺人耳。王元之不得志於史職也。則有建隆遺事。以修怨焉。若無意於趙韓王也者。林希古黨於掌

容臺集

卷七

七

傳也。則爲林氏野史。以益愆焉。若持平於元祐諸君子也者。其設心積慮。將使修之士。棄疵於汗青。黜詐之夫。掩肺肝於白日。而不爲異中之異哉。宋臣李天性患之。於是取名臣之受誣。而酌然有據者。案而斷之曰。典故辨疑。誠史家之金湯乎。而執事猶若有未盡者何也。豈以正史之中。亦有升天。按地。上下其手者耶。亦有茹霜噴露。寒燠其筆者耶。無論魏收。伶玄之於班。掾何爲耶。無論陳壽

歐公之於錢氏何爲耶。卽原誅叢史以如鉤而薄。貧蘭臺之亦黨。何以服魏秦諸人之心。而關其口。也。且夫熙寧之事。苻離之役。宋之大關鍵也。以實錄不能正。而遵堯錄正之。以時政記不敢書。而齊東楚語書之。豈得謂私史之中。無如陳瓊。周密其人。而略無助於謀野之獲哉。今宋史具在。謂宜倣唐書糾繆之意。刊其曲筆。歸之雅馴。亦千載一快也。外道之日繁也。其在戰國之後乎。有諸子學。若

卷之七

卷之七

七

管商者。有註疏學。若服鄭者。有老莊學。若晉之王何者。有釋典學。若唐之房融梁肅者。有禪宗學。若宋之張天覺。張無垢者。同謂之外道。外者吾道之歧路也。有聖法以爲之藉。則庸聽惑有巨子以爲之導。則風尚成。遊方之外。放誕者適也。解世之紛高瞻者趨也。不謂之異端可乎。然未異也。非同中之異也。言乎其相峙。則門外之敵。而非室中之戈也。言乎其相澄。則涇渭之分。而非淄澠之合也。言

乎其相形。則榆枋之飛。而非修明之彩也。言乎其相親。則分席之交。而非學子之似也。至於道學之屯。乃有不可曉者。金縢以養性爲宗也。而欲廢格物。近於動念卽平者焉。楊簡以滅意爲宗也。而曰底用思爲。近於疑處卽魔者焉。釋之所爭者。神不滅也。江門則易之曰。至神而把柄可見矣。禪之所默者。知之一字也。文成則易之曰。良知而面目畢露矣。此皆與濂洛君子。生則同修闢里之言。沒則

卷之八

卷之八

八

其庸兩權之真。而何其同中之異如此哉。先臣羅欽順憂之。於是取諸儒之逃禪而顯然近理者。案而斷之曰。困知錄。誠正學之金匱乎。而執事猶若有未盡者何也。豈以時雨之化。亦有爲上智設者耶。豈以徇象之弊。亦有與玩物同者耶。夢寐卽白晝之爲。屋漏卽康衢之見。又何求多於靜耶。寧爲真狂。無爲真鄉愿。又何苛責於伯安耶。卽舍其完燬之益。而惟檢其毫釐之差。何以服子靜諸公

之心而奪之符也。且大藏室之老。西方之曇。二氏之真。非祖也。猶龍之歟。同世而弗攻。有聖之稱。先時而懸斷。豈以楊陸諸士。故嘗開邪崇。正者而反。座諸門牆之外哉。今諸語錄具在。謂宜於性理一書之外。總其條貫。別其門庭。亦千載前也。宋之鄙人。有寶其利鏡者。過於肆。見秦宮之匣。直洞其膽。乃自失也。此史學喻也。有學歌者。自以盡師之巧。且辭去。其師為送歸之。曲聲振林木。響遏行雲。

容臺集

卷七

七

而後轉身不敢言去。此道學喻也。雖然。今之強事史也。能皆得情乎。吾恐白簡之鏤鐫。不悟於彈官之刺客也。今之刻薦史也。能無虛美乎。吾恐滿腹之吹噓。不重於一字之華采也。今之庠序學也。能不長傲乎。吾恐處士橫而愛在君父。二氏之徒。其有解交。今之詞章學也。能守傳誦乎。吾恐吊詭勝而憂在人心。宋尹之勝。從此遂絕矣。語曰。學視者先見與薪。學聽者先聞撞鐘。此今日史學道學之所急者也。

問唐有哲人奇士。隱淪屠釣科而劉邵復推

本觀奇之繆。乃士亦何必奇。虞周之才盛

矣。無奇也。兎豈之詩。鄭氏以為野人美閭

天散宜生而作。不然豈其干城腹心而遺

之野乎。乃叔世戰爭之秋。天下果有奇士

若商人也。而存鄭九十老人也。而力能出

秦救以存魏處士也。而滅烏丸土人也。而

止王宗侃使不復洩虜布衣也。而起嚴以

容臺集

卷七

七

抗金亮下第進士也。而以空頭勅徵。其五

千解。遭興諸州之危。此其人皆個儻負才

萬不試而出一焉。猶足以修國家之急。又

往往能逃之。爵賞之外。或物色之。不可得

何奇也。諸士試按次其事而評之。可乎。宋

范仲淹蘇洵蘇軾秦觀之建議。皆急奇士

不難越拘學以搜巖穴。然觀古將相大臣

如裴度烏重胤。則既試之效矣。而識者猶

有李元平劉秩之懼。豈知人善任有未易
言者。與今方內久安。人材靡於養。養謂宜
有不測之察。舉以收嶽嶽。歷落穎脫絕倫
之士。而樂浪之役。布木輕俠。稍一嘗指。乃
天下之責四面至矣。

明詔方逮治之。以正欺給之罪。豈不當哉。雖然。懲
於若輩。而謂仲淹蘇洵諸子之論亦可一
切廢者否也。茲欲使其偽區分羣策畢舉。

容臺集

卷七

七

操何術而可

自昔謀國者。易嘗不與豪儔共功烈乎。張百目以
爲羅。是恢弘之遠畧也。乘衆尤以爲翼。是忠篤之
長慮也。得一士而制千里之難。舉一人而開衆征
之門。壯尊組之折衝。沈山川之關滯。傾不建哉。雖
然。事有同指而異歸。同情而異效者。何也。人固不
易知。用人亦不易也。與之爲有方。豪傑之士。或逸
而出焉。與之爲無方。鬼譎之士。或貿而入焉。是敗

道也。敗生德。德生疑。遂曰。天下果無奇士。夫使賢
知長往。而英雄竊笑者。必孫此矣。此之不呼。不辨
也。蓋劉邵有用奇之論。而世多非之。曰。上要用於道
用已耳。常人吉士。自古所須。絕智異能。世不多得
用人者。不出乎莫不然之數。而道乎百無一人之
行。非儀的也。吁。此豈以常人吉士者。處於才不才
之間。固機緘。謹管壘。立於不敗。巧於用短者。又
豈以絕智異能者。閃爍不測。詭故不情。吐霧五里。

容臺集

卷七

七

揮日三舍。路險若驚。與沒俱出。以人國僥倖者乎。
非也。制治未亂。謂之常人。勸相國家。謂之吉士。吉
士非奇士。弗勝。而能爲常人者。能爲非常人者也。
今天解臚理臚。剝腹滌藏。賢之奇者也。未若肌膚
之治之尤奇也。勦於九天。藏於九地。戰之奇者也。
未若上兵伐謀之尤奇也。不講於用奇之說。而但
以溫平無毒之劑。爲善醫。堅壁清野之師。爲良將。
吾不知其能終無患乎。且夫人固有一不爲少。萬

不爲多者。五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賢。倍賢曰能。萬傑曰聖。此皆絕智異能之別名也。天下之高。以爲三公。一國之高。以爲九卿。一州之高。以爲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爲八十一元士。聖人在上。百里而有一賢。則猶無有也。王道衰微。千里而有一賢。則猶比肩也。故曰。亂國之廷。無人焉。無人者。非無人也。蓋負山。則折足。視其印。固已累累。而綬固已若若矣。邵之言用奇。得

卷七

策七

策七

無意乎。昔者堯舜之世。比屋可封。唐虞稽古。建官惟百。以官不勝少。以賢不勝多。以十六族。則不能舉。以萬邦黎獻。則不盡臣。以廢居穴處。許由巢父。州伯石戶之徒。則不能致。然而謂之野無遺賢。何則。彼其五臣九官。皆萬傑之聖也。一璣衡而測天地之度。一干羽而動頑苗之格。一手一足之烈。而偃四海之洪波。一奇一偶之跡。而發九疇之秘藏。以非常之人。致非常之績。雖有遺賢焉。猶之手無

遺也。蓋其所謂無奇若此。公豈以碩膚之度。弘吐握之勤。所執贊而見者十人。還贊而相見者三十人。貌比之士者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於是得三士焉。以定天下。所龍致若彼。所推擇若此。無亦惟是天下之選。是崇是急。豈其薄收白屋之舉。爲今觀其布月令。則仲春聘名士。季夏贊傑儒。不問時矣。訓商奄則曰。迪簡在王廷。有服在大條。不問仇矣。繁九兩則曰。友以任得民。數以

卷七

策七

策七

當得民。不問官矣。麗八議則曰。讓賢曰讓能。不問疵矣。士生是時。苟有絕智異能。無不承光仰流。赴尊帝之求。而與賓王之列。能取天下。而不稱奇才焉。略眇天下。而不稱奇謀焉。直眇天下。而不稱奇節焉。熟眇天下。而不稱奇功焉。非無奇也。燕函粵錡。夫人而能爲也。雄駿不創壽於旂幟。豪傑不勸名於盤盂。無事而表異也。易乎奇。易乎不奇。奇士之有聞也。多於三季之衰。戰伐之世矣。封畧之內

莫非君土食土之毛。莫非王臣。計過憂天。義不逃
所。如此者奇。天下盡亂。無有安國。一國盡亂。無有
安家。完卵於巢。解醉以酒。如此者則又奇。鶴實承
軒。子何能戰。驚有餘食。士饑欲死。急而不之應。是
果知我也。出而圖吾君。是使失士者愧也。如此者
則又奇。生厚則安存之慮深。事苦則矜全之情薄。
以金注者惜也。以瓦注者巧也。彼飽而不飛。此困
而思歸。如此者則又奇。屠龍之術。當年莫試。失矢

容聖集

卷七

七

之壺千金可事。投藥而不禁。貨時而欲售。如此者
則又奇。名未聞於人。建鼓而行之。能已見於世。善
刀而藏之。不為爵勉。不為祿勸。以憂社稷者。貞士
之樂也。排難解紛而輒取者。商賈之行。而義之所
不敢出也。如此者則又奇。蓋執事所問。弦高諸人。
大都近是矣。方秦之襲鄭也。弦高販於周。以乘韋
先十二牛犒之。孟明日。鄭有備矣。遂甲而還。語曰。
智貴卒。力貴突。弦高有焉。方楚之攻魏也。魏使人

求救於秦。秦救不出。於是唐且九十餘矣。西說秦
王。秦王為之濟師。而魏故得無恙也。詩曰。解之懌
矣。民之莫矣。唐且以之。為九數授北邊。田疇躬耕
徐無山中者耳。不數年威信大行。鮮卑致貢。烏丸
竟受首焉。王宗侃湖廣彭州王先成與眾同患者
耳。一出奇而流亡盡出。宗侃意消。百姓得復業焉。
此二子者。無半通之綸。一尺之銅。而屹然以其身
捍大患。庶幾哉社稷之福矣。當宋紹興時。有以忠

容聖集

卷七

天

義三百人。復沂海諸州。而金主亮環攻之。不得志
者。魏勝也。當宋開慶時。有以不知誰何之卒。五千
人。保澄州諸州。而制使物色之。不能得者。張惟孝
也。此二子者。不費一斗粟。不挂一領甲。而毅然以
其身敵王愾。庶幾哉尊攘之義矣。不得為奇士乎。
哉。雖然。即敵者奇矣。而寄斥候於塗之人。何其危
也。請援者奇矣。而制國命於辯士之舌。何其無策
也。田疇先成之計奇矣。而當時之牧民禦眾者何

如也。魏勝惟孝之兵奇矣。而當時之橫門專閫者何如也。爲國家計與其養食者之善。謀不如肉食者之無俸也。爲諸子計與其生而爲亂世之奇士。孰若用而爲治世之能臣也。且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無權藉背時勢。萬不試而出一焉。猶向如是。況於順風而招。登高而呼。騁逸足於康莊。縱遊鱗於大壑。其所成就。不尤足。惜哉。故有言信義可驪。而豪傑不可學。者。蘇洵也。

容齋集

卷七

五

有請兩制大臣。客舉忠義有謀之人。邊塞武臣。求壯勇出羣之士者。范仲淹也。有謂成才不易得。而奇材最可惜者。秦觀也。有請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者。蘇軾也。言人人殊。皆欲國家收奇士之用。而已矣。乃執事傾患其若房瑄之於劉秩。開播之於李元平者何哉。善乎劉邵推言之也。曰用奇有二。尤之失。尤妙與庸庸者也。夫尤妙之人。懷不懷王者也。吾愛吾則者也。若滅若滅者也。不飛不

鳴者也。耽耽逐逐者也。望之似木鷄者也。不爲鷄鼠發機者也。尤虛者不然。乘人關捷者也。喙長三尺者也。羊質虎皮者也。鳴義矯虔者也。借叢莽社者也。鮒入鮓居者也。不滿狗馬者也。故曰尤妙之人多含精。尤虛之人多魂委。彼含精而我皮相。則失之。彼魂委而我舉肥。則又失之。而且曰使貪耶。是相於賄也。使詐耶。是相於姦也。舉盜而盜耳。舉廢而廢耳。不亦輕朝廷。薄巖穴之士耶。是故莫急

容齋集

卷七

五

於知人。莫要於善用。夫知人難也。造事者能知人。虛懷者能知人。廣詢者能知人。去謔者能知人。善任難也。禮士者能用。人因應者能用。人推誠者能用。人一權者能用。人今夫以愚欺智。罔弗察也。以私投私。罔弗受也。兼聽之言。罔弗公也。偏聽之言。罔弗私也。造事則權。度精。虛懷則藩籬。撤廣詢則以耳正目。於機則以心正耳。皆知人之術也。士故有志。不可泰也。竹谷有言。不可信也。信而見疑。不

可任賢也。能而復御不可用將也。禮士則士殉。知
因應則官任器推。誠則心齊。輪一權則手足展。皆
用人之道也。斯以萬舉而萬當也。不然。慎勿言用
奇哉。方東事之興也。蓋亦有布衣輕使。深入虎穴
矣。過而信之。則遂以爲陸賈。爲酈生。過而疑之。則
遂以爲巫臣。爲趙信。今其言多鑿空。效如捉影。曾
不得鷄鳴狗盜之用。而顧有割胎焚天之名。世有
英雄必以規。朝廷之深淺矣。要以國家賞太輕。
容臺集 卷七 呈

罰太重。資格太拘。文法太刻。自勞臣力吏。終身自
墮者何限。而况草澤之士乎。其爲沈淪可勝道哉。
夫豪傑猶龍也。寸雲尺霧。澍雨百里。則執事所稱
者是已。元平劉秩。其土龍乎。蓋又有毒龍焉。其怒
而飛。白日晦而海水立。高歡李密輩。非與好龍不
得真。則毒龍端可慮矣。

募緣疏

積慶寺建禪堂疏

積慶寺後有宅一區。是先伯之故廬。本給孤之初
地。厥考肯堂。厥子構人。都非矣。南方入定。北方起
僧。其病諸雖污泥不礙蓮花。而穢土難參香積。每
梵鍾之到枕。似得皈依。或勃谿之度垣。殊妨晏坐。
非維摩搏取三千界。乃歌利割截無邊身。雲水累
足。而不來居士。鑽眉而便去。必有布金之緣。如來
授水磨成捨宅之事。以空還空。庶子首作金湯。素
菴因而荷擔。願我同志。咸廣檀門。捐彼杖頭。阿堵
餘展此架梁。一角地叢林廢。叢林興。衣鉢宛爾。招
提游招提。宿蓮社開乎。

容臺集

卷七

玄墓造殿疏

姑蘇有玄墓者蓋震澤之上游梵天之靈境也雪
映梅花似得孤山之路泉歸蓮社如游慧遠之林
昔萬松魯一口吸盡其區今僧灌披三條悟明大
事別基既剪輪奐特典雖蘭亭故有茂林船子上
無片瓦念佛地有金尚資檀度而僧人作定反與
道謀信能傾瓶鉢之餘贏便可落招提而游宿多
材爲林不取期於一歲善因成果是所望於十方

容臺集

卷七

七

嗟乎昔也僻島窮巖尚有銜花之鳥今也朱門大
宅間如綠木之魚何則名聞既普利那而化寶坊
感應未交畢世而難弗蓋欲攝慳貪之種須豎精
進之幢不日成之吾筆非祿斯言左恭哉

古杏募緣疏

此旃檀林有文杏樹雖老僧過其甲子實古剎齊
其春秋半瘁半榮或婆羅之受記一花五葉值少
林之懸絲有僧以成法破法皆爲涅槃欲樹之捨
身分身而作佛事匠石屢顧芥柯將嗟乎未刳
瘝敗如來佛猶不免惻何以堪哉章古甫等捐布
地之數金壽參霄之百尺恒使僧不有而俗復不
有如連雞之難棲庶幾才亦全而不才亦全免焉

容臺集

卷七

七

牛之遇盲人閱樹樹閱人畢竟人能呵護復視今
今視昔直須今作津梁若也勿剪勿伐嘗存鳥屋
之思則何壞何成共證鳥窠之法矣

上海縣龍華寺建藏經閣疏

今海內奉大雄之教甚盛刻剞相望不知其數矣其得勅賜大藏經五千四百八十卷者蓋寥寥乎千里而遙曾無一焉間有之必其封望之名山如三峩五岳者又不然則如陪京與都神靈之發跡也又不然則如金焦落伽江海之奧區也乃茲海邑之在郡縣間其彈丸乎龍華寺之在名藍淨刹間其神米乎而得與於勅賜之一數譬夫幽

容臺集

卷七

七

人寒峻而與將相大臣竝膺帶礪之封豈不異數中之尤異哉雖然匹夫而帶礪也則有濯磨修飾以荅殊寵耳最爾叢林而

聖天子之法施及之則必爲

聖天子弘法弘法之要在於闡教故夫建閣以庀藏集僧以繡經作室以安僧聚糧以接衆使平原易地而勝於江山僻壤孤村而壯於都會斯數事何可一廢吾聞佛法付囑在天王帝釋龍華建於

錢忠懿王而賜藏在今

皇帝帝王之事古今一揆矣代之有終者非此方衆庶而誰望

容臺集

卷七

七

建石殿疏

近時法師有造銅殿者有造法華鐘者皆已成就
爲震旦希有功德至爲石殿而四壁刻法華經者
其事尤勝何則銅殿可欲石殿無可欲無可欲則
其傳承也壁經易讀鐘經不易讀易讀則其教普
也是爲萬緣和尚之發心余爲手寫序品第一又
以詫於諸同心者書且刻之此經此石此因此願
此爾示此悟入盡未來際無有窮盡是舉也謹頌

卷七

靈山一會可矣

重修積慶寺募緣疏

江以南列刹相望未有稱坐化菴者惟吾郡積慶
寺元壽堂祖師之肉身存焉是以得名自元至今
三百餘年矣夫以地水火風之幻軀靈光歸若而
宴坐經行之淨域風雨漂搖豈壽師護法弘誓之
願乎宿衆非至人所戀而芟樹亦後代遐思瞻祖
容者既作希有想彼敬想則此寺之栴檀瑞像即
師之七寶臺此寺之苔蘚閒房即祖之方丈室忍
親其日就傾圯而使詩人有禪窟亦銷歇之驚與
世尊亦塵埃之歎耶且其求易供其出易核無王
珣捨武丘之千間麗蘿擲湘流之百萬證明功德
有壽堂祖師良足起信非若他方興作始則建鼓
而招後乃空華不實敢以詫於檀施者

卷七

重修新橋募緣疏

范龍圖詩云一倖危於葉旁觀亦損神他時在平地莫忘險中人余頃度費水之新橋頗念斯語觀其柱欹材朽無風自搖承足之處支離不屬垂垂欲墮剎那失足便入魚腸吁嗟險巇乎危哉彭祖懸絙而觀井王陽望棧而迴車尊生之人不過此橋過橋者復不念險中人當誰望耶余故稍爲捐貲且以諭於同心者

岑臺集

卷七

七

飯僧疏

淨土卽禪也飯僧與放生卽淨土也離饑火得正命食非飯僧境界乎離怖畏得意生身非放生境界乎本迹雖殊不思議一也是故飯一僧與供養十方賢聖等無有異活一生與度盡恒沙物命等無有異兩者剎那運心與盡未來際永不退轉等無有異在修淨土者弘願深悲植此德本耳靜方禪師之說彌陀經也諸檀越之飯僧以百計放生以千萬計也此吾郡之現淨土相也吾聞優鉢羅花千年一開花旣開矣各檀越勿生退轉心以圓此果可也余請先登以導焉

岑臺集

卷七

七

化佛燈疏

迦文佛坐道場四十九年不說一字慧度僧造藏
經五千餘卷不替一錢蓋衆生現行具有恆那之
因而法道流通或當時節之至於是怪貪錫破勝
果圓成婆羅向東而榮貝葉從空而墜矣嗟乎永
嘉欲粉骨粉身以酬恩永明欲皮紙骨筆而繕寫
況於捐此朽貫續佛智燈寔人天之福田豈衲僧
之家具然而顛倒見無難遭想有情耽世衆委用
容臺集 卷七 聖
慨等泥沙事涉法林護錢不啻腦髓將使閱百蹂
旬無一經徧四天下無一藏矣凡我同志勿受邪
因若也祇樹孤園仍見黃金之布地庶幾吳門匹
練忽見白馬之追風

募齋疏

法輪未展先展食輪十萬八千人俱遊香積土雖
然人人喫飯不曾咬一顆米是名不住相布施是
名真法供養廣上人發願如是如是

爲劉居士題疏

昔有龐居士擲百萬於湘流今有劉居士破家散
宅行五千藏於赤縣神州其友不必簪綬而惟天
親無着之相求子不必祿仕而以探微道子爲胎

容臺集

卷七

聖

謀行無人損心與天游富可使貧深悟無常之理
化而無怛當乘大願之舟

題古潭疏

三峩高出五岳秀甲九州震旦第一山也余嘗爲
僧書云五岳之外峩岳最高六度之中檀度爲上
蓋以先施者今日爲古潭舉之

重建虎丘禪寺募緣疏

虎丘禪寺者大吳勝壤西晉名藍爲王珣捨宅之
破荒亦支通買山之小隱龍官鶯嶺與雲日而蔽
虧易革衆飛極人天之鉅麗蓋形家以衆大取小
故南朝四百八十寺爲最尊而釋子以弘法付僧
故竺典五千餘函其恒轉者也盛衰相禪成壞本
空始

睿皇帝己巳之年罹鬱攸氏丙丁之燬曆元初屆

睿聖集

卷七

七

陽九再逢突如其焚嚮邇不戢長者反風鮮應徵
君嘆酒無靈聽經石鏡貯千頃火雲可中亭無恙
一方明月丹霞全提正令若一佛二佛之可燒趙
州橫肆宗鋒謂木佛金佛之難度堂堂像設莫抹
頭然訛訛開提懼懷腹誹疑護法之神通汗漫使
太乙之定數堅半生退轉心斷皈依種矣余聞而
訶之曰是何言與是烏知佛恩之廣大佛戒之密
嚴與何以言之今者八紘之內一紀以來遼蒞則

獲偷未剪黔巫則干羽猶賒骨以澤量燐多夜爛
而惟是吳水吳山晏然樂郊樂國豈非沿蕭梁有
漏之果熏衆生慈善之根佛寶法寶應蓮宇以紹
隆刀塗血塗際棘林而跳出寧得護以及此何戴
天而忘之耶若乃茂苑長洲舊是管絃之地樓船
簫鼓慣爲游冶之場晨鐘夕梵雜釵釧聲鮑肆屠
門溷旃檀供諸輕垢罪註梵網條歲月滋深天龍
續繼出鼻災而傲衆委焦土以爲師契經云共業

睿聖集

卷七

七

所感者非耶夫共業所感者仍須以其業消之譬
夫因地倒而因地興反手雲而覆手雨奚必待身
爲牀座徧三千有若個地布金錢先四衆鋤其穢
而淨者現舍其舊而新是圖天火有同人之文澤
火有華故之象祝融肇清涼寺境在人移毗耶室
香積邦土緣心造則三十二相重瞻善逝之真容
五十三叅復開彌勒之樓閣矣慎勿銖銖兩兩斯
泉府之一毛故當剎剎塵塵奉檀門於六度援毫

前導扶目觀成謹疏

容臺集

卷七

七

銘

原心亭銘

銘

三才未分渾淪一氣氣本靈虛則鼓天地天地有心惟人攸寄圓顱方趾含陰抱陽中有王者巍巍堂堂經緯萬行綱紀五常人各有心心無形相焦火凝水隔膜蔽障非心本初如鏡現相像本不有鑑常自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虛非罔覺應不失宗以靜為心心不屬靜喜怒哀樂寂於真性體焉

容臺集

卷七

七

牢猿溺增躁競以動為心動即屬情欲也無涯聲色縱橫隨波逐浪醉夢生是以學人識心為要既識真心觸機是道體相非應神化非妙何以識之心有靜時靜而忽忘不及思維未發氣象於此可知既已知之存養省察活潑潑地常惺惺法習而安焉先登拾獲亭揭原心至教是存銘以志警丹書竝尊

犀角銘 爲王圭叔觀察

非熊非羆厥獲維犀利用行師非金非玉厥觴維
角大斗斯酌文武孝友執訊獲醜形兮咒魑燕喜
則有叔作寶尊章帝之佑有酒如淮有福如酒王
氏子孫永保受

附復書

明公文武忠孝世濟其美往者絕鯨波劇虎穴
廓清三韓撫定邛樊有存與國拓土疆之殊勲

容臺集

卷七

七

而饒人蔽之未耀於光明天用錫公殊物以彰
公之功此疑者角也無謂玩物吝吝冥冥其中
有精若照鬼之鏡驅山之鐸公輔之刀除毒之
劍濯河之璧記事之珠龍濱之墨自公佩服以
來必有鬼神潛衛吉祥咸集而公不自知者陰
符經曰食其時百骸理以爲如意乎手食也以
爲假山乎日食也手食目食執口食親乎琢之
爲杯日飲醇酒數斗必收刀圭之用以堅報主

之身何則蠱之蟄下聚於足犀之炁上聚於角

犀與蚌不同類而其採吸月華則同蚌得月則
珠生犀得月則紋生皆通電之物也曩聞之劉
大夫在海南見一犀觥等犀也而實之以酒浮
光晃耀跳九盤摩晝輪紅而夕輪白劉不解卻
之借此大叔夜之失石髓者也犀角度二尺以
上此自犀中龍剖之必有奇治以爲杯寧待邀
明月明月自貯楞嚴所云十種仙人有堅固日

容臺集

卷七

七

月而正性命者公坐進此道矣公若曰吾趣向
宗乘十種仙人法塵影事未足當吾犀辟也則
請以觴借野叟爲一日之用野叟試其何如杯
銘應敬作數言則游方之內者也

天然几銘

南海之南輪囷離只棲鶴也雲騰致致雨其生也
不知幾千年其來也不知幾萬里君子所憑能勝
則喜

詩

二十八宿寶硯記

龍尾之質鳳池之凹端州東井昆吾寶刀真如鬼
角質如牛毛神藏鬼護余也實遭其紋柳浪其韻
雲鐵不砥而平不危而高月尚圓見斗轉星杓如
玉有筍如琴有軫非鸛鶴來乃璇璣本如手之賦
文心是引石室參羅雲臺可準婁明雖瑩混沌詎
損昔余東壁子虛長楊爾不余拙亢彼臺章今身
容臺集

詩

思

像贊

定光佛像贊

木佛不度鑪金佛不度火四大所和合孰是真法
身定光是何人幻形亦常住水浸浸不爛火燒燒
不着父母所生骨堅固如金剛或名長耳僧或名
宗慧師游戲大神通而依寂光土以依寂光故無
把茅蓋頭莊嚴此道場坡公猶欠事有修檀度者
見佛亦非難錢貝不唐捐人天成善果

容臺集

像贊

手

大士像贊

競伽利內古如來又何毫端現寶臺欲識大悲真
面目十方鐘鼓普門開

十六羅漢像贊

獨有一尊者過海不赤脚更着何物行初無一物
着

佛贊

火眼轉法輪象王無轍迹欲知不二門無智亦無

得

達磨像贊

依經解義三世佛窟離經一字即同魔說佛魔俱掃是繫驢概曠然無聖解語非舌瞻對師容少林永鉢

飛霞大仙像贊

文皇本同時胡濛奉詔肯旁求江海間歷紀徒爲爾忽自關生面云類純陽子虬鬚而鶴骨雁肥

容臺集

卷七

聖

稍異耳清都故翔翔塵世亦觀止鏡光因像現鐘聲隨叩起飛霞若可攀頂禮首重稽

希夷像贊

白驢入華山劍客心已了猶嫌愛睡歌不如一宿覺

緱山王太史像贊

冰壺方絜玉尺鎮淨介不崖異知不比周參今如春蕭今似秋畫地而蹈虛已以游履盈若隆疾惡

如仇振衣千古檢鏡九流胸蟠錦繡腹貯瑱丘單

辭月旦尺牘天球氣削鹿角聲動螭頭鶴鳴子和

克紹箕裘舉前周後國論家謀無子牟戀懷杞人

憂不朽著述秀甲九州平視元美齊肩用修若相

門之有相則贊皇忠宣之儔吁嗟乎修名既立大

命不猶將託豪翰寫神照終愧於道子與僧踪

奉常沈日峯像贊

東海鍾靈婁多耆碩公也後起先民時式方絜冰

容臺集

卷七

聖

壺持平玉尺不競不綵有孝有德

神祖端居益嚮相隔天官子部升沉靡測姚江高

邑克舉其職公出爲三聲光奕奕勁骨冲襟朗鑒

淵識周踐望卽星霜數易爰從民譽首正選席抑

躁懲貪表微揚側砥憤柔情冥鴻健翮老漁成怒

我道正直瞻日雲霄初承蘿薜挂簾創采息交掃

迹蘭剪方悲梁傾見追簞仕花封民農洞晰澤國

不單弊罔不革或尸而祝或社而餼入赫程材以

克貢藉髮下收桐璞中辨璧寸昏標薪焉國柱石
文苑循良不磨史冊傳神寫照索隱探賸身無私
藏半銀寸帛口誦白華目迷赤仄君賜爲養親顏
以懌甘霖之進厠綸之滌尋常稱孝度越千百億
忝維桑從游交戟月旦子將玉山叔則音容雖杳
風義如覩豹變之一班可窺虎頭之三毛或益

馮少墟像贊

事舉鶴骨靈囀鳳鳴德符清鶴正氣秋澄萬物同

容臺集

像贊

五

體一介必矜白玉絕類朱絲爲繩茂叔之胸中灑
落子輿之壁立峻嶒聖脉獨契開學大興自南自
北如車指路橫說豎說如水建矜其隱也太華增
而重其出也黃河忽而清豈待形求於巖野固將

金鑄於

帝廷者耶

施奕之像贊

有序

奕之爲七閩大將軍之從子少從將軍學

書劍已復解青律盡其妙理吳中老宿往往
往避匿以爲弗如然又携陰符一卷日箋
且誦嘗以訓兒絕口不及琴棋筭柱間冷
淡生活欲有所用其未足也兒十三善劍

類

施於東海蜚孤甲族武漢馬援樓船楊僕將門有
將知足之足自隱於聲若沉於陸絲不如竹竹不

如肉天籟入韻清豁蒲谷出塞入塞之歌大雪小

容臺集

像贊

五

垂之曲惟殺奪之自如知雅歌之可續能走胡騎
於秦差能挫秦威於銘筑有兒墮地氣吞牛劍舞
崩奔弩逐鹿乃知壯夫弦上之聲如道者桑中之
宿吾安得以伶師琴友而目之哉

守溪陸隱君像贊

是廣額而豐頤爲有道之腴是自裕而方袍則隱
德之儒于思戰張若抵掌當世而便便之腹又可
容數輩而貯群書人以爲受計倪而揭向朱我則

欲進君於松陵笠澤之間而與俱

陳允餘像贊

何然而不肥以不食五侯之鯖也胡然而不癯以不齋千里之糧也以爲任俠豪而常守其括囊以爲禮法士而常遊於醇之鄉蓋君家有孟公有仲舉而立乎其中矣

馮忠襄公像贊

吉甫文武張仲孝友佐 帝中興象天北斗立

容臺集

像贊

立功可大可久堯階指佞虞廷代狩禹鼎伏姦秦
匪照赫神策天閑宜左宜右彤矢登壇金章繫肘
斤斧寬綽昭蘇枯朽挽童牛鼻扼風馬首戎清於
莽鳳鳴於阜仗鉞臨邊素書夙受熊羆桓桓公侯
糾糾刁斗秋閑邇來夜走出將入相應揚旌負營
丘尚父召南詩考誦彼賈餗堅苦守宰賴訂謨
以驅小醜釜銘五熟拒錫二齒彌山帶河周前轡
後虞庇萬間被覆九有黃裳元吉白晝無咎神宇

摹清情田寫厚營海其目補天其手信社稷之元臣而韓范之爲偶者耶

海道人像贊

頭陀刻苦材人滿灘以清心游翰墨海米顛之絕伎可追玄度之家風猶在

覺虛師像贊

有序

覺虛開堂吾郡北禪舉揚宗乘以佐講經

人得聞所未聞及讀雪浪此語乃知曹溪

永鉢信有所自

像贊

身

永鉢信有所自吾嘗論法華以貪起教疑

嚴以疑起教華嚴以疑起教雪浪每首肯

之覺虛於此必不疑也於其行贈之以言

虛非不覺是覺亦虛太虛同體無欠無餘伯繇難

貌海墨難書洞下兒孫其解此者與

題延生像贊

長松落落白石齒齒座談玄臚哉士

夜臺禪師像贊

歲在甲辰夜臺訪余南屏諸書勝書三於
五臺曰金色世界於我峨曰銀色世界於
補陀曰琉璃世界丁未又書離垢世界以
賓九華先是丁酉余游九華有題額三大
字寺弗戒於火而余書獨存似有緣令師
之屬余書以此乃其意已在此四世界中
矣今其投身大海蓋與琉璃世界相應也
因瞻遺像潛然贊之

容臺集

像贊

聖

假四大以成身還四大而莫斯斯造化之通民非
覺王之所訓惟其生也若浮故其死也若游原以
水而入水乃在流而返流不受通於四山奚妄認
乎一漏枯情座於沃焦之土而盡壽於壺閭之洲
嗟乎普化搖鐸而入雲吾師拾筏而蹈海末後一
句希奇精彩龍王順風而迎象衆望洋而駭滄溟
之水皆立金剛之體不壞清涼山上脚頭寂滅
海中得自在

諸德祖像贊

阜門安隱燕市藏名驛人劍客書史墨卿五雲彩
筆五岳豪情太丘之道自廣季布之諾不輕躬昂
藏而玉舉神瑩徹以霜清雖能摹其形照而安能
寫其心神

得岸杲公小像贊

萬像森羅內有茶星應真方廣乳花蒲餅是甘露
藏是幽蘭馨德能使消老可復丁道與之貌天與

容臺集

像贊

之形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拉陸鴻漸而遊趙州
之庭

沈華齋先生像贊

先生之少也周貧給乏而耻言治生先生之壯也
含真葆和而善譚長生先生之晚也灰心滅質而
卒歸無生嗚呼其斯以為華齋先生

周虞卿小像贊

溫乎其度爛乎其衷奕如搜句思詩有覆恭功尚

書期會曾不顧名岳遨遊道不窮

盧原甫像贊

原甫自號珠江漁父既替弁卷首復爲題

之

元氣爲舟才情爲舵泛學海之茫茫遊驪淵而得
路絳簑青笠製荷芰以相參空釣意釣棄陽鱎而
不顧賦心故楚澤之騷狂態乃桐江之故

題蔡道寅小像贊

容臺集

卷七
像贊

七

井丹商紫季野春秋外晦內明人貌天游啓期三
樂孫公四休寫經成篋退筆成丘無心道人髮
緇流是以欣然而常笑浩然而忘憂其鹿門居士
之儔歟

環溪居士像贊

素封之富富於錢刀心雖薄之亦足以豪學士之
富富於經史亦既兼之不爲羔鷄其居也一息而
千秋其游也無無糧而千里易得嘯鳴見家政之

肅雍詩詠振振樂子孫之蕃祉實市隱而天游非
說鈴與書肆

塵隱居士像贊

此余丁亥年爲平湖馮季山先生贊也甲
午先生已千古贊所謂東方避金門者竟
不及酬今爲欽仲甫書感慨係之矣

神儀靜適韻度矜莊其志則潔其行則芳乃絕乃
錮骨辦肯堂孝友立家既稱萬石兄弟競爽亦曰

容臺集

卷七
像贊

七

季方覃精素業標異青箱賦三都而籍甚抱連城
而未償下澤欸段得少游之間曠園林山水類仲
長之徜徉方且結羊裘而著書於竹徑行將侶曼
倩而避世於帝鄉猗歟人能畫先生之色澤我能
畫先生之肺腑

周公美像贊

斯人也吾見之彥輔之室矣此其避人而耐老者
耶吾見之季長之堂矣此其贊經而顧曲者耶吾

見之金馬之門矣此其歲星而甘否者耶吾訪之
若溪之濱矣此其釣徒而華屋者耶豪於酒癖於
書隱而文俠而儒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跡盡史
能寫其外之癯而不能寫其中之腴

吳江村像贊

圖書焚門琢玉雕金人食以耳汝衡以心璞中剖
璧變下賞音帶耶瓚耶風流可尋昔人陶隱居云
不作無益之事何以悅有涯之生處癯似爾之癯

岑臺集

卷七

七

其知爾之深者耶

施沛然像贊

陶弘景麗安常註百草汎三航惟沛然之頡頏青
雲器白墮鄉肱不必三折而眼可見垣一方儒耶
仙耶吾安得而鑒其藏

沈海情像贊

其研四聲高八咏者耶其醲白酒留回仙者耶鶴
骨雖癯桃顏則腴其鹿門襄陽具列仙之像者耶

澄源上人像贊

欲堅精進幢先披忍辱鎚天日舊衆衆耻爲兄孫
賣求劍似刻舟一漚見全海貌悴而骨剛願力終
不改

孫儀展像贊

白眉最良美髯則賢謙謙君子豐宇自閑曰恭曰
儉不敢爲天下先方踵星辰之履忽廢蓼莪之篇
人謂君以世祿之家燕處超然我謂君以無涯之

岑臺集

卷七

七

智將結爲大年

丁南羽像贊

布惡私交式取不啻以諾以輸君則取之好義生
風緩急詎辭冠則如箕飲不盡厄人調其尙爾固
吾困和同禦寇百難斯舉人瘠於錢爾癖於書若
友家草萬石之餘遺範如存芳聞小謝蓋生而爲
德於鄉沒而可祭於社

喬方伯像贊

卓爾道骨冲今素心濯濯冰壺皎皎玉繩有千仞
翱翔之氣而守之以盈有百鍊不折之才而御之
以誠文武是憲夙夜惟寅其謀國也先機於蒿艾
其居官也後困於積薪木也懸車惜哉千城廉鑑
一書作我儀刑

劉松野像贊

使道而可告則人莫不告之於其親然佛之言大
報恩也在皈依三寶而染慈親以歷劫之難方松
野之守師承誠檀度而自比於韓朱之外臣也且

容臺集

像贊

七

不知寒山爲何如人及其四山相遇一念迴光而
曰我立寒山則已超之乎去故而即新蓋疑而信
者爲龍華之廣額信而疑者有淨土之迷津此其
間之相去曾何止於隔塵芥自以爲寒山而吾以
爲龍華之後身惟是還今之客川終爲易簣之正
因一家春鳩幹盤前諸贈言也爲朱子提綱而說
法亦爲居士寫照而傳真

艾有之文學像贊

艾有之文學余門人也其爲人坦中無競
外落拓而內行醇至與人交傾蓋如故久
要不忘人樂近之性不喜問治生游跡幾
遍天下所得橐中裝隨手散去環堵蕭然
常自謂當以樂死竟阨下壽身歿之日家
無餘貲所藏者特余書畫數種其子長春
文而體檢不愧王謝風間出遺像相親

容臺集

像贊

七

然笑語可呼也因爲之贊

同塵和光鞠躬履方不爲理窟不爲智夢不陶糠
糗不謀稻粱土木其形龍鳳其章于思華元殊毛
謝卽標格與會雲上霞翔其人雖往其儀不忘肯
以化鶴而戀亡羊碧落空空昭星煌煌已游八極
當歸泉香

吳周生像贊

心樂名山門有喬木行既亢宗惠能收族教念本

源枋修祠屋若堂若封埧膏增積廣水爲梁荒年
爲穀背破五車筆盈五麓豈惟耿封君之素貴蓋
亦步韻士之芳躅

姚五山像贊

時游畫中山雅有戶外履元方難爲兄季亦難爲
弟

潘泰鴻像贊

淵然若坤嶽然若侗家聲世業今德孝恭純其

容臺集

卷八

墓誌銘

茲綽有父風寄情簪組樂志雲松座上客常滿尊

中酒不空其斯爲泰鴻之德容

門人

徐士宏

容臺文集卷之七終

容臺文集卷之八

墓誌銘

墓

墓誌銘

墓誌銘

封簡討少微許公墓誌銘

海虞封太史許公爲諸生時京山李本寧先生序
其集行於世矣後十有三年而長公太史屬不佞
昌爲埋誌讀其狀多序集時所未盡者敢按次而
論之曰公名某字某自號少微居士厥先有貴一

容臺集

卷八

墓

墓誌銘

公者始居海虞貴一生子安安生怡晚怡晚生功
功生某某生錕錕生神武衛參軍汾是爲秀峯公
之考也秀峯公家擅素封豪奢自亢族有訟其田
廬爲未析之產者旣判不直業有贖藏邑中乃賂
書史且滅其籍無已又盡燬通邑之籍而以爲公
罪拷掠備至公不誣服搜其家家人怖散并失公
所在無何而直指下微都佐覈其實事得解乃公
密情隣導夜走百四十里效秦庭哭爲直指哀憐

也當是時公年未舞象邑人稱為智童孝童云弱冠補博士弟子即早帖括博雅好古冀為當世鉅儒其學各有師承經史學得之趙文毅公陳莊端公經濟學得之曾魯川公而趙公子玄度陳公子抱冲皆藏書萬卷公與周旋久揚挖甚習漁獵古今貫穿時務凡山經地志與河渠水利農田兵制無不精討前後邑宰如江夏段侯試士發策皆時事之要士莫置對公風簷條議燭跋請續鑿鑿

容臺集

卷八
二

中竅段公擊節歎賞目為臥龍邑數困於無年征輸不屬段公患之公請履畝相視捐其積逋裁其羨稅而復葺其騰圖以時擇患段侯以扁舟偕公相度邑中利弊犁然縷舉見諸行事言不及私也藍陽耿侯喜談名理尤善韻鈴公與上下其論聲氣莫逆嘗密迎公詢武侯公陣法亟稱得未曾有郡伯朱公禱雨有應試士以甘雨賦公援筆立奏賦一千三百言似出夙構郡伯大奇之每多士於

郡縣有所開陳必推公前為致辭無弗飲衽長袖善舞多財善賈為是耶趙文毅公里居有元咍之訟乃青衿子始奴事之後叛之者諸子衿少年連數聚黨以不降費序為辭莫為趙公明者公獨目官於衆曰左祖非類不為費序辱乎與二三正人自於臺察宵行露宿罔有寧處趙公即世玄度孤危益莫為助力公聲罪討逆義無旋顧奴子以靈辭求解公叱之自是左祖者手足俱露昨舌匿跡

容臺集

卷八
三

及於正法公力也公雖公正發憤乎然不隨人作俠郡伯周公庭朴士士群起而踴試院擲果中郡伯有背公伏首揮翰如故或激之曰公乃素剛何怯也公曰男子故當有怯時即亟携伯仲深入西山已而諸臺果大索群譟者亟公以先遠莫之害及當事移怒於盧廣文將切責之公乃授袂起白學使者曰難非邑始禍則邑受李代桃殢固已寬矣又波其師不亦枉乎必爾則諸生請俱黜學使

者義之并廣文豈不問其忍事先幾又如此公屢
蹟名場豪氣不挫迨長公成進士官庶常迎公養
宦邸公駕而歷齊魯燕趙之墟吊古懷賢翰墨間
作過常山祠北岳處謂一統之世不當仍石晉之
舊移祠於渾源古也卓疏且上不果長公邸中門
清如水公衡氣消盡虔修白業焚香跏坐以持佛
母咒放魚鳥爲常每有勝日游行郊關覽官闕之
壯麗朝會之填巘興盡而返歎曰京華之夢止此

容臺集

卷八

四

矣而世何入之深也時趙玄度以秋官郎入朝公
與握手道故不勝感慨未幾玄度客死姻家爲難
旅櫬幾不得還公揮淚經紀喪事復竭歷絮侮歸
其骨師友深情生死交誼不愧古人矣先是癸亥
冬皇子生大慶覃恩公與元配某孺人例及
封典待時乃給長公以甲子春授館職公得封如
子官已而長公銜命封楚藩已而竣於事方奉
公命行營孺人之高敞而公不待矣哀哉公至性

孝友多所收恤不治家人產而爲友朋謀區畫周
悉甚於自謀秀峯公田廬既於終世公坎塲赤貧
家無儲粟而落落軒軒無可憐之色食可兼數人
饌而或累日不食不言饑寒距城一舍獨有所思
獨往獨來蒙犯風雨涉水不避門者熟知狀輒爲
啓鑰或無所寄宿巡簪而行莫知所之暑月寒窓
好集子孫談古今節義事泣數行下京山先生摸
寫提親入微矣乃余反覆公之遺事若有所得豈

容臺集

卷八

五

其以魯連爲師者耶平原之事公所謂排難解紛
而不取輕世肆志而長貧者魯連矣魯連年十二
而挂田巴之口公幼智同史稱魯連好奇偉倣儼
之策談笑却秦縱橫百折公雄辯又同若以文論
則聊城一書豈思光所敢望公之宗尚吾知其爲
此不爲彼也京山先生謂公合於張思光者有五
余擬公於魯連亦然蓋非楊雄之反駁猶束皙之
補闕云爾銘曰

虞山茂業懸龍門談公振奇道乃尊豹駒鴻鵠起
始嗽飛霜之哭雪戴盆無雙江夏何足論詞源浩
浩渺無垠逸氣噴蕩幅原坤匣中佩劍秋水痕龍
淵烈缺相吐吞以冠苴履清流渾群輕折軸白日
昏摧其角距披其根人網人紀風所敦立義不解
酬人恩有懷石畫康世屯謀野歷歷磨磨言飲不
盡樽貽哲昆九苞符采高騰窳紫泥丹詔露華溫
輟車北指依帝闕摩娑秦篆魯嶧樊高歌澆酒督

卷五

詩八

六

亢村景先老筆獨闢上林羽獵夕藻繁珠書貝
葉涉其藩木雞氣守游德園胡爲歸來厭世喧乘
赤豹今驟玄猿靈爲箕尾度奎垣怡然委順歸化
元龍撫有奇離磻磻大招天問耳不煩佳城埋玉
雙瑱璠過而拜者碑可捫悖史徵實永勿謾

封少司馬吳來儀公墓銘

往余與少司馬吳公同肄學北雍也時大司成田
公甲乙多士而余兩人受國士知游日驥因問兩
尊人何狀皆抱風木恨矣每相欷歔泣下曰古人
有親沒而三微七辟不就者吾兩人獨何心而事
應舉哉第朝家今甲得追贈所生爲地下光寵故
不能自割耳已相繼成進士余浮沉宦路三十年
司馬公歟歷中外杖中丞節奏最贈其尊人爲中

卷五

詩八

七

憲大夫四川巡撫都御史母贈恭人復自請告起
家納言與覃恩會載贈其尊人爲通議大夫通
政司通政使母方恭人贈淑人而不佞昌亦承乏
春卿徵恩馳贈得追隨司馬以酬昔願於萬一司
馬猶以罔極之痛余有同心從塞上授簡昌使志
贈公墓中之石昌義不得辭也按狀公諱應道字
自明別號來儀居士唐左臺御史少微公之後世
居休寧之長豐里始祖太乙公領元總管之職國

初遷桐城十一傳而至公自髫髻有穎異資授之書即上口贈通政儀亭公絕憐愛之嘗曰神太用則耗何況稚子雖就外傳多有暇日其執經家塾者十之三耳公既弱冠稍悟學殖易落韶年不再乃奮志力學寒暑靡間嫻於帖括色澤高華學使者天臺耿公有人倫鑒補博士弟子頭角嶄然有昂霄之勢而以試宣城遭疾歸在歿法中時司馬公生九歲垂絕之日公手摩其頂而謂方淑人曰

容臺集

卷八

八

汝無憂後事有此子在吾爲不歿矣善事二尊人汝食報無涯也言畢而瞑得年二十九耳哀哉追其遺行則太公一嘗遘疾顧天請代醫禱服勞禱不解帶太公六十陳牢醴以奉之集親賓以娛之季路負米之孝也述其遺文則有長誥云所憂非憂貧所憂其可休處處凌九霄行行成深溝是茂先勵志之詩也假令嗣其年力三不朽事豈顧問哉長材厄於短晷英風鬱於促齡此司馬所泣盡

而繼之以血者也雖然嘗一鬱而知全聘若司馬公之傳人焉照亦何止額上三毛而已銘曰
陳氏之後華胃縣縣以任得民自歛而宣鍾祥儲社誕此名賢雲生泰嶽江出岷川有孝有德旣陶旣甄筆花燦燦腹笥便便福謙可信佐善則愆欽不盡尊潛乃躍淵龍門亢族麟閣凌煙朱旂獵獵紫誥箋箋是衆父父是大年年何造物之尚缺終食報以得全爰述太丘之行以題京兆之阡

容臺集

卷八

八

黎平府知府葛川喻公偕配王恭人張恭人

合葬墓誌銘

穆皇帝登極之初臺省奉 詔薦天下孝廉之以
行誼著者三十餘人於蜀則有若趙公願吉來公
知德而葛川喻公寔爲之冠云喻公者今侍御公
醒拙之府君也侍御以視漕至江南按次府君之
遺事屬錢太史立傳而以墓中之石屬舊史不佞
昌銘不佞昌習侍御不敢辭公名應台字秉符號

容臺集

卷八

十

葛川居士司寇月梧公之從孫也公生而母王孺
人有異夢蓋高僧再來之祥及髫髻即夙慧異凡
兒每獨寐喃喃覓絮絮不輟司寇公奇之曰吾家
待爾而大豈吾四十年宦路不欺之報乎甫十餘
歲喪父賴長兄別駕公應考者遵遺命撫育倍至
公亦奉別駕如嚴君孝友之聲決於閭里里有兄
弟訟產者廷辨不相下有司折之則何面目見喻
氏兄弟哉訟者息爭而去甲子登鄉書與弟之仲

子思恪者同上春官是時司寇壽躋九十猶及見

一孫一曾孫成名直盛事矣公事司寇公最久司

寇公有震隣之儆公獨身侍衛相依爲命雖風木

銜悲竟承先志馬萬曆庚辰中周公子義本房副

卷首謁選得漢陽令蓋楚大夫蕭公叔有輩雅重

公因請主爵云公治漢陽以廉善騰譽兩臺薦剡

無虛歲既就徵授廷評尋議改御史公怡然不屑

日擇官而仕無爲也在大理執法明允稱文無害

容臺集

卷八

上

陞南虞部惟稅杭關人謂翔途公無膏潤齋厨蕭
然若應高僧之夢也繇虞漕出守黎平不數月歸
志浩然投簪命駕酒社詩盟石氏下里門之步鄭
公題通德之鄉七十考終福驛集當代完人如
公無幾矣公生嘉靖甲午二月十四日卒於萬曆
丙申得年七十有七公配王氏贈孺人繼室張氏
封孺人頃以季子 贈贈公晉中議大夫兩儒
人並贈恭人公 漢陽士民追思循吏請於

學使顧公祠之名宦蜀之學使杜公亦采輿論祠
公於鄉賢蓋司寇公與別駕已相繼尸祝而公復
相從饗於孔廟之側祖孫兄弟咸列祀典喻氏積
善之慶未有艾也合葬於城北石寶山之陽銘曰
惟神不滅惟生有自孔釋手携祖孫世濟謝氏芝
蘭孫家荆樹令德孝恭夙標其譽處養潛龍出觀
馴雉不艷要津而安冷署乃佐度支乃司關市我
心如秤臣心如水五馬專城知足知止桐鄉遺愛

容臺集

卷八

七

太丘表里尸而祝之榮哀備矣義方所貽澄清繼
緒公侯之後必復其始不朽者名終闢者志殊石
幽墟載筆惇史冷冷素飭垂芬千禩

中書舍人許玄祐墓誌銘

過市里不入許玄祐園林猶入輶川不見王裴也
玄祐致身清華如司馬相如吾丘壽王而恬退好
道蕭然有物外之致乃其歿也以哭母故遂成死
孝士何可以一端測哉玄祐諱自昌其先友岳之
胤宋淳熙中有自江右尉哭江者十餘僎而遷市
里又四傳為郡幕怡泉公以孝友好誼聞於鄉邦
即公父也公配沈儒人舉子不祿卜遷得陸太君

容臺集

卷八

三

實生玄祐玄祐少有奇表廣上而豐下少讀書即
好漁獵傳記兩漢四唐之業築倉而藏之飲食其
中不屑屑為經生言既遊南雍登覽江山志意抒
發四方名士皆折輩行與交顧數奇屢脫京兆試
玄祐慨然河清詎可俟哉而以爲吾二人憂遂謁
選得文華殿中書浮沉金馬日以揚扈風雅爲事
輦下豪賢之會坐無事公不樂也玄祐居邑邑顧
不自得亟請假歸侍部憲公夫婦相敬聲氣宛然

孺子慕也而代郡幕公爲德益力歲凶則減半平
糶屑粥療饑所全活甚夥凡里中徭役最劇者率
身任之不以煩桑梓先後燭責券無數本年產益
落然族屬故人之以緩急告者未嘗不捐歲入應
之也玄祐既負勝情又以閒居奉親治圃葺廬水
竹宜適杖屨相隨養志甚焉而自整神情恬隱殊
蚤客有以驅車諷者輒笑曰池頭鳳何如海上鷗
五侯鯖何如千里尊哉與玄祐交者吾邑陳徵君

岑臺集

卷八
誌銘

七

景陵鍾伯敬山陰祁夷度及不佞輩咸樂其曠逸
花時柑侯命駕相期雀舫布帆間集梅花墅下開
簾張樂絲肉迭陳而微窺玄祐意顧曲還舞總借
爲萊絲娛者迨郡幕公捐館舍沈孺人繼塲窺園
之日遂以少也惟斯夕侍陸太君起居稱藥量水
不能刻畧離左右已太君病脾度且不起即有以
身殉之之志預爲戒勅諸子微及後事家人方訝
其不祥及承諸神氣諱恨已不可爲猶旬旬成喪

以勞毀卒之前一日里人間有旌幢導從喧闐
於市者爲徃生之驗云玄祐性剛達雖生長紫封
不問奇贏子母事生平以讀異書交異人爲快所
居與陸天隨故址近爲別養構祠祀之刻其唱和
詩他如盛唐名家集行世者多出其授書命西
方歲期出世名僧靜士客與徃還而內行蕭索動
循矩度事寡娉褚氏終身如一日厚嫁姪女過於
所生屬續之前猶以娉節被旌爲博額實上至

岑臺集

卷八
誌銘

七

邵醫流涕以死奉母如玄祐死生皆無憾矣當玄
祐有嫡母喪乞余文爲誌墓中之藏去此幾何而
其孤元溥復以陳徵君狀乞銘玄祐有如歐陽公
所嘆方從其遊遽哭其死以爲身世一大悲者然
玄祐多子孫皆有雋才平泉樹石可保無恙而青
細之學昌顯於世者孝子不墮天意固可俟也所
著有秋水亭草唾餘集楞齋詩草楞齋漫錄生卒
詳狀中銘曰

其仕也爲親而不祔一命三釜半綸不易溫清其
歿也爲親而不難一殉相見黃泉唯諾必應是其
以近臣爲隱人而以才子爲孝子者耶聞史狀之
國史銘之誰曰不信

容臺集

卷八
誌銘

六

別駕澄源潘公墓誌銘

始余讀顏氏家訓其所以勗有造迪吉康者詳哉
乎言之也及觀魯公家廟碑奕世載德繩繩繼繼
靡非聞人乃知佳子弟即爲賢父祖門第之高有
以耳海上甲族自潘恭定公後重賢聲肖其聞人
更僕不數而恭定從子有別駕澄源公者又恭定
公所素奇爲國器者也公有聲太學久不得志於
名場乃應詔入贊拜大官丞所署內法酒故多

容臺集

卷八
誌銘

七

乾沒公有心計輒瞻其弊尚方器物向用瓦缶公
捐俸稍以銅鉛代之且絮爲令所省不貲堂庫出
入年久耗損數百金巡使將按籍彈事勲卿攢眉
無以應公憤有嬖價視金克額得免吏議處脂膏
不自潤而所全甚多其才優幹濟皆類此久之擢
汀州半刺居溫州公之喪服闋起補慶陽地屬邊
徼專督軍餉中嚴約束給散以時將士悅服府
有悍卒訂其長公援律治罪凌士之風爲褻止

馬甫兩月奉檄攝郡篆廉平不苛儻而布應泰邑士民交頌比入覲事竣公已倦游賦歸舉喪公歸而秦人之思更數載不替祠相鄉而碑現首也宰俟以一第重哉先是溫州公之歿也公獨侍湯藥仲氏遠宦季尚冲齡公封識遺案即一符一履不敢私啓衆有持均分之說者公力卻之推以予季壬人莫得其釁焉變器喧爲雍睦有以也邑有踐更役諸從兄弟爭相訐公直代有其鉅終其身不

容臺集

卷八

九

自功大都以儉德厚道斤斤自將室無姬姜奉鮮華侈所至郡邑大夫皆重之若江右劉黃門作令時就公問政信其不欺東郡畢大司農司理時爲公發姦多其不較即有武健吏中先入語始未嘗不耽耽而後竟心折也公有僕楊仕從嬖翁家來賴公貨行貨江淮間驟富以終訟鹵楊族乘危攫其藏不盡不止或言公曰如楚弓楚得何公曰奴不吾負無過亂門是矣公所居直學官之陽諸生

陳言上官當毀其壙以廣學官之路其詞不直賄泉可已公慨然曰世有舍宅爲寺者矧學官乎吾何愛於家術衆亦無以難之也識者評公孝謹如萬石君惡聞人過如馬文淵未嘗減否人物如龐德公柔和忍辱如張公毅言言不愧矣壽躋八十高朗令終諸子若孫皆以文行才美濟縣官之急豈非盛世完人哉公曾孫余孫增也稔知公生平而銘之銘曰

容臺集

卷八

九

仕不必崇班要之營職隱不必深山要之寧極旣柔且謙師聃與易閨門肅雍鄉里矜式蓋無懷葛天之民而恭定公之遺則

沈高士公路墓誌銘

天啓初年禮部奉 詔移文海內求巖穴佚才有
所纂述可爲 實錄用者所司以聞於時附麗而
起者其衆兩都九卿之署各自修誌誌成其秉筆
者各予官郡倅或中書舍人而江以南大雅之士
如沈公路臺使者張公式廬表宅欲以光茲邇公
路傲然不屑曰方有幽憂之疾未能從也比余人
朝而大宗伯閣中林公詢吾鄉勝流某某輩余覽

卷五

墓誌

字

其姓名公路在焉方謀削牘而黨事起高木風搖
無論繇藥矣林居以來慰藉相屬今年公路已彌
余賦詩爲壽又作草堂圖比之鴻乙而公路已彌
留不及見嗟乎公路剗采逃虛遂狷介之性似靜
者其結客振窮挾湖海之氣似俠者其憤世放憤
奇聲色之游似達者至夫沉醉竹素營校尋魚聚
可汗牛藏無游靈斷簡必續僻事能徵又今之博
雅君子也然而坎壈盛世奄忽逝波宅相僅託於

陽元血胤竟同於伯道不亦可悲哉公路所交善

惟婁子桑李長蘅兩君子狀且傳而其子穀似泣
請余誌墓中之石曰治命也何忍辭公路名弘正
自其十二世祖都遠守楊州始遷蘇右郡城之烏
鵲橋已復徙嘉定之青浦爲江東之沈六世祖思
善以好義表其間曰旌義子輔娶於瞿夫頗篤孝
直指請於朝表其間曰雙孝有四子修職卽槩其
季子也槩生嚮嚮生應元世以耕讀亢厥宗而應

卷五

墓誌

字

元之子太學生昌德字叔懷者最著則君之父也
君生而岐嶷至性過人年十六文藻騰發華亭故
宗伯唐文恪公誦其行卷大奇之曰此我輩人也
叔懷公課子嚴君已弱冠猶欣然受杖無迂視居
母喪三年柴毀不御酒漿族黨咸嘖嘖稱孝子孝
子云爲文高朗自喜調與時背三試不售二暨相
侵遂絕意制科之業頗以稱詩爲事所著蟲天志
小名錄枕中草爲世所賞譽詞客酒人坐上常滿

即有旬貸未嘗以囊溢解嘗僑居餘文陳太僕子有與定忘年交後以論文失歡客有與君爲難者余嘗諷太僕曰兩賢豈相厄哉太僕亦悔然君自此與海上聲跡都絕矣歸於邑城有水石竹林之勝尊楚書畫之賞客贈以東坡雪堂玉印因顏其堂曰春雪賦詩亦命之雪堂集志所存也君嘗自謂富於黔婁健於叔寶詩於長吉雖復五男不有聽之冥數子姊之子曰穀似更有遺命以叔

卷八

墓誌

墓誌

父昌國之長孫並繼宗祧書籍田廬分授有緒蓋困於市義死之日家無餘貲云穀似秀而文足繼君之素業將以此月二十一日奉公之柩葬於江灣之先塋元配孺人李氏先一年卒別有誌銘曰昔白香山之池上詩云有水一池有竹千竿有書有酒有歌有弦者貧士不能致之夸士不能安之力能致之心能安之者公路也膏以明煎身隱則天全火以薪傳稱詩爲大年豈羨千百歲之頑仙

不爲五十歲之樂天乎吾嘗銘王公大人之門要以亟稱無愧者惟若士爲然

卷八

墓誌

墓誌

程柳汀隱君墓誌銘

太史公曰陰陽家言使人拘忌而多畏自宋時賴文俊董德璋以青島之術著於歛而歛之慈親孝子楊於禍福之說行營高敞數十年不能成一兆域者而素封之家爲尤甚信乎以金洋者僭也程隱君柳汀八十時其子繼志走幣四方求酌者之什再易歲而以世父參知公之狀乞余墓中之石且以墓期告是所謀在地下不在地上者其孝可

卷八

墓誌

五

念也程之在歛者皆著姓而汝川之程則自唐中丞漢始宋時則少師公有洛水集行於世數傳而爲文和文印之子九峯鄉里稱善士有丈夫子七人長爲隱君名灼字見甫自號柳汀習見家世修計然策牙籌之與親駟儉之與使非其好也乃從掌故家游繙經問史義於還業九峯避之柰家賢非君不可而君自度不能克學更修息吳越間鮮有遺策自謂用其所短反以見長蓋出納存乎高

下在心者垂四十年而子母錢與六弟共之一贏

一縮截然分授歸於至平雖童奴厮養無有腹誹

居稽者友于貽矣祝黃門石林作令時行鄉約法

察舉君以爲約正里中有疑事每以相質君不任

受德不受任怨而至於緩急之際密有幹旋或捐

索解紛終無知者故有長者之譽其理家也永不

重帛食不兼珍禽蟲之屬不忍恣刀俎以供口腹

儉德如此而作宗祠建書院不惜鉅費以成壯觀

卷八

墓誌

五

至書院名九峯令昭示子孫知嚮之輟學非九峯志也君之八十也余友陳眉公徵君爲撰仁壽堂記君讀之曰仁則吾何敢知聖學小善適者獨疾者藥亡者積力猶可勉哉子孫無以老耄而失我時以告我可也嗚呼假令司命者多假之以年君之爲德於鄉者寧不與遐齡並暢耶生卒婚嫁之詳具狀中不復贅銘曰

染與淨何常游世有遺德雅與俗何常質殖有儒

家政以孝友成人見其老而彌劬富爲仁義附猶惜其生之有涯

容臺集

卷八
詩餘

天

王隱君墓誌銘

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通一經近世士人一事佔俾何能復問家人產且耻言耕况買乎有佳子弟能服賈爲父兄勸學此孫武三駟之法所謂一不勝而再勝者也武林王見石先生有三子皆負雋才先生既屢躋棘闈以食貧故不能一意竟學於時仲隱君長跪請願爲家督持門戶修什一之息以供朝夕年踰舞象即以買起家見石先生始得將

容臺集

卷八
詩餘

天

長公季公跳身就四方都養之維揚之海上之大滌山中下帷攻苦不及顧先生舉明經季公亦對大廷登甲第蓋至季公迎二尊人祿養京邸而隱君如弛於負擔世稱樂有賢父兄寧知子弟之能成其父兄若此可謂豐年穀矣隱君名國柱字君奉別號間菴系出晉始興文獻國初孫暨陽徙錢塘世著隱德七傳而爲雲石公博雅慨慷振人之急千里誦義是生見石先生隱君則其仲子也生

而有至性得膝下歡初割產僅田十畝會見石公
有女弟無以爲嫁憂形於邑隱君輒鬻所受田治
粧宗黨服其孝義友愛伯季二女弟終其身無間
言同舍生歿於他州訪其遺孤時加周卹戚屬有
乘儉歲而操券以窘隱君者亟償之比家既饒與
相窘者數見曾不舉前事以重其愧即季公顯貴
里閭皆屬耳目於隱君無若夫已氏之子改玉改
步何隱君顧夷然故吾檢押若寒賤無驕氣也他

容臺集

卷八

元

所焚券掩齒設粥施餌長者之事不勝書而武林
述其爲內弟沈無回孝廉經紀其家政令一意竟
學稱天下士乃在無回七歲時心許之類有鑒裁
者士大夫或難之矣見石公壽躋大耋祝觴無幾
何捐館舍隱君痛欲絕凡三日而不起猶令人掖
而就苦次死孝哉純孝哉隱君雖常布而修處士
之行其緒言餘教以爲文學克家等孝友家聲方
來未艾可傳已也

姑蘇許狀中銘曰

有以樂其親不必其榮也有以榮其親不必其躬
也貧有所不辱滿有所不足此之謂荒年穀而豐
年玉鬱鬱佳城千秋吉卜

容臺集

卷八

元

墨林項公墓誌銘

陶隱君論書曰不爲無益之事何以悅有涯之生
世無達者鮮知其解其構李項子京平公蒙世業
富貴利達非其好也盡以收金石遺文圖繪名蹟
凡斷幘隻行悉輸公門雖米芾之書畫船李公麟
之洗玉池不啻也而世遂以元章伯時目公之爲
人此何足以知公元章論書以端明爲畫字蔡卞
爲得筆伯時故游蘇門蘇助之羽翅黨事起尊負

卷八

詩八

墨

之一从一生之際豈有達人之觀哉子京夷然大
雅自遠權勢所與游皆風韻名流翰墨時望如文
壽承休承陳淳父彭孔嘉豐道生輩或把臂過從
或遺書問訊淡水之誼久而彌篤此外則寧狎飛
鳬弗親軒蓋郡守某以年舊請見雖復倒屣殊乖
鑿坏爲數日不怡其介特如此先是吳中好古之
家浸尋疲于勢要搜括公以翰墨徜徉竟厭世不
爲他嗜以故廉者不求貪者不顧人以是服遠識

繇斯以觀公之賢於元章伯時不已多乎公名元
汴字子京項之先汴人也以扈宋居秀胥山里爲
甲族自襄毅公以來七葉貴盛有以孝應令長葛
者曰綱綱生贈吏部郎銓銓有丈夫子三人長上
林丞元淇次東粵少參篤壽公其季也少而穎敏
十歲屬文不難究其家學已念贈公既背養而太
宜人苦節即仲致身王塗不遑將母吾寧以青氈
故重遠子舍乎於是絕意帖括顙奉太宜人色養

卷八

詩八

墨

親自浣滌終身孺慕少參公忠孝大節公有助焉
公居恒以儉爲訓被服如寒賸如野老婚嫁讌會
諸所經費皆有常度至於贍族賑窮緩急非罪咸
出人望外曰吾自爲節縮正有所用之也戊子歲
大稔饑民自分溝壑不恤杆網公爲捐廩作糜所
全活以巨萬郡縣議且上聞半讓不應終不以爲
德市間巷聲有司重之公雖蚤謝咕嚕謂祖父
遺經堂構斯在不欲令其亦知達生之趣有六

子各受一經嚴爲程課猶子孝廉夢原六齡失母
海備至孝廉蔚爲名儒而諸子彬彬皆不愧王
謝家風云公誦山水學元季黃公望倪瓚尤醉心
於倪得其勝趣每作縑素自爲韻語題之書法亦
出入智水趙吳興絕無俗筆人爭傳購初稱墨林
居士皇甫子循作墨林賦以貽之晚年意在禪悅
與野衲遊因感異夢更顏其齋爲幻澤且手題枰
檗比於司空表聖之誌生壙者洵稱達人矣憶予

卷八

詩錄

聖

爲諸生時游樵李公之長君德純寔爲風學以是
日習於公公每稱舉先輩風流及書法繪品上下
千載較若列眉余永日忘疲即公亦引爲同味謂
相見晚也公與配錢僊人歿數十年而次君德成
國公不朽焉余以余之事余受交公父子間不
可不謂知公者何 文辭他若生卒姻婭之
詳子姓曾玄之屬 生行狀中不復載錄

易著謙吉老稱儉寶執藉高明而甘枯槁執乘素
心而事幽討今游古初神傳象表越山嘯傲長水
潦倒清虛之鄉達人所保有嗇其躬施及國萃有
和其容藝窮文巧歟何如生大夢獨曉向平猶惑
彭祖爲天史銘諸幽聊識其小舟壑之藏壑曰可
攷

卷八

詩錄

聖

徐豫菴隱君暨配王孺人合葬墓誌銘

澄江以徐氏爲里族自其始祖木中以布衣奉
高皇帝命使蜀辭官歸里朝上高之賦詩送別爲
國初盛事本中歸而出粟賑卹爲德於鄉及至歿
也當世名公若魏文靖王文端胡忠安葉文莊輩
皆摹範銘誄語無虛美人書深刻傳布海內大江
之南以碑板不朽先德者繇徐氏風之也數傳而
有豫菴隱君及仲子弘祖復能修本中之業以高

卷八

墓誌

七

隱好義稱弘祖之母王孺人八十餘違養將歸隱
君之藏匍匐五百里請余銘不忍辭按狀豫菴公
名有勉字思安贈光祿丞柴石公之第三子十九
罹父喪伯季六人以射覆法析產公一再得正室
乃讓於伯兄而自居東偏之曠土是時家已中落
與王孺人拮据終息竟復舊觀園亭水木之樂甚
適也或勸之以營生孺人不應蓋公性喜蕭散而
益厭冠蓋微遠之志固素中丞楊問卿侯司諫皆

周親相善時訪公公固匿避以疾辭亦無所報謝

其雅致如此中年傷足不良於行晚而爲盜所苦
疾作卒不起僅得年六十公有三子伯仲皆王孺
人出常與仲子弘祖居仲子好遠游所至必探幽
窮勝傾其獨行嶽嶠之士然每結束行裝則有戀
戀趨趨之色孺人察其意慰之曰吾幸健善飯足
恃耳男子生而射四方遠游得異書見異人正復
不惡無以我爲念故仲子足跡幾所謂州有九遊

卷八

墓誌

七

其八者孺人成之也隱君不事織書其屢而復振
所拮据修息者靡非謀室之獲已多泛宅之游孺
人望衡築室令無垂堂虞季子弘祖生孺人字之
不啻出入腹隱君卒先一月謂孺人季吾孽也若
授產勿得視兩兒孺人不以爲治命舉田廬典分
之甲子歲授米千石錢孺人命仲子出粟以活饑
夫歲數十石仲子念孺人所居湫隘將改作鳩材
矣孺人聞募碑在風雨中散使斃而垣焉又辦祭

田數十畝倡族人享祀嘗有所感憤同家孫質之
青陽張氏入門見其家無長物有素風則喜恭人
躬紡績則又喜既而計部君自拭藤床恭人自進
茗饌益大喜竟忘所白事歸歸而疽發於背俛頃
竟尺醫云是疽非憤極不成非喜極不散今發矣
當無恙後果然其虛懷服善識大體學士大夫所
難也孺人有兩孫以學成列賢序孺人嘗同仲子
之子卯孫勗之曰民生於勤勤則不匱今里媼之

容臺集

卷八

三

林下風此如萊頰鴻妻雅稱偕隱可以傳矣生存
姻婭之詳具狀中銘曰
布衣之豪勳
九關家聲不泯餘仍孫市交客滿隨朝昏乘車戴
笠氣可吞夫耕婦織素業敦不爲卑門爲鹿門幽
人坦坦真足存龍蛇既厄孤鳳寡善作善成胎穀
繁寶慈寶儉合道言風雨如晦雲雷屯半榮半瘁
同一根中分後合干將村管形鬱鬱照墓門

容臺集

卷八

三

處士宇溪陸公暨配張孺人合葬墓誌銘

余既爲亡友叅知雲臺張公銘玄宮之不矣公有遺文狀其仲姊及宇溪公公子超越皆遊覺較負儒聲問業於余即雲臺志中從讀書吉州二藐孫也翁媼葬卒既久虛墓石若有待余不敢失亡友之誼乃無辭操筆按狀公姓陸諱瓊字思佩別號宇溪世爲錢塘北郭里人諱基者生敬敬生華華生政政生水村公論代著隱操水村公有三子公

卷八

墓誌

三

其仲也公生有至性八歲喪母居哀踊如成人時島夷寇起水村公納婦稚於郭獨身跳伏視廬舍公登陴凝睇偵知寇退乃始敢進食既習章句頗敏絕人以水村公不樂儒去而習計倪家言甫當戶事水村公偕繼母買得其歡心喪父如喪母喪繼母如喪父時哀踊也撫弟妹備極恩厚蚤敦伯淮之愛長而析箸非其意已公雖心計服賈而士行丙夜篝燈縱橫百氏博洽如經師出與里中兒

論難皆屈服去里兒以是日擯公會有殺人當道

者所棄屍乃公家匠也縣令駟呼適過之無賴子遂以誣公兄弟公慨慷中雪不數日而事竟白諸兄弟人人人才公倚左右云江陵相當國量田議起公應縣教董其事下令以旬日報竣公側身胥陌目送手畫不爽銖寸悍長吏不能難反優獎之公自是始得脫踐吏與張孺人專爲家也未明起視誠獲率作視其勞者不食視其下者先業益拓又不規規什一常貸賈人金數焚責券一語許諾即赤手丐千緡與之無慙色有於某驟歿公撫其幼子迄於成立方某者欲實它力未給也而有遠行託公市之公如約有誠公此美宅何不自取公笑弗應俟方歸即推予焉降沈叟素德公欲以田園賤售公峻謝之沈坳而恤其娶有加也王生構於警幾陷重辟公捐貲出生行從不責報也今陰遣採訪按里中衆某某疑聞之臺使者採風重公德

卷八

墓誌

三

望從容延問公爲極辨脫三人於死卒不令其入
知也其敦樸重俠類如此公爲儒不卒獨好與儒
者游張孺人能識公意咄嗟治具閨中若無音響
以是公負賢豪間聲益遠孺人生名族姻內則諸
訓家世豪舉而翁性儉樸甫迎車牽即勅新婦不
得張樂入門乃易椎布操作而前尊章大喜事繼
姑賁莊甚處妯娌如姊妹和氣照映佐公襄大事
勸合程範析產非公意尤非孺人意也當公主量

容臺集

卷八

五

田事鄉胥縣吏以千指集其家晝夜旁午孺人爲
椎牛致酒勞問勤苦人人滿意去歲時伏臘輒手
織縹錦躬炮甘炙以貽太安人撫愛諸弟時偕公
爲經紀門戶故參知仙仲得高意木業浸達貴顯
焉公既憐愛幼弟家溪君欲令治儒孺人曰是辱
而少神何可今獨同堂盛哉位公調護卒愈痼疾
他若迎外邑無以錫公倡義儒人無不應者檢校
管鑰嚴而有體胥二子就傅伊吾聲不兩夜不休

孺人歿而公忽忽不樂稍縱意詩酒間時戚然有
良友之嘆奄忽數年竟亦下世余讀叅知狀而悲
之然公夫婦可謂能行其志也內行整潔慈風穆
如使公生前代必首應孝弟有道諸科列婦德於
少君孟光間又何愧乎手投佳種旋獲拒芭雙鸞
對翔兩段齊薦儒効彰灼斯其應矣公嘗有興作
巨斧斧從梁墮葛衫中劃而庸埋無傷無賴子鬻
田於公迫負官錢賸毒衣帶至公所索聚公飲以

容臺集

卷八

五

酒出好言慰去之他所爭攘久公益有天幸人以
爲盛德之報云年月姻婭具列狀中銘曰
冀之畝恭如友阜之應肅若組唯德符如鼓桴以
鳴厚同絃奏山輝華川媚珠翠哉藏澤不渝

龍安府照磨怡泉許公元配沈孺人墓誌銘
甫里之許埒於素封非藉世貲也蓋謀室而獲焉
先是許公之翁媼以家難廢箸蕭然貧也自沈孺
人爲冢嬾不愛簪珥俾耶幕公用昌大而賈逐什
一之息而家乃大饒或曰孺人有心計躬自操作
與僮奴同勤苦亦賴有天幸舉無遺算斯二者孺
人有之而非其所以造許之繇也家之將興必有
內德相夫子以慈孝友恭而得全全昌有保之者
矣按狀孺人沈氏崑山里人幼有慧性父母憐愛
之爲擇快婿得耶幕公笄而歸許能絮修灑奉事
嫜稱孝嬾時許翁多宿逋收責者叩關而呼無以
應翁有窘色孺人謂耶幕公曰此家督事也色養
之謂何於是翁析產耶幕公請獨任逋不及季季
以此得息肩家亦起而不兄若者每當無年意不
能無少望耶幕公周予無算而孺人更以妯娌情
陰醜季婦無床第感蓋終季之世靡許語嗟乎婦

言是用友于道缺許氏之友愛也以用婦言更著
非家之祥乎孺人生子既壯不祿耶幕年將艾且
莊孺人殊無意及副笄藉令孺人牽於帷房之愛
不爲宗祏計即財雖與衆共之非所以長守富也
孺人則爲求良家子得同里陸翁女飾以進與之
相得甚歡已而舉中書君孺人爲解襟抱懷中屬
毛離衷不啻也時其寒暑調其飲食視其藥餌爲
之度管鑰者若而年自執傳而授室而孫子婚對
而賓客酒醴乾餼無間細大孺人是供即陸孺人
無所加其愛孺人年六十七中書君徧走海內名
公若文若詩若傳若序爲母壽人謂中書君孝無
與比實母慈所感也孺人成其夫孝又成其子孝
可謂賢也已足宜銘銘曰
先民有言孝衰於妻大岳之後潛德有齊而室不
谿而情不勢而熊是尤以愧彼牝雞珠不玄室而
史爲之題

許伯上配鮑太孺人墓誌銘

故太保新安許文穆公以純德素風刑于門內家法之美爲當代士大夫所稱方其立朝已悼亡哭子而厥有成之者其長公配鮑太孺人實以冢嬭代爲家督云嗟乎盛衰之際人所難處也文穆之榮哀太孺人身閱之矣當其鼎貴不以盈及其殄瘁不以輕非以其能持盈故能定傾耶彼鬚眉男子憑藉光寵至使其父兄不可以死者矣何輪閨

容臺集

卷八

三

帷婦太孺人於是乎賢矣太孺人生二十七年而許長公沒誓以死從絕粒不食文穆使保母諭之曰殉死易撫孤難請從其難者太孺人執志不回自經者再絕粒者又六日文穆呼天而泣再遣保母致語曰亡子之孝嬭之所知也老人身半枯矣而忍重悸之手有親不能養而遺以身後憂亡子不顧矣今日之事所謂死重於泰山者也嬭其易慮庶存孤以安我太孺人迫於義奄奄床褥間泣

謝始進粥糜終三年不絕哭積哀成病數溲殤死至三孤成立而自謂可弛於負擔也太孺人雖無年抑有不欲盡其年者矣令甲節婦非六十者不得旌其以子貴馳封者亦不得旌太孺人格於令弗被旌也諸宗親乃私謚之曰賢節而不佞昌文穆門下士且受交於長公者不敢不以文辭而誌之曰

容臺集

卷八

四

太孺人者鮑氏名靜華撫州倅獻旌長女贈中書舍人許伯上之元配太保文穆公冢嬭也太孺人大父贈工部尚書季賢公與文穆交善爲婚媾太孺人年十六而歸於贈中舍公鮑故大家治裝甚盛文穆雖通藉汪夫人猶然荆布也太孺人即去綺紈以儉素事汪夫人時軋軋間機杼聲矣文穆公家無負郭仰奉入以瞻宗親不足又耻爲句貸太孺人曰仕不家於官嬭豈家於裝哉出裝具以爲二尊人資斧其知大體如此太孺人事汪夫人

甚孝常一日晏起汪夫人曰日可中否太孺人自是雞鳴盥櫛問寢汪夫人即汪夫人夙興莫能先太孺人也汪夫人有茗具索之不得或謂失之新嬾所則戒左右勿復索太孺人聞之但謝過不自剖也後竟得之他所汪夫人服其有量汪夫人疾太孺人衣不解帶侍湯藥者月餘以身爲禱家人爲之感動馬文穆携家宦邸既喪汪夫人令太孺人與娣姒通司中饋時減獲非素御皆凜凜奉程

卷八

婦人

四

姑息從事諸孤每筵中暮歸或受荆楚必問所蹂或以書法不謹句讀不習爲秉燭危坐從旁課之必得當然後就寢諸孤有過必令侍兒設匭具杖跪而責之旁引曲諭俾自知罪而後捷之每捷未嘗不呼贈公而哭自咎其不能教也諸孤至無以自容痛自懲艾蓋仲子已服官太孺人從之宦邸猶數數規其言動督過如兒時諸孤恂恂如處子不隳其家聲微太孺人之教不至此太孺人治家

卷八

婦人

四

寸其撫王夫人遺女如已女皆以端操貞靜儀之
既出閤皆能執賢嬪道矣里中婦洪氏者喪其夫
時起居太孺人與居閱月輒感而自矢曰嬪人再
譙真禽行耳終不離太孺人左右京邸僦居相傳
有妖祟遠官貴人無弗移避之者太孺人命弗移
終亦不爲祟也太孺人素不佞佛當其喪贈中舍
時所謂瀕於死者家人已治後事矣一旦不藥而
蘇遽呼侍兒問曰適白衣女卽自何所來乃倒瓶

容臺集

卷八

哭

中甘露飲我耶蓋大士默相云太孺人拍舟之節
皎於冰霜動物感神不虛矣太孺人就養北征之
清涼而病革猶端坐呼子若嬪諄諄戒勉俾歸而
傳語遵奉遺訓預定化期不移晷刻幾於委順者
太孺人沒時享年四十有八子三人抑太孺人之
賢故自天篤要以文穆公之清邵若締故太孺人
式其儉贈中舍人孝謹若慶建故太孺人習其
恭而諸孤之若若謝之玉樹王之青箱故

太孺人益閑古訓襲美彤史其淵源遠矣是宜銘
銘曰

人之壽年惟識所持同於壽者壽亦得之懿彼賢
節豈與壽期爲死者孝爲死者慈寄生之身捐之
若遺不則今之鮑太君與昔之鮑太君何修短相
越之如斯吁嗟乎是惟相門之女師

容臺集

卷八

哭

王母季太恭人墓誌銘

吾郡母德之賢垂耀彤史者更僕不數而最著焉
包母楊太孺人其兩子俱稟慈訓以忠孝大節爲
名侍御徵言懿範天下莫不聞至今而有王母季
太恭人者與之匹不惟三珠並耀二方競美次公
陳臬於雄藩季公含香於比部其家門之盛世德
之美與包氏同而微言懿範百年再見是固史家
之所當採者况重以孝子之微言也按狀太恭人

容臺集

卷八
誌銘

哭

太學孟巖公之女母曰秦孺人其始娠也王父憲
副鴈山公夢鳳翔於庭厥明占之宜誕貴女生而
婉靜不凡女範女紅過目即脫口成誦脫手成剪
襞鴈山公休沐授以孝經內則諸篇及史書賢媛
事輒持記不忘心益奇之孟巖公之游太學也與
毅宇王公同研席交善遂締朱陳之盟以太恭人
歸毅宇公之第三子是爲贈中憲孫林公敬姜和
鳴之繇果不虛矣毅宇公易衣世業高自標置交

容臺集

卷八
誌銘

哭

無塵雜獨敦禮經師督課諸子靡晨夕輟家駒千
里尤目屬贈公贈公口不言錢手不握算自太恭
人入室則內政井井米鹽出入皆有記注減獲受
成鮮所乾沒贈公得以肆力於學籍籍黌校間謂
巍科可芥拾而數奇與歎名心漸薄太恭人恐損
樂生之趣時時慰解之又廣其意曰吾視君豈長
貧者考作室子肯堂一身也且君已作達吾子安
得復爾於是贈公無厚業矣太恭人乃以辦兼珍
而營夏屋修毅宇公義方之訓有過無不及焉太
恭人嫁時簪珥珠璣盡於修脯居然荆布妝飾趾
鳴環盛歸閭無忤色謂佳兒可恃也贈公孝行無
與比太恭人善成其志姑憂孺人病額天請代既
已垂絕得少延毅宇公困於焚券豪於傳觴太恭
人擊鮮召客不聞勸恥促毅宇公既貧而無憂生
之嗟以此至於孝奉尊章迎養母秦孺人與姑季
孺人之歸何司理者恩禮備至贈公嗣造所生愛

勞均一三當周親振窮憫乏惟力是視尤聞德所
難也次公癸丑成進士廷對服官季公以已未成
進士太恭人各有手書以清白慈儉相勸慰副兄
弟既免贈公之喪依戀膝下不作魏闕想太恭人
曰兄以此爲孝吾少讀孝經不日孝始於事親終
於事君乎憲副兄弟奉命惟謹是以單車就道而
不意大期忽至風木銜悲憲副陳臬奔自鹿泉水
部銜文奔自象郡各以畏此簡書缺然含飲爲終

容臺集

卷八
誌銘

手

天之憾而太恭人以教子親成君恩浹被比於
包母之遺際有險夷之異焉故含笑入地也余爲
諸生時與吳廣文者會文於贈公之家塾時贈公
猶未升稱爲同社小友去今四十五載而復與憲
副兄弟爲同朝爲姻戚既誄贈公而又誌太恭人
雖蒲柳之木彫而盤日之難稱矣是宜銘銘曰
清淮世澤有聞必先既叶鳳卜克成象賢名爲伯
鸞之婦而何以薦蓼之逢年名爲義方之母而何

以纓綬之璵璠舟方泛而藏堅劒欲合而歸淵繼
包母者彤史祚王氏者青匱

容臺集

卷八
誌銘

手

祝母陳孺人墓誌銘

余父祝堯封舉孝廉三載矣蕭然營食不治家人產也泣謂余曰先慈陳孺人自爲女而乃爲母畢世而與貧俱何瘁也忍言逐貧而吾母之賢有暗合女史傳多可書者吾母陳氏陳之先世有隱德而樂善公多賢豪之游爲最著其家故不貧也再傳爲東山居士惟不造事困於徭役產日挫旣捐館家益蕩散不能守先世之舊廬孺人與寡母

卷八

墓誌

五

形影相弔雖處艱危嘗有以慰母意令忘亡者無改度孺人以十五而歸我父外祖母張力不能治養具吾母以荆布錯綺羅珠翠中若有以自異者無蓄縮吾父少即習賈始採茶情禹航山中嘗經月一再歸繼以單舸走吳楚間微殺貴賤嘗經歲一再歸賴吾母持門戶無內顧即折閱助以織紉無室滿祖母鄒孺人性嚴卞御子嬾易爲譙訶吾母莊事有節無失散吾祖治家嗃嗃子弟使人各

一藝每始旭耕者春者讀者走日中者食指動數

十皆仰給中饋母惟婦操作入厨治餽咄嗟立辦無廢事不肖旣就外傳奉母訓如嚴君伊吾之聲畫於壑而暮於寢也有以屬句賞余早慧者母却之曰勿以驕兒志即先祖父母含飴相憐母益以游惰戲淪爲誠無小慈鄒孺人寢疾吾母與伯母陳更番入侍母衣不解帶者浹四旬每中夜起撫摩扶掖親滌中綸久而愈無勸色母以故善病以

卷八

墓誌

五

哭余祖父成瘵不治彌留之際從容布席從子禱間稽首以不肖屬伯父母曰陳氏書種在此子矣此子也才惟伯氏之賜子也不才惟伯父之望願卒子之乃命不肖跪而進杖不肖伏地泣不止正色曰死生命也若不忘吾言吾且不死奚泣爲於是日二篋授吾父其一皆含歛喪服具也蓋怡然委順無怛化孝廉之述母大畧如此而孺人生前歿後可悲可憤之變尚難更僕數也中壘蔚宗所

載孝婦賢母何讓馬嗟乎祝公父子世年什一孺人獨信詩書之可以亢宗庶幾哉斷機畫荻之流且於寵辱死生之際有士大夫所不能自持者孝廉之不醜窮亦猶孺人之遺教乎孝廉又泣而謂曰昔吾外王父樂善公與吳文定交善文定嘗爲修譜而顏其居曰灣陳世家吾外父死且不朽今何以不朽吾母非一片石哉於是以狀授余余讀之不勝嗚咽蓋三輟編而後竟嗟乎祝母之下世

卷八

誌銘

五

以三十四先慈以三十六其貧齊同短折又同生無五鼎之食而死有半通之綸亦何解於中天之恨哉惟是孝子之請不忍虛也乃叙其槩而銘之曰
若或嗇之富貴而康其身則殃若或畀之端淑而滅其家則祥身之歟則已足謂女中有類子家之祥子之以

太學侯庵何公元配馬孺人墓誌銘

何孺人者馬氏太學侯庵何公之配余友紹興司理士抑三畏之母也士抑以壬午舉於北畿自後屢上春官假蹇一第每歸益發憤著書及甲辰念孺人春秋高冀蚤沾祿養俛而謁選非其志也選人才士抑得紹興大郡士抑以板輿御孺人如郡邸出理案牘入浣厠膾日告平反幾何以娛七箸孺人則稱引古義勗士抑以邁德德之康富不以三尺養交今部內有含冤者士抑謹奉教大起平恕聲直指使者薦於朝輿新典會法當有非時之褒焉兩親榮而太孺人翟車弗蒙直須時矣乃竟中譏以考功法調官他郡太孺人聞之無愠色且力疾而慰士抑曰吾子之謂不辱親矣是夫守法之驗也聞者謂士抑爲能官孺人爲能母蓋歸士日而孺人卒卒之日諸子姓咸集視含視歛執喪成禮當是時實有天子收考終之福不者扶輿歸

卷八

誌銘

五

矣於是士抑將治葬而屬通家子陳仲醇次太孺人獄言懿行徵墓石於舊史惟是董與何世親也其母又嘗升堂拜母者不敢以不文辭太孺人僑李人也僑李去海上百里而遙鮮通婚媾而孺人世父一泉翁與司斷蘆江何公竝游都下相友善遂以孺人室其子所謂侯庵公者孺人十五而歸侯庵公七十五而下世其在何氏爲婦爲母爲祖母凡六十年閱兩世矣而慈惠恭儉之儀如一日

卷八

墓誌

侯庵公

也侯庵公修孝友之政有聞邑中乃多謀室而獲焉先是蘆江翁有太公九十六歲矣治家嚆嚆每晨起必勅諸婦諸孫環列堂下候起居亦猶行古之禮也孺人獨先期朝太公太公以步搖玉搔頭賜之曰吾門終賴汝而起太公沒撫棺而慟者亦惟孺人也蘆江翁嘗謂先業中落孺人奉姑王孺人展轉避寇年長後貴人不厭糠粃何論甘毳則手辟繡實嘗母上食王孺人食不甘退不安寢

也小不憚從女奴屏人間故必得其歡而後已王

孺人老而臥疾孺人與侯庵公視床褥進湯藥爰不憚衣不解者經年無勸色王孺人沒而哭之聲哀聲感行路杯棬手澤觸緒興悲歲時饋奠慘然灑淚者畢其世蘆江公沒諸昆季當析產侯庵公自僑李歸僅授之敝廬寢丘室人嘖嘖不能平欲更析之孺人置弗言侯庵公之庶弟三泉君者客寓於金陵侯庵公以其喪歸則諸弟擾其貲已立弗應也而里中多侯庵比之田薛矣孺人雖與侯庵公拮据內政親見起家之難然不爲纖青好行其德於姻婭舊故間事外家極有恩意遺問相續兄弟之子姊之子與侯庵公女弟之子婚授室嫁治散貧者忌因孤者忘亡如薛叔庚宋啓文最著蘆江公之妹歸龍華沈氏者年七十無子孫侯庵公養於家孺人生而奉之沒而喪之祭之皆與王

卷八

墓誌

侯庵公

孺人均禮而期近之親以及鄰里所待以舉火者不知凡幾以故孺人沒而巷哭嗚呼可以觀母德矣孺人有九子殤者四人餘子皆迎師授經不以小慈爲愛然俟庵公課子多譙呵孺人又未嘗不微言解之也里中稱善教子者必曰何母何母云善哉乎陳子言之也孺人課青衣軋軋機杼白首操作而身未嘗衣重絲客至設醴豐殺中程而口奉曾服八簋內外斬然無耗寶漏穴而茶履不及

容臺集

卷八
誌銘

哭

庭家僮千指嬉嗃屏絕肅若朝典而呵晉不出巷鐘釜主撮扇鏞惟謹而宗姻以緩急告者不忍辭以囊澀即古之女宗母師何以加哉生卒姻姪詳列不具銘曰

繡之水清且紆方孕玉間產珠鏡之水清且沚嘗君羨以其子鳳之岡鬱且蒼劒斯合歸於藏藏有石照彤矢千百年其視此

劉母吳孺人墓誌銘

壬戌之秋余以使事至舊京時齊魯方用兵取道河洛過睢陽讀文學劉子瓚制義灑然異之劉子願交東南名士因以高子應聯席結社相得甚歡無何劉子喪其嫡母吳孺人走使雲間徵余爲埋志讀其所按次行畧蓋一字一淚也嗟乎嬾人之德不著於閭外而鴈鳩小星流微千古非孝子能言作者何以採焉余感劉子之孝情不容辭劉母

容臺集

卷八
誌銘

哭

吳孺人者故教授劉公之室教授則衆知劉公之子贈公之孫也吳在柘城華胄綿綿世爲甲族國朝有名郁者始以詩書起家爲山東學憲再傳而爲景以隱德爲鄉里所推自景四傳而爲西溪公以饒財好施爲遠近所歸嚮孺人則西溪之第三女也母張方姪時西溪公夢宅中層樓上摩霄漢指張孺人腹喜曰是必產佳兒已而舉女西溪公又喜曰是必適名家子因攜層樓奉母而抱孺

人與俱以當夢徵孺人生而穎慧幼而柔淑西溪公心奇之數有議聘者不許也是時劉太公亦爲教授君擇婚對會西溪公遊於睢陽交相善以爲德門世親無若吳者遂委禽焉又六年嬖於劉庚辰叅知成進士令潘喪妻有年滑恭人爲繼有嗃嗃聲贈公慮勃谿止孺人無赴潘孺人謝曰所不能事嚴姑者孝嬀之謂何怡色下氣調羹問寢鮮有惰容生二女孺人方因小姑以修嚴姑之歡乃

卷八

詩錄

空

侍兒有譏搆其間者孺人但受過不置辯久而滑恭人與二女皆賢之無間然矣教授公遊道廣賓朋益進每文士徵逐間徵歌姬侑觴孺人以巾帕爲勞教授喜出意外其知大體如此教授公既補博士弟子員稍俟計然之策孺人脫簪珥無少靳教授公以所得復爲治衿具孺人固止之終其身食不兼味衣不綺縠惟儉是實耳顧念贈公春秋高尚未見曾孫謀所以廣繼嗣者進側室謝氏孺人

自靜居一室誦經虔禱謝免集得雄若有陰祐

文學瓚云叅知敬歷宦輟以家督倚教授公公方向學有難色孺人從容請曰行者報國居者勤家通展臣子心君何辭焉教授公之收族振窮克成叅知之志者孺人助也叅知既歿里中豪猾群起齟齬文學無寧日孺人且憤且悲與文學相依爲命朝出而灑淚以送之暮歸而含淚以訊之幾欲奮身告變其恤孤愛子天下無有賴貽謀無憂事

卷八

詩錄

空

竟得直文學方攻苦下帷數冠其曹錫冀申一日之養而孺人長逝矣哀哉又言孺人童時西溪公不戒於火孺人見巨人提之烈燄中在滌官衙嘗有狐化美嬀從壁孔出踞床燃燈照孺人而孺人危坐不爲動其性尋滅晚年頗奉西方之教然不爲福田因果所愚也孺人嘗自以嬀道內夫家外父母家旣施及劉宗而以其餘力賑吳之急若免役若折券克昌西溪公之後云睢之稱閭門雍睦

者首孺人有以也嗟乎妬記所書賢嬪不免房帷之愛需弗能割至斬其夫之宗祊而為若敖氏之鬼者何限若孺人屢進宜男克觀肯構者豈不誠女丈夫哉孺人生嘉靖乙丑十一月卒天啓甲子五月壽六十有一姻婭之詳具狀中不具載銘曰睽次家人長舌為病以默止驚坤道其順緯彼聖善動叶女師何以勸學贈珮之思何以繁類此心

嘉靖毛維恩斯勤斯克崇儉德不主小惠在

容臺文集卷之九

華亭董其昌著

家孫庭輯

墓表

通奉大夫正治尹光祿寺卿周公墓表

公諱延光字孚卿學者稱為斗垣先生其先世秀甫公以豫章人為靳陽刺史子義婚於靳因家焉數傳而為粵西平樂郡司理梅軒公是生贈左方伯三望公三望生贈左方伯虛吾公則公之考也

容臺集

卷九

一

公生岐嶷有異質弱冠為督學錢塘金公所賞繼食既廩屢冠多士萬曆甲午舉於鄉辛丑試南宮成俊士奉家諱歸既免兩尊人喪甲辰

廷對授大理評事會鞠巨奸獄有勢璫祈賄免公拒之峻時襄陽鄭家宰為大廷尉以此知公深相結甫筮仕瓊直聲籍籍起歲丙午奉 聖書典黔試文獨雅馴多得名士已擢計部稍遷望郎幹濟在輦轂惠愛在齊魯歷城大司農趙公以所司章

奏倚公非同心相引重不及此出守金華金華故
好訟公精心法比剖決如流案無留牘下車之日
酒家四布為訟者若停無何漸罷市去而他郡質
成者踵集於庭武斷有懲沉寃有雪溺女有禁義
倉有儲問與子矜講學稱詩訪蘇穎濟之裔流落
於婺者哀其遺蹟勒之貞珉請置守祠守塚生大
非俗吏之所務已浙重會省適杭守缺銓部疏以
公移治杭婺人聞之舉旂集衆請留賢守者無慮

容望集

卷九

二

萬數 當寧為收還成命近世所罕見也辛亥入
觀臺省舉天下清廉五人公首之擢本省學憲秉
公持明抑絕奔競搜奇拔異不主故常若姚江黃
侍御上虞陳黃門或識玉於璞或賞音於焦尾
竟皆為名臣與公較黜所首舉熊中丞楊吏部者
相類蓋鑒裁有素也公自離郡後復以試士臨婺
婺之民扶老攜幼看處驩迎填街塞陌幸復睹故
使君風采想見史書所書黃穎川郭細侯故事為

不謬余有金華謠記其事云浙中至今稱名學使
曰前有蘇公後有周公蘇公者晉江紫溪先生也
丙辰夏擢叅閩藩已得 旨浙三臺疏請為本省
叅政公潔已率屬絮法釐弊通建平運道之梗罷
吳關額外之征人咸德之詔具大學士沈公碑記
中己未晉山東觀察使東省方困於軍興與墨吏
之股削民其無如矣公至多所彈治多所平反而
功最鉅者在定戊卒脫巾之亂先是大中丞趙公

容望集

卷九

三

檄授遼兵三萬赴登萊儲備不繼衆怒水火其勢
甚惡公仁聲素孚曉以忠義應時解散當是時公
已移浙右轄徒以謀夷急病義不袖手不者為重
慶之續矣屬內考天下總臬舉卓異者二人公又
首焉蓋趙公推轂力也外吏去任而以卓異察者
自公始壬戌督左轄浙之錢穀半以供織造協馬
價公一切卹除浮羨且立平平準之法每朱提之
人命治人錄小為鉅數馬可知不得以細碎上下

其手解役便之溫台等郡通賦公酌通省之通哀
多益寡公私咸賴長興石令爲盜所劫有駕言令
之族人者公曰此屬利在道地方之貴耳卒戮罪
人以報賢令事聞於朝奉 旨廟食公於左轄中
資望獨重方議伏鉞顧有尼者僅得平進爲光祿
卿嗚呼罪璫讐楚乃發於礪公幸以完壁歸而大
期忽至天不可問矣哀矣公事親有至性南官人
韓悻悻心動欲委卷而出曾太史長石共關舍強

容臺集

墓表

四

之終事已家鄉至而尊公捐館即公心動之日也
自廷評至左伯凡 恩綸貽贈者四風木之悲終
身不解至如建家祠拓義田贍宗部之困恤布素
之交殷念維衆斯其利莽有問政者不作寒暄文
學後進或助其羽翅或出之陷穽不任受德也公
頑軀玉立神情高朗本斤斤禮法中人顧負侯士
之傑意氣軒軒肝膽洞豁於孝標所論談交勢交
利交乍暄乍冷乍盈乍虛者痛心疾首遠之若境

也武陵楊公誄之有云汪汪千頃似黃叔度高志
正義似孔文舉善善同清惡惡同濁如范孟博憂
人之憂樂人之樂似杜季良排難解紛似魯仲連
可以託妻寄子似程嬰杵臼誠心直道似司馬君
實愛人喜施似范希文言言實錄矣不佞昌無似
不知何以有當於公公嘗以贊毀余者以爲其人
之善否又因以爲其交之親疎馮敬通云天下有
一人知己雖衆不恨公則是已而恨無能礪公之

容臺集

墓表

五

知也因仲子奔跣微言而表之曰明通奉大夫正
治尹光祿卿周公之墓

侯太公墓表

夫種德百年卜昌五世當其儲祉既久含章欲光則必有偉人締結其間以續前休而開後葉要之以孝第爲本今中州侯太公其人哉太公之先祥符人也其自祥符而徙家商丘者爲始祖成成生英英生滑滑生顯顯生和和生贈通奉大夫進娶王夫人是生太公太公生而穎異七八歲時嘗從長老行田歸通奉公問狀長老無以應公從旁占

容臺集

卷九
墓表

六

對歷歷明了衆共異之既弱冠日記千言腹笥甚富數困於有司弗售也通奉公倦勤倚公爲家督入課農作出應踐更供子職惟謹而是時公之長君光祿公玉立神清公之猶子太常公幼孤育於公頭角嶄嶄非凡器公自念旣已不得竟學成吾志者不在子輩耶乃一意教督人師乎有館經師乎有修入其庭聞伊吾之聲琅琅四壁於是光祿公以己丑成進士奉常公以戊戌成進士而奉常

容臺集

卷九
墓表

七

之子侍御及太史公以丙辰成進士三紀之間簪貂相望文章氣節皆極天下之選中州稱鳴珂里者必首侯氏知公之拮据家政者非獨供子職而已也公長身豐準望之知爲福人其孝友亦天性也一游燕邸忽趣裝歸重趺七日抵子舍凡三日及於舍歛古有齧指心動者因公而信焉居母王夫人喪哀毀踰禮繼母喪亦如之太常公以御史奉恩給告墓公泣於廟蓋自傷立孤之難又以痛逝者不及見也父子叔侄同飲爨二十年曾無珍域奉常公今寧津公一徃省之不今驛傳知旣按甘肅有罪弁持暮夜金求脫此却之亦卒不言其主名異時封公以無官謗故少義聲公名檢自飭絕去干請郡邑大夫有終任不識公者即學宮以尊價請勉一應輒不復出士論重之每謂家以勤興名以儉立族而起夜而息恒有常度至老不渝食不兼珍衣更屢浣有以修息之說進者謝却

之至於三族周視與平生知故振窮憫乏待以舉
火者不可勝紀歲已亥郡大水癸卯大饑官開倉
設賑不足公前後輸粟若干院司守令表其門閭
橋梁道路之費歲以數千緡其著者口包家橋水
池舖曰大堤而蔡家河更鉅施及國邑矣至其坦
中大度不修舊卻微時爲里中無賴子所窘既貴
或理前語動色相挑激公若爲弗省者其度量如
此先塋有吉地以次當屬公族人力取之通奉公

容臺集

卷九
墓表

八

有憤色公曰幸非異姓又何爭乃別有行營而與
形家言懸合厚德之報也公年八十餘微疾而化
邑人巷哭曰太公沒矣自今以往紛爭孰平危難
孰揀津梁孰繕饑荒孰賑所謂鄉先生沒可祭於
社者非耶大學士少師何公許公謂修謹似萬石
君惻惻似陳太丘化俗似王彥方家政出頗柳諸
名家之右可爲實錄矣抑援神契之解孝也曰卿
大夫之孝謂之譽譽之爲言名也太公懿行富受

顯名而太常公娓娓傳神寫照千秋不朽光祿公
又以其昌年家子舊史氏當載筆以從諸作者之
末輒不自揆而表其大者如此蓋以成卿大夫之
孝云

容臺集

卷九
墓表

九

憲副中涵吳公墓表

友人黃大夫長卿以鳩司記視余即余同年中涵
吳公爲比部時事也公未第時夢嬭人爲夫訟冤
自稱陳伏案語刺刺不休咸可記臆及入鵲署每
宣言於同官居無何而薊州陳橋見告矣陳橋者
大璫矩兄也悅嬭人而殺其夫并殺其殺夫者以
滅口嬭人擊登聞鼓哀籲緹騎械致於州州畏璫
稱北虜掠去事遂寢部所爲伏案也伏案者立案

容臺集

卷九

十

之義也廷詰嬭與夢合於是權璫束手而橋當大
辟舉朝異之嗟乎孝嬭銜冤東海赤地公爲烈婦
雪瞽鬼神向告之矣何陰報之渺悠也余友陳懿
下山人從公於宦邸可五載每歸則述公之孝母
汪太恭人之孝敬無與比大者萊子小者景讓退
公之暇歌呼啼笑不異嬰孺公守竟違危疾竟人
禱於神神以隱事告謂是嘗請以身代母者當弗
藥則公十歲時以起母恭人於垂死而秘不語妻

子者也公沒及期而其子承古徒跣走海上臘公
忠孝大節以屬野史余重公不得辭吳爲泰伯之
裔自唐宰相少微公居歙有俊公者自城徙鄉三
傳而爲廸功即午川公是生贈中憲見川公公之
考也公始爲諸生即以文行歷曹單戊子舉於鄉
甲辰成進士乙巳選刑部山西司主事戊申晉本
部福建司員外己酉晉本部山西司郎中庚戌擢
兗州守以賑政稱最

容臺集

卷九

十一

天子賜金褒異之癸丑上計擬卓異是年推山西
學憲未奉命兩臺交章請以憲副守濟南丙辰中
譴量移蓋先後爲盡力吏者十年云公之在刑部
也多所平反稱文無害故事官山西司者一掌篆
箋表章奏於是乎取之歲約數千緡前司冠奏而
獻之輪錢入內帑而紙役如故乃以富民應紙無
正額高下在心一值宦寺離其本始求取全至家
且立傾公惻然傷之草疏請畱贖錢即內廷反汗

不虞其難也已從大司寇姚公沈公以聞得旨報
罷無論三輔之內歎若更生而彰主德廷民困
言利之臣有三番馬名籍藉起已公守克時四配
子孫食餼於射官者僅二十人公請如郡例廣數
四十著爲令克有頽子廟滋陽縣因之二百年釋
奠於頽子公曰此非禮之禮也春秋大一統今關
里在瞻而以頽氏爲一邑私吾所不取竟改正之
士大夫始而譁既大心服其得體魯公貪宗恤祿

容臺集

卷九

十一

是仰而祿取之他郡多後時嘗與守關公脫其貪
者先應之終公之任稟約束惟謹汝上縣雙廟集
自宋時稱盜藪其渠魁張臨等糾千人據之百餘
年吏不敢捕嘗支解捕者勢張甚公一夕坐堂皇
驟集丞倅率民壯千人夜襲之獲渠魁二十輩夷
其居他置不問群盜相戒不敢近克境公爲郡以
察吏爲首務勝邑令張惻惻史也有校令者傾之
幾中考功法公察其誣爭甚力得免魚臺令某僨

監司爲聲援多苛政又屢爲胥吏盜印章訐人於
御史臺御史偵之公公狀無所隱以劾去監司雖
庇之不能奪也泗水典史李茂春者膽力過人公
所使縛汝上鉅盜者也監司誤治以罪公保持之
楚黃張中丞開幕遼陽因公得李尉檄致麾下會
卜兔入寇李尉力戰手刃三虜張公薦於朝謂可
建大將旗鼓則公不茹不吐之槩也滋陽孝廉龔
至道爲弟任殺人罪蓋有倖心焉讞者念入之非

容臺集

卷九

十二

實出之非所以爲名十年不得決公曰殺人者死
有其弟在矣即出之鄒縣李文光通輕俠結守長
久橫里中公至文光不得間心動走匿五百里外
忽若有憑歸而就法豪右股栗服則進諸生談藝
勸學士蒸蒸變舉於鄉者二十七人且三居經首
兌前此未有也至於拜火火熄捍水水止詛醜醜
赴海死以今證古乃知風可反潮可射鱷可祛神
可感不虛耳公之爲憲副也會

天子賜福藩田轄於東省者二萬頃諸上書陳不
便者甚衆有旨宗田益急公議以虛冊授王而加
賦通省以爲租入便於是福使以履畝來不許以
徵佃戶來亦不許福使怒後以嚴旨來禍且不測
公持議益堅福使俛首受租而去歲以爲常乙卯
大旱人相食公條議採荒策甚設得粟十餘萬備
賑東省賴之兩臺方以公應卓異而一二府道疑
公忌公者共害之矣惜哉公念乃祖廼功素愛金

卷九

墓九

五

陵山水因卜居秦淮御板輿爲終焉計而太恭人
疾革不起爲戒性之毀未幾公亦隨之所謂死孝
者也計公筮仕以至陳臬其孤立行意果斷不惑
所至聲績卓然名臣他人得其一足以有立而顧
以得官謗君子是以知任事之難也公軒舉英英
髭髯如戟議論慷慨肝膽傾盡嘗訓其子承古曰
陽德不如陰德報恩不必報讐蓋生平無詬語長
者之言也以故承古述公涉世之際不勝憤痛余

皆存而弗論論其大者如此公名汝顯字養微學
者稱爲中涵先生

舊史氏曰陸士衡有云廣樹恩不足以敵怨爲政
者將敗群是去何怨之避乎而末世沒沒恒以官
殉亦是慨也不然彊直自遂如吳公假令在神爵
五鳳間即趙韓何多讓哉

卷九

墓九

五

廷貢崎艇姚公墓表

明之自初而盛在成弘間是時吳中閬人輩出大暢厥詞而主盟風雅簪裾與常布實分厥任以詩品爲甲乙公卿大夫且羞稱折節何論傲士惟賢者不爲鑿坯之通則幸矣故老所紀沈啓南最著而與啓南竝超者惟崎艇姚公最著崎艇公者今宮贊孟常之高祖也生而穎慧絕群從夏侍御臣齋受尚書稱高足浮梁戴恭簡公並學政以國士

容臺集

墓表

六

遇之乃數試棘闈輒弗售公狹小佔俾而雅意千秋之業遂肆力詞賦詩篇一出歷其宿老同時若徐武功大全李太僕貞伯邵文莊國賢趙觀察栗大楊儀部君謙姚侍御公殺馬比部清癡祝京兆希哲桑維州民惇皆有倡必和有會必書流傳藝林備爲韻事而尤善啓南翁啓南居相城之東公居城濠之北相思念爲如嵇呂詩論來往如皮陸蓋公所居有屋其間而雲烟飛動四壁者皆啓

容臺集

墓表

七

南之蹟其概可知也與吳文定爲青衿之交嘗以會舉首期之後文定在禁林公寄以詩曰殷勤寄與吳宮論老我追陪沈石田夫以東車戴笠之盟而不爲結綬彈冠之喜覺巨源絕交書亦爲多事矣與王文恪論交在其擢第後登莫釐峯宿華嚴寺杖屨兩兩擬於謝許山陰之會文恪在中書公以子陵臺詩寄之文恪悟其意答書稱謝訂入林之約而文恪解相印歸不復入城市終老於具區之濱蓋以洞庭爲客星灘示不食諾云王端毅撫江南公以諸生上詩有兒童走卒知司馬白日青天見仲淹之句輿論以爲允愜後中官王敬發弁王臣與公許奏憲廟殛二人以謝撫臣公復有詩志嘉議者曰此石徂徠慶厝聖德詩也弘治丙辰膺貢試大廷同試者幾千人明楊太宰守陞華試事以公弁其首第價逾重戶外高軒常滿公反厭苦之從風雪中策蹇遊玉泉諸山題詩見

志遂飄然歸隱子壻吳文端時爲史官勸駕弗應
而與諸故人角詩逾勁嘗和溫飛卿陸放翁詩自
署曰集虛齋藁者是也公雖僊遊乎而探奇選勝
之志始終不渝非獨託境取材以昌其詩跡其清
虛日來有自矣若乃孺慕之孝孺子之友創家祠
卜宅兆內行純備足剛才情與夫家世生卒姻婭
之詳具吾鄉陸文僖埋志中蓋有吳君子如楊君
謙文徵仲皆服白天下士不輕許可人也儀部之

容臺集

卷九
墓表

大

評公曰有奇氣薄功名待詔之評公曰遊鄉序而
周旋諸公間所至有卓然動人者言言實錄在稱
詩之外矣公名丞字存道號晴艇居士嗟乎公以
承明著作之才而老於太學世莫不悲之公沒一
百二十年而宮贊紹其家墓在日月之際祖孫一
體百年旦暮公何嘗不承明著作也宮贊之言曰
不知其人視其友余謂公之道廣亦足不狃諸和
人不然以李長沙之半籠才士而竟不能致公則

其能致公者顧不重乎宮贊以危行觸權璫引經
斷秩賴

天子神聖戮罪璫召還率府與王端毅事相類公
解願於地下矣余故因宮贊之請而表之曰明廷
貢晴艇姚公之墓

容臺集

卷九
墓表

九

大司馬馮忠襄公墓表

大司馬馮公薨於官

天子爲震悼輟朝曰是惟我

皇祖所遺不二心之臣勛勞夙著追卹之典其

從殊厚於是禮曹銓曹起曹各以應得恩例請

上於額祭有加特贈少師葬如一品制給水衡錢

遣行人教其事閣臣以謚請欽定忠襄按謚法

以死勤事曰忠因事有功曰襄名稱其情榮哀備

寧澤集

卷九

墓表

余長公金吾映鑾貽書昌請表墓門之隧予與公

同舉於鄉四十年中或離或合蓋彈冠掛劍之交

也何忍辭公名嘉會字文亨自號履亭家居河間

府之連城村自曾祖能始遷於宋家左村能生大

宰大宰生仲子宜配黃氏曾祖父三世皆贈太子

太師曾祖父母皆贈一品夫人始以孝弟力田積

德於陰而卒元厥宗盟帶礪也公生而穎敏有主

性髫年時問伯中齋一見而奇之曰此公輔器音

弗如也罔伯先成名少所許可人以是共奇公及

罔伯登第六年公亦接武若呂虔之鑒王祥云贈

公業儒不顧顧獨課公學不以食貧少挫公沉醉

經史潛心大業試輒冠其曹耦學使者授之餽公

以佐二親滌灑而餘以資同儕講肄之須籍籍推

伏小馮君不容口戊子舉於鄉乙未成進士初任

爲冠城令經術歸吏治以循最聞奉贈公諸歸旣

免喪除華陰令華陰關內之瘠壤也無華實之毛

寧澤集

卷九

墓表

而有輪蹄之困蓋登太華者腐至民亦勞止公爲

立法調劑去甚去泰賓至如歸以暇群秀子弟與

之談經析義彬彬向學華陰自是比於齊之士鄉

越之君子軍蜀之文翁講堂矣乙巳膺內召入

西臺慷慨論列不避權要建酋投書御道其辭諄

即劾當事者通夷落屢先後四疏而奴酋之患已

蚤涸於十餘年之前其淵識如此按部二東風稜

岳岳持大體不小苛貪墨之殘民者黜之猾吏之

舞文者法之至有以刻核之心撻曖昧之語使主
上輕朝士爲不足任疑朝論爲不足信者公所深
絕也獻決要囚未嘗輕出以市恩其幽滯可理者
即予平反無左右顧所司有求生無憾錄平反釋
繫錄皆一時實政可紀云故事按臣巡方歲餘周
行部內即得代去

神祖末年逾期見格公遂以三年淹不勝陟岵之

思既得 請即疏終養而終黃太夫人之世懸懸

卷九

墓表

五

下惟宅憂禪除

天子召還理營務議招募訓練議簡汰禁伍爲
之肅清晉太僕少卿庚申冬齋

孝靖徽號於澶州道經冠邑邑人扶老携幼遮道
留連車枳不得過發懷舊恩也辛酉晉大理寺卿
巡撫中州時西川轉戰榆關戍守皆仰於中州之
兵公口不備不虞姦人所爲生心也設不幸有伏
戎猝發何以應之疏請募義勇以實行伍而省浮

美佐軍興嚴斥候盡却圻儲儲嘗克刁斗不絕彼

蒙安襲故者若以爲必不然之慮而就知公竟以

消震降之禍也先是焚香捶手之妖連跨燕齊梁

宋間約以一日四起會齊東索之急故鄆滕首難

不待期會本謀既露潛迹相覓得當即發惟中州

所在嚴備鼠伏鳥散不煩血刃及妖黨敗亡群逸

而西將有風馬於汴者於是求薩夷門揚旌河渚

枕席過師執訊獲醜事具楊直指叙功疏中再奉

卷九

墓表

五

廷推以少司馬總督宣大時諸當事者重榆關則

急榆餉而宣大將士嘗累月無糧枵腹欲謀公爲

請於大司農應時散鏹無與癸呼者會虜酋亦以

多負歲賞敗盟有辭譚公威名誓服不動蓋公曙

於古今兵畧九塞情形所彙有萬變真韜及名世

奏議諸編故其當機應猝所而不惑耳丙寅春受

簡協戎政時奴酋入犯烽火繼於邊關奉有十日

入京之命星馳赴 闕值

上幸東郊列營衛蹕軍容整飾扈從惟謹大興告成

聖衷嘉悅徹食懈勞有意大用之矣未幾代王公
永尤爲大司馬王公故所與同心許國者受事之
後表於前幕或如平陽繼邵侯之政規隨弗忘或
如臨淮入令公之軍旌旗一變所用職方皆極即
選苞苴掃迹債帥息心爲樞府一時之盛焉老舊
物故有意其子可歎者經撫持論頗有異同經臣

容臺集

卷九
墓表

五

王公之臣謝事且去公疏於朝曰奴方榮驚何
所創而帖耳就我款非情也以款自愚而忘戰守
之備非計也竟還王公於本兵耦俱無猜卒賴其
鎮定以有錦寧之捷上將決勝之奇大臣推賢之
義兼得之矣公居邸舍以老蒼頭自隨雖長公亦
造歸屏跡遠嫌故父子不及爲訣惟以賊遺君父
爲耻夙志未酬爲恨嗚呼忠矣捐館之夕忽陰雲
四合電光挾雨群鳥飛翔哀鳴上下都人士共異

之又祖居去京師四百餘里亦於是日連雞驚曙
聲聲相接古所傳大星殞僊馬驚者豈虛哉公以
殿功成叙勞者一以甘鎮滇南之捷叙功者再凡
兩廕執金吾三任子入冑監初晉太子太師再加
柱國近代文臣所僅見云公順軀偉貌吐音琅琅
舉止矜莊神情朗秀不以冥冥驟行不以昭昭信
節與人交城府洞然而坊表屹若趙清獻告行事
於天知韓忠獻不錮人於盛世正直忠厚惟公當
之無愧色耳朕鑒博雅好修有父風以原生授錦
衣衛同知撰次行畧辭斐而情悲能識其大者仁
者有後信哉敬投淚而表公之墓如此

容臺集

卷九
墓表

五

太學滄菴吳君墓表

余嘗讀宋吳文肅公狀謂公之高曾世修處士行以平糴爲惠施及旁郡全活者甚衆果生文肅公以間吳公後公十四代而有滄菴君抑何恂恂好修不墜先美也君幼有至性穎敏絕人從厥考理問君聞餘姚王氏學已知向往於里中豪少年綺紈聲色之好弗喜也自署曰滄以見志既入成均習游當世賢士大夫而其意益廣曰利帖俗學不

容臺集

卷九
墓表

五

足學學求濟世耳不能濟世亦且濟人兀兀伊吾何益稍以心計佐其素封之資家以大起乃務發其積以濟親族之急嘗築室廬百楹以居子侄之貧者死不能葬君爲卜塋域以安之先是理問公以君請歲捐錢三百緡爲德於族君當官而目加拓焉葺宗祠者一建橋梁者六卻良家女之爲妾而遺厥父金者一賑其家令母粥子者二旣質爲臧獲而遣歸者四游白下游構李游雲間後先得

輸贖緩而出久繫者不下數百人戊子歲役設糜

施藥所活餓夫者不下四五千人而君之願未始滿也晚而喜釋氏之學嘗曰龐居士擲家貲於湘流永明壽禪師公帑以放生吾乘而行之散吾世之所積而不沒先君之財吾之爲德如是而已君爲放生臺曰生生其沒也無懼化或曰有其報云太史氏曰新安朱子之鄉也士知有朱氏學不知有王氏學又何知天竺古先生且夫釋氏之言施

容臺集

卷九
墓表

五

也吾教之言惠也今出於愛利人一也君處儒釋可謂兼之矣吾又聞新安重數家言蓋自朱子蔡元定爲之故其送往每爲忌而多畏始君奉理問公車歸客有爲外喪不內之言者君正色而絕之曰吾何忍派之於野寧不利於燕孤已矣殯理問於正寢亦無陰陽之患嗚呼公之持正不同如此豈惟惠人哉君之子太學好德而文謁當世之作若如黃宗伯輩爲志若傳聲施不朽而屬余表其

大者勒之家廟俾世世作求馬

容臺集

卷九
墓表

天

少參太玄沈公墓表

嗚呼此爲少參太玄沈公之墓沈之先自宋文忠
時有司空慶之者世居汴數傳至翰林學士明庵
宋居杭元末析爲二一居會稽一居漳里漳里之
沈入國朝世有聞人而以戊辰進士祀鄉賢名
宦者爲侍御讓亭公則公父也公生而早慧弱不
好弄侍御公恒抱置膝前見客能讀兩都賦十歲
喪母徐孺人哀毀成禮侍御公爲南昌司李公年

容臺集

卷九
墓表

天

纔舞象耳即與洪都奇童湯義仍謝友可輩定交
才名相角十六補郡諸生再從侍御如都門即以
古文詞名侍御按關中卒於邸徒跣奔赴幾不有
生藩臬郡邑歸賻者公盡卻去曰君子不家於喪
豈令地下遺憾乎學使者紫溪蘓公有鑒我日公
爲國士首當食餼人者欲躡之即遜與無難色乙
酉二十八舉鄉試十名鉅兩經義爲程式壬辰成
進士念大母唐春秋高陳情終養令甲百官獨子

終養即侍御公在無當也而公以是里居數年備極侍奉唐耄齒落每食必含哺以進侍御公未竟之孝得公而補云丁酉四月授工部都水司主事五月督理大工六月大內災兩宮燬公急入採百官驚睨無措公議撤會極門以斷火司空難之公竟率軍千餘聚撤之承運庫獲全項之傳旨救庫者十餘輩次日上火災疏公文獨剴切有白金之賜七月奉命典試山東矢慎矢公得人

卷九

墓表

三

爲盛是時倭事孔棘公以主憂臣辱有繫於中從天津還朝咨詢要領大都以燕趙齊晉古用武國天下勁兵處隨地召募可當緩急何事獨調南兵即調南兵舟師猶可以非北之長技也朝鮮之役經歲餽糧何止三十鍾致一石今京師自靖海直沽數百里盡膏腴地誠頒定賞格聽民開墾許爲世業以此防海寧俟戰鬪乎國制武科與文並重承平日久有司躊躇介冑不以爲衣冠數

英雄短氣職此之繇武關之設爲取猛士而以柔翰先騎射他若善火攻通星角者如見天帝莫或收皆當一變而更張之者也係武子十三篇用開居一今竹島倭將義弘乃薩摩主直政之心腹先爲開白誘奪思與中國合謀報怨昔譚宗仁王承烈入釜管時已露其情於朱均大司馬石星以其敗壞和事竟致之不理乃其人具在誠今收用令如張騫傳介子故事而密圖之關白之首可購也

卷九

墓表

三

建虜奴兒哈赤其部落連亘朝鮮先年倭寇其地兩欲相殺開通事關說願受王印滅倭以報以蠻夷攻蠻夷孰與以蠻夷勞中國耶推此指其疏曰練土著修屯政重武科明間諜詳載奏議中疏入不報都下傳寫稱善丘澤萬公開府天津疏諸公爲備兵使者顯督屯田事而議中格然公文武之畧已若顛脫矣戊戌奉命權關荆南處脂膏中漱石厲齒蕩然寬簡苛細悉捐如小東等關撤而

不稅蜀材浮江而下者報十納五民困大甦時稅
璫陳奉與泉大夫爲難郡佐監司與縫掖被逮者
相望於路公雖在事外而陰脇其虎翼殺機將發
公輒得之黃岡令徐武昌守徐皆賴公力脫焉奉
心弗善也代去之日奉餞公於蕲欲囑公索發其
短已察其舟甚輕知無長物卒謬恭成禮而去還
朝陞職方司員外職領春秋班軍吏番入衛者按
籍稽詰歲省月糧可三千餘金明年陞武選司郎

容澤集

卷九
墓表

一

中武選夙稱弊數樞吏寅緣爲姦大璫要人多事
請托公一以邦政條例爲準竿牘絕跡又蒿目時
事以邊政最急者條上四事一曰重京營其畧曰
天下兵制莫重於京師今三大管將領皆以村在
下中者克位非法也請自今補京營官者必極一
時之選各邊大將而下非有聲京營者弗得用其
在營也責以實練兵幾何能汰老弱幾何教習軍
士武藝之器幾何序遷超等純此爲衡將得其人

則兵之虛冒可以漸核如臨淮指麾旌旗一變何
患京兵之不振也一日實遼左其畧曰遼與九邊
等邊耳而孤懸數千里形勢積弱自樂浪之役其
精銳盡於從征今軍無現糧債帥爲政尙建夷擦
漢兒之類一旦生心必無幸矣宜汰其老弱厚其
衣廩以名將統之遼陽開原各設理官綜覈錢穀
軍必稽實糧必克額庶食足而兵強遼可保也一
曰慎武襲其畧曰祖考祭享尚有親盡之祧宗藩

容澤集

卷九
墓表

一

支祿亦有遞減之律而披山尾情之世及與百戰
開基者等甚有未離襁褓而先報首功者此曹幾
耗天下財賦十之三四長此安窮謂定爲遞減之
式節其濫冒即制府大臣諸子孫一衷於法無私
出入焉可也一日防亂萌其畧曰淮徐穎濮之間
界在南北天下咽喉轉餉防河嘗動大衆衆之所
聚固之所生謂宜以宿將重兵一淮一徐互爲倚
角天津近在肘腋即以京營兵二三千人春秋更

番出洋習其勤勞建威清萌計無出此者疏雖留
中議論鑿鑿切事情識者以爲幹國之器公以武
選之弊併功最大往往世職告襲者覆勸其前功
即出恩倖多所裁止會金五陳胤徵以故房戚晚
陳乞事下部議本兵欲迎

上意公堅持不可胤徵暮夜餽黃金一笏公拒之
越數日漏下二鼓忽中旨陳胤徵准陞三級與
世襲中使迫促取覆公具疏劾

容臺集

卷九
墓表

墓

上悟事遂寢時論黷之又有大帥憑與援翼考績
恩其已見叅劾顧滿在先可藉口也自相臣樞臣
以及臺省皆以屬公公嘿而不應是時正內計諸
不便公者以考功法中之鐫一秩調外君子是以
知任事之難也居久之補靖州刺史靖故僻在楚
西民獠雜居其俗好鬼公至則軌之以禮修城郭
改學校定哨堡嚴徵額清屯餉減罰緩定邊令渠
以大治明年蝗災粟貴公發粟賑拯全活數萬人

於是木政孔急而大木出苗穴靖民與苗爲市市
偷故昂其直鬪之露亦相向公輒入苗境與之約
束勞以牛酒苗則大喜以巨材應命靖賴以安稍
遷南北部即尋陞四川按察僉事先是蜀中建樑
與中國之民日相仇殺斬一衛尉一千夫長撫臣
以聞廷臣議一大創特起大將劉鋹於田間而
以桐城吳公領節鉞公蒞任適與事會兩臺才公
念轉餉非公莫任者公則爲設五運之法中又立

容臺集

卷九
墓表

墓

短運之法觸火以入不毛以兩月具糧八萬待刻
期進兵而大將鋹心畏瘴且入戈游擊之說欲開
羅徇中之路以兵從峩眉入公移書大將謂期會
芻糧兵家大命今各運俱至鎮西冕山半年調度
勢難猝撤彼中等深壁峭猿獠所悉履險破荒變
生不測趙營平所稱枕席道師者以湮餉之便也
奈何驅活民而死之乎大將議沮然猶擁兵嘉州
不即進公更移書云帝傑之地深秋即雪不如於

八月初渡河出其不意突然而入便一及保未獲
因糧於敵便二時未沍寒利於涉險便三大將始
出兵從桐槽沈渣等八路進攻僅撲空塞是時監
軍王君不祝師坐鎮越西公再入見山親督軍士
厚其犒賞不令解散乃安營桐槽據其要地使大
將分兵大畧寧番得昌木他等賊又撤奇兵鄉勇
助之而番徠始逃避願降時將士深入營無定所
運隨營轉徠每間道抄掠運夫落膽公別設擔運

容臺集

卷九
墓表

墓

之法懸搜粟之賞餉以不匱餉夫多生還蜀人德
之而悍將尚遷延侈言雕勦公爲中丞極言利害
中丞悟乃始移撤罷兵是役也將旣寡謀帥不以
律非公丞議戰兵則辱國損威蜀無寧日無論勞
臣當叙而不見不聞之功造蜀不淺乃中朝鮮知
者而吳公被言竟爲公累甫遷閩中叅藩而以蜀
謗調用公會不以是介介而大期至矣悲哉公身
長七尺餘標格秀徹談論慷慨其孝友蓋天性也

事叔父憶堂公如事父有杖則受自歌廣析歸即
以田廬推予諸兄弟與季水部公文行相勵厥稱
二難且儉而能廣惻窮周乏姻里德之其立朝敦
尚名節蘭溪四明山陰相繼在政府未嘗以年鄉
曲一奉私覲銓缺新建令人示意公以正對不
受羅致自甘平進焉所論交在都門則胡孟弢黃
昭素區用孺陶周望徐鳴卿江進之謝在航鮑山
甫畢東郊蕭損之湯嘉賓米仲詔袁吉卿曹能始

容臺集

卷九
墓表

墓

張孟奇在陪京則焦弱侯祁爾光王永啓在東郡
取士則趙翰撰王太史元黃門張黃門韓大理張
侍御高憲副皆天下士餘子操熟柄能毀譽人者
公傲然不屑也公少而稱詩垂老不倦在水部有
亦適編在武選有馬曹稿歸里有息初稿靖州有
勞人草在南都有鍾陵草在蜀有入蜀詩李本寧
先生序之曰以其才適體以其體適格以其格適
時無所不有又無所不化真篤論也公左右具宜

不名一器所不能者與時俛仰取美官耳惜哉余
好讀公詩公構孺夢亭兄志屬余題額歲在甲辰
公以重印推楚學使者余副之公不奉命而以左
遷歸惟余畸世之感亦有爲公戚戚動者故因長
君宗培之請而識其大如此舊史氏曰士固有遇
不遇時沈公以即署駿還內降此相臣所不能望
之

容臺集

卷九

哭

使在用才之世功名豈可量哉標奇負氣千丈無
枝文章經濟賈忌之媒生世不諧挾此安之要以
千秋大業崎嶇者復何所施矣

神道碑

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西泉王公暨配高夫

人神道碑

天子以 慶陵告成下 詔褒美司空敦事者於
是今太司馬王公晉光祿大夫太子太保賜恩再
世而公之考西泉王公加贈如子官母贈夫人稱
一品夫人蓋異數云 祖制文臣三品以上者得
樹神道碑於墓前司馬公將應 新命趣裝北上

容臺集

卷九

哭

其昌適履容臺之任司馬公以碑文見屬其昌年
家子也且史公牛馬走義當載筆以從不敢辭按
狀長垣之王來自洪洞華胄遙遙更僕不數其著
彥和居油房寨彥和生四子次曰儀儀子九人八
曰允允娶王氏生四子最少者曰結個儻尚義娶
魏氏繼爲全夫人是生贈公公生而機警有大志
全夫人憐愛之不使竟學嘗受推擇爲掾史公者
從事衫主畫諾意約結而不自舒也棄而巾隱稍

稍閱稗官小說若楚漢曹劉故事至藥誅當意輒引觴起舞至報應差忒裂背拍案曰古猶今也少所快多所恨何哉蓋隱隱俠烈自附矣歲壬子邑大饑流離載道族人有遠心公固留之倒囊相賑復發積歲所蓄粟陳之市收半值其貧者不取值其以田售者給之值與豐年等不乘其急所活人無數坐是家日落是歲仲子司馬公生至產室不能具饘粥其貧如此公摩呱呱者頂自謂食報有

容臺集

卷九
神道碑

平

日不長貧也公復以修息起家饒裕而無賴子乘其族之修卻謀以告變因公公不爲終訟久之歲復饑無賴子行乞爲盜公立遣人召還居之食之嘗似未嘗有怨者人以爲難焉公以豪飲多酒人之遊時時選伎徵歌弄琵琶譜文姬十八拍以送日即善病法當禁酒終不能止乃訓子則斤斤禮法常謂伯子曰而公不事諸書故不任受德且任受侮汝曹謀所以亢宗者勉之哉蓋至伯子以青

衿見而喜可知也司馬公總角就外傅朝出暮歸輒令占所受書聞有囁喘則口授數過必疾誦無誤而後已考終之日惟舉家世清白不愧古人爲伯子訓意遠矣嗟予少伯能聚能散三致千金伯令時醉時醒一飲一石公之風尚與同而鍾祥備福篤生鉅公譬如岱宗巖巖觸膚出雨以毗帝紘而承天寵也豈偶然哉配高夫人東明右族端操靜莊曉解女誠括括內政事事瞻舉全夫人安其孝養已事繼姑劉相得益歡其大者脫簪珥以佐贈公之施贈公爲無賴子所僥積不能平夫人稱引古人厚德事以廣其志贈公亦爲之豁然他若全夫人之女嫁尚氏者厚爲奩具尚姑忘亡嫁祝氏者十九而寡矢歿靡他父母欲奪其志賴夫人保持爲完節贈公之謀室而獲有以也後公九年卒姻婭之詳具葉少師公誌中銘曰

烏衣甲族派分洪洞淮既獻珍河亦修貢方水孕

容臺集

卷九
神道碑

聖

珠丹亢產鳳人豪挺起徽音並重善以陰行德惟
邁種恥彼素封錢刀獨擁吉函與同義粹並誦為
荒年殺作明堂棟書有稗官腹有狐史天網或愆
怒日切齒其平如衡其直如矢以酒為生終當樂
疾施恩無望修怨是恥林中偕隱斗際雙龍泰階
符燦湛露恩濃如綸之誥若堂之封桓桓司馬盟
府功宗丹書鐵券燕釜景鐘貴此宿草叶彼夢松
史銘其幽佳氣長鍾

容臺集

卷九
神道碑

聖

詩

參知顯齋劉公誄 有序

雒陽參知劉公諱煥字文華別號顯齋萬曆中名
臣也公嘗為吳興守吳興人至今尸祝之以比前
守劉莊襄公其賢者有清若行峴山謨皆為公解
任惜也先是閭里桀猾乘歲饑睥睨諸大家訐訟
謫起上官入其說益引繩批根焚掠不問公嘆曰
興利除害貴清其源今奸氓煽禍而反助之敵冠

容臺集

卷九
神道碑

聖

履之謂何力爭不得遂解印綬去未幾若事大壞
詞臣殞憲臣僂而前此博風力承風旨者皆為世
僇辱始服公卓識則已晚矣當公起家名進士治
潯縣有異績潯介淇衛而邑屢中大潯公親為疏
淪堤防堅綴利賴永永申孝弟興學校所應上供
不擾而辦人為南比部拒罪璫賄請清節彌峻洎
遷戶曹竟則驗放寬嚴如法公之才識國內外所
交毗也公既以湖事解官適遭贈公喪哀毀逾禮

朝議既白即家拜公守嚴羅歲又饒公步禱水旱
皆應時采木采礦使者四出至嚴獨不敢驚安養
休息疲黎再肉尋擢憲視兵浙以東防倭息盜備
網未雨已有秦濟之命公業勸游因大父參議
公有功西夏夏人祠之莫一展謁即圖歸憇乃葺
屏之政杜器族卿貧宗咸惠四訖未嘗改於筮仕
也偶元日理髮有感竟賦遂初歸猶及侍丁太恭
人子舍白首斑衣孺慕無間流連朋好笑傲山澤

容臺集

卷九

五

顧曲稱詩尋花課竹去懸車之日又若干年而公
以老壽考終於當世稱完名完福焉公有子維明
爲京兆博士先公卒孫瓚紹明家學文行翩翩嘗
從余游述祖德甚晰余尤以談虎服公吳興事常
草飛刺天駭浪橫起之日獨能持正不阿視一官
如芥視輿寵之衆助歲爲虐者其人凶吉豈顧
問哉天下無事庸夫擾之今海內多故紛紛鹿觸
所在見告其原起於紀法之先夷羽林焚第神武

起義世有姦雄馳耽冷眼久矣安得老成人如公
數輩散真旬宣旬采間於以扶元氣而消僭亢裕
如也余乃應贊請而爲公誄

誄曰奕奕巨宗卯金之裔大河高松孕鍾奕世
德丕顯武緯文經貴陽之烈介人維屏公起壯縣
清裁肅辦鄴吳鄭渠害拔功見豈伊邠潛而改郡
絃察吏安民志取休恬誰爲鷹鵠乃鸞鳳狂泉
衆飲舉國騷動棟摧屋折始念徒薪焚惑退舍歸

容臺集

卷九

五

德大辰弘農會稽公有世譜龍圖之樹相爲徽黼
視海行邊勞庸仔有百蟄具起萬竈清煙難進易
退實酬初志河洛耆英塊漭自遂身沐薰蔭飲人
醍醐朱丹何常靡薜巖阿斯公高節凝之伯壽吹
笛騎牛畫圖堪又大丙爲御闕風是歸指發解琴
箕騰昂依樽酌不盈以弗後祿土厚泉深晚虹光
燭今名千古樹滋百年我作銘詩以券象賢

行狀

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贈尚書抑所唐公行狀

宗伯唐公者宋叅知子方之裔自種德翁從荆南徙居華亭遂爲華亭人世有隱德至中丞足庵公珣使錢兩廣爲成弘間名臣自是子孫用儒術顯稱甲族矣中丞公弟爲怡萱公珉珉生貢士飭軒公濱飭軒公三子次即公考贈官庶潛寓公敷錫

容臺集

卷九
行狀

五

贈公者吾郡恂恂德讓君子也以踐更廢著顧好形家言營高敞爲門閭地夢巨星麗於堂有印大如斗垂一足曰敷子魁厥明誕公自喜以爲貴徵云公生而岐嶷風華韶令機穎秀出自就外傳已無童心授之書伊吾不輟有元宗志年十六補博士弟子員御史溫公讀其文稱爲國器贈公歿有里中無賴子交關族屬譌訛公謂書生孱可見雀擾公推仲兄操家乘主貲錫廩廩出入而獨身外

禦侮久之事浸直魚肉者不得志則中以難從公

又造事不大困遂得端意鉛槧間名籍籍起矣公

壇宇孤峙進止皆有表識熱腸冷面喜規人過自

遂掖已多嗔何奇節所至必傾名士行名士亦奉

爲畏友自方學憲臬甫馮祭酒聞之等十餘人結

侶談說公年不先人而以直諒見憚不啻主盟即

以間爲文字飲亦奉公約束唯謹不敢以狎進而

孝廉范牧之事最著牧之者范光祿公子也故負

容臺集

卷九
行狀

五

雋才以游閒任俠聞當其意氣所向錢積立掃獨不敢以涸公而牧之有感溺公終不能口舌爭乃爲文以禱於神輿之請絕牧之卒以情歿則匍匐數百里挂劍額號哀感行路其氣誼多類此公之逐奴有弟自經歿而訟富人李某者勢張甚富人寤念非主人莫扼奴吭乃亟馳百金請解於公公前已得其寃狀指白水爲誓卻其金立白之官奴竟反坐通國稱快且高不惑於是公以文行爲明

經師若張給諫陳太史毘陵白光祿皆迎致家塾
從游者日進曰非文其式惟人其式云是時郡國
舉士多繇紹介進三歲大比名士有望棘歎者而
公社中友陸君策何士抑至北雍巍科若擢太學
范爾孚數以此勸公北游且爲資斧乙酉中順天
鄉試丙戌舉於春官入奉大對

天子親擢第一人及第官翰林修撰海內雅聞公
者皆以爲正人慶焉公以詞臣不事事惟清議可

卷九

行狀

哭

以報國於軟熟循默坐取大官者恥不屑也感慨
時事有所約結則寓言於館課中幾以動當塗至
所交若張官諭元忤孟郎中秋深相引重二公之
物含歛尸祝公有力焉李黃門沂論權璫觸

上怒杖之午門公哭而掖之手調湯藥日視諸邸
舍將發而公之殮錢空矣同官義之已丑分較南
宮甄別詳慎是歲滿考奉勅如官尋持
節封鄭藩明年請告里居三載留連丘壑揚挖園

史多清真之游士大夫羶艷之習爲之一變癸巳
還朝補原官時公之房考海虞趙公晉少宰而吳
鎮以改婚事訟於朝諸公咸謂寧以一惡少年而
掣名卿大臣肘趙少宰求去益力屬公請之首揆
太原王公王公難其去公一日數四往反竟得請
趙少宰戟手自快曰今日乃知朱阿游不爲負蕭
傳耳東事起樞臣稍引游客在兵間都下客麇集
公謂此皆夸毗子終敗乃公事即鄉里絕勿與通

卷九

行狀

哭

有朱生者踪跡尤詭善黠仕者名公潛白甘侍御
決遣歸雖任受怨不恤也會皇太子出閣講學
詔以公充講官風範肅穆音吐琅琅三公迭侍講
筵皆謂公得輔導體是年兼直六曹起居理文官
詰勅乙未再分較南宮丙申改右春坊右中允故
事詞林以科次先後敘遷惟首膺九年滿考者得
陞論德不復需次公曰此汲長孺所謂後來居上
者也白之豫章張公得先三月遷中允豫章公以

爲有讓明年晉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八月禮部議以爲北畿副考官疏名上不得請公尋以病請急歸已亥詔起原官兼纂修玉牒副總裁庚子即家晉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復轉左庶子是歲秋公應召入都復值講幄當是時官僚之起家者僅行之公且浹歲三遷游歷華要當事者誠倚重公公旅見而已未嘗謝知私室蓋其生平自立不爲附麗云公旣已負重名而自其

容臺集

卷九

墓

三人都益務簡遠權利之交不得一當公見謂道狹矜莊自置竿牘不馳於外篋篋不布於庭泊如也辛丑充同考官於是較禮闈三矣冬十月冊儲覃恩贈父爲宮庶母劉封宜人云公自承華首闢首簡元僚積勩數載諸所存資故例竊格不一行至是國本既定議者僉謂講臣當有甄錄而公官不進時且未曳金緋也人多爲快快者公謝曰吾進不敢競退不敢援不知其他京師人嚟生光

爲妖書構官掖

天子震怒大索長安不得其主名時江夏郭少宗伯以廷議失政府意自免去言者謂書出郭手於是立罷宗伯兄國子官而窮治其事先是郭宗伯出春明以興臺給事公及是司隸即入於公之第批根有端矣公曰人有良心朝有公論此豈士大夫寒蟬首鼠時耶與一二同志詣政府雪其枉語甚切直無何罪人亦得事乃解華司理鉅以抗貌

容臺集

卷九

墓

璫下詔獄公數從園扉中握手慰藉五載柔體周旋靡間後奉詔恩宥出拜公哭捨地不能起其九戚一生強半繇公自是海內正直節烈之士咸隱有所恃以生氣矣壬寅晉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癸卯晉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掌翰林院事詞林重院長地望清切隣於公輔公念以孤生蒙

上異知致位九列若碌碌繞指愧無以報塞乃於

是益發抒亡所避危言危行砥柱百折絕不傍人
門戶辨智可否不少脂韋在院鈞剔吏蠹抑絕僥
倖蓋公素所蓄積至此穎露焉甲辰會試天下舉
人詔以公副考秋選庶吉士詔以公教習公
雖爲庶常師猶供事文華不輟蓋後先爲講讀爲
侍班者八載嚴霜砭骨寒雨凝髭不敢一日遂滯
沐私兼以南宮之役勞瘁特甚清羸骨立又感時
觸事憂心如醒強自力竣計事而公遂不起矣卒

容臺集

卷九
行狀

墓

之日京師士大夫無間識不識無不悼之

天子採朝議詔銓部贈官大宗伯予詔命冬

官卜兆域予全葬詔遣行人周應期主窆窆禮

官諭祭壇加二嗚呼可謂終始榮哀矣公孝友

篤至自其天性每念祿不逮養所至奉二尊人像

與俱伏臘奏食悲涕交頤事兄姊最有恩禮兄姊

之子女字之不啻已出教養婚聘倚若外府季姊

歸莫太學先塋而最後太學遭讎誣坐殺人律公

爲訟寃甚力卒出之尤急窮交不以生歿貳念彭

欽之以留廉守中奇禍公與楊宮諭諸公白之朱

直指得釋欽之尋以佗僚公捐月廩贈其室以

爲常表微之晚而從戎歿塞下公經紀其喪歸其

骨至鄉人之跡於京蹟於旅鑒整督綱功曹隸事

暨落魄間關托寄一命者則不難輒請輒應也故

老及見徐文貞者曰文貞在都下故如是然松有

總賦之役曰權收終文貞之世不能去公甫登第

容臺集

卷九
行狀

墓

即倡言罷之二十年來無破家役遂爲吾戶日世

利若京師創置會館所至如歸又其細者耳假公

以年即擴子城均役法不難酬願而今則已矣傷

哉公辰錄序云心事使人可知何用以爲藏劍面

目使人可信何用以爲裏甲蓋自爲傳神云而閩

中楊宗伯咨邵文云公雖爲詞臣也而實勞臣雖

疾病也而實公職則以公久在講筵未及於易名

之典爲惜乎余與公居同里仕同官意氣論交宴

開徵逐典型是儀膽胆洞盡乃窺公之大者在端
居憂國提獎人倫以天下名教爲已任李元禮陸
敬輿而下非其志也蓋公眼有瞳心有秤不矜刻
故易親不汶闇故難悅即以甘事公者能得公憐
終不能得公信九原可作不昧斯語矣公於學無
所不闢詩宗少陵文出入左馬好讀名臣奏議有
集藏於家憶公嘗自言吾儕作事有妻子不知窮
安能效淺丈夫沾沾向人語故其甥寶石城及緒
容臺集
行狀
卷九
孤按次遺行不能十一予以所聞見參訂成獻如
左雖挂漏實多第不敢爲徵辭以負公耳公諱致
獻字元徵海內稱爲神所先生卒年月子孫姻屬
之詳行實具載

吳母封安人衛太君行狀

太君者封行人贈祠部吳太公之室主客郎吳伯
王之母也太君以榮名享上壽八十餘年爲婦爲
母爲祖母雖身閱百罹而有子聚百順盛衰之際
可無遺憾顧其操家之艱勤與開家之徽懿可垂
楨則可光彤管者徵野史通家子如其昌號述之
太君宋衛文節公 本朝宣城伯之裔喬木世家
風閑女訓稽古賢母行事若允熊若御辭若恆綽
容臺集
行狀
卷九
若以善養先祿養皆默有契合查似考經案史而
得之蓋太君之歸吳也當東土中倭之時中落矣
太君與封公拮据治生而復振然意猶未廣也太
君旣舉伯王至舞勺察其有異謂太公曰此豈農
之子乎君家以孝弟力田稱百年於茲未始一違
年也逢年自此始矣於是廢著菜宮延明經師諸
所供億極極殫脯肱懷重醴皆躬自潔修之即腫
脆醃醢一進且不再寒更子夜理刀尺弄機杼待

伊吾盤輟而後即安如此者殆將一紀伯玉竟奮迹周庠離蔬釋褐爲天下士其合於尤能勸學者一也伯玉筮仕爲大行人奉

神祖詔以

今上生告九塞伯玉得遠左塞外堯登饋遺故不貲伯玉心惻噴兩大漠藹雪眠冰乘微守障之甲士僅月糧四百緡八口馬畜皆須之安忍其歛之以犒使者遂全庵却數百緡不拜寸錄即置郵不

容臺集

卷九
行狀

渠

羨一縷也而放子舍竟垂索入室靡長物太君獨轅然喜兒幸不以冒賄速官謗仕者奉親孰多於此畧不聞交適聲此其合於御鮮訓廉者一也伯玉既入闕報命聞太公計徒跣就道日行百里哭踊欲絕太君相持泣勉以君之制也父之命也勿滅性以孤吾老人既免喪復詔以逃雨之義願板輿北征以解綳離將毋之憾於是伯玉始治裝還朝以文使魯藩及報命途觀孫漕御史

值漕河梗三月議督江左諸郡以民披應伯玉爲御史抵掌陳會通淤塞之故請驅山左河游人即越山左河津船復祖宗朝淺鋪淺夫撈淺送漕艘之制爲冊誠充昌二郡計日通行如駛遲即按籍計其不共孫漕御史建之漕艘飛至水次漕以中興入朝則代藩方爭廢長甬涓立少甬沙神祖下九列臺省雜議之伯玉謁葉少師語以茲事雖藩封事實主器事今果朝方危疑而忍以

容臺集

卷九
行狀

渠

海內忠臣義士幾十年捐軀命以爭之儲位驟開廢長榜樣以生交構窺矚之實平政府彌益決立長伯玉再奉命使檄竣事報太君太君喜曰吾不解官家事譬如厮養能衛少主者可不謂忠乎此其合於恒緯急公者一也伯玉積資有年及選言路之期故紆其行以待公論而使者乘其未入中以門戶之阱授繕部主事伯玉念母安人年七十六又獨子特抗疏乞改南改南必乞閑曹

人所不爭者得南祠 陛辭之後爲政府決 福藩赴國之策語甚切直不知有官之喧爭也入南祠力浼祠政弊尋轉南客署客署會有吏教一事四署互推諉伯玉慨然鞫得情而逐之不窮治會合沙者再以門戶中伯玉竟以左官太君慰勞之曰若無以老人爲念自沮喪也持議爲儲貳也得南署無詣求也全活人不訛法也而以是獲譽乎何恤若本以老人故乞南即窠去亦喪官不喪養

子舍而得雄太君含飴弄孫觀綠未舞樂陶陶矣忽以疾墜減眠食伯玉手自嚙血草表箋請於上帝願減已筭益太君紀有玄鶴下於庭太君病良已又一筭半而竟以絕糧化化之時敕家人各合牽禪蒲導淨土有夙本矣嗟乎管子有言生者父母知者鮑叔世固有得之於殊方而失之於膝下者以伯玉之文學經濟氣義忠讜百人亦見千人亦見而同朝猶害其能太君何以卜其成於觀祿時哉非是母不生是子亦非是母不知是子其開吳弘矣先是 今甲行人階八品未有封母者伯玉抗疏請北五經博士加入品孺人封有 詔行人母未及實封先得受 命服紫爲今逮今上生覃恩諸使臣類以出署日受全封故太君稱安人云其昌林君離索於伯玉有升堂拜母之交自避人海曲過從遂稀太君嘗問家人曰比數聞享客何不聞有董子比余再還舊居而太君千

古矣故嗟傷拈筆敘次遺行以俟司世教者採擇

卷九

行狀

空

祭文

祭陸君策孝廉文

嗚呼咸齋兄竟止於斯耶念余與兄望衡數武敦
并三益林居以來匪朝伊夕無奇不賞有疑必析
酒鍾詩社花茵月席飲食衍衍笑言啞啞大忘爾
汝通爲主客相訪徒步相迎岸幘謂我無腸托以
肝膈自甘而苦特有彈射余之不佞兄亦莫逆或
傳巷語或寬室誦填膺抒憤彈冠忘憚飢體悲歌

卷九

祭文

空

牢騷慰藉執交而市執卜而宅兄有逸才厥名孔
赫筆花匪夢腹笥爲癖百韻瀾汎千篇膾炙遇方
爲珪著員成璧談天之口佐以嗛劇北海尊開太
丘道開輕舸浮家名園置驛立見鋒穎坐消柴柵
蜚譽墨卿寄情歡伯任達風流人豪氣鬼守相諸
侯過廬必式隱可烟霞生可竹帛世路悠悠徒珍
鼠脂埋沒連城摧殘六翩厭緇化素耽玄守白不
以五斗易此百尺樂志方始大期忽迫謝樹先彫

陸崑隨圻斬之血胤奪以泉石邑設國華神乖善
積追惟疇曩形影相惜三月爲睽千秋永隔密友
不數賸身難百談容可想勝事陳述送往事居余
祗敢什酹酒霜天灑淚如霖聽此哀些來享而格

卷九

祭文

至

祭吳澈如年丈文

嗚呼陽羨延陵之間有子瞻之舊踪將置田宅以
僑處亦依箕尾而告終豈宿盟之未昧而身後之
有公不惟文章氣節磊珂坎壈之相似而生歟歟
笑之地亦異世而相同蓋其剛腸疾惡任天下之
清議而誠心質行足以挽末俗之澆風尸祝不忘
者有居官之遺愛而汗青相照者有彈事之孤忠
完若無瑕之玉剛爲百鍊之鋒蓋能爲蹇諤者不
必有公之經濟能爲正直者不必有公之冲融官
屨蹟而氣益壯用未究而望益隆邇者息北山之
勞悴依南岳之巖巖朱萼白華方周旋於子舍而
素車丹旆已卽於谷堂之封人物眈然天不憖遺
一个人琴俱喪余難賸以百躬憶在壯歲同舉南
官宏詞之試角力爭雄余已自比於不材之木而
公獨抗論謂不當以山苗而壓澗松既爲金而爲
石亦願雲而願龍公所擊者權門之鷹犬卽余所

卷九

祭文

至

嘗者當路之射工烟水五湖歲發王猷之興圖書
千載時尋米舫之踪豈意夏間之良覲遂爲終古
之長惆嗟乎富貴壽考轉盼成空惟竹帛之可托
垂令問以無窮公所壽者先民之不朽而余所慟
者良友之私怆感逝波於川上懷絕調於郢中對
霜天而歌些或神理之可通

卷九

祭文

空

祭幼海侄少宗伯文

惟靈三朝忠節二儀正氣抗迹貞孤標行特異人
群岳立頽波砥柱見弱能扶遇剛必茹直則長孺
峻言元禮弱冠批領孤臣履尾君側清姦義聲首
舉身竄遐荒天關萬里遐荒伊何如彼潮陽江山
得助發爲詞章旣文旣博與士爭長舉流嶺徼望
隱巖廊再銜額命起仕

莊皇暨今

卷九

祭文

空

天子寵秩溥將奉公執法嫉惡鋤強其朋其黨我
心不降何以喻之夏日秋霜人忌太潔物忌太芳
帝諒其心仍眷勿忘造物尚缺禍起垂堂靈嘗有
言心不愧天苟信於心迹可畧焉口絕請托垂三
十年却金之事風掩昔賢睦族聯宗捐彼義田以
此思潔可酌食泉巨慙欺罔停办蒙姦不難弑主
况於流言靈之所管在方寸間克忠克孝秉直秉
廉此心不死詎必形全視身如電達人大觀矧乃

浮名幻起幻遷而彼知者何憎何憐且靈恩誼於
族最深凡我同宗知靈之心豈期家難越至於今
惟二藐孤在我宗人將酒陳詞涕泗交襟

岑聖集

卷九
祭文

李

祭馮孝廉慎餘

孝馮甲族金友玉昆白眉挺起素業逾敦有孝有
德既惠且溫其衷坦坦其氣軒軒力行古道志康
世屯不沽時譽不受人恩叔度千頃消之不渾元
龍百尺豪氣可吞寧龍失水羞風處視瀾翻筆綵
浩蕩詞源先民矩矱直闕其藩間關三川終剖璵
璠士有百行獨沃其根斷指啖母誠感厚坤密室
廣坐莫見癡痕屋漏不愧桃李無言憶昔定交方

岑聖集

卷九
祭文

李

當弱冠吹塤吹篴授餐授館兄於是時朱霞天半
干將莫耶黃流玉瓚欣賞微言橫經問難味同草
木語不河漢爲龍爲雲一始一亂星霜五易風期
不散兄本高亮眼白華紳彈冠結綬於我倍親余
無媚骨困於宵人君尤扼掣薦慰沉淪公車計偕
鶴鳴子和長安相見披肝見素方嗟落羽溘焉朝
露百身豈贖大招莫寤廣陵絕響西州卻步惟是
令聞千秋永播酌酒陳詞人琴如覩

祭潘文學六潤文

世衰道喪友于誼缺一體之中自分楚越蓋戎有
伏於床第而禍多生於饕餮化雞旌而鴿原愁雖
刀角而荆花折小者至於閭閻而大者可以喋血
矧我江南世家蓋百年而不聞一田薛惟六潤之
二難與古人而爭埒觀其躬無常衣財無專錫跡
蚤虛以相附聲填篋而不絕宛痼瘵之乃身而奇
羸之弗屑雖父母之分均且自愧以爲小慈而况

容臺集

卷九
祭文

六

細人之簧舌至於怡色慈幃舞綵北堂依依烏哺
翩翩鴈行疾已沉而猶諱血有噴而必藏其諱也
欲以寬母氏之愁苦而其藏也恐以甚母氏之驚
惶則道路爲之心瘁而史傳可以垂光若夫蘊氣
生風懷仁爲質神鋒道上藻思斌郁脫統緒之紛
紛抱遺經而屹屹故當元氣搏而遐舉豈惟揜高
陽而孤出然而名不掛選舉詩不過四十此又泉
源所飲恨而親知所於邑也其昌誼切葭乎情款

淡水感至行之可儀痛哲人之蚤痿敬抒哀辭以
薦沼芷

容臺集

卷九
祭文

六

祭原道五侄文

嗚呼觀心遽止於斯耶余與觀心雖宦游生別抗
手天涯數日作惡瀉泪臨岐千古一訣無重見期
日送丹旌秦淮之涓此時此恨行道淒其而安能
寫余心之悲也耶嗚呼天道佑善從古致疑尚缺
忌完理或信之至如觀心兩者曷居惟爾才美吾
宗白眉早服廷教有聞於時性復孝友實儉與慈
規言矩行樹德務滋封公蘭玉伯仲壘壘家興以

祭文

卷九

七

盛汝謙以搗完才完行非汝其誰然而文憎命達
調與俗背方升而沉且成而毀竹箭猶艱桂林終
躋中遭家難百罹所萃十年痛定補則息則縮股
攻苦勤身忍嗜爾亦懷憂千載不啻若曰忌完而
缺有試卽不期願中壽可介卽不中壽當死床第
卽死異鄉從容含視此皆無之天道已陂宗族鄉
黨無不酸鼻嗚呼哀哉余與觀心宗誼尤睦事相
師友情則手足觀心事我實父而叔子倚觀心以

爲家督三十年餘形影相逐今歲夏五余病委篤
汝疹汝禱目睫不屬我猶談虎汝乃賦鵬歎然夜
臺百身何贖嗚呼哀哉惟汝之學自玄而釋始事
檀施終趣禪寂結侶名儒耽情梵冊謂假數年樂
邦可覲且念超然不渝易簣此爲完歸功豈唐櫛
天道無知更能缺爾之真宅也耶嗚呼哀哉乃若
委脫離憂世網所寄送往事居我不爾愧有存存
孟有酒在鐫些辭以招精靈不寐

祭文

卷九

七

祭顧太史學海文 代

嗚呼哲人推碩真宰茫茫與善既與福謙亦荒偉
彼太史鍾秀崑陽世濟其美以發其祥乃承簪組
乃肯構堂凌蕩是誠孝恭是將用翼司馬聲著羔
羊不有君子孰德於鄉既修妙節復擅青箱蒲中
鵲起日下鳳翔抽書秘閣視草明光礎躬魚雅搖
筆風霜超將遐舉善刀而藏六月暫息斑絲分行
孺慕之餘板輿復御不以帑行先駕可去

容臺集

卷九
祭文

七

帝念名儒命典兩制率府崇班金華講肄令聞令
望復昌復熾曾幾何時勞侍從事崇讓拂迹逃虛
行意梅花之原千墩之墟宅不盈畝門僅容車游
心於淡友服之初南陔樂只東方晏如蛇忽當歲
鵬乃集間士失砥礪國喪璫璫嗚呼哀哉器傾盛
滿鬼瞰高明惟淵秉心挹於未盈世祿刺汰急流
遺榮什九在林十一在庭宜儼寄取此虧彼成忽
剪長算報施詎平有涯者生不朽者名乘箕委琬

神遊太清達人大觀修短局櫻嗚呼哀哉某官同
僚友誼切師資風流邈矣河山間之生芻一東侑
以哀詞

容臺集

卷九
祭文

七

容臺文集卷之九 終

門人

徐士竑

許經

閱

容臺詩集目錄

卷之一

五言古風

恭讀 宣宗皇帝

御製翰林院箴 館課

省耕圖

閣試

憂旱吟 閣試

清秋瀛洲亭論學

館課

咏盆菊

館課

七夕 館課

題畫小赤壁圖

題萬使君拙庵

容臺集

目錄

許周翰郡侯捐俸助刻戲鴻堂帖占謝

趙孟頫見訪贈別

送黃侍御歸西江

贈陸君策崎墅詩

七言古風

帝京篇

館課

邠風圖

館課

金鏡篇

閣試

石鼓歌

館課

題涪溪讀碑圖

征虜將軍出塞歌 館課

讀書佳山水齋送王季重使君歸山陰

問政山歌為太傅許老師壽

丙申閏秋舟行池州江中題陳徵君仲醇

小崑山舟中讀書圖

金華謠為周斗垣學憲

玉鳩歌壽陳子有觀察

秣陵旅舍送會稽章生

題武夷山圖用何光祿匪莪原韻贈林納

言省庵

容臺集

目錄

壽潘中舍顧夫人六表

樂壽圖歌為潘百朋壽

擊劍篇

館課

鐵冠歌

有序

五言排律

秋夜讀書

閣試

觀運甓圖有感

館課

秋聲

平海篇為大中丞鄒平張公

送周中丞懷魯歸江右

題九如圖爲高觀察四十壽 次平本字太史韻

壽蔣八公庶常祖母八十有八

壽納言許惺初七奏

壽沈文學 題朱君采侍御選閣

中秋朱太常園梅花盛開詩以紀異

壬子九月八日同范長倩朱君采董選周

西湖泛舟次選周韻

訓韓宮諭若游

客臺集

目錄

三

詩

已巳子月飲開使君浴元林司農署中次

韻訓首倡

卷之二

五言律詩

送周太史奉使 秦藩二首

送區海日太史封 藩二首

送李太史湘洲封 秦藩時劉吟平後

送李左諫玉海封 藩

送方衆甫備兵永平三首

送陸伯生歸吳 送范爾孚北歸

送王思延歸赴嵩山

長安送李參戎 長安送客

送丹陽令王東里應召

送趙孟清歸桐廬

送穆仲裕中舍還東明

汪子歸新安送別 貽陳徵君仲醇二首

客臺集

目錄

四

詩

贈曹嗣山總河三首

贈沈繼山司馬

南屏淨慈寺贈蕭方伯九生二首

袁儀卿自征播歸 贈嘉興令鄭太初

長興熊壇石令君席上

青溪徐明府席上 贈蕭象林比部

贈廣文之淮陰 贈方衆甫之汝州

楊淇園侍御巡方事竣仍祝學南畿詩以

爲贈二首

贈吳山人逸金 題畫贈陳懿士山人

贈戴虞周 贈王峯道人

贈毛芷師歸蜀 贈衲友

送僧 贈衲子

贈僧

題百萱圖壽李本寧母太夫人

壽蕭封翁八十 壽翁見源

奉臺集

目錄

五

壽程孝廉卿虞五十

壽吳彥倫五十

夏鶴田黃門自琉球奉使歸致書問訊詩

答之二首

答蘇雲浦侍御 謝柯廬潘令

謝李伯襄太史贈端研二首

甫里夜泊謝許玄祐中舍

謝項文學

題鶴林春社圖 有序

題塵隱居三首 題農桑綺陌冊

賦得雲近蓬萊 薰風自南來

賦得亂山殘雪後 望岱

涿鹿道中賦得陌上塵

高梁耶事 豐縣道中

宿滕陽驛 黃鶴磯阻風

廬山東林夜宿 遊匡山

宿羊山驛 過高唐

奉臺集

目錄

六

宿殺城驛 祭風臺懷古

祝英臺宅 西興秋渡

柳塘夜坐 遊靈巖山

惠山黃園 遊靈巖山范園

同唐元徵宮允游善權洞四首

溯湖春泛 詠孟檜

紫茄五首 五日龍潭觀水嬉

秋夜有集得還字

就李九日同郭次甫登金明閣

夏夜逢伯玄長孺得雲字

曲阿孫山人過訪駕湖旅舍

輓蘇烈女二首 有序

五言絕句

題汝上路太守壁二首

鍾黃初以余有三楚之命亟徵余畫謂

於畫自此遠耳勉應其請并系以詩

容臺集

目錄

七

詩

贈蔣山人

登翠微亭

題杜日章冊九首

枯木

題畫贈翁公二首

題爨下琴

題畫贈張山人

垂釣圖

自畫吾松小崑山二首

長松高士圖

題王叔明畫

贈林天素

題做黃子久畫

題綠天庵圖

贈顯茶僧

題畫共十七首 題畫雜詩

卷之三

七言律詩

萬壽朝賀

太廟薦麥

賦得玉河冰泮

長安冬至

上林春雪

中州鳳凰見爲大中丞馮禮亭年丈贈

送周斗垣參知入賀二首

容臺集

目錄

八

詩

送郭憲副天谷入

賀萬壽二首

郭曾爲吏部

送唐存憶漕臺還

朝二首

送劉侍御還

朝二首

送李易齋還

朝 舊爲台州司理

送錢機山宮允還

朝

送朱比部永白還

朝

朱永白比部爲尊人訟冤事竣還朝送之

送潘舍赤中含還

朝

送詹郡侯濬源

送張璇源郡侯人觀

送張符禺吏部自常熱令內召

送李素我侍御北上二首

送瞿稼軒黃門應召北上

送朱敬輅水部

送顏嶧臯明府內召

送楊學博弘聚北上

穆臺集

目錄

九

詩

送賀使君

送周觀察斗垣二首

送李伯襄太史封秦藩二首

送陸敬齋大參自侍御轉浙臬

送侯六真侍御按黔時黔有兵事侍御兼

視師之命二首

送許周翰備兵井陘二首

送郭希所符丞之金陵二首

送章公觀水部之任清江

送王伯高廣文令南安

送蔣寒玉之任貴竹

送萬元白工部廷杖歸洪都

送蔡元崗清卿奉使還里

送周慕唐黃門予告歸中州

送馮琢庵宗伯二首

送阮黃門回海省觀南歸

送林兼宇簡討送章陽東歸省

穆臺集

目錄

十

詩

送林仰晉司徒送葉少師歸閩四首

送錢麟武大宗伯還會稽

送鄭方水大宗伯歸江右

和鄭庶常峯陽送宋封公歸齊

送李太守思弦二首

送蕭九生方伯二首

送喬裕吾黃門送許使君

送盛伯靈出塞送何士仰游南

送袁微之之唐藩

送吳明谷還鄉 送王純伯鄉來

廣陵道中送戴振之表弟南還

廣文有之任彭城者詩以贈行

賀郭青驤大中丞

賀平湖令陳杲菴奏最

賀王銘韞司李滿考

賀湖州馮司李楨卿奏最

卷五

目錄

賀廷尉李素我得子

賀李素我再舉子詩以志喜

賀施笠澤別駕得雄

贈鄭范溪大司馬行邊

金華守周斗垣爲學使重臨郡郡人以詩

紀事爲贈此詩

贈尹惺麓參知閱兵海上四首

贈劉夢晉黃門 贈彭高舉嶧臺二首

贈杜完三黃門 贈毛侍御

贈總漕王憲葵中丞三首

贈陳仲醇徵君東余山居詩三十首

贈陳畱令韓有懷秦人政成者

贈王大美直指 贈毛侍御孺初視漕

贈蔣山人二首 贈洛中焦右伯文光

贈蔡道寅 贈巨源宗侯

贈宗正國手 唐直指紳宇按浙

卷六

目錄

題李霖寰少保平播冊

杜日章將軍愉溪釣隱圖 有序

題璇源張郡侯卻金輿頌冊

題劉金吾牛山讀書圖二首

題平湖弄珠樓呈蕭象林使君二首

郭青驤六命冊 題紫陽庵

題秦中李貫谷黃門假松園

題孫明府梅花詩冊

秋日泛湖四首

秋日泛湖因讀先師莫甲江之什忽又十

五年感舊懷賢再賦二首

天馬山游眺

王龍寺觀荷

陸君策騎野問水二首

京口觀水嬉呈姜養冲

武夷陳司馬雲窩二首

邯鄲夜宿

清源狄將軍席上觀女樂

客臺集

目錄

三

詩

李臨淮太保惟寅席上

馮元成第觀牡丹

七夕集林比部

九日同姚納言過張蓬玄中丞官署

栢鄉道中寄張蓬玄中丞

懷胡文子

卷之四

七言律詩

訓臨潼王二首

訓虞德園吏部

虎丘和許周翰太守四首

次訓姜仲文

入梵訓諸王係

和陸伯生三首

訓胡小山離臺苦雨二首

訓劉燕及明府二首

次韻訓葉少師臺山贈行四首

葉君錫茂才以詩贈行復次前韻訓之

客臺集

目錄

三

詩

訓胡開府

訓范太蒙吏部

訓李京兆克菴備邊疏

訓李太史伯襄贈什

訓楊霽寰中丞

訓胡小山離臺二首

訓盧原甫次韻

訓董景越漕臺二首

魏淵泉中丞以奏疏詩集見貽詩以酬之

大梁候館馮禮亭大中丞攜尊夜過席上

酬之

癸亥元日與林茂之偕焦氏易林貽以福

櫛五顆茂之有作依韻和之

余既有院長之命茂之以詩見投依韻

答之

冬夜次韻訓林茂之

壽史玉池奉常四首

壽高孩之憲使四十四首

次奉本宰
太史韻

寄壽叅知蔣象巖年丈時避地荊州

容臺集

目錄

五

詩集

壽信陽何太公

壽趙公益光祿五十以閩縣令封

壽敬新杜封公七泰

壽范長倩學憲七十

封廷尉澄川李公七十偕壽

宋獻如中舍自塞上歸壽兩幽人以詩送

行

壽王霽宇大司馬 壽朱敬輶母太夫人

壽東寧伯焦太夫人

壽王遜之璽卿母六十

壽莫方亭

壽章公觀虞部

壽恂庵盛中舍六十

壽莫簡庵

壽李方城憲幕八十

壽彭景從待詔

壽王閑仲六十

壽謝使君象三

壽喬君原度七十

壽汪儒仲五十

容臺集

目錄

六

詩集

雷宸甫六泰適通郎游庠喜贈

劉淳宇五泰

壽周繡海七十

壽王三槐文學

壽顧滙海文學

壽諸德祖

壽新安友人八十

輓鄒順泉隱君

追輓吳橋范月山乃郡司馬范仁元之祖

七言絕句

咏史四首

讀華嚴合論偈

讀寒山子詩漫題十二絕

送唐元微太史一首

送楚方伯薛青雷 送馮成甫

送張了心歸楚二首

范長倩偕隱天平山居四首

寄葉臺山宗伯留都

訓黃侍御 贈李侍御

贈李爲興潯壁王政四首

卷臺集

目錄

主

贈李玉完侍御督學四首

張君山丈北游作此爲贈時時展觀家山

不遠

譚廣文練江相見走筆爲贈

贈萬休上人 贈天台僧

贈湛懷上人 贈覺庵師說經超果

贈黃金石堪輿 贈倪永泉相士

贈八歲梵童諸字韻者

贈王子王 贈黃愛春

延評潘同江尊閣顧夫人六十餘旣爲長

歌祝觴內子復請此圖壽之并題一絕

壽曹太母

栢舟奇節爲馬太母頌

雷宸甫得孫

題顏魯公裴將軍詩真跡

題曹源 題尹使君詩冊

卷臺集

目錄

大

目錄

題何兵部天王像 題汪裕吾像

房村夜宿劉庄談河事

題延津署閣 上苑桃花二首

西湖寺中 鸚鵡麗人

看花 題高贈翁公

畫扇贈別慈師戊嶺表

畫家霜景與煙景淆亂余未有以易也丁

酉冬燕山道上乃始悟之題詩驛僕云

題畫贈許繩齋郡伯時潯河成

辛亥秋做吾家北苑筆於瀆川山莊寄邢

子愿侍御

題西溪圖贈虞德園吏部

題梯綠樓圖爲黃仲石少府時以荔枝見餉

題畫贈張平仲交守

題畫贈楊玄蔭大參

題畫贈楊弱水題畫寄蜀中徐聞池

寄臺集

目錄

題畫壽陳廉崖時方左遷上林

題畫贈周奉常

題畫贈陸陵張夢澤舊武陵守

題畫贈張平仲水部

題畫爲楊弱水侍御

題畫贈江陰夏茂卿

寒原送別圖贈聶井恩今君入覲

題畫送人歸江西

題畫贈蜀中尹使君惺麓二首

題畫贈王伯敬學博

題畫寄吳浮玉黃門題畫贈王勿度

爲省公作若帝庵圖并題

廣陵舟次題房侍御畫竹

題王霄宇緇佛齋圖二首

舟次薛澱望馬鞍諸山做趙吳興水村圖

題畫送原孚姪巡齊

寄臺集

目錄

題畫送王勿度計偕

題畫贈友題王勿度畫

題吳祠部畫題畫

題林天素畫題倪雲林畫

做李營丘寒山圖右序

題倪迂畫二首題畫柳

題茅齋水墨畫題做水墨太卿畫

題雪梅圖題做黃子久畫

原缺

容臺詩集卷之一

華亭董其昌著 家係庭所

五言古風

恭讀 宣宗皇帝 御製翰林院箴 館課

崢嶸木天署七曜垂精芒璇題揭周訓麗藻炳亮
章念此司言重溫語中官常談經入禁籙起草直
明光地望洵清切思華難對揚俊乂思獻納台衡
樊陰陽公私慎塗軌仁義爲提綱玄微剖幽眇森

卷一

五言古詩

一

嚴含風霜煥煥金版跡照曜白玉堂所以 章聖
時侍從多賢良戒石製已陋飛白不足方願言鏤
心骨佩服終弗忘

省耕圖 閣試

融風扇時燠東臯農事起田畯遵時令平秩從茲
始溝塍紆以直畚鍤烟雲裏腰鎌乍刈葵搗籩齊
炊黍鵲塋際熙陽鸞旂麗京坻稽稽撫籍衣刻刻
染場屐天近雨粟多日臨土膏美汗漫入駿游蕪

汲三推址瞻此省耕儀風規傳畫史願置 講座
前勞農振前軌

憂旱吟 閣試

憂國願年豐歲事屢艱虞經春書不雨首夏猶修
雩油雲若待族閭里都向隅未必金石流其如禾
麥枯不曉神靈意果爲乾封乎我欲登天門爲衆
額以呼聖道方冲融時霖應豈誣將無木格尤儻
爾肥遑辜屯膏感玄象修禳關 廟設于公一平

卷一

五言古詩

二

嶽猶勝焚厖巫况迺吾 皇仁噓吸通軀軀願進
雲漢篇庶望商霖濡六事既改觀三農亦登蘇恨
無翬羽翼空抱蒿目愚

清秋瀛洲亭論學 館課

我生宣尼後雅意窺道源雕蟲愧小技魚蠹綜羣
言空玄費研劄悵悵岐路繁幸茲先覺者秉鐸開
家昏幽討濂與洛上窮義與軒秋空發靈籟水落
見天根吾無隱乎爾日擎教已存虛往而實歸玄

亭何足論、記取瀛洲會、風規百世尊、

咏盆菊 館課

衆芳豈不妍、秋英白清絕、意與幽人合、標名霜下、
像容以桃李、顏艷彼茱萸、節翩翩五陵、于佳色紛、
相悅、積紫照朱、茵堆黃、象金埒、賞韻一以垂、籬堦、
寧辭拙、亭亭盆中菊、偏承美人、擷香分甘、谷幽色、
借冰壺、潔對此讀離騷、心魂坐瑩澈、悠然見西山、
孤峯正嶽嶽、

零露集

卷一 五言古詩

七夕 館課

夏律乍留灰、秋箭今移昏、峨嵋岫初出、洞庭波漸、
起、河邊月桂幽、漢曲天榆麗、仙車駐七襄、札札弄、
機杼、束素愁上衣、凌波淚如雨、高樓有思婦、切念、
從軍子、迎寒理衣縫、映日抽纖縷、歲歲遙相望、而、
無隔年聚、如何離別悲、人稱河漢女、

題畫小赤壁圖 有片

吾松有小赤壁與黃州赤壁大小實相埒

不知何事辱之爲小沈微士繪圖爲茲山

解嘲雨中遇君策齋頭君策方以吳綃點

綴泉石有張子淵自白岳至携松蘿茶與

晴聖闢勝君策呼酒佐之永日無俗子面

日君策強余畫爲畫此圖并書赤壁詩詩

書畫皆君策和之

沈公緒欲鑄東坡像於赤壁山房屬余書

大江東去詞錯於石末句及之然鑄東坡

零露集

卷一 五言古詩

何必赤壁陸家晴聖合著此公與內史相

酬也

吾松山有九俱以海爲沼東海旣以大赤壁何當

小風穴秘精靈雲門削鬼巧口鼻闢鱗甲成

天矯而我游齊安何踈凌窈窕時平兵氣銷霜落

江聲悄迴思平原鶴誰是扮榆烏恰似黃池會吳

楚爭可了將無山嶽靈端受里俗騷歸語東陽生

攜筇事幽討石言曾莫逆壁觀共枯槁日成琳球

賦屋用辛夷、棟太守握紅雲冠。彼山谷好靈蹤，儼如舊。麗賢忽以澡嘉名，公等錫一。整從余保手寫浪淘沙。峨嵋雪可掃，敢應北山招。終事東坡考。

題萬使君拙菴

黃虞既已逸，智巧相馳逐。宣父貴如愚，猶龍稱若。屏君侯體明德，祇以拙自勗。應以五而窮，變惟一。乃足偉哉濂溪銘，泠泠太古曲。琴臺時動操，清音滿空谷。不見五鳳年，聖書懷惻惻。慙無詩史才，聊

卷一

五言古詩

五

詩集

作春陵續

許周翰郡侯捐俸助刻戲鴻堂帖占謝

飛鴻易肆高。戲海書家妙。將開鴻乙堂。或免斤鶚笑。貧來四壁立。富有連城照。閑助爭翰墨。小史等排調。真足履何開。傳神膚必肖。恒疑秘閣摹。未奉台仙詔。徒聞買駿涓。終愧然犀。相若但舉肥官人。惟貴少。以茲金石錄。欲灼膏肓。張羅森百目。陟嶽摩羣峭。紛披石室藏。陰絕天門跳。古文爲大

出壯心。聊復耗未換。吳兒眼。先諧許侯好。日暮邯鄲辭。鼓揭岐陽興。來聞擊玉聲。曰似歸鴻操。按行筆陣間。隨以乘韋犒。居然一顧寵。行使三都譟。隣君冰壺清。匪敢瓊玖報。珍重遠游名。書之華陽誥。

趙孟清見訪贈別

曾參援神契。因注狐首經。三才總民行。九星披地靈。化爲白鶴仙。尋我枕烟庭。倒傾青錦囊。餘子徒聽榮。忽夢宛溪霜。遠游恰露零。來時栗始芽。去時

卷一

五言古詩

六

詩集

楓換青。贈爾九峯霞。可以被沉冥。

送黃侍御歸西江

彭澤八十日。襄陽不再春。悠悠世網中。着此天放民。鳥飛時復倦。龍性故難馴。余亦從此逝。幽懷誰與論。攬取衡山雲。以贈東林人。

贈陸君策騎墅詩

積玉豈無圓。干將亦有邨。青山貯文賦。秋水懸劍痕。自爾往者。卜此時人。閑高情狹五嶽。所適聊

川樊一丘美吾土。羣峯走其門。虛檻見霞起。卷幔知雲屯。高樓巢燕子。負谷長龍孫。每當秋葉彫。鬱清陰。綈懷柴桑翁。明愛田水喧。況乃梧竹聲。長與風雨吞。主人桂林枝。雅尚蓬蒿敦。疏渠引泉脈。驅石劔雲根。潦梁期質友。池塘思哲昆。刈韭秋畦薄。釣魚潭水渾。著論準樂志。賦騷稱滌煩。名僧時駐錫。長者多停軒。與君雖接鄰。室邇猶隔垣。未若此園居。曠然無籬藩。一從鴻避弋。笑彼虱處裊。

客堂集

卷一
五言古詩

七

詩集

桃花源

七言古風

帝京篇
館課

澗渾風雨會。殺函天地區。河山靈氣有。遷換一一拱北開。皇都皇都險。扼居庸。麓不斷。華夷山矗矗。八聖經營華。帝圖三犁掃。滌維坤軸形。勝曾標天府。雄烟花。夜道盡圖中。勢壓九龍升。地迥雲中千。雉禁城重中。天閭闔。開宮扇。承露雙莖霄漢見。凌風却月關。麟岫建章鳩。鵲龍窠。觀太液池邊白。玉堤蓬萊閣。上紫金泥浴。天巨浸。疑通漢耀日。層樓爲祝釐。長安甲第千霞起。四街九衢平若水。朝開珂珮接西清。夕聽歌鐘喧北里。道旁無復酒人悲。碣石徒傳擁籌臺。孽壤應多堯市曲。和歌時出栢梁裁。吾聞都邑四方極。昇平繁修窮物力。縱賦長楊諷。幾何高髻之謠良可則。京華春色日遡飮。節屋遐陬豈盡如。願闢九重明四目。不使人間有何隅。

客堂集

卷一
七言古詩

八

詩集

邠風圖 館課

玉書金簡不足異布帛菽粟真文字委宛驚開先
代藏詩中盡繪農桑事憶昔 章皇全盛時堯水
湯乾德不知千倉萬箱陳陳積祈寒暑雨誰其咨
田嘆女紅歌帝力帝軫民艱情不極因披承旨圖
邠風親灑宸章賦閱農田家作苦非一狀深耕
薄獲何災災犁頭風雨生綃幅餘音散入春來曲
但識宮中錦繡香爭知陌上蠶繅促田苗齒芥應

卷一
七言古詩

九

詩集

無功提筐飼蠶勞亦同天文似雨蒼頡粟機杼還
凌雲漢工曾聞姬滿歌黃竹明河霓羽紛相逐詎
舉三推古籍田肯憐四月新絲熟大哉竹簡羽陵
書可信農桑足開國曲阜遺履烏號弓精光噴薄
摩玄穹願將裝御連屏疊率祖彌增聖道隆

金鏡篇 閤試

聖人有大寶金鏡洞八荒陰陽為炭造化冶剖判
混沌俾三光希夷恍惚含有象空明寂照應無方

曾聞傳咸史豈是秦宮裝懸之 玉宸助垂裳清
輝能燭奸與良山河大地一覽盡山精魑魅夜遁
藏天子萬壽坐明堂月輪重朗星含芒比德水
鑑光琅琅映照八彩皇哉唐汾陰寶鼎何足當

石鼓歌 館課

世間相傳墨藪書五十六種名目奇中有岐陽石
鼓跡籀文千載存風規周道中興震威武五年巡
狩修上儀諸侯劍佩紛隨逐車如流水馬駸馳春

卷一

七言古詩

十

詩集

蒐肅奉禽荒戒告廟還鑄金石辭從官振彩鑿山
骨琢成十數加廟制狀如天上落星石剖割混沌
光陸離雅頌之間格韻古尊彝竝列款識施千年
石經蟲豸百丈斷崖蟠蛟螭務光初鑿到蓬日
神禹手鑿崎嶇時數行剝落不成字遺珠碎玉成
逸詩子雲雖老應不解仲尼刪後賞者誰嗟嗟秦
人掃王迹儒者六執皆凌夷隸文一起籀文廢俗
趨簡便真難支鄒嶧之杙俄歇滅陽冰猶自尊相

斯神呵鬼護石鼓在。三代典型良可推。吾聞吏部希古道。一代山斗稱宗師。綺靡餘習混雅正。眼見槌碎淮西碑。以茲感慨扣石鼓。恰如三摻聲。謹悲寄言同學鴻都子。共挽文章八代表。

題活溪讀碑圖

永州誌相傳以元結中興爲三絕碑蓋顏之書元之文與神陽鏡石內外瑩徹故稱

三絕余獨非之元顏之文與書與其人足

寒臺集

卷一
七言古詩

士

詩集

相埒人品不爲書文所掩是爲絕耳因作此詩以貽祈令鐫之

漫郎左氏癖魯國義之鬼千載遠擅場同時恰對壘有唐九廟隨秋煙一片中與石不毀幾回吹律寒谷春幾度看碑陳迹新迹鶴歸來認城郭杜鵑聲裡含君臣折釵黃絹森光怪舊國山河餘氣概當年富貴腹劍多異代風流襟筆在書生何負於國哉元祐之籍何當來予瞻喫飽惠州餅涪翁夜

上活溪臺扶藜掃石溪聲咽不禁技癢還題碣清時有味是無能但漱湘流莫饒舌

征虜將軍出塞歌 館課

皇家執契靜三邊將軍更事勦燕然心知騎子須大劍耻看烽火照甘泉身挾期門射鵰子匣裡吳鉤冷於水雕戈赤羽三千騎落日黃雲一萬里是時秋高塞草枯我兵勇氣先吞胡連空幕影隨塵遁竟夕笳聲暗不呼將軍麾下都俠烈誓剗胡腸飲胡血箭鋒直挂青海灣刀鏢寧顧天山月健兒手捥月支頭奪得燕然胡虜愁功成不受封侯印只爲長纓志欲酬

寒臺集

卷一
七言古詩

士

詩集

讀書佳山水謠送王季重使君歸山陰

會計佳山君所有不細藏書凌大酉四序長開鏡裏花十年種就門前柳解經宛轉注蟲魚問字離奇盡蝌蚪河陽三十傳贏餘函谷五千曾秘授以茲濬蕩少宦情夢著林泉輕組綬溪溪之政不再

春前與緯真稱敵手。且悠悠好。盡能浮雲忽忽。
成蒼狗。幾經霜信。剪芝蘭。何限雷門。鳴瓦缶。穀城
黃石。君所師。句漏丹砂。吾得友。伏櫪俱成。歷塊心
懸。河共夥。談天口。許將幽賞。契寥寥。一任功名歸
九九。人生聚散。那可期。吳苑花前。重回首。自言習
氣。剩三餘。小結吾廬。纔一畝。閒宜策杖。撫孤松。饒
即腰鎌刈秋韭。傲帙黃虞事。可知操推六五頭。堪
拚身謝靈均虎豹。開游逐史公牛馬走。室遠何縣
竟終得否。

問政山歌爲太傅許老師壽

君不見問政山。錯出黃山白嶽間。昔日仙人留隱
跡。至今白雲蒼樹猶仙關。上有千尺之松花。作針

卷一

七言古詩

七

詩集

卷一

七言古詩

七

詩集

陽二十四考中書令。南華八千餘歲秋復春。
丙申閏秋舟行池州江中。題陳徵君仲醇小
崑山舟中讀書圖

淒烟衰草平原暮。二士千秋那得寐。閒愁不到釣
魚磯。習心未遣亡羊路。草花平岸變霜容。總是窓
前書帶叢。何時棹向朱涇去。船子元無半字蹤。

金華謠爲周斗垣學憲

着處歡迎恐相失。金華千人萬人出。舊恩耿耿新

榮觀、阡陌、駢閣、委虛室、竹馬、兒童、擁翠旌、章縫、弟子、看雄筆、依依棠樹、過半茸、期期玉山、高舉、律鄂、中飛雪、再徵歌、黍谷驅寒、爲吹律、君不見、帝次公、承恩、召見、明光宮、五馬、俄紆、丞相、綬、潁川、父老、何當、逢、又不見、蜀文翁、明經、獎士、鄉魯、同、豈有、臯比、秋憲、府、高懸、木鏡、摩層、空、何限、塵埃、騰寶劍、幾從、爨下、賞、枯桐、八詠、之樓、可捷、碎力、迫、正始、還、麗鴻、縱橫、越旬、三千里、流風、遺愛、都如此、畏墨、與思、未

客臺集

七言古詩

五

詩集

足多萬、潭沉石、徒爲爾、我亦談經、五伎窮、空山、獨往、攜孤筇、文章、有神、交有道、尊前、豁達、開心胸、朱霞、半天、何歷落、雲夢、八九、殊春容、一似、銅鉞、萬石鐘、又似、森梢、百尺、松孔、文舉、郭林宗、千秋、快士、誰希蹤、平生、不復、駭真龍、神理、綿綿、欲往、從、傳聞、勝事、回難、工、爲賦、善哉、繼國風、誰其、采之、達、九重、

玉鳩歌壽陳子有觀察

日雲何來、照象罔、不作尋常、珂珮響、于閭之玉昆

吾刀、雕琢、鳩形、大於、掌、恰稱、仙人、九節、筇、頽、自君、王靈、壽、賞、樽、柱、傾、天、會、有、時、披、尋、福、地、能、蕭、爽、八、千歲、月、老、堪、扶、十五、連城、差、足、享、昔、有、盧、放、曾、挾、之、番、赤、豹、今、驟、文、鸞、飛、揚、跋、扈、汗、漫、期、于、佩、玉、鳩、如、佩、鵬、狡、獪、變、化、兒、童、嬉、拾、風、作、雨、爾、所、爲、天、老、倦、游、鳩、倦、飛、龍、梭、一、躍、歸、葛、陂、枕、化、葛、陂、龍、鳩、啼、崑、丘、樹、回、翔、抵、鵲、村、更、與、非、能、遇、五、更、祝、哽、布、初、筵、九十、造、朝、隨、鳥、殿、帝、師、綿、邈、易、不、聞、巢、居、誰、與

客臺集

七言古詩

六

詩集

接慙慙、一從、鼠璞、邀、高價、那見、鸞、眸、好、策、助、神、物、悠悠、委、草莽、野人、得以、遺、山、長、白、壁、應、難、薦、十、雙、青、鞋、那可、消、幾、兩、懸、矢、知、當、屈、攬、初、挂、錢、便、起、黃、爐、想、蒲坂、平、陽、輯、瑞、新、萬、壑、千、巖、胡、獨、往、壘、書、一日、下、安、車、玉、鳩、飛、向、銅、龍、上、

秣陵旅舍送會稽章生

君不見、禹穴、高峰、百丈、奇、千年、王氣、山之、垂、又不、見、隔、亭、觴、咏、飛、雄、筆、天花、畫、灑、分、顏色、會稽、山水、

鍾韻士、風雅翩翩多羽翼、章生磊落名家駒、潮海
意氣無人如、全越文章歸領袖、三吳人物爭吹噓、
烏衣幾出蕭關路、千里青山兩擔書、涼秋八月都
門道、逆旅相逢如夙好、黃公之壺酒、新釀唾壺擊
缺、仍悲嘯、令我神情太王生、三杯耳熱都傾倒、我
本吳中俠、更儒、屠龍之技世所迂、前身不獨疑詞
客、執筆曾經佐褚虞、胸中癡絕不能盡、閒寫秋林
木葉疎、多君真賞足青眼、不似傍人只好竿、君今

卷一

七言古詩

七

詩集

久客吟思越、戎裝飲馬秦淮月、天涯聚首幾彌旬、
那堪更作天涯別、山陰風物性所親、地主知君不
厭頻、試聽寒夜江頭雪、定有扁舟訪戴人、

題武夷山圖用何光祿匪莪原韻贈林納言

省庵

兩丸熠煜跳天門、風凡氣馬無停轡、欲界仙都隔
海裡、慢亭自昔曾孫里、神霄高外更無高、神瀛水
窮重得水、凌倒景兮采玄雲、構取清微大赤文、

洞天兮搜福地、婆娑易跡魚蟲宇、九曲棹歌丹九
轉、十年塵土腸為遺、盧敖竹杖亘千尋、黃石陰符

遺一卷、迴思九陌走黃埃、浮名於我何有哉、漁父
桃源豈再來、天公粉本深徘徊、不貪大藥化黃金、
祗愛清音叶素琴、故人持贈好東絹、仙山屬我開
生面、布襪青鞋不用將、雲鬟霧鬢長相見、有美林
夫子偏憐、顧虎、痕披圖選其勝、卜築將因之西嶺
烟、升焚寶鴨東峰日、上蒼龍夾依依、珊瑚夢中歸

卷一

七言古詩

七

詩集

所欠鷓鴣桺、翅飛直是舜耕田、已熟直緣商戰貌、
多肥解道仙凡途、豈隔朝凡暮、聖忽復易武夷洞、
口懸靈、躡紫陽祠畔、荒行跡省兩須從好雨星、積
風但養摩天翮、官路無窮素作緇、學人漫看朱成
碧、我袖長懷一瓣香、更添下拜巖巖石、

壽潘中舍顧夫人六袞

海上三山春色早、青池阿母馳青鳥、南岳存華初
度年、霞纓朱佩光繚繞、遙遙華胄兩名家、辟疆之

竹河陽花、紫薇鳳閣連三殿。彤管鸞章貢六珈。廿
載金門稱避世。雞鳴贈佩尋常事。道韞終多林下
風。泰嘉每報途中字。超然燕處誦黃庭。隱髮朱顏
學鍊形。能將誰母兼龐母。能解珠經勝玉經。檀施
鉢衣香積餅。續紛幢蓋天花散。綉佛針神大內知。
琳宮貝藏來真旦。不因福果尚空虛。龍女能銜照
乘珠。詩有鴈鳩章壺範。人同蘭玉繞庭隅。九華烟
燭元宵候。梅花恰與優曇逗。稱觴寧羨八千春。載

容臺集

卷一
七言古詩

九

詩集

筆敢從中壘後。

樂詩圖歌爲潘百朋壽

江南欲作名園記。海上河陽看世濟。尚書蔡駁故
遺聲。右轄風流恢賜第。考德真將獨樂同。貽謀却
與平泉異。種木於今及百年。歌鐘甲第長依然。閑
盡人間陵與谷。肯堂肯構歸象賢。森梢嘉樹成蹊
逕。突兀危峰出市廛。白水朱樓相掩映。中池方廣
成天鏡。矧羽鳥驚迎向人。澆嚼游魚波不定。水北

樓臺照碧霄。桂爲棟兮蘭爲樑。逸寶盈百猶虛敞。
鼓吹數部仍寥寥。水南嵐翠何縹緲。珊瑚雲根成
天矯。磴道周迴洞壑深。游人往往迷幽討。飛梁百
尺亘長虹。別有林扉接水窮。名花異藥不知數。經
年瑤圃留春風。工人夙有煙霞質。王事馳驅多缺
掌。又銜新詔五羊城。萬里家山勞夢想。不辭爲
作輞川圖。一似披形入玉壺。畫繡正看榮梓里。年
華况值挂桑弧。君不見鴻乙草堂傳畫史。一丘一

容臺集

卷一
七言古詩

十

詩集

壑徒爲爾。又不見洪崖仙人拔宅居。舊時城郭曾
無餘。何如世業儼金谷。吏耶隱耶俱不俗。五嶽仙
仙縱所如。臥游鄉思常相續。君生亦是我生辰。大
斗年年持介福。

擊劍篇 館課

古劍寒鋒青槭槭。昔年得之豐城客。陰陽爲炭天
地爐。誰銀純鈎金跳躑。琉璃匣裡蓮花色。明月環
端秋水碧。自是荆軻一片心。佩將燕市頻磨拭。傳

開西隔烽火驚龍泉夜吼如有神。拔劍起舞舞扶星。
辰旋風燦電光燐灼。決盡胡雲一萬里。血淚胡天
淨虜塵。

鐵冠歌 有序

鶴琴高翁得楊廉夫鐵冠屬余歌之君雅
愛名蹟有廉夫鐵厓圖并鐵笛是於老鐵
更覺有緣也余爲之歌且索同社彭子徐
子章偕賦焉

卷一

七言古詩

注

詩集

山人鐵冠凌風霜雅宜一片鐵肝腸。光同雌劍連
牛紫祥躍洪爐百鍊鋼。聚羽徒驚鴉羣舞。芙蓉不
發聲琅璫。爭似此冠勢兀突。替向空山吹鐵笛。有
時醉倒玉峯西。一任自歌還自側。當年冠帶滿中
州。那得胡塵不上頭。君獨笑看彈冕貴。濯纓萬里
滄江流。春去秋來人代改。貂溫鵬勁今安在。鐵冠
鐵冠誰護呵。堪此神物仍無壞。高君好古曠士襟。
忽有此冠諧素心。并挾短筇裁羽服。攜琴放鶴青

山深莫言只似韓休伯老鐵風流更許尋

卷一

七言古詩

注

詩集

五言排律

秋夜讀書 閣試

良宵迎爽至，舊簡拂塵看。駒影過窓駛，螢光映室寒。餘砧欲度檢，處燭初錢漫。訝逢生臥潛，來太觀五車。緒未易尺璧寶，非難月幌牙。籤白霜庭草，帶丹居然照千古。槽相笑侯桓。

觀運甃圖有感 命課

壁紀滄洲勝，圖開白社清。俱爲豐歲寶，詎有情陰

卷一

五言排律

詩集

詩集

情運甃神誰寫，先鞭意不輕。賭茶真賤底，抱甃豈嘉名。談塵噴王謝，紆綽似孔明。直令披畫者，忼慨請長纓。

秋聲

天宇三秋靜，林皋衆竅鳴。蕭蕭翻竹韻，嘹嘹動簫聲。帶雁宵征急，迎螢夕語輕。或從蘋末起，漸聽谷中盈。寒杵遙空斷，霜鐘應候清。因風想珂珮，耿耿挽衣情。

平海篇爲大中丞鄒平張公

聖武布遐服，膚功張仲優。師中推長子，晉錫重康侯。憶昨闕邦震，真成海若羞。鶴軒終怯戰，虎穴敢深求。遂使隣爲壑，誰知幄有籌。戈寧韜廕止，病豈養癰瘳。大創真長策，先聲乃伐謀。如霆施號令，未雨夙綢繆。且欲安吾圉，何能效彼尤。元戎寧大纛，猛將建朱旂。直搗飛雲窟，長驅靖海洲。望洋欣築觀，普衆欲焚舟。列炬龍衙燭，連營蜃接樓。灌壇飛

卷一

五言排律

詩集

詩集

破塊齋芥耀純鈎，颺起屏翳助煙消。鬼魅愁饑蛟，音染窮毒經，豁填溝。獸困皆崩角，魚懸作縲囚。亦知矜族類，庶可報虔劉。舳舻乘宵遁，雀苻蔽野搜。若爲騎蠱尾，即已隕旄頭。飲至芙蓉幕，歡騰杖杜謳。任公綽旣舉，謝傳奕徐收。甫領風方穆，鏡歌秘可抽。冲皇迴赫怒，天語獎分猷。賀凱開閭閻，陳俘對冕旒。卿能紆石盡，國且登金甌。恒容將真拜，永銜尚薄酬。襄陽元凱鎮河內，冠帽留客有維

來戀曾懷楚木憂、用兵存後法、截筆踵前修、班祿
多虛美、昌黎恥暗投、磨厓吾有勦、端擬照千秋、

送周中丞懷魯歸江右

碧幢迴馭日、袞繡繫思年、文武真爲憲、謳吟盡可
傳、棠陰垂四履、葵蓋鑒重玄、故節捐誠易、初衣
遂如堅、譏能工似錦、道本直如弦、余亦冥冥者、分
飛信黯然、

題九如圖爲高觀察四十壽

次李本寧太

卷一

五言排律

詩集

詩集

網紀雄東未、文章有代興、江山增潤色、日月共寒
騰、中甫神鍾岳、蓬萊海閱陵、郎潛猶始壯、公夢已
堪憑、刻柏翠易丁、鳴岡瑞鳳升、出雲俱四岳、爲壽
叶三朋、弧矢揆初度、彤庭寵恰承、穆如剛作頌、不
獨九如儔、

壽蔣八公庶常祖母八十有八

清淺閱蓬萊、名家燕喜開、霜封三徑後、雲綢五花
裁、姆訓傳遷里、君恩陟禁臺、大慈飛鳳羽、豈肯總

珠胎、貽厥文孫起、爲光祖德培、雕蟲爾雅筆、繡虎
石渠才、不負含錦意、將乘騰絲迴、策先重千對、拜
後魯公陪、泥柏千秋節、滋蘭百畝恢、潘與星駕耳、
劉報日悠哉、寶倫車猶鹿、忘憂背叶鮐、劍芒孤馬
奕、婺綵切昭回、冰雪真人骨、煙霞謔母杯、翩然祝
鵲語、何以報瓊瑰、

壽納言許惺初七袞

鶴馭與鸞驂、寧聞劔履參、何如鉉鼎貴、更發蕊珠

卷一

五言排律

詩集

詩集

爾今日磯邊、呂當年柱下、聃鳴琴、單父記、飛鳥尚
方、諸聽馬、金臺驟、羣貂柏府替、羊腸皆不顧、龍領
直教探、如矢心、何壯類、綱力擬、惟因懷、肩恍戀、不
逐飽、帆貪樂、志長衡、水論才、自杞楠、楓宸思、太岳
雷、鏡凜寒、潭九列、恒虛左、千尋立、斗南景、先真巨
手、玄度故、清談魯、聞毛成、錦泰淮、柳正、參納言、虞
典重、優品、主恩覃、漫爾前、薪債、何妨晚、蔗日、永
貞、爰用六、不朽事、兼三典、皆開黃、綸道、逢足、翠嵐

登高大夫賦、中酒聖人耽、謝傳庭生玉、陶公舉是
籃、雲林餘碩果、火宅現優曇、卿月秋光迥、文星爽
氣含、麻姑能擘脯、青女亦傳柑、仙長頒真錄、天香
降、蔚藍榮觀四朝盛、雍拜五更堪、有客成歌郢、紛
吾亦步邯鄲、寶刀情不淺、瓊玖報猶懸、開社香山後、
論交若水涵、蒲輪將有勅、莫倚挂瓢慙、

壽沈文學

中秋臨閨月廿載、一來旋昔著生申、瑞今逢出震

卷一

五言排律

七

詩集

年懸孤良有始、合璧豈徒然、初度離騷記、高文作
賦傳、尚苦江石秀、洗馬樂家憐、驥種能千里、鵬圖
上九天、明廷方重少、誰在洛陽先、

題朱君采侍御選閣

瘴海迴車口、名山選勝時、超將黃鶴舉、濬與白鷗
期、百尺誰當傲、千峰爾獨私、尋雲朝暮出、含雪伏
蒸宜、衆響諧達掃、清暉叶謝詩、霜威遺磔步、水樂
許、魚知其倚吳、天盡高登楚、客詞顏堂爲、健館開

社、喻蓮池、捉鼻終無取、冥心了不疑、自今浮宅者
乘興欲何之、

中秋朱太常園梅花盛開詩以紀異

太遠江南信、先標水部詩、名花真初見、帝力本無
時、香挾湘蘭發、清含塞角吹、仙家懸幻術、官閣動
吟思、何事碑號露、偏欣雀啣枝、金殿從勦厲、玉樹
獨華滋、驟訝園丁報、將謀驛使馳、生黃差足擬、雕
葉未爲奇、如射神如下、孤山鶴也疑、白華宜暫補、
黃落失驂悲、積素臨楓岸、飛英墮槿籬、催粧殊早
計、起隴異恒期、冷艷心堪許、幽芳衆豈知、冰壺舒
夜藥、黍谷受春姿、調開徵天瑞、濡翰共補之、

壬子九月八日同范長倩朱君采並選周西

湖泛舟次選周韻

花源神界敞、香海沃焦浮、得似鍾期賞、相將范蠡
舟、捲簾延遠岫、催榜度飛樓、有客恒驚語、君顏
下、鴈節逢青女、候人盡墨卿、流梅喚翠羽、駕漁庄

可借籌調刀聞爽發款乃開清謳繁露頻推筆行
雲逐轉喉疎臨中聖趣離落野夫謀鐘寂越花土
燈疎柱若洲亦知秋涼在多爲夕佳留欲續龍山
會唯須秉燭游

訓韓官諭若海

孤踪澤畔踰棋壁有誰先古調高山在韓文北斗
膠采風存列國華易測重淵天祿推中壘勢臺得
子玄絲綸光內制蘭蒞出新篇頗發前薪焰仍廻
客臺集 卷一 五言排律 无 以藏

鄭錦妍來歌書自絕昌獨賞何偏空谷初聞喜荆
州數見鮮無能裨羽翼許可堪雲煙補袞須公等
雕蟲底其憐

已巳子月飲關使君浴元林司農署中次韻

洲首倡

兼隱雲司客行吟澤畔人坐餘香作署合處劍爲
津問節飛灰近催詩刻燭頻書家真有壁交遊不
無神魚樂初忘沼星車易轉輪絨情授關于鴻寶

原缺

客臺詩集卷之二

華亭董其昌著

家孫庭輯

五言律詩

送周太史奉使秦藩二首

金鑾辭殿直玉節指秦城更以探奇興因之擁傳
行上林盧橘熟太華岳蓮晴處處登臨咏皆翻郢
雪聲

二

客臺集

卷二 五言律詩

詩集

雲霄飛漢節磐石重周宗槎泛仙源近瑣分帝
澤濃雲臺寒五月竹苑散千峰知有游梁客翩翩
執簡從

送周海目太史封藩二首

每憶朝參下相將日久過微言比投水高論任懸
河以我宦情薄愛君幽賞多可知江令賦少別意
難摹

二

題柱才名籍分黃使命嘉賜永飛畫繡截筆落天
花雲散千峯火秋停八月槎欲知詞客貴設醴徧
王家

送李太史湘洲封 秦藩時劉時平後

辭天尺五居百二指秦墟磐石宗鼎重孤城戰伐
餘蘭皋微雪賦珠履擁星車采得風謠徧蒹葭白
露初

送李左諫玉海封 藩

客臺集

卷二 五言律詩

二

詩餘

左垣分漢節上黨造天倪名著青蒲草書標赤社
題官槐疎古驛江柳淡秋堤拜慶催鄉夢無爲惜
解携

送方衆用備兵永平三首

塞帷間孤竹開幙應蓮花古塞天逾險長安日未
除文人停草檄老將競鳴笳得繫單于頸承恩許
及瓜

二

郎選高司馬邊功屢賜金股肱京輔重拊髀王
恩深四塞河山固千行櫜戟森胡塵應坐掃多有
塞垣吟

三

君才原繡虎使節向盧龍香署紆籌策雄邊倚折
衝風霜行漢法旂鼓變軍容今日榆關勢何如百
二重

送陸伯生歸吳

客臺集

卷二 五言律詩

三

詩餘

神皋落木後秋水灌吳時鄉夢催游子川程訪穢
師自憐玄尚白未遣素爲縞等是春門路開雲不
可羈

送范爾孚北歸

旅食同千里分襟此一時煙沙征路遠風雨客帆
遲鄉夢隨芳草春愁帶柳枝平生任慷慨能不灑
臨岐

送王思延歸赴嵩山

遂薄凌煙事。行期面壁僧。纓沾太行雪。車碾濁河
冰。物態君應見。新知我不能。惟餘嵩洛夢。清夜興
堪乘。

長安送李參戎

泰山控帶雄。有詔賜彤弓。魚鳥開行陣。鯨鯢敢泛
風。板輿春草軟。練甲海煙空。解國吳雲外。因君夢
已東。

長安送客

春臺集

卷二
五言律詩

四

詩集

忽聽出關歌。風塵宛洛多。雪深辭白社。冰合走黃
河。此夜嘆萍梗。何年洽薜蘿。自今燕市隱。誰挾蒹
葭過。

送丹陽令王東里應召

鳴琴宰帝鄉。平政古循良。自昔勞人地。今爲選
佛場。青陽開左个。紫極御中央。若問神仙吏。雙
鳬在尚方。

送趙孟清歸桐廬

燕市悲歌地。周南留滯年。交期論世外。標格在詩
前。不減遺書字。高吟寶劍篇。嚴村猶漢臘。歸棹雪
江邊。

送穆仲裕中舍還東明

我忘邯鄲道。君爲吳會游。能將五岳興。更寫九歌
愁。山水琴中賞。煙雲杖底收。歸裝餘一卷。得似少
文不。

江子歸新安送別

春臺集

卷二
五言律詩

五

詩集

結侶向林丘。披襟事事幽。清尊文字飲。高枕西園
游。寂寞玄亭路。蒼茫釣客舟。何當送歸夜。風雨滿
西樓。

貽陳徵君仲醇二首

開山莊是祖。掃徑仲爲羣。南郭延天籟。東林出佛
雲。琴尊無俗韻。圖史見遺文。今日蘇門嘯。何須隔
嶺聞。

二

猶是鴻冥者將無鵠怨文焚香供宗子貯酒待陶
君。籬藥酬嘉節江楓墮落懸居然成二老長此挹
清芬

贈曹嗣山總河三首

警木勤 明主臣時得上公業從專銳久恩何錫
圭崇清濟道花府黃流瓠子宮十年驅節地重入
指揮中

二

客臺集

卷二
五言律詩

六

詩集

蒼玉與朱旂高牙控上游已分周二陝盡護漢諸
侯龍額藏弓地魚鱗轉餉舟應還補天手一解廟
堂憂

三

禹功猶在眼漢策若爲紛似鵲填何補其魚數豈
聞中臺今省月寶四欲敲雲一片征南石兼書白
鄭勳

贈沈繼山司馬

一曲鸞湖好非關請乞來東山選絲竹北使問樓
臺鴻向青冥遠花因白社開只愁蒿目意黃綺亦
難裁

南屏淨慈寺贈蕭方伯九生二首

宦轍優曇現禪宮慧日懸棠分龍鉢雨芴柱鸞峯
煙鞅牽遺塵外冥心悟劫前眼看朱紱客誰出火
中蓮

二

客臺集

卷二
五言律詩

七

詩集

言訪毗耶室淹留及下春悠然禪悅意能繼白蘇
蹤香積充尊罍秋聲感砌蛩辭官亦非病登涉不
扶筇

袁儀卿自征播歸

間關百戰後絕域獨歸時出塞今如此逃虛意可
知垂簾談老易拾筏證禪支甯取門旂姓長驚海
外夷

贈嘉興令鄭太初

重游湖上月新、挹灌壇風、駐節鵬波外、攜琴雀
中、嘉聲三瑞後、高論九流空、顧我成浮客、他鄉得
鄭公、

長興熊堽石令君席上

訪隱到江潭、招攜過水南、綠衰懷往跡、白馬縱高
談、震澤君吞九、中年我得三、宵分靈雨至、卷盡半
拖簾、

青溪徐明府席上

客臺集

卷二
五言律詩

八

詩集

嘯自蘇門、詩仍鄴下才、琴尊閒閉閣、賓客共登
臺、齊色川原淨、秋光睥睨開、臨觴無限思、極目向
蒿萊、

贈蕭象林比部

鳬鳥依天府、文章自選優、青陽開左个、赤縣最中
牟、朔雪梅花騎、江春竹箭流、賜金能買酒、湖上待
羊裘、

贈廣文之淮陰

帝里文儒盛、明時道術尊、一官成黻舄、多士得龍
門、吏向淮南隱、經堪濠上論、因君訪蒙叟、或有漆
園存、

贈方象甫之汝州

羈愁不可極、復此聽驪歌、作吏誰成傲、論才爾自
多、遙知汝南騎、重向冀方過、竹馬諸童子、扳迎忘
若何、

楊洪園侍御巡方事竣仍視學南畿詩以為

客臺集

卷二
五言律詩

九

詩集

贈

詔墨九重溫、文星執法尊、朱軒窮海國、絳帳啓橋
門、水鏡名先著、風霜氣已吞、遙知拜慶日、桃李解
酬恩、

二

才子河東賦、仙郎柱後文、人仍依繡斧、士總附青
雲、子舍乘驄路、天閑選驥羣、何須占劍氣、知動斗
牛分、

贈吳山人逸金

孤雲曾不任何事。倦飛還道氣。看君字。禪心問骨。
山試琴魚出沼。鍊劍虎當閑。余亦逃虛者。相期白
社間。

題畫贈陳懿卜山人

劍授猿公術。碑窮蝌蚪文。風塵違壯志。圖史策閑
助。道廣星辰聚。人豪湖海聞。醉鄉推祭酒。勿作出
山雲。

客臺集

卷二
五言律詩

十

詩集

贈戴虞周

識爾垂簾日。論交澹世情。禁方傳海上。俠骨走幽
并。叩杖供探勝。河車事養生。餐霞知不遠。窓外九
龍機。

贈玉峯道人

聯騎向郊坰。爭言禮歲星。君應有預行。我得問熊
經。石髓緣非薄。雲將迹更宜。何年尋汗漫。吹笛楚
山青。

贈危芷師歸蜀

清標燦薜華。幽意同枯木。五嶽一孤筇。三莪一荝
屋。筆帶錦江錦。囊攜玉山玉。人言蜀道難。奈此摩
天鵠。

贈衲友

錫帶神光雪。杯浮大士潮。孤踪泛江海。瞠眼向雲
霄。說法惟揮塵。逢人或過橋。千峯何處住。一偈肯
相招。

客臺集

卷二
五言律詩

十

詩集

送僧

若雪一詩僧。千峯興欲乘。龍蛇隨北學。衣鉢問南
能。初地游方憫。彌天秀益增。誰知碧雲句。侍者續
傳燈。

贈衲子

却憶彌天秀。那知異地逢。客愁輕九辨。勝賞挾千
峯。初倚林中屐。淹留靜夜鐘。何年投白社。一接虎
溪蹤。

贈僧

香積千人供、黃梅五葉花。檀那無住相、功德等恆沙。塔影雲連水、僧音梵興華。宗雷開社後、知爾退堂餘。

題百壹圖壽李本寧母太夫人

突兀古雲根、紛敷赤棘翻。堂前霞綵綯、天上露華溫。杜質從玄圃、忘憂合道言。應持比金母、百億化身繁。

容臺集

卷二
五言律詩

七

詩集

壽蕭封翁八十

星郎拜慶日、華冢玉宸前。解老從河上、真封比渭川。應知象父父、別有大年。年一卷循良傳、何如拔宅仙。

壽翁見源

洞庭千樹橘、湯谷八瓊書。白石聊容與、蒼雲共卷舒。世情真落落、清夢亦蘼蘼。一應南山召、垂綸得晏如。

壽程孝廉卿虞五十

邁予知非日、平津對策年。拈風輕九萬、奏樂當三千。琴寫山兼水、杯中聖與賢。看君多道氣、非縱王宸前。

壽吳彥倫五十

新陽廻建子、初度訂惟辰。上策迷虛意、登樓信美情。無吟非雪曲、石筆夢花生。何必賢良策、平津獨晚成。

容臺集

卷二
五言律詩

七

詩集

夏鶴田黃門自珣球奉使歸致書問訊詩以答之

叱馭猶行路、乘槎自鑿空。何如浮海使、絕域渺難窮。龍節堯封外、蛟求禹貢同。壯夫能許國、在處百靈通。

二

左掖頒圭日、東荒折木大。風煙迷甲子、歲月滯丁年。撫劍驚波晏、長珠照地傳。應慙遺尺鯉、倍起陸

洗爵

答蘇雲浦侍御

芳訊到江潭，青霜字字含。僑伶行漸遠，草木味同參。雲夢應吞九，峨眉亦有三。山中無綠綺，何以報雙南。

謝柳庭潘令

豈有乘軒寵，深恩負弩情。茱萸催令節，蘭芷憶南征。雞乳尋常事，鴈波浩蕩輕。使君多重客，能著釣

客臺集

卷二
五言律詩

古

詩集

徒名

謝李伯襄太史贈端研二首

石室分何重，銅臺價豈珍。久爲龍尾誤，今見

真。墨緣非薄，君苗氣復振。天涯別後意，時

刀親

二

瑠璃古雲根，投將十資存。冷然鳴珮響，拊處截肪溫。不謂焚魚館，能同抵鵲村。柔翰餘習在，珍重石

交敦

甫里夜泊謝許玄祐中舍

誰知玄度宅，又在五湖汀。隱几時生白，警書幾殺青。鴨池春浸月，漁火夜浮星。自笑煙波艇，頻年問此亭。

謝項文學

舞劍助書顏，聞鐘悟酒禪。閒助遞翰墨，短髮老風烟。稽顙願修竹，嘉陵響暗泉。素心公等在，燕處得

容臺集

卷二
五言律詩

五

詩集

超然

題鶴林春社圖 有引

家有獨鶴忽迷所，如人失人得已類楚弓。自去自來其期梁燕矣，迺於君公之墻復躡羽人之跡。整厠返駕，引吭長鳴，似深惜別之情，都作思歸之曲。嗚呼，雀羅聞若鷗盟，渺然顧此仙禽，真吾德友。驚蓬起，忽仍聯支遁之交，珠樹玲瓏，不逐浮丘之路。雖

云合有冥數亦歸去無遐心自此可以暫
游苒里等狎雞羣馴養千年無虞鳥散者
矣欲致黃庭之報遂寫青田之真載綴短

章用存嘉話

便欲冲霄去能無戀主情夢中愁失路客裡得同
聲君公家巢樹經春長歸軒一水盈今宵不成寐
重聽九皋鳴

題塵隱居三首

卷二

五言律詩

六

詩集

高情期五岳小隱得殘山嘉樹成蹊逕危峯出市
闕微陰時倚樹愛客不開關謝氏雲林宅風流此
更繁

二

買山何足問縮地長高幾石秀銜空翠苔深帶雨
痕雙橋分鳳渚一水接鴛原未得長慵臥占星到
德門

三

松菊陶公徑蓬蒿仲父邨何如朱口裏別有碧山
蹕卷懷雲生生登臺月可捫泉聲朝暮響惟底莫
尋源

題農桑綺陌冊

百里春申路欣歌田畯詩行車膏作雨沃野錦爲
陂子婦饁堪餽曾孫稼若茨誰能憂藿食慈母更
農師

賦得雲近蓬萊

卷二

五言律詩

七

詩集

韶光明北極雲氣護蓬壺似蓋籠華閣非烟撲御
爐輪囷荆碧落綠繞亘虛無端識從龍意輝輝映
六符

薰風自南來

北窓陰曠日涼吹不須期荷氣初開處簾鉤欲動
時幽從林杪度清向瑟中披見說天門近隨風詠
亦宜

賦得亂山殘雪後

嚴更餘朔雪處處點蒼山風聲吹花急陰厓積素
開寒光斷續起冥色有無間誰向巖之曲俯然獨
閉關

望岱

吁駭看山眼迢遙岱色分應爲天下雨不斷封中
雲漢簡千秋秘秦松萬壑聞何當馳匹練高揖碧
霞君

涿鹿道中賦得陌上塵

客臺集

卷二
五言律詩

六

詩集

每與羣動起氣血滿大堤隨風榮柳絮碾地拋花
泥不受文犀辟相吹野馬迷明朝御溝近可以濯
纓谿

高粱即事

人天飯佛日風土紀皇都水生疑修禊鴈行或賜
酺花茵調怒馬珠彈起栖鳥誰識迷虛者高陽混
酒徒

豐縣道中

宵征不容晏路出古徐東堤樹一千里村墟十九
空防河薪比桂乘遽馬如龍猶有獨通詔年年省
故豐

宿滕陽驛

滕陽古城曲停轡獨依依心壯嘗輕別病來還憶
歸火山驄馬瘦蒲渚上魚肥何必羊腸坂方知叱
馭非

黃鶴磯阻風

客臺集

卷二
五言律詩

九

詩集

漢浦稽天浸商風動地號何來南郭籍倏底伍胥
濤招佩情何極提樓興亦豪不諳山水趣鄉思若
爲陶

廬山東林夜宿

偃息東林下悠然滯旅情泉歸虎谿靜雲度雁天
輕蒼蘚封碑古優曇應記生預愁鐘鼓動擾擾又
晨征

遊匡山

策杖與雲平、濛濛空際行。煙江中嶺盡星斗、下方
橫、不隔諸天路。差疑五岳名、誰知游楚客、頓使九
愁輕、

青羊山驛

莽莽平沙路、登臨更一奇。河流消楚漢、碑石記淳
熙、陂角因風迴、帆檣候月遲。此中留憩者、半爲問
津疲、

過高唐

客臺集

卷二
五言律詩

于

詩集

高唐齋右壤、終古作津途。山色猶銜岱、雲容不是
巫、坡陀分麥隴、閭井半桑樞。歇馬斜陽下、應嗟霸
氣徂、

宿穀城驛

歲晏促王程、寧辭帶月行。罡風九野吼、殘雪四郊
明、臣轍嗟車耳、兵符問穀城。殷勤何關吏、宿角莫
頻聲、

祭風臺懷古

澤國驅朝節、清時撫霸圖。陣雲猶壁壘、烽火或菰
蒲、龍戰何年事、鴻歸後夜孤。繇來今古意、偏自集
征途、

祝英臺宅

英臺故居在善權山左、有唐李嶺云齊高
帝、贖以爲寺、

徙倚荒臺畔、潺湲瀑水飛。因看山左石、卻憶華山
畿、化碧陰厓出、爲雲曉岫歸。安其前代事、端使勝

客臺集

卷二
五言律詩

王

詩集

情微

西興秋渡

秋涉試寒裳、風迴海氣涼。清飛鷗外雪、林綴菊前
黃、司馬游何愜、鳴榔跡未荒。山陰勞夢想、遲晚得
津梁、

泖埭夜坐

煙沙迴馭日、香海逗帆初。雨挾濤聲急、雲濛樹勢
疎、兩涯寧辨馬、後夜忽聞魚。不是毗耶室、匡牀得

晏如、

遊靈巖山

選勝從初地、傷秋間故宮、周遭懸徑仄、明滅遠湖空、人閑臺游鹿、碑看墨戲鴻、共携高士傳、展讀亂雲中、

惠山黃園

煙景駐征騎、晴林踏落花、因聽綠水曲、忽到赤松家、魚鳥嚮人近、樓臺俯郭斜、更携徐興在、絲管隔

寒臺集

卷二
五言律詩

三

詩集

窓紗、

游靈巖山范園

三徑我頻到、千峯自掩門、停雲吳會思、白雪郢中翻、豹隱神逾王、龍圖誼益敦、年來多道貌、因事五千言、

同唐元徵宮允游善權洞四首

神功開混沌、水府亘氤氲、峽隱將飛石、巖垂欲墮雲、龍腥陰壑迥、鳥道亂泉分、今日摩崖記、知同藏

史記、

二

西峯條雲盡、萬象割然殊、地軸連離黑、山宮秘藥珠、微明天有漏、大巧谷非愚、爲同探奇者、曾逢石髓無、

三

石徑幽無際、金堂永不肩、丹臺猶偃月、仙掌故捫星、跨鯉探雲笈、燃犀遁水靈、如聞淙響外、歷歷演

容臺集

卷二
五言律詩

三

詩集

黃庭、

四

山霽氣初澄、攀蘿下復登、千峯攢積鐵、百仞矗層冰、雪看虛阜隨、花得武陵平、生耽勝事、選勝却輸僧、

溯湖春泛

野涉有同人、雲帆試早春、能將催榜興、更入聚沙因、水國龍猶靜、香臺鳥亦馴、祇林經浩劫、暗逐歲

華新。

詠孟檜

愛此孟家樹，森然見典型。沃根洙水潤，含氣嶧山
寧。閱世消秦篆，參天鬱魯青。方知傍散壽，只入列
仙經。

紫茄五首

何物崑崙種，曾經御苑題。似葵能衛足，非李亦成
蹊。落實尋常味，攀條徑寸低。玉盤如可薦，寧復悵

容臺集

卷二
五言律詩

五

詩集

雲泥。

二

欲辨嘉蔬種，應同糴食人。學垂貪結子，低矮巧藏
身。被隄千苞赤，連畦萬顆勻。清齋頻顚取，老圃未
生嗔。

三

萋萋稱天苗，芊芊見上毛。知非豐茂實，聊佐腐儒
餐。落處寧為茹，投來頗類挑。米家圖矮樹，惟信蓋

雲高。

四

卑栖性所便，尺五即為天。每帶胭脂色，來登玳瑁
筵。江華下豉美，荷醬點庖鮮。能誤青藜客，惟趨過
卻田。

五

不敢怨無詩，秋宵詠菊時。封開九可弄，覆鉢印何
疑。槐園分陰近，樵僂假蓋遲。誰知謙吉意，更好助

容臺集

卷二
五言律詩

五

詩集

觀願。

五日能潭觀水嬉

歸客負恢候，都人游冶場。蘇來有競渡，是處北浮
湘。水曲魚龍戲，風前繒練香。祇將及騷意，水日對
壺觴。

秋夜有集得還字

逃、虎、城、市、裏、踪、跡、遠、人、間、和、夢、迷、新、曉、題、詩、憶、舊、
山、星、河、低、坐、冷、秋、色、逐、人、還、好、及、清、言、良、君、今、且、

閉閣

就李九日同郭次甫登金明閣

香閣轍郊開芳晨試其攀不四尋自社何以見南
山夕梵林端出秋鐘雨外聞青更更黃菊無酒亦
閒顏

夏夜逢伯玄長孺得雲字

不盡亭中興重攜竹下羣涼風先入夏高樹暗生

雲列坐臨流近狂歌一夜分留連滯歸路祇爲戀

客臺集

卷二
五言律詩

清芬

曲阿孫山人過訪驚湖旅舍

數載餘周屏車來似鶴歸貧驚故我甚狂與世情

違歲餘誰供林霜寒未授衣當湖惜別處烟雨夜

霏霏

晚蘇烈女二首 有序

蘇女爲盛萬年所聘盛亦孝子之子子以

從軍歿戰忠孝節義備於一家尤可書也

戰壘多新鬼衡茅表人家所生真不忝之歟更靡
他青塚顏何厚崩城事共嗟貞魂化雌劍直可污
胡沙

二

國卹傳江汜王風續汝墳問名曾未字殉節豈恒
聞馬革嗟何及湯毛歟更芬史書蘇媛事寧教錦
迴文

客臺集

卷二
五言律詩

迴文

五言絕句

題波上路太守壁二首

尋雲路公棚。招鶴路家池。記取還山客。風流此一時。

二

本拂京洛縑。窓含齊魯黛。因君思故山。驅車火雲外。

鍾黃初以余有三楚之命。亟徵余畫。謂余

容臺集

卷二
五言絕句

元

詩集

於畫自此遠耳。勉應其請。并系以詩。

微書雖到門。猿鶴幸相恕。祇因湘楚游。故足離憂處。

贈蔣山人

青天鬱鬱井。長松度林表。所以蔣生簪。無竹亦自好。

登翠微亭

煙迷楊柳洲。水拍芙蓉岸。我憶南湖秋。西山暮雲

配。

題杜日章冊九首

世寶珠玉粟。天光日月燈。箇中無一字。惟說有二乘。

右會教庵

執契靜三邊。陰符秘莫宣。君能泰活句。盡屬圯橋傳。

右廣和室

容臺集

卷二
五言絕句

元

詩集

劍戟何森森。坐隱巢君子。君家武庫中。有戈何可止。

右止戈堂

不策盧敖杖。那張宗淵圖。神功招五嶽。且作小山呼。

右五嶽小山

澧浦長懷楚。桃源不事秦。誰知釣臺子。偷出早收綸。

右偷溪九曲

邊終已寧晏、烟水澹氤氳、朝來鵲鵲牌、衝破宿潭雲、

右烟駕亭

奪取燕支山、收得婢奴記、一似葉珠宮、一似汾陽第、

右婢奴洞

借箸張文成、投壺祭征虜、悠悠枕麴徒、不上蓮花

客臺集

卷二
五言絕句

三

詩集

府、

右投轄館

手佩黃金印、身藏白玉壺、請看麟閣畫、有此壁八無、

右玉舉齋

枯木

直木無文章、中林有先伐、連蔕而離奇、仙怪與碑筏、

題畫贈看公

隨雁過南嶽、衝鷗下洞庭、何如不出戶、手把離騷經、

二

徵君待訪錄、只在卷簾時、南宮與北苑、彷彿夢見之、

題嬰下琴

不有焦尾人、誰知中郎賞、所以琴上絲、千秋發哀

客臺集

卷二
五言絕句

三

詩集

響、

題畫贈張山人二首

炊煙連斷靄、隱隱見松亭、亭中有靜者、單讀淨名經、

二

煙渚輕鷗外、單看畫鷁前、何須苦聯句、觸眼白雲篇、

垂釣圖

秋雲淡無色。溪樹紅可憐。是誰來領畧。釣罷老漁船。

自畫吾松小崑山二首

崑山雖婉孌。却似魯家丘。故作廬峯勢。青天瀑布流。

二

夜游西園渚。初月光炯炯。徙倚巖石下。愛此林木影。

容臺集

卷二
五言絕句

三

詩集

長松高士圖

虬松繡青銅。峭壁立積鐵。下有逃虛人。長嘯空山裂。

題王叔明畫

南山與秋色。氣勢兩爭峙。閑者解其紛。君今已閒未。

贈林天素

鑄得千將劍。遙呈劍客看。不須巫峽夢。夜夜繞雲

官。

題做黃子久畫

野色散遙岑。繁陰帶平楚。大癡木是癡。老我仍學我。

題綠天庵圖

赤日無閒人。綠天有傲士。種樹不幾株。清涼忽相似。

贈煎茶僧

容臺集

卷二
五言絕句

三

惟石與枯槎。相將度歲華。風園雖貯好。只喫趙州茶。

題畫共十七首

開此鴻濛荒。真成羽人宅。洪厓居可移。天姥夢亦得。

桂樹及冬榮。瑤草待春發。唯聞鸛鶴聲。寥寥上煙月。

近水晚逾碧。遠山秋未黃。夕陽寒滿地。松影落木

囊

山木半葉落、西風方滿林、無人到此地、野意自蕭森、

石洞出雲根、觸膚雲自至、壁壘雖怒飛、只作等閒事、

除塵磨一石、側理伸尋丈、軒軒五嶽圖、堂堂大人相、

少年多狡獪、老筆漸離披、氣韻從何取、心無讚駁時、

容臺集

卷二
五言絕句

五

詩集

時

雲海溢吾胸、筆隨意所到、猶如剡上船、何必見安

道

虛檻列雲岫、閑塔響石淙、若添千頃竹、又領渭川

封

幽人茶灶煙、每與宿雲亂、第軒望所思、春潮渺無

所

野客不貪涉、如何亦問津、前村黃葉裡、自有耐閒

人

清泉繞庭除、綠篠盈軒檻、坐此何所爲、惟宜弄鉛槧、

茅屋空山中、時有幽人至、指點亂雲生、不談人間事、

巖岬蓮爲峯、漣漪柳成浪、此中可卜居、於以遂天放、

客去秋林空、沙際石瀨響、好隨飛鳥歸、一路山煙放、

容臺集

卷二
五言絕句

五

詩集

上

喬木生晝陰、清泉響寒澗、前邨杳靄中、大有雷霆

關

谷靜鳥飛絕、大空雲度閒、爾時一回首、眼底無青

山

題畫雜詩

曉岫帶霞明、汀洲變蘋綠、如何萬里橋、却在蘇臺

曲

龍女是前身、鰲波不問津、侍兒能縛電、何處憶紅塵、

彈、棹、月、三、更、秋、砧、斷、復、續、聽、砧、了、不、愁、翻、理、無、愁、曲、

容臺集

卷二
五言絕句

三

容臺詩集卷之二 終

門人

徐士斌

許經

閱

容臺詩集卷之三

華亭董其昌著 冢孫庭科

七言律詩

萬壽朝賀

仙掌初開玉露清、瑞看堯煇向秋榮、香飄桂殿分旌影、樂徹珠宮雜佩聲、琤琮迎陳王會盛、星辰切望泰階平、亦知華祝年年事、別有升成致廣成、

太廟薦麥

容臺集

卷三
七言律詩

詩集

闕宮朝啓肅精禋、御苑來牟及薦新、九葉靈光開大曆、雙岐瑞穎獻昌辰、風迴玉几馨先稷、露裊金華潔似蘋、白寢闕前報後、於皇清頌徧周民、賦得玉河水泮

寒漸忽微御清東、百道清液太液通、穆虞月華連沼動、析來雪瑞及春融、漸聽玉碎方流叫、同來孕玉選詩云、不盡味遺赤水中、先向龍池霑帝澤、願歌魚藻樂皇風、

長安冬至

子月風光雪後看，新陽一鏡動長安。
禁鐘乍應雲門曲，宮樹先驅泰谷寒。
臺上書祥傳太史，齋居問禮向祠官。
紛紛幾闕鳴珂下，未覺玄關閉獨難。

上林春雪

九陌陽和御苑偏，瑞看盈尺應祈年。
飛花散入梅千樹，舞絮猶疑柳半煙。
積處宜春添曙色，融來太液漲新泉。
不須更和郇侯曲，黃竹歌聲日下傳。

客臺集

卷三
七言律詩

二

詩集

中州鳳凰見爲大中丞馮禮亭年丈贈

溫洛嵩高天地中，千秋再見鳳游空。
直緣千羽修虞典，可但循良邇漢風。
盟府論功銘燕峯，內廷錫燕賦形弓。
承明著作應班掾，載筆猶能紀大馮。

送周斗垣參知入賀二首

挂舟客與敘分機，日近長安禹會齊。
四岳雲開蒲壁負，雙臺露爽玉繩低。
瑞看符命呈華渚，錫有祈綸下紫泥。
南國若論棠蔭事，春風桃李自蘇堤。

二

詞
詩
帝恩華信陸離，若爲游子恰臨岐。
名高鸛呂熊馳後，詔賜彤弓虎拜時。
狂客家風襄笠在，壯夫心事寶刀知。
同人但進千秋鏡，不用牢愁擬楚詞。

送郭憲副大谷入

賀萬壽二首

郭憲爲史部

驪歌聲裡重踟躕，爲憶當年啓事餘。
兼隱自開秋憲府，祝釐行指太清居。

楓宸尚憶明光草，桃觀

客臺集

卷三
七言律詩

二

詩集

二

難消月旦書，十載魚腸空在袖。
煙波何處式吾廬。

水壺玉尺迥無倚，清切并衡照九流。
吏部文章懸北斗，史公留滯楚南周。
天階黃髮千秋鏡，懷府關

客八詠樓
聖主祈年頒瑞後，新恩定何舊人求。

送唐在憶清臺還

朝二首

新恩入典羽林軍，好及清朝幾策勛。
淮海咽喉齊曉栗，黃河壁馬見嚴雲。
即今吳會驍駒御，恰值

瑞草芬何以贈行孤劍在匣中時動斗牛文

二

花廳北首五雲隈在史承恩切上台方簡禁兵入
策府重瞻宸象和梁堂名高繡斧風霜肅結肅
旂常日月間四海交情今日見直詞誰似孔融來

送劉侍御還朝二首

伏蒲風采重明廷又見花廳指帝京三輔澄清

需攬轡九流人物待持衡能無廣論嗣公叔風有

客臺集

卷三
七言律詩

四

詩集

昌言軼更生野史若爲光祖道祗憑班管紀勛名

二

畫繡蕭然似華門經年鵬息素風存安危正倚中

臺切繡斧今看詔墨溫宦路玄黃基局異遯隱

赤白羽書繁憂時敢有龍文贈不待封章請帝

圖

送李易齋還朝舊爲台州司理

惟將野服問仙槎送遠登臨興不賒令師最憐青

女兒英探猶帶赤城霞天門日近晨搖佩秋宵寒
生午散衙爲報同人相訊者五湖秋水已清寒

送錢機山宮允還朝

談瀟天門馬首瞻王程不爲簡書嚴其言匡鼎

還來觀遂有商霖出傳霖身切雲霄親日表光分

奎壁應星占臨岐何限彈冠意漫把金華舊事拈

送朱比部永白還朝

天際明霞擁使車挑推豈得問懸漁弓裘自踵文

客臺集

卷三
七言律詩

五

詩集

昌履竹簡將成太史書試拂龍泉依斗極且含鶚

舌奉宸輿心知慷慨雲霄別也覺江淹賦不虛

朱永白比部爲尊人訟冤事竣還朝送之

適歸不爲錦衣游壯觀春秋大復讐疏有青霜含

楚些誓將白水拂吳鉤寒原得句梅花騎落日分

襟倚袖洲猶史若爲端帝問五湖亦自起邊愁

送潘含亦中舍還朝

城南別業勝河陽又以嚴程指建章宵直舍人還

鳳閣秋征游子戀、錦、綉、軒、輶、筆、書、成、賦、南、宮、宜、
麻、詔、幾、行、見、說、九、重、勸、畫、後、從、官、客、易、觀、
再、案、

送唐卿伏誥源

香署專城四十強、吳、都、奏、最、漢、循、良、寧、知、海、曲、鱗、
羨、美、遙、接、西、川、雁、序、長、五、色、晴、雲、依、魏、闕、九、皋、清、
響、動、明、光、臨、岐、且、莫、歌、驪、歌、漫、吟、中、和、頌、一、章、

送張敬源御伏入 凱

兩、都、詞、賦、兩、岐、歌、神、爵、循、良、此、更、過、吾、土、風、謠、非、

卷三

七言律詩

六

詩集

萬、日、幾、年、江、海、不、生、波、趨、朝、人、地、雙、龍、貴、上、計、

行、裝、一、鶴、多、野、老、臨、岐、無、限、意、酬、知、唯、有、頌、中、和、

送張翁揚吏部

自常熟令 內召

天、門、新、闢、日、瞻、瞻、及、宰、先、水、湛、露、濃、已、見、
聖、書、

褒、卓、傳、更、將、玉、尺、倚、林、宗、千、秋、良、史、看、馴、組、九、品、

何、人、鑒、高、龍、若、何、河、梁、聽、驪、唱、鳴、琴、清、響、滿、花、封、

送李素我侍御北十二首

迎、秋、驪、御、指、神、京、皇、路、將、因、覽、寧、清、東、海、泱、泱、

循、吏、誦、西、臺、禦、禦、而、臣、聲、殿、中、風、采、占、前、席、在、後、
霜、發、見、裏、行、其、說、鶴、班、有、孤、鳳、九、苞、瑞、羽、一、時、呈、

二

微、書、敦、趣、抗、高、旌、應、為、三、年、試、一、鳴、元、體、故、如、松、
謨、謨、干、將、恥、作、鐵、錚、錚、望、中、秋、舍、雲、飛、嶺、到、日、堯、
庭、英、微、英、何、事、臨、岐、偏、意、氣、補、天、端、慰、把、人、情、

送羅稼軒黃門應 召北上

曉、曉、日、麗、大、明、宮、妙、選、才、賢、應、詔、同、是、曷、舊、標、循、

卷三

七言律詩

七

詩集

吏、傳、鳳、毛、洵、美、謝、家、風、昌、辰、瑞、草、堯、階、上、首、路、梅、

花、占、驛、中、獻、納、久、懷、天、下、計、封、章、一、出、掖、垣、空、

送朱敬輅水部

高、歌、驪、御、向、秋、旻、直、北、天、門、決、萬、分、
帝、為、遺、美、

憐、考、叔、身、當、叱、聚、各、
明、君、積、未、風、力、屈、何、起、再、

人、雲、可、屈、後、今、曲、收、薛、新、修、竹、經、客、吾、時、註、紫、虛、

文、

送顏嶧早明府 內召

八
琴聲大海間、烟霞亦戀松堂閑、青牛氣逼閑
門動、赤珠珠從合浦還、南國流離悲入繪、西垣供
奉正虛班、東風無限長亭柳、爲念新裁不忍禁、

送楊學博弘聚北上

結束征鏢指帝京、蒼山崑崙兩崢嶸、東方盡奏三
千嶺、上因高懸十五城、正際勳勳勳策士、莫將表
劍當談兵、曲江傳侶知餘幾、却喜君家有士衡、

送賀使君

卷三

七言律詩

八

詩集

祖道仍開臥轍餘、傾都惆悵意何如、太丘有子真
惟肖、嵩岳生孫果不虛、眼見浮風還畏壘、心慚通
德表巖居、塾夫未有酬知日、一卷中牟傳可書、

送周觀察斗垣二首

東方千騎拉樓船、注法星隨北斗懸、正爾翠庭勤
廟算、須君解網及湯年、鵲湖不減西湖勝、岳色遙
看湖色連、四履山川供嘯咏、可能時寄穆如篇、

二

霜、涉、聲、裡、動、驪、歌、惜、別、難、將、別、賦、慕、大、海、尚、存、知
已在陽春未許扣人多、帝師城下尋黃石、野客衡
門掩綠蘿、憲府勳名懸日月、重瞻宮篆豈踈阿、

送李伯襄太史甘秦藩二首

持節俄將視草唐、策文仍是史公書、人從真氣騰
星使、槎泛天河上斗墟、明月小山叢桂裡、新秋一
葉、剪、初、離、心、已、託、南、征、雁、能、到、羅、浮、問、起、居、

二

卷三

七言律詩

九

詩集

崆峒倚劍意如何、故里題橋我筆過、百二山河磐
石重、三千溟海積風多、不將畫錦先分矢、欲賦無
衣激枕戈、富宁善邊方厭席、鄴侯勳業肯蹉跎、

送陸敬齋大參自侍御轉浙臬

柱史家聲自陸雲、新持龍節楚江分、清時賜履參
方岳、漢殿蒼冠老惠文、海國流離圖繪滿、邊陲烽
火羽書聞、廟堂開濟須公等、可道尋常悅簡勳、

送侯六真侍御接黔時黔有兵事侍御兼理

師之命二首

夜郎氛侵未全消、使者單車萬里遙、自昔長纓曾
請、借即今銅柱擬重、標陰符、圯上書三卷、今甲
明廷詔六條、聖主宵衣瞻南顧、舞十何口罷征
苗、

二

繡衣持斧擁旌旄、皮馬間關氣益豪、報國肯廻王
子、臥、訓知頻拔、呂皮刀、皂囊彈事風霜筆、羽扇談
東臺集

卷三
七言律詩

十

詩集

兵虎豹韜行矣捷書宜早奏、漢家麟閣五雲高、

送許周翰備兵井陘二首

惜別離駒緩自收、主恩經歲未嗟咤、稱詩已變
吳風古、弔軼今塵越、帳多、卿恩盡開分、代色、邊聲
秋勁走滹沱、江自亦有蓮花府、竹馬他年意若何

二

文武聲光秉憲多、離歌頻自領中和、鱸鄉不復知
魚、嗜、逐、徑、時、聞、有、鶴、過、京、雉、五、雲、看、日、近、關、榆、干

障似星羅、慨慷欲竊平原否、聞道裝中只五紵、

送郭希所符丞之金陵二首

開門畫掩節如僧、俗態過從病未能、豈有玄言堪
倒屣、漫勞虛左魏先登、千秋不滅孤忠跡、百折彌
高隱吏名、我亦慨慷希大雅、忘年恰喜受交曾

二

偶召將無憶股肱、忽看飛蓋又金陵、渺然人物行
猶及、題過江山興復乘、交臂不堪燕市失、離心祇
對玉壺澄、即今京國風塵裡、若個清標似壘丞

東臺集

卷三
七言律詩

十

詩集

送章公觀水部之任清江

同是天涯旅夢身、若爲尊酒送情親、橋連江海分
曹、重、雲、近、吳、山、戲、綠、新、不、淺、使、公、乘、興、好、還、如、何
遜咏詩頻、感多無恙輕帆不、秋水蒹葭一逐人

送王伯高廣文令南安

雙旌雪後度江關、仙吏風流迥莫攀、士仰昌黎同
北、斗、吾、從、小、謝、憶、東、山、路、經、鉅、浦、雙、龍、合、寺、入、琴

望一鶴閒、纔是官衙清、若水依人、倘寄荔枝還。

送蔣寒玉之任貴竹

望入河橋萬里情、千山寒色是王程、黔巫古道險
爲侶、貴竹遺風象解耕、微外紀綱雄漢節、車前拜
舞雜蠻聲、非君識得賢勞意、說着南中旅夢驚。

送萬元白工部 廷杖歸洪都

鴛有血濺九重門、蹇蹇肝腸奉至尊、天地保持
終不負、雷霆摧折豈無恩、冬曾物色高嵩華、南浦

容臺集

卷三
七言律詩

三

詩集

秋光秀澹沉故里、孤垂四紀居然競爽典型存、
送蔡元崗清卿奉使還里

鷓鴣曾隨潑水涯、春明聯事太平齋、春風邊塞心
偏苦、嘯咏吳山夢亦佳、何限龍摠留赤脂、當時鵬
息寄青鞋還、朝好及酬功日、虛矢彤弓日汝諧。

送周慕唐黃門 予告歸中州

青蒲何事補山龍、皂服綈衣說漢宮、直節嶙峋看
齒馬、鄉心迢遞付冥鴻、千峰秀接嵩花室、五月炎

清野雪屯、別主懷賢方側席、肯容姬室久居東。

送馮琢庵宗伯二首

帝寵詞臣拜慶時、恩華曷爽照東瀛、鳳毛總攬
聚莖秀、鵬息聊爲六月期、子舍舞衣朱紱貴、春宮
橫卷黑頭師、最憐尺五雲霄近、芳歲從容引壽卮。

二

詞臣將父御車年、有詔東華設醴筵、可但馮家
論魯衛、須知太史自談遷、高山羽翼何當就、天祿

容臺集

卷三
七言律詩

三

詩集

圖書取次編、最是中朝勞屬望、都門未許大夫賢、
送阮黃門圓海省觀南歸

冲皇優詔重南行、堂上朱顏太健生、豈爲調高猶
和寡、誰能金注轉神清、夢歸已往元方御、介壽還
攜親叔羹、鵬息孫來期六月、都門離別爲君輕。

送林兼宇簡討

玉節初頒下血廬、天涯岐路意何如、應多勝賞供
詩句、不爲王程滯簡書、絳竹峯中縉孔壁、荔枝花

下度潘輿預愁後夜長安月那有清口慰索客

送章陽東歸省

殊林幸見一枝榮無限慈幃意氣生待詔早承休
辭命舞衣遙慰倚閭情鴈原秋冷燕片水鳥哺春
橋賴叔羹莫以孤臣難叱馭板輿何處不王程

送林仰晉司徒

余生二十年陸文定公以大宗伯請告歸

郡中皆賦詩以志盛事余有因君今日二

卷三

七言律詩

古

詩集

語忽忽五十年今篇今已忘之矣茲因少

司徒之歸將作詩贈行忽憶二語謂爾公

出處大類仍用為額聯非敢自信少作政

惟文定以來足當此者不易得也

丹詔優乘六傳行都門冠蓋一時傾因君今日歸

與意始信千秋達者情昔時左垣傳馬史人將北

斗學羊城歸來興替聞黃髮竹看蒲輪及老更

送葉少師歸閩四首

傾都萬萬集歌驥勇退三朝帝者師熟釜銘功

訓太傅先有言官太傅公辭不拜黃金鑄像憶鳴喪午橋

到懸車日庚戌秋清擊傍時公以是時初度父老相呼看

歸相年來憂國堪成絲

二

天恩納輟動星辰再入中書再乞身山雨舊來饒

補衮任公何事早收綸風傳宦路輕金注業有仙

塵禮玉宸公家開山有最是陛辭臣主意直須

卷三

七言律詩

主

詩集

良史巧摹真

三

鉉鼎功成釋負擔飄然落葉等抽簪常將不盡還

天上別有無窮在斗南布襪青鞋仍几几雲關霧

幌亦淅淅東華賜詔彤弓謠去國餘忠手一函

四

東山再出為蒼生公袞還初無限情縱有莊周

蝶夢能忘彭祖雉頭羹丹書進御終叱聖欽器

看來欲誠盈、踵武夔龍都好在、
冲皇端拱泰階平、

送錢麟武大宗伯還會稽

刺天何事有羣飛、抗疏還山病亦非、
俄爾甘盤稱舊學、賢哉疏傳返初衣、
海門秋薄胥清罪、石紐書繡禹篆微、
聖主寵行多異數、可知熊夢列鴻磯、

送鄒方水大宗伯歸江右

文昌歸畫意何如、詔賜黃金六傳車、
惣爲冥鴻

李臺集

卷三
七言律詩

六

詩集

心甚遠、非關龍額記猶虛、
公以遷星從河曙占奎、
壁劍拂秋清薄斗墟等是橫經當直者、
冲皇頻問鄒尚書、

和鄒庶常峯陽

猶有英條訪漫翁、春宵鰲咏月朦朧、
厖應開徑延求仲、不待尋聲識鄒崇、
名著青蒲臣似矢、家傳紫弱子爲弓、
雲山依戀俄然事、聞道燕都已禁宮、

送宋封公歸齊

海重聞有太公、鶯花千里送歸鴻、
因看練影臨吳苑、又帶琴聲過魯宮、
南極一星輝岱麓、高崗三鳳瑞河東、
方知碧落旌幢會、即在鳴珂里第中、

送李太守思弦二首

霏霏烟雨逐征篷、御李依然夢想中、
豈是寒翁真失馬、笑看弋子慕冥鴻、
還珠無復疑前史、積玉猶持繼國風、
今日傾都攀別意、可知名手繪難工、

二

李臺集

卷三
七言律詩

七

詩集

曾聞黯淡聽潮聲、不似離歌恰別情、
萬里征舫隨浩蕩、九關何限虎縱橫、
雲來吳會春偏早、劍去延津夜幾鳴、
誰謂河梁搖落盡、一時咸誦漢東京、

送蕭九生方伯二首

左轄高名九牧欽、行裝無鶴亦無琴、
天書雖換循良最、史筆仍標獨行林、
他日愛人兼愛樹、昔賢留債此留金、
傾都祖帳驍駒路、却向禪宮見遠心、

二

能將落葉等投簪、身試臞肥戰已酣、
斗北兩峯秋爽懋、湖南時逢堯舜爲方伯、歸事義
皇亦子男、見說衮衣思吉甫、可容跡跡久江潭、

送喬裕吾黃門

夕郎何事厭承明、結束征衣節候更、汲孺在庭推
直道、虞卿捐印見交情、關山歲晏黃河濁、邊塞春
深白草生、總是離愁心折處、壯君駿馬太縱橫、

送許使君

卷三

七言律詩

詩集

維揚淮海錫主徐、雅愛焚香把道書、拙宦十年蒼
水使、論交半畝碧山居、寶珠總逐康泉出、龍性真
於俗、網珠任是風塵滿天地、可能磨泐許公渠、

送盛伯靈出塞

直將游俠走幽并、沽酒先從吳下傾、駿骨好收千
里價、虎頭寧老一書生、火雲閣外奇峰合、風雨裴
中寶劍鳴、我亦請纓勞北望、暫時離別爲君輕、

送何士抑游南

韶光三月滿郊墟、正是都門取道初、一路青山隨
去馬、相看芳草惜離居、匣中劍氣能無動、梁上歌
聲利有餘、想憶花京才子盛、何郎名理定誰如、

送袁微之之唐藩

相國風流去見思、君談白馬又稱師、懸知蚌蚌警
經日、絕勝鄒枚校簡時、懷人倚下陳蕃榻、弔古應
欽梁父詞、莫以京塵同宛洛、吾將重訂海陽期、

送吳明谷還鄉

卷三

七言律詩

詩集

頻將鄉思上層樓、又送歸鞍易水頭、豈是途窮同
阮籍、若爲市隱失韓休、煙霜極目楓林遠、獨鶴迎
門桂樹幽、何處懷人最淒斷、斜陽一片太湖秋、

送王純伯鄉丈

忽聞齊語變吳歎、游子歸來意氣殊、羽客山川猶
記舊、馬卿騎從一何都、七襄河漢行清淺、三伏炎
蒸任有無、不爲塵沙緩征旆、知君身寄長房壺、

廣陵道中送戴振之表弟南還

一夜春隨客其歸、鶯花歧、意多遲、天涯結客同
修禊、物候催人幾換衣、壯士悲歌孤疏遠、離堂風
雨暮鐘微、可堪添入江淹賦、回首隋堤柳絮飛、

廣文有之任彭城者詩以贈行

傲吏翛然隱射宮、星輶迢遞又徐東、荆湖雲散千
峯火、蕭沛秋生大國風、夢到吳門尋舊社、閒登漢
壘笑時雄、亦知不盡談經意、緒論還期虎觀中、

賀郭青螺大中丞

客臺集

卷三
七言律詩

干 詩集

彤弓虛矢蓋珠庭、瑞靄遙連執法星、圯上客傳書
似素、臺中獨坐髯猶青、人看劍履依三極、手握風
雲馭百靈、若向攬揆論盛事、旂常應勝佛名經、

賀平湖令陳杲菴奏最

世家曾入史公書、循吏今看積慶餘、丹穴舊來能
產鳳、琴臺誰不頌懸魚、茂成棠樹恩如昨、植處袍
庭應豈虛、
相映照、何論通德未門閭、

賀

考

林木持平四國馳、頌聲名徹 九重知共言如水
心同潔、不見南山判可移、禹鼎今懸照日虞廷
自遠、質成時采風盡入輶軒記、不待甘棠蔽芾詩

賀湖州馮司李柏卿奏最

棘木春生彩鳳來、使君身立九成臺、遙看紫氣青
齊接、近挾丹泥澤國開、大樹旌功高異代、御屏書
蹟十三台、若將墨妙論家法、翠竹蒼筠未易付、

賀廷尉李素我得子

客臺集

卷三
七言律詩

主 詩集

九臯和鶴降青宮、佳氣氤氳玉樹庭、纔見斗杓廻
子月、旋看奎下有文星、神光可但開仙李、天福居
然映帝堦、聞道射熊新築館、名家先毓海山靈、

賀李素戎再舉子詩以志喜

男祥重見叶長庚、無限高門意氣生、遂有犬兄肩
德祖、奇哉二子類徐卿、金光竝茁堯庭草、玉露初
盈漢闕莖、同歲一尋湯餅會、歡歌逾徧五茸城、

賀施笠澤別駕得雄

蘭草寧論入夢勞。神光忽照德門高。相逢開士摩
麟頂。共向超宗識鳳毛。合浦乍還珠在掌。明河折
汭錦爲袍。亦知廉吏歸裝薄。傳有青綸及寶刀。
又朔
適至

贈鄭范溪大司馬行邊

元臣節鉞九天開。經畧勲猷亦壯哉。組練秋飛揮
日月。璽書朝啓役風雷。行歌漢壘軍容變。聲到
河隄虜氣摧。敢以銑歌酬祖席。營平故是折衝才。
卷三
七言律詩
主

金華守周斗垣爲學使重臨郡郡人以詩紀
事爲贈此詩

山城忽報隼旗回。桃李臨風爛熳開。去後正勤循
吏思。登高又見大夫才。即今白石驅羊路。不異黃
金市駿臺。爲問子衿能講德。隱侯何似細侯來。

贈尹惺庵參知閱兵海上四首

時艱豈復識也堂。緩帶臨戎此破荒。嶺有芙蓉開
丁嶺。營開細柳列餘糧。移將壁壘從雙子。遣苑

蒲。點谷王。元老壯猷文武憲。先聲今已到扶桑。

二

直驅海若作金塘。憲府秋蒐壯折衝。猛士何來因
買駿。徵文揮去總雕龍。水犀練取三千甲。天塹寧
論百二重。老我雄心猶未盡。欣逢父老視軍容。

三

指顧風雷號令嚴。舟師一一應新鈴。居然鞭石橋
初合。底事燃犀怪不潛。日射大荒明組練。煙消長
卷三
七言律詩
主

四

秀奪三峩把錦官。主盟寧獨在詞壇。將因倚劍崆
峒後。復此投醪渤海寬。飛檻樓臺雲氣結。連營燈
水落星寒。式微縱自嗟來暮。却喜魚磯夢始安。

贈劉夢晉黃門

中壘聲名重夕郎。十年江海又班行。金雞抗疏千
秋論。王尺量才萬丈光。遶左羽書飛赤白。甘陵龍

戰灑玄黃憂天亦有草公疏共道時艱倚召友

贈彭嵩螺峴臺二首

遙傳使節發江都六月永心在玉壺已見鹽官清
酌水又從陸海遠飛芻殿中封事閑宸告天下
軍儲罷癸呼當宁頗存南國不可能不上鄭公
國

二

直聲兄弟著青蒿四海論交與不孤繡斧銜思

客臺集

卷三
七言律詩

五

詩集

天北極江山留客古東吳時開鹽井訓書札秋通
星泚引舳艫平準河渠蘭史在野謀何事到潯大

贈杜完三黃門

夕郎諫草氣嶙峋又捧天書拜慶頻千里思尊
江左韻百城負勢會稽人皇華誰復歌朱萼橋樹
今當記大椿如此畫歸真異數好將補袞答昌辰

贈毛侍御

九夷職貢共航梯何事遐陬暗鼓鼙鐵鉞有人專

閩外金閨空自夢遶西天狼薦食誰當剪老馬遵
途智已迷稍喜籌邊公等在東封笑指一丸泥

贈總漕王憲葵中丞三首

試輔登壇擁節旄司徒原佩呂虔刀神京湯沐
資安懷天下咽喉屬挽漕卿月輝輝臂異數晨星
落落幾同袍君家世澤隨淮水竹看文星曳履高

二

烏臺計相拜新除虛矢彤弓再命初斗際一星中

客臺集

卷三
七言律詩

五

詩集

執法柳營萬騎上游居如雲舳艫驅流馬望氣橋
陵護玉魚重鎮保釐分陝寄壯猷元老正堪舒

三

天劃東南宿重兵繇來草木仰威名九清赤白三
陽勢馬略驪黃九品清已見風霜行今甲更將骨
雨散吁庚只今制虜無中策謀國還應倚老成

贈陳仲醇徵君東余山居詩三十首

歸然耆舊表江南東余雲泉志所探廣大代推風

雅主蕭開時其佛僧能空庭籟起問吹萬月悵杳
深對影三辛苦山靈驅俗駕肯容城市訝蘇聯

二

文伯頑仙儘自兼何須黃紙署名銜山間竊窺藏
書洞徑翳荒榛避詔嚴老仙或來微惜仙家曉
信護松杉雖然豪氣屏除盡閒詠荆軻未是鐵

三

百感中來不自枯側身西望奈峯尖論交雲雨今

客臺集

卷三
七言律詩

庚

詩集

方見閱世陽秋晚更嚴危語逼人何咄咄大言是
處可炎炎聞君近發琅函秘已長紅牙第幾籤

四

名僧會裏事瞿曇能結孤峯白石菴河泊設亭開
道百租公何意賦朝三清華水木如濠上弘獎風
流自汝南却笑昔人高士傳不將同世一爲參

五

無限離離壓杞楠樹猶如此爾何堪煙波狎主誰

爭長山澤雖臞已戰酣絕域也知珍尺一高軒奚
事謬朝三猶嫌任久人知處見說游蹤欲徙南

六

玄味曾同草木參廿年相對老江潭竹林把臂今
餘幾蓮社過橋笑有三贈我絢琴都下作未若青
李遠能函故人若喜彭錢在金門瓊久事可諧

七

當年游宿偏名藍紫柏觀師禪師奉塵談受記可

客臺集

卷三
七言律詩

壬

詩集

稱千佛用法華論文曾許兩都三應將綺語卑
江左直邇宗風自嶺南莫訝繩床畱半席庭前樹
子早同參

八

餐取峯霞坐翠嵐雲根剗出小終南窓懸虛室常
生白帖做蕭齋欲過藍山長舊來鴻自一市喧還
笑虎成三應憐惠子能知我雅道寥寥有荷擔

九

簫笠扁舟白馬談、浮生忽已幾。幾、無能九土游、
其八不朽千秋共此三、曲水竹林分左右、青山賓、
主列東南、此中但可吟風月、日尺陳樓一草庵、

十

端居突兀起毗嵐、是處清涼現鉢曇、
潤六御風時見素靈三、絲天勝有青經葉碧、
為洗視、潭身隱無文、真用短、試看碑板大江南、

十一

容臺集

卷三
七言律詩

元

詩集

窪盈軒畫為誰拈、着配倪迂也自謙、
隱凡芙蓉片片見、開簾即今呼馬能無應、
龍好用潛養、鶴栽梅成底事、未曾驅役老長髯、

十二

清時豈有放江潭、故里風煙不可堪、
雲曲憶曾對宇峴、亭南人間島道九、
田海間三、福性幽栖真不惡、驪珠先已被君探、

十三

誰言司馬滯周南、若比嵇康更不堪、
七七、兼青嘗掃徑三、多君素業尋高境、
斷抵石函、如此盤桓成二老、北山安得有林慙、

十四

徵君名姓徹宸嚴、谷飲巖棲寶不貪、
上下、論才竹簡美東南、
桑益有二、儘為草堂拈勝槩、留將山史作佳談、

十五

容臺集

卷三
七言律詩

元

詩集

頌酒深衷豈放憨、二豪何以視耽耽、
師友自與義、皇作子男、清淺錦機裏、
儀雅爵辭揮三、孝標雖有傷時論、未見山中此盍、

十六

鍾牙編連別家懸、試向瑤琴古調參、
渭北秋兒當日笑、城南夢中蝴蝶花、
餘墨霽含、隻鶴時人形共影、故應待我出為三、

十七

洗耳應停朝市談。憂時詞客未爲慙。遙聞羽檄飛邊左。何日穹廡掃漠南。虎豹愁人閑自九。馬牛更僕語成三。希夷居士今如在。高枕高歌莫太慙。

十八

瑤草金光向此探。我來風日正清酣。夷門布席恒虛左。栗里懸窓故倚南。竟有聲名輪第五。恥將禪草說登三。可知嘉遯能終古。龜笑何勞學王參。

容臺集

卷三
七言律詩

三

詩集

十九

平生揮麈解圍談。名理尤從老境諳。得失渾忘聞塞上。春秋成癖止征南。清虛祇用龍初九。忌滿何如月出二。可道太玄猶寂寞。好玄今已有桓譚。

二十

十載村居傍醴醪。村農村姥得相參。玉壺觀世龜藏六。竹簡讐書豕渡三。只見陶公怡嶺上。誰知劉客是圖南。近來寶晉先王畧。不作蘭亭聚訟談。

二十一

今古閒愁了不擔。條然方內有鸞驂。谷名千午真盈一。坐守庚申不但三。處士占星常斗北。詩家泄酒或箕南。爲君畧取涼心館。若個游人肯細參。

二十二

爲事升鉛不種藍。閒將草木志稽含。斬新松做秦封五。媚秀花開少室三。流詠須臾成洛下。微園早晚詔江南。憑君醉舞迴雙袖。長御驅爲拾月潭。

容臺集

卷三
七言律詩

三

詩集

二十三

忽憶驅車過楚潭。德山猶有德山菴。岩峩鸞嶺銜天半。直截牛車見佛三。般若無知傳教外。菩提非樹木宗南。前身金粟維摩是。丈室相看已罷參。

二十四

漸剪茅茨漸卓菴。圖書成府亦潭潭。詞壇懸幟多奔北。古路先驅作指南。常有玉晨咨贊十。未聞石戶羨徵三。比來門外維舟慣。不爲乘風利法貪。

二十五

別有超超上駟驎。拈來恐似老生談。逍遙不必演
飛北。炳蔚端成霧隱南。擲地賦詩如振萬。先天玄
理自函三。枕中一卷庖羲易。祇覺王何思未覃。

二十六

憶昔論交自繇繇。雖東出處豈商參。阮家情異貧
驕北。先世孤書史愧南。豈有風流分仲二。差憐骨
相共朋三。壯君筆力能扛鼎。不為清羸弛負擔。

客臺集

卷三
七言律詩

五

二十七

山叟從無對影慙。科頭露坐過仍甘。關情空谷腸
迴九。絕意王門足則三。草什忘憂都樹北。風能解
慍自來南。腰塵不上清虛界。酒德文心日共酣。

二十八

東軒曝背語成函。仲醇有一飯忘君未可甘。王帥
窮兵真計左。胡兒牧馬漸過南。沙場白骨高尋丈。
御府朱提豈再三。却把國殤連太乙。九歌深意許

誰參

二十九

誓比黃河開國男。酬恩當取虜頭函。鏡中魚鳥頻
虛佐。笛裏梅花漫奏三。美髯幾時陳獄下。榮枯何
在詠扶南。翻慙梁甫行吟者。絕塞山川聚米談。

三十

滿貯詩囊不待探。風流勝賞事偏諳。寄愁直欲還
天上。招隱時聞過水南。有橘可能摘楚頌。無花大

客臺集

卷三
七言律詩

五

類說燕函。兇高揮吐驚人句。為道平生解性鮑。

照陳西今韓有懷秦人政成者

紛敷倫柳蔭長堤。比屋弦歌講德齊。雲彩舊傳飛
殿角。水壺真不媿關西。幃軒載筆書馴雉。鄉片移
風似祝雞。獨向空桑養秋社。陳西有伊聖葵辦香深薦首
重稽。

贈王大美直指

松風謾謾度霜臺。好及膺門御李來。懷古憶過康

鹿苑巡方行省雁鴻哀、山川半入吳都隄。雲夢平
吞楚客才。秋水長天供採筆。詞詩一一栢梁裁。

贈毛侍御儒初視漕

繡斧巡方 寵命新、助名寧得稅遺論、能將一掬
桐江水、直洗頻年虜騎塵。塞北行間馳赤羽、江南
問左有黃巾、關心 聖主宵衣日、廟筭跡來倚重
臣、

贈蔣山人二首

客臺集

卷三
七言律詩

蕭

詩集

惟庭人幽地亦幽、桃花源裏蓼花洲、烟嵐屈曲深
而得、雲水蒼茫不繫舟、野史故應成馬走、新交未
覺勝羊求、聞君噴我怪書畫、青李來禽肯寄不、

二

閒來倚棹呂蒙城、幾度從君聽鶴鳴、歲儉自饒千
樹橘、氣豪寧食五侯羹、酒人直許中賢聖、農話惟
應較雨晴、史筆倘修高士傳、蔣家今古兩元卿
贈洛中焦右伯文兆

雄藩河朔帶漣漪、右轄助名兩地傳、蒹葭風清沙
際路、荏苒電掃澤中煙、大夫雅善登高賦、游子秋
停苦雨篇、見說圯橋多秘授、行應執契靜三邊、

贈蔡道寅

脩然環堵狎煙霞、俠骨禪心度歲華、棐几靜嘗研
蚪字、貝函潛轉白牛車、只應竹徑延求仲、共許水
壺在、岳家五馬數傳千里酒、可能長醉碧桃花、

贈巨源宗侯

客臺集

卷三
七言律詩

章

詩集

白門朱戶悠悠中、有王孫靜者流、分寶幾誰誦
最樂、反腰無復著牢愁、八公雞犬羅丹室、六代風
雲入選樓、十載懷人向圖畫、何如身逐鳳臺游、

贈宗正國手

紛紛龍戰起名場、坐隱如君似坐忘、懷友每酬青
玉案、教兒翻博紫羅囊、書簪斯簡分火、俠有停
卓間賣藥、不必仙山傳局勢、帝鄉原是白雲鄉、
唐直指神宇按浙

題張源張都侯卻金與頌冊

此判南山不可移。頌聲寧獨美。雙岐即看華。未含
愁意。正是奉宮照膽時。天子再傳關右事。史家
添入峴亭碑。却金應拜黃金賜。名姓書屏 補
知。

題劉金吾牛山讀書圖二首

青藜山館瞰澄江。左手離騷右玉缸。身作蠹魚游
冊府。閒看帶草長。芸窓征南註左甘。稱瘠圯上傳

卷三

七言律詩

青

集

書氣未降壯爾百城真坐擁。鄴侯如鄧不成邦。

二

千峰選勝著西清。詎許頑仙廁會盟。白芷青蘭時
照眼。烏絲翠袖不勝情。謝恩故有雙龍在。徵事堪
今半豹驚。見說造烽勞仄席。肯容定遠又書生。

題平湖弄珠樓呈蕭象林使君二首

弄珠漢水遺事使君漢陽人而平湖亦有
漢塘又稱鸚鵡洲於弄珠差合

閒將鄉思倚層霄。吳楚乾坤共泐寥。鸚鵡洲前催
作賦。鳳皇臺上憶吹簫。山連秦望三神近。湖似清
陽九派消。一自明珠還海曲。采風應到弄珠遙。

二

茂宰能將吏隱兼。樓開山岳散江潭。芝蘭一一分
湘浦。楊柳依依似漢南。地有驪珠供照乘。人如黃
鶴解停驂。欲知交甫遺珠事。歷落星辰逗短檐。

郭青螺六命冊

卷三

七言律詩

青

集

日月旂常姓字懸。鏡歌凱曲舞衣前。師行長子標
銅柱。帝念封君北渭川。史記渭川千畝。摩頂麒麟
麟堪入畫。盟書帶礪永相傳。上公九命君家事。次
第承 恩已六篇。

題紫陽庵

初降塵市點靈峯。徑轉幽深紺殿重。古洞經春猶
闕雪。危崖百尺有欹松。清猿靜叶空壇月。歸鶴愁
聞故國鐘。石甍年來成汗漫。登臨須愧羽人蹤。

題秦中李資谷黃門傳松圖

其詩人松石居
上得東坡語松

詩刻
石處

當年高隱傲千峯、搜得峨眉偃蓋松、出壑蒼龍呈
怪狀、游空雲鶴見遺蹤、居然玉局銘三柏、不向金
泥羨五封、倘我亦銜風木恨、并刀一爲剪吳淞、

題孫明府梅花詩冊

雙旌迢遞出三巴、驛路寒梅千樹花、悵別那堪標

物序、寵行猶喜借年華、江南有信探應早、水部多

客臺集

卷三
七言律詩

完

詩集

才價欲誇龍首殘、枝如可寄莫令書問阻天涯、

秋日泛柳四首

帆前送目四天無、長柳雲濤接具區、不以盈虛隨

海月、直於伯仲見江湖、澄鮮空水通禪觀、浩蕩煙

波混釣徒、莫道行吟惟澤畔、采華幽興未能孤、

二

九點芙蓉墮綠茫、平川如掌攬秋光、人從隱後稱

湖長、水在封中表谷王、日落魚龍驕夜壑、霜清鐘

磬度寒塘、浮生底閤風波險、欲問兼葭此一方、

三

白芷青蘭風有盟、浮天一葉帶鵝輕、幾經陵谷長
爲沼、似障波濤復化城、漁浦每看曾在岸、尊鄉寧
悵食無羹、只疑重向瀟湘道、試聽參差可賽聲、

四

遂作浮家海上翁、迢遙煙艇次瀟空、青螺拔地存

堯市、白馬凌波立梵宮、客有入吳觀欲止、吾將泛

客臺集

卷三
七言律詩

早

詩集

斗路非窮不須更喻迷津筏、自得遺珠象罔中、

秋日泛柳因讀先師莫中江之什忽又十五

年感舊懷賢再賦二首

秋風牛渚不堪過、回首游踪感愴多、名手自傳裙

綵在、壯心其奈佩刀何、廣陵無復聞流水、華表空

知怨逝波、稍解當年招隱意、湖天渺渺一漁蓑、

二

樓船簫鼓重沾巾、莫以玄亭問水濱、白雪久沉空

谷響黃金難銷五洲人。零芳楚澤情何重。灑墨蕭
蕭跡未塵。是處涼秋搖落恨。不逢唐勒與誰陳。

天馬山游眺

天畔峰形望裡微。到來烟靄破巖扉。半空疎梵虛
無落。上界天花歷亂飛。百里湖光開水鏡。一山雲
氣晃人衣。何須回首聽鐘後。已覺青蓮社可依。

龍王寺觀荷

沐日相將竹下羣。芙蓉十里淨京氛。故園風景能

客臺集

卷三
七言律詩

聖

詩集

無憶。是處燕吳總不分。飲馬倒窺臨水樹。驚鳥忽
斷宿潭雲。塵纓生染青蓮氣。會道東林社裡聞。

陸君策騎墅問水二首

南村欣賞數從君。積水稽天綠不分。豈向堯年歌
石爛。將無楚澤混魚羣。懷人幾失空梁月。泛宅達
連極浦雲。願我玉杯青未就。何當行藥逗針懸。

二

濕雲終日擁巢居。似爾沉冥得晏如。隱向北山無

怨鶴。樂期漆濮有鯀魚。亦知仲蔚蓬心長。肯信王
猷竹興疎。總使田園生事拙。幽人只解愛吾廬。

京口觀水嬉呈姜養冲

因看競渡狎江湖。轉覺中流賤一壺。駭客賦湘心
尚苦。沒人踏水膽偏雄。風傳鼙鼓齊揚幟。勢入驪
淵欲探珠。見說籌邊勞仄席。漁磯可有夢來無。

武夷陳司馬雲窩二首

舟隨五曲棹歌行。百疊松篁繞畫楹。直與列仙爭

客臺集

卷三
七言律詩

聖

詩集

選勝。不妨游子自尋盟。閒谿雲色沉峯色。逢砂灘
聲映瀑聲。莫是乘槎星漢上。試將名姓問君平。

二

司馬何年賦遂初。幔亭深處結精廬。蔽虧日月開
天小。山沒煙嵐入檻虛。峽口忽聞猿叶斷。沙痕時
印虎蹤疎。跨君池上冲霄翮。携取清微大洞書。

邯鄲夜宿

榆閉霜薄被衣初。莽莽平沙度軟輿。赴關幾逐

鴻漸侶望鄉。舊阻雁來書。麴生風味那醪近。引客
差池枕夢虛。漫咏陶詩當黃菊。倦遊終自愛吾廬。

清源秋將軍席上觀女樂

木寫竹枝聽來不作異鄉悲。六千君子舊
名將。兩隊美人新教師。遂首勸心拋綠醕。可無佳
句比紅兒。若論湖海鷗盟在。再入花源未可知。

李臨淮太保惟寅席上

凌煙世業帶河盟。手握風雲護漢京。幾試霜鈴無

客臺集

卷三
七言律詩

三

詩集

對壘即論詩句亦長城。朋簪夜散蓮花幙。刁斗秋
閑細柳營。若向燕然磨片石。屬銘寧復藉班生。

馮元成第觀牡丹

參知元成治第東。有繡佛西置萬卷今年

牡丹盛開東西第皆命賜焉

名園占領艷陽多。木以沉冥廢嘯歌。生竹興仍修
後。看花愁奈送春何。窓前散綺搖書帶。臺畔凝
香亂鉢羅。莫向花叢問姚魏。年來蝶夢不曾過。

新相
過蘇

七夕集林比部

肅省誰兼吏隱名。酒人只合向公榮。河明忽散朝
峰爽。砧響遙翻夕簾清。千里尊羹迴客夢。七襄詩
句屬長城。狂來星漢低相倚。肯信秋風獨旅情。

九日同姚納言過張蓬玄中丞官署

滄沱秋色颯邢開。宣武風流此共攀。客有清班同

豹尾。時當高會北龍山。營開細柳聞笳發。觴引萊

客臺集

卷三
七言律詩

四

詩集

萸聽漏殷戲馬正。於戎馬候邀歡暫借枕戈閑。

恒鄉道中寄張蓬玄中丞

九流清鑒屬方甄。成德軍聲紫電振。帝念股肱

三輔重師中耳目。一時新應多泛水。依蓮幕無復

驅車避栢人。爲問紫七金虎印。誰能先徙突前薪。

時公方平
景州之變

懷胡文子

秦淮並馬逐秋塵。萍水論交恰有神。此日驅車候

慣解。三年雁影悵空頻。君題東岳詞何壯。我識高山調轉新。但使故人多氣色。不妨千里自爲隣。

壽王淳宇七泰

今節茲辰試七蓂正。逢人壽是稀齡。吹笙自昔稱王子。樹玉於今比謝庭。華勝繞屏輝綵服。春盤行酒薦湘醅。喜余住近荀陳里。會向宵中聚德星。

卷三

七言律詩

望

詩集

容臺詩集卷之四

華亭董其昌著

孫庭輯

七言律詩

訓臨潼王二首

玉井青蓮秋正芬。函關紫氣直氤氲。史公同姓諸王友。天老真形五岳文。君字故應龍有種。煙霞只總鶴爲羣。無能校簡訓枚馬。遠想雄風禮白雲。

二

容臺集

卷四
七言律詩

一

詩集

端居空谷感離羣。萬里論交見國君。等是策書分五社。誰能筆陣掃千軍。懷人大小淮山柱。飛夢東南吳會雲。莫以雄才求自試。詞壇赤幟有閒勳。

訓虞德園吏部

七十二封山下居。五千四百藏中書。文人自具生天慧。吏部今爲選佛除。恍惚之間含有象。涅槃能度盡無餘。慙余學殖多荒落。祇竹空玄乞露魚。

虎丘和許周翰太守四首

青山亦似隱吳門。洞裏江烟欲互吞。虎氣尚呵盟
長墓。龍宮舊敞給孤園。涓涓石瀨妨僧定。設罽公
清洗市喧。敢向登臨陪賦手。禪心或許證風情。

二

因尋白社款禪宮。野興難隨暝色窮。古徑松篁幽
礙月。上方樓閣迥含風。吳歎每發烏栖後。梵唄俄
驚鷺嶺東。莫向銀池嗟易去。佩刀先氣耿摩空。

三

孤帆落處即登臺。匹練光中首重回。舊苑靈峯標
潑滂。東林精舍倚雲開。紉痕轉恨松圖盡。塵尾誰
傳祖印來。所以酣歌宜達曙。坐深五馬莫相催。

四

生公臺上雨花新。時菊霜風映畫輪。終古金銀沉
夜壑。何年風雨嘯天津。姓如玄度號名理。官似王
弘愛酒人。若道虎谿同虎阜。應知頑石點頭頻。

次訓姜仲文

卷四

七言律詩

二

詩集

南徐曾接采真游。尊酒空江落木稠。共我五湖分
半席。懷人一日抵三秋。龍門忽在西藏副。湧寶能
開澤畔愁。見說人豪猶好在。未容餘子漫登樓。

入楚謝諸王孫

騷人於楚爲同姓。向我吟吳遣四愁。龍節憶過雲
夢澤。魚箋近附漢江流。恰分寒食新蓰火。無恙春
風舊選樓。今日詞場看赤幟。誰非左祖爲宗侯。

和陸伯生三首

卷四

七言律詩

三

詩集

菩提宛有直鉤翁。夢到神清碧落宮。病解維摩非
病處。才全莊叟不才中。秋高候館鴻遵渚。露下遙
汀鶴唳空。四海交情君自見。五湖仍遯陸皮風。

二

身懸鶴髮一衰翁。豈逐蛾眉入漢宮。管領山川青
嶺外。消磨賢聖綠尊中。襟梁不辨魚知樂。谷口時
聞響應空。好在咏懷才未盡。朗吟如坐竹林風。

三

脩然避世鹿皮翁、花竹春深一畝宮、筆力轉添遲
晚日、賦情多在別離中、名山大業看藏副、北海青
尊肯放空江左、即今開舊社、可能乘興與乘風

謝胡小山巖臺苦雨二首

單車却厭雨師迎、御史能將鐵筆耕、遂有文章驅
鱷暴、未容鼓吹雜蛙鳴、爲憂葵藿無寧宇、若作鹽
梅、可薦羹自足補天還補漏、巢居何事旅鷺驚

二

卷四

七言律詩

四

詩集

川原彌望岸容移、警水愁霖若有期、白奏薰風回
愠後、差疑繁露縱陽遲、商歌白石何當嚼、步禱朱
輪不用脂、采得詞謠騰黼座、筆端如畫是流離

謝劉燕及明府二首

乍把瓊枝恍舊游、平生左袒爲劉侯、即看竹素千
秋事、能廢江湖萬古流、鷗侶共依天上座、雁聲孤
起月中樓、新詩大有半騷語、耐耐高歌散旅愁

二

青編數卷敵華林、腹笥居然寫賦心、自昔詞壇憎
百六、不妨天柱聳千尋、公卿有龍文忽照千將曲、
鶴唳今聽谷水陰、却笑安仁秋興作、只傷畱滯宜
情深

次韻謝葉少師臺山贈行四首 有序

壬戌秋奉 詔求遺書於陪京出都門羣

公祖錢各有贈行少師臺山葉公爲首倡

依韻和之

卷四

七言律詩

五

詩集

東朝聯事步清塵、牢落靈光亦主臣、奉 詔偶然
因舊學、趨班真訝着陳人、紛綸津邸賓僚盛、談蕩
天門羽翼新、縱是枯桐蒙賞激、訓知恐異養餘薪

二

素衣端合避京塵、留滯繇來說史臣、敢賦淵冰
帶子、但驗離菊比皇人、鍾山猿鶴尋盟晚、澤國
鱸魚興新爲問陸、沈成底事征車生耳等勞薪

三

沉淪不解嘆風塵、攀鼎含情侍從臣、已分浮家稱
釣客、那將慧業廁文人、玉杯繁露書多逸、石室陽
秋例更新、時有修史之命、六代江山饒吏隱、移文恐不
到前薪、

四

驅車宛葉逐游塵、出秋歸似雁、臣聞道晚來差
喪我論才少、且不如人、石渠書擬贊同異、金屋思
須問故新、入洛魂虛先達薦、初衣仍返會稽薪、

寒臺集

卷四
七言律詩

六

葉君錫茂才以詩贈行復次前韻調之

謝庭玉樹迥埃塵、能向涼風問放臣、跡愧冥鴻宜
路鬼、行歌驪御見詞人家、聲風、檀、青、箱、荷、支、應、全、
輕、白、髮、新、聞、說、相、門、多、有、相、弓、秦、不、盡、火、傳、薪、

訓胡開府

獨驅鐵鉞古交州、萬里風煙控上游、湘色舊懸平
子賦、山光時映越王樓、即今廟筭勤方虎、尚有開
情問海鷗、盟府助名騰簡冊、可容野史得相求、

訓范太蒙吏部

幾回優詔到周南、雲壑聲將選勝軌、吏部文章真
不朽、龍圖憂樂本同參、彈冠共是冥鴻侶、揮筆能
忘白馬談、欲問海門新氣象、驪珠徑寸喜先探、

訓李京兆克菴備邊疏

清時共愛玉門閒、歲歲名王事款關、何限乘軒邀
上賞、幾誰越俎議行間、消磨細柳將軍壘、無恙燕
支、胡、女、顏、壯、爾、籌、邊、多、勝、算、先、聲、今、已、到、天、山、

寒臺集

卷四
七言律詩

七

訓李太史伯襄贈什

三絕真慙妙與痴、垢壇潦倒亦偏師、場來大隱從
周史、得似中興親漢儀、獨往驪湖探秘藏、行游鬼
苑、騁、妍、詞、嶺、梅、不、必、秋、能、折、肯、有、鄰、篋、及、我、私、

訓楊霽寰中丞

玄關寧論阻問奇、征南新勒萬潭碑、冥心已入風
華定、用是文元事、得句偏饒補虎詩、舞羽營門萬長侍、
授書橋畔老人期、桂林我亦懷平子、豈有雙金報

所思

訓胡小山鹽臺二首

秀絕峨眉甲九垓，使君風采亦雄哉。
憂時頗細弘羊論，作賦誰當續虎才。
天削東南支半壁，人依冠冕重中臺。
省方合有輶軒記，可許侯巴問字來。

二

江海風煙攬轡論，百城守長拜行軒。
竭從續斧臨吳甸，幾爲問閭叩帝關。
挾筆千秋高雪調，熬波

卷四

七言律詩

入

詩集

萬竈蠹雲屯魚鹽，豈有藏名者莫以干旄訪席門。

訓盧原甫次韻

山館逢迎強著書

尹事

盤餐真愧郇家厨，聊供賦

手騷兼蟹雅稱秋懷，鱸有鱸游履若爲借尚子驂。

蟲祗合任非夫，遙知別後相思夜，能識羅浮夢裡

途。

訓董景越潛臺二首

東山優詔見新除，又是西臺攬轡初。
轉黃龍將

禹貢仗依玄武肅周廬，即今疏草凌霜筆，盡出春
秋演露書，却爲式微偏薦慰，年來無恙只三餘。

二

遙傳北固駐稽禱，爲采風謠入繪圖。
懷古定尋丁卯跡，登山誰作癸亥呼。
星河初度天孫鵲，雲檻朝飛御史鳥。
意氣論交瓊玖贈，何人存記釣魚徒。

魏潤泉中丞以奏疏詩集見貽詩以訓之

壯猷何事厭雕蟲，足賈文章一代雄。
尊俎坐籌銷

卷四

七言律詩

九

詩集

勇帳山川行咏入唐風，奏將帝所篇稱善，懸向

都門字莫攻，鴻寶傳來能自秘，較讐先貯石渠中。

大梁候館馮禮亭大中丞攜尊夜過席上酬

之

傳呼小隊出夷門，屏却朱旂款綠尊。
辛苦東方猶待詔，別離江令幾消魂。

素衣未遣京塵化，鐵鉞能回國步屯。
月滿繁臺聞坐嘯，何如清夜舞劉琨。

癸亥元日與林茂之偕焦氏易林貽以福楮

五顆茂之有竹依韻和之

詩識含情碩果深、瓊裾落落報甘臨、玄亭文字都傳古、楚頌風流又見今、倘許夾來成生隱、有如懷去愜童心、霜苞已逗先春信、東閣官梅未易侵、

余既有院長之命茂之以詩見投依韻答之

甘載冥心骨相宜、永衡何意累明時、雅圭無復山庭勒、向長惟將損卦推、杯酒橫陳看佐史、塵談番

客臺集

卷四
七言律詩

十

詩集

墮待偏師、白門來往蓬蒿徑、清夢猶能數訪之、

冬夜次韻訓林茂之

離堂尊酒坐宵分、把臂曾聯竹下羣、幽抱共披鍾阜月、清標真把幔亭雲、欲因蓮宇開新社、且駐輶車網舊聞、六代風流冠蓋地、尋盟後鶴却輸君、

壽史玉池奉常四首

張樂依然近洞庭、春還島嶼盡浮青、天王正月開卿月、常伯文星是歲星、共紀南中鍾嶽瑞、仍看黃

綺狎山靈、明光起草寅清業、不向揆初憊獨醒、

二

同依交戟曉余懷、晚結煙波社亦佳、霄漢聲光萬赤鳥、湖山踪跡付青鞋、採芝且自烹金鼎、前席行當對玉階、柏葉椒花持介壽、將無惱亂太常齋、

三

松子從游似子虛、斯人真覺可安儲、高岡沒諫鳴無鳳、直道今知史有魚、黃髮更添耆舊傳、

客臺集

卷四
七言律詩

十一

詩集

未改評臣襍、差憐捉鼻東山日、尚可稱詩擬九如、

四

便殿親聞天語溫、陛前文子與文孫、貽謀故自官家事、抗疏能將國體尊、玄化尋真河上解、卑此談道洛川門、斯文大有千秋在、不向長源外傳論、

壽高孩之憲使四十四首

次李本翠
太史韻

曾請長纓廿載前、新加大縣主恩偏、寧知歲月

郎潛久猶是春秋鼎盛年、孤矢正懸森戟庫、兕觥
交進闢茶天、同時九牧探余者、多有悲歌老驥篇、

二

專城四十尚爲雄、况復東南倚折衝、虎視幾當青
眼客、鷹揚驟屬黑頭公、誕彌及帝秉權始、賦有吳
都在部中、極目奇雲盡島外、旌幢來自葉珠宮、

三

東海泱泱舊建牙、華旗龍節 璽書嘉行間旗鼓

卷四

七言律詩

七

詩集

高文苑字裡風霜凜法家、指墨磨將毫散、綵幃
開處、劬生花、雖然方叔稱元老、不似馮唐遇主吟

四

中朝推轂事防胡、江左留恂願不孤、膽落鯨戈開
杖鉞、恩沾鯨室見投珠、故應進履稱孺子、未向雕
蟲許壯夫、起爲清新開府壽、懸知澤畔攬揆殊、

寄壽叅知蔣象巖年丈時避地荊州

帝都花下佛名經、獨旅荆南漢客星、貴竹幾年無

解甲、遼城何日擬還丁、寓公且賦非吾土、太史仍

書舊御屏、當宁即今勤憲老、四朝人物剩儀刑、

壽信陽何太公

白雲樓上白雲封、彷彿翠真禮赤松、自向龍門尊
太史、不因鳳羽識超宗、書成副本名山重、酒泛雙
莖、湛露濃有 詔即頒靈壽杖、將無滿酒愛攜筇、

壽趙公益光祿五十以閩縣令封

不因簪綬戀京華、里有鳴珂趙世家、籍甚超宗毛

卷四

七言律詩

七

詩集

是鴈依然江令筆、生花鬱林素業唯傳石、閩嶠官
郵不餉茶、爲問玄亭當日事、引觴曾否壽侯巴、

壽敬新杜封公七袞

世業城南尺五天、掖垣花映綵衣鮮、似開丹穴春
申浦、恰捧 綸書終亥年、泮沐恩華 明主賜、迺
逢真訣至人傳、祝觴漫進鳩頭杖、鶴背洪厓與柏

有、

壽范長倩學憲七十

煙水年年長五湖、開湖耐可叶龍圖、直愁野鶴輕
通客、漫向雕蟲老壯夫、夢到清都當有署、賜來靈
壽未將扶、攬揆不作尋常祝、庭際相陰鳳引雛

封廷尉澄川李公七十偕壽

木公金母竝仙班、偕隱高風此共攀、華袞承恩
天北極上尊賜出嚴中間、與來對月、耽清聖、老去
餐霞得大還、珂珮珊珊高獻壽、于門不比翟門開
宋獻如中舍、自塞上歸壽兩尊人以詩送行

客臺集

卷四
七言律詩

古

詩集

畫歸不羨尉陀裝、綵服趨庭樂未央、閣下承恩
雙寶錄、堂前含景兩干將、應多仙侶、攜麟臚、更有
名王致醕漿、遙識玉關翹首處、木公金母白雲鄉
壽王霽宇大司馬

劬履星辰切斗邊、紵衣絲髮醉花前、午橋且自安
鵬息亥字寧須論大年、十賚恩華、明主惠、九還
真訣異人傳、祝鵬鵬我無新語、借取山陽樂志篇
壽朱敬輅母太夫人

飄蕭鶴髮素風存、設悅先春意可論、綵袖兩行天
下士、錦堂十道日邊恩、仙名舊注金人掌、蛟節疑
隔玉女盆、爲問曲江花萬族、不知何色足宮萱

壽東寧伯焦太夫人

疾國慈幃燕喜開、祝觴無數忽瓊瑰、共言聖善垂
膺、誥可但君王爲築臺、錦馭尚思仙鹿挽、帶河
時躍化魚來、膝前授取陰符訣、老姥授應有龍光
燭上台

客臺集

卷四
七言律詩

五

詩集

壽王遜之鹽卿母六十
星華何事緩仙旌、六泰慈幃拜慶情、好及龍飛傳
國寶、先懷烏哺進君羹、雲璈九奏陪天姥、露掌雙
承見月卿、今日聖朝崇孝治、推恩誰似相門榮
壽莫方亭

清世家聲萬石門、典刑猶有白簪存、亦知驛騎名
同貴、即在牆東道益尊、老去香山猶少友、歸然西
嶽繞兒孫、釣磯不羨君王夢、二月天邊雨露溫

壽章公觀虞部

夏木陰森四月初，余風景近何如。斯人只合青山老，慢世蕭然白石居。未艾已能辭組綬，及耆爭看指干旒。行藏吾輩還相讓，采藥澆花共著書。

壽惲庵盛中含六十

憶昔論交舞象年，更欣遲晚望衡偏。龍門却隱雁居士，鶴骨真同葛稚川。種就素封千畝竹，飛來丹詔五雲箋。祝觴可但稱松茂，玉樹芝蘭繞膝前。

壽莫簡庵

卷四 七言律詩

七

簡庵

舞象論交憶聚螢，相看七十影猶青。史才可但家為政，壽種彌增帝與齡。公專人天老密傳河上解，伏生初定壁中經。稱觴攬取秋巖桂，不向江籬慰獨醒。

壽李方城憲幕八十

早歲論交在射宮，閒居欣賞勝情同。看君玉樹風塵外，酌我金罍耄耋中。每瞻趨車官任拙，吳納際

墨醉能工，東都九老香山社。逾百遐齡，馬李翁。
畫

壽彭景從待詔

曾從朝隱議星精，亥字今看樂壽并。絳帳每聽堂後曲，朱顏方釀雉頭羹。用彭宣時逢堯舜寧虛貴，歸事羲皇好達生。世出世間多勝業，何何必滅蓬瀛。

壽王陽仲六十

壽章公

卷四 七言律詩

七

陽仲

鳳毛麟趾似晨星，大雅於君見典刑。隱後公車虛勸駕，吟邊游刃發初硎。壯心不盡磨龍技，道貌全符相鶴經。一美千秋壽世業，重看父子播餘馨。

壽謝使君象三

鳳毛標格迥難齊，百里猶稱杞梓枝。露饌江花符製錦，新懸水鏡渺燃犀。橫軒載筆書馴雉，問井還淳似祝雞。若向黑頭論介壽，天章一道紫為泥。

壽喬君原度七十

禁方親授異人來，積有陰功七袞開。見說韓康從市隱，誰知弘景本仙才。烹將白石顏長駐，養得玄珠道未孩。庭下絲衣兼絲筆，恰宜紅杏倚雲栽。

壽汪儒仲五十

最上詩交年頗多，詩成五十未蹉跎。每從朗月思三度，時見臨池逼永和。家督幾誰栽讓樹，童顏無恙似恒河。采真莫滯黃山岐，九點芙蓉待爾過。

留宸甫六表適過郎游庠喜贈

卷四

七言律詩

大

詩集

鳩杖初扶鴈骨殊，崢嶸頭角見家駒。寧論萊子能娛綵，共喜終童可棄繻。壁水長流供谷飲，研田逢歲足經畝春盤。酒桑弧會懸取堯民擊壤圖。

劉淳字五泰

忽聞麝菊散幽香，知是梅花薦壽觴。三徑每紆青眼傲，五龍寧獨白斜良。繇來大隱依城市，不用鵬夷泛渺茫。贈與仙人九節杖，他年六十杖於鄉。

壽周縉海七十

金門避世意何如，又見賓筵祝嘏初。自昔清言稱衛壁，人今載酒訪陶廬。海壖耆舊應添籍，江左風流事可書。恰羨黃花青女節，紛敷門戶映庭除。

壽王三槐文學

蟠東避世意何如，一壑烟霞萬卷書。勝賞時時遊蠟屐，名流往往駐軒車。即看槐室稱觴日，恰值蘭亭被襖餘。傾我丹砂猶未就，醉鄉司馬爲君除。

壽顧滙海文學

卷四

七言律詩

九

近無詩社辟疆園，垂老逍遙隔世喧。家有賜書從伯府，閒來種樹比桃源。名留湖海稱高士，身閱滄桑悟道言。爲壽正隣圓月候，霜輪却應照星繁。

壽諸德祖

瑤琴入夏奏南熏，知是樵初楚曲分。實與久歸士傳著，書今守太玄文沉。冥青匣干將劍，鏡鑒常依谷水雲。願我懷仙成汗漫，素交祇仰海鷗羣。

壽新安友人八十

幽人勝賞傍天都、手佩英形五嶽圖、蓬矢間年同
終老、黃金散盡比陶朱、繇來仲德期蘭若、行見鳴
皋引鶴雛、顧我懷賢同小謝、花源倘許入林無、

挽鄒順泉隱君

五湖高隱舊交期、哀誄慙無絕妙辭、比屋盡懷焚
券德、給園常見布金時、難忘太尉馨鷄約、直寫山
樵座、鶴碑看取吉人何以報、森森玉樹與蘭芝、

追挽吳橋范月山乃郡司馬范仁元之祖

客臺集

卷四
七言律詩

辛

詩集

曾同五嶽祖、竟崙亦有名賢亢德門、陳氏公卿俱
徵長、于家陰陰竟貽孫、人嗟鶴化仙標遠、帝寵
龍圖世澤存、述祖雄篇能寫照、千秋雲壑道逾尊、

七言絕句

咏史四首

漢家經歲事和戎、絳繒曾無到後宮、惟底調租仍
有詔、非關時令易爲豐、

二

鳴珂共赴午朝時、宿衛環羅退食遲、若道傳餐非
盛事、恰如成敗論行師、

三

客臺集

卷四
七言絕句

癸

詩集

金華殿裡是崆峒、分直談經禮數崇、爲問君明千
萬里、儒臣何路向重瞳、

四

赤地三年一婦冤、海東連坐又何言、土龍不解行
霖雨、日表應須照覆盆、

讀華嚴合論偈

帝網明珠徧剎塵、都來當念兩言真、華嚴論五分
明舉五十三參鈍置人、
當念二字即小品所云不離當念常湛然覺即知者

不可見須觀
面一回始得

讀寒山子詩漫題十二絕

聲色無端不我期，緣心應處亦如之。若人欲走無
生國，除却斯門總路岐。

一

六根選擇耳圓通，寂在無思自應中。此觀若成何
以驗，人嘲人讚響排空。

三

客臺集

卷四
七言絕句

五

詩集

儲本僧履道家中三教無依，是此人餘子紛紛立
門戶。長空不倩掃埃塵。

四

惟底前人忒受瞞，一生知破幾蒲團。爭知信得迷
時及，隨分阿鼻與涅槃。

五

助業終歸馬伏波，閒身孰與釣臺多。金剛圖了纔
吞却，百劫熏修不奈何。

六

接得西來最上機，一生須及盡玄微。但言頓悟無
修證，熱病教君失轉依。

七

種種綱宗是卦文，吉凶請向自家論。若言密室傳
心印，辜負當天月一輪。

八

家資百萬擲湘流，太華山邊撒石頭。箇是學人真
榜樣，深閨兒女漫悠悠。

客臺集

卷四
七言絕句

五

詩集

九

羽士爭談不灰方，到頭若個免無常。神仙爾下真
丹訣，先取生時效一場。

十

千樹青松養聖胎，常年石戶不關開。山中莫道無
伴侶，片片閒雲自往來。

十一

舉着空宗便道無、如言說象太模糊、
宮鏡兩道眉毛歷歷孤、

十二

赤骨蕭然已露形、更堪索蓋逐狐精、
金鞍但任跛驢三脚行、

送唐元微太史二首

乘軒百道拜行塵、不獨奎章畫錦新、
裡畫裏區人物眼中筋、

春臺集

卷四
七言絕句

詩集

二

生溫飽笑人癡、練到風塵裏不疑、
磁柱許吾一面佐偏裨、

送楚方伯薛青甫

柳綠花明出楚都、晴窗花綠散春簫、
咳句解印曾看此大夫、

送馮咸甫

畫裏拈將楚客詞、登山臨水送新知、
蒼蒼蘆荻秋三

千里盡是懷人入夢時、

送張了心歸楚二首

蓬窓聽雨夜迢迢、誰遣尊前慰寂寥、
好在堯階瑞草不曾凋、

二

來雁霜天楚客歸、野情祇投薜蘿衣、
裴廸絕勝朱門薦陸機、

范長倩借隱天平山居四首

春臺集

卷四
七言絕句

詩集

詩集

百疊松篁繞舊樞、半陽峻坂剡然平、
如意金母升天亦有行、

二

滇海奇游萬里餘、天平樓閣化人墟、
龍隱形管猶聞續漢書、

三

不羨金車去日邊、龍文雙紉鹿臺前、
千界奏取唐山十五篇、

四

連峯仄徑倒雲根。只尺星辰若可捫。能賦五噫專
五嶽。此中端合喚臯門。

寄葉臺山宗伯留都

賜友鱸鄉兩不猜。石城秋霽淨飛埃。故憐六代風
流地。重有司蓮賦鳳臺。

訓黃侍御

疎露微雲落葉前。新詩格外倍清妍。浩翁句法依

寄臺集

卷四
七言絕句

宋

詩集

然在。管領家風五百年。

贈李侍御

黃麻朝下紫宸居。玄武名傳赤伏書。此去三臺
瞻北斗。九衢秋色盡迴車。

贈李為與游墅王政明首

分司不為厭承明。一片冰壺儘裏難。寶從每傳投
轄事。吏人猶識棄繻生。

二

豈有修心碍市喧。公餘靜註五千言。曾聞仙李盤
根長。知是玄元幾葉孫。

三

雀舌龍團舊譜傳。春風初逗靈茶天。勞人水近何
須置。解宇相望第二泉。

四

三品南金禹貢陳。九流清鑒待方甄。關門天地從
未潤。青眼相看幾幾人。

寄臺集

卷四
七言絕句

宋

詩集

贈李王先侍御竹學園首

萬壑淅淅鉅水清。仙人玉尺懸湖明。把酒漢闕金
莖露。散入天階瑞草生。

二

選驥星精切紫垣。春臺仙李露華滋。直隸江左為
沙苑。會見山陰有狄門。

三

朱陵桃子千年實。楚國連城三獻非。歷舊乍青此

自雨蘭亭天雨花右軍龍睛纔點畫能飛

四

不念胡笳內地聞子矜何必少終軍論文一變南
朝體運策兼收絕塞熱

張君山夫北游作此爲贈時時展觀家山不

遠

萬壑千峯擁大行半歸粉本半奚囊故應眼孔無
奉石○涕寄鄉心到草堂

寄臺集

卷四
七言絕句

天

詩集

譚廣文練江相見走筆爲贈

鄭子尚淹秦博士張衡不薄漢靈臺因君重舉隋
崗事覺我新從楚曉來

贈萬休上人

金光瑤草藥苗新一種仙閣豈了因欲向黃梅參
法要蓮花澗裡萬休人

贈天台僧

雪堂行脚到朱門檀度機緣屬利根聖性若能通

佛性赤城霞裡瑞光屯

贈湛空上人

衲子相逢不問年袈裟徧拂五峰煙朝來試剪吳
江水看爾空林落照邊

贈覺虛師說經超果

龍象森森奉塵談直拈教外首楞嚴欲知水會人
天供雪後梅花百易銜

贈黃企石堪輿

寄臺集

卷四
七言絕句

天

詩集

芒鞋踏破萬峯雲手勸青囊玉體文茶磨山頭成
共宿何年企石更逢君

贈倪水泉相士

三度相過二十年中更陵谷幾茫然不煩更攝神
仙骨似我林泉已近仙

贈八廣楚童諸字韵者

能賦方圓動靜詩淵翻反切亦如之○京華無限簪
纓客識字何如八廣兒

贈王子玉

燕子樓空楚夢孤，無人誰得似飛奴。
朝來試仿舊峯影，何處青山不是巫。

贈黃愛春

桃花渡口竹園黃，一抹宮雲淡曉粧。
誰信蓬萊會清鏡，關關城外即滄桑。

題評潘同江尊閣額夫人六十餘既爲長歌

祝觴內子復請此圖書之并題一絕

卷四
七言絕句
手
詩集

金粟如來丈室中，瑤池阿母海門東。
拈將一片煙霞色，知是諸天第幾宮。

壽曹太母

紫蓋峯頭三素雲，霓旌鶴駕擁元君。
黃山亦有仙靈跡，彤管兼書玉洞文。

栢舟奇跡爲馬太母頌

鳬島初臨蘂日鮮，瓊瑤共叶栢舟詩。
不須更上陳情表，帝遣彤書贊女師。

雷宸甫得孫

梅花信裏見蘭蓀，醪酒封羊慶德門。
篋有瑞溪鸚鵡硯，贈君收取好胎孫。

題顏魯公裴將軍詩真跡

船樓竟夜雨催詩，果有龍蛇起墨池。
會得將軍揮劍意，分明草聖折釵時。

題曹源

後水已非前水相，出流即是入流機。
纔沾一滴曹

卷四
七言絕句
王
詩集

二

儒冠道履釋袈裟，百劫莊嚴不受些。
笑倒靈山瞿未會，生平伎倆一株花。

題尹使君詩冊

劍戟森羅武庫雄，扶桑日近海門東。
書成楊子談玄後，賦有吳都在部中。

題何兵部天玉像

簪荷安危報主身。杜陵詩曲故傳真。指麾能事迴天地。訓練強兵動鬼神。

題汪裕吾像

五陵裘馬五湖尊。曾是金門避世人。任使遨遊發名姓。青山明月已傳神。

房村夜宿劉庄談河事

柳外青帘颺晚風。宣房遺跡草連空。誰知半卷河渠記。愜在停驂野語中。

容臺集

卷四
七言絕句

五

詩集

題延津署閣

傑閣渠欄四望通。慢亭雲接玉華峯。若非風有烟霞骨。安得仙山在部中。

上苑桃花二首

宜春苑裡占春多。爛熳紅霞發早柯。却憶禁林成逕處。雲扶步輦一經過。

二

灼灼宮桃濕露華。人間萬樹失芳葩。有時源上隨

流水。盡日天邊自雨花。

西湖寺中

遠閣行吟候月華。秋風無力掃塵埃。即今河漢雖清淺。可奈迢迢使者槎。

鸚鵡麗人

解語名花鳥亦猜。隴山飛翠薄妝臺。可知楚客高唐賦。輸與漁陽鼓吏來。

看花

容臺集

卷四
七言絕句

五

詩集

衆芳春首未全舒。似我浮家總索居。唐繡林香瑣樹色。醉花應不爲諸餘。

題畫贈晔公

何處江山好定居。卜隣真擬傍專諸。賢人已落滋蘭事。潦吏猶傳說劬書。

二

岡嵐屈曲徑交加。新作茆堂窄亦佳。手種松杉皆老大。經年不踏縣門街。

高扇贈別愁師成嶺表

泰得黃梅嶺上禪、魔宮虎穴是諸天、贈君一片江南雪、洗盡炎荒瘴海煙。

畫家霜景與煙景清亂余未有以易也丁酉

冬燕山道上乃始悟之題詩驛樓云

曉角寒聲散柳堤、千林雪色亞枝低、行人不到邯鄲道、一種煙霜也自迷。蓋與雪景同但不錯地作空白耳

題畫贈許純齋郡伯時清河成

容臺集

卷四
七言絕句

七

詩集

樓倚城陰九點烟、虛窓忽響白蘇泉、應將太史河渠記、并入南華秋水篇。

辛亥秋做吾家北苑筆於寶川山莊寄郡

愿侍御

吳綉園就枕煙庭、攬得齊東一片青、莫信一生襟抱、丘壑新從神武事鴻冥。

題西溪圖贈盧德園吏部

三竺溪流獨木橋、通仙共爾發長謠、若爲却向千

峯去、黃鶴摩空不可招。

題梯綠樓圖爲黃仲石少府時以荔枝見餉

荔枝三觀入楞嚴、香味還將色共兼、常恨海棠無柱句、故應磅礪爲君拈。

題畫贈張平仲克守

忽憶君家笠澤圖、寒江密雪滿菰蒲、於今身在齊青裏、日對秦封五九夫。

題畫贈楊玄蔭大參

容臺集

卷四
七言絕句

七

詩集

孤松梢一百章、勝陰蒙翳午生涼、應因較夢高僧傳、却誤松窓鶴夢長。

題畫贈楊弱水

陸離長劍挾衡雲、手按丹霞大赤天、今日陽春寫南華、祈仙登上者盧君。

題畫寄蜀中徐閬池

青天蜀道不難攀、思入微茫杳霭間、稍著一庭楊子宅、居然秀甲九州山。

題畫詩陳廉產 時方左遷上林

蚤遂初衣髯未華、豈如狂客老天涯、爲君拈取金
光草鏡裏常看左掖花、

題畫贈周奉常

山出雲時雲出山、化爲霖雨徧人寰、端知帝所旌
懽會、不在金堂玉室間、

題畫贈吳陵張夢澤 舊武陵守

朱旂行部帶明霞、不是桃源即若耶、願憶江南梅

舊集

卷四
七言絕句

美

詩集

隨風吹向赤松家、

題畫贈張平仲水部

十月江南野色分、漁莊菰浦見沙痕、若爲剪取吳
淞水著我微茫笠澤雲、

題畫爲楊羽水侍御

綠溪青嶂是秦餘、靈境今歸藏史壺、素友、
得路頑仙曾讀米焚書、

題畫贈江陰夏茂卿

曉山對酒和陶詩、千載柴桑是兩師、敢道柴桑猶
一著、出山何似住山時、

寒原送別圖贈聶井愚、今君入覲

見鳥翩翩紫氣間、寒原日送渺難攀、知無白集舊
行篋、剛貯溪藤一尺山、

題畫送人歸江西

歸鴻別鶴夜鐘殘、徒倚霜庭醉不歡、頗憶故山寒
翠否、天涯相向畫中看、

舊集

卷四
七言絕句

范

詩集

題畫贈閻中尹使君惺惺二首

溪藤即是無弦琴、能寫高山與流水、可堪歧路黯
銷魂、更奏清猿三峽裏、

二

龍性難來不易馴、青天蜀道一歸人、拈將海國秋
山翠、得似峨眉雪後春、

題畫贈王伯弢學博

石室奎章待訪編、君家自有舊青氈、若爲王藏多

嘆怪昌歌何當損俸錢

題畫寄吳浮玉黃門

廿年江海鬢成絲、無復魚腸報所知、林水一傳添

濮意、只緣莊叟是同師

題畫贈王幼度

臥數嵩峯聽五湖、煙霞供具屬模糊、欲知絕勝襄

陽處、閒臂宵非受詔乎

爲省公作茗帚庵圖并題

客臺集

卷四
七言絕句

天

詩集

樂無心除一室、虛鴻有句寫千章、欲參茗帚閑

中意、九點秋山雨後容

廣陵舟次題房侍御畫竹

一派湖州畫裏詩、娟娟疎篠兩三枝、朝來却水帆

前雨、正是龍孫長簪時

題王齊宇繡帶圖二首

剪得吳松水半江、雲霞更走聞窓鏡、映即是寒

長舌、大轟豈非精進僧

二

兵符受自城邊石、心印傳來嶺上云、拈出齊東青
一點、何來神物卻能飛

舟次薛澱望馬鞍諸山做趙吳頤水村圖

紫蘭芳杜日長堤、不盡風塵越壘西、疎雨遠將晴
樹、膜薄雲低壓曉峯齊

題畫送原孚姪巡齊

海岱奇游盡溫胃、庚廷勝事渺難封、紫頭亦有家

客臺集

卷四
七言絕句

天

詩集

山在不必看、臺望九峯

題畫送王幼度計偕

敢競營丘妙與真、寒林能變曲江春、看花帝里如
看画、始信斯圖亦有神

題畫贈友

波面菱絲罨釣鉤、宿雲初起乳啼鳩、縱然漁父無
生計、不換荆揚估客舟

題王幼度畫

老我閒身得自繇，雄心只怯九州游。若君試取蒼龍杖，睇髮諸天最上頭。

題吳祠部畫

居然張塚伍公圖，一一潛虬若可呼。爲問寒林風謾設，何如千樹有玄都。

題書

老樹成雙便作屏，山光晃晃耀人衣。西邨有叟入城去，倩喚借書童子歸。

卷四

七言絕句

王

詩集

題林天素畫

片雲占斷六橋春，畫手全輪妙與真。鑄得千將呈劍客，夢迴巫峽待詞人。

題倪雲林畫

洞天深靚秘清都，彷彿翠真在玉壺。若個丹青能幻出，倪迂端勝米於菟。

做李營丘寒山圖有序

余自弱冠好寫元人山水，金門多暇，夢寐

家山益習之，憶顏益卿開府遼陽，以兩蓬

求畫一爲益卿，一爲山人王承父，余畫水

父而返，益卿扇報章云：左相宜威沙漠，右

相馳譽丹青，皆非吾輩第一義。侯歸山以

相怡悅耳，蓋替裨馬上君子，未嘗得余一

筆，而余結念泉石，薄於宦情，則得畫道之

助，陶隱居云：若不爲無益之事，何以悅有

涯之生？千古同情，惟余獨信，非可何俗人

卷四

七言絕句

王

詩集

道也。今年春有朝貴疏余，雅善盤礴，致塵

天聽，余聞之，亟令侍者剪吳綃縱廣丈許，磨

險，摩瀟秉燭寫李成寒山圖，經宿而就，遂

題此詩以洗本朝士大夫俗人韓滉燕肅

宋復古蘇子瞻皆善畫，朝貴腹中無古今

，固應不知第以爲罪案，但可曰不能遣余

習，偶彼時人知如摩詰語耳，視此曹求田

問舍殺人媚人一生作何事，素者何啻泉鳳

而妄下語乃爾耶世必有能知者余亦何
以為意

拈筆經營朝口居心知餘習未全除莫將枕漱間
家具又入中山藎裏書

題倪迂畫二首

剩水殘山好卜居差憐院體過江餘誰知簡遠高
人意一一毫端百卷書

二

卷四

七言絕句

四

詩集

錫山無錫是無兵惟得倪迂不再生但有煙霞堪
骨髓可知吾法本同卿因做雲林此題此錫山誌云有錫兵無錫草余以雲

林生於勝
國故云

題畫柳

摸索芳華度惡機煙絲嫋嫋雨愁絲幽人無復雲
和夢太守風流自漢南

題茅齋水墨畫

為憶城南池上篇新秋落月片牀前草堂木屐驚

猿鶴招取幽人對榻眠

題做水墨大痴畫

雪浪雲堆勢可呼移將點綴草堂圖誰知王字剪
江手却是初平叱石符

題雪梅圖

燕山雪盡勢嶙峋寫得家山事事真剛有寒梅太
疎落請君添取一枝春

題做黃子久畫

橫鐵千尋屈紫虛雲端雞犬見村墟秋光何處堪
消日流澗聲中把酒書

卷四
七言絕句

四

詩集

題紅樹秋色

山居幽賞入秋多處處丹楓映綠蘿欲寫江南好
風景雲川一派出維摩

做米元章筆意因題二絕

烏絲白練是生涯但向滄江問木家從說遠山多
斌媚可知矮樹是枇杷

二

春入寒枝未著花。濕雲細雨卷平沙。天公似合裏
賜戲我畫煙山不較差。

題做倪迂畫

迂翁高臥九龍雲。清閨風流海外聞。雪後江山青
似染。拈來却勝李將軍。

題畫八首

聞有風輪持世界。可無筆力走山川。詩客並作飛

集
卷四
七言絕句

四

詩集

年勞丈室居然擲大千。

野人何似做游子。流水聲中把道書。拈向河梁豈
無意。清時巢許不嚴居。

枕溪柳陌轉山椒。古木蒼藤自六朝。是處誅茅可
容易。每乘春漲弄輕桡。

雪栢霜松不記年。從教千尺鬱參天。邇來灌莽千
茸甚。畫史難迴造化權。

溪藤十萬寫煙峯。猶是齊州數點中。海外即今多

紙貴。可能身是夜郎尊。

花竹蒙茸野水紆。閒彈別鶴試游魚。經春自領湖
山長。可奉東皇只尺書。

風軒水檻壓春流。一帶平岡草木稠。心喜應門差
解意。只容漁父得相求。

青山自社夢歸時。可但前身是畫師。記得西陵煙
雨後。最堪圖取大蘇詩。

客臺集

卷四
七言絕句

五

容臺別集

題跋總目

卷之一

隨筆 十四則

禪悅 五十二則

雜紀 五十二則

卷之二

書品 一百五十五則

容臺集

目錄
題跋

卷之三

書品 一百五十九則

卷之四

畫旨 一百五十五則

容臺別集總目 終

孫男 延編次

容臺別集卷之一

華亭董其昌著 家孫庭輯

題跋

隨筆

般若如清涼池四面皆可入用人之謂也般若如
大火聚四面不可入行法之謂也用人欲兼收一
門則局行法欲畫一多門則局

氣之守也靜而忽動可以採藥識之行也續而忽

容臺集

目錄
題跋

斷可以見性故道言曰一霎火陵飛其人自出現

竺典曰狂心未歇歇即菩提

俠客為知己者歟動於氣義也非是則郭解之藉

手何異於秦犬之吠人忠臣以大義滅親聞於

社也非是則逢萌之負心何異於哺梟之食母是

以君子不受難酬之恩不樹難事之友

一人發真魔宮震動諸天欲善人熾盛以摧魔也

一人造業地藏慈悲菩薩欲地獄盡空乃自成佛

也

庶官修名大臣捐名修名者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潛行密用如龍之養珠也捐名者懷心之所念而無是非口之所言而無利害獨往獨來如龍之行雨也

如來說法必先放光非是無以攝迷而入悟也故易曰潛龍弗用祖師印可旋爲掃迹非是且將執悟而成迷也故易曰亢龍有悔

容臺集

題跋

二

知潛之弗用則必有激發之大機董公所以說高祖也其說曰名其爲賊故師直而爲壯知亢之有悔則必有收歛之妙用子房所以招四時也其說曰難以力爭故功遠而有成

甘草非上藥也而參苓以爲國老黨耨非殊絲也而丹碧以爲前茅今五品微局名位未極纒蓋猶輕有心足以思目足以識口足以辨行足以信者布列數人隨事評定時乎左袒公卿而臺諫不疑

其爲阿時乎左袒臺諫而公卿不疑其爲激國是自出人心自正矣

易戒童牛書稱繇藥匹夫匹婦之是非不明其究必有狎大人者愚夫愚婦之是非不明其究必有侮聖人者宋人有言曰清議者國之所以立也重則亟反蔓則難圖矣

王者不治夷狄窮兵則耗國聖人不爲己甚盡法則無民第國手不以後着爲先者庸醫亦以活人

容臺集

題跋

三

者殺人是之與非猶中國之與夷狄也有如烽火初驚而發懲膺之策則聽華夷之自相屠戮而一無所創乎黑白未剖而主調停之議則聽邪正之自相玄黃而兩無所排乎孔子作春秋孟子闢楊墨此魯連飛矢而魏勝濟師也即大將更當何如矣

張安道歐陽永叔子瞻輩人也子瞻以其譽而重王荆公程伊川子瞻輩人也子瞻亦以其譽而重

作家之相臂勝於情人之相臂何則妒之屬縣其知之真也知薛道衡者隋場也知路賓王者武后也若乃蚩蚩之憾無損於天蒼繩可憎等之飄瓦而已

如心畫師想成國土人在醉鄉有千日而不醒者官中之天地也人在夢宅有千載而不寤者名中之天地也關尹子曰至人不太天地去識

獨立不懼惟司馬看實與吾兄弟耳東坡之不客

於劉公也昔之君子惟舒是仰今之君子惟溫是

隨君不能隨耳東坡之不容於溫公也具此兩端

成一定人兵再鼓而氣不衰金百煉而色益瑩蓋

東坡筆鋒之利自三典中來襟宇之超得了元之

力謂其為縱橫之學者洛黨之口業也

全剛經四無相但我相空則人法壽相皆盡矣永

嘉集三科揀但法身微則般若解脫皆真矣奉嚴

六相義但知真如總相則總別同異成壞皆融矣

曹溪四智但悟大圓鏡智則平等觀察所作皆轉矣孟子之言巧力臨濟之言照用豈有二哉

曾子行恕當無一事忤人而放流之論諄諄痺

執知三省者之為金剛劍手南客慎言當無一語

傷時而弄券之喻咄咄逼人孰知三緘者之為

嘉鼓乎

釋悅

玄獎至五天竺國立唯識論所謂真故極成色等

容臺集

語也所至建利標與彼師淵論彼師義墮則自撒

標而退無敢難者玄獎於是為慈恩宗非直譯經

布藏川途歲月之勞已也唐文皇三藏序未弘厥

旨當時在廷諸臣皆承隋氏月露餘習內典有作

不過王簡柄頓陀碑文本色至裴休梁肅房融三

公乃始大暢雖韓昌黎文起八代莫能及也宋時

唯王荆公蘇端明黃魯直見無咎張無盡深得禪

悅之味溢於筆端凡稱白衣說法文字禪盡此

日用事無別惟吾自偶諸頭頭無取捨處處勿爭
爭朱紫誰爲號丘山絕點埃神功并妙用運水與
搬柴此亦龐居士詩也惟吾自偶諸即臨濟所云
無位真人從而門出入識得此人乃真吾矣第恐
老龐亦覷不見

汝但無事於心無心於事則虛而明靈妙所謂
事者非世緣之事相也正謂學道之障能礙正知
見者耳人間古德作何所事答曰一事不爲曰若

容臺集

卷一
題跋

六

如是只閒坐也答曰若閒坐即爲也孟子之言必
有事禪家之言無事正言若反

劉義慶世說新語可謂起夕秀於朱振若傳燈錄
皆妙明心中吐出解性之語以視世說何膏燭火
之與太陽詩大文人惜未有知此者

三十幅其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埴埴以爲器
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
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華嚴經六相義有成相壞相與此更相發所謂萬
法不動自位當其成即壞之緣如車然本幅所成
如器然本埴埴所成如室然本戶牖所成若衆緣
不合三者俱不得成然則成必假壞成相何在不
必待壞而後謂之壞也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
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有人問禪師曰子來就父爲甚父全不顧師曰始

容臺集

卷一
題跋

七

成父子之恩問曰何以反成父子之恩師曰刀斧
所不開丁心性者一徹俱徹天真自然若宋人所
云常存敬畏正與本地風光沒交涉何以故有作
止故血脉斷故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性其鏡
照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乎似若存吾不知誰
之于象帝之先

和其光光生於明明不與之俱和也同其塵塵生

於根根不與之俱同也性其銳非銳者終不可挫
解其紛非紛者終不可解此萬物之宗也水明所
拈佛語心爲宗莊子所標大宗師皆謂此宗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
得故知足之足常足

臨濟嘗曰汝諸人望上心不息望上心乃求佛求
法求僧之心我教中近所謂志也若何臨濟訶之

客臺集

題跋

八

乃自性天真不緣脩證但盡凡情別無聖解耳故
禪家有太平本是將軍定不許將軍見太平之語
老氏又云絕聖棄智凡可欲欲得不知足皆在知
之伏戎也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
爲而無不爲矣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
事不足以取天下

無爲者非一無所爲乃爲其無爲者耳藥山自云

一事不爲其師曰若是則終日閒坐也曰若閒坐
即爲也正是損後語

偶書老子以禪旨爲疏解一二大都天命之性
原無三教修道之教乃有孔老釋耳識得此者
觸着禪着

曹孝廉視余以所演西國天主教首利瑪竇年五
十餘曰已無五十餘年矣此佛家所謂是日已過
命亦隨滅無常義耳須知更有不遷義在又須知

客臺集

題跋

九

李長者所云一念三世無去來今我教中亦云大
時不齊生歟根斷延促相離彭殤等倫實有此事
不得作言解也華嚴經云一念普觀無量劫無去
無來亦無住如是了達三世超諸方便成十力
李長者釋之曰十世古今始終不離當念當念即
永嘉所云一念者靈知之自性也不與衆緣作對
名爲一念相應惟此一念前後際斷
終縣老人能知四百甲子桃源中人不知有漢晉

總古詩云山中無曆日、寒盡不知年、但今日不思
昨日事、安有過去可得、冥心任運、尚可想大時不
齊之意、何況一念相應耶、

趙州云、諸人被十二時辰使、老僧使得十二時、
又不在言也、宋人有十二時中、莫欺自己之論、此
亦吾教中不為時使者、

余柏參竹篋子話、久未有契、一日於舟中臥、念香
嚴、擊竹因緣、以手敲舟中、張布帆、竹簷然有省、自

容臺集

題跋

十

此不疑從上老和尚舌頭、千經萬論、觸眼穿透、是
乙酉年五月、舟過武塘時也、其年秋自金陵下第
歸、忽現一念三世境界、意識不行、凡兩日半而後
乃知大學所云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正
是悟境、不可作迷解也、

中庸戒懼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既戒懼
矣、即屬觀聞、既不覩聞矣、戒懼之所不到、猶云觀
未發氣象、既未發矣、何容觀也、余於戊子冬與唐

元微、袁伯修、翟洞觀、吳觀我、吳如蕭、玄圃、同會

於龍華寺、慈山禪師夜談、余微此義、翟著語云、沒

撈摸處、撈摸、余不肯其語、曰、沒撈摸處、切忌撈摸、

又微、坡中無鐘聲、鐘中無鐘聲、鐘聲不交、參、句句

無前後、仍瞿曰、不礙、余亦不肯其語、曰、不借是夕

唐袁諸君子初依法門、未能了余此義、即慈山禪

師亦兩存之、不能商量、究竟余謂諸公曰、請記取

此語、異時必自有會、及袁伯修見李卓吾後、自謂

容臺集

題跋

十一

大徹甲午入都、與余復為禪悅、會時惟袁氏兄

弟蕭玄圃、王來白、陶周望、數相過、從余重舉前義

伯修竟猶漠漠、余語也、李卓吾與余以戊戌春初

一見於都門外、蘭若中、畧披數語、即許可、莫逆以

為、眼前諸子、惟君其正知見、某某皆不爾也、余至

今愧其意云、

索伯修於彌留之際、深悔所悟、於生後上用不着

遂純提念佛往生經云、人友問一佛名號、皆可解

脫諸苦伯洛能信得及亦是平生學道之力四大
將誰能作是觀必非業力所可障礙也通見袁中
郎手摘永明宗鏡錄與冥樞會要較勘精詳知其
眼目不同往時境界矣

陶周望以甲辰冬請告歸余遇之金閨舟中詢其
近時所得曰亦尋家耳余曰兄學道有年家豈待
尋第如今日大吳豈不知家在越所謂到家罷問
程則未耳丁未春兩度作書要余為西湖之會有

卷一

題跋

三

云兄勿以此會為易昔年兄弟一失此便不知
蓋至明年而周望竟千古矣其書中語遂成識良
可慨也

達觀禪師初至雲間余時為諸生與會於愼慶方
丈越三日觀師過訪稽首請余為思大禪師大乘
止觀序曰王廷尉妙於文章陸宗伯深於禪理合
之雙美離之兩傷道人於子有厚望耳余自此始
沉酣內典泰究宗來後得密藏激揚稍有所契後

觀師留長安余以書招之曰馬上君子無佛性不
如東南雲水接引初機利根紹隆大法自是不復
相聞癸卯冬大獄波及觀師搜其書此書不知何
在余謂此足以報觀師矣昔人以三轉語報法乳
恩有以也

只貴子眼正不貴子踐履石瀉山語只貴眼正即
六祖本來無一物宗旨也故曰傳佛心印若論六
度萬行未齊於諸聖則心即佛心矣

卷一

題跋

三

天地有日月之動盪故清寧不毀人身之升降闔
闔皆在兩目故陰符經曰機在目黃庭經曰出口
入目呼吸在左目右目月闔為乾闔為坤一闔
一闔謂之道聖人傳藥不傳火緣來火候少人知
參得左目右目之機可以擇藥然非身如槁木心
如灰灰者不免當面蹉過憶微矣二十年前身嘗
驗之

吾與子處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吾與

子處於九淵之下矣至彼至陰之原也謂莊子書
中無神仙口訣可乎天台止觀於數息以炁爲火
動爲風仙家乃取此二相是以命根不斷至於華
嚴所云一念普觀無量劫無去無來亦無住又超
觀心遠矣二氏同異以此程之

東坡十六應真贊奇矣奇復化爲腐當縣方內朝
夕習見舉揚者聚耳肩公別行一道齒頰間自有
峨眉秀色因危師同叅在文字禪中故發語特妙

卷一

題跋

西

種種提唱宗風可折果位人脚脛也

永明禪師料簡四句謂有禪有淨○無禪無淨○

云云皆勸人修西方作往生公據也然修淨土者

以妄想爲入門至於心路斷處義味嚼然則不能

不退轉故有疑城以居之○唯宗說俱通行解相應

者不訪以祖師心收安養土○如智者大師永明壽

皆其卓然者也

諸禪師六度萬行未齊於諸聖○惟心地與佛不殊

故曰盡大地是一隻眼○又曰吾此門中○惟論
見地○不論功行○所謂一起直入○如來地也○然普賢
行願○毘盧法性○是日皆是○是爲圓修○不得以修與
悟作兩重案也

淵明入白社○聞鐘便歸○是深於禪者○古德有云○若
是陶淵明○慣着便歸○去後○千載○惟東坡近之

昔有參禪老衲○閒放○下○便○四字○輒有省○漸近自
然○故是禪法

卷一

題跋

五

龐居士有家貨百萬○皆以擲之湘流○曰○無累他人

也○余有偈曰○家貨百萬○擲湘流○太華山邊○撒石頭

个是學人真勝槩○閑中兒女漫悠悠○古德謂閑閑

中物○捨不得○即是禪病○閑閑中物○捨得○即是悟迹

如顏子之得一善○是也○奉奉服服○便是疑眉之貌

學人○或活不得處

十方同聚會○個個學無爲○此是道場心○空及第

歸○昔人論舉首曰○聖子選耳大慧教人參○得曰○須

中鈍榜狀元○選佛猶云選官、作上聲者非、

東坡先生有偈曰、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

淨身、有老衲反之曰、溪若是聲、山是色、無山無水

好愁人、宋人推黃山谷所得深於子瞻曰、山谷真

涅槃堂裡禪也、

古人云、清心不如省事、養身莫若寡欲、二語可謂

玄禪二藏、大總持門、終身誦之、立躋聖地、

三昧猶言正思惟、圭峯解云、非正不正、非思不思、

卷一

題頭

去

今人以不起一念爲禪定者、非宗旨也、作有義事

是惺悟、心作無義事是散亂、心心不散亂、非枯木

謂也、故石霜語云、休去歇去、冷徹徹去、寒崖枯木

去、古廟香鑪去、一念萬年去、侍者指爲一色邊事、

雖舍利八斗不契石霜意、去六祖對境心數起、菩

提作麼長、皆正思惟之解也、

思而知、慮而解、鬼家活計、德山此語、與中庸不思

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聖人意、是同是異、益不

思不勉、人人本具、所謂性也、聖人則性之耳、若認

得不思不勉之物、雖思勉亦是菩提、豈惟思勉難

不得不中、亦未嘗與不思不勉相違悖、豈猶裏裡

走盤、有盤則大慧竹篋、

張拙詩云、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是

六根終不可動也、人生未有能不動六根者、雖稿

木灰、亦必有以使之、安在不動耶、不知石霜所

云、動者乃趣向真如之動也、臨濟云、一念馳求不

卷一

題頭

去

敬愛聖僧、凡問佛問法是爲動耳、永嘉云、心是根

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心境淨時光始現、心法

雙亡、性即真、與張拙詩下轉語、

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蓋以近而不可見者、萬物之

性也、何以故、萬物性離故、若萬物之性、果非離則

聖人亦不能轉之矣、萬物既空、煩惱安得、故禪家

有法空人空之說、

心地法門、猶如下種、宗家之語、如彼天澤、所謂一

雨音潤月印千江諸修觀者皆非了義矣然如耳
根聞通三真實則於父母所生耳人人本具又與
諸觀門有異蓋以通此方之機恐他方耳根未妙
如是也今人但慕神通只在兩耳但不能心通反
累三真實之靈根可歎也

初於聞中入流亡所所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
生如是漸增聞所聞盡盡聞不住覺所覺空空覺
極圓空所空滅此以上猶在生滅中攝直至生滅

卷五

四

大

既滅寂滅現前方是那伽大定前是觀末句結是
宗謂達摩爲觀音化身不虛也

知之一字衆妙之門又有云知之一字衆禍之門
般若無知論所破者知也永嘉證道歌有云一念
者靈知之體是所立者知也心經云無智亦無得
近於遮增經云慧識成智近於未陽明先生識此
發爲良知之說謂是宗門淺淺之談宗之者與闕
之者俱未嘗謂其法要也

蘇端明文章妙古今雖韓歐當却步良譚韓歐皆
未精內典而禪宗最盛於子瞻之時又有青宿與
相盤旋是以惜後言語六通四關餘如無垢無盡
雖深於禪悅而筆不及端明故其文少遜所謂般
若有三有自性般若○有觀照般若○有文字般若○蘇
公可謂文字般若矣

晦翁嘗謂禪典○即從子書翻出○尚有列子未經翻
出更當變幻不知謂何等語也吾觀內典有初中

卷五

四

无

後發善心古德有初時山是山水是水○向後山不
是山水不是水○又向後山仍是山水仍是水○及華
法界觀理無碍事無碍○如意自在事事無碍○及佛
國禪師○牛頭自○等牛見牛牧牛以至入埋番手
人牛不見等次第○皆從利于心念利害口談是非
其次三年心不敢念利害口不敢談是非○又次三
年心復念利害口復談是非○不知我之爲利害是
非不知利害是非之非我同一關候○乃學人實歷

悟境不待東京永平時佛法入中國有此焉藤也
讀莊列書者皆當具此眼目無論莊列即韓非子
亦有制於爲虛是不虛議每揚文中子書所絕無
者若關尹子全是珠林玉屑必非周時著書即仁
去天地去識一語誰能湊泊并慈恩宗亦該之矣

五經論語之外子史文集所有議論不過互相祖
述改頭換面無甚精微之言鑿破混沌者而內典
宗門之書間有之如僧至德山曰久嚮德山有龍

卷一

題跋

序

潭及到德山潭既不見龍亦不見德山曰子親到
龍潭又僧問世界與麼然何何處避焉山曰鑊湯
爐炭裏僧曰又與麼避焉山曰掣苦不能到又玄
少曰諸方皆說接物利生有三人何法可度假
如無眼人不能以拈椎擊拂度無耳人不能以繡
經說偈度無舌人不能知其所迷所悟又如何度
若此三人度不得佛法無靈驗也時有一僧出
小某甲有眼耳舌請師如何度此等言語皆非子

史諸集所有覺吾人玄談敷淺無味矣正是蘇玉
局文字得力處

昔年曾問密藏禪師大悟人微之人作何証驗藏
公曰但問答之頃不動唇脣者即是少有擬議竹
思即非真悟道者今世都應無此人耳昔有僧參
禮禪德問之曰汝從何日發足僧答曰初一日發
禪德曰初一日初二尚有擬議否余每念今時人士
各有字有號此字與號乃有生以後互相稱呼但

卷一

題跋

注

有呼即應不待思索此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者
何異若問佛問法便不能爾雖復明了必費尋求
或以參叩所得者應或以記持所得者應所謂思
而知慮而解鬼家活計日下狐燈果然失照也
納子有見空劫以來自己者不能透脫即便僣以
爲無上善提此永嘉所謂蘊納在心即爲受陰也
若因而接物利生縱橫棒喝如大火聚觸着便燒
如金剛鋸犯着便夾永嘉所謂行用此理即爲行

陰也。爲山爲仰山曰：寂子速道莫入陰界。此語可思而可懼已。

大慧和尚在川勤會下，幾鋒橫出，川勤未深許可。大慧不服，勤曰：待汝一場熱病，方知吾不汝欺。以後大慧游方，果得熱病，以平生悟頭對治，無一得力者。乃復拈樹倒藤枯公案，始得了事。川勤曰：我當初若向汝說汝今罵我去也。又玄沙云：道人行徑如火消水箭，既離弦無反回勢。天堂地獄之所

題跋

手

不攝，雖有中陰，所向自在。夫七真玄學耳，猶云參學之時，病則從他病，死則從他死，而宗門大老，顧以悟道爲敵熱病，故生死之具，抑何不倫。然如來以一大事出現，一大事者，生死是也。人生無不可以偷心應，惟入苦交煎，四大將散，一毫偷心用不着。故曰：見續不識，識始知錯。

孔門弟子之仁，自一至不知仁至之日，境界若何。趙州曰：諸人夜十二時辰，使老僧使得十二時

題跋

手

無論一月，但以一日論，將此身心如何安放，如何趨向，始爲使得也。洞山在山四十年，地神尋覓不得，忽一日見山下有葉飯，曰：施主之物，何得作賤。如此地神即現形作禮，自通向來不見之故。蓋一念着罪福相，即爲鬼神覷見。四十年中住密行三昧可知，倘修行無力，抑偷不少矣。此則不止三月不達已也。趙州有十二時辰歌，或亦禪和所托。趙州呵佛罵祖，直欲不挂一元字脚，安得多許絡索。又宗家有答話者曰：出家人無補綴之隙，安得與汝閒話。又有曰：暫時不在，如同殺人。方可爲惜寸陰者。今人但以一日之內，不犯十惡爲修行，不知正落無記窠臼，未爲無業也。故正思日孜孜，或日子言思日孜孜，似矣，但大修行人，欲無事於心，休去歇去，冷淡淡去，家產信不去，而終日孜孜，得無近於馳求非息心達本之旨乎。自近來有一等宗徒，但見臨濟語錄有云：一念心起處，便是

佛魔佛魔俱掃更有何事以此爲休歇不知能自信否若不能自信明朝後日大有事在安得撒手放下以爲千了百當漢以故二六時中有三等事一則研窮至理以悟爲則一則坐禪入定替散日課一則看經參論薰嚴若他雖深淺不同各隨根器可以使得十二時也

觀師答問常有不經人道語余曾問菩薩處胎受生之機還知前生爲誰如所云宿命通否師曰聖

人無我但受生之後前生所作事業發現宛然如

一日安川自知爲張三李四許多我相又余時方

應舉日用攻舉子業余問此於學道寧不相妨否

師曰譬如好色人患思憶病此人二六時中寧廢

着衣吃飯一切酬應否雖復着衣吃飯一切酬應

其思憶病相續不斷即作意斷之其病益深李太

白詩曰抽刀斷水水更流是也有思憶煩惱緣能

障道者若爲掃除師曰如一男子有殺父等懷憤

欲報拂拭純鉤畢生尋覓初聞張三二十年後知此真弊本是李四便令張三直覓李四諸人欲掃除煩惱正爲未知真弊也此語與張拙斷除煩惱重增病更覺透徹今紫柏老人集乃不見載知法語所遺多矣

傳奇所載若渡錢還金娶盲妻較宦女等事後人豈無契同者而報應不必盡同亦害了不見報者豈如詩文撰造謝朝華於已披哉孔子曰視其所

以言與之同事衆人能知也觀其所踈言與之同

念見神能知也若突然兀然無依無欲與之同心

則非天不能知天且不達而况於鬼神又况於人

乎故曰察其所安雖然大聖人自待其重曰知我

者其天乎似天亦有不知者雖復不知曾不爲怨

以故二帝三王之報有時而盡仲尼獨以萬世爲

工論至於此則內典定業之說又落一竹矣晦翁

解以爲觀人之法要亦學人日修之法也自修者

必以此自勘

吳山有一僧至雲間傳其師形色天性一難曰形色既是天性請問形色壞時天性壞否若天性獨存則與形色是二非一何云形色天性若天性隨形色而俱壞遂成斷滅難可了知余時會食拈一菓曰此是形色天性又拈一餅曰此是形色天性良以真如隨緣不變真如無一息不隨緣則形色無一息不天性蓋四生六道之中刹那刹那流轉

卷一

一

不住誰非形色但執四大各體一時分段之軀爲形色已壞者無有是處古佛云三千昧草無相何壞復何成華嚴六相義曰不動自位而爲壞以此推之吾人二六時中念起念滅皆屬形色不生不滅者即起滅不停時天性也

雲巖寶鏡三昧云以有下劣寶几珍御以有驚異黎牛白牯夫衆生自安於下劣故曰奇哉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非寶几珍御小衲子既有悟頭

便起我慢故曰三世諸佛不知有犁牛白牯却知有以掃其悟跡也洪覺範註解本此蓋是接物利人之鉗錘要亦描寫本地風光通一線道耳何則以有下劣寶几珍御則不住下劣邊可知以有驚異犁牛白牯則不住尊貴邊可知故宗家有尊貴墮昔玄蒙在西土立唯識義彼國淨論者各立刹竿互相詰難有義負墮即倒却刹竿墮之名尊貴以此

卷一

一

中峯語錄參高峯師師問日間作得主宰否中峯云作得主宰又問夢中作得主宰否中峯云作得主宰又問半醒半睡時作得主宰否中峯擬議即被呵斥以此更參乃有悟入吾不知中峯悟後半臆半覺時果能作得主宰否若作得主宰即是六識何能了事不見壇經所云汝當當下自知非自巳靈光常顯現云云門定觀經乃云唯滅動心不滅照心但疑空心不疑任心不知其所謂滅所謂

疑所謂不滅所謂不疑者純是六識用事安得太
平矣六祖知非之旨乎故曰菩提無是處是則非
菩提世尊生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曰天上下地
唯吾獨尊雲門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煞與狗子
喫貴圖天下太平紫柏老人作雪山修道贊曰明
星一點是非媒魔得兒孫將汝賣有講學人以世
語爲夸慢正是
癡人前說夢

事有古人稱拙而後人特巧者亦有前人所易而
後人特難者如岸水之變爲桔槔井田之變爲阡

陌巧勝拙矣及參學事乃不然二祖以下南岳以
上師家點化曾無多事一問一悟得大解脫不可
不謂之易不知何年始於參話頭看到其初以無
義味語置於識田密密根究如落沒百萬財產又
要百萬納官苦無了日及得徹悟又將一千七百
爛葛藤一一點疑始爲穩坐如張商英自謂托鉢
話外無不明先率悅呵之曰此既有疑其餘安

得無疑而大慧每以麻三斤乾矢橛等語教人辦
一片至誠心參取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即或不悟
亦可世世不墮惡趣生生不失人身此之爲難此
二祖南岳輕輕點綴便紹祖位者何啻百倍至大
慧之師川勤語錄則曰一千七百則公案但有一
悟入其餘不必盡有契同此之或難或易皆因往
劫般若種子有生有熟循業發現亦緣此方教體
有盛有衰臨濟一宗宋以後遂法索草深也

古人以水喻性荷澤得法於曹溪指出心體曰水
是名以濕爲體心是名以知爲體最爲片言居要
乃永嘉曰靈知王陽明曰良知晦翁亦曰虛靈不
昧其語似有消訛若爲分析曰永嘉之所謂靈者
即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迎之不見其首
隨之不見其尾了了常知故自言之不及非以能
思善能注想而爲靈陰符不神之神也若朱子之
虛靈不昧則謂其仁義禮智之所自出如見孺子

入井即起側隱聞啼號聲即起羞惡動於善者機也陽明之良知則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情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致良知人無善無惡者心之體近於禪矣而知善知惡是良知與晦翁虛靈不昧何嘗相悖世有宗良知而詆晦翁者舛矣若以水喻陽明所謂良者清濁未分之水平晦翁所謂潔者清濁既分但取其清以為原初水平雖然晦翁因迥異於禪陽明之禪亦非張無盡張無垢之禪也為其認定無善無惡以為心體即與不垢不淨相似而與不生不滅猶懸不見傍嚴經耳根聞通三真實有常真實手佛言常光現前祖言無記昏昧昭契本真空的的法華經云佛種從緣起是故說一乘惟此靈知輝天蓋地亘古徹今豈無善無惡便稱了義至於知善知惡更落第六識宗門轉識成智正轉此識何謂良知永嘉云心若解脫三者一念全具方

卷一

題跋

序

為一念相應此靈知之自性夫般若解脫亦有不兼法身者而證道歌又云法身了却無一物本原自性天真物何耶龜心種子豈可其語話也宗家有語者顯其無語之物有修者修其無修之初顏子竭才方見卓爾博文約禮孔子所以竭其才譬如明珠沉於海底必涸大海之波濤然後見之故鴻山云以思無思之妙返思靈識之無窮思盡還源立地成佛若有一毫一絲沾帶則謂之挾帶謂之借借臨濟所用金剛王劒正謂此等孔子許顏淵曰知不善未嘗復行夫不善者豈謂身三口四等不善哉毫釐係念三塗業因暫爾情生萬劫難鎖是已他日又曰拳拳服膺是猶有碍膺之物在故判為三月不違未見其止法華經云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止則罷矣昔有大德於如是我問四字得悟此經觀自在自在二字便可單刀直入不必讀徧全篇又况六百

卷一

題跋

序

老般若經也何以故自在即是法身見法身者即是觀照般若六祖所謂大圓鏡智能出生妙觀察智平等性智成所作智也永嘉料揀有般若法身解脫三者一時具足乃為徹悟悟之在法身中一了百了若有時在有時不在則非自在故曰放下便穩此又心經之心

自性三真實即在父母所生耳人人本具故世尊云奇哉眾生有如來智慧德相臨濟云汝等諸人

身在雲霄心在糞堆裏如彼老鴉此意可參也但想參時愈遠耳只謂此事太近文殊於楞嚴經僅力讚歎至維摩遂以默然為不二法門

永嘉以法身般若解脫分為三又曰法身覺了無一物蓋人人具有法身但不了覺耳此了覺即般若也吾人於展經須悟道只如是我聞四字余謂此經自在二字可作六百卷註解

知幻即離青山白雲離幻即覺白雲青山雲不可

即幻復誰名以為幻也儕塞太虛游氣亂清以為非幻也如意自在絕膜忘形欲會個中意日午打三更跋離幻上人卷

雜紀

天啓四年秋河南撫臣程紹以傳國璽進其昌時官禮部左侍郎故事進奉必繇禮部因捧表副使張夢麟先有恭摺絹本得此藏之家以為家慶重一百二十兩方各四寸面厚一寸二分繪錦高

卷一

題跋

一寸八分進之日為十一月十三 皇三御殿傳視廷臣受朝賀羣臣稱萬歲三舞蹈而出有詔賞資撫臣以下有差

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宰相事也戰必勝攻必取大將事也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此論之舛者也亦有相則任將必得其人如李郭疾贊皇是也土木之變已是無相于忠肅之成功賴無相以撓之若更有一人在忠肅之右即為掣肘

又使有諸言事者、旁撓之、則社稷爲重、君爲輕之語、能無不忠不道之抨擊乎、遼左之役、無相無將、而又有言官益、不可爲熊中丞疏云、遼左之亡、必亡於臺諫之手、遂爲篤論矣、此時雖有忠肅肅濟乎、

東坡在海外、所至不客、健留寮以居、而與子過自縛屋三間、僅庇眠食、嘗行吟草田間、有老婦伺之曰、內翰一場富貴、耶都春夢也、東坡然其言、海外

夢臺集

題跋

歸至陽羨買宅、又以還券不果、蓋終其世無一椽、視今之士大夫、何如耶、樂志論、故曰、論語然、開口便云良田廣宅、去東坡遠矣、

東坡守汝陰、作擇勝亭、以帷幕待之、世所未見也、銘畧曰、鑒於文、設合散、摩常赤油印水、青帷四張、我所欲往、十夫丁將與水升降、除地布床、又云、豈獨臨水無適、不字、有帖、任久、秋知月、場無腥、而趨無異、而翔、弟子出亦云、吾兄有竹、築閣立柔、視身

如傳、苟完即休、山簪水嬉、習氣未瘳、豈以吾好、而俾民憂、賴泉甚清、頃谷北幽、風有翠帷、時有赤池、匪舟匪車、亦可相攸、

岸公每歲入品溪、休密山深處、採茶加以焙製、分布好事家、且口授火候、委曲覺君談茶錄、猶爲逗漏陳微、君錫以嘉名、進之果位、而唐若士重說偈言、要使喫趙州茶者、洗佛圖澄、賜胃不負授記因緣也、

夢臺集

題跋

室

經學無爲者、禪栖惟恐不深了、斷生灰者、經行屬其不遠、然修證雖殊、勞逸自一、在佛擔簦、究竟此游山耳、奇峯上人、以拾字紙爲生活、忽謂余、紙拾已竟、靈雲活水是、我無字處、因爲書此、

元李氏有古紙長二丈許、光潤細膩、相傳四世、請趙文敏書、文敏不敢落筆、但題其尾、至文徵仲止、押字一行耳、不知何時、乃得書之、
青囊中書九卷、不言相宅、乃上策前知之術、門人

未及讀而爲火所焚、今世所傳青囊、僞可知矣、

抱朴子云、洪問之諺曰、子不夜行、則安知道上有夜行人、今不得仙者、安知山林間、羽客昇仙哉、夫草澤間士、以隱逸得志、以經籍自娛、不耀文彩、不揚聲名、不修求進、不營聞達、人猶不能識之、况仙真者、亦何急急、今朝闕之徒、知其所云爲哉、

孔北海告援劉玄德、玄德喜過望曰、孔北海亦知有劉備耶、曹公視北海、不異敵國、曹劉皆人雄、未

易動也、

題跋

吳

昔年見一書載崔鶯鶯有子七人、客有言鳳凰一將九子者、余以爲喻、然其書不知所出、今日讀鄭恒爲崔夫人埋志子六人、曰項鳳璫、玳瑁、瑤女、一適盧慎恒、字行甫、崔七十有六而合葬、此碑成化間出於舊魏縣廢塚、古之淇澳也、碑立於大中十二年、當以會真記歲月參攷之、

張東海題詩、金山有西飛、白日忙於我、南去青山

冷笑人、有一名公見而物色之、曰、此當爲海內名

士、東海在當時、以氣節重、其書學懷素、名動四夷、自吳中書家後出、聲價稍減、然行卿書尤佳、今見者少耳、

余每聞吳中袁尚書之清德、今年以僦居至一樓、房居亭曰、此樓不甚久、曾爲袁尚書僦之、每就樓上炊、炊着處、屋輒無色、其貧如此、

袁尚書婦無從孫女、以饋繼父、尚書嘗嘆平生不

能饜每市現爲晚餐、可竟一斗、有一門生餽以十

題跋

吳

金、輒作三封、以一封置袖中、乘月叩窮交之戶、呼與偕步、以袖中金贈之、而別其貧、都繇此、然每構妓泛酒、一日不能廢也、

吾松前輩曹定菴、以憲副歸里、中家甚貧、太守使人餽粟、以斗爲數、易資、前太守以粟至、曹公不受、作書曰、老夫不食三日矣、不敢虛賢府公之賜、其介如此、此公當不愧古人、若蘇之袁安、節則定庵

之流也

余與仲醇以建子之月發春申之浦去家百里泛宅淹旬隨風東西與雲朝暮集不請之友乘不繫之舟壺觴對引翰墨間作吳苑醉真娘之墓荆蠻尋嬾瓚之踪固已胸吞具區日瞻雲漢矣夫老至則衰倘來若寄既悟炊梁之夢可虛秉燭之遊居則一丘一壑惟求羊是羣出則千峯萬壑與汗漫為侶茲余兩人敦此夙好耳

卷一

題跋

三

呂梁縣瀑三千仞石骨出水上憶余童子時父老猶道之今不復爾東海揚塵殆非妄語

高郵夜泊望隔堤大湖月色微曠以為城也至詰旦水也三典化城無廼是乎

北固山在京口有宋元章勝書天下第一江山寺名甘露寺在山下平岡逶迤里許鐵甕最勝處也

辛卯五月四日余與陳從訓李將軍游眺

惠山寺余遊數次皆其門庭耳壬辰春與范爾孚

戴振之范爾正宋荦原道其有與從石門下

窄險孤絕無復游人捫蘿攀石涉其巔際太湖森

茫三萬六千頃在決背間始知惠山之大全

吳中山有兩支一自大陽山起祖盡於天平金山

皆為獸形其山石帶土一自穹窿起祖盡於上方

皆為魚形其山土帶石蘇之勝在其區其區獨有

七十二峯

搖城在府城東南越樞王居之今名大姚米元暉

題跋

卷一

三

有大姚村圖說也

梅都官園梅聖俞晚年湖事卜築滄浪之傍與蘇

子美為隣

石湖別墅在橫山東宋范成大創園越來溪故城

為亭榭內有天鏡閣孝宗賜御書石湖二大字范

鑒石湖居士以此

吾松之山嶺屢以古賢名為名鍾賈羅余以居人

姓為名惟南勝雖於以山之形勢為名以風天馬

以鳥獸爲名神山原名辰山在諸山之東南次於辰位今作神者訛也大都江山自開闢以來何有名字皆世諦流布相承踵耳詞人挾江山以爲境江山亦以詞人爲境齊魯青不了澄江淨如練是爲山水傳神寫照語也山水亦樂得之

吾郡九峯之間有小赤壁余頃過齊安至赤壁其高僅數仞廣容兩亭耳吾郡赤壁乃三四倍之山靈負屈莫爲解嘲昔時名人齒弄如是因書赤壁

題跋

畢

一正向來之謬然余以是并疑吾郡有小崑山未知去抵鵲村路幾許使余得鑿空游之或亦如小赤壁不須多遜也

澄鑒寺在中泖唐船子和尚載月釣魚處也近仲醇修葺之余爲題其門曰葦葭蒼蒼白露爲霜其幽勝可知矣

客從黔粵來述黔陽卽之勝乃賦家未曾題一語也如高人僧士巖居僻處迥絕人境而弓旌不

到竹帛無書方之東南丈山尺水便有點綴如石湖虎丘云云者真有幸有不幸矣第不知埋名剽采亦復山靈所自幸否

三衢有爛柯山是王積薪遇仙處石梁亘空六月不暑

武夷有大王峯峯極尊勝故名武夷君爲魏王子騫曾會羣真於此秦人間可哀之曲

武夷接笋峯奇絕爲天下名山最佳處余不能登

峯舟行仰視已在別一世界

普明塔在沙縣東山始建即工余爲題曰普明廣數十丈邑文學其成之而水有立石石有題字水蝕其半余意得之爲宋馬少游墓然何以在洞流最深處而又以捨成忽踊出按之物理皆不可曉

大田縣有七巖臨水山下皆平田秋氣未深樹影葉落葉柳依依

洞天巖在沙縣之西十里其山壁立多松傳其上
有長耳佛像水旱晴著靈跡其巖廟三二二樹高
三仞餘滴水不絕間人未之賞也余創而深索之
得宋人題石刻十餘處皆南渡以後名手詩歌
五章巖中有流觴曲水縣今徐君與余飲竟日頗
盡此山幽致

纂於徐文貞公續集中請迂直先生集引因念郡
大夫修誌當採以傳而恨未親其集也茲從其孫

題跋

臣

見先生手書詩若文大雅平淡正始之音蓋陶南
村楊東里風流未遠不作鈞林翻空習態而書法
亦近宋仲溫特閒恣信筆不其作意本色故可想
見也文貞公於近世名公之集鮮所許可顧以先
輩典型重先生而以先生之不用爲世道惜品藻
如此非夸毗子所能知矣

世人以生時爲定命釋家則謂之定業定業唯具
宿命通者能知之吉凶禍福與善惡不應者果報

也與善惡相應者花報也花報在現世人人可以
理推果報在前生雖李虛中張果老亦窮於術吾
未知爰越龍著此書有裨於星平否雖然其言五
行生歿之變則幾矣世有明眼人必能賞之

王弁山先生戒子弟勿攻詩恐爲舉子業病即弁
山舉子業無稱也王文恪羅文懿聖於舉業皆不
能爲詩乃近時詩人往往拾青紫如倪柝則何以
故豈往哲無兼材而時流多雙美乎蓋文章之廢

題跋

臣

至今而始露其解粘去縛不主故常不落言筌者
皆詩法也假令王瞿而在必易其故轍否則拱手
入老經生隊矣余始識京山李宗文於童子科歎
其早慧何請不極去楚十餘年而王幼度傳其杜
曲集迫讀之不半兀自不沿王李解粘去縛超乘
而上所爲文章法者其在即稱詩又奚爲舉子業
病乎宗文爲本堂先生之小阮當爲宗文傾秘密
之藏極其才情之所如以昌其詩弁山爲失言

晉王心齋先生居泰州爲賈人居停主較然不欺人歸之如流水先生自悟忠信可以動衆獨目不識字無如聖人道何也乃就塾中聽學究課童蒙久之又從縫掖爲經生師者聽其解傳註詁然有省先生乃自立難有聞其說者驚詫曰此非吾輩所及越東有王陽明公者其指類是直往辨證手先生以弟子禮見陽明既數日復疑之請陽明還四拜陽明如所請不稱師而今徐曰仁諸高足與爾義先生乃更執弟子禮爲陽明羽翼而是時有會首舉林公春者師事先生先生無所遜也今吾鄉徐樂野亦起家居停以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雖未嘗高談性命要以舍什一而風雅旣治生而達生豈夜行不休者可同日語哉余友陳太僕高亮少許可顧心重君爲之立傳斐然言華寫神照蓋有名鉅所不能得之太僕者而得之其與林公之重王先生無以異也君今年八十所爲

八千歲春八千歲秋者斯文在矣

作書與詩文同一關捩大抵傳與不傳在淡與不淡耳極才人之致可以無所不能而淡之玄味必錄天骨非錯仰之力澄練之功所可強入蕭氏文選正與淡相反者故曰六朝之靡又曰八代之衰韓柳以前此秘本觀蘇子瞻曰筆勢崢嶸辭采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實非平淡絢爛之極猶未得十分謂若可學而能耳高史云若其氣韻必在生知可爲篤論矣余初釋褐時琴師第一手誦余學之謀於嚴中舍中舍曰此事極難但初下指一聲不合即終身無復合理余悟其語遂輟琴不學嘗見妄庸子有摹倣黃真經及僧家學聖教序道流學趙吳興者皆經肯綮轉似轉遠何則俗在骨中推之不去又重於心本必爲人所憎厭也唐宋文人著集者其數猶未減殆盡而獨韓柳歐蘇曾王江湖爲古法度諸薛之書各有門庭

學之不深亦得彷彿惟顏魯公行書無定法此其故殊可參尋每舉示人不得解者今爲平仲盡勿視羣心人也

魏平仲字明

玄宗幸蜀時曰此去劍門水綠山青鳥啼花落無非助朕悲悼故知嶠詩之工焉鼓催花聽霓裳曲時嶠詩乃如鸞鳳中文字生於情信然

白香山有詩云病與樂天相伴住春隨樊素一時歸東坡感其語以樊素竟棄香山上矣獨侍兒朝

香齋集

題跋

卷一

雲與坡公終始願以自喜然又有嶺南之訣此輩何幸得附兩公以傳又豈止杜甫少游黃鵬野鴛之論乎

白香山得法於鳥窠有六漸偶深入禪悅不知何以多爲情語今年歡笑復明年秋月春風等閒度蓋千古壯夫惜時之感魏武老驥伏櫪之句堪令人擊碎唾壺豈關銅雀臺伎者耶知此可與讀琵琶行矣又樂天有詩云病與樂天相伴住春隨樊

素一時歸此亦所謂春盡繁華留不得隨驛如去落誰家刺當時黨人行徑所云又抱琵琶過別船亦可爲琵琶行解也

東坡云詩人有寫物之工豪之未落其筆沃若他木不可以當此林逋梅花詩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决非桃李詩皮日休白蓮詩無情有恨何人見月冷風清欲墮時此必非紅蓮詩裴璘詠白牡丹詩長安豪貴惜春殘爭賞先開紫牡丹別有玉杯承露掌無人起就月中看明月照積雪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史澄江淨如練玉繩低建章池塘生春草秋菊有佳色俱千古奇語不必有所附麗文章妙境即能瞭然齊隋以還神氣都盡矣

東坡戒殺自謂經憂患之餘今有不懼世網而深念物命行刀冷火塗道薄滋味養悲心者尤可尚也

于蕃贈余七言近體。章格調雄厚。詞人之超超
玄著者。中有半愁語。余亦慨其意。然亦成詩。讀矣
憶余丙申持節長沙。有題畫寄友人陳微君。醉
詩云。隨雁過衡嶺。衝鴈下洞庭。何如不出戶。手把
離騷經。蓋十年而余再游。湘事與境命。若預為
詠懷者。又甲辰出山時。有題畫。絕云。讀書雖到
門。猿鶴幸相恕。緣知湘楚游。故是離騷經。及余行
部。以法裁諸貴人。楚善惡。又有此。昨余自解組
歸。猶恨在。陶令八十日之後。詩皆成。詩識余與
于蕃贈言。而三人出處有定數。何足逆計也。于蕃
寓書於余。謂以好收余書。囊為之滿。大富人欲殺
而清士好之特甚。余則幸矣。于蕃得無有詩人之
窮也乎。

李道生枯蘭再花詩。刻余不以為花譜。直以為詩
之緯。書堂君家太白所云。聲名從此大。汨沒一朝
伸者。此花為曉兆乎。大都詩人於下來時。魔有所

不取。即其枯境。龍蛇之蟄於隆冬者。禽氣守也。醉
醴之醉以千日者。酒力厚也。太陰煉形五百年。應
真入定一小劫。榮可枯。枯可再榮。亦何常之有。顧
其枯何若。平道生。剗心去智。而專力於詩。今固枯
後再榮時。吾安得以發國香。通姑夢等常語。綴其
後。

白太傅唐之達人出處之際。大有淵明之慨。讀長
慶集。足以動悟。此賦是初應省試之作。已近閒道
者。不待參易。窠禪。後方能為八漸偈。動靜交養。賦
悲秋為賦。家鼻祖。季子觀樂至。韶而止。為之後者
不亦難乎。歐陽公乃於宋王之外。別構一奇。雖
言盡去。而典則森然。良繇深於六經。故可奴僕
騷耳。宋人猶有謂歐九不讀書者。是何言與。
陳思王詩曰。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隣。恩愛苟不
虧。在遠分日親。何必同衾情。然後展慇懃。憂思成
疾疹。無乃兒女仁。可為文通此賦轉語。陸魯望祖

之曰丈夫非無淚、不灑別離間、使劍對樽酒、
游子顏亦是鐵中錚錚 別賦

王介甫金陵懷古詞東坡於壁上觀之歎曰此老
狐精也其推服如此宋元章又稱荆公書絕似五
代楊少師蘇之詞未之書皆橫絕千古獨不敢倣
介甫此公若不作宰相豈至掩其長耶

宋人特工於詞曲蘇歐秦黃其最著者惟王半山
為之風骨稜稜脫去艷冶態雖秀鐵而極冷不得
以教壞人家男女相嘲也

顧光祿公清宇於前已外歲造青蓮舫余時與莫
廷韓徐孟儒宋安之輩常為泛宅之游距今五十
年矣原之思其所處重為修飾山鳴笛笛人物眇
然獨百穀詞翰依依當日情踪宛然在眼題此志
慨

金陵春卿署中時有以松蘿茗相貽者平耳耳歸
來山館得啜尤物詢知為閩汶水所蓄汶水家在

金陵與余相及海上之鷗鷺而不下蓋知希為貴
鮮游大人者昔陸羽以精茗事為貴人所倣作毀
茶論如汶水者知其終不作此論矣

國之有是非猶中國夷狄不容並立必有磨礱夷
狄者而中國安必有排折邪說者而清議立若聽
其自相角而袖手旁觀以免於謗怒是夷狄中國
聽其自相屠戮而曰恐夷狄之怨也吁

天下無事則庸人得以勢位而為英雄天下有事
則賢者得以識力而治不肖猶之宋延清之奪袍
李景讓之舉杯雖公卿滿前拱手相讓不復序爵
矣土木之變丁忠肅第一少司馬豈無公卿在其
右者而舉國聽其威算無敢或譏是其驗也

容臺別集卷之一 終

門人徐士茲明

容臺別集卷之二

華亭董其昌著

家孫庭驊

題跋

書品

唐人書皆迴腕宛轉藏鋒能留得筆住不直率流滑此是書家相傳秘訣微但書法即書家用筆亦當得此意

晉人書取韻唐人書取法宋人書取意或曰意不

勝於法乎不然宋人自以其意爲書耳非能有古

人之意也然趙子昂則矯宋之弊雖已意亦不用矣此必宋人所訶蓋爲法所轉也

唐人詩律與其書法頗似皆以穩麗爲主而古法稍遠矣余每謂晉書無門唐書無態學唐乃能入晉晉詩如其書雖陶元亮之古淡阮嗣宗之後爽在書法中非虞褚可當以其無門也因寫唐人詩及之

褚河南書如瑤臺嬋娟不勝綺靡乃其人以大節著所謂宋廣平鐵心石腸而賦情獨冷絕顏魯公碑書如其人所謂骨氣剛勁如端人正士稟不可犯也然世所重惟其行書如爭坐位祭侄蔡明遠劉太冲馬病鹿脯乞米諸帖最爲矧赫有名直接二王出唐人之上蓋以氣格勝磊磊何何不受繩束最是端人正士本色耳癡人前不得說夢說着如端人正士便作箕子書安能使木佛放光照諸

天世界耶

顏常山兄弟忠義大節惟褚河南不媿而魯公書法鬱勃奇宕不似登善瑤臺嬋娟姿媚自喜蓋書法本同工力但魯公以艱危增其氣耳又不知河南入長沙書後更如何也

東坡先生書世謂其學徐浩以余觀之乃出於王僧虔耳但坡公用其結體而中有他筆又雜以顏常山法故世人不知其所自來卽米海岳書自率

更得之、晚年一變遂有冰寒於水之奇書家未有學古而不變者也

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小字難於寬展而有餘猶非篤論若米老所云大字如小字小字如大字則以勢爲主差近筆法今榜書如米老之寶藏第一山吳琚之天下第一江山皆趙承旨之上雖顏魯公猶當讓席其得力乃在小行書時畱意結構也書家之結字畫家之皴法一了百了一差百差要非俗子所解

余十七歲學書二十二歲學畫今五十七人矣有謬稱許者余自較勘頗不似米顛作欺人語大都畫與文太史較各有短長文之精工具體吾所不如至於古雅秀潤更進一籌矣與趙文敏較各有長行間茂密千字一同吾不如趙若臨倣歷代趙得其十一吾得其十七又趙書因熟得俗態吾書因生得秀色趙書無弗作意吾書往往率意當

吾作意趙書亦輸一籌第作意者少耳古人云右軍腐池池水盡黑假令耽之若是故當勝余於趙亦然米老云吾書無一點右軍俗氣吾畫無一點李成關仝俗氣然世終莫之許也政恐余所自評猶類儕兒不覺耳

邢子愿侍御嘗爲余言右軍之後卽以趙文敏爲法嫡唐宋人皆旁出耳此非篤論文敏之書病在無勢所學右軍猶在形骸之外右軍雄秀之氣文敏無得焉何能接武山陰也雖然其可傳者自成一家望而可知爲趙法非此則鮮于康里得並驅墨苑矣

古人作書必不作正局蓋以奇爲正此趙吳與所以不入晉唐室也蘭亭非不正其縱宕用筆處無跡可尋若形模相似轉去轉遠柳公權云筆正須善學柳下惠者泰之○余學書三十九年見此意今年遊白下見褚遂良西昇經結構適好於黃庭

像贊外有筆思米元章以爲經生書又云是一種
好偽物余曾以顧虎頭洛神圖易之主人迫欲朱
提力不能有遂落買人手如美人爲沙叱利擁去
矣書家以豪逸有氣能自結撰爲怪則西昇雖俊
媚恨其束於法故米漫仕不甚賞心若兒子輩能
學之亦可適俗因作小楷書記之

行書十行不敵楷書一行米南宮語也時一爲之
以飲浮氣竟此紙凡十起對客信乎孫虔禮所云
蘇端明畫古木竹石贈賈耘老欲好事家月給米

周賈者方與之余書畫浪得時名潤故人估易者
不少又吳子履筆借余名姓行於四方余所至士
大夫輒以所收視余余心知其僞而不辨此以待
後世子雲又不知蘇公有此否也蘇公好爲人作
書但斐几筆精張牋素以候便得乘興若求其書
必不可得余亦不喜人求對面作書卽勉應之亦

不能工又俗子自稱解書者不應也

昔阮居士手自蠟展曰未知一生看得幾兩展余
自十七歲學書今七十二人矣未知一生紙費幾
何筆退幾何在禮部時高麗進貢使者詢知余坐
堂上便謂異事想筆跡亦傳流彼中又同年夏子
陽黃門使琉球歸追請余書以應琉球使人曰彼
國中所寶如白集故事不如諸夏或在此耳

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吾如浮雲老杜語殊可

味又云惜哉功名近徒見書畫傳似猶不免也

吾書無所不臨做最得意在小楷書而懶於拈筆
但以行草行世亦多非作意書第率爾酬應耳若
使當其合處便不能追踪晉魏斷不在唐人後乘
也

盧鴻字浩然亦曰鴻乙余題戲鴻堂帖曰飛冥易
肆高戲海書家妙將開鴻乙堂或免斥鴳笑用此
事也嚴君平爲冥鴻鍾元常書如飛鴻戲海又宋

劉次莊有戲魚堂帖而浩然亦有草堂圖行

於世

孫虔禮所稱書有五合余無感惠殉知之合而亦

無意違勢屈之垂身爲士人但以此爲悅生之事

雖讚毀非所問也

吾於書似可直接趙文敏茅少生耳而予昂之熟

又不如吾有秀潤之氣惟不能多書以此讓吳興

一籌畫則具體而微要亦三百年來一具眼

人也

醉後磨墨一斗以三文錢雞毛筆書此篇迅疾如

書

卷二

七

追風逐電暑無凝滯皆是顏尚書米漫仕書法得

來書家當有知者

憶余爲此書是甲辰冬時余初有楚中之命偃蹇

不欲出頗念山陽語可以自老書以見志今年秋

解綬歸來雖落彭澤八十日之後然再披此卷差

可不愧矣聞于蕃於余書有昌歎之嗜當書告墓

文以貽之

丙午除夜前二日憶雪不可得家有王右丞郭恕

先雪山須雪乃懸壁遊賞今年未之試也遂竟寫

雪賦一篇若上元無月當燃燭寫月賦

昔人以副秦美新爲後人展作此太玄賦又足辨

誣公案故書之

余性好書而懶矜莊鮮寫至成篇者雖無日不執

筆皆縱橫斷續無倫次語耳偶以冊置案頭遂時

爲作各體且多錄古人雅致語覺向來肆意殊非

用敬之道然余不好書名故書中稍有淡意此亦

書

卷二

八

自知之若前人作書不苟亦不免爲名使耶

文待詔每旦必書千文一卷余此卷先後七年紙

成堆墨成日無望矣書道安得進乎

千文凡書四載先後作止筆墨間闕幾如寫一大

藏經今至延津始成之山中自恃多暇乃至不如

吏牘之餘余所愧于清叔夜也

江右其侍御而以所藏鮮于伯幾書老杜茅屋秋

風歌見示余爲跋其後并臨一卷侍御頗訝其相

肖不知余乃降格爲之耳因識於此

隱居所謂此一人或卽許先生也今閣帖中多許書黃長睿米元章各有辨誤況王著憑秘殿做書摹版尤爲失真吾嘗謂古帖不足學學書必見真跡以此 陶隱居與梁武帝論書啓

此吳太學集余書而填廓入石者以余不耐多書故也昔蔡君謨書畫錄記每一字輒書數十擇其合者存之名爲百衲碑吾鄉陸文裕公書一紙嘗

卷二

摩十餘紙書家之不欲自見其瑕如此今余既多

所存鮮所廢今太學得收其疲卒輒爲一軍則余實拙於匿瑕太學不能爲余護也然其結習之勤

所期托吳太史之筆以不朽乃公者真孝子事矣

吳憲副養

微行狀

不覺利欲之感情一語乃此篇提綱非此何以服禮法之士哉頌光祿詩云劉伶善開關馳情滅聞見酒徒故不易承賞也

介州公嘗呵唐宋人文字如此篇索之四部彙中

曾有一否王公且爾况毗嶢憾大樹者哉杜樊川

韓退之桃源行謂神仙渺茫子瞻祖其說謂漁父

所見乃避秦之子孫世居武陵者右丞此詩真爲

淵明誤矣然退之從子湘在仙藉子瞻一生好輕

舉延年爲通人之一蔽何獨於武陵人致疑耶右

丞作此詩時年十九及中歲好道晚年有白髮終

難變黃金不可成之語當亦有味於韓蘇兩公之

卷二

持論矣

蔡忠惠公進小園茶至爲蘇文忠所譏謂與錢思

公進姚黃花同失士氣然宋時君臣之際情意藹

然猶見於此且君謨未嘗以貢茶干寵第黥緣太

平世界一段清事而已東坡書歐陽公滁州二記

知其不肯書茶錄余以蘇法書之爲公懺悔不則

蜚龍詩句幾臨湯火有何罪過凡持論不大違人

情可也

張循王之孫鑑捨宅爲寺有發願文集米元章書爲之行於世今五百年矣寺廢復興則余友吳中丞本如爲方伯時金湯之力得山禪師慧空茲來住山將引同志爲四十八願衆生以錢刀爲腦髓昔時深山窮巖尚有街花之鳥今雖通都大國猶如綠木之魚蓋屢屢乎其難之然張公願力能感五百年後之宰官慧公願力何難信當世之長者慧公勉之

卷二

十二

今日觀周密烟雲過眼錄有陶隱居寫小楷黃庭外景經與大洞經此二經尚無石刻何論真蹟又有楊凝式書千文今皆無傳想見元末國初法書猶爲寰中之盛今東南惟晉陵唐氏姑蘇韓氏繼水項氏收藏差富亦漸爲好事者所據此外寥寥無聞余行游天下往往地閱千里無一卷一帖可入眼者歎如米老之作寶章待訪錄矣

羅大紘鶴林玉露談山居閒適之趣可以動悟政

恐綴綏之派以爲不情語耳余自出春明來十餘年日涉此境深解其趣故時書之不敢以貽貴人惟一丘一壑與吾同好者方爲拈出所謂一日清福上帝所靳吾輩不可不知足爲達者笑也

詩家以曹氏父子爲三祖若其文章之品惟屬陳王蕭選所載爲表爲書皆聲叶宮商體合風雅未有勢險節短若離若合如子桓此篇之蕭散縹緲可歌可舞開晉人清言之端洗子雲艱深之習子

卷二

十三

建安能獨占八斗真難爲弟者矣每至暮春耕日寫蘭亭叙一通今日舟次柳上簡篋中得烏絲唐牋但可作行楷遂書此序自正月至今兩都士大夫未得黜幽之期群飛刺天黑風簸蕩人人自危安知有黜陟不聞之適乎此時寫盤谷叙較勝蘭亭多矣

今日偶讀山谷老人題跋隨意書數則其推挹東坡千古交誼可想李伯時米元章皆叛公於追論

元祐黨籍之日、當時物論薄之、人益以此重、山谷
世人以須臾富貴而賣友排賢、至有助之羽翹而
反戈相向者、其於忠孝大節、何有也、丙辰二月之
望、偶筆書此、一似詩識、是年八月二十日重題志
慨

范希文、岳陽樓記、宋人猶以爲傳奇、文東坡醉白
堂記、一似韓白論耳、文章家之重體如此、若夫希
文之先憂則不愧其自許矣、宋之古文實繇范公

卷二
題跋

推尹師魯開之、又以公書法、絕類樂毅論、雖文與
書、非所以重公、在此道中、未嘗不稱當行名也、

蔡忠惠公書此記、凡一字數十更存其合者、纔得
顏碑什七耳、今日得宋榻徐季海書洛州府君碑
以其意爲此、如黃金鑄范少伯一鑄而就、止以速
成、自喜不計工拙也、畫錦堂記

余魯書古詩十九首、自鍾王以至蘇米、各擬之、獨
十九體、山東許尚寶一本、新安門生方胃子亦一

本、與此而三、但此本不用各體、似無忘羊岐路

朱陽舟次奉陳琪華館丈良觀談義、與吳文肅家
藏米元章書、離騷經世世珍之、蓋李文正題兩
余獨命之、蔡元長然以沅蘭湘芷、不當辱於姦相
之筆、明知非米而仍命之、米正是權教、非實語也
琪華丈肯余言、且謂蘇黃米蔡、正是蔡元長今屬
之君謨書譜中、自具史家衮鉞、聊記之

卷二
題跋

鯨鯢薦食、海若震驚、大中丞張公夙受圯橋之一
卷、親親越絕之六千、築觀獻俘、殺虎徵應、公是以
有此詩、春容大雅、則杜陵縛雞之篇、鬱勃恢奇、似
昌黎驅鯨之作、緩帶臨戎、登高能賦、殆兼之矣、弁
以拙書、詳見圖跋、張中丞射虎行

此趙文敏爲仇山村書者、余得觀其真跡、以意倣
之後、有鮮于太常跋云、子昂此書、深得北海筆意
與其他應酬人情者不同、乃知古人以偶然欲書
者、爲一合、非云出自妙指、縱橫皆合也

王右丞應制詩昌黎所云愉樂之詞難工者不爲摩詰設也古人才大無所不宜耳

裴將軍舞劍張長史運筆吳道子畫變相魯公輩人也因觀魯公真跡臨之

婁水王尚書家藏顏魯公贈裴將軍詩余曾臨數卷此其一也今爲伯應所收伯應自其尊公幕府携來所謂劍舞躍游電隨風縈且迴者且見之海上舟師何止公孫大娘渾脫舞可助書與余惡札

益自愧矣

右米元章行楷陰符經世無別刻惟晉陵唐君俞有宋楊余友陳懿卜摹之入石米老自稱書課平生不知幾十本顧於經文時有脫誤獨所謂三盜既宜者改作既冥最佳此亦必有所自非能鑒空信筆也

右李後主詞刻於淳熙秘閣續帖者後主傳錄鑑法七字世人罕能得之其詞凄惋真亡國之音也

然在詞場中猶不失作南面王當得衙官周美成秦少游輩耳

李後主書太白詩出於歐陽率更蔡京師之所題徽宗書畫皆用此筆意余家有雪江歸棹圖楚公跋正同要得散卓方可爲也

東坡大江東去詞舊名念奴嬌又改爲百字令後卽名赤壁詞余以胡浩然宋謙甫樂括二賦皆於賦外旁出二十餘字故限字爲此於字無出入於

腔不無出入也然次閱可爲東坡傳神東坡取忌不在口在筆文與可嘗規其作詩詩獄之後書爲詩益甚前賦以曹孟德比時宰故曰時宰欲殺之時宰已矣賦自千古常新耳

東坡此詞次閱自傷不如周瑜之遇主子美一飯不忘君同意

燈咏三百篇以花影爲亂最是達人大觀人間世可歌可咏之事誰非花影何但觀燈跋王觀家花影詩

唐子畏詩有曰杜曲梨花杯上雪。滿陵芳草夢中烟。又曰秋榜才名標第一。春風脂粉醉千場。皆學白香山子畏之才。何須以解首誇其亦唐人所謂今朝曠蕩春無涯。不免器小之語。

陳思王詩曰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隣。思愛苟不虧。在遠分日說。何必同衾。轉然後展。慙慙憂思成疾。疹無乃兒女仁。可爲文通此賦。轉語陸魯望祖之曰。丈夫非無淚。不灑別離間。伏劍對樽酒。耻爲

卷二

游子顏亦是鐵中針

小楷書不易工。米元章亦但有行押。嘗被命做黃庭作千文一本。以進。今觀其跡。但以研媚飛動取態耳。邢子愿謂余曰。右軍以後。惟趙吳興得正衣鉢。唐宋皆不及也。蓋謂借書得黃庭樂毅論法。吳興爲多要。亦有刻畫處。余稍反吳興。而出入于敬同能。不如獨勝。余於吳興是已。

余少時寫小楷。刻畫世所傳黃庭經。東方贊後見

晉唐人真跡。乃知古人用筆之妙。殊非石本所能傳。既折衷王子敬。頗愜之。自成一家。因觀昔年書月賦漫題。

久不作蠅頭小楷。偶然欲書。爲竟此賦。大都學女史箴筆法。今人罕見之。不知吾所自也。雪賦

悲秋爲賦。家鼻祖季子觀樂至韶而止。爲之後者。不亦難乎。歐陽公乃於宋玉之外。別攝一奇。雖陳

言盡去。而典則森然。良繇深於六經。故可奴僕命。賦

騷耳。宋人猶有謂歐九不讀書者。是何言與。秋聲

高麗側理。隱起界道。因而用之。雖黃素黃庭之纖

成朱絲。不是過也。孫虔禮以紙墨相發。爲書家一

合。有以哉。此書在處。當以鶴鶴名館。知足不厭居

然鳳德。書鶴鶴賦

仲宣登樓賦。在依劉荊州之日。余至荊州。訪其遺

跡。惟城樓刻此賦耳。賦亦非古人名手所書。不如

曹娥碑之有右軍北海筆也。

往余以黃庭樂毅真書為人作勝署書每懸看輒
不得佳因悟小楷法欲可展爲方丈者乃盡勢也
題勝如細書亦跌宕自在惟米襄陽近之襄陽少
時不能自立家專事摹帖人謂之集古字已有規
之者曰須得勢乃傳正謂此因書舞鶴賦及之
自太傅唐之達人出處之際大有淵明之樂讀長
慶集足以動悟此賦是初應省試之作已近聞道
者不待參鳥窠禪後方能爲八漸偈

卷二
題跋

動靜交
養賦

東坡書唐林夫惠硯云行至泗州見蔡景繁附唐
林夫書信與余端硯一枚張遇墨半螺硯極佳但
小而凸磨墨不甚便作硯者意待數百年後視下
乃便墨耳一硯猶須作數百年計而作事乃不爲
明日計可不謂大感耶

書硯
銘

擊壤詩有云爭先徑路機關惡向後語言滋味長
白香山云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不
明云舉世豈爲身後慮何人暫省事前空皆崔子

王此銘之鼓吹也

西京十人侯其顯者具史傳若勒欽王吸亦必有
一時功伐太史公不書則萬世不能舉故知汗馬
奇勛必假榮翰而重又列侯百四十三人乃呂后
朝陳曲逆所差次顏師古以第一至十八爲十八
侯感項與劉韓彭最著以是呂后所收遂不齒及
當時無一男子訟冤如唐時惟碎韓呂黎碑事亦
可嘆也語至此惟范少伯堪以金鑄子房雖從赤

卷二
題跋

汗

松游蚤落第三有喻後之耻矣十八侯讚

右余庚子歲所隔閣帖凡得五卷一爲余門人魏
濟明工部所請去其一卷爲東昌許周翰太守藏
之今止有一卷又一卷不甚全亦爲友人分割漸
散失盡矣此二謝書亦其餘也俞彥直以高麗紙
徵余書屬趣裝多酬應不能輒暇因拾篋中書所
謂神怡務閒所稱合作者以之塞請云

鹽官陳奉常家藏米襄陽真跡感慨激昂自以書

無知已獨不憶子瞻所許油標絕俗之詩佳妙入神之手蓋紹聖間時移事變禁蘇黃之跡未公亦諱言知已交態如此何論蔡天啓二楊小小物色也獨其書韻逸中法度森嚴一爲做之已已武林鄒孟陽訪余山中見此卷輒瞪目叫好謂米顛之作以米家筆書之雅稱雙美收置篋中歸視識者恐不免痴僻之誚

臨蕭閒堂帖

余見懷素一帖云少室中有神人藏書蔡中郎得

題跋

五

之古之成書欲後天地而出其特重如此今人朝學執筆夕已勒石余深鄙之清臣以所藏余書摹勒具見結習苦心此猶率意筆遂爲余行世余甚懼也雖然余學書三十年不敢謂入古三昧而書法至余亦復一變世有明眼人必能知其解者爲書各體以副清臣之請

蘇端明遇佳紙精筆橫陳几案輒自作書不休有

從索書者輒怒不許近時祝希哲亦然余雖好書

都不自作書每勝日間窓爲人所強而應者當時率意塗抹寧知後來盡用入石不得少藏其拙也耶因觀書種續刻題此

大慧禪師論參禪云譬如有人具百萬貫香皆籍沒盡更與索債此語殊類書家關捩子米元章云如撐急水灘船用盡氣力不離其處蓋書家妙在能合神在能離所以離者非歐虞褚薛名家伎倆直要脫去右軍老子習氣所以難耳那叱拆骨還

題跋

五

父拆肉還母若別無骨肉說甚虛空粉碎如露全身晉唐以後惟楊凝式解此竅耳趙吳興未夢見在兼葭帖

鍾太傅書余少而學之頗得形模後得從韓館師借唐榻戎輅表臨寫始知鍾書自有入路蓋猶近隸體不至如右軍以還姿態橫溢怪鳳翥翔之變也閣帖所收惟宣示表還示帖皆右軍之鍾書非元常之鍾書但觀王世將宋僖諸跡有其意矣

辛卯冬因臨宣示表及之

單炳文論閣帖止皇象宣示王虞二表不及二王書其精鑒如此蓋懷素所云右軍真不如鍾之論也虞書大類宣示表

唐相褚河南臨禊帖白麻墨跡一卷曾入元文宗御府有天曆之寶及宣政紹興諸小璽宋景濂小楷題跋吾鄉張東海先生觀於曹涇楊氏之衍澤樓蓋雲間世家所藏也筆法飛舞神采奕奕可想

卷二

題跋

二

見右軍真本風流實爲希代之寶余得之吳太學每以勝日展玩輒爲心開至於手臨不一二卷止矣苦其難合也

柳誠懸書極力變右軍法蓋不欲與禊帖面目相似所謂神奇化爲臭腐故離之耳凡人學書以姿態取妍鮮能解此余於虞褚顏歐皆曾彷彿十一自學柳誠懸方悟用筆古淡處自今以往不得舍柳法而趣右軍也

此定武本項氏所藏唐摹刻石於北宋時者以褚摹較之有異趙子昂得獨孤東屏二本一作十三跋一作十七跋正是此種以藏鋒爲綱骨取態弗論也丙寅中秋之望

蘭亭叙六朝時已有刻石余收開皇本是隋時刻者唐文皇因見刻本遂訪真跡於越州辨才得之命湯普澈馮承素褚遂良歐陽詢各摹一本原與隋時本相似不知宋代何以獨稱定武爲歐陽詢

卷二

題跋

三

摹下真一等群公聚訟緣此而起以至點畫波撇之間各加辨証又有五字損本七字損本及會字首行有關有全紛紛同異如王順伯尤廷之輩而吳興踵之爲十三跋十七跋獨尊定武不知右軍肯點頭否也

蘭亭叙最重行間章法余臨書乃與原本有異知爲聚訟家所訶然陶九成載禊帖考尚有以草體當之者政不必規規相襲今人去古日遠豈在行

欵乎

趙文敏臨禪帖無慮數百本即余所見亦至夥矣
余所臨生平不能終篇然使如文敏多書或有入
處蓋文敏猶帶本家筆法學不純師余則欲絕肖
此爲異耳

隨手書禪帖乃脫數字此不常臨寫所致舊令如
吳興日數十舒卷豈有是耶書以志吾愧

因書蘭亭叙有脫誤再書一本正之都不臨帖乃

書畫集

卷二
題跋

五

以勢取之耳

蘭亭叙以行款爲重米元章得褚摹真跡割截成
袖珍帖乃知續見截觀皆不爲害

米元章書多從褚登善悟入登善深於蘭亭爲唐
賢秀穎第一此帖蓋其永鉢也書授清臣清臣其
寶之

此本發筆處是唐人口口相授筆訣也米海岳深
得其意舟過學館記

定武禪帖惟賈秋壑所藏至百餘種令其客寥瑩
中縮爲小本或云唐時褚河南已有之此本余已
丑所書亦從館師韓宗伯借褚摹縮爲蠅頭體第
非定武帖耳

章子厚日臨蘭亭一本東坡聞之謂其書必不得
工禪家云從門入者非是家珍也惟趙子昂臨本
甚多世所傳十七跋十三跋是已世人但學蘭亭
面欲換凡骨無金丹山谷語與東坡同意正在離

書畫集

卷二
題跋

五

合之間守法不變即爲書家奴耳因臨此本及之
四月六日過俞彥直齋中晴窓吸新茗重題
余書蘭亭皆以意背臨未嘗對古刻似撫無絃
琴者覺无延之諸君子葛藤多事耳

此帖在淳熙秘閣續刻米元章所謂絕似蘭亭叙
昔年見之南都會記其筆法於米帖曰字字籌齋
勢奇而反正藏鋒裏鐵道勁滿遠庶幾爲之傳神
已聞爲上海潘方伯所得又後歸王元美王以貽

門而入

趙吳興之蘭亭與丙舍帖絕相似官奴帖與丙舍又一家眷屬也

書法雖貴藏鋒然不得以模糊為藏鋒須有用筆如太阿刺截之意蓋以勁利取勢以虛和取韻顏魯公所謂以印印泥如錐畫沙是也細參玉潤帖思過半矣

宋高宗於書取法最深觀其以蘭亭賜太子令寫

五百本更換一本即工力可知思陵運筆全自玉潤帖中來學穉帖參取

右軍官奴帖事五斗米道上章語也已卯秋余試畱都見真跡蓋唐冷金箋摹者為閣筆不書者三年官奴帖

右余近購王右軍行穉帖宣和譜載憶東坡題送

梨帖云家雞野鷲同登列春蚓秋蛇總入彀君家

兩行十三字氣壓鄴侯三萬籤余家行穉十五字

書法

題跋

三

當更得坡公粧點耳彥直索余書因臨此帖贈之

古人用筆似踈寔密如環無端余此書做黃庭樂

教頗得右軍遺法然所謂鳳翥鸞迴非所敢也

王右軍有太師箴小楷今無傳帖余書之以示

東晉補亡意也

余此書學右軍黃庭樂發而用其意不必相似米

元章為集古字已為錢穆父所訶云須得勢自此

大進余亦能背臨法帖以為非勢所自生故不為

也

天下幾人學杜甫、誰得其皮與其骨、世人但學蘭亭面、欲換凡骨無金、老杜詩政如右軍書學之轉達、李邕云、學我者死、良然

今日寫各體書、煩瑣未平、對客拈筆、每做一種、不能百字、僅嘗一樹、似窮五技、然使紙有餘、地涼風噓、之當不止此、商丞百里見訪、不孤其意、未知得

如賈耘老換羊書否、偶背臨鍾王楷書各一種、失

卷二

題跋

元

其文句不能與原本相合

先太史墓在震澤、瑣洋山每歲拜墓、輒憩靈巖村、居留連旬、日間弄筆、墨以破寂寥、今年寒食、過數日、猶未有茶、欲採茶、先墓歸、謁祠堂、雨窓漫興、爲鍾王楷書各數行、明日修禊之晨、恨紙無餘、地不及寫蘭亭也

唐摹右軍真跡以十七帖爲致佳、余臨數十本、皆爲好事者取去、亦復有贋本如此、本差稱意、乃以

王方慶進帖筆法參合用之、所謂萬歲通天帖者是也

余曾有右軍行穰帖真跡十五字、正是十七帖一種書、及武林楊侍御自安福傳來唐摹絕交書、紙墨用筆與行穰帖同、中缺鸞字、乃悟爲右軍書、蕭所摹、避子鸞諱、而後人誤以爲李懷琳耳、侄孫彥京爲余勒石、因識之

十七帖硬黃本、宋時魏泰家藏、淳熙秘閣續帖亦

卷二

題跋

三十

有刻余在都下、友人汝陽王思延得硬黃本、曾借臨一卷、已於濟南邢子愿問卿見所刻石、即王本也、余以臨卷質之子、愿謬稱合作、弟謂趙吳興臨十七帖、流落人間、尚不下數十本、請多爲之、足傳耳、余是以時臨此帖、以懶故、終不能多也

此韓宗伯家藏子敬洛神十三行真跡、余以閏三月十一日登舟、以初八日借臨、是日也、友人携酒過余旅舍者甚多、余以琴棋諸品分曹、欸之、因得

開身做此帖既成具得其肉所乏神采亦不足異也

文氏二王帖有洛神賦稱爲千敬非也此李龍眠書宣和譜所云出入晉魏不虛耳又能臨摹古則用絹素洛神卷是絹本或唐人書李臨做之乃爾適雋耶要須以十三行帖稱量之

太令洛神賦真跡元時猶在趙子昂家今雖宋榻不復見矣今日寫此四行亦唐摹冷金舊迹余見

卷二

題跋

手

之構李項氏遂師其意試朝鮮鼠鬚筆

趙文敏得宋思陵十三行於陳灝蓋賈似道所購先九行後四行以悅生印款之此子敬真蹟至我朝惟存唐摹耳無論神采即形模已不相肖惟晉陵唐太常家藏宋榻爲當今第一曾一見於長安臨寫石刻恨趙吳興有此墨跡未盡其趣蓋吳興所少正洛神踈雋之法使我得之故當不啻也

樂毅論乃扇書後人以爲右軍自書刻石梁世所

摹與唐摹字形各異淳熙秘閣續梁摹本也余家鴻堂帖唐摹本也又有一本唐摹在長安李氏曾屬余跋亦文壽承跋蓋貞觀中太宗命褚遂良等摹六本賜魏徵諸臣此六本自唐至今余猶及見其二恨梁摹白麻紙真跡爲新都吳生所有余亦不甚臨樂毅論每以大令十三行洛神賦爲宗極耳

卷二

題跋

手

柳誠懸小書玄真護命經不知其所自因臨畫像贊知誠懸用其筆意小加勁耳唐人書無不出於二王但能脫去臨做之迹故稱名家世人但學蘭亭面諱得其皮與其骨凡臨書者不可不知此

昔年見晉人畫女史箴云是虎頭筆分類題箴附於畫左方則大令書也大令書女史箴不聞所自據孫過庭續書譜有云右軍太師箴豈即女史而說承於後人耶然其字結體全類十三行則又非王右軍也暇日適發與欲書遂復做之不見真跡

聊以意取乃不似耳

鍾太傅書自晉渡江時止傳宣示表百餘年間鈔蹟已絕寧知今世有索靖出師頌耶此書在携李項子京家故是甲觀

謝惠連墨跡新都汪氏所藏余令人摹勒入鴻堂帖觀其字形用筆全是宋高宗書豈德壽學謝書耶余以已意書此二章未嘗規摹謝迹也

黃海翁云大字無過瘞鶴銘小字無過道教經今

瘞鶴銘

屋

世所傳道教直唐經生手耳瘞鶴則陶隱居書山谷學之余爲縮爲小楷偶失此帖遂以黃庭筆法書之

昔人以瘞鶴爲陶隱居書謂與華陽帖相類然華陽是率更筆文氏停雲誤標之耳

懷仁真跡在余家一紀餘未嘗展觀今乃臨石本政如漢元殺毛延壽

每以懷仁聖教序書有蹟徑不甚臨做欲用虞永

法爲之方於碑刻習氣有異此冊亦其一也苦不能竟耳

古人摹書用硬黃自運用絹素此卷首有宋徽宗金書縹字與內景經同一黃素知爲懷仁一筆自書無疑書苑所云雜取碑字右軍劇迹咸萃其中非也黃長膚書家董狐亦以書苑爲據恨其不見真跡輒隨人言下轉耳

此書視陝本特爲姿媚唐時稱爲小王書若非懷

瘞鶴銘

題跋

屋

仁自運卽不當命之小王也吾家有宋舍利塔碑云習王右軍書集之爲習正合余因此自信

會

右軍告墓表寶晉齋刻相傳爲智永集右軍書余曾臨智永千文真跡知後人集智永爲之非右軍之舊跡也久矣此帖應于蕃教書此遂有錯落豈直蘭亭臨本以僧權押字誤入行間爲曾不知老之將至而已耶

虞永興嘗自謂於道字有悟蓋於發筆處出鋒如

拙刀斷水正與顏太師錐畫沙屋漏痕同趣前人巧處故應不傳學虞者輒成冥子筆陣所訶以此余非能書能解之耳

虞永興正書惟夫子廟堂碑行於世至如龍馬圖贊乃以碑中字集成其文在柳州集非真虞迹也破邪論則唐人小楷與柳誠懸清淨經並是真筆一見之義與吳光祿家雖摹刻之鴻堂帖中未盡其法破邪論偶得宋榻臨此

書畫集

卷二

書

褚河南書此贊真跡在館師韓宗伯家余嘗借觀近於分隸非二王法褚書哀冊最佳千文孟法師碑皆不及也

壬辰九月過嘉禾所見有褚摹蘭亭徐季海少林詩顏魯公祭豪州伯父文藁趙文敏道德經小楷皆真墨也是日仲醇又借得王逸季虞永興汝南公主志適到余爲手摹之

學李北海書五十五年矣初時專習頗爲近之自

見米老運筆多有詆訶輒復忘其舊學然時一擬書亦不落吳興後也

李北海碑帖余見數本皆不全不可讀最後得此帖文義了然以大照禪師碑筆意參合臨之昔人評北海爲書中仙手至宋時米元章微有異論蓋堯章趙子固亦踵之惟趙子昂以爲宗極蓋子雲太玄必俟後世子雲如此

倣北海姿羅樹碑

新安之溪上有吳太學家藏此詩真跡以爲杜甫

書畫集

卷二

書

書余玩其用筆知是徐季海真書蔡君謨宗之雖方實圓雖勁實婉所未及顏魯公者在有筆墨蹊徑未脫歐虞褚薛姿態耳

書杜少陵謁玄元皇帝廟詩

右軍有撥鐙法傳於晉唐諸名家所謂口訣手授者南唐李後主猶傳此法余於徐季海三截碑悟筆意當於內擲留筆取之正自覓解人不可得辛亥六月將書方正學求忠書院記先臨碑數種以發筆思因以玉枕蘭亭法縮季海此碑

唐世官誥皆出善書名公之手、顏魯公爲禮部尚書猶書朱巨川誥、如近世之埋誌、非藉手宗工、以爲孝慈不足、其重如此、國朝制誥乃使中書舍人爲之寫軸、而書法一本沈度、姜立綱、何能傳後、余兩掌制詞及先太史誥欲自書之、忽有非時之命、持節長沙封吉藩、顏誥之時王程于邁不獲從魯公、自書之例因臨顏帖爲之慨然。

顏魯公受筆法於張長史、嘗有錐畫沙印泥之

書集

卷二

題跋

喻又謂之屋漏痕、然其碑帖嚴整、蠶頭鼠尾卽不無錐沙印泥、屋漏痕未之見也、獨此碑落筆與放筆處和緩挺勁兼之、余臨寫之次恍若有悟、魯公曰自鍾王至虞陸皆口訣手授、以至張長史、信矣。錐沙三喻皆喻藏鋒、不知出鋒亦有之、因出鋒之道故成藏鋒之渾、此碑是也、東坡謾筆雖形類顏、失在用筆矣、其學王僧虔亦然。做顏魯公書宋廣平碑側帖余近來臨顏書、因悟所謂折釵股、屋漏痕者、惟二

王有之、魯公直入山陰之室、絕去歐褚輕媚習氣、東坡謂詩至於子美、書至於魯公、非虛語也、顏書惟蔡明遠序、尤爲沉古、米海岳一生不能彷彿、蓋亦爲學唐初諸公書、稍乏骨氣耳、燈下爲此、都不對帖、雖不至入俗、第神采璀璨卽是不及古人處、漸老漸熟、乃造平淡、米老猶隔塵、敢自許逼真乎、題以志吾愧。

魯公碑版中典頌最爲奇偉、余在楚中祁陽令以

書集

卷二

題跋

相本進、因作歌刻石記之、以其字形頗大、臨成此卷便是几格間物、不須扶藁、夜讀如山谷所云。魯公祭季明文、昔在殷尚書家、其孫勢至長安、留余齋兩月、無以酬直、遂落賈人手、不復可得矣。魯公書惟行體最佳、絕去唐人纖媚之氣、余好之不減二王、因臨書識之。因觀顏魯公田神功八關齋會記、擬其筆意、書此經米元章重顏行而不許顏真書、故無楷行世本。

是缺陷張長史卽官壁記乃狂草之築基也

余旣失顏魯公送蔡明遠帖借米帖及楊少師合浦散帖乞花帖洛陽帖遂欲覓今又作一觀如張澤端清明上河圖本因南渡後想見汴京繁華舊事故摩寫不遺餘巧若在汴京未必爲此每落筆時想二家神情風韻所及當反深也直恐珠還之日仍添我懶耳

新都汪太學儒仲以宋榻爭坐位帖見示神采奕

卷二

題跋

量

奕字形較陟刻差肥余臨寫之次時有訛字乃知是米海岳所臨嘗自記有臨爭坐帖在浙中此殆其真跡

魯公行書在唐賢中獨脫去習氣蓋歐虞褚薛皆有門庭平淡天真顏行第一伯華年任工於書微余爲顏書真具眼者漫爾背臨以塞其請

顏清臣書深得蔡中卽石經遺意後之學顏者以觚稜斬截爲入門所謂不恭活句者也余此書

附魯男子學柳下惠之意

懷素自叙帖真跡嘉興項氏以六百金購之朱錦本家朱得之內府蓋嚴分宜物沒入大內後給僕伯爲月俸朱太尉希莘旋收之其初吳郡陸完所藏也文待詔曾摹刻停雲館行於世余二十年前在構李獲見真本年來亦屢得懷素他草書鑒賞之惟此爲最本朝素書鮮得宗趣徐武功祝京兆張南安莫方伯各有所入豐考功亦得一班然狂

卷二

題跋

早

惟怒張失其本矣余謂張旭之有懷素猶董源之有巨然衣鉢相承無復餘恨皆以平淡天真爲肯人目之爲狂乃不狂也久不作草今日臨文氏石本因識之

蔡忠惠公書以學楊凝式者爲勝於學顏蓋蔡書多守定法學景德者乃不定法此卷其衆尤之尤也

白香山琵琶行以自寫羈臣怨士之緒以彼曠懷

深悟憚悅。豈爲淪落摩登伽女。濕青衫之淚也。山谷故是自太傅後身。所作艷詞。與琵琶行同致。猶爲所說。謂不止墮胎馬腹。此書殆是未見秀鏐面時所作耶。原是吾鄉朱司成所藏。山谷他書。學醉素。獨此規摹章草。以行書意寫流艷語。正似香山以無情人落有情癡也。

待訪錄有智永不全本千文。余昔於宋光祿見永師千文。後有永師押字。薛紹彭收藏印。及是筆紹彭書。乃令穆欲以王維雪山易智永千文語也。今見第三卷。

是日海上顧氏以米襄陽真跡見視。余爲臨此大都米家書。與趙吳興各有門庭。吳興臨米。輒不能似。有以也。吳興書易學米書。不易學。二公書品。於此辨矣。題壯觀楚辭。

陸儼山祭酒有題米海岳方圖庵記之前數行。磨滅不知何人補之。今起中刻本。乃全文也。見淮海

集

米元章書。沉着痛快。直奪晉人之神。少壯未能立家。一一規模古帖。及錢穆父。謂其刻畫太甚。當以勢爲主。乃大悟。脫盡本家筆。自出機軸。如禪家悟後。拆肉還母。拆骨還父。兩佛罵祖。同日非故。雖蘇黃相見。不無氣懾。晚年自言。無一點右軍俗氣。良有以也。此爲樂圖書志。道勁奔軼。又是平生得意筆。太史公作信陵君傳。蔡中郎爲陳仲弓志。皆以得意人不輕贊譽。正似此書耳。樂圖帖。

此卷陽關詩。自余定爲米南宮筆。意無疑蓋乙未年於長安見之。未爲飛見。點破意欲購之。空索爲窘。不知何年落東明穆中。翰于中翰余門下士。曾於丁巳之春。不遠三千里。走吳山。薦慰出此卷求跋。今五年矣。又於新城王長公所見之。而余亦再入長安。前後二十八年。與此卷乍離乍合。有姿姿銅狄之感。

米海岳有壯觀臺詩真跡余刻於續戲鴻堂帖中亦真州詩竟與多景樓南北相望其露海岳庵皆一時風流所託米嘗以京口擬滿湘楚山清曉圖於鐵甕城取之書高故常題耳

米元章云祝融高坐兩行素書入神其前尚有四行未見此帖共六行然亦未全也

宋時有人以黃素織烏絲界道三丈成卷誠子孫相傳待書足名世者方以請書凡四傳而遇元章

卷二

題跋

四

元章自任腕有義之鬼不復讓也

觀米老論書亦可想見米家筆法顧其詞詆唐人終非篤論山谷評米書如仲繇未見孔子時氣象則米老未必心服蓋米於前代書法盤旋甚深非蘇黃所及也

米海岳云少時未能立家但規摹法帖謂之摹古字今觀九歌良然左方有伯時畫畫史所稱與伯時經營九歌者是已伯時孝經力追鍾法宣和譜

謂書通晉魏不虛耳二帖皆節文

朱晦翁自言書學曹孟德宋時常有孟德書錄版今晦翁書自榜額之外不可多見余得端州友石臺愛其奇崛縮爲小本大都近鍾太傅法亦復有分隸意晦翁論書謂天下字被蘇黃寫壞自負不小

吳琚書自米南宮外一步不窺京口北固山有天下第一江山榜書卽其筆也始於都下見七言律

卷二

題跋

四

詩一帖不款名姓但有雲壑居士印偶閱經籍志雲壑集吳琚撰知爲琚書已於新安白岳下山客持晦翁書歸去來辭題絕似米元章後有雲壑二字因得審定今藏余家此詩沒於焦山江中潤州守霍君爲余拓墨本然已在若明若晦間不可隱事矣

康里子山工於書自趙承旨以後卽及之嘗問人曰一日寫得幾字曰承旨一日萬字子山曰吾

寫三萬字

米元章云吾書無一點王右軍俗氣乃其收王畧帖何珍重如是又云見文皇真跡使人氣攝不能臨寫真英傑欺人哉然自唐以來未有能過元章書者雖趙文敏亦於元章歎服曰今人去古遠矣余嘗見趙文敏作米書一冊在吏部司務蔣行義家頗得襄陽法今海內能爲襄陽書者絕少辛丑七夕後書於湖莊

書畫集

卷二
題跋

星

學書不從臨古入必墮惡道蘇子瞻自謂懸帖壁間觀之所取得其大意今所流傳醉僧圖王會稽尺牘終不似真趙子昂欲補米元章海月賦落筆輒止曰今人去古遠矣皆爲臨學所困也一公猶爾况餘子和朝學執筆暮夸其能書家通病止困此冊人巧天工悉敵觀止矣

曹娥碑真蹟卷有高宗跋是北宋物元文宗命柯九思鑒定御府書畫因賜之以旌其勞趙承旨題

云如親見呂仙聞吹玉笛可以稱量天下之書矣

在婁江王文肅公家靈飛六甲經鍾紹京書爲玉真公主寫進御明皇有宋徽宗標題後有包雲林虞伯生跋全係黃庭經趙子昂師之十得其三耳海寧陳太常次公所藏

黃庭外景經真蹟此卷未見據友人云與內景經同一絹素同一筆法又有云是宋高宗臨者在吳江吳憲副家顧愷之女史箴不全本在嘉禾項氏

書畫集

卷二
題跋

吳

其書類大令十三行洛神賦古勁可愛

行書蘭亭序褚河南臨澄心堂紙米元章跋在法寧陳家缺三行又蘭亭序褚臨墨跡絹本王弼州家藏復歸新都汪太學有米元章小行楷跋今在廣陵

蘭亭唐標第七本絹素奕奕無題跋亦似褚筆今在新都王氏書畫舫

大令東山松帖真跡送梨帖真跡皆曾見之今禾

知歸何人右軍零落數字成者甚多不能殫述

顏魯公送劉太冲序綠箋書北京國學刻石真跡

奇宕爲遼東李帥所藏其家圖書皆散今不知所

在

顏魯公祭季明文真跡鮮于伯機所藏云吾家

無第一天下無第二在新都吳太學家停雲館所

刻乃未臨余刻之鴻堂帖者是也

容臺集

卷二

三

容臺別集卷之三

華亭董其昌著

家孫庭輯

題跋

書品

昔人謂觀孫過庭書譜如食多骨魚得不償失以
草書難讀也因臨懷素帖并爲釋之

藏真書余所見有枯笋帖食魚帖天姥吟冬熱帖
皆真跡以淡爲宗徒求之豪宕奇恠者皆不具魯

容臺集

題跋

一

男子見者也顏平原云張長史雖天姿超逸妙絕
古今而楷法精詳特爲真正吁素師之衣鉢學書
者請以一瓣香供養之

余每臨懷素自叙帖皆以大令筆意求之黃長睿
云米芾見閣帖書稍縱者輒命之旭旭素故自二
王得筆一家眷屬也旭雖姿性顛逸超然不羈而
楷法精詳特爲正真學狂草者從此進之
余嘗臨顏書今日臨柳公權楊少師帖以于蕃賞

青者不欲自藏其技所謂寡和之曲須爲和人奏之

以楊少師韭花帖筆意書仲宣登樓賦亦兼用陶隱居華陽帖欲一洗媚態之習耳

書家以險絕爲奇此竅惟魯公楊少師得之趙吳興弗解也今人眼目爲吳興所遮障余得楊公游仙詩日益習之

丁巳三月過京口訪張太學修初出所藏楊少師

書集

卷三
題跋

二

真跡賞玩彌日登舟擬之書此論因復補圖余見構李黃履常中丞家王叔明樂志論圖分寸許段與盛懋田家樂相似要以摹寫隱逸之趣只在耕釣漁樵間近之中有不可描畫者孔顏之樂雖仲長統未足與語

黃浩翁謂子瞻書當爲當代第一爲其扶以文章忠義之氣耳黃浩翁以蘇黃門遠謫瀕死不悔亦以文章節義之契堅如金石深入骨髓莊生所云

以天合者迫窮賤患難相守者也米顗視此有餘愧矣此卷蘇詞黃詩皆本家筆茲論書法當以晉魏爲極則如連城國璽者非文章忠義重耶戊午首春

蘇子瞻小楷如歸去來詩等皆屢筆又有滕王閣賦余聞而斥其賸及覽備本不知何年俗子所托且系之以元章跋尤俗不獨點我東坡也因書伯夷傳稍用蘇法及之

書集

卷三
題跋

三

昨見項晦伯家有趙文敏書汲黯傳小楷特爲適與本家筆不類元人跋以爲文敏見唐人書此傳石刻因做之乃軼唐而晉矣汲傳頗繁呵凍難竟故書伯夷傳不知視文敏書若何也

東坡先生書養生論真跡一卷是靖江朱光祿所藏後爲河南俞中含購去今吳中多雙鉤偽跡乃從我家鴻堂帖摹出無復筆態但存形似耳

東坡先生數書嵇叔夜養生論憂患之餘有意於

道言如此他日又曰長生未能學且學長不死洪
覺範妙覺禪師謂其多生般若種子深固又進於
所謂養生者要以忠孝文章節義如公升天成佛
俱是探囊取物其入識田中自具兩家種子循業
發現不學而能也因書此論及之

東坡書歸去來詞與荅順山谷所謂彭澤千載人
東坡百世士令之則雙美也

余以丙申秋奉使長沙浮江歸道出齊安時余門

東坡書

卷三

四

下士徐賜華爲黃岡令請余大書東坡此詞因且
勒之赤壁余乘利風解纜後作小赤壁詩爲吾松
赤壁解嘲已余兩被朝命皆在黃武間覽古懷賢
知當在坡公舊題詩處也因書此辭識之

余書坡公大江詞即以其筆法書此米元章謂東
坡書字趙子固又云懷筆之病誤我蘇公然山谷
有云子瞻書爲今代第一扶以文章妙天下忠義
貫日月之氣自非書家所能爭長也

以坡公書法書坡公賦似臨蘭亭叙古來文與書
稱者僅此賦與叙耳

山谷論人家子弟可百不能惟俗便不可賢子瞻
自是千載人觀其與李伯時王定國諸公賞會翰
墨自謂薄富貴而厚於書輕死生而重於畫即雪
浪以百二十千搆之所至故無一椽也元龍百尺
樓下物政富愧死何置咏哉

東坡嘗書于山上清辭與秦少游絕句富亦有書

東坡書

卷三

五

魯直之作今不傳耳此魯直書東坡詞雖出焦山
鶴銘而有北海有懷素又自有魯直昔人評蘇書
如西施淨洗却面與天下女子鬪勝此亦玉環飛
燕淡粧濃飾與西施鬪勝者也余於宋四家書差
平視山谷見此本乃展坐具禮拜知名不虛得觀
甫拈出有功於洛翁多矣

襄陽書天馬賦余所見已四本一爲學竄大字後
題云爲平海大師書後園水丘公觀特爲雄傑在

嘉禾黃履常參政家一在新都吳氏後有黃子久
諸元人跋子久云展視之時有大星貫斗而墜其
聲如雷宋本余已摹取刻石吳本多枯筆別自一
種米書然皆真跡也米賦材乃強弩之末而子瞻
稱其寶月賦以爲知元章不盡乃曾無一本傳世
何也因背臨及之

米書此賦余見三本學摩窠大字僅有此本字字
皆可爲榜署米公自言大字如小字以勢屬者

卷三

題跋

六

米元章好書所作天馬賦行草已見數本惟摩窠
大字卷在長安米太保希孝家亦分宜物既入內
府而以代侯伯月俸者太保盡從諸貴購之後爲
構李黃中丞所藏余嘗婆娑賞玩今又轉入金沙
于氏矣吳門有石刻乃文博士官江西時所摹於
真跡者余收爲此卷米元章云小字如大字取勢
爲主是也

往余在京師得古畫二十餘冊中有李伯時西園

雅集圖米元章書序余刻之鴻堂帖行於世此余
所做之書於便面者米家小楷不欲使一定筆黃
庭像贊一似太羹玄酒不復過而問矣

米南宮書溫成哀詞二百許字皆類登善哀冊此
銘亦哀冊筆法也米無正書真行者爲正書耳
余以米海岳筆書燕然山銘鐫石數年矣付摹勒
不精不足觀也任孫彥京爲余刻來仲樓帖遂命
重摹雖差得其肉然較之往刻自是河漢

卷三

題跋

七

米海岳行草書傳於世間與晉人幾爭道馳矣顧
其平生所自負者爲小楷貴重不肯多寫以故罕
見其跡余游京師曾得鑒李伯時西園雅集圖有
米南宮題頭題後甚似蘭亭筆法已丑四月又從
唐完初獲借此千文臨成副本稍具優孟衣冠大
都海岳此帖全做褚河南哀冊枯樹賦間入歐陽
率更不使一實筆所謂無往不收蓋曲盡其趣恐
真本既與余違便欲忘其書意耶聊識之於紙尾

此余已丑所臨也今又十年所矣筆法似昔未有
增長不知何年得入古人之室展卷太息不止書
道戊戌四月三日

秦太虛撰龍井記真稱蘇家勝友元章此碑絕得
李括州三昧惜多殘缺余爲補之然聞趙吳興會
欲補米書數行一而易之皆不相似曰今人去古
遠矣則余其有續貂之愧也夫

三十年前蔡米書在無一實筆自謂得訣不能常
習今猶故吾可愧也米云以勢爲主余病其欠淡

淡乃天骨帶來非學可及內典所謂無師智書家
謂之氣韻也

此書陶詩運筆得米元章之髓非敢自譽書道本
如是歷代皆迷耳

余嘗臨米襄陽書於蔡忠惠黃山谷趙文敏非所
好也今日展法帖各臨尺牘一篇頗亦相似又及
蘇文忠亦余所習也元人作書經以蘇文忠趙文

敏爲得二王法不及米漫仕其持論如此必有知
其解者

仲長統與羅景綸二論寶山居之人所自寬語余
深解其趣故時書之亦如歸去來詞以志吾

樂也

余在梁溪見徐季海書道德經評者謂子瞻似之
非也子瞻多偃筆季海藏鋒正古欲透紙背安得
同論此書頗似之

仲長統此論所謂未聞巢山買山而隱者然薪火
熾然相將入火坑不必皆貪賤士蓋盛滿不知足

往往十而九矣書以規之亦不可少也

宋吳琚吳太后之弟書似米元章而俊峭過之世
傳吳琚蘭亭帖今京口北固天下第一江山六字
額乃琚筆也余得其書去來詞復失之友人以摹

得半本兄寄時爲手臨幾成優孟抵掌

此晦翁大字石刻在嶺南者余收之爲小行書不
能多似也晦翁自謂書學曹孟德今世無孟德書

以晦翁書想像一二當如鍾太傅李直表韓昌黎
云右軍俗書趣姿媚漢季魏初定不爾也劉屏山
引石徂徠與石礪石慶等同作故實唐宋人爲文
皆推重本朝人物近世持論不用漢以後事者亦
陋矣 做朱文公書友石墨記

吾郡普照寺士衡宅也勝國時有碧溪上人與趙
子昂游得其所書文賦特爲精妙卒嘯任士林諸
君子皆爲題詠不知何時流落好事家後爲項子

卷三
題跋

京所摹刻以較真跡無復遺恨余不學趙書偶然
臨寫亦畧相似初書二十許行顧離而去之後乃
悉從石本但助以神氣耳臨書要如李光弼入郭
子儀軍旌旗一變又如蘇張縱橫同出於鬼谷不
爲其所籠罩雖肖似不足備也

趙吳興書文賦雖姿媚橫出未脫本家筆此晉人
文當以晉人書書之余愧未能也義陽吳光祿寄
余褚登善千文通繁綿密在鍾王之間因用其意

書士衡賦不類余平日筆余以不自立家故數數
遷業如此得在此失亦在此賦云謝朝華於已披
啓夕秀於未振是余書旨也

客有持趙文敏書雪賦見視者余愛其筆法道麗
有黃庭樂毅論風規未知後人誰爲競賞恐文微
仲瞻乎若後矣遂自書一篇意欲與異趣令人望
而知爲吾家書也昔人云非惟恨吾不見古人亦
恨古人不見我又云恨右軍無臣法此則余何敢
言然世必有解之者

卷三
題跋

婁水王奉常家藏趙吳興詩帖致佳余從高仲舉
見之把玩移日舟行閑適漫隔一過余素不爲吳
興書畧得形模耳聞吳興臨米元章壯懷賦數行
輒復自廢余以俟他人覆瓿也

比丘成果得余此卷如解衣得珠且欲刻石經流
布今禪門冷落者宿能舉揚宗旨者幾人成上人
日念如是經要一氣轉得五千四百卷乃爲持

得日本牋書智波羅密經彼國雖尚殺伐無不念佛
佛法僧者修羅一入華嚴即成菩薩不必赤縣神
州有大乘氣象也 心經

始余書華嚴普賢品及半卷會西陵李司徒孟白
開府天津以一札徵余小楷即以寄之孟白精心
內典既留半卷復趣余續成完帙余欲下筆不能
記憶過去所書當於何止當於何起往復四年遙
遙萬里終未免也今年春余北上已於書籠中簡
得華嚴合論有朱筆點記起至莞然自喜可應孟
白之教謹藏書笥行過甓社湖朱水部官舍屬以
便舟寄至京邸而余以單車就道坐未煖席孟白
有陪京大司空之命更有申請且日即不能盈卷
可跋數語庶幾了義云余故不敢食諾有願書完
却寄抑是半卷亦帝網珠彌勒閣也何則真佛法
身猶若虛空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尾過去
何止當來何起一句染神歷劫不易海墨書之不

爲多芥子收之不爲少言語道斷心行處滅抽刀
劃水接續相空故建立世界而稱成不動自位而
稱壞既不可得取應取以待余未後句也

寫經必論書法書法可傳則誦讀受持者衆是爲
在處有佛塔廟也山谷老人得筆於瘞鶴銘又蔡
人云右軍如鳳翥鸞翔跡似前而反正黃書宗古
近之蓋兄事蘇而弟蓄米自負不小此法華經七
卷是其本色合作余聞之十年始得快觀不啻解
衣得珠開花見佛毫穎發光入書家三昧

余嘗寫法華經七卷十三載始竣今已銷海宇頗
費時日愧惰微也遜之瞿卿以孝誠發願數月書
就又字字端楷雖細謹中有尋丈之勢與顏柳稍
帶作家習氣者殊絕真以翰墨而作佛事何異皮
紙骨筆海墨淋漓可爲震旦法寶吾益愧矣 吾益
愧矣

余自戊戌秋以高麗紙書法華經是年先成一卷
謂此全經當在一歲之內可圓滿因願今戊申矣
止四卷有奇也余亦出而老矣每歎勝緣難就日
月不居今見道寅此冊僅易寒暑皮紙骨筆報佛
恩報親恩觀應念而就可愧余情并爲讚歎希有
唐時法道之盛有寫法華經筆下出舍利無數者
見於顏魯公多寶塔碑宋時宗風熾然掃蕩殊勝
一切相而禪師舍利猶相傳不絕頗惟當代鮮聞

集

卷三

古

此事蓋正念堅固爲法忘軀者實難其人耳如上
人以舌血爲墨寫出法華經知其舌端花承瓊珠
皆舍利也讚歎不已

少時讀顏魯公碑彌法師寫法華筆下落舍利以
百數及余寫法華十年不得一粒友人謂刻石泥
通令見聞者發心何必舍利何非舍利然摹刻不
易成就先得普門品又與雲棲禪師書彌陀經爲
壽書成一月禪師遷化若有所待可當舍利針

寶誌公摩石麒麟頂止與慧業文人受記無大饒
益乃武林之雋從雲棲禪師游者師以慈善根力
熏之往往以掩骼放生而作佛事全季真其著者
有芝生於堂因屬余顏其堂而以昌猷之好石刻
余書皮其中余讀元微之集北峯蘭若有刻法華
經七卷余亦書成此經倘刻石孤山可續唐事且
於翰墨場結趣向大乘之緣亦有當於雲棲師者
季真謂何

集

卷三

古

雲棲蓮池大師甲寅正月八日初度余以師純提
淨土掃彼狂慧行在梵網志在觀經僧臘最高居
然古佛乃書此經刻石泥布以廣弘願亦祈大年
自愧筆法弱劣不能如趙文敏之爲中峯書淨土
一百八詩足傳耳

真如不變千佛即一不變隨緣一佛而千古佛所
以有云佛之一字吾不喜聞也雖然地藏經云人
命終時聞一佛名號一辟支佛名號皆得免苦當

四大分散神識分飛一佛名號俱不能記憶自非平生串習安能於爾時得力所謂一句染神歷劫不易蔡居士道實所以書寫受持念誦千佛名經也唐人以曲江題名爲千佛名經宋人以元祐黨碑爲千佛名經道實以千佛名經爲千佛名經是

同是別

佛言讀誦書寫諸經必兼廣爲人說法惟是刺血所書令誦者作皮紙骨筆想作刀塗堪忍想作痛

卷三

題跋

廿

非實相想是轉經一度即說法一度即身爲床坐以莊嚴護持未足多也何論錢貝小小捐舍不以成就藏經功德乎蘇州竹堂寺張安道血書楞伽宋景濂夙命感悟因緣在試以論之諸檀度者嘉興有濟舟和尚蚤歲不啻識字因口授禮觀音文經三歲忽發智慧於內外典豁然通曉腹爲篋笥辨若懸河晉陵唐應德時就訪之與談濬洛關閩之學尤似夙悟大士冥加顯被之力不可誣也

濟有語行於世因書此文志之

書禮大士文

此余辛卯以庶常請告歸泊舟黃河船窓多暇所書禪德偈頌之一也今三十二年矣當時一以黃素黃庭爲師每於迴鋒直勢着力後來稍率意酬應不復能爾唐時劉長卿與王維同社大曆以後列之中唐人之闕世自爲今古如此

書寶鏡三昧

有求黃山谷書者山谷荅云吾書何足以塞請當書七佛偈結般若緣今鹽官陳光祿所刻摩窠書

卷三

題跋

廿

是其一也四十年前達觀禪師數舉揚此偈中毘舍浮佛偈自謂畢生參學已證一句半若麤心狂慧之流必妄意四句偈豈有揀擇若爲有證未證不知證者境界非未證者所知耳圓覺經云知幻即離不作方便離幻即覺亦無漸次祖意教意原無異同要須覲面相逢寂滅現前始得遜之聖卿以此七偈刻石流通開人眼目奉薦太君冥福豈止人天小果是偈所在現佛母塔廟矣

以原伯施廟堂碑法書此偈貞觀時楞嚴猶未經
翻譯未與破邪論亦世諦流布耳顏魯公頗事道
言李北海但作碑版懷素行草染犯飲酒戒草書
狂縱不足與寫經手較量功德唐世學書甚盛皆
不爲釋典所用梁肅房融其書不稱惟裴休深於
內典兼臨池之能淳熙帖所刻是已至宋蘇黃兩
公大以翰墨爲佛事宋人書不及唐其深心般若
故當勝也余蚤歲習耳根圓通每書之幾所謂一

舉一回新者

卷三

八

自香山得法於烏窠禪師其生平宦路升沉皆以
禪悅消融入不思議三昧此八偈名爲漸偈實頓
宗也蘇端明亦是樂天輩人筆鋒更峻利不知受
用處似香山何如耳

余在長安得趙伯駒畫老姥授陰符圖及游白岳
見趙子昂書陰符小楷并置篋中嘗欲擬爲之書
可能勉書工絕不能摹也此經褚中令曾寫一百

五十本余平生只書此本然機在日三言余親驗
之蒲團不啻禪家所云日轉百千卷矣

此米海岳所書與李本受之老姥者文少異褚河
南書一百五十本余見二本亦有異同唐世釋典
流通勝於道教故也人知其神而神不知句不神
所以神句讀者多失之昔有禪師誤讀楞嚴知見
立句知即無明本知見無句見斯涅槃或謂之曰
此經以四字成句奈何誤讀禪師云任他自合我
只依舊蓋悟處在此耳米老三盜旣宜書作冥字
必有所據覺冥字勝宜字與不神之旨益親切也
誤書皆如此則善矣

余爲庶常時以柳書書館閣試文但用碑帖小變
未見清靜經也此帖蘇門高子葉家藏今歸義興
吳光祿承澈如宋榻精妙下真跡一等耳

柳誠懸有小楷清靜經余摹於海上潘光祿刻之
鴻堂帖因摹手不稱未盡柳法今停雲館刻玄真

護命經亦柳書也以護命經黎合嘉禾項希憲所
藏誠懸度人經真跡書法知其與顏尚書頴頴名
不虛傳矣

右鍾紹京書道甲神經有宣和政和小篆宋徽宗
標識倪元鎮家藏有元鎮跋語筆法精妙迴腕裁
鋒得子敬神髓趙文敏正書實祖之余從真跡臨
寫數行鍾書世無傳本自可以意求耳

宋徽宗大觀年詔龍大淵等以內府所藏晉唐真
跡重摹刻金石之工較淳化閣帖更勝閱世既

卷二
題跋

三

久日少日亡臨池之家得殘本斷章如優曇出現
王元美先生先購五卷已後補一卷及余又補首
卷尚有三六九卷須其完謀刻之石余友陳懿卜
若不能為河清之跋曰宋時官帖惟兩府大臣頒
賜一本蘇黃諸公已為希觀大觀既在官帖之上
司石易為流通是人人傳度豈亦也余無以難之
因為題此

此帖少三六九卷徧訪之江以南不得陳居士從
江陰夏茂卿摹之遂成完璧茂卿好古精鑒書學
甚深帖為朱湖莊孫氏所藏傳流有據誠海內書
家之一快也

宋人集閣帖何以不入顏平原而柳帖非一種當
是宋初尊顏者猶少至蘇黃諸公出始宗尚之如
子長史記晉魏以後皆不甚行而班掾最著古人
精神發露故有時節也

卷三
題跋

注

閣帖屢者居半自宋時已採集多舛黃長睿論之
詳矣然長睿非端門書家每以文字古今為辨間
有淆訛余只以書理作斷案凡古人真跡必以態
勝此片言居要耳

古人書皆以奇宕為主絕無平正等勻態自元人
遂失此法余欲集閣帖中最可見者作一書譜所
謂字如箕子便不是書法筆便當念此自然起來
而上

書家好觀閣帖此正是病蓋王著輩絕不識晉唐人筆意專得其形故多正局字須奇宕瀟灑時出新致以奇爲正不主故常此趙吳興所未嘗夢見者惟米癡能會其趣耳今當以王僧虔王徽之陶隱居大令帖幾種爲宗餘俱不必學

黃長睿評張從申書出於北海趙子固又以北海學子敬病在歛側若張從申即無此矣然從中書實似北海之法華寺碑而北海出奇不窮故當勝

事書集

卷三

三

云余嘗謂右軍如龍北海如象世必有肖余之言者

今年春正吳聞得王百谷所藏宋楊絳帖頃携以自隨疑爲澧州帖觀其每數十行輒有武陵二字又疑爲興帖及入常武署中繙閱第一卷以宋太宗爲弁跋曰太宗皇帝御筆在絳州摹爲諸帖之首後有款名曰興州提舉曰沅州判事常爲興州而武陵其附城邑也乃爲興帖持爲絳州二字所

誤而世人只知有絳帖遂誤名爲絳帖耳絳帖興帖星鳳樓群玉黔江淳熙秘閣續帖世皆無傳至有對面不識者余之具眼猶知床頭捉刀爲真魏武耶誌此俟他日語百谷了一公案也乙巳六月七日舟次城陵磯時自常荆較士還武昌書

事書集

卷三

三

月儀帖本出索靖後多散逸不傳此多唐人擬作者筆法亦宗索靖其虛和天矯間有豹奴遺意大都爲章草者必兼右軍乃合不則宋克輩耳李北海爲文浩自書碑又有朝議郎王釗撰文排文諸碑所罕見徐嶠之徐浩父子擅臨池之能故是唐之義獻歐陽詢亦有歐陽通類徐氏然通小劣於率更耳

范文正公道服贊伯夷頌文氏刻於停雲館帖故

是墨池傳賞其在范家子孫不啻大訓弘壁至
歷代誥身世德煥耀皆可以想見遺謀懿行今子
孫起作求紹聞之志公之十八代孫必濬文學擇
其十一附刻於文正墨跡之後蓋自忠宣以來閱
世五百而手澤如新非夫孝思不墮者不及此余
觀宋名賢題跋甚夥惟魯直獨存雖子瞻元章猶
似缺陷顧余何幸得廁名於紙尾耶

墨池集

卷三
題跋

三

吟咏作白香山語絕肖而英氣勃鬱則有自傳之
達無其俚此冊所書詩厥孫中秘君得之故簾萊
演襲藏爲徐氏東序天球非文貞道叶貽厥能有
此家風乎爲跋其末簡以志崇慕
題寶繪閣帖
余爲庶常時王文肅見余閣試卷曰公對策書學
率更令復類柳誠懸乎蓋文肅深於書書尤深於
唐碑晚年猶懸碑刻滿四壁特不欲以書名耳辰
玉雖不沾沾論書乃眼白一世鮮所許可其天骨

既爾秀絕而盤旋唐晉間工力兼至或以爲學蘇
子瞻子瞻實不能盡展王也右軍靈和太令俊軼
於吳光啓此刻見之而傳以學憲之遺跡王方慶
寶章錄千秋競爽矣
天全後補

余友陶周望論詩謂蘇子瞻絕類杜少陵餘人僅
得其皮肉耳辰玉書絕類蘇子瞻所得者在形模
之外隨意結構皆姿態橫溢秀色可食尚寶遜之
所刻諸帖是已吳江道中緒閱一過如重聞廣陵

墨池集

卷三
題跋

三

散也書以志慨
集斐堂帖

楊彥冲者余友楊彥履官論之弟庶常元章之叔
善詩畫尤好余書常從余爲玄真釣鮒之游所得
余行楷甚具又時有摹本且十卷矣余既入長安
而彥冲盡以入石念余書多假本又懶役手腕以
此爲馬文淵銅馬之式命之曰銅龍徐帖云
臨帖如驟遇異人不必相其耳目手足頭面當觀
其舉止笑語真精神流露處莊子所謂目擊而道

存者也

此卷用筆蕭散而字形與筆法一正。備所謂右軍書如鳳者驚翔跡似奇而反正邇來學黃庭經聖教序者不得其解遂成一種俗書彼倚藉古人自謂合轍雜弄入心如油入麵帶累前代諸公不少余故爲拈出使知書家自有正法眼藏也

吾嘗遇異人傳內丹之訣與黃庭經中語如兩鏡

相照了無疑惑若右軍黃庭欲拘欲縱若滅若沒

夢筆集

卷三
題跋

三

政是火候消停處人謂右軍書道經便有羽人飛

仙氣象不虛耳此本摹榻逼真宋帖尤爲鐵中錚

錚

黃庭經以師古齋刻爲第一乃遂良所臨也淳熙

續帖亦有之

吳用卿得此卷余乍展三四行即定爲唐人臨右

軍既閱竟中間於淵字皆有缺筆蓋高祖諱淵故

虞褚諸公不敢觸耳小字難於寬展而有餘又以

蕭散古淡爲貴顧世人知者絕少能於此卷細索當知吾言不謬也

黃庭經稍近鍾體與樂毅論東方朔像贊小篆宋時所刻是吳通微摹本又經王著臨手已非右軍本色惟米元章書史所載褚河南隸綾臨本致佳耳

此榻當是褚本余曾於沈純甫司馬齋頭見之今

歸間卿收藏弁州先生所謂日臨一本當作飛天

夢筆集

卷三
題跋

三

仙人者是在間卿矣

宋榻以小楷爲致難如米元章所謂行書十行不

敢真書一行江南惟義陽吳光祿得高子業所藏

於吾郡莫雲卿家獨少黃庭此十帖皆宋榻亦無

換驚經意二家同一石故缺陷相類如此昭彥寶

之更訪道經遂成合璧矣

黃素黃庭經陶穀跋以爲右軍換驚書米芾跋以

爲六朝人書無虞褚習氣惟趙孟頫以爲飄飄有

跡不復係以時代耳

內景玉經帖

右楊義黃素黃庭經真跡趙文敏集有長歌迺其所藏也楊書以鄒氏爲師不學右軍父子然翩翩有冲霄之度實自餐霞服炁中來非臨池工力所能庶幾也米元章待訪錄云六朝人書無虞褚習氣余爲庶常時見之韓宗伯館師曾摹刻入鴻堂帖數行頗惜趙吳興何以都無臨本傳世也

內景經全在筆墨畦迤之外其爲六朝人得意書

無疑今人作書只信筆爲波畫耳結構縱有古法未嘗空用筆也善用筆者清勁不善用筆者濃濁不獨連篇各體有分別一字中亦具此兩種不可不知也

顓上縣有井夜放白光如虹巨天縣令異之乃令人探井中得一石六銅鑿其石所刻黃庭經蘭亭記皆宋楊也余得此本以較各帖所刻皆在其下當是米南宮所摹入石者其筆法頗似耳辛卯四

月舟泊徐州黃河岸書

趙文敏跋定武蘭亭獨孤東屏二本皆有真跡或十三跋或十七跋余皆見之然墨蹟雖真而石本已剪去孤行世間今觀者疑文敏能書不能鑒矣以此知隆中臥龍要得鹿門居士拈出此卷爲定武真本無復遺議嘗得館師韓宗伯所傳宋內府穉帖多宋人題劉須溪爲殿正與相類若世有趙子固必捨命保護作昇山故事也

予昂背臨蘭亭帖與石本無不肖似計所見亦及數十本矣余所書穉帖生平不能十本有奇又字形大小及行間布置皆有出入何況宋人聚訟於出鋒賊毫之間耶要以論書者政須具九方臯眼不在定法也

家雞野鷲齊登俎春蚓秋蛇竝入奩君家兩行十三字氣壓鄴侯三萬籤東坡題大令鴨頭帖余家亦有行穉帖十五字乃右軍書亦當以此語足下

卷三

題跋

三

行穉九人還示應決不大都當佳此在宣和譜載有思陵金書右軍行穉帖字

右軍去郡之後有告墓帖既避王述遂終不出然蘭亭黃庭皆在爾時始出未前所謂右軍妙跡去郡方佳甚矣纓冠爲墨池一蠹也知此可知書道無論心正亦須神曠耳

快雪帖相傳爲右軍正書今在真行之間米老亦有此疑米老有小楷跋語未知其論何如也

曹娥碑真跡宋高宗有跋元文宗以賜鑒書博士柯九思趙吳興再跋余館師韓公得之長安有歷代題識宋高宗但題曰晉賢書曹娥碑絹懸墨渝僅可想見字形耳

趙吳興曾得洛神十三行於陳集賢瀨自題此晉時麻牋思陵極力搜訪僅獲九行百七十六字故米友仁跋作九行宋末賈似道復得四行七十四字乃續於後則於九行之跋不相屬遂以四行別

卷五

題跋

五

裝於後以悅生印及長字印款之今此本不知猶在人間否余所摹秀州項子京藏是宣和譜中所收吳興云更有唐人臨本後有柳公權跋亦神物也視世傳十三行宋楊何喬霄環耶

今人學懷仁聖教序十七帖尤謬其自信不謬者去書道轉遠東坡書時有態特用偃筆不能提筆故有墨肥之誚自元人後無能知趙吳興受病處者自余始發其膏育在守法不變耳趙吳興過秦

論張伯雨以爲學內景經實學樂毅論也句固如
箕子右軍所河徐浩李邕不能免此唐玄宗鶴鵠
頌清勁處高出李北海張從申數等落筆便思破
庸庸之習以聖教序爲戒

大令辭中令帖書家不甚傳或出於米元章黃長
唐之後耳觀其運筆則所謂鳳翥翔舞似奇反正
若深爲漏泄家風必非唐以後諸人所能夢見也
李北海似得其意

李北海

卷三

三

澄清堂宋人以爲賀鑑手摹南唐李氏所刻余見
五卷皆大王書出淳化帖之上亦如賀八清真下
視王著此間可容數等真法帖之祖也余探其尤
異者爲一卷以殿戲鴻堂之末亦欲使宋元以後
右軍再出耳

王獻之學書二十年嘗於村中遇老姥以所書一
字與之展轉傳看遂得數百于此事與右軍書扇
適相類見獻之述書狀有褚遂良摹本余見之

又言右軍得白雲先生傳授筆法此自神其說
謂褚成堆墨成日乃白雲先生也

米元章與李瑋傳此謝公帖議十年不成後竟得
之名所居曰寶晉謂右軍破羌與謝公書耳余刻
之戲鴻堂

謝萬鯁恨帖真跡在新安溪南吳氏虞永興之祖
宗也

李群玉

卷三

三

群玉堂帖所載虞世南天馬贊乃柳子厚文荆門
行見李群玉集非李括州也詩亦不類開元及柳
公權詩皆謬豈集字爲之耶

此一種行楷自陶隱居鶴銘出華陽隱居帖稍屬
寒峭或歐陽信本學陶然皆在二王之外也 九歌

右率更令所書千文楊補之家藏本咸淳甲戌歲
九月三日錢塘金應桂書家以分行布白謂之九
宮元人作書經云黃庭有六分九宮曹娥有四分
九宮是也今觀信本千文真有完字具於胸中若

懷雲基一一皆剗而成者米南宮評其真書到
內史信矣此本爲楊補之家藏勒其全文欲學書
先定間架然後縱橫跌宕惟變所適也

信本有小楷九歌余得宋榻世無二本爲朱御醫
以古硯易去二十餘年不復可踪跡矣若合此于
文即是雌雄二劍

停雲館帖載朱陽帖以爲陶隱居書實歐陽信本
行書也

書集

卷三
題跋

三

歐陽通碑書比信本字形稍匾闊高自標置此千
文後有通書是也

趙子昂跋定武蘭亭云昔人得古帖數行專心學
之遂以名世余初不知爲何人及觀山谷題跋謂
唐彥猷得歐陽率更真跡數行精思學之遂以名
世乃知子昂所謂古人正唐彥猷耳想落筆時亦
忘其姓名故也癸亥正月晦作歐陽信本書亦十
之三未嘗習爲此也

歐陽公好論書自謂臨古帖靜中至樂此段則皆
修史碎語用筆亦自奕奕有顏平原遺意

義陽吳光祿丞澈如寄褚登善千文示余披賞數
日風雨如晦泓穎久廢朝來始見霽色偶然欲書
爲竟此卷觀者必訝爲余本家筆安在也

項玄度出示謝客真跡余昨展卷卽命爲張旭卷
末有豐考功跋持謝書甚堅余謂玄度曰四聲定
於沈約狂草始於伯高謝客時無是也且東明二

書集

卷三
題跋

三

詩乃度開府步虛詞謝安得預書之乎玄度曰此
陶弘景所謂元常老骨更蒙榮造者矣遂爲改
長沙岳麓寺有李太和碑李江夏人其爲楚書碑
惟此而褚登善亦在潭乃無遺碑杜工部云賈傳
才未有褚公書絕倫今固寥寥也歐陽信本有楚
辭諸帖刻於長沙今亦失之

杜子美稱李北海碑板照四裔余行游天下見東
林岳麓諸碑皆宋以後重刻耳大照禪師碑乃唐

則碑黃雙鈞神采煥發結構古雅宋時尚不聞其名况見其跡乎余最嗜李書晚獲觀此遂摹勒上石以公同好雖謂之唐榻可也

此碑文多不全獨此刻前後讀之皆有倫次當是石未泐時拓本殊可寶藏歐陽公金石錄每有以書家見收者况北海為書中仙乎又云保母帖貯中令帖太令實為北海之濫觴今人知學北海而不知追跡大令是以僂而無簡直而不致北海

卷三

題跋

吳

曰似吾者俗學我者死不虛也趙吳興猶不免此况餘子哉

李北海書荆門行刻於群玉堂帖余疑李北海在太白集中者皆沉鬱高古無此流易及觀王建詩有荆門行乃知宋人所集雲麾碑等石刻蒙之北海也群玉堂帖有虞永興天馬贊亦見柳洲集杜子美作八哀詩於北海云干謁走其門碑版照四裔獨步四十年風聽九臬喚北海在當時特以

女名後乃為書所掩

爭坐帖有陝刻字形已漫余家有宋榻精好因摹入石此顏書之類赫者

顏魯公送劉太冲叙鬱屈瑰奇於一王法外別有異趣米元章謂如龍蛇生動見者目驚不虛也宋四家書派皆出魯公亦只爭坐帖一種耳宋有學此叙者豈當時不甚流傳耶真跡在長安趙中舍士蒞家以余借摹遂為好事者購去余凡一再見不復見矣淳熙秘閣續帖亦有刻

卷三

題跋

吳

昔顏平原鹿脯帖宋時在李觀察士衡家今為展玉所藏爭坐位帖在永興安師文家安氏析居分而為二人多見其前段師文後乃并得之相繼入內府今前段至行香菩薩寺為項德新所藏鹿脯帖真跡與宋榻本不類字形大小不倫乃其文亦小異宋榻政自不足據也十七帖清晏歲豐又所使有豐一鄉故自名處余不極解豐一鄉作

何語及得高麗刻本乃云所出有異產讀之豁然
因知王著但憑做書入石耳猶憶展玉初得此帖
於蒙陰公氏亟報余展玩如得連城展玉書法爲
此一變今日重觀於德偶齋感慨係之矣

顏清臣忠義大節唐代冠冕世人以其書傳蔡元
長書法似米南宮以其人掩書兩傷雙美在人自
擇耳

孫虔禮書譜絕類劉子玄史通之文唐時未有韓

雲臺集

卷三
題跋

吳

析變體大都如此所謂畫爲分數綴以妍辭月露
風雲柏沿六代蓋選學大行雖李杜不能獨創也
至其論書則過筆陣圖遠矣

湖陰曲溫飛卿書似平原書而道媚有態米元章
從此入門昔年殷司馬之孫持至長安留於案上
兩月余以溫庭筠溫字頗漫疑是王黃華書黃華
亦名庭筠字跡近米家父子故耳川中黃昭素乃
謂此必曾入梁內府梁諱溫字遂磨去意或有

杜牧之書張好好詩末有灑盡滿衿淚短歌聊一
書字漫不可摹樊川此書深得六朝人風韻余所
見顏柳以後若溫飛卿與牧之亦名家也

唐林綿乾書學顏平原蕭散古淡無虞褚輩妍媚
之習五代時楊少師特近之

書家以險絕爲奇此竅惟魯公楊少師得之趙吳
與弗解也今眼目爲吳興所遮障余得楊公游仙
詩日益習之

雲臺集

卷三
題跋

吳

楊凝式書惟潭帖武陵帖有刻本深得顏魯公之
神非歐虞輩所能夢見也

右錄東坡評語孫過庭云旣得平正須追險絕書
家以險絕爲功惟顏行與景度草得之景度好題
寺壁不甚書嫌素即宣和所收亦復寥寥蘇米皆
學其書故推重如此

楊少師步虛詞帖即米老家藏大仙帖也其書
蕭簡淡一洗唐朝姿媚之習宋四大家皆出於此

余每臨之未得一班

楊景度書自顏尚書懷素得筆而溢爲奇惟無五代哀蕭之氣宋蘇黃米皆宗之書譜曰既得平正須近險絕景度之謂也

余意倣楊少師書書山陽此論雖不盡似畧得其破方爲開削繁爲簡之意蓋與趙集賢書如甘草其遂之相反亦教外之別傳也

東坡先生居黃自謂多難畏事時猶禁其詩耳後

卷三

題跋

四

并其書禁之故宣和進御書畫凡有蘇黃題跋者皆割去靖康之變御府所藏盡爲金人贊之而北而先生墨跡流落人間居然獨完嗟乎誰謂善類竟可磨滅耶

東坡先生少學蘭亭故其姿媚似季海至酒酣意忘工拙字特瘦勁乃似柳誠懸筆同而韻勝挾文章妙天下忠義貫日月之氣

玉局行書皆規摹徐季海此帖獨倣顏平原送明

序縱橫跌宕中合宮尚非趙吳興所能夢見

東坡居黃寓定惠院之東小山上海棠一株每歲盛開必攜酒召客醉於花下故作此長篇平生喜爲人書人間刻石者有五六本云某平生得意詩也

東坡作書於卷後餘數尺以待五百年後人作跋其高自標許如此

陳仲醇既摹子瞻南華妙高二帖他日復得煎茶

卷三

題跋

四

聽琴詩各一篇余亦得三馬圖贊皆奇絕會勒石已竣藏之篋中仲醇曰君豈書家抵鵲村耶

趙吳興大近唐人蘇長公天骨俊逸是晉宋間規格也學書者能辨此方可執筆臨摹不則紙成堆筆成家終落孤禪耳

獅子捉象必全其力獅子捉兔亦全其力書家以尺牘見珍如顏魯公爭坐位二祭文皆是草草不經之筆正如捉兔其全力乃見耳吳興此東尤是

率爾應酬不知所云竹石數軸猶復流傳何所余
及見一二又無題跋佐證得此則士衡所謂合之
雙美者也

邢太僕嘗謂余書直接右軍之派惟趙承旨雖歐
虞褚薛猶非家嫡又張伯雨跋子昂過秦三論曰
後世誰知公落筆如風雨蓋子昂一日能書一萬
字故也今觀此尺牘從閣帖二王牘中得筆且遺
書馮海粟作家相見猶不沒應是最上一乘品格
也

卷三

題跋

聖

右皆趙文敏閑窓信筆所書錫山安氏刻於家余
素不學趙書以其結構微有習氣至於用筆用墨
文敏所謂千古不易者不如是何以名喧宇宙也
前人正自未可輕議

吳興此書學黃庭內景經時年三十入歲最爲善
者機也成名以後隳然自放亦小有習氣於是曩
書亂之鈍滯吳興不少矣論二篇止勒其一
子昂過秦

詩

文信國家書一紙其當時江西流離顛沛情事去
宋亡無幾何時矣蘭雖可焚香不可滅當與正氣
詩作注脚

文太史自書所作七言律皆閑窓日課乃爾端謹
如對客揮毫不以耗氣應想見前輩風流

枝指山人書吳中多假本此書律詩二十首如綿
果鐵如印印泥方是本色真虎非裴將軍先射諸

卷三

題跋

聖

彪也

詩不求工字不奇天真爛熳是吾師東海先生語
也宜其名高一世

此卷具瑯琊太原兄弟手牘如王方慶所進寶章
錄筆法適媚自其餘事造次寒溫不離三益可上
石碑是爲難耳文肅公初入館時書猶近率易漸
久漸蒼以瘦硬兼姿態可知前輩名公學問日益
不止書道也
題要江四王手牘

檣順禪師不惜渡海訪東坡於惠州東坡書淵明
歸去來辭送之今庖師結屐東來與眉公草堂不
隔跬步眉公爲書歸去來夷險不同翰墨竝妙覺
東坡涉世帶累方外之交眉公高且閒較東坡輪
一步

家侄原正又字伯長廷許兄之冢子少有逸才臨
池特妙此書當在年十八九時二十一天矣書多
臨摹之功與莫廷韓同時風骨高華已度驕驕前
卷三
題跋

其王子安之流耶閱之一過感慨無限

余任原正少余一歲有異才同遊泮宮以詩翰相

激揚猶如形影已復同學書不四五載遂以天塲

此其遺迹也覽之如聽山陽笛廣陵散不勝斷

王文肅論文推歸太僕其於介州公未嘗措意介

州公亦謂文肅不脫措大氣然文肅諸奏疏筆鋒

迅利一刀見血四稿部中無是也此爲蒲泉先生

墓誌婉暢尖新備寫如畫宜其平視元美獨苦少

作文耳文如是亦似不能多作至於書法娟秀有
米元章之致加以蒼古此文合當得公書公不爲
書而子來書之亦是公意中事不獨吳氏稱快爲
家栗尤已

周卽八歲昌蘭亭曹娥端勁風逸有王筆意雖
紙成堆筆成冢者未能過也豈前身工力以此宿
慧耶昔陸莊簡太宰嘗向一老學究勸之勤讀書
究辭以無所復用太宰曰俟他生童子時得力不
卷三
題跋

相賺也余於周卽益信雖然此道一往卽諸久習

逾遙百尺竿頭坐者要更進步雖三十四十年工

力儘可消受周卽勉旃余則焚硯矣

東坡云詩至於杜書至於顏能事甲矣然如畫家

評畫神品在逸品之下以其費工力失於自然

而後神也真語云仙官皆有職事不如仙人之未

列等級者爲游行自在書畫皆然卽顏書最傳爲

祭侄爭生位葉乞米枯皆無矜莊天真爛漫故楊

少師李西臺蘇黃蔡君謨皆宗之也素友工書請以此參之

謝太傅六十五字真跡後有米元章行楷百餘字米自貴其小楷云不輕為人寫惟跋古帖與前賢墨跡用之所謂獅子捉象必全其力今在嘉禾項晦夫家若王右軍奉簡期小女修載等真跡皆項氏之傳貴者

褚河南京冊亦王元美物其家孫以質於吳太學

客臺集

卷三
題跋

吳

太學即其懿親索連城之價無應者王亦有趙子昂書枯樹賦精甚

徐浩道德經上卷在無錫華學士家黃花絹精薄乍見似紙素諦觀知爲絹本全學鍾元常世傳蘇玉局學李海若以此卷品之全不相似以蘇用儼筆此卷皆正鋒下卷不知落何處若得半卷臨寫經月可補其缺此惟夢志之者

張長史宛陵帖有李建中蘇舜欽易簡三公題跋

鬱屈瑰偉氣吞歐虞長史雖以醉繼顛終無此精魄然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吾師韓宗伯所藏以爲甲觀

楊凝式少師韭花帖宣和譜載正書今在嘉禾項氏畧帶行體蕭散有致比楊少師他書畧側取態者有殊然畧側取態故是少師佳處

米元章行書離騷宜興吳民部所藏民部乃吳文肅公之冢孫其來第時新罔不出示人近始裝潢

客臺集

卷三
題跋

吳

成冊米書鮮有二千余言璫璣夜光爛熳抵鵲真海內奇觀方當今人摹取米氏之書觀正於此大慧禪師嘗以東坡語提唱宗風洪覺範亦然因其深入禪悅故文字光燄萬丈直掩韓歐此贊與白太傅六漸偈並觀是轉一部大藏經也

書東坡六觀樓

譜

門人徐士城

客臺別集卷之三

容臺別集卷之四

華亭董其昌著

家孫庭暉

題跋

畫旨

杜東原先生嘗云繪畫之事胸中造化吐露於筆端恍惚變幻象其物宜足以啓人之高志發人之浩氣晉唐之人以爲玩物適情無所關係若日輪載皇猷彌綸治具至於圖史以存鑒戒豈無所關係哉陳后山云晚知詩畫真有得却悔歲月來無多亦此意也

卷四

題跋

畫家六法一曰氣韻生動氣韻不可學此生而知之自然天授然亦有學得處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胸中脫去塵濁自然丘壑內營成立鄴郭隨手寫出皆爲山水傳神

古人遠矣曹弗興吳道子近世人耳猶不復見一筆况顧陸之徒其可得見之哉是故論畫當以日

見者爲準若遠指古人曰此顧也此陸也不獨欺人寔自欺耳故言山水則當以李成范寬花果則趙昌王友花竹翎毛徐熙王荃崔順人馬則韓幹李伯時牛則馬范二道士仙佛則孫太古神惟則石惟猫犬則何尊師周昉得此數家已得奇妙士大夫家或有收其妙迹者價已千金矣何事求太古之上耳目之所不及者哉

卷四

題跋

畫須熟外熟

畫手遠師趙大年重山疊嶂師江貫道皴法用董源麻皮皴及滿湘岡點子皴樹用北苑子昂二家法石用大李將軍秋江待渡圖及郭忠恕雪景李成畫法有小幅水墨及着色青綠俱宜宗之集其大成自出機軸再四五年文沈二君不能獨步吾吳矣

朝起看雲氣變幻可收入筆端吾嘗行洞庭湖推

蓬曠望。儼然米家墨戲。又米敷文居京口。謂止固諸山與海門連亘。取其境爲瀟湘白雲卷。故唐世畫馬入神者。曰天閑十萬匹。皆畫譜也。

七人作畫。當以草隸奇字之法。爲之。何如屈錢山如畫沙。絕去甜俗蹊蹻。乃爲士氣。不爾縱儼然及格。已落畫師魔界。不復可救藥矣。若能解脫繩束。便是透網鱗也。

古人自不可盡其伎倆。元季高人皆隱於畫史。如

卷四

題跋

三

黃公望莫知其所終。或以仙去。陶宗儀亦異人也。梅花道人吳仲圭自題其墓曰。梅花和尚後值兵起。以和尚墓獨全。擣里子之智。與國朝沈啓南文徵仲皆天下士。而使不善畫。亦是人物錚錚者。此氣韻不可學之說也。

昔人評趙大年畫。謂得胸中着千卷書。更佳。又大年以宋宗室。不得遠游。每得一新境。輒目之曰。又是上陵回也。不行萬里路。不讀萬卷書。看不得世

詩畫。道亦爾。馬遠髮圭輩不及元季四大家。觀王叔明倪雲林。姑蘇懷古詩。可知矣。

元季四大家。浙人居其三。王叔明湖州人。黃子久衢州人。吳仲圭武塘人。惟倪元鎮無錫人。以江山靈氣盛衰。故有時國朝名士。僅僅戴進。爲武林人。已有浙派之目。不知趙吳與亦浙人。若浙派日就漸滅。不當以碑斜俗賴者係之彼中也。

文人之畫。自王右丞始。其後董源。巨然。李成。范寬。

卷四

題跋

四

爲嫡子李龍眠。王晉卿。米南宮。及虎兒。皆從董巨得來。直至元四大家。黃子久。王叔明。倪元鎮。吳仲圭。皆其正傳。吾朝文沈。則又遠接衣鉢。若馬夏及李唐。劉松年。又是大李將軍之派。非吾曹當以徑之奇。惟論則畫不如山水。以筆墨之精妙。則山水決不如畫。東坡有詩曰。論畫以形似。見兒童隣。作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余曰。此元畫。是以前道詩云。畫寫物外形。要物形不改。詩傳畫外。

意貴有畫中態。余曰：此宋畫也。

丁酉三月十五日，余與仲醇在吳門韓宗伯家。其子逢禧携示余顏書，自身告徐李海書、朱巨川書，卽海岳書史所載皆是。雙玉又趙千里、生、國周、文矩、文會、圖、李龍眠、白蓮、社圖，惟顧愷之作右軍家園景直酒肆壁上物耳。

畫家之妙，全在烟雲變滅中。米虎兒謂王維畫見之最多，皆如刻畫，不足學也。惟以雲山爲墨戲，此

畫書

卷四
題跋

五

語似偏，然山水中當着意。生雲不可用粉染，當以墨漬出。今如氣蒸，中欲墮，乃可稱生動之韻。

畫之道，所謂宇宙在乎手者，眼前無非生機。故其人往往多壽。至如刻畫細謹，爲造物役者，乃能損壽。蓋無生機也。黃子久、沈石田、文徵仲皆大耋，仇英知命，趙吳興止六十餘。仇與趙雖格不同，皆習者之流，非以畫爲寄，以畫爲樂者也。寄樂於畫，自黃公望始開此門庭耳。

巨然學北苑，元章學北苑，黃子久學北苑，倪迂學北苑。一北苑耳，而各各不相似，他人爲之與臨，不同。若之何能傳世也。

禪家有南北二宗，唐時始分。畫之南北二宗，亦唐時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北宗則李思訓父子，着色山水，流傳而爲宋之趙幹、趙伯駒、伯駒以至馬夏輩。南宗則王摩詰始用渲淡，一變拘研之法，其傳爲張藻、荆關、董巨、郭忠恕、米家父子，以至元之

畫書

卷四
題跋

六

四大家，亦如六祖之後，有馬駒、雲門、臨濟、兒孫之盛，而非宗矣。要之摩詰所謂雲峯石迹，迥出天機，筆意縱橫，蔡手造化者，東坡贊吳道子、王維畫壁亦云：吾於維也無間然。知言哉。

荆浩，河內人，自號洪谷子，博雅好古，以山水專門頗得趣。向爲雲中山頂四兩峻厚，自撰山水訣一卷，語人曰：吳道子畫山水，有筆而無墨；項容有墨而無筆。吾當采二子所長，爲一家之體，故關仝、

面事之世論判法山水爲唐末之冠蓋有筆無墨者見落筆蹊蹶而少自然有墨無筆者去斧鑿痕而多變態

宋畫至董源巨然脫盡纖刻畫之習然惟寫江南山則相似若海岸圖必用大李將軍畫方盤車驟網必用李晞古郭河陽朱銳黃子久專畫海虞山王叔明專畫蒼雪景宋時宋迪專畫滿湘各隨所見不得相混也

卷四

題跋

七

趙大年令穰平遠絕似右丞秀潤天成真宋之士大夫畫此一派又傳爲倪雲林雖工緻不敵而荒率蒼古勝矣今作平遠及肩頭小景一以此兩家爲宗使人玩之不窮味外有味可也

趙大年平遠寫湖天渺茫之景極不俗然不耐多皴雖云學維而維畫正有細皴者乃於重山疊嶂有之趙未能盡其法也

趙令穰伯駒承古三家合并雖妍而不辟董源米

芾高克恭三家合并雖縱而有法兩家法門如鳥雙翼吾將老焉

元季四大家以黃公望爲冠而王蒙倪瓚吳仲圭與之對壘此數公評畫必以高彥敬配趙文敏恐非耦也

張伯雨題元鎮畫云無畫史縱橫習氣余家有此幅又其自題獅子林圖云余與趙君善長商確作獅子林圖真得荆關遺意非王蒙輩所夢見也其

卷四

題跋

八

高自標置如此又顧謹中題倪畫云初以董源爲宗及乎晚年畫益精詰而書法沒矣蓋倪迂書絕工緻晚年乃失之而聚精於畫一變古法以天真幽淡爲宗要今所謂漸老漸熟者若不從非苑築基不容易到縱橫習氣即黃子久未能斷幽淡兩言則趙吳與猶遜迂翁其胸次自別也
黃大癡九十而貌如童顏米友仁八十餘神明不衰無疾而逝蓋畫中烟雲供養也

山之輪廓先定然後皴之今人從碎處積爲大山此最是病古人運大軸只三四大分合所以成章雖其中細碎處甚多要之取勢爲主吾有元人論米高二家山書正先得吾意

畫樹之竅只在多曲雖一枝一節無有可直者其向背俯仰全於曲中取之或曰然則諸家不有直幹乎曰樹雖直而生枝發節處必不都直也直非苑樹作勁挺之狀特曲處簡耳李營丘則千屈萬

卷四

九

曲無復直筆矣

畫樹木各有分別如畫瀟湘圖意在荒遠滅沒即不當作大樹及近景叢木畫五岳亦然如畫園亭景可作楊柳梧竹及古檜青松若以園亭樹木移之山居便不穩矣若重山複嶂樹木又當直枝直幹多用橫點彼此相藉望之模糊鬱葱似入林有猿啼虎嘯者乃稱至春夏秋冬風晴雨雪又不在言也

畫家以古人爲師已自上乘此當以天地爲師每朝看雲氣變幻絕近畫中山山行時見奇樹須四面取之樹有左看不入畫而右看入畫者前後亦爾看得熟自然傳神傳神者必以形形與心手相奏而相忘神之所托也樹豈有不入畫者特畫收之生絹中茂密而不繁峭秀而不寒即是一家眷屬耳

卷四

十

董北苑畫樹都有不作小樹者如秋山行旅是也又有作小樹但其遠望之似樹其實點綴綴以成形者余謂此即米氏落茄之源委蓋小樹最要淋漓約畧簡於枝柯而繁於形影欲如文君之眉與黛色相參合則是高手也

枯樹最不可少時於茂林中間出乃見蒼秀樹雖枯槁楊柳樗櫟要得鬱鬱森森其妙處在樹頭與四面參差一出入一肥一瘦處古人以墨畫因隨圈而點綴正爲此也

古人云有筆有墨筆墨二字人多不曉豈有無筆墨者但有輪廓而無皴法即謂之無筆有皴法而不分輕重向背明晦即謂之無墨古人云石分三面此語是筆亦是墨可參也

遠山一起一伏則有勢疎林或高或下則有情此畫訣也余蓋欲拈出以示人情未有知其解者

畫人物須顧盼語言花果迎風帶露禽飛獸走精神脫真山水林泉清閒幽曠屋廬深遠橋渡往來

畫臺集

卷四
題跋

十一

山脚入水澄明水源來歷分曉有此數端即不知名定是高手

宋人多寫垂柳又有點葉柳不難畫只要分枝頭得勢耳點柳之妙在枝頭圓鋪處只以汁綠漬出又要森蕭有迎風搖颺之思其枝須半明半暗又春二月柳未垂條秋九月柳已衰頽俱不可混設色亦須帶此意也

盧鴻又名盧乙字浩然唐玄宗時隱於嵩山應詔

入長安見帝不拜宰相使人問之曰禮者忠信之薄不欲以薄待君父耳除諫議大夫不受還山爲構草堂堂有十景鴻皆自爲賦鴻又善畫畫與王

右丞埒故世傳草堂圖多名人所傳相臨撫也輒川粉本行世者橫卷耳余以卷中諸景收爲長軸如李伯時白蓮社圖然以輒口庄爲上

余在長安苑西草堂所臨郭恕先畫粉本也恨未設色與點綴小樹然布置與真本相似

畫臺集

卷四
題跋

十二

郭忠恕谿山行旅圖余得之長安館師韓宗伯見而奇之謂此圖如滄海沉珠荆山韞玉卞和一出真足絕凡余每歎服斯言乙巳春作此小幅如與古人有合

余家有董源溪山圖墨法沉古今日鄂清官舍涼風乍至蕭蕭開捉筆倣之元畫不能將之行樂追憶其意他日取以相質不知離合何如也

余家有董源谿山行旅圖沈石田曾倣之文待詔

所謂生平見北苑畫山得半幅即此圖也今日在西郊抱味樓遠眺城陰秀峯如簇川源蒼莽一片江南畫派信筆作此殊愧出處

宋元名畫余所藏各家甚備惟燕文貴小景未見耳昨年於潘侍御翔公邸舍見溪山風雨圖行筆間秀在惠崇巨然之間借觀旬日寫此圖以擬之

上元後三日友人以巨然松陰論古圖售於余者余懸之畫禪室令樂以享同觀者復秉燭掃三圖

畫集

卷四

三

厥明以示客客曰君泰巨然禪幾於一宿覺矣

余寫此圖用李成寒林法李出於石丞故自變法超其師門禪家呵稱見過於師方堪傳受者也

昨歲在石湖寫此圖今携至西湖展觀乃絕似兩峯六橋景界惟是積雨連旬烟雲不開與李營丘畫法無當須米家父子可為傳神也

李成畫偏頭關在萬金吾邦乎家余在長安借今散其意為此

關全畫為倪迂之宗余嘗見趙文敏扣角圖微開筆皆用橫皴如疊糕坡乃知倪所自出也

余家有關全秋林暮靄圖絹素已剝落獨有其風骨尚足掩映宋代名手數輩元季惟倪迂得其意雖荒率墨戲非工細者所能庶幾也

右東坡先生題王晉卿畫晉卿亦有和歌詩特奇麗東坡為再和之意當時晉卿必自畫二三本不獨為王定國藏也今皆不傳亦無復副本在人間

畫集

卷四

十四

雖王元美所自題家藏烟江圖亦自以為與詩意無取知非真矣余從嘉禾項氏見晉卿瀛山圖筆法似李營丘而設色似李思訓脫去畫史習氣惜項氏本不戒於火已歸天上晉卿跡遂同廣陵散矣今為想像其意作烟江疊嶂圖於時秋也輒從秋景於所謂春風搖江天漠漠等語在而弗論矣

雲山不始於米元章蓋自唐時王洽潑墨便已有其意董北苑好作烟景烟雲變滅即米畫也余是

米芾瀟湘白雲圖悟墨戲三昧故以寫楚山王晉卿寫武昌樊口景

米元章作畫一正畫家謬習觀其高自標置謂無一點吳生習氣又云王維之跡殆如刻畫真可一笑蓋唐人畫法至宋乃暢至米家又變耳余雖不學米畫恐流入率易茲一戲做之猶不敢失董巨意善學下惠頗不能當也

米元暉自謂墨戲足正千古畫史謬習雖右丞亦

畫臺集

卷四
題跋

十五

在詆訶致有巨眼余以意爲之聊與高彥敬上下非能盡米家父子之變也

余養痾山齋黃石公數襍被相過爲消寥寂之況偶出絹素強余寫米家山燭下塗抹僅似其荒率天真耳六法未能備也

余在山中先後六年雖日間遠每苦筆墨徵索者無寧日不能作鐵門限之也鄂渚官署雖依鳳山之麓非望翠屏在眼松聲鳥語居然林樾又鮮過

客終日掩關得從風好今年避暑無事遂作數圖此幅則以許中舍携趙伯駒萬松金闕卷見示故做之耳

余家有趙伯駒春山讀書圖趙大年江郭清夏圖今年項晦甫復以趙子昂鵲華秋色卷見貽余兼採三趙筆意爲此圖然趙吳興已兼二十余所學則吳興爲多也

國畫譜載尚書能畫者宋時有燕肅元有高克恭

畫臺集

卷四
題跋

十六

在本朝余與興足若宋迪趙孟頫則宰一短絀有名者

高彥敬尚書載吾松上海誌元末避兵子孫世居海上余曾祖母則尚書之雲孫女也今日諸竹岡先塋宣三品贈諡念余仕路遄邇未及馳恩曾祖父毋展拜之次慙負高孺人在時摩頂懸記之語且余好爲山水小景似亦有因歸冊寫此付孫庭收貯以見志勝國名手以趙吳興爲神品而雲林

以鷗波房山所稱許者或有異同此跡未見房山真跡耳余得大姚村圖乃高尚書真跡烟雲淡蕩格韻俱超果非子久山樵所能夢見也為此圖以倣之

余嘗見勝國時推房山鷗波居四家之右而吳興每遇房山畫輒題品作勝語若讓伏不置者顧近代賞鑒家或不謂然此跡未見高尚書真蹟耳今年六月在吳門得其巨軸烟雲變滅神氣生動果非子久山樵所能夢見因與道寅爲別訪之容安草堂出精素求畫畫成此圖即高家法也觀者可意想房山規模於百一乎

詩在大癡畫前畫在大癡詩外恰要二百餘年翻身出世作惟沈啓南曾有此圖余以意爲之并書六言絕

王叔明畫從趙文敏風韻中來故酷似其舅又沈澁唐宋諸名家而以董源王維爲宗故其縱逸多

姿又往往出文敏規格之外若使叔明專門師文敏未必不爲文敏所掩也因畫叔明筆意及之

余爲仲醇摹雲林一幅題云仲醇悠悠忽忽土木形骸絕似嵇叔夜求之近代惟懶瓚得其半耳仲醇好懶瓚畫以爲在子久山樵之上政足識韻人不可得余爲寫雲林山景一似呂安命駕

余頃馳車彭城不勝足音之懷又有火雲之苦廻取谷水塔上養疴三月而仲醇挾所藏木癭鑑王

右軍月半帖真蹟吳道子觀音變相圖宋板華嚴經尊宿語錄示余丈室中惟置一床相對而坐了不蓄筆硯既雨窓靜聞吳門孫叔達以書事屬余紀遊爲寫迂翁筆意即長安遊子能有此適否此倣倪高士筆也雲林畫法大都樹木似營丘寒林山石宗關仝皴似北苑而各有變易學古人不能變便是籬堵間物去之轉遠乃蘇絕似耳

迂翁畫在勝國時可稱逸品昔人以逸品置神品

之上歷代惟張志和可無愧色宋人中米襄陽在
蹊徑之外餘皆從陶鑄而來元之能者雖多然稟
承宋法稍加蕭散耳吳仲圭大有神氣獨雲林古
淡天然未癡後一人也

此倪元鎮畫余於海上顧氏見之書作歐陽信本
體畫作董北苑體亭中着兩人有小印雲林字皆
與他雲林畫不類今日姜神超以粉本見予遂臨
之

夢臺集

卷四

九

懿卜爲余談劉冲倩鑑園之勝因作此圖却寄余
將爲山陰之遊他時以相質不知果有當否鑑河
一曲未聞有李白詩王維畫紀勝太白亦惟風源
季真之句不足以配天姥夢游篇也鑑園主人能
爲余作楚詞題畫則甚善

渭川一竿蔡明王之夢及其下歲遂作素封竹亦
時而俗此美箭種竹獨取淇園耳園在范山之上
大都挾江山之勝與永和群賢翰墨風流橫絕海

內之稱名聞者余尤意傾則以其爲文安相國之
再傳家無厚業宛然師儉花不姚魏石不平泉齋
木萬株不河陽而僅寄情於此君以組豆文安於
洛陽司馬間語不云乎公侯之後必復其始是在
美箭矣宋趙伯駒爲君寶獨樂園圖李伯時自爲
龍眠山庄圖而子由爲題絕句如石丞輜川圖余
未暇過江覽小淇澳之樂因懿卜視圖書此若賦
詩寫景以待異日

夢臺集

卷四

三

延陵村在茅山之東有張從申碑從申唐大曆時
司直趙子固稱其書品在李北海之右玄靖天師
碑與延陵季子此碑皆在華陽筆法頗徐浩三藏
法師碑延陵碑蕭定作也畧曰聽筆辨列國之典
亡審賢知世數之存沒掛劍示不言之信避國保
無欲之貞玄風可想至德如存云旁有四賢以祠
季子董永常昭與王素而四祭亥二月畫於朱楊
舟次因命之延陵村圖并書此

宋人有溫公獨樂園圖也寔甫有摹本蓋宋畫院
界畫樓臺少有郭恕先趙伯駒之韻非余所習茲
以董北苑黃子久法寫岳陽樓圖欲其真率當彼
巨麗耳

余與平原程黃門以使事過江南一日閑輿道上
陂陀廻複峯巒孤秀下有平湖澄碧萬頃湖之外
長江吞吐征帆點點與鳥俱沒黃門曰此何山也
余曰其齊山乎蓋以江涵秋水測之果然

卷四

題跋

三

趙文敏黃鶴山樵皆有青弁圖余遊弁山維舟其
下知二公之畫各能爲此山傳寫神照然山川靈
氣無盡余於二公筆墨蹊徑外別構一境未爲疏
足也

郭河陽論畫山有可望者有可遊者可居者可居
則更勝矣以其能令人起高隱之思也江南諸山
以九子爲可望齊山爲可遊若可居者惟洞庭兩
山耳余歸將卜築老焉此圖所以志也

范爾正新構草堂於雲隱蘭若之旁屬余顏其額
余題之曰尋雲庄蓋取謝公詩所謂尋雲陟累榭
隨山望茵閣不對芳傳酒還向青山郭者首夏自
許墅歸宿爾正山房因圖此幅乃學僧巨然異時
存一清話耳

李思訓寫海外山董源寫江南山水元暉寫南徐
山李唐寫中州山馬遠夏圭寫錢塘山趙吳興寫
雪若山黃子久寫海虞山若夫方壺蓬閩必有羽

卷四

題跋

三

人傳照余以意爲之未知似否

幽亭秀木古人嘗繪圖世無解其意者余爲下註
脚曰亭下無俗物謂之幽木不臃腫經霜變紅黃
葉者謂之秀昌黎云坐茂樹以終日當作嘉樹則
四時皆宜霜松雪竹雖凝寒亦自堪對

簡文云會心處不在遠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濮間
想也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余過仲醇歲寒齋中
大不容斗而花竹娟秀魚鳥近人焚香啜茗有象

外之致此非所爲會心不在遠者耶喜而作

此圖

水作羅浮磬山鳴于闐鐘此太白詩何必右丞詩

中滿也畫中欲收鐘磬不可得但衆山之響在定

境時有耳聞通正自覓解人不易

山下孤烟遠村天邊獨村高原此王右丞句也非

吾家北苑與高房山不能摹寫近時以來得其緒

餘者寥寥不聞余所以寫詩中有畫即畫中有詩

意此圖然非右丞

卷四

五

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涼趙吳興嘗補圖所

謂大丈夫得志之樂未有圖之者余嘗昌黎全序

因爲山水以弁之亦僅摹吳興畫境耳

掃地焚香閑閣眠簾紋如水帳如烟客來睡起渾

無事捲起西窓浪接天東坡先生絕句當是居黃

時作趙伯駒與吳興趙文敏皆爲圖之余此幅亦

學千里畫法也鄂渚公署去黃百餘里江上晴窓

尤入東坡詩境

赤日無閒人綠天有傲士種樹不幾株清涼總相

似此綠天菴詩也余夏日北窓坦腹展玩是圖兼

爲臨之頗得清涼滋味

余之遊長沙也往返五千里雖江山映發蕩滌塵

土而落日空林長風駭浪感行路之艱犯垂堂之

誠者數矣古有風不出雨不出三十年不蓄雨具

者彼何人哉先是余之遊構李也爲圖崑山讀書

臺小景尋爲人奪去及是重做巨然筆意以志余

卷四

五

慕余且倒衣從之不作波民老也

余以至後三日與陳仲醇唐元微張兼之同處谷

水至婁江信宿元微先別余兩三人稍逗帆觀未

元章樂圖先生志王晉卿烟江疊嶂圖自後泊舟

吳山徧採諸勝意興所至輒爾添墨凡爲仲醇作

畫十餘幅歸已經月矣因識歲月

此余壬辰祭已爲庶常請告家居多暇與顧中舍

宋太學借畫臨做之筆所謂粉本用貯奚囊者不

下數十幅遺散漸盡止存此耳自是蓄畫頗多臨摹反不及前武帝既得相如平平耳非復讀賦詩時庶幾過之之意也

攤燭作畫正如隔簾看月隔水看花意在遠近之間亦文章法也

晉陵道中望遠岫平林坡陀溪岸一一如畫秋色正佳舟行閑適隨意拈筆遂得十景

畫中詩惟右丞得之兼工者自古寥寥余雅意六

畫

卷四

三

法而氣韻生動真吾猶人獨所心醉大癡山水此冊皆有其意矣

米敷文題滿湘圖云生平有着色袖珍卷為翟伯壽所豪敘盟於天而後歸之今不知安在余擬之為米家山已復雜元人法正可出入懷袖

畫家右丞如畫家右軍世不多見余昔年於嘉興項太學元汴所見雪江圖都不皺擦但有輪廓耳及世所傳摹本若王叔明劍閣圖筆法類李中舍

疑非右丞畫格又余至長安得趙大年臨右丞湖

庄清夏圖亦不細皺稍似項氏所藏雪江卷而竊

意其未盡右丞之致蓋大家神品必於皺法有奇

大年雖俊爽不耐多皺遂為無筆此得右丞一體

者也最後復得郭忠恕輞川粉本乃極細皺相傳

真本在武林既稱摹寫當不甚遠然余所見者庸

史本故不足以定其畫法矣惟京師楊高郵州將

處有趙吳興雪圖小幅頗用金粉間遠清潤迥異

畫

卷四

三

常作余一見定為學王維或曰何以知是學維余

應之曰凡諸家皺法自唐及宋皆有門庭如禪燈

五家宗派使人聞片語畢詞可定其為何派兒孫

今文敏此圖行筆非僧繇非思訓非洪谷非關仝

乃知董巨李范皆所不攝非學維而何今年秋聞

金陵有王維江山雪霽一卷為馮宮庶所收亟令

友人走武林索觀宮庶珍之自謂如頭目腦髓以

余有右丞畫癖勉應余請清齋三日始展閱一過

宛然吳興小幅筆意也余用是自喜且右丞自云宿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余未嘗得觀其跡但以想心取之果得與真肖合豈前身曾入右丞之室而親覽其礪礪之致故結習不昧乃爾耶庶子書云此卷是京師後宰門拆古屋於折竿中得之凡有三卷皆唐宋書畫也余又妄想彼二卷者安知非右軍蹟或虞褚諸名公臨晉帖耶倘得合劍還珠足辦吾兩事豈造物妬完聊畀余於此卷中消

受清福耶老子云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余且珍之以俟

王右丞江山雪霽卷

右丞山水入神品昔人所評雲峯石色迥出天機筆意縱橫參乎造化李唐一人而已宋米元章父子時代猶不甚遠故米老及見輞川雪圖數本之中惟一本真餘皆臨摹幾如刻畫且李營丘與元章同是北宋當時偽者見三百本真者止二本欲作無李論况右丞蹟乎余在長安聞馮開之大司

成得摩詰江山雪霽圖走使金陵借觀馮公自謂寶此如頭目腦髓不遂余意兩致邸舍發而憤陳几上齋戒以觀得未曾有又應馮公之教作題辭數百言大都謂右丞以前作者無所不工獨山水人情傳寫猶隔一座自右丞始用皴法用渲運法若王右軍一變鍾體鳳翥鸞翔似奇不若正右丞以後作者各出意造如王洽李思訓輩或淡墨瀾翻或設色媚麗顧雖已具模擬不難此於書家歐虞褚薛各得右軍之一體耳此雪霽卷已為馮長公游黃山時所廢余往來於懷自以此生莫繇垂觀頃於海虞嚴文靖家又見江下雪意卷與馮卷絕類而沈石田王守溪二詩亦同煥若神明頓還舊觀何異漁父入桃源駭目動心書以志幸

于雪意卷

王右丞詩云宿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余謂右丞雲峯石迹迥出天機筆思縱橫參乎造化唐以前

安得有此畫師也

宋時名手如巨然李范諸公皆有漁樂圖此起於
烟波釣徒張志和蓋顏魯公贈志和詩而志和自
爲畫此唐勝事後人蒙之多寓意漁隱耳元季尤
多蓋四大家皆在江南葭菼間習知漁釣之趣故
也張志和畫漁翁夜傍西巖宿詩

五代詩僧惠崇與宋初僧巨然皆工畫山水巨然
畫米元章稱其平淡天真惠崇以右丞爲師又以

卷四

題跋

元

精巧勝江南春卷爲最佳一似六度中禪一似西
來禪皆畫家之神品也惠生博雅好古獲此奇跡
惠公似得主人矣

此卷余以丁酉六月得於長安卷有文壽承題董
北苑字失其半不知何圖也既展之既定爲瀟湘
圖蓋宣和畫譜所載而以還詩爲境所謂洞庭張
樂地瀟湘帝子游耳憶余丙申持節長沙行瀟湘
道中蒹葭漁網汀洲叢木茅菴樵逕晴巒遠堤一

一如此圖令人不動步而重作湘江之客昔人乃
有以畫爲假山水而以山水爲真畫者何顛倒見
也董源畫世如星鳳此卷尤奇古荒率僧巨然於
此還丹梅道人嘗其一臂者余何幸得臥游其間
耶

余以丙申持節吉藩行瀟湘道中越明年得此北
苑瀟湘圖乃爲重游湘江矣今年復以較士湖南
秋日乘風積雨初霽因出此圖印以真境因知古

卷四

題跋

三

人名不虛得余爲三游湘江矣忽忽已是十年事
良可興感董北苑瀟湘圖卷

余家有董源龍宿郊民圖不知所取何義大都簞
壺迎師之意蓋宋藝祖下江南時所進御者畫甚
奇名則諱矣

郭恕先樓閣山水可謂人巧極天工錯非李嵩輩
所能夢見也此圖似金焦境界或疑不類余曰君
曾見五代時金焦即當首肯耳

余在廣陵見司馬端衡畫山水細巧之極絕似李
成多宋元題跋畫譜俱不載以此知古人之逃名
王弁洲嘗跋作張端衡後見陸放翁集始知其誤
跋畫最非易事

夏圭師李唐更加簡率如塑工所謂減塑者其意
欲盡去模擬蹊逕而若滅若沒寓二米墨戲於筆
端他人破觚爲員此則琢員爲觚耳

李成精畫蕭寺文三橋售之項子京全法王維今

卷四

題跋

三

歸余處細視之其名董羽也

營丘山水危峯奮起蔚然天成喬木倚磴下自成
陰軒暢閒雅悠然遠眺道路深窈儼然深居用墨
頗濃而皴散分曉凝坐觀之雲烟忽生澄江萬里
神變萬狀余嘗見一隻幅每對之不知身在千巖
萬壑中

趙令穰江鄉清夏卷筆意全倣右丞余從京邸得
之日閱數過覺有所會趙與王晉卿皆脫去院體

以李成熙王摩詰爲主然晉卿尚有畦迥不若大
年之超軼絕塵也丙申七月三十日奉 旨持節
封吉府渡錢塘次馬氏樓待潮多暇出此卷臨寫
因題後

先是余過嘉興觀項氏所藏晉卿瀛山圖至武林
觀高氏所藏郭恕先輞川圖二卷皆天下傳誦北
宋名跡以視此卷不無退舍蓋瀛山圖筆細謹而
無滄蕩之致輞川多不皴惟有拘染猶是南宋人
手跡余在京師往來於懷至形夢寐及是獲披觀
再過始知晉平所言百聞不如一見真老將語也
此聊以論畫耳類是者更何限人須自具法眼勿
隨人耳食也

此卷爲王越石以倪迂設色山水易去猶恐新都
多收藏家轉入素封手不韻今又爲遜之璽卿所
收得所歸矣第景純夢中之錦爲江令割截多盡
且奈何

昔李伯時西園雅集圖有兩本一作於元豐間王
晉卿都尉之第一作於元祐初安定郡王趙德麟
之邸余從長安買得圖扇上者米襄陽細楷極精
但不知何本又別見仇英所摹文休永跋後者
宋趙千里設色桃源圖卷昔在庚寅見之鄒下後
爲新都吳太學所購余無十五城之償惟有心艷
及觀此仇英臨本精工之極真千里後身雖文太
史悉力爲之未必能勝語曰巧者不過習者之門
題跋
信矣余後休承六十三年而余獲觀於東郡王長
公所每觀唐人山水皴法皆如鐵線至於畫人物
衣紋亦如之此秘自余逗漏從無拈出者休承雖
解畫不解參此用筆訣也長公具服又多蓄唐宋
跡以余爲何如

米南宮襄陽人自言從瀟湘得畫境已隱京口南
徐江上諸山絕類三湘奇境墨戲長卷今在余家
余洞庭觀秋湖暮雲良然因大悟米家山法

高房山多瓦屋米家多草堂以此爲辨此圖瀟瀟
出塵非南宮不能作

米元暉作瀟湘白雲圖自題云夜雨初霽曉烟欲
出其狀若此此卷余從項晦伯購之携以自隨至
洞庭湖舟次斜陽蓬底一望空闊長天雲物惟惟
奇奇一幅米家墨戲也自此每將暮輒捲簾看畫
卷覺所將卷爲剩物矣湘江上奇雲大似郭河陽
雪山其平展沙脚與墨瀟淋漓乃似米家父子耳
古人語郭熙畫石如雲不虛也

米元暉又作海岳卷圖謂於瀟湘得畫境其次則
京口諸山與湘山差類今海岳圖亦在行笈中元
暉未嘗以洞庭北固之江山爲勝而以其雲物爲
勝所謂天開萬馬皆吾師也但不知雲物何以獨
於兩地可以入畫或以江上諸名山所憑空闊四
天無遮得窮其朝朝暮暮之變態耳此非靜者何
繇深解故論畫者曰一須人品高豈非品高則開

靜無他好榮故耶

此梵隆之筆蓋龍眠高足如北苑之有巨然皆不讓於師者凡得四軸而有端平間一題偽實非端平間畫師所能措也

張澤端清明上河圖皆南宋時追摹汴京景物有國方美人之思筆法纖細亦近李昭道惜骨力乏耳

余二十年見此圖於嘉興項氏以爲文敏一生得意筆不減伯時連社圖每往來於懷今年晨至目

續編卷

卷四

五

項晦伯以扁舟訪余携此卷示余則連社先在案上互相展視咄咄歎賞晦伯曰不可使延津之劍久判雌雄遂屬余藏之戲鴻堂

吳興此圖兼有永北苑二家畫法有唐人之致去其纖有北宋之雄去其獷故曰師法拾短不如書家以肖似古人不能變體爲書奴也萬曆三十三年臘畫武昌公解題 趙松雪鶴華秋已圖

趙集賢畫爲元人冠冕獨推重高彥敬如後生事名家而倪迂黃子久畫云雖不能夢見房山特有筆意則高尚書之品幾於吳興埒矣高乃一生學未有不不及無過也

詩至少陵書至魯公畫至二本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獨高彥敬兼有舉長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所謂游刃餘地運斤成風古今一人而已

續編卷

卷四

五

梅花道人吳仲圭畫師巨然多似船子和尚以撥棹詩題之吳門王文恪家藏其漁樂圖入妙品本與盛子昭比門而居四方以金帛求子昭者甚衆而仲圭之門間然妻子頗笑之仲圭曰二十年後不復爾果如其言盛雖工實有筆墨畦徑非若仲圭之蒼蒼莽莽有林下風氣所謂氣韻非耶此幅余爲庶常時見之長安邸中已歸雲間復見之顧中舍仲方所仲方諸所藏大癡畫盡歸於余

獨存此耳觀大癡老人自題亦是平生合作張伯
雨許云峯巒渾厚草木華滋以畫法論大癡非癡
豈精進頭陀而以釋巨然為師者耶不虛也

陸壑
密林

畫家初以古人為師後以造物為師吾見黃子久
天池圖皆歷本昨年遊吳中山策筇石壁下快心
洞目狂叫曰黃石公黃石公同遊者不測余曰今
日遇吾師耳

天池石壁圖

卷四

題跋

是

此吾松顧中舍名正誼之所藏也中舍持入長安
為川中郭民部所購顧舍人每向余惋惜忽忽二
十年客有遊蜀者得之歸江南舍人已千古矣楚
弓楚得以故復收之

子久陽明洞天圖

黃子久有三教堂所至之處三教高流皆就之談
道機鋒電發其博學乃為畫所掩耳

黃子久畫以余所見不下三十幅要之浮巒暖翠
為第一

雲林生平不畫人物惟龍門僧一幅有之亦罕用
圖昔惟荆蠻民一印者其畫遂名川蠻民今藏余
家

雲林畫江東人以有無論清俗余所藏秋林圖有
詩云雲開見山高木落知風勁亭下不逢人夕陽
澹秋影其韻致超絕當在子久山樵之上

雲林山水早歲學北苑後乃自成一家圖繪寶鑑
以為師馮觀觀闖人耳雲林負氣節必不師

其畫

卷四

題跋

是

梁溪華學士收藏法書名畫為江南冠構李項子
京後起與之鬪勝元季四大家無所不有惟倪迂
畫寥寥書尤易致畫卷絕少項所藏師子林圖華
則鶴林圖耳文太史父子嘗欲兩家合併為一各
不相下師子林為京口張修羽所收余數訪華文
伯於東臯亭山出此見視如徐洪客一見唐文皇
心降神伏咄咄欣賞文伯覺余雅好便以見歸幾
同豪奪豈亦學士公黠頭相許為同官同味今其

文孫作米老捐硯山故事耶

石田先生於勝國諸賢名蹟無不摹寫亦絕相似
或出其上獨倪迂一種淡墨自謂難學蓋先生老
筆密思於元鎮若淡若疎者興趣耳獨此幅蕭散
秀潤最爲逼古亦平生得意筆也

寫生與山水不能兼長惟黃安叔能之余所藏助
書圖學李昇金盤鶴鶴學周昉皆有奪藍之手我
朝則沈啓南一人而已此冊寫生更勝山水間有
本色饒骨真虎也

卷四
題跋

三

相如之賦昔人稱爲勸百風一此冊子畏之畫似
勸希哲之詩似屢又幾於詈矣若夫王嫡以女兵
柔虜薛濤以才媛娛賓不在亡國敗家之列當置
輕典否則不免重鑒之誥 唐伯虎絕代名姝圖

子昂嘗有創爲即工者題畫卷有曰余嘗畫馬未
嘗畫羊子中強余爲此不知合作否此卷特爲精
妙故知氣韻必在天生非虛也

李思訓畫一魚甫完未施藻荇之類有客扣門出
看尋入失去畫魚使童子覓之乃風吹入池水拾
視之惟空紙耳後嘗戲畫數魚投池內經日夜終
不去

王西閤爲吾鄉先輩名流蓋與錢鶴灘同時調倡
甚有高韻余得其日記數冊每遇書畫題詠隨手
記錄如周密烟雲過眼錄之類想見其人絕去俗
事山水畫亦老筆紛披似啓南本色此寫生四種

卷四
題跋

四

拙中有巧非時師所能湊泊也後有孫漢陽周山
人宋居士各爲寫生似欲與爭席恐非野老所堪
然古質今妍各有獨詣未可抹殺前人草創之力
余不工花草畫以意定如此

江南顧大中嘗於南陵巡捕船于上畫樊川南陵
水面詩意時大中未知名人莫加重後爲客竊去
乃共歎惋余曾見文徵仲畫此詩意題曰吾家有
趙榮祿做趙伯駒小幅畫法妙絕間一摹之殊愧

不似今余不復見微仲筆去二趙可知矣

管夫人墨竹世多有之余見山廬繡佛圖亦工山

水今復見此佛像及小楷皆有法度雖文敏續書

數十行無能達過也白石翁跋筆法不減諸翁重

始當作無始或偶然筆誤耳

姚氏月華筆札之暇時及丹青花卉翎毛世所鮮

及嘗爲楊生畫芙蓉約畧濃淡生態逼真然聊復

自娛人不獲多見也

容臺集

卷四

聖

花品從衆香國中來臨風獨笑足令姚魏氣短便

有群芳競妬其品自絕

畫海棠

趙子固畫水仙欲與楊無咎梅花作敵子固南宋

人周草窗廖堃中極重其品曾刺舟嚴陵灘下見

新月出水大笑云此文公所謂綠淨不可唾乃我

水仙出現也

昔見周貞靜先生小景雲山十幅餘絕類米虎兒

高尚書及是又見行草皆不減蘇玉局黃浩翁與

其詩得三絕會游楚中以一瓣香薦於先生遺愛

祠少時讀先生論數十篇至今不忘如此前輩風

流今日殆盡良可興慨

錢舜舉山水師趙令穰人物師李伯時皆稱具體

趙文敏嘗從之問畫法宋進士不仕元者此卷得

李伯時筆或亦臨本蓋伯時畫阿羅漢粉本流傳

勝國時尚多也

右仇實父臨趙伯駒光武渡河圖衷於李伯時單

容臺集

卷四

聖

騎見虜與陳居中文姬歸漢二圖之間位置古雅

設色妍麗爲近代高手第一

道君皇帝以積墨寫石凡有六品後敷文學士小

米跋於海岳卷中不似人間勾勒法也然石田翁

則云畫石須用皴如寫大山則雋味有味漢陽先

生嗜石不減米顙生平畫石甚多獨此卷悉摹宣

和所藏宣和一生寶石皆爲胡騎輸入黃沙白草

此石出漢陽不知傳流幾千百年信手翰墨之權

真堪與萬乘埒也

唐李德裕採天下惟石聚之平泉別墅遺誠后昆
曰有以平泉石輕予人者非佳子弟也內一醒酒
石尤珍愛之醇則踞焉今漢陽之寶石似不少遜
而畫石疑較勝唐詩云寒姿數片奇突兀曾作秋
江秋水骨又云雪盡身還瘦雲生勢不孤此頗足
以狀石

昔人評石之奇曰透日漏吾以知畫石之訣亦畫

卷四

題跋

畫

此矣趙文敏常爲飛白石又常爲卷雲石又爲馬
牙拘石此三種足盡石之變孫漢陽推其意爲此
冊若使米公見堪僕僕下拜

此羅漢嬰水王弁山先生所藏乃吾友丁南羽游
雲間時筆當爲丙子丁丑年如生力駒順風鴻非
復晚歲枯木禪也詩文書畫少而工老而淡淡勝
工不工亦何能淡東坡云筆勢崢嶸文采絢爛漸
老漸熟乃造平淡實非平淡絢爛之極也觀此卷

者當以意求之

衆生有胎生卵生濕生化生余以菩薩爲覺生蓋
從畫師指頭放光拈筆之時菩薩下生佛所云
種種意生身我說皆心造以此而南羽在余齋中
寫大阿羅漢余因贈印章曰毫生館

丁南羽印
描羅漢

余常與眉公論畫畫欲暗不欲明明者如紙後鈎
角是也暗者如雲橫霧塞是也眉公胸中數具一

丘壑雖草草潑墨而一種蒼老之氣豈落吳下之

卷四

題跋

畫

畫師恬俗魔境耶同觀者修微王道人

余以辛卯之秋游武夷曾爲雲窩二律詩獨未爲

圖耳今見遜之此圖追踪子久烟雲奔放林麓深

密實爲畫中之詩三十年前眼境重新坐收慢亭

青致歎服歎服

王遜之接筆峯圖

沈石田每作迂翁畫其師趙同魯見輒呼之曰又
過矣又過矣蓋迂翁妙處實不可學啓南力勝于
韻故相去猶隔一塵也遜之爲迂翁蕭疎簡貴如

此圖者假令啓南見之當咄咄歎賞

余以丙申冬得黃子久富春大嶺圖卷以丙寅秋得沈啓南做嶺翁富春卷相距三十一年二卷始合初聞白石翁有出藍之能乃多木家筆又雜以米家墨戲其肖似者過半不若遜之此圖氣韻位置遂欲亂真也丁卯夏五日雨窓觀長蘅鑒定因書此以志崇慕

李孝廉長蘅清修素心人也平生交有二孟陽一

卷四

題跋

五

爲程孟陽善畫一爲鄒孟陽善鑒畫過於程蓋程以能畫故不愛法縛而鄒孟陽居六橋三竺湖山間每長蘅游屐所至必與之俱乘頽然微醉有意放筆時輒以紙應應無論合作與否收貯如頭目腦髓果有以十五賊易者知其必不爲割好也長蘅以山水擅長余所服膺乃其寫生又有別趣如此冊皆竹石花卉之類無所不備出入宋元逸氣飛動嗟嗟其人千古其技千古而孟陽爲度卿之

漸維其交道亦是千古可傳也

勝國時嵩道獨盛於越中若趙吳興黃鶴山樵吳仲圭黃子久其尤卓然者至於今乃有浙嵩之目鈍滯山川不少邇來又復矯而事吳裝亦文沈之贗馥耳伯玉此冊行筆破墨種種自超可謂割俗入雅故當名家伯玉寒士然從項氏兄弟遊多見項子京所藏名畫遂爾有得吾友陳道醇特之好

卷四

題跋

五

者曰失於自然而後神也此誠篤論恐謾短者窺入其中士大夫當窮工極研師友造化能爲摩詰而後爲王洽之潑墨能爲管丘而後爲二米之雲山乃是開畫師之口而供賞音之耳目楊龍友生於貴竹獨破天荒所作台塲等圖有宋人之骨力去其結有元人之風其能余所以爲出入巨然惠崇之間觀止矣龍友一日千里春秋甚富未見其止不知分手之後變化若何余畫禪室中專

待溪藤一幅與摩詰同供養耳

王摩詰十九賦桃源行潘安仁三十作閑居賦孔
彰今年三十爲招隱詩志在林泉舉出金石其詩
則取材於選程格於唐淹有摩詰安仁之長而若
其身於輞川莊河陽別業以終老無朝市慕者雖
年三十而摩詰安仁晚歲踴躍涉世賦白首同所
歸安得舍座網之句蚤分迷悟矣惟是詞之品雖
懸畫師之習猶在其山水長卷不免乞靈於石丞

卷之四

題

墨

然又出入荆關規模董巨細密而不傷骨奔放而
不傷韻似未以輞川爲竟者他時如常蘇州李晞
古之大年詩畫更當何若以此少年之筆爲券可
也

黃叔明爲松雪甥居吳興最近太湖屢游東西洞
庭兩山嘗見其谿橋玩月圖又名具區林屋圖皆
摹王右丞石穴嵌空樹枝刻畫爲木變唐法也原
之精於繪理自出筆意一洗黃鶴老人氣習蒼莽

秀潤君家顧長康真有種耶

李昭道一派爲趙伯駒伯驥精工之極又有士氣
後人仿之者得其工不能得其雅若元之丁野夫
錢舜舉是已蓋五百年而有仇實父在昔文太史
丞相推服太史於此一家畫不能不遜仇氏故作
以賞鑒增價也實父作畫時耳不聞鼓吹園驕之
知此一派畫殊不可習譬之禪定積劫方成菩薩

卷之四

題

墨

非如董巨米三家可一起直入如來地也

古人論畫以取物無疑爲一合非十三科全備未
能至此范寬山水神品猶借名手爲人物故知兼
長之難項孔彰此冊乃衆美畢臻樹石屋宇花卉
人物皆與宋人血戰就中山水又兼元人氣韻雖
其天骨自合要亦功力深至所謂士氣作家俱備
項子京有此文孫不負好古賞鑒百年食報之勝
事矣

吾鄉朱文豹以新鈴爲冠軍常待詔闕下仰畫蘭
自給畫蘭深得文太史風韻今仕於閩獨不見其
寫九節蘭豈懷鄉結夢思此谷中草木耶且澗蘭
以海禁鮮至猶待將軍灑手海寇復還舊觀耳
古人左圖右書自虞舜時已有作繪彰施之論近
代白沙先生尤工畫梅講學家宗玩物喪志語幾
所謂殺風景漢玄水獨取瀛洛新安絕句詩寫爲
入景一經點綴使自風流不減輞川龍眠諸名跡

卷四

題跋

四

以爲臥游其間無間於沂悟境有進技者矣余好
古人畫至爲人摹入中山篋不免作此語護短玄
水觀之無俗不真即藝成道或以此有取於
余也
吾郡萬家傾仰方中舍最著其游長安四方士大
夫求者填委幾欲作鐵門限以卻之得者如獲拱
壁今原之長公元慶踵其家風有出之能又以
精工佐其古雅如王氏之有義獻奇矣奇矣
書有法帖尚可意求至於畫道必托縑素非木石

雕鐫所能傳者令小元名筆一幀百金盡定小說
輒收原本而淺學之流朝事執筆夕以自標或曰
此學范開此學董巨殊可慚惶亦聞王安道之事
乎安道精於醫自謂天下少雙間秦中有國醫不
遠千里爲之備俸凡及三年莫窺其際一日忽佐
片言國醫曠之日于非王安道乎相視而笑安道
遂縱游華山作圖四十幅而歸翰墨之事談何容
易也 林雪書

卷四

題跋

四

歲在己亥余北歸過汶上時于文定公以東平李
室名道坤者所作山水花卉冊見示託路大夫求
余跋北方畫學自李夫人創發亦畫家之有李衛
奇矣奇矣山居荏苒幾三十年乃問問秀之能畫
史者一再出又皆著於武林之西湖初爲林大素
繼爲王友雲彼如非宗臥輪偶此如南宗慧能得
或對境心不起或對境心數起皆菩提增長求女
人相了不可得然天素秀絕吾見其止雲友落宕

特饒骨韻假令嗣其才力殆未可量惜其身世猶
遠樹三匝非然明二三君子爲之金湯何自磨礪
作鏡余又惜于東阿雖度外憐才不遑見獻花天
女聽其說法與余同耳

趙承旨畫滾馬管夫人隔垣窺公作滾馬形自此
絕筆蓋傳神之妙能使生馬之神收入筆端杜工
部丹青引所謂花驄却在御榻上閑人太僕皆惆
悵也李伯時畫馬秀鐵而呵之謂恐串習既久或

題跋

卷四

五

墮馬起則子昂變形益自可信吾邑顧太學家有
鐵聖繡此八駿圖雖子昂用筆不能辨亦當代一
絕余每勸太學令多繡大士像以助生天作佛之
因正如秀鐵而說法耳

董北苑僧巨然都以墨染雲氣有吐吞變滅之勢
米氏父子宗董巨然法稍刪其繁復獨畫雲仍用
李將軍構筆如伯駒伯驥輩欲自成一家不得隨
人去取故也

老米畫難於混厚但用淡墨濃墨淺墨破墨積墨
焦墨盡得之矣

米元暉自題滿湘圖有詩云山中宰相有仙骨坐
愛嶺頭生白雲壁張此畫定驚倒先請倩人扶着
君朱晦翁又題云閒雲無門時散漫此山谷幸乏
霖雨姿何妨媚幽獨余每有當其語畫成即以題
之庚戌春日寓於德清吳禮部之來青樓樓收西
湖之勝畫中所得不少余自閩中歸阻雨湖上日

題跋

卷四

五

望兩峯如濃墨畫每有所會輒爲拈筆成此長卷
凡半閨月雨霽圖窮別構一境不復米氏父子可
伎倆矣因記其歲月於此

長興姚中丞家有黃子久臨谿書屋圖昔年曾訪
之如索靖觀碑今猶未盡其法聊以效顰耳

文太史本色畫極類趙承旨第微尖利耳同能不
如獨異無取絕肖似所謂魯男子學柳下惠

吳文仲爲米仲詔畫所藏石一卷仲詔走信三千

里視余余為定名曰此洞天靈蹟也蓋文仲以孫知微畫火法為此石傳寫神照而其蜿蜒垂垂者當作水觀劍峯嶄嶄者當作金觀孤起林立者當作木觀坡陀平夷者當作土觀宋邵氏以石與金木水火土而六謂石具五行之秀也仲詔所藏有之矣昔人間鏡可照二十里許者曰吾而如樸于大安川是聞硯可呵之出水者曰一文錢一擔水安川是此雖發於名賢之口未為篤論物有尤物

容臺集

卷四

五

如人有異人若夫蘇子瞻之仇池朱元章之硯山可抑其聲價與他山之石等則相取桓圭袞裳足矣何必阜島將取長矛大戟足矣何必韓白哉豈直石之不幸而已米蘇二公為石兄作十和泣意不在石也仲詔豈有異耶元章洞天一品石有甘露降其傍禮部狀聞於朝今仲詔在輦轂之下太乙下觀百靈潛衛何止甘露麗須彌而已

容臺別集卷之四

門人徐士弘閱

容臺文集九卷詩集四卷別集四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董其昌撰其昌有學科考畧已著錄其昌以書畫擅名論者比之趙孟頫其詩文則多率爾而成不暇研鍊詞章之學蓋不及孟頫多矣